

历史无往不复

——《周易》·大义微言



History Repeats Itself

—— *Book of Changes or I Ching:*

A New Interpretation Supported by Historical Records

李悦 咏沂/著 李杭/校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内/容/简/介

《周易》是中国头等重要的一部经典，也是全世界最古老的经典之一，被誉为中华文化之源头。孔子对其推崇备至，并为它的阐释和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从汉代以降，《周易》(经和传)被涂上一层又一层神秘的色彩，让许多人觉得深奥难懂。现代学人，不善于将其他中国古代典籍和历史文献与《周易》一起融会贯通，往往流于断章取义，截取《周易》的一鳞半爪而随意感悟之，故他们关于《周易》的著述，往往既抓不住它的总体，也抓不住它里面的关键问题。

本书别开生面，引用中国古代的权威典籍，对《周易》的文字进行了逐字逐句的考证和解释，并精选古今数千年间的典型史例，来佐证《周易》哲学论述之正确性；同时，更进一步，用通俗易懂的警言诫语提示《周易》各辞句的现实意义，展示了《周易》万古长青的蓬勃生命力。本书一扫历代各种无知妄说和神秘主义的影响，使得广大读者都能通篇读懂《周易》，透过其简练古朴的文辞，学习其博大精深却又生动现实的天地哲学、人生哲学，为如何利用规律、济世善身获取智慧。

新解
易学
PDG

作/者/简/介

李悦，男，1953年生于北京，生长于中文世家。

1969年上山下乡。

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先后获工学士和经济学硕士学位。

1985年在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供职。

1987年赴美国留学，先后获Illinois州立大学和Texas州立大学科学硕士学位。曾在Bristol-Myers Squibb, Merck, Alcatel等著名公司供职。

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皆有深刻认识，本书为其博览群书、潜心研究二十年的心血结晶。

咏沂，女，1954年生于北京。

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先后获文学学士和硕士学位，擅长英美文学。

1985年在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供职。

1986年赴美国留学，先后获Illinois州立大学法学硕士和Columbia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美国注册律师，曾在美国Sidley&Austin, Skadden Arps等著名律师事务所和其他著名跨国公司供职。

学贯中西，为本书所涉及的中学和西学的融合作出了特殊贡献。

李杭，男，李悦之兄，1949年生于北京。

1969年下乡插队。

1978年考入首都师范大学本科。

1982年毕业留校任教。

1985年在职考入华东师大攻读研究生课程。

1988年获硕士学位，旋即赴英国留学。

博览群书，为本书浩繁的编校工作和出版事宜作出了突出贡献。

封面题字：廖 婕

策划编辑：龙子仲

责任编辑：龙子仲 邹湘侨 虞劲松

责任技编：黄 崖

整体设计◎广大迅风艺术

杨 琳



序 言

中国人研究《周易》，从孔子以降，已经约有三千年。在这期间，关于《周易》的著作至少有三千种以上。从各个朝代的正史中的《艺文志》来看，每一个朝代都有这方面的著作，并且都列在那个时代书目的首要地位。这个传统一直沿革到现在，几乎每一年都要出几本这方面的著作。

一提起《周易》，许多人马上想到的是相面师傅替人家算命——这种行为在现代被美其名曰“占卜”，以为这就是此书的应用范围。其实这些人之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读过《周易》，少数人即使读过，也没有读懂，所以他们的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连同他们对“周易”的理解都是不对的。那么，《周易》究竟是一本什么书呢？《管子·白心》里有一句话：“不卜不筮，而谨知吉凶。”《周易》的作用，恰恰相反，就是帮助人们具有这种能力，靠自己的逻辑推理，不用卜筮，就能知道吉凶。在现实生活中，没有这种能力的人，往往不得不请求他人帮助作决策，这种帮助在古代叫做占卜；而不幸的人，往往找到的是没有这种能力却又不怀好意的人，请他们帮助作决策，那就难免受骗了。

国学基础比较深厚的人，会说《周易》是一本关于事物变化的哲学书。再问问这些比较有学问的人，是不是懂得《周易》里的每一句话，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回答将是否定的。最乐观的估计，现代懂得《周易》里每一句话的人，应该不超过十个，其中可能还有几个懂得了，但又不愿说出来。

那么，本书和三千年以来所有这些研究《周易》的著作相比较，有什么特点呢？其主要特点在于，对《周易》中的每一个字，本书都用中国历代的著名的辞典和经典进行了解释；在解释之后，又用许多历史上真实的事例加以佐证，以证明这种说法的正确性。这样做的结果，是去掉了解释上的随意性，使《周易》第一次以一个具有严谨系统的哲学面貌显现出来，而这正是其他著作所没有做到的。反过来说，正因为本书以《周易》为主干，把历代的著名经典和著名的历史事实串联了起来，所以读者看过之后，会对整个中国文化有一种传承有序、相互佐证、“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北宋时有一个状元郎，名叫王拱辰，他曾和仁宗皇帝议论读什么书最重要，据《宋史·列传第七十七》：“帝于迩英阁置《太玄经》、《蓍草》，顾曰：‘朕每阅此。卿亦知其说乎？’

拱辰具以对，且曰：“愿陛下垂意《六经》，旁采史策，此不足学也。”这位状元郎劝皇帝着重留心于读《六经》，而不要读不着边际的闲书。王拱辰的意思是说，《六经》是最有用的书，关系到皇帝的生死存亡和江山社稷的稳定延续；作为皇帝，读这部书，刻不容缓。

到了明朝的永乐年间，出了另一位状元郎杨士奇，他有类似的议论。据《明史·列传第三十六》：“六年，帝北巡，命与蹇义、黄淮留辅太子。太子喜文辞，赞善王汝玉以诗法进。士奇曰：‘殿下当留意《六经》，暇则观两汉诏令。诗小技，不足为也。’太子称善。”

这样的例子还有。五代时最有作为的皇帝，要数后唐的明宗李嗣源。晚年的李嗣源，阅历已深，语重心长地对他儿子说：“吾每见先帝好作歌诗，甚无谓。汝将家子，文章非所素习，必不能工，传于人口，徒作笑柄。吾老矣，于经义虽未晓，然尚喜闻之，余不足学也。”这里提到的“经义”，也是指《六经》。

何谓《六经》？乃《易》、《诗》、《书》、《礼》、《乐》、《春秋》是也。《明史·志第七十二艺文一》：“经类十：一曰《易》类，二曰《书》类，三曰《诗》类，四曰《礼》类，五曰《乐》类，六曰《春秋》类，七曰《孝经》类，八曰诸经类，九曰《四书》类，十曰小学类。”其中《易》在这个书单中位居第一，说明了它的重要性。现在流传的版本，相传是周文王为它写的卦辞，又称《周易》。

在中国历史上，自从有了所谓经书，《易》总是名列第一。清朝的《四库全书》中有《经》、《史》、《子》、《集》四个部分，其中《经》部最为重要。而《经》部中的第一部书，也就是头等重要的书，就是《周易》。《周易》在中华文化里是最重要的书，是中华文化的始祖。从世界范围来讲，综合考虑到中华文化在历史悠久和丰富多彩这两方面都堪称世界之最，《周易》这本书的重要性，比起世界上任何一本书，都毫无逊色。

《宋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九》里有一段话，指明了《易》在《六经》里的位置，也指出了天道和《六经》的关系：“先儒以太史公论道德，先黄、老而后《六经》，此其所以病也。某曰：‘不然。道者何？无之称也，无不由也。混成而仙，两仪至虚而应万物，不可致诘。况名之曰‘道’，道既名矣，降而为圣人者，为能知来藏往，与天地准，故黄、老、姬、孔通称焉。其体曰道，其用曰神，无适也，无莫也，一以贯之，胡先而尊，孰后而卑？《六经》者，《易》以明人之权而本之于道；《礼》以节民之情，趣于性也；《乐》以和民之心，全天真也；《书》以叙九畴之秘，焕二帝之美；《春秋》以正君臣而敦名教；《诗》以正风雅而存规戒。是道与《六经》一也。’”照这个说法，《易》是一本关于天道和讨论人的不同行为将会带来什么不同后果的哲学书。

《周易》的精髓，用最简练的话来概括，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字。这是一本用实际生活的小例子来说事，而又可以方便地应用于广阔生活范围的哲学手册。它用我们每个人都能看到和领悟的身边小事情，来说明人世间的大道理，是一本古代版的《小故事·大哲理》。因为它从浅显的具体事例讲起，所以它所讲的道理既容易理解，也容易应用。古人把这种方法叫做“微言大义”。几千年来，《周易》所讲的道理，一直保持准确，有我们几千年来在《二十五史》和《资治通鉴》中的详细历史记录为证。所以，无论从“小故事”方面看，还是从“大哲理”方面看，都对我们今天和将来的行为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周易》虽然如此重要,但中国人从头到尾读过它的并不多,更不要说洋人了。这样一本头等重要的书,却令人望而却步,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实在是令人遗憾。在当今世界,读过《周易》的人,又自认为读懂了的,寥寥无几。其原因在于它的文字太简练了,简练到很容易发生歧义,以至于解释起来五花八门,说什么的都有。想读懂它,绝对不能人云亦云,要用自己的国学基础和历史知识作出判断,得出自己的体会,才能对自己有益。就像读《孙子兵法》,小学生读起来和伟大的军事家读起来,肯定会有不同的体会。自己的功底越深,读起来就越有滋味;但并不能因此说,《孙子兵法》和《周易》本身并没有什么确定的意义,可以由读者任意解释。

有的人对《周易》解释不通,就试图改动它的文字,说这个字错了,那个字没有意义。这种作法自古就有,叫做改经。幸亏西安碑林有唐朝的《周易》石刻,那上面钢铸般的字迹,一个也改不了,不然《周易》早已被改得面目全非。改经的努力,两千余年来,毫无价值。《周易》中有一些被许多人认为没有意义的字,经过本书的解释,每一个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们认为这些字没有意义,是因为他们自己看不懂这些字。本书可以帮助他们弄懂这些字,从中得到精神享受。从另一方面讲,《周易》的简练,正是它的美。当你真正读懂它之后,就会被这种美所震撼。如此深刻的道理,居然可以用如此优雅简洁的方法表达出来,使人感到仿佛是站在崇山峻岭之上,听着最喜爱的音乐,感动得几乎要流泪。中华语言之美,在《周易》里达到了顶峰,毫不逊色于《诗经》。它们的区别在于《诗经》是韵文,而《周易》是散文;《诗经》是文学为主,哲学为辅,而《周易》是哲学为主,文学为辅,仅此而已。

在周文王和周公之后,对《周易》贡献最大的人当数孔子,因为孔子著的《十翼》对《周易》做了最好的解释,以至于其中的《彖》、《象》和《文言》已经成为《周易》的一部分。由于他生活的时代离周文王的年代最近,他的学问功底又最为深厚,所以他对《周易》理解得最为深刻,解释得最为准确,文字上也最为优美。参照他的解释,《周易》就变得容易理解得多了。但即便加上他的《十翼》,由于年代的变迁,《周易》对于秦汉以后的广大读者来说,还是太简练了,还是不容易懂。据《晋书》记载,在晋朝能找到个把懂《周易》的人已经是件非常稀奇的事,这种人已经非常令人敬佩。自魏朝王弼以降,历代都有文人试图在《十翼》的基础上,对《周易》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包括朱熹、苏东坡、王夫之这样的大学者都有各自的专著。但他们的解释,还是不够明快。后人并不能在他们的帮助下,轻松地浏览《周易》。更值得注意的是,因为这些解经的大学者们并不能像孔子那样深刻地理解《周易》,所以他们的解释往往说不到点子上。总的说来,在中国的每个朝代,都有人在《十翼》的基础上对《周易》做进一步的解释。但是,由于他们的见识和学问功底比孔子大为逊色,《周易》的意思往往越经他们解释,就越被搞得艰涩难懂。到了现代,这种情况愈加严重。现在的大书店里,往往会有几个书架塞满关于《周易》的书,但读者很难找到一本能够让他们静下心来从头读到尾而又心领神会的。这些书表达得不好,是因为书的作者们肚子里并没有很多可值得说的东西。世界上还从来没有任何学问,可以深奥到用语言表达不出来。

到了现代,虽然中国的人口总数越来越多,但能够读懂古文、喜欢读古文的人却似乎

变得越来越少。重新学习古文,对许多忙于生计的人来说又不太现实。现在,为了不让老祖宗的宝贝闲置,为了去掉人们加在《周易》上的神秘色彩,尤其需要用明快、清晰的现代语言,把《周易》思想的本来面目展现在广大读者面前,让中等文化水平以上的人只要愿意读、愿意想,都能够读懂,本书试图完成的就是这个任务。本书给读者提供了一根阅读《周易》用的拐杖,靠着它,就能读懂《周易》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把它们串起来,使每个段落都形成意思完整、前后呼应、合乎逻辑的篇章,从而通篇读懂《周易》。既然《周易》是“微言”,里面的道理都讲得十分简略,那么对它里面的任何一个字都不能马虎,不然,就不可能串成完整而连续的意思。在必要的地方,本书还举出大量的实例,以便更好地帮助读者理解原文的意思,更好地体现原文实事求是的风格。读本书的时候,一开始,读者可以先拄着这根拐杖慢慢走,每走一步,必有所得。等到熟悉了一些之后,就可以提着拐杖大步走,跳跃式地阅读自己感兴趣的章节,读书的乐趣就大了。等到读完本书,读者就可以最后丢掉拐杖,跳过作者提供的解释,细细品味原文的高明之处,让自己的思想腾飞起来。到那时,就可以看到,《周易》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怎样一个广阔的视野。同时,读者还会有另外一个意外收获,那就是自己的古文阅读水平,已经远非昔比,已经能够欣赏最高级的中国古代经典了。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一个有中学文化程度的人就可以阅读本书,就可以在本书的帮助下读懂《周易》。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学问家之一。说起他,不由得使人想起三纲五常那一套封建文化。其实,这只不过是历代帝王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对孔子进行歪曲的结果。孔子对中国文化最重要的贡献其实并不在这方面,而在于他用《十翼》对《周易》作了精湛的解释。没有他的这一解释,后人对《周易》的研究就没有了指南,就无法正确地理解《周易》,结果会变得众说纷纭,毫无章法,从而与这一伟大著作失之交臂。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后来有些人考证说,《十翼》的一部分不是孔子写的,但也说不清是谁写的。这种说法正确与否,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十翼》用前后一贯的说法帮助现在的我们读懂了《周易》,这就是《十翼》的历史意义。至少《十翼》的很大的一部分是孔子写的,这就是孔子的历史地位。在这一点上反对孔子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反对的人连这一点贡献也没有。

孔子在进入老年时才开始读《周易》,读得爱不释手,以至于把捆绑书简的皮绳子磨断了三次,所谓“韦编三绝”。孔子在读过很多遍之后发议论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隋书·志第二十七》中说:“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这些议论都向我们提示,《周易》可以使我们在做事以前,就预测到做事的凶吉,从而少犯错误。这就是这本书在实际生活中的根本价值,也就是为什么王拱辰劝告皇帝应该读这本书的最根本的理由。

什么是凶?什么是吉?《资治通鉴·卷二二八》里有一段很好的议论:“上与陆贽语及乱故,深自克责。贽曰:‘致今日之患,皆群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贽退,上疏,以为:‘……圣旨又以国家兴衰,皆有天命。臣闻天所视听,皆因于人。故祖伊责纣之辞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数纣之罪曰:‘乃曰吾有命,罔怨其侮。’此又舍人事而推

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视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失得之象。”此乃天命由人，其义明矣。然则圣哲之意，《六经》会通，皆谓祸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盖人事理而天命降乱者，未之有也；人事乱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自顷征讨颇频，刑网稍密，物力耗竭，人心惊疑，如居风涛，汹汹靡定。上自朝列，下达蒸黎，日夕族党聚谋，咸忧必有变故，旋属泾原叛卒，果如众庶所虞。京师之人，动逾亿计，固非悉知算术，皆晓占书，则明致寇之由，未必尽关天命。臣闻理或生乱，乱或资理，有以无难而失守，有因多难而兴邦。今生乱失守之事，则既往不可复追矣；其资理兴邦之业，在陛下克励而谨修之。何忧乎乱人，何畏乎厄运！勤励不息，足致升平，岂止荡涤氛，旋复宫阙而已！”

现在提倡“以人为本”，我们可以套用“凶吉”这个提法而定义说：人的行为结果，不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就是“凶”，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就是“吉”。

以上定义是从事情的结果来看问题，我们还可以从事情的原因来看问题。《说文解字》中说：“吉，善也。”又有：“凶，恶也。”意思是说，事情做得漂亮，就通向吉祥；事情做得拙劣，就通向凶险。《周易·坤卦·文言》中说了同样的意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对人来说，用手摸高压电线就是凶，远离高压电线就是吉。这个问题用简单电学就可以做出判断。但是在复杂的人类社会，只用自然科学，就不能够解决问题，还必须应用人文科学和哲学。譬如1935年夏毛泽东和张国焘各领了一支红军到了四川毛儿盖和卓克基，毛泽东主张北上，张国焘主张南下。实践证明，对于红军来说，北上吉，南下凶。毛泽东是怎么看出来的？主要是靠人文科学和哲学，仅仅靠自然科学是不够的。因为说到底，毛泽东也不是一个自然科学家。所以，现在不但提倡研究自然科学，也提倡花大力气研究人文科学和哲学，是非常正确的。

对凶吉论述得最简洁的人要数大禹，只用了九个字就说得非常透彻。《尚书·大禹谟》说：“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做有益的事，照天道而行，就通向吉祥；盲目地跟从别人，反天道而行之，就凶险。只有人的行为能带来凶吉的后果，就好比用光照一个物体，就有它的影子出现；如果敲打这个物体，就会发出声响。”

《尚书》里别的地方，也反复地提到类似的说法。《尚书·太甲下》：“惟天无亲，克敬惟亲；民罔常怀，怀于有仁；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尚书·咸有一德》：“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惟凶吉不僭，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尚书·伊训》：“惟上帝无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总之，中国古代哲人认为凶吉不是一种神秘的东西，而是与人们的行为联系在一起的。从哲学上讲，人们的行为，是凶吉的原因；而事情的凶吉，是人们行为的后果。当然，在现实生活中，还有所谓“无妄之灾”和“天上掉馅饼”一类的事发生，这些都属于极个别的偶然事件。在《周易》里，对这些偶然现象也有专门的论述。

古人把预测凶吉的工作叫做占卜。中国的古人为了生存忙碌得很，没有工夫干没有用的事。如果占卜没有用，古人不会花费那么多的精力干这件事。在很多情况下，对事物

的凶吉判断得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人的生死存亡。对于占卜的进一步解释请看本书所附的《周易小词典》和专题文《中国古代的卜筮术》。

占卜有两部分工作。第一，一定要有好的哲学经典作为检索和解答的基础，中国古代有过三部这样的书，即《连山》、《归藏》和《周易》。《连山》、《归藏》已经失传，传到今日的只有《周易》。第二，把要解决的事物和上述哲学经典的相应章节联系起来，不然就成了无的放矢。根据《周礼》记载，在周朝有许多专门的官员做这个工作，以防出现失误和作弊。这些官员的名称有：大卜、卜师、龟人、占人、筮人等。这些人是受过专门训练、有职业素养的文化人。所以，照现在的通行说法，《周易》是关于占卜的书，这只能说对了一半。应该说，《周易》为古代的占卜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帮助，虽然如此，《周易》完全可以，并且就是作为哲学经典而独立存在。在占卜中，《周易》提供的是检索的目录和以往被事实检验过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由于历史的可重复性，以往的经验可以用来预测将来的行为结果。这就是关于《周易》和占卜的全部理论基础。本书所列举的古今中外跨越几千年的所有例子，都证明这个理论是正确的。而现代的许多人往往是人云亦云，并不明白什么是古代的占卜，《周易》为什么可以用来占卜，也不明白《周易》和占卜是如何关联的。所以，一提到占卜，他们就武断地说那是一种迷信活动，好像古人是在一本正经地干着一种毫无意义的事，就像一群白痴一样。

《论语·子路》中有：“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荀子·大略》中说：“善为《易》者不占。”上面说过，《周易》是占卜中不可缺少的工具书，为什么彻底读懂了《周易》的人，反而用不着占卜了？这是因为善于运用《周易》的人，用不着大卜、卜师、龟人、占人、筮人等人的帮助，他们对这部书内容已经很熟悉，完全可以自己找到适用的章节，独立地运用这部哲学经典了。具体的例子，请参阅本书《丰卦》上九的解释。本书的读者，在本书目录的帮助下，也完全可以把自己要解决的事情和《周易》相应的章节联系起来，做到“善为《易》者不占”。譬如，要打仗，就应该看《师卦》，要写文章，就应该看《贲卦》，而不是相反。干什么事用什么工具，这在本书的目录上写得清清楚楚，理所当然，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

从哲学的高度观察事物，就可以看出事物的发展趋势，就可以通过思考来判断它的凶吉，这是有文化的人们逐渐发展出来的能力。有这种能力的人就可以进行独立思考，不再需要占卜。这就如同随着计算机的发展，计算尺渐渐地不见了。同样，从《战国策》、《左传》、《吕氏春秋》等著作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的不少君王大臣，已经多少懂得了一些《周易》，就不那么依赖从事占卜的官员，在一些情况下，已经可以直接依靠《周易》的哲学和逻辑说话、办事了。古人反复强调“疑则占，不疑则不占”。所以古代的占卜是为一些特殊人群服务的，是为那些有钱有势，但没有能力用哲学和逻辑解决问题，不得已而在决策问题上必须求助于他人的人服务的。

到了秦汉以后，由于有关文化的逐渐失传，懂得《周易》的人逐渐减少，占卜术逐渐失去了它的理论基础，也就失去了它和实际事物的联系，成了信口开河的江湖之术。因此，在官方场合，在作重大决策的时候，占卜失去了它的实用价值。占卜术向神学和迷信靠

扰,变成了五花八门的挣钱糊口的工具。

通过学习哲学,每个人都有可能从不懂到懂,从不会到会,可以预知事物发展的结果,预计这件事的凶吉,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历代先贤可以做得到的事,现代人一样可以做到;而且由于科学文化的发展,我们应该做得更好。另一方面,毋庸讳言,历代都有一些人打着用《周易》占卜的幌子骗钱,或假装高瞻远瞩来误导别人,那完全是另外一码事。提高人们的哲学水平,正可以缩小这些人的市场,而这恰恰是《周易·蒙卦》所提倡的。

判断凶吉这件事,与其请别人干,不如自己亲自干。如果不幸干失败了,还可以从中吸取教训,下一次就会干得好一些,总比跟在别人后面唯唯诺诺来得好。与其佩服别人高瞻远瞩,不如自己通过学习,也变得高瞻远瞩。怎样才能学到高瞻远瞩的能力?求神拜佛是没有用的,崇拜别人也是没有用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学习哲学。而《周易》,就是达此目的的好教材。

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有很大不同。西方哲学喜欢用概念来描述世界,结果形成两大派:世界被描述成不是唯心的就是唯物的。用概念来描述世界,往往是世界还没描述好,自己的概念系统先陷入了混乱。拿唯心唯物为例,他们扯皮扯了几千年,结果这两大派谁也说服不了谁,因为他们说的都不完整。中国哲学中有一个小派别,代表人物为公孙龙子,他也善于用概念来推论,其著名的论断就是“白马非马”。这位先生用概念来推论,最后自己陷入了混乱。

中国哲学有一个重要的流派,它与西方哲学有很大的不同。这个流派用不着很多概念,而是用自然本身来描述自然,或者说用世界本身来描述世界,用这一部分世界来描述那一部分世界,用一个小范围的世界来描述一个大范围世界,这是一种大智慧。换言之,它用比喻和寓言来达到哲学目的,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这是“实事求是”原理的另一种应用。用这种方法的好处是减少了概念上的扯皮和枝节上的麻烦,增加的却是文学上的优雅和阅读上的愉快。有人把这种方法叫做“托物以明义,用小以喻大”,说得非常准确。《周易》开启了这种美好风格,后来许多中国哲学家把它一直传承下去,数千年来连绵不绝。例如庄周的《庄子》和刘伯温的《郁离子》,都是具有这种风格的代表性哲学著作。

歌德在《浮士德》里说过一句名言:“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树常青。”为了和《周易》联系起来,可以把这句话稍微改一下:“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唯自然之树常青。”因为生命现象是诸多自然现象的一种,所以这种文字上的改动和歌德的原意并不矛盾,只是改动后的文字涵盖了更多的方面。《周易》中的绝妙的比喻,都是来自自然现象,所以它们永远不会过时,永远不会模糊不清,永远是鲜活的。对于人类来说,实际上它们是永恒的、常青的。它们还有简单易懂、便于应用的特点。从这些意义上说,《周易》的哲学比任何西方哲学都要高明得多。

既然《周易》是一本重要的哲学著作,“易”作为书名一定有重要的哲学意义。有人说“易”字有三种解释,那都是后世的说法。但不管有多少种解释,必然有一种是基本的、初始的。在甲骨文里,“易”的意思是把水从一个容器里倒到另一个容器,或者说“易”的意思

是流动着的水,就像容器里的水在变化着。所以,“易”的基本意思是“变化”。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古人知道物质世界是在永远不停地流动着、运动着。总的来说,物质不灭,但它不停地在变化着形态和位置,就像流动着的水一样。更进一步,中国古人知道这种运动不是随意的,而是严格地服从一定规律的,他们很早就统称这些规律为“天道”。所以,从《易》的书名和内容上来看,它都是一本关于天道的哲学著作。从它讨论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来看,它一直站在哲学的巅峰上,从世界范围来看,无与伦比。近代的康德、黑格尔一类人物,之所以自我感觉良好地鄙薄中国哲学,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易》是怎样论述世界的。相比之下,在简练、实用、准确三个方面,中国哲学比起康德、黑格尔们,高低立见。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易》的语言之美,从世界范围来讲,也是无与伦比。至今没有任何其他语言可以用这么小的篇幅精确地说明这么多事情,其中还穿插着这么多绝妙的比喻和典故。从古老的程度来看,《易》又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谁还见过三千年以前用别的语言文字写成的类似哲学著作?不要说哲学著作,连从那时流传到现在可以读得懂的其他语言文字都几乎没有。所以,《易》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是中华文化的象征,还是我们这个地球上得以流传至今的最古老、又最为精彩的一部著作。

周建在《没有极限的科学》一书中指出,在真实的物理世界中,唯有变化是永恒的,绝对的,这是现实宇宙中唯一的绝对真理。作者非常推崇这一说法。而进一步推论是,关于事物是如何变化的道理,即变化的规律性,是最值得研究的事情。尤其是在人的生活中,聪明的人能使很糟的事情变好,愚蠢的人能使挺好的事情变坏,可不惧乎!《周易》把人生中的各种重要变化,从正反两个方面,说得明明白白。这些变化,就是《周易》的主题。现代人所谓“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物质的”,自以为高明得无以复加,所说的也无非是变化,其实是中国古人在几千年之前早已经在研究的东西。

列举某些事物的具体变化,以衬托出这些变化背后的抽象的天道,就是《周易》的表述方法。《周易》的全部内容,做的只是这一件事,当然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通过本书,读者可以看到,我们中国人的老祖宗表述出来的天道比西方人几千年来的所有表述都精彩得多、简洁得多,而且更加具体和容易应用。

在《周易》之前很多年,中国人就有了八卦。八卦有一点儿像二进制的数学符号:有阴爻和阳爻,对应于数学上的0和1;还有上、中、下位置的区别,对应于数学中的位。

八卦有三个爻,相当于在二进制的情况下,有三位数,所以有八种不同的排列,这就是“八卦”名称的由来。虽然八卦有点像二进制的数字符号,但我们的祖先并不用它做加、减、乘、除的任何一种运算,而是用它所排列出来的形象,对应地代表八种自然现象或者八种人文现象。八卦实际上并不是数字符号,而是一种象形文字,是稍加说明之后,全世界说任何语言的人都能理解的符号。譬如,在目前的韩国国旗上,有四个醒目的八卦符号。可以推论,即使是不懂汉语的韩国人,也知道这些符号的意义。

把两个八卦符号叠加起来,考虑到所有的组合,就成了《周易》的六十四卦。每一卦都是用两个自然现象或两个人文现象烘托出一种特定的哲学意义。每一卦有六个位置,叫做六爻,分别进一步精细地描述该哲学问题的六个侧面或者值得注意的重点。卦有卦辞,

爻有爻辞，从总体到局部，解释得井井有条。

由于人的大脑容量有限，人的寿命也有限，奢望穷尽天道是不理智的。《周易》为我们精选了六十四个人生经常遇到的人文和哲学的问题，如果你能把这部分问题真正搞懂，灵活运用，你的人生哲学也就基本上够用了，也算是懂得了天道。自古以来，“天不变，道亦不变”。自从《周易》问世以来，几千年过去了，而它所试图描述的天道，如同刚刚磨过的刀具一样，一点也没有过时，对现代的人们仍然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周易》的一个特点，是便于应用。你要解决什么问题，就找到与这个问题相关的卦，那些卦的卦辞讲的是本卦的重点所在。而爻辞就告诉你应该注意的几个原则，几个容易出现的问题，或者是几个适用的方略。使用起来，在原理上就和三角函数表和积分表一样，一边是问题，另一边就是答案。从这个意义讲，《周易》又是一本便于应用的人生手册，一部便于查找的方略宝典，一把解决各种繁杂问题的钥匙。请读者参阅本书的目录，那里标示出了哪一卦解决哪一类问题，查找起来十分方便。

为了使读者能够准确地理解本书目录中的各个条目，该目录采用了汉英对照的形式。因为现在虽然懂中国古文的人不多，但是懂英文的人却不少，懂英文的朋友们可由此更好地理解各个条目的意义。将来本书也要据此翻译成英文，让更多的人来欣赏和验证《周易》哲学的正确和美。

本书所坚持的原则是：(1)不改动原文的任何一个字，对每一个字的解释都有根据，并有大量的古代文献作为佐证；(2)本书的任何解释不与《周易》的原文相矛盾，包括不与《十翼》的解释相矛盾；(3)更重要的是，本书的解释不与任何现代自然科学的原理相矛盾，从而没有任何迷信和神秘的色彩；(4)除了所引用的古代文献，本书的解释和说明都力求简单平易，以便社会各界人士都能读懂。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读者会发现，在每一卦、每一爻的解释里，作者都引用了一些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这些引文大都是出于训诂目的。“训诂”是个古词，意思不过是搞懂每个字的意义和读法，没有任何神秘之处。读者如果觉得对某段经文耳熟能详，解释也清晰合理，就可以跳过这些佐证，这样可以大大加快阅读的速度，并不影响对原文的理解。相反，读者如果对经文和解释有任何疑问，最好参阅这些佐证，这样就可以看出所有的解释都是经过仔细推敲，都是有根据的，并且可以由此看出《周易》和整个中国古代文化的血肉联系。另外，喜爱古文的读者，可以从这些佐证里，对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体会出什么是真正的中华文化，并为自己能够懂得这个文化而自豪。

解读《周易》的钥匙，就零星地散布在古代典籍之中；尤其是秦汉以前的典籍，特别有用。古代文献的年代离《周易》越近，就越有可能在其中找到和《周易》所用一模一样的字、词，甚至是句子。在有的文献里，虽然用的是不同的字，但阐述了同样的道理。这些地方都会对我们起到启发和指引的作用，成为我们理解《周易》的线索。找到足够多的线索之后，把上下文连贯起来，就可以找到《周易》的原意。这就是为什么本书引用了这么多古代典籍，特别是秦汉以前的典籍。这些引用是本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个办法是本书的特点之一，也是本书的优点之一。不然，空口说白话，不容易说清楚本书的解释说得有没有

道理,不容易说清楚这些解释的根据在什么地方。

要引用某一本书,就必须先读懂它;而读懂这么多古代典籍,显然是一件辛苦的事。但是,辛苦之后,是找到真理的喜悦。既然本书是一本关于哲学的书,或者说是一本关于真理或天道的书,读者读起来,就不会像读小说那样轻松。虽然解读的钥匙已经全部找到,已经摆在面前,但接下来需要的是认真的思考。思考是一件辛苦的事,但是,辛苦之后,得到的将是顿悟的喜悦和轻松愉快。因为最大的辛苦,是在生活中遇到某事,百思不得其解,因而无所适从。如果因为一时想不明白而犯了重大错误,那么事后的悔恨心情,以及为了从错误中挣扎出来所必须付出的努力,将更苦不堪言。还不要说那种努力和挣扎往往是徒劳的,后悔往往是没用的,那种内心的煎熬,非文字可以形容。人生只有一次,永远没有回头路,这是一条最基本的自然法则,即时间不复法则,所以千万不要落入那种境地。比起那种辛苦和辛酸,思考问题所花费的辛苦真算不了什么。

写完了这本书,或读完了这本书,是否就可以说懂得了《周易》所表述的那部分天道呢?还不可以这样说。懂得了文字上的表述还不等于懂得了现实世界里的天道。但是,有了这本书就像有了一根拐杖,它可以帮助我们在实践中慢慢体会,一点一点地走上懂得天道的道路。

两千多年以前,司马迁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中说:“太史公曰:盖孔子晚而喜《易》。《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有:“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如今,我们有比孔子好得多的条件,我们的时间还多,世界上的大多数人还没有老到孔子当年发这一通议论的年纪。让我们沿着孔子开辟的道路,照司马迁的说法,也做上一回通人达才。

历史发展到今天,《周易》的实用价值不仅没有减低,反而增强了。有一条线索贯穿了整个《周易》,就是“元、亨、利、贞”四个字,所有的问题都围绕这四个字展开。所谓“元”,照现在的话说,就包括“以人为本”;“亨”就包括“科学发展观”;“利”就包括“和谐社会”;“贞”就是开动脑筋,深谋远虑,运用智慧。在什么是“贞”的问题上,本书有一以贯之的解释,和历代大多数作者的解释有所不同,从而纠正了在这个问题上的长期误解,这是本书中值得一提的特殊贡献。上述思想都是人们为之奋斗的理想状态,我们的先人已经为之奋斗几千年,但中国的历史总是一乱一治地轮回,一直没有能够完全实现这些理想。人们生活的过程,就是不断地靠近和偏离这些理想状态的过程。对于一个人是这样,对于整个中华民族也是这样。现在要构建和谐社会,这些理想成了全国人民的共识。大家一齐奋斗,庶几有实现的一天。但如何实现?在实现的过程中要注意什么问题?在《周易》里有许多这方面的启示。

在研究《周易》的道路上,今后还有许多工作等着人们去做。作者愿以这本书作为引玉之砖,请爱好《周易》的朋友们多多指正。本书为研究《周易》铺下了一块新的基石,开辟了一个新的起点。在此基础之上,今后研究《周易》的工作必然会更加蓬勃地展开。这里要着重指出,本书所表述的思想,完全是站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和任何一种神秘主义或封建迷信毫无关系。什么叫做科学?科学就是被事实反复证明的道理。《周易》里所说的道

理,被中国历史证明了至少三千年,所以,它不仅是哲学,而且是科学。

作者有一间小小的书房,在那里完成了本书的全部工作。在写作的过程中,作者深深地被《周易》所揭示的天道所感动,并真实地感到找到真理的喜悦和由衷地产生对中国古代先贤的钦佩。所以,作者把这间书房叫做“慕道斋”,意思相当于“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现在,作者愿和读者朋友们共享这份喜悦。

最后,作者想引用黑格尔 1818 年在柏林大学讲的一段话,和读者朋友们共勉:“追求真理的勇气,相信精神的力量,乃是哲学研究的第一条件。人应该尊敬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精神的伟大和力量是不可以低估和小视的。那隐蔽着的宇宙本质自身并没有力量足以抗拒求知的勇气。对于勇敢的求知者,它只能揭开它的秘密,将它的财富和奥妙公开给他,让他享受。”

如果读者朋友们对本书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可通过电邮和作者联系,电邮地址是:
yli2000_75025@hotmail.com

是为序。

慕道斋主人

2010 年 10 月于北京



INTRODUCTION

History Repeats Itself has attracted attention because it disregards the traditional view of the *Book of Changes* as a book of divination, and instead has opened it to new interpretations. The aim of this book is to marry the thoughts of the modern reader and that of the three thousand year old *Book of Changes*.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960—1127CE) in China there was a scholar called Gongchen Wang.^① According to the *Song Shi*^②, Wang was discussing with the Emperor Renzong^③ which books were the most important and said that it was the Six Classics.^④ So what are the Six Classics? They are namely: the *Book of Changes*, the *Classic of Poetry*, the *Classic of History*, the *Classic of Music*, the *Record of Rites*, and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These six works have been widely acknowledged as the most important Chinese works b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irst feudal dynasty—the Qin (221—206 BCE). The *Book of Changes* is recognised as the first of the Six Classics and the most important.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Book of Changes* is the fountain of the Chinese civilisation. On a global scale, since the Chinese civilisation is the oldest written civilisation and the most varied in existence, therefore the importance of the *Book of Changes* cannot be overstated.

Although so important, few have read the *Book of Changes* in its entirety, Chinese as well as foreigners. Even fewer are those who have read it and understood it. According to the *Jin Shu*^⑤, in the Western Jin dynasty (265—316 CE) it was extremely rare to find someone who understood the *Book of Changes*. Because the text is so

① Wang was the zhuangyuan, the scholar who had come top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② 《宋史》(The History of Northern Song dynasty (960—1127 CE))

③ 宋仁宗

④ 《宋史·列传第七十七》记载,王拱辰说:“愿陛下垂意《六经》,旁采史策,此不足学也。”

⑤ 《晋书》(The History of Western Jin dynasty (265—316 CE))

concise, it is vulnerable to all sorts of interpretation. When they reach an impasse in the interpretation, instead of acknowledging their own error, some have claimed that the text itself is wrong. However, the stele forest in Xi'an contains transcriptions of the *Book of Changes* from the Tang dynasty (618–907 CE). The carvings are thankfully clear and unalterable, otherwise the *Book of Changes* would have been, by now, completely unrecognisable.

The origins of the *Book of Changes* was written by Chang Ji (about 10th century BCE).^① Thereafter the major contributor was Confucius (550–477 BCE), in *Shi Yi*^②, h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Book of Changes*. Because Confucius lived close in time to Chang Ji and because of his intelligence,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Book of Changes* was the most profound and accurate, and his writing the most elegant. Reading his interpretation, the *Book of Changes* becomes much more fathomable.

Confucius only began to read the *Book of Changes* in his old age. He fell in love with it immediately, apparently reading it to the extent that he wore down the leather straps attaching the bamboo strips on which the book was written three times. This anecdote is found in the *Shi Ji*^③ (91 BCE) and is a unique record of the effect the *Book of Changes* had on man. In *Sui Shu*^④ it is written that when Qin Shi Huang ordered books to be burnt, the *Book of Changes* was exempt. These sayings tell us that by reading the *Book of Changes* we can anticipate the benefits and problems before we do anything, so that we can avoid errors. This is the use of the *Book of Changes* in modern living, and it is also the reason why Gongchen Wang recommended this book to the Emperor.

The ancient Chinese used divination to forecast the future; over time pure superstition gave way to the use of past experience to forecast the future, and this forms the basis of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This shift in thinking occurred three thousand years ago, and the *Book of Changes* is the literary manifestation of this change. Like the decline of the log rule after the advent of the calculator; reason began to replace divination in the analysis of the world. Instead of calling the *Book of Changes* a book of divination, it is more accurate to think of it as a work of ancient philosophy.

Chinese ancient philosophy is vastly different from Western philosophy. Western philosophy tried to use ideas to explain the world, and resulted in two world-views: idealism and materialism. The problem of this approach was that before one managed to explain the world according to one's theory completely, one became tangled in one's own world-view. In Chinese philosophy there is an example of this; Long Gongsun was a

① Chang Ji (姬昌) was a king during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1066–771 BCE) in China.

② 《十翼》

③ 《史记·孔子世家》中有：“读《易》，韦编三绝。”

④ 《隋书·志第二十七》

member of the Logicians' school who is best known for his paradox of "white horses are not horses". Gongsun uses sophism as a basis but ends up being entangled in his own sophistry.

An important school of thought in Chinese ancient philosophy did not use theories but used nature itself to describe nature, and the world itself to describe the world. It used one part of the world to explain a different part, and used a small area to describe a larger one. In other words, it used metaphors and fables for its philosophy, beginning with events instead of theories. The advantage of this approach is that it avoids wasting energy arguing about theories and at the same time makes elegant and interesting reading. The *Book of Changes* is just such a book. The fashion was begun by the *Book of Changes* and was continued by manifold Chinese philosophers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Zhuang Zi*, well-known in the West, utilises this approach.

Many years before the *Book of Changes*, the Chinese had the *ba gua*.^① *Ba gua* is similar to binary symbols in that it has a yang form and a yin form (like 1 and 0), as well as distinguishing between up, down and centre, as in a mathematical matrix. The *ba gua* has three bittes or positions, which correlate to the three positions in a matrix, and therefore both have eight permutations. This is the original of the name *ba gua* (trans: *eight diagrams*). Although the *ba gua* is similar to the binary system the ancient Chinese did not use it for calculation purposes, instead they used the shapes the trigrams made to represent eight different natural or man-made phenomena. Therefore the *ba gua* is not a collection of symbols for divination, but a kind of descriptive language. After a little explanation, this language can be understood by everyone.

The sixty-four hexagrams in the *Book of Changes* are composed of pairs of *ba gua* trigrams. Each hexagram is an image composed of two trigrams that each represent a natural or man-made phenomenon, which together have a combined philosophical meaning. Each hexagram can have six positions, which describe in more detail the six aspects of every natural or man-made phenomenon. The hexagrams and positions all have commentaries.

The *Book of Changes* is remarkable because of its ease of usage. If one has a particular problem, one can locate the corresponding hexagram and read the accompanying commentaries which tell one what to look out for, what problems are likely to arise and what strategies are possible. In theory it is used like a trigonometry table, with the question on one side and the answer on the other. Seen in this light, the *Book of Changes* is a handbook for life, a key that solves all sorts of complicated problems. The contents page clearly lists the sixty-four natural and man-made

① 八卦

phenomena that can occur, and the following pages are modern interpretations of the three thousand year old commentaries for each hexagram.

The reader will discover that for each commentary the author has drawn o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his it is clear to see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ook of Changes* and the entire Chinese civilisation.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Book of Changes* in fact lies within these ancient classics, particularly those written before the Qin (221–207BCE) and Western Han Dynasties (206BCE–25CE). Those texts were written the closest in time to the *Book of Changes* and therefore it is easier to find in them similar words and meanings that give us clues to the correct interpretation of this intricate book. This is why so many ancient classics are mentioned in this new interpretation, and why they play such an indispensable role. It is also this fact which helps to make this book distinctive.

This book uses modern language to interpret the *Book of Changes*, and lays clear the references used in its interpretation, as well as using modern life to make understandable analogies in important places. The distinctive aspects of this book are: 1) it offers a explanation of the text without altering any of the original words and using classical literature as its references; 2) the modern interpretation does not contradict anything in the *Book of Changes* or with the *Shi Yi*; 3) it does not contradict any modern scientific facts and does not contain superstition or mysticism; 4) apart from quoting ancient works, it uses simple, easy-to-understand language that will appeal to all kinds of reader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Xiaonuan Li ①



① Dr. Xiaonuan Li, graduated from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UK

目 录

序 言	1
INTRODUCTION	12
上 经	1
01 乾卦 （关于天道和君子之道）	1
On the natural laws and the principles of the leaders	
02 坤卦 （关于人道和臣子之道）	19
On the human laws and the principles of the led	
03 屯卦 （少年时代的方略）	33
On youth	
04 蒙卦 （关于教育）	42
On education	
05 需卦 （关于等待）	48
On waiting	
06 讼卦 （关于辩论是非）	55
On dispute	
07 师卦 （关于军队和战争）	60
On the armed forces and war	
08 比卦 （关于与人共事）	68
On getting on with people	
09 小畜卦 （进德的低级阶段）	75
On the lower level of understanding the natural laws	

10 履卦	(关于实践)	83
	On how to be careful in real life	
11 泰卦	(如何处好世道)	92
	On how to live in an orderly society	
12 否卦	(如何处坏世道)	101
	On how to live in a chaotic society	
13 同人卦	(关于团结他人)	110
	On how to unite with others	
14 大有卦	(有了比较多的资源之后应该注意什么)	115
	On what to do with many resources	
15 谦卦	(关于谦虚)	121
	On modesty	
16 豫卦	(过从容安适的生活)	128
	On living a graceful life	
17 随卦	(关于追随别人)	138
	On how to follow others	
18 蛊卦	(关于纠正别人的错误行为和错误思想)	145
	On how to deal with the harmful behaviour and thoughts of others	
19 临卦	(怎样当领导)	153
	On leadership	
20 观卦	(怎样观察事物)	159
	On observation	
21 噬嗑卦	(怎样处理日常问题)	168
	On how to deal with everyday matters	
22 贲卦	(怎样看待文饰)	176
	On ornaments	
23 剥卦	(人们之间激烈的斗争)	183
	On fierce struggle between people	
24 复卦	(怎样总结经验)	192
	On how to learn from experience	
25 无妄卦	(实事求是, 反对妄想和迷信)	199
	On honesty, and avoiding delirium and superstition	
26 大畜卦	(进德的高级阶段)	206
	On the higher level of understanding the natural laws	

27 颐卦	(嘴和脸的重要作用)	214
	On the important functions of the mouth and the face	
28 大过卦	(大人物的偏颇与过失)	224
	On the biases and errors of great men	
29 坎卦	(对陷阱提高警惕)	232
	On being alert for pitfalls	
30 离卦	(怎样使用自己的精力)	239
	On how to use one's energy	

下 经

31 咸卦	(运用和节制自己的感觉、冲动和欲望)	247
	On using and curbing one's feelings, impulses and desires	
32 恒卦	(以不变应万变)	254
	On "one size for all" strategy	
33 遯卦	(走为上)	263
	On exiting	
34 大壮卦	(什么是真正的强大)	274
	On what is the real greatness	
35 晋卦	(稳步前进)	280
	On progressing steadily	
36 明夷卦	(遇到暗无天日的时期怎么办)	286
	On how to deal with total absence of justice	
37 家人卦	(怎样处理家庭事务)	291
	On domestic matters	
38 睽卦	(关于对立统一)	297
	On opposites	
39 蹇卦	(遇到困难怎么办)	304
	On how to deal with difficulties	
40 解卦	(如何推陈出新)	310
	On how to start anew	
41 损卦	(什么地方应该减损)	317
	On what should be reduced	
42 益卦	(什么地方应该增益)	324
	On what should be increased	

43 夬卦	(怎样下决断和发号施令)	336
	On how to make decisions and commands	
44 姤卦	(如何对待偶然事件)	346
	On contingencies	
45 萃卦	(关于团体)	353
	On organisations	
46 升卦	(如何对待升迁)	361
	On handling promotion	
47 困卦	(失去了自由或在逆境中怎么办)	365
	On living without freedom or in adversity	
48 井卦	(关于技艺和学问)	375
	On skills and knowledge	
49 革卦	(关于变革)	380
	On change and reform	
50 鼎卦	(关于根据地)	386
	On the basis for livelihood	
51 震卦	(怎样应付大灾难)	393
	On how to deal with catastrophes	
52 艮卦	(稳重如山)	399
	On composure	
53 渐卦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405
	The journey of a thousand miles begins with a single step	
54 归妹卦	(关于婚姻)	412
	On marriage	
55 丰卦	(关于豪华与盛大)	418
	On luxury and grandeur	
56 旅卦	(关于征途)	425
	On expedition	
57 巽卦	(关于顺势而行)	430
	On going with the flow	
58 兑卦	(关于愉快与高兴)	441
	On happiness	
59 涣卦	(何事应该全力以赴)	451
	On knowing when and where to concentrate one's efforts	

60 节卦	(关于节制和恰到好处)	458
	On abstention and perfect solutions	
61 中孚卦	(重要的信念和准则)	466
	On important beliefs and codes of conduct	
62 小过卦	(小人物的偏颇与过失)	480
	On the biases and errors of ordinary men	
63 既济卦	(事情做成功之后的注意事项)	489
	On what to do after success	
64 未济卦	(事情做成功之前的注意事项)	494
	On what to do before success	
易经小词典		501
中国古代的卜筮术		508
怎样才能读懂《周易》(代后记)		515



上 经

01 乾 卦 111111

慕道斋释评 《释名》：“乾，进也。行不息也。”

宇宙总是按照一定的规律运动、变化着，永不停歇。中国人在这方面早有明确的认识，比西方人提出的辩证唯物主义至少早三千年。

本卦是讲君道的，也是讲客观规律的。君道就是如何当领导。一个人，无论他的社会地位多么低下，总有当领导的时候。起码来说，他在自己的家里是领导，在自己孩子面前是领导，至少自己应该是自己的领导。一个顶天立地的人，最要不得的事情，就是事事依赖别人，让别人替自己拿主意。一个人必须亲自负起领导自己和家人的责任。所以，此卦对于任何人都是有用的。

《乾》：元，亨，利，贞。

慕道斋释评 《周易》是一本哲学书。它所研究的是人如何才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并警示人们远离各种危险和灾难。所以，这本书的所有议论都是关于人的，它是“以人为本”思想的源头。

卦辞是每一卦的正文，是最重要的部分。

“元”，初始，最根本的东西。《说文解字》：“元，始也。”^①

对于人来说，“元”指人的生命和健康。无论人要做什么事情，这都是他最基本、最重要的资源和条件，是一切事情的出发点。

《管子·霸言》：“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故上明则下敬，政平则人安，士教和则兵胜敌，使能则百事治，亲仁则上不危，任贤则诸侯服。”

^① 《孟子·万章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

《幼学琼林·卷二·老幼寿诞》：“松柏节操，美其寿元之耐久。”这里，“元”也是指生命，只不过是植物的生命。

孔子说：“元者，善之长也。”长，首要之物也。通俗地说，元就好比是象棋里的老将，老将在，棋还可以下；老将丢了，棋就不能下了，已经输了。

“善”，是指事情干得漂亮。《孙子兵法·形篇》：“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

孙子在这里讲了许多“善”，如何才能达到这些善？要靠好的主观指导。好的主观指导从哪里来？必须先有人的生命，然后才可能有好的头脑；有了好的头脑，才会有好的主观指导；有了好的主观指导，事情才能干得漂亮。通过这些逻辑推理可以看出，“元”的确是众善的根本，孔子说得完全正确。

《周易》一开篇，首先就提到“元”，就是为了说明这件事是最重要的事情，强调要善于关注、培植、爱护人的最重要的资源，那就是人的生命和健康。

现在，各种养生的办法五花八门，比较起来，还是《管子·形式解》里的一段话说到根本上：“起居时，饮食节，寒暑适，则身利而寿命益。起居不时，饮食不节，寒暑不适，则形体累而寿命损。”还有一条要补充的，就是要时刻注意保持恬淡平和的心态。这些就是如何保护“元”的要点，这些话看起来简单，但是并不容易做到。

《管子·戒》：“任之重者莫如身，涂之畏者莫如口，期而远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涂、至远期，唯君子乃能矣。”

“元”的后面还需要一个重要的支撑物，那就是“仁”。可以说，“仁”是“元”的延伸和保障。所谓“仁”，就是要顾惜和关照别人的“元”，要像对待自己一样关照别人。因为在人类社会里，只考虑自己的“元”往往是行不通的，要通过互相照顾才能使大家的“元”都得以实现。

《论语·公冶长》：“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里三个人的回答都有“仁”的影子，但比较而言，孔子的回答是对“仁”的最好解释。

《孟子·梁惠王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说法和孔子类似。关于“仁”，请参阅本书《中孚卦》。

中国现在要建设和谐社会，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总之，要“以人为本”。这些说法和《周易》中“元”和“仁”的思想有类似之处，不能把这些思想归结为儒家思想。我们今天看儒家，犹如当年儒家看《周易》，不能把祖宗做的事归结到晚辈那里去。应该说，这些思想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从古到今，无论什么学术流派，绝大部分中国人都这样想，都赞成这些说法，于是就一直传承下来。

“亨”，指善于把已有的资源作最佳的配置。古时候，“亨”和“烹”是同一个字，都写作“亨”。《唐韵》、《正韵》：“亨，普庚切，同烹。”^①

^① 《史记·淮阴侯列传》：“狡兔死，猎狗亨。”

《说文解字》：“葵，草也，可以亨鱼。”

“亨人”是周朝的一种官职。《周礼·天官》：“亨人掌共鼎饔，以给水火之齐。”

烹饪术是亨术的一种，是最常见的、比较简单的亨术。同样的材料，在高明的厨师手里，很容易变成美味佳肴；但到了外行手里，往往会把很好的材料糟蹋成难以下咽的东西。这里的区别，就是“亨”术的高低。

治家、治国，是比烹饪术更高一级的“亨”术。商代的伊尹是大厨出身，同样还是著名的宰相，用的是同样的“亨”术。所以《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广义的“亨”，就是要在维护好“元”的前提下，做到孙中山所说的“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

《管子·霸言》：“夫神圣，视天下之形，知动静之时；视先后之称，知祸福之门。”

在这个总的指导原则下，“亨”术还包括用较小的代价完成重大的任务，包括利用矛盾，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等等许多具体的做法。

《说文解字》：“利，铎也。从刀。和然后利，从和省。”这是说，利的意思是锋利，所以有个立刀旁，喻解决起事情来势如破竹。利的第二个意思是“和”，有和才会有利。这个“和”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的一贯思想，是现在“和谐社会”的思想的源头。

《史记·龟策列传》：“南方老人用龟支床足，行二十馀岁，老人死，移床，龟尚生不死。龟能行气导引。问者曰：‘龟至神若此，然太卜官得生龟，何为辄杀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龟，畜置之，家因大富。与人议，欲遣去。人教杀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龟见梦曰：‘送我水中，无杀吾也。’其家终杀之。杀之后，身死，家不利。人民与君王者异道。人民得名龟，其状类不宜杀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圣主皆杀而用之。宋元王时得龟，亦杀而用之。”这一段说到“不利”，反过来就可以明白什么叫做利。

《管子·大匡》：“管仲曰：‘夷吾之为君臣也，将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庙，岂死一纠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庙灭，祭祀绝，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则夷吾生。夷吾生则齐国利，夷吾死则齐国不利。’”

《管子·中匡》：“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诛大国之不道者，可乎？’对曰：‘爱四封之内，而后可以恶竟外不善者；安卿大夫之家，而后可以危救敌之国；赐小国地，而后可以诛大国之不道者；举贤良，而后可以废慢法鄙贱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后必有废也；必有利也，而后必有害也。’”

《管子·形式解》：“人主之所以令则行禁则止者，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故上令于生、利人，则令行；禁于杀、害人，则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乐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贵有以行令也。’人主之所以使下尽力而亲上者，必为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泽加于天下，惠施厚于万物，父子得以安，群生得以育，故万民欢尽其力而乐为上用。入则务本疾作以实仓廩，出则尽节死敌以安社稷，虽劳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此贱人之所以亡其卑也。故曰：‘贱有以亡卑。’”

同文还有：“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故欲来民者，先起其利，虽不召而民自至。设其所恶，虽召之而民不来也。故曰：‘召远者使无为焉。’”

同文还有：“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贵显而子孙被其泽。桀、纣、幽、厉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伤而子孙蒙其祸。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神农教耕生谷，以致民利。禹身决渎，斩高桥下，以致民利。汤武征伐无道，诛杀暴乱，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动作虽异，其利民同也。故曰：‘万事之任也，异起而同归，古今一也。’”

《管子·版法解》：“凡人君者，欲众之亲上乡意也，欲其从事胜任也。而众者，不爱则不亲，不教

顺则不乡意。是故明君兼爱以亲之，明教顺以道之，使其势，利其备，爱其力，而勿夺其时以利之。如此则众亲上乡意，从事胜任矣。故曰：“兼爱无遗，是谓君心。必先顺教，万民乡风。旦暮利之，众乃胜任。”^①

《孙子兵法·九地篇》：“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①

“利”，还指要正确地看待利益。追求利益是人类行为的一个普遍现象，一点也没有错。人们的一切活动，都是在追求利益，使自己或自己一方的利益最大化，所以这里面总牵扯一个立场问题。所以，古人强调不能见利忘义，不能狭隘地站在一己的立场上，要照顾比较大的范围，要照顾全盘。孔子说“利者，义之和也”，又说“义者，宜也”。是说要照顾好各个方面的利益，要考虑到事物的总体，利益的总和大了才是利。各方面都适宜、合理，才算有利。片面的利益不能算利。如果一味地损人利己，其结果是既害人，又害己。

譬如，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急于往自己的腰包里搜刮财物，其目的是利己；但此举引起政府官员的普遍腐败和民众上下的离心离德，其结果与目的恰恰相反，是害己。最终导致了国民党的彻底失败，其残部逃出大陆，蜗居台湾。

《论语·卫灵公》：“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管子·形式解》：“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适主意而偷说，循利而偷得。如此者，其得之虽速，祸患之至亦急。故圣人去而不用也。故曰：‘其计也速而忧在近者，往而勿召也。’”

《晏子春秋》：“庆氏亡，分其邑，与晏子邶殿，其鄙六十，晏子勿受。子尾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独弗欲？’晏子对曰：‘庆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无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恶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为之制度，使无迁也。夫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无黜慢，谓之幅利，利过则为败，吾不敢贪多，所谓幅也。’”

《周易》中讲到的“利”，往往还指在那个情况下的当务之急。

“利”这个词，有时还指某种倾向性。如《观卦》六二的“利女贞”，就是说，在那种情况下，很容易产生思考的片面性。

“贞”，指调查、分析、计算、谋划，是作出决策之前的一系列头脑里的工作。

《说文解字》：“贞，卜问也，从卜，贝以为贄也。”意思是说，在做事之前，要认真预计事情的结果。认真到什么程度？要认真到为此舍得花费大量的钱财。这个思想和《孙子兵法·用间篇》是一致的。

“贞”的主要精神，是 said 在做事之前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预计得失，把事情想清楚，从而预知做事的结果。做任何事情，都要谋而后动，切不可莽撞行事。

《周礼·春官·大卜》曾多次提到“国大贞”这件工作^②，如“若国大贞，则奉玉帛以诏

① 《孙子兵法·九变篇》：“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

《论语·宪问》：“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论语·宪问》：“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② 《周礼·春官》：“凡吉凶之事，祖庙之中，沃盥，执烛。季冬，陈玉以贞来岁之灾。”

号”，“凡国大贞，卜立君，卜大封，则视高作龟”。这些话是说，为了“国大贞”这件工作，“大卜”这位官员要用龟来进行“卜”。这就证明了《说文解字》关于“贞”的解释准确无误，“贞”的意思确实和“卜”有关系。“国大贞”就是筹划、盘算国家大事。

《太公金匮》：“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这句话说出了“贞”的重要性。

《史记·龟策列传》：“卜先以造。灼钻，钻中已，又灼龟首，各三；又复灼所钻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各三。即以造三周龟，祝曰：‘假之玉灵夫子。夫子玉灵，荆灼而心，令而先知。而上行于天，下行于渊，诸灵数籊，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贞。某欲卜某，即得而喜，不得而悔。’”

同文还有：“灵龟卜祝曰：‘假之灵龟。五筮五灵，不如神龟之灵。知人死，知人生。某身良贞，某欲求某物。即得也，头见足发，内外相应；即不得也，头仰足跗，内外自垂。可得占。’”从司马迁的这些话里，既可以看出“卜”和“贞”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看出远在汉朝，就已经对这两个字加入了一些迷信的色彩。对比来看，在春秋时期，古代先贤们关于这方面的论述还是比较客观的。

《礼记·缁衣》：“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卜筮。’……《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①

这段所引《易》，是其《恒卦》的六五爻。孔子在此所用的字是“贞”，而《周易》原文所用的字是“贞”，可见在当时，这是可以互换通用的两个同义字。这和上面所引《说文解字》关于“贞”的解释相一致，也与“卜”的词义相一致。孔子在这里指出的“贞”和“贞”两词的通用非常重要，点明了“贞”在《周易》里的词义就是“贞”。

孔子在《文言》中说：“贞者，事之干也。”又说：“贞固，足以干事。”这是说在做事之前，必须把事情调查清楚，想稳妥。“干”的意思是做。《说文解字》：“干，犯也。”《尔雅·释詁》：“犯，胜也。”《礼记·曲礼》：“介冑则有不可犯之色。”做事，也可以叫做“干事”或“犯事”。《周易·蛊卦》里有“干蛊”，是同样的意思。

《论语·为政》：“子张学干禄。”^②

《吕氏春秋·离俗览》：“甯戚欲干齐桓公，穷困无以自进。”^③

《孙子兵法·计篇》：“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不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这两段话，说的都是同样的道理，那就是，要先计算清楚而后再做事。

《楚辞·天问》：“厥萌在初，何所亿焉？”意思是要见微知著，要在事物的萌芽状态，就预见和影响它的发展方向，这正是《周易》研究的主题。正是因为有这个主题，所以《周易》里反复地出现“贞”这个字。

《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贞而不谅。’”意思是说，君子凡事都要好好分析、计算，

① 《礼记·缁衣》：“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卜筮。’”古之遗言与？龟筮犹不能知也，而况于人乎？《诗》云：‘我龟既厌，不我告犹。’《兑命》曰：‘爵无及恶德，民立而正事。纯而祭祀，是为不敬；事烦则乱，事神则难。’《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

② 《论语·为政》：“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③ 《吕氏春秋·离俗览》：“宁戚欲干齐桓公，穷困无以自进，于是为商旅，将任车以至齐，暮宿于郭门之外。”

绝不轻信。《说文解字》：“谅，信也。”^①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凡人欲舍行为，皆以其智先规而后行之。”^②这里的“规”，就是规划、思考，也属于“贞”的一部分。

《周易》里出现的最多的字大概就是这个“贞”字，每一卦里都要出现几次。为什么这样强调这个字？那是因为自然界有一条铁律：时间只能往前走，决不会倒回来。所以，人做事情，也都有一个共同的性质：只有事先想好了，才对事物的发展进程有意义；事后想得再周全，也没有用，那叫做“事后诸葛亮”。自然规律中的时间性质，规定了“贞”的极端重要性。

《说文解字》：“咨，谋事曰咨。”^③“谋事”就是“贞”所包括的工作。

《周易·系辞下》：“吉凶者，贞胜者也；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

到此，“元、亨、利、贞”四个字都讲完了，这四个字就是《周易》这本书的总纲，也是《乾卦》的总纲。《老子》说：“少则得，多则惑。”《周易》是用最简练的文字来表达复杂意思的典范。整本《周易》就是一部简明的哲学手册，用来解释如何具体地做好“元、亨、利、贞”这四个方面的工作。

初九，潜龙，勿用。

慕道斋释评 在《周易》里，阳爻用实线表示，叫做“九”。举例来说，从下到上，本卦有初九、九二等，一直到上九。在其他卦里，也是类似的道理。

“潜”，《小尔雅·广兽》：“潜，惨也，积柴水中，而鱼舍焉。”^④龙和鱼相似，都住在水中，所以“潜”是指龙和鱼的家或窝。

“潜”字也有深沉莫测的意思，请参阅本卦九四关于“渊”字的解释。这两个字有类似的意思。

“潜龙，勿用”，是说君子在幼小的时候，在体力上和智力上都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应藏在家里，有依托地成长，不要輕易地走出自己的根据地，不要輕易显露自己的才能，以免发生不测。另外，由于自己的德还没修好，不应急于干大事。在日常生活中，也不应多事。还有一种情况是所谓隐士，他们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不屑于被尘世中的琐事纠缠。

《论语·雍也》：“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管子·小问》：“桓公放春，三月观于野。桓公曰：‘何物可比于君子之德乎？’隰朋对曰：‘夫粟，内甲以处，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此其可比于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眈眈乎何其孺子也！至其壮也，庄庄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兹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则安，不得则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于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① 《论语·宪问》：“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② 《春秋繁露》：“凡人欲舍行为，皆以其智先规而后行之。其规是者，其所为得，其所事当，其行遂，其名荣，其身故利而无患，福及子孙，德加万民，汤武是也。其规非者，其所为不得，其所事不当，其行不遂。”

③ 《国语·周语下》：“居俭动敬，德让事咨，而能避怨，以为卿佐，其有不兴乎！”

④ 《小尔雅·广兽》：“鹿之所息谓之场，兔之所息谓之窟，鱼之所息谓之潜。潜，惨也，积柴水中，而鱼舍焉。”

《管子·戒》：“是故圣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贱物。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是故身在草茅之中，而无愠意；南面听天下，而无骄色。如此而后可以为天下王。所以谓德者不动而疾，不相告而知，不为而成，不召而至，是德也。故天不动，四时云下而万物化。君不动，政令陈下而万功成；心不动，四肢耳目使而万物情。寡交多亲，谓之知人。寡事成功，谓之知用。闻一言以贯万物，谓之知道。多言而不当，不如其寡也；博学而不自反，必有邪。孝弟者，仁之祖也；忠信者，交之度也。内不考孝弟，外不正忠信，泽其四经而诵学者，是亡其身者也。”

帛本《老子·第三十六章》：“柔弱胜强，鱼不可脱于渊，邦利器不可以示人。”

东方朔《诫子诗》：“形见神藏，与物变化；随时之宜，无有常家。”

《管子·势》：“成功之道，赢缩为宝。毋亡天极，究数而止。事若未成，毋改其形，毋失其始，静民观时，待令而起。故曰，修阴阳之从，而道天地之常。赢赢缩缩，因而为当；死生生生，因天地之形。天地之形，圣人成之。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尽行之者有天下。故贤者诚信以仁之，慈惠以爱之，端政象不敢以先人，中静不留，裕德无求，形于女色。其所处者，柔安静乐，行德而不争，以待天下之渍作也。故贤者安徐正静，柔节先定，行于不敢，而立于不能，守弱节而坚处之。故不犯天时，不乱民功。乘时养人，先德后刑。顺于天，微度人。”

《管子·形势解》：“虎豹，兽之猛者也。居深林广泽之中则人畏其威而载之。人主，天下之有势者也。深居则人畏其势，故虎豹去其幽而近于人，则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门而迫于民，则民轻之而傲其势。故曰：‘虎豹托幽而威可载也。’”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见，视也。”

“见龙”，显现出来的龙，被人看见的龙。

《庄子·天运》：“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弟子问曰：‘夫子见老聃，亦将何规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子贡曰：‘然则人固有尸居而龙见，雷声而渊默……’^①这段话里的“见龙”和“龙见”，和本爻的“见龙”是一样的意思。

“田”有两种意思，即耕种和狩猎，这是古代的主要生产活动方式。

《礼记·王制》：“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②

“见龙在田”，君子在下位时，要在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中锻炼和显示自己的才干。

“利见大人”，这个时期的当务之急，是要尽量多地和有本领的贤人打交道，以便向他学习各方面的道理。

《吕氏春秋·孝行览》：“求之其本，经旬必得；求之其末，劳而无功。……其本在得贤。”^③

① 《庄子·天运》：“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弟子问曰：‘夫子见老聃，亦将何规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乎云气而养乎阴阳。予口张而不能言，予又何规老聃哉？’子贡曰：‘然则人固有尸居而龙见，雷声而渊默，发动如天地者乎？’遂以孔子声见老聃。”

② 《诗经·国风·王风·大田》：“大田，乘马，执轡如组，两骖如舞。”在这些地方，田都是指狩猎。

③ 《吕氏春秋·孝行览》：“求之其本，经旬必得；求之其末，劳而无功。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贤之化也。非贤，其孰知乎事化？故曰，其本在得贤。”

《论语·学而》：“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吕氏春秋·不苟论》：“贤者善人，以人，中人以事，不肖者以财。得十良马，不若得一伯乐；得十良剑，不若得一欧冶；得地千里，不若得一圣人。舜得皋陶而舜受之，汤得伊尹而有夏民，文王得吕望而服殷商。夫得圣人，岂有里数哉？”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慕道斋释评 “终日”，从日出到日落。

《释名》：“乾，进也。行不息也。”

“终日乾乾”，从日出到日落，按照“元，亨，利，贞”的原则，勤奋地学习和运用天道。

“惕”，忧惕。《尚书》：“忧惕惟厉，中夜以兴。”^①

“厉”，危险，重病，忧惧，戒备恐惧。《玉篇》：“厉，危也。”

“夕惕若厉”，在晚上闲暇的时候，心存忧惧，仔细地检查自己有什么缺点和不足，好像自己遇到了重大的危险。

《国语·楚语下》：“夫谁无疾膏，能者早除之。旧怨灭宗，国之疾膏也，为之关钥藩篱而远备闲之，犹恐其至也，是之为日惕。若召而近之，死无日矣。”

《论语·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②

《元史·列传第七十三》：“及毛贵陷山东，上疏陈十祸，根本之祸有六，征讨之祸有四，历数其弊：一曰轻大臣，二曰解权纲，三曰事安逸，四曰杜言路，五曰离人心，六曰滥刑狱，所谓根本之祸六也。……今天下可谓多事矣，海内可谓不宁矣，天道可谓变常矣，民情可谓难保矣，是陛下警省之时，战兢惕厉之日也。……”^③

“无咎”，有这样戒备恐惧、战兢惕厉的心态，即便遇到危险的局面，也可以安然度过。

《晏子春秋》：“叔向问晏子曰：‘人何以则可谓保其身？’晏子对曰：‘《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庶几，不要幸，先其难而后幸，得之时其所也，失之非其罪也，可谓保其身矣。’”

类似的思想，请参阅《豫卦》六五：“贞疾，恒不死。”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慕道斋释评 “或”者，疑问之词，偶一为之，不一定也。

“跃”，跳，喻出来做事。《玉篇》：“跃，跳跃也。”

“或跃”，君子做事是偶一为之的事，时机好了才行动。

“渊”，很深的水。《说文解字》：“渊，回水也。从水，象形。”^④水深，鱼的活动自由度就大，就不容易被人捉住。

“或跃在渊”，在自己有进退主动权的条件下，偶尔跳出来练一下身手，以培养自己的

① 《国语·周语上》：“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犹曰忧惕，惧怨之来也。”

② 《国语·鲁语下》：“士朝受业，昼而讲贯，夕而习复，夜而计过无憾，而后即安。”

③ 《战国策·秦一》：“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

④ 《元史·列传第七十三》：“及毛贵陷山东，上疏陈十祸，根本之祸有六，征讨之祸有四，历数其弊：一曰轻大臣，二曰解权纲，三曰事安逸，四曰杜言路，五曰离人心，六曰滥刑狱，所谓根本之祸六也。其言事安逸之祸，略曰：‘臣伏见陛下以盛年人纂大统，履艰难而登大宝，因循治安，不预防虑，宽仁恭俭，断不如初。今天下可谓多事矣，海内可谓不宁矣，天道可谓变常矣，民情可谓难保矣，是陛下警省之时，战兢惕厉之日也。陛下宜卧薪尝胆，奋发悔过，思祖宗创业之难，而今日坠亡之易，于是而修实德，则可以答天意，推至诚，则可以回人心。凡土木之劳，声色之好，燕安鸩毒之戒，皆宜痛撤勇改。有不尽者，亦宜防微杜渐，而禁于未然，黜宫女，节浮费，畏天恤人。而陛下乃安焉处之，如天下太平无事时，此所谓根本之祸也。’”

⑤ 《庄子·天道》：“老子曰：‘夫道，于大不终，于小不遗，故万物备。广广乎其无不容也，渊渊乎其不可测也。’”

实际工作能力,得到发展和锻炼的机会。

“或跃在渊”,还有厚积薄发的意思。势不可用尽,力不可用尽,事事留有充分的余地。

“渊”,还有处事深沉、稳健,高深莫测的意思。据《明史·张居正传》:“居正为人,顾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

东方朔《诫子诗》:“圣人之道,一龙一蛇。”其中有“或跃在渊”的意思。

“无咎”,用这种策略,万一出现自己估计不到的情况,或形势发生逆转,出危险的概率就大大减小,出不了大祸。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慕道斋释评 “飞龙在天”,指此时君子取得了领导地位,经验丰富,行动自如。但是,领导者的责任大了,就更需要贤人的辅佐,不但要任用他们替自己做事,而且要靠他们的提醒来端正自己的思想,故曰“利见大人”^①。

《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昔在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所以,登天也是个渐进的过程。

《管子·版法解》:“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贤佐也。佐贤则君尊、国安、民治,无佐则君卑、国危、民乱。故曰:‘备长在乎任贤。’”

《管子·小称》:“桓公之所以身死十一日,虫出户而不收者,以不终用贤也。”

《晏子春秋》:“景公问晏子曰:‘吾欲善治齐国之政,以干霸王之诸侯。’晏子作色对曰:‘官未具也。臣数以闻,而君不肯听也,故臣闻仲尼居处情倦,廉隅不正则季次、原宪侍;气郁而疾,志意不通,则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则颜回、端木、蘧侍。今君之朝臣万人,兵车千乘,不善政之所失于下,坠下民者众矣,未有能士敢以闻者。臣故曰官未具也。’公曰:‘寡人今欲从夫子而善齐国之政,可乎?’对曰:‘婴闻国有具官,然后其政可善。’公作色不说,曰:‘齐国虽小,则何谓官不具?’对曰:‘此非臣之所复也。昔吾先君桓公身体情懈,辞令不给,则隰朋昵侍;左右多过,狱谏不中,则弦宁昵侍;田野不修,民氓不安,则宁戚昵侍;军吏怠,戒士偷,则王子成甫昵侍;居处佚怠,左右偃畏,繁乎乐,省乎治,则东郭牙昵侍;德义不中,信行衰微,则管子昵侍。先君能以人之长续其短,以人之厚补其薄,是以辞令穷远而不逆,兵加于有罪而不顿,是以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过失多矣,未有一士以闻也。故曰官不具。’公曰:‘善。’”

孔子曾经赞美老子好比是龙。对于平民来说,要想成为老子那样掌握哲理的人,靠的是勤学好问。问谁?当然是问有学问的人。所以本爻说“利见大人”。请参阅本卦九二。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孔子去,谓弟子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②

历史上,此爻常为达官贵人服务,其实作为一个老百姓,也可以应用此爻。只要有志于学习进取,勤于向高人学习,也可以变为像老子那样的“飞龙”。《论语·为政》:“子曰:

① 《论语·子路》:“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②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程度，即可称之为“飞龙”。

上九，亢龙，有悔。

慕道斋释评 “亢”，情绪过分。亢奋、情绪过于高昂为“亢”，有些类似于精神病学的狂躁症。

《说文解字》：“亢，人颈也，从大省，象颈脉形。”^①所以，“亢”就是人直着脖子叫劲，血管贲张的形象。

形势好，就容易得意忘形，心态就“亢”了起来，做事就容易过分，好比水满则溢。人若没有“亢”的心态，则不容易有“溢”的行为。

《史记·龟策列传》：“是人皆富有天下而贵至天子，然而大傲，欲无厌时，举事而喜高，贪进而骄，不用忠信，听其谀臣，而为天下笑。”

《论语·子罕》中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自己的意志过于强烈，情绪过于亢奋，就容易心潮澎湃，不顾客观情况而一意孤行。所以，时时保持平常心是很重要的。

“亢龙”，君子处于“亢”的状态下。孔子曰：“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圣人比“君子”又强了很多。

“亢”的结果，是丢掉了大好形势，还引来了祸患。孔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倒霉了，故“有悔”。

孔子的这两段教导要牢牢记住。

春秋时范蠡说：“持满而不溢，则与天同道，可享天之佑；省事而节用，则与地同道，可受地之赐；扶危而定倾，则与人同道，可得人之助。”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慕道斋释评 “见”，看见，认识到。

天道都是互相包容的，每一个道理有同等的效力和重要性，它们是互相平行或包容的，从来没有互相排斥的现象。人在不同的情况下，对付不同的事物，应该用不同的道理，但是不能说哪一个道理比较重要，哪一个道理比较不重要，应该说都很重要，故曰“见群龙无首”。

还有一层意思，什么时候用哪条龙的原则，要随着时势的变化，可上可下，而不能僵死地认为自己已经升到了哪条龙的位置，只能上不能下，或只能用某一爻而不能用另外一爻。

另一层意思，天道博大深厚，在数量上是无穷的。《庄子·秋水》：“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

^① 《庄子·刻意》：“刻意尚行，离世异俗，高论怨诽，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渊者之所好也。”

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①这一段说明了天道的总量如海洋之大，实际上是无穷的，万万不可坐井观天，骄傲自满。

《中庸·第三十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教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没有任何两个道之间是相互矛盾的，整个天道的系统是个和谐的整体。在天地之间，万物同时生长，各种道理在同时发生作用，这是世界和谐的一面。

黑格尔认为，真理是一个有联系的统一整体，既包容了相互的差异，又有其统一性。这个意思与本爻相同，但晚了几千年。

以本书为例，《周易》有三百八十六爻，每一爻都非常重要，每一爻都说得非常精彩。如果认为有的爻很重要，有的不太重要，就说明自己的学问还不够，还没有把《周易》完全读懂。

“吉”，如果能理解自然规律到这样的深度，吉祥。

在《周易》的六十四卦中，只有《乾卦》有“用九”，《坤卦》有“用六”，其他卦里都没有“用爻”。用爻没有上下位置的规定，所以任何人在任何社会地位的情况下都可以应用，为世界之通理。这正说明了用爻在哲学上的普遍性和重要性。《乾卦》里的用九描述天道，《坤卦》里的用六描述人事，它们所陈述的都是重要的哲学原理。可以说，它们贯穿于《周易》的始终，是《周易》里最重要的两爻。

《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慕道斋释评 《彖》解释《周易》中每一卦的卦辞，说明此卦的中心思想。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乾卦》从大的方面描述天道，指明天道是万物形成的起源。另一方面，天道约束、控制着宇宙中一切物质的运动。

“云行雨施，品物流形”，一切自然现象、各种事物及其运动，如同天气的变化那样，是天道的不同体现。

“大明终始”，天道贯穿于事物的始终，不会出一丝一毫的错误。

“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但在事物不同的发展阶段，天道又有不同的体现，这就叫“时”。在本卦中，就表现为六爻，用六个不同的位置描写了六个不同的“时”。人在不同的“时”，要用不同的爻，如此就能驾驭宇宙中各种事物的运动，好像是乘着龙在天上飞翔一样。

^① 《庄子·秋水》：“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天道虽然永不发生错误，但其变化却是无穷无尽的，这就要求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运用天道各自过好自己的生活。

“保合大和，乃利贞”，为了达到自己的和谐发展，必须在做事之前多思考，多用计算、预测的方法，以保证做事成功。

“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做事前的预测、计划是各种事务中最首要的事情。做好了这件事，其他各项事务就好办了，整个家、整个国、乃至整个世界都会因此而安定有序。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潜龙勿用”，阳在下也。“见龙在田”，德施普也。“终日乾乾”，反复道也。“或跃在渊”，进无咎也。“飞龙在天”，大人造也。“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

慕道斋释评 《象》是附在每一卦的卦辞和爻辞后面的说明，用来进一步阐明卦辞和爻辞的意义。

“健”，健康，正直。整个宇宙在天道的约束下，像健康人的内脏那样，总是在按照自己的规律，不停地运动着，从来不出差错。

《说文解字》：“健，伉也。”《集韵》《韵会》：“伉，居郎切，音刚。正直貌。”

《老子·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道永远在准确无误地工作着，君子应努力学习这种精神，努力进取，尽量多地掌握天道，不断进步。请参阅《大畜卦》九三。

《国语·晋语九》：“人之有学也，犹木之有枝叶也，犹庇荫人，而况君子之学乎？”

“阳在下也”，君子弱小的时候，处于很低的地位。

“德施普也”，把天道普遍地运用于日常事物之中。

“反复道也”，对天道不断地进行总结和实践。

“进无咎也”，如此进取，才不会出麻烦。

“大人造也”，这是大人物的作为。

《增韵》：“造，建也，作也，为也。”

“盈不可久也”，盈满的心态，祸事随之，不会生存长久。

“天德不可为首也”，天道是互相平行或包容的，没有哪一个具体的天道是处于第一位的。有道之人也是这样，没有高下之分，故曰“无首”。

《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慕道斋释评 与这一段相类似的话，还出现在《左传·襄公九年》，出于一个无道妇

人穆姜之口。在襄公九年的时候，孔子还没有出生，所以这一段《文言》的最初作者，不应该是孔子，而是孔子引用了这段话。但从穆姜的低劣行为来看，这段话的作者也不应该是穆姜，她没有那么高的水平。所以，这可能是春秋时期人们对《周易》中“元、亨、利、贞”四个字的家喻户晓的公认解释。^①

“善之长也”，“善”的定义就是事情做得漂亮。为了把事情做漂亮，最首要的条件是人的因素。没有人的安排和主观指导，任何“善”事都不会自动发生。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句在穆姜的口中为：“元，体之长也。”和这里的说法略有区别。应该是这两种说法都对，只是侧重的方面有所区别。

“嘉之会也”，各方面的资源都安排、运用得很妥当，从而让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用。

“义之和也”，要考虑好总体各方面的利益，考虑到和谐社会的总目标，并以此作为行动的总方针。《管子·牧民》：“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所以，为了一己之私利，在社会内部进行争夺和倾轧为“不义”。

“干事”，就是犯事，即做事。请参阅《需卦》初九之《象》：“不犯难行也。”

“事之干也”，调查研究就是解决问题；计算和谋划就是做每一件事的开始步骤和重要内容。

《说文解字》：“体，总十二属也。”所以，“体”指的是人身上各个部分之总和。两手，两足，两肱，两股，两胫，一头，一躯干，共十二。

《说文解字》：“仁，亲也，从人从二。”意思是不仅爱自己，还爱别人，有兼爱之意。

“君子体仁”，君子的言行，是仁的具体体现。

“长”，领导。“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君子的言行体现了仁，爱护自己也兼爱别人，有这样的品德，则足以领导人民。

“固”，安稳，严密，周密，完备，坚实，妥帖，没有漏洞。《说文解字》：“固，四塞也。”《说文解字》：“塞，隔也。”^②所谓“四塞”，就是各方面都没有漏洞。

《论语·学而》：“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③

《管子·立政》：“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二曰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三曰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务地利，而轻赋敛，不可与都邑。此四固者，安危之本也。”

“贞固”，做事之前的计划和思考周详完备，没有任何漏洞。

《管子·内业》：“凡道，必周必密，必宽必舒，必坚必固。守善勿舍，逐淫泽薄；既知其极，反于道

① 《左传·襄公九年》：“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姦，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② 《战国策·中山》：“致中山而塞四国，四国塞心。”

③ 《论语·学而》：“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论语·卫灵公》：“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礼记·礼运》：“城郭沟池以为固。”

《庄子·大宗师》：“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德。全心在中，不可蔽匿；知于形容，见于肤色。善气迎人，亲于弟兄；恶气迎人，害于戎兵。不言之声，疾于雷鼓。心气之形，明于日月，察于父母。赏不足以劝善，刑不足以惩过；气意得而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听。

搏气如神，万物备存。能搏乎？能一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勿求诸人而得之己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气之极也。

四体既正，血气既静，一意搏心，耳目不淫，如远若近。思索生知，慢易生忧，暴傲生怨，忧郁生疾，疾困乃死。思之而不舍，内困外薄，不早为图，生将巽舍。食莫若无饱，思莫若勿致，节适之齐，彼将自至。”

“贞固，足以干事”，一个人如果在做任何事之前都能够考虑、计划得妥帖，做到面面俱到、周详完备，这个人的能力就足以做事。

《老子·第二十章》：“唯之与呵，相去几何？”一个人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总受挫折和失败，事与愿违，就说明他“贞”的能力有所欠缺。或者是根本就没有“贞”，或者是“贞”而不“固”。成功与失败之间，往往相差的就是这一点。

《孙子兵法·谋攻篇》里说：“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这句话改一个说法，也可以成立：“夫贞者，事之辅也。辅周则事必成，辅隙则事必败。”

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慕道斋释评 “龙德而隐者也”，懂天道而不出头露面的人。

“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自己的思想不被世俗的见解左右或改变。不致力于出名，远离世俗的事物而心里不忧烦，不被别人夸奖心里也不忧烦。

“乐则行之，忧则违之”，喜欢做的事才做，感到忧虑的事坚决不做，并躲得远远的。请参阅《大过卦》的九三和九四。

“确乎其不可拔”，心里拿定的主意决不动摇，自己所处的有利位置绝不放弃。

“潜龙也”，能做到上面这一切的人，就叫做“潜龙”。

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慕道斋释评 “龙德而正中者也”，懂天道，所以言行恰到好处，会使用中庸之道的人。

“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说出的话守信用，做出的事谨慎，防备邪恶的影响，时刻保持实事求是的心态。

“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为社会做有益的事而不自伐其功。自己有许多优秀品质，并且还能以此来影响别人。《尚书·说命中》：“有其善，丧厥善；矜其能，丧厥功。”

“君德也”，以上是君子的品德。

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言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慕道斋释评 “君子进德修业”，君子有两大事情要做，一个是提高自己的品质，即“进德”；二是干好自己的事业，即“修业”。

“忠信所以进德也”，用实事求是的态度说话办事，就可以提高自己的品德。

“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说话要考究，实事求是。有了这个本事，就可以干好自己的事业。

“知至至之，可与言几也”，知道是干事情的时候，就能把漂亮活儿干出来，这个人就有资格谈论什么是机会了。

“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知道是该终止的时候，就能把事情终止，这个人就有资格掌握什么是做事适宜的分寸了。

“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能做到这些，就意味着能够处在高位而不骄傲，处在低位而不忧烦。

“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努力进德、修业，而又注意周围环境的变化，保持相应的警惕，就可以做到虽然遇到危险也不会有灾祸。

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

慕道斋释评 “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的地位会时上时下，但不是因为他干了什么坏事。有时进，有时退，依情况而定，但总是不脱离群众。

“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无论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品德，还是为了干好自己的事业，君子都要考虑时机和环境的问题。与时俱进，与时俱退，所以不会有灾祸。

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慕道斋释评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九五身居高位，干领导工作，一定要努力学习和运用天道。

做一件事，就要与一定的人为伍，还要有一定的客观条件。君子做事，一定要成为各界人士的表率，带领大家完成共同的事业。

“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考虑自己的条件，自己适合干什么，就朝那个方向努力。如此，各人都能发挥出自己的优势。

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慕道斋释评 “贵而无位，高而无民”，没有社会地位，却拿出一种贵族派头，自以为很高明，严重脱离群众。

“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有贤德的人地位卑贱，得不到他的辅佐。

“是以动而有悔也”，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行动，就不免要干出后悔的事。

《资治通鉴·卷二三四》中有一段记载，说明了唐德宗为什么会“贤人在下位而无辅”：“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无大小，必自选而用之，宰相进拟，少所称可；及群臣一有谴责，往往终身不复收用；好以辩给取人，不得敦实之士；艰于进用，群材滞淹。……”^①

“潜龙勿用”，下也。“见龙在田”，时舍也。“终日乾乾”，行事也。“或跃在渊”，自试也。“飞龙在天”，上治也。“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慕道斋释评 “下也”，自己处于下位，要善于为人下，不要做和自己的地位不相称的事。

《老子》：“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

《老子》：“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②

“舍”，居住的地方。《说文解字》：“舍，市居曰舍。”

“时舍也”，得到了有利的时机。

“行事也”，形容勤奋地运用天道干事情。

“自试也”，自己试试本领如何。

“上治也”，领导者用此爻来治理各种事务。

“穷之灾也”，不会适可而止，思想贫乏，所以带来了灾难的结果。

“天下治也”，知道这个道理，方可治理天下。

“潜龙勿用”，阳气潜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或跃在渊”，乾道乃革。“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龙有悔”，与时偕极。乾元“用九”，乃是天则。

慕道斋释评 “阳气潜藏”，不露本事，销声匿迹。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三四》：“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无大小，必自选而用之，宰相进拟，少所称可；及群臣一有谴责，往往终身不复收用；好以辩给取人，不得敦实之士；艰于进用，群材滞淹。（陆）贄上奏谏，其略曰：‘夫登进以慰庸，黜退以惩过，二者选用，理如循环。进而有过则示惩，惩而改修则复进，既不废法，亦无弃人，虽纤介必惩而用材不匮。故能使黜退者克励以求复，登进者警惕而恪居，上无滞疑，下无蓄怨。’又曰：‘明主不以辞尽人，不以意选士，或如好善而不择所用，悦言而不验所行，进退随爱憎之情，离合系异同之趣，是由舍绳墨而意裁曲直，弃权衡而手揣重轻，虽甚精微，不能无谬。’又曰：‘中人以上，选有所长，苟区别得宜，付授当器，各适其性，各宜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与全才无异。但在明鉴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又曰：‘以一言称僇为能而不核虚实，以一事违忤为咎而不考忠邪，其称僇则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违忤则罪责过当，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职司之内无成功，君臣之际无定分。’上不听。”

② 《老子》：“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天下文明”，遇到了好世道，是自己发挥能力的时候。

“与时偕行”，时好则行，时坏则惧。

“乾道乃革”，“革”的意思是变化，而“或跃在渊”是从潜伏无为到有所作为之间的变化阶段。这个阶段的长短，取决于自己成长得是否顺利和客观环境的因素。

“乃位乎天德”，在高位当领导，必须掌握和运用天道。

“与时偕极”，背时也，时在这一端，它在那一端，各在一极。

“乃是天则”，此为宇宙间普遍的道理。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

慕道斋释评 “元者，始而亨者也”，人是一切资源配置的出发点、目的物和操作者，所以“元”是“亨”的首要目的，没有“元”就“亨”不起来。

“利、贞者，性情也”，“利”和“贞”，讲的是为达到“亨”的思想方法问题。对人来说，事有难易，有轻重缓急，掌握好办事的次序和方法，办事的效率就比较高，结果就比较有“利”。人做事之先，要先做好调查、考虑工作，这就是“贞”，这些都是由人思想上和行为上的特点决定的。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懂得了《乾卦》，才能利用各种资源为整个天下谋福祉。这里没有具体说为什么人谋福祉，因为这里包括了一切人的福祉，表现了作者的心胸阔大啊！

“精”，微妙，抽象。《吕氏春秋·大乐》：“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以为形，不可以为名，强为之，谓之太一。”

“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天道无坚不摧，不偏不倚，从来不犯错误，却又看不见摸不着，因为它是一种抽象的东西。《离骚》：“跪敷衽以陈词兮，耿吾既得此中正。”得此中正，即得道。

“六爻发挥，旁通情也”，用六爻来进一步描述天道的各个侧面，其他各种具体的事情可以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时乘六龙，以御天也”，掌握了六爻，就懂得了什么是时。触类旁通，巧为运用，就可以驾驭宇宙中一切事物的运动。

“云行雨施，天下平也”，按照天道的固有性质，灵活地利用天道，运用在不同的事物上，世界上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

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慕道斋释评 “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君子用天道干成了具体的事，叫做“德行”。因为是日常生活中可以见到的事情，所以叫做“行”。

“‘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潜”是指君子的“德行”还处看不见的阶段，描写君子远离世俗而不露痕迹的情形，是君子行动前的一个成长过程。在这个时期，君子的“德行”还没有成长到做事必成的地步，所以君子在这个时期不干大事，以避免不必要的失败和损失。

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慕道斋释评 “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子用学习的方法聚集知识；用向别人请教、互相讨论的方法搞清什么是天道；君子处世宽厚，行为仁爱。

“君德也”，这是在描写君子的品德。

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慕道斋释评 “重刚”，指上下都是阳爻，没有阴爻为辅。

“九三重刚而不中”，九三虽然有道，但处境有缺陷。

“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处境不如九五和九二好，没有天时和地利。

“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所以不敢松懈，要时刻注意环境的变化，提高警惕。这样在遇到危险的情况下，也可以没有什么灾祸。

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慕道斋释评 “重刚”，指上下都是阳爻，没有阴爻为辅。

“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九四能力也很强，但处境更不济，天时、地利、人和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要不要干事就有所疑问。

“‘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知道在情况不利时有所疑问，在决定进退取舍的问题上知道疑虑、戒惧，就没有灾祸。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慕道斋释评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大人”就是懂得天道的人，他善于运用自然界的各种规律，也善于利用人们的各种迷信心理。

《管子·轻重丁》：“龙斗于马渚之阳，牛山之阴。管子入复于桓公曰：‘天使使者临君之郊，请使大夫衿饬左右玄服迎天之使者乎！’天下闻之曰：‘神哉齐桓公，天使使者临其郊。’不待举兵，而朝者八诸侯。此乘天威而动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在天时到来之前就开始筹划，由于筹划周密，天道不会故意违背他预想的思路；在天时到来之后，他就随着天时的节奏而行动。

“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天都不与他为难作对，何况人呢？何况鬼神呢？

“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慕道斋释评 “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亢”说的是这种人：只知道进而不知道退，只知道生存而不知道灭亡，只知道得而不知道失。

“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只有圣人啊！知道进退存亡的契机，而又能正确地掌握和运用这种契机的人，只有圣人啊！

02 坤卦 000000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坤，地也。”

本卦是讲地道的，所谓地道，就是像大地那样宽厚地承载万物，在不同的季节表现出不同的美景。

本卦又是讲臣道的，所谓臣道就是如何当部下。一个人，无论他的社会地位多么高，总有当部下时候。就算是皇帝，在祭天的时候，一样要有敬畏的心情。在客观世界面前，妄自尊大是最要不得的，必须学会谦虚谨慎和顺应、服从自然规律。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元、亨、利、贞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卦辞中的第一句话，就说明了这四者的关系，那就是“元，亨，利，牝马之贞”。

“牝马”就是母马。《说文解字》：“牝，畜母也。”

在《乾卦》里，已经详细地说明了什么是“元、亨、利、贞”。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些目标呢？在本卦的各爻里，对具体的做法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初六讲如何保护“元”；六二讲如何达到“亨”；卦辞里接下来讲了如何才能得到“利”。最后，在用六中，强调了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要安下心来做细致的调查、分析、计算、筹划工作，这就叫做“牝马之贞”。

“牝马之贞”，在做任何事情之前，要像母马一样镇定、安详地分析、计算。在做分析、计算的时候，要从客观规律出发，而不是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所以属于地道。在做事的时候，要有一种不慌不忙、从容不迫的风度。

为什么用马来作比喻呢？大概因为古人认为马懂天道，所以他们把马饰叫做“连乾”，

还有“老马识途”的成语。

《释名》：“乾，进也。行不息也。又马饰曰连乾。”

唐朝顾况《露青竹杖歌》：“金鞍玉勒锦连乾，骑入桃花杨柳烟。”

坤道提倡的是从来不自以为是，不出头、不首倡，而是严格地、耐心地、心悦诚服地按照天道行事。

“主”，主人，这里指天道。

《吕氏春秋》：“朝臣多贤，左右多忠，如此者，国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谓吉主也。”

《坤卦》讲的是臣道。臣子必须知道主人的意志，予以配合，不能自行其是。同样，普通人做事，不但要知道领导是怎样想的，更重要的，还要知道自然规律是怎么一回事，不然就会失败。自然规律才是宇宙中真正的、最大的“主”。

另外，灯中的火苗也叫做“主”。《说文解字》：“主，镡中火主也。”天道就是我们手中的火把，照耀着我们前行。

“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君子要做某件事，往往一开始时并不知道怎么做，无所适从，会犯一些错误，这叫做“先迷”。通过观察别人是怎样做的，加上自己在实践中的分析、计算、总结，他就会渐渐地找到天道，懂得自然规律，这叫做“后得主”。找到做事情的方法，然后通过行动得到利益，叫做“利”，这是得到利益的最佳途径。

做事慢三拍，不为首倡，先找到天道，再老老实实按照天道做，这是作为臣子的本分。

北京北海静心斋里有一块匾，上面写“不为物先”。这是皇帝用来提醒自己用的警句。

《老子》：“我恒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为成事长。今舍其慈且勇，舍其俭且广，舍其后且先，则必死矣！”这就是“不为物先”的解释。

在做一件事情之前，先要调查这件事的历史和现状，要想一想这件事应该如何做，这就是“贞”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确定做事的大致轮廓：做什么，不做什么，先做什么，后做什么，用什么方法做，这就是确定做这件事的路线。而思想上的路线正确与否，决定做事的难易与成败。

“朋”在甲骨文中就是并排的两串钱。上古的时候，用贝壳当作货币，叫做“货贝”。五个货贝为一串，两串为一“朋”。在上古，朋是个比较大的货币单位，五十朋可以买一匹好马。

“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做任何事情，都有比较容易的路线和比较困难的路线。“西南”，在文王八卦里为坤，喻平坦之路。“东北”，在文王八卦里为艮，喻崎岖之山路。选择容易的路线就容易成功，成功好比得到钱。选择困难的路线就容易失败，失败好比丧失钱。

“安贞吉”，怎样才能找到平坦之路或者说最佳的路线呢？就要靠安下心来分析、计算，这才是唯一可行的、吉祥的办法。卦辞中的后一部分比较详细地说明了什么是“贞”，和应该用一种什么态度来“贞”。

《象》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

慕道斋释评 在《乾卦》里曾经讲过，“元”指生命，特别是人的生命。《坤卦》里讲到“坤元”，指大地上各式各样的生命。

“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生命是多么至高无上啊，它是其他各种事业发展的前提，而在生命过程中必须服从天道。

“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大地有谦逊宽厚的精神，才能承载万物，并处处顺应天道。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人们要学习这种精神，心胸博大，处世有道，各种事业才能繁荣昌盛。

“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用母马来比喻人，同属地类。她不骄傲，不狂躁。保持这样的态度，有利于她作出正确的判断，走遍天下也出不了大事。柔中求灵，灵中求顺，顺中求巧，巧中求胜。

“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君子做事情也是一样，刚开始做事不知道怎么做，在实践中虚心体会，就会慢慢地悟出道理。“迷”，就是还没有找到天道。“得常”，就是体会到了天道。只有天道是永久不变的，按天道行事就能顺利。

“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做事情对了，得到了利益，就举一反三，照着类似的方法做下去。事情做得不对，受到了损失，就要从中吸取教训，改进工作，终究会成功。

“安贞之吉，应地无疆”，做事之前，要安静地计算，这样就会得到吉祥。这个原理，可应用在一件事情上。

《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慕道斋释评 “地势坤”，如果不理解什么是坤道，就请看看大地，大地就有《坤卦》所描述的品格。

“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的德就应该像大地一样厚重，所以他能够承载万物。“厚”喻君子应对世事的办法多得很，并善于宽容和引导，所以可以驾驭世间的万事万物。

“德”，也指给人以好处。君子的特点，不是到处针锋相对地和别人争，而是善于广泛地为别人提供好处。

孔子在《系辞下传·第二章》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所以，在整个《周易》里，除了《乾卦》，最重要的就是《坤卦》。有人说，读懂了这两卦，就明白了《周易》的一半。

初六，履霜，坚冰至。

慕道斋释评 在《周易》里，阴爻用虚线表示，叫做“六”。举例来说，本卦从下到上，

有初六、六二等，一直到上六、用六。在其他卦里，也是类似的规则。

“履霜，坚冰至”，天气刚刚开始冷的时候，地面上只有霜；一步一步发展下去，就会成为坚硬的冰。喻做事要平和耐心，镇定从容，循序渐进，火到猪头烂。“履”，指事物的运动、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小畜卦》里有“履虎尾”，是一样的意思。

《老子·第六十四章》：“千里之行，始于足下。”^①

郭店《老子》：“为亡为，事亡事，味亡味，大小之。”

《老子·第十五章》：“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

《周易·升卦》：“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

黄帝《金人铭》：“荧荧不灭，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将成江河；绵绵不绝，将成网罗；青青不伐，将寻斧柯。”^②

本卦也有见微而知著之意，提醒人们要在事情的萌芽状态的时候就开始下工夫。《资治通鉴·卷一》：“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坚冰至’，《书》曰‘一日二日万几’，谓此类也。”

上面曾经提到，本爻和“元”有关系。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里是在提醒人们，在任何时候做事，都必须保持心平气和，不用爆发力，悠着劲慢慢干，才能保持健康长寿。

《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

慕道斋释评 “阴”，指水汽。

“阴始凝也”，水汽开始结晶成固体，就成了霜，这是结冰过程的开始，喻任何事情都是从微小处开始发生的。

《说文解字》：“驯，马顺也。”

“驯致其道，至坚冰也”，顺着天道慢慢地做，就会干成大事。这在辩证唯物主义里叫做质量互变规律。

人常犯欲速则不达的错误，就是因为不懂得遵循事物自身的发展规律，一厢情愿地想加快事物的进程。所谓“揠苗助长”，就是形容这种蠢人。例如：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是“十次事故九次快”。想快的结果，往往得到的是最慢，甚至永远也走不到目的地。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慕道斋释评 本爻讲的“直、方、大”的原则，就是“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直”，就是有理；“方”就是有利；“大”就是从大局和全局考虑问题，就是做到“有节”。

“直”，正直，实事求是。符合天道就是直。实事求是，直面世界，是最大的直；睁着眼说瞎话是最大的曲。除非面对敌对势力，可以用兵不厌诈以外，在一般情况下，做人要讲信义，说话不要自欺欺人。这是对君子起码的要求。

① 《老子》：“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② 《荀子·劝学》：“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

《论语·为政》：“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①

《论语·卫灵公》：“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一段说明了什么叫做“直”。

“直”，还有理直气壮，做事要用合法手段的意思。君子说话做事，都要站在理上，违法的事不做。

《论语·宪问》：“以直报怨，以德报德。”^②

《增广贤文》：“宁向直中取，不可曲中求。”

《战国策·东周》：“昌他亡西周，之东周，尽输西周之情于东周。东周大喜，西周大怒。冯且曰：‘臣能杀之。’……冯且使人操金与书，间遗昌他书……。因使人告东周之侯曰：‘今夕有奸人当入者矣。’候得而献东周，东周立杀昌他。”^③冯且用计杀了自己讨厌的人，而没有采用违法手段，可谓“直”。

《尚书·洪范》：“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巽友柔克；沉潜刚克，高明柔克。”意思是：做人要正直，平和安乐。对表面强横不友好的人要用沉潜的办法，对表面和气友好的人要用高明的办法。

“方”，方式、方法。方与圆相对，圆往往指事前谋划要周详、完备，方往往指行动要切合实际。

《说文解字》：“方，併船也。象两舟省、总头形。”^④

一个人，面对外部世界，做任何事情，都要讲究方式方法。对自己来说，事事要有方略、准则。而整个社会，要公正治理，使有秩序，各司其职，井井有条。这些就是“方”的大致意思。总之，做事的办法，要符合这件事的具体特点，要求做事有道，就叫做“方”。在一些情况下，某一套具体的理论和学说，也叫做“方”。^⑤

《管子·形式解》：“以规矩为方圆则成，以尺寸量长短则得，以法教治民则安。故事不广于理者，

① 《论语·雍也》：“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② 《尚书·周官》：“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

③ 《国语·晋语九》：“土曼伯如楚，叔鱼为赞理。邢侯与雍子争田，雍子纳其女于叔鱼以求直。”

④ 《战国策·东周》：“昌他亡西周，之东周，尽输西周之情于东周。东周大喜，西周大怒。冯且曰：‘臣能杀之。’君予金三十斤。冯且使人操金与书，间遗昌他书曰：‘告昌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来亡来。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东周之侯曰：‘今夕有奸人当入者矣。’候得而献东周，东周立杀昌他。”

⑤ 《吕氏春秋·慎大览》：“中山之国有公蠡者，智伯欲攻之而无道也，为铸大钟，方车二轨以遗之。公蠡之君将斩岸埋溪以迎钟。赤章蔓枝谏曰：‘诗云“唯则定国”，我胡以得是于智伯？夫智伯之为人也，贪而无信，必欲攻我而无道也，故为大钟，方车二轨以遗君。君因斩岸埋溪以迎钟，师必随之。’弗听。有顷谏之，君曰：‘大国为欢，而子逆之，不祥。’子释之。‘释，置。’赤章蔓枝曰：‘为人臣不忠贞，罪也；忠贞不用，远身可也。’断轂而行，至卫七日而公蠡亡。欲钟之心胜也，欲钟之心胜则安公蠡之说塞矣。凡听说，所胜不可不审也，故太上先胜。”

⑥ 《战国策·韩二》：“史疾为韩使楚，楚王问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困寇之言。’曰：‘何贵？’曰：‘贵正。’王曰：‘正亦可为国乎？’曰：‘可。’”

《论语·宪问》：“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

《列子·天瑞》：“齐之国乐大富，宋之向氏大贫；自宋之齐，请其术。国氏告之曰：‘吾善为盗。始吾为盗也，一年而给，二年而足，三年大壤。自此以往，施及州闾。’向氏大喜，喻其为盗之言，而不喻其为盗之道，遂踰垣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时，以赃获罪，没其先居之财。向氏以国氏之谬己也，往而怨之。国氏曰：‘若为盗若何？’向氏言其状。国氏曰：‘嘻！若失为盗之道至此乎？今将告若矣。吾闻天有时，地有利。吾盗天地之时利，云雨之滂润，山泽之产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筑吾垣，建吾舍。陆盗禽兽，水盗鱼鳖，亡非盗也。夫禾稼、土木、禽兽、鱼鳖，皆天之所生，岂吾之所有？然吾盗天而亡殃。夫金玉珍宝，谷帛财货，人之所聚，岂天之所与？若盗之而获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为国氏之重罔己也，过东郭先生问焉。东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盗乎？盗阴阳之和以成若生，载若形；况外物而非盗哉？诚然，天地万物不相离也；认而有之，皆惑也。国氏之盗，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盗，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盗也；亡公私进，亦盗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为盗邪？孰为不盗邪？’”这些段落说明了什么叫做方式方法。

其成若神。故曰：‘无广者疑神。’”

我们常说的“治国有方”、“治国无方”，就是这个“方”。有了好的愿望而没有好的方法，这个愿望往往达不到。所以，“方”这件事非常重要。在《周易》里，从始至终都在讲着各种各样的、经过实践检验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读者细心体会，就能解决“方”的问题。

《庄子·齐物论》：“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这段话是说明，两个看起来是不同或相反的东西，往往联系在一起。而我们这里所要说的是，方法和任务、方法和可以支配的资源总是联系在一起的。

譬如，在一个中国象棋的残局里，我方有一个车、一个炮、一个帅，对方有一个车、一个将，我方如何取胜？唯一取胜的可能，就是想办法用上“海底捞月”之战术。这个特殊的形势和任务，规定了特殊的方法。

“大”，形容一个人心胸阔大，不骄傲自满，不褊狭急躁，从大处着眼，顾全大局，有高远的境界。只有先做到心胸阔大，才能做到不褊狭急躁，不计较一时一事或一城一地的得失，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才有其思想基础。《庄子·天地》：“夫子曰：‘夫道，覆载万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无为为之之谓天，无为言之之谓德，爱人利物之谓仁，不同同之之谓大，行不崖异之谓宽，有万不同之谓富。故执德之谓纪，德成之谓立，循于道之谓备，不以物挫志之谓完。君子明于此十者，则韬乎其心之大也，沛乎其为万物逝也。’”^①所以，能够和各种不同的人和谐相处，是大人物的本事。

“习”，学习，重复地练习。

《说文解字》：“習，数飞也，从羽从白。”^②

《礼记·少仪》：“问品味，曰：‘子亟食于某乎？’问道艺，曰：‘子习于某乎？子善于某乎？’”

“不习”，以前从未做过、未学过、不熟悉的事。或指做事不够熟练，不够高明，行为比较生涩。

《古诗源·汉书》：“不习为吏，视已成事。”

《论语·学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③

① 《庄子·天地》：“夫子曰：‘夫道，覆载万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无为为之之谓天，无为言之之谓德，爱人利物之谓仁，不同同之之谓大，行不崖异之谓宽，有万不同之谓富。故执德之谓纪，德成之谓立，循于道之谓备，不以物挫志之谓完。君子明于此十者，则韬乎其心之大也，沛乎其为万物逝也。’”

宋《佛果克勤》：“眼内有尘三界窄，心头无事一床宽。”

《庄子·秋水》：“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春秋不变，水旱不知。”

② 《礼记·月令》：“温风始至，蟋蟀居壁，鹰乃学习，腐草为萤。”

《吕氏春秋·季秋纪》：“子列子常射中矣，请之于关尹子。关尹子曰：‘知子之所以中乎？’答曰：‘弗知也。’关尹子曰：‘未可。’退而习之三年，又请。关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子列子曰：‘知之矣。’关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非独射也，国之存也，国之亡也，身之贤也，身之不肖也，亦皆有以。圣人察存亡，贤不肖，而察其所以也。”

③ 《晏子春秋·卷五》：“晋平公欲伐齐，使范昭往观焉。景公饗之，饮酒酣，范昭曰：‘请君之弃樽。’公曰：‘酌寡人之樽，进之于客。’范昭已饮，晏子曰：‘勿樽，更之。’樽解矣，范昭佯醉，不说而起舞，谓太师曰：‘能为我调成周之乐乎？吾为子舞之。’太师曰：‘寡臣不习。’范昭趋而出。”

《战国策·魏二》：“魏惠王起境内众，将太子申而攻齐。客谓公子理之传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则树德，不成则为王矣。太子年少，不习于兵。田盼宿将也，而孙子善用兵。战必不过，不胜必禽。公子争之于王，王听公子，公子必封；不听公子，太子必败；败，公子必立；立，必为王也。’”

《吕氏春秋·审应览》：“公子查相周，申向说之而战。公子咨咎之曰：‘申子说我而战，为吾相也夫？’申向曰：‘向则不肖，虽然，公子年二十而相，见老者而使之战，请问孰病哉？’公子咨无以应。战者，不习也；使人战者，严阻也。意者恭节而人犹战，任不在贵者矣。故人虽时有自失者，犹无以易恭节。自失不足以难，以严阻则可。”

《礼记·儒行》：“往者不悔，来者不豫；过言不再，流言不极；不断其威，不习其谋。其特立有如此者。”

“不习，无不利”，如果遇到以前未做过、未学过或不熟悉的事情，只要坚持“直、方、大”的原则，行动起来就不会得到不利的结果。

《象》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

慕道斋释评 “六二之动，直以方也”，六二的行为准则，是既讲究“直”，又讲究“方”。

“地道”，指做别人臣子或属下的行为准则。在这方面，《晏子春秋》里有一段话说得比较具体：“晏子聘于吴，吴王问：‘君子之行何如？’晏子对曰：‘君顺怀之，政治归之。不怀暴君之禄，不居乱国之位。君子见兆则退，不与乱国俱灭，不与暴君而亡。’”

“地道光也”，六二地道运用得好。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就好比按照主人的吩咐办事，所以叫做地道。这主要是指思想要实事求是，言行要合乎时宜，谦虚谨慎，善于学习，心胸宽广。这些就是本爻所说的“直、方、大”的原则。掌握好这些原则，遇到自己不熟习、拿不定主意的事，也不会出大问题。

为什么说此爻和“亨”有关系呢？因为“亨”的意思，就是要用有限的资源，把事情做成、做好，使其达到最大的效果。而做虚假的事，事情就不可能做成；做事不讲究方法，事情就不可能做好；没有大局观，做事就不可能使资源达到最大的效果；这就是为什么用“亨”术的时候，必须运用“直、方、大”原则的缘故。所以说，本爻是对“亨”术的透彻解释。

现在有些人的习惯，一见到“亨”，就想到“亨通”。但如何才能得到“亨通”？没有人讲。所以，“亨通”听起来好像是一种非常稀少、不可捉摸的好运气，会无缘无故地来临，又会无缘无故地消失。而本爻明确地指出，“亨”不过是一种做事的态度和方法，是人人都是可以用的、随时在我们身边的东西，问题只是注意没注意到这一点，会不会用这些原则。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慕道斋释评 “章”，章法，指做事的韬略和计划，也指某个人的优点和长处。

《孟子·尽心上》：“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

《国语·郑语》：“夫成天下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①

《礼记·缙衣》：“《诗》云：‘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所望。’”

《诗经·大雅·棫朴》：“倬彼云汉，为章于天。”又有：“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纲纪四方。”^②

① 《庄子·天运》：“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弟子问曰：‘夫子见老聃，亦将何规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乎云气而养乎阴阳。予口张而不能言，予又何规老聃哉？’子贡曰：‘然则人固有尸居而龙见，雷声而渊默，发动如天地者乎？赐亦可得而观乎？’遂以孔子声见老聃。”

《国语·鲁语上》：“晋文公解曹地以分诸侯。僖公使臧文仲往，宿于重馆，重馆人告曰：‘晋始伯而欲固诸侯，故解有罪之地以分诸侯。诸侯莫不望分而欲亲晋，皆将争先；晋不以固班，亦必亲先者，吾子不可以不速行。鲁之班长而又先，诸侯其谁望之？若少安，恐无及也。’从之，获地于诸侯为多。反，既复命，为之请曰：‘地之多也，重馆人之助力也。臣闻之曰：‘善有章，虽贱赏也；恶有衅，虽贵罚也。’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请赏之。’乃出而爵之。”

② 《诗经·小雅·裳裳者华》：“我觀之子，维其有章矣。维其有章矣，是以有庆矣。”

“含章”，把自己的韬略和长处含蓄起来，不暴露于外。但在处理问题的时候，肚子里面自有一套理论和章法。

《晏子春秋》：“景公问晏子曰：‘请问为臣之道。’晏子对曰：‘见善必通，不私其利；庆善而不有其名；称身居位，不为苟进；称事受禄，不为苟得；体贵侧贱，不逆其伦；居贤不肖，不乱其序；肥利之地，不为私邑；贤质之士，不为私臣；君用其所言，民得其所利，而不伐其功：此臣之道也。’”

《管子·正》：“制断五刑，各当其名，罪人不怨，善人不惊，曰刑。正之、服之、胜之、饰之，必严其令，而民则之，曰政。如四时之不忒，如星辰之不变，如宵如昼，如阴如阳，如日月之明，曰法。爱之、生之、养之、成之，利民不德，天下亲之，曰德。无德无怨，无好无恶，万物崇一，阴阳同度，曰道。刑以弊之，政以命之，法以遏之，德以养之，道以明之。刑以弊之，毋失民命；令之以绝其欲，毋使民径；遏之以绝其志意，毋使民幸；养之以化其恶，必自身始，明之身察其生，必循其理。致刑，其民庸心以敬；致政，其民服信以听；致德，其民和平以静；致道，其民付而不争。罪人当名曰刑。出令当时曰政。当故不改曰法。爱民无私曰德。会民所聚曰道。

立常行政，能服信乎？中和慎敬，能日新乎？正衡一静，能守慎乎？废私立公，能举人乎？临政官民，能后其身乎？能服信，此谓正纪；能日新，此谓行理；守慎正各，伪诈自止；举人无私，臣德咸道；能后其身，上佐天子。”

上面几段都是做臣子的章法。

“可贞”，做事之前，能够预测到事情的结果，这样的事才可以做。不然的话，贸然做事，会有不测之祸。轻易地把自己的韬略和长处暴露于外，也会有不测之祸。请参阅《姤卦》九五。

“或从王事，无成有终”，给君王做公事，不伐功自傲，才能有好结果。

《管子·白心》：“故曰，功成者堕，名成者亏。故曰，孰能弃名与功，而还与众人同？孰能弃功与名而还反无成？无成有贵其成也，有成贵其无成也。日极则仄，月满则亏。极之徒仄，满之徒亏，巨之徒灭。孰能亡己乎？效夫天地之纪。”

《老子·第二十二章》：“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

《尚书·说命中》：“有其善，丧厥善；矜其能，丧厥功。”^①

《礼记·祭统》：“贤而勿伐，可谓恭矣。”

《晏子春秋》：“晏子使于鲁，比其返也，景公使国人起大台之役，岁寒不易，冻馁之者乡有焉，国人望晏子。晏子至，已复事，公延坐，饮酒乐，晏子曰：‘君若赐臣，臣请歌之。’歌曰：‘庶民之言曰：“冻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终，喟然叹而流涕。公就止之曰：‘夫子曷为至此？殆为大台之役夫！寡人将速罢之。’晏子再拜。出而不言，遂如大台，执朴鞭其不务者，曰：‘吾细人也，皆有盖庐，以避燥湿，君为一台而不速成，何为？’国人皆曰：‘晏子助天为虐。’晏子归，未至，而君出令趣罢役，车驰而人趋。仲尼闻之，喟然叹曰：‘古之善为人臣者，声名归之君，祸灾归之身，入则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则高誉其君之德义，是以虽事情君，能使垂衣裳，朝诸侯，不敢伐其功，当此道者，其晏子是也。’”

《国语·晋语五》：“靡笄之役，郤献子见，公曰：‘子之力也夫！’对曰：‘克也，以君命命三军之士，三军之士用命，克也何力之有焉？’文子见，公曰：‘子之力也夫！’对曰：‘燮也，受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八》：“习艺馆内教苏安恒，矜高好奇，太子重俊之诛武三思也，安恒自言‘此我之谋’。太子败，或告之；戊寅，伏诛。”

命于中军，以命上军之士，上军之士用命，变也何力之有焉？’栾武子见，公曰：‘子之力也夫！’对曰：‘书也，受命于上军，以命下军之士，下军之士用命，书也何力之有焉？’”此乃谦虚之典范。

干公事而成功，不可能是一个人的力量，把功劳全部归于自己，很不妥当。《资治通鉴·卷一七八》：“右领大将军贺若弼，自谓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许。既而杨素为仆射，弼仍为将军，甚不平，形于颜色，由是坐免官，怨望尤甚。……公卿奏弼怨望，罪当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恃至尊威灵，将八千兵渡江，擒陈叔宝，窃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重赏，何用追论！’弼曰：‘臣已蒙格外重赏，今还格外望活。’既而上低回者数日，惜其功，特令除名。”①

《资治通鉴·卷一七九》：“贺若弼复坐事下狱，上数之曰：‘公有三太猛：嫉妒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无上心太猛。’既而释之。”

《资治通鉴·卷一八〇》：“光禄大夫贺若弼亦私议宴可汗太侈，并为人所奏。帝以为诽谤朝政，丙子，高颎、宇文弼、贺若弼皆坐诛，颎诸子徙边，弼妻子没官为奴婢。”

《诗经·小雅·角弓》：“受爵不让，至于已斯亡。”

又例如，三国时的许攸，在官渡之战时替曹操出了一些好主意，从此自伐其功，目中无人，终于因此被许褚杀死。

《管子·枢言》：“日益之而患少者，唯忠；日损之而患多者，唯欲。多忠少欲，智也，为人臣之广道也。为人臣者，非有功劳于国也，家富而国贫，为人臣者之大罪也；为人臣者，非有功劳于国也，爵尊而主卑，为人臣者之大罪也。”

由此可见，要做到“含章”和“无成有终”是很难的，历史上不断有人在这上面栽大跟头。总的来说，这一爻是讲做臣子的起码品德。

《象》曰：“含章可贞”，以时发也。“或从王事”，知光大也。

慕道斋释评 “以时发也”，自己的优点和长处，在合适的时间和场合才可以显露出来。自己的韬略，到需要的时候才在行动里体现出来。请参阅《解卦》上六的解释。

“知光大也”，一个人给君王做事，而不伐功自傲，不谋求私利，才是有大智慧的表现。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

慕道斋释评 “括囊”，无论身外发生什么事，既不说什么，也不做什么，就像扎紧的口袋一样，没有任何言语或行动，处处收敛。

黄石公《素书》：“括囊顺会，所以无咎。”

《论语·卫灵公》：“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① 《资治通鉴·卷一七八》：“右领大将军贺若弼，自谓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许。既而杨素为仆射，弼仍为将军，甚不平，形于颜色，由是坐免官，怨望尤甚。久之，上下弼狱，谓之曰：‘我以高颎、杨素为宰相，汝每昌言曰：‘此二人惟堪啖饭耳！’是何意也？’弼曰：‘颎，臣之故人；素，臣舅子。臣并知其为人，诚有此语。’公卿奏弼怨望，罪当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恃至尊威灵，将八千兵渡江，擒陈叔宝，窃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重赏，何用追论！’弼曰：‘臣已蒙格外重赏，今还格外望活。’既而上低回者数日，惜其功，特令除名。”

《庄子·列御寇》：“庄子曰：‘知道易，勿言难。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无咎无誉”，既不惹麻烦，又不惹称赞，这是最好的境界。“咎”自不必说，肯定是不好；反过来，“誉”多了也不好。如果你喜欢“誉”，别人就有可能运用春秋时晏子的“二桃杀三士”之计来杀你。

《老子·第三十九章》：“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称孤、寡、不谷。此非以贱为本邪？非乎？故至誉无誉。是故不欲碌碌如玉，珞珞如石。”

原来最高的赞扬就是没有赞扬，怪不得武则天树了一块无字碑来标榜自己。一个人无论地位多高，学问多大，都以谦卑、低调、含蓄为高，别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不和别人计较。反之，一个人如果过于自以为是，自尊心过于强烈，就会人家说也说不得，碰也碰不得，使人感到像石头那样坚硬，惹不起。“碌碌如玉，珞珞如石”，就是形容其坚硬。“碌碌”和“珞珞”意思是一样的，都是像石头那样坚硬，很多人读到这里就找不到正确的解释。

上面举的“二桃杀三士”故事，就是“碌碌如玉，珞珞如石”的绝好例子。人家说了几句话就受不了，总想事事比人强，结果三个人都抹了脖子，死于非命。请参阅《晏子春秋·谏下二十四》。

正面的例子。“四人帮”猖獗的时候，陈云为了防备别人来访，而不落把柄于他人，事先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医生的意见，我不宜说话。”有不太熟悉的人来访，他就拿这张纸条给人家看，自己却一言不发。来人看了条子，又看到他一言不发，就只好走了。如此，别人即使想说陈云的坏话也无从下手，钻不了陈云的空子。这就是“括囊”的典范。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慕道斋释评 “慎不害也”，如此谨慎戒惧，为的是免于受到伤害。

黄石公《素书》：“以言取怨者祸。”

黄帝《金人铭》：“内藏我知，不与人论技；我虽尊高，人莫害我。”

六五，黄裳，元吉。

慕道斋释评 “黄”，中色也，美色也，贵色也。^①

《幼学琼林·卷二·衣服》：“绿衣黄里，讥贵贱之失伦。”

“裳”，古人衣服分两件，上为衣，下为裳。衣在外面，裳在里面。

《幼学琼林·卷二·衣服》：“上服为衣，下服为裳。”^②

《仪礼·士冠礼》：“玄端，玄裳、黄裳、杂裳可也。”

所谓“黄为中色”，意思是说，它配上什么颜色都好看，都适当。“黄裳”用来比喻当臣子的要学会适应各色人等的脾气秉性，甘当一个谦卑的配角，而不能过多地挑剔环境。

黄帝《金人铭》：“盗怨主人，民害其贵。”尊贵的人，要低调地对待自己的美德，安分守

① 《礼记·郊特牲》：“黄者，中也。”

② 《楚辞·离骚》：“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己，不然很危险。有些美德可以藏起来，就要用六三的原则——“含章”，让人家完全看不见。有些美德不可能完全藏起来，就要保持低调、谦卑，叫做“黄裳”。

按照中国古代的伦理，居下者宜守臣道、妻道，这样可以减少社会的动荡。臣或妻虽然有美德，仍以谨守居下为好，不要动不动就想篡、想翻上去。如此，才能吉祥。

反其道而行之，则会引起激烈的争斗，大凶。

“元吉”，元吉好于大吉，至善之谓也。

《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慕道斋释评 “文在中”，把文采、韬略藏在里面，合乎中道。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慕道斋释评 “野”，是比“郊”还远一些的城外的土地。

《说文解字》：“阡，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阡，象远界也。”人居住的地方叫做“邑”，邑的外面叫做“郊”，而“郊”的外面才是“野”。^①

“龙战于野”，照《乾卦》九四的说法，龙不可离开渊太远，也就是说不可离开自己的“邑”太远。可是上六跑到“野”里去了，跑出自己熟悉的地方和势力范围，故很危险。任何动物都有自己的活动范围，如鸟在树上，鱼在水里，如果它们反过来，都会很快死去。

此上六在《坤卦》里，而不是在《乾卦》里，就是说他本来不是龙，却自以为是龙。由于他自以为了不起，导致他脱离了自己的根据地到野地去浪战，行为不符合天道。喻某些人自大得出了圈，在自己小小的领域里有了一点成绩，就要藐视天道，向自然规律开战。这是一般人很容易犯的错误。

“血”，只有比较高级的动物才有血，而且只有这些动物才可能在主观意识上藐视天道。低级动物和植物都比较安分守己。所以，“血”在这里指这些生物，特别是指人。

“玄”，黑色，为天之色；“黄”，为地之色。“玄黄”，喻天地。玄指天，黄指地。《千字文》流传了上千年，第一句就是“天地玄黄”。这个说法，为历代所公认。

天最重要的性质是它的空间性，从地球上观察天空是黑色的，所以称之为“玄”。地最重要的组成是泥土，而泥土的颜色是黄的，所以称之为“黄”。

曹操《龟虽寿》：“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其血玄黄”，在这里“血”代表人，天地是“玄黄”。人的血是红色的，但和天道作战的人很快就会死去，死后他的血就会化为地上的泥土，或者化为气体飘散在天空，于是乎“其血玄黄”。说明血和天地通过变化，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人和天地之间有紧密关系，古人认为是“天人合一”。人是宇宙或大自然的一部分，只不过人比起天地，从尺度上来讲如沧海一粟，从时间上来讲如电光石火。所以，藐视天道的人非常可笑。任何生物死后都会分解，回归自然，成为分子、原子，这就是“其血玄黄”的哲学意义。

① 《周礼·冬官考工记》：“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宫中度以寻，野度以步，涂度以轨。”

在《周易》的其他地方也提到“血”，如“血去惕出”等等，凡是这种地方，都和人有关系。《震卦》九四有“震遂泥”，喻人死后化为泥土。

西方人在《圣经》中，也认为人从泥土来，又化为泥土。所以在西方人的葬礼上，要请牧师唠唠叨叨念一段《圣经》上的话，说上一番泥土和人之间变来变去的关系。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看法和中国人一致。

《战国策·宋卫》：“宋康王之时，有雀生鹳于城之隅，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于是灭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斩社稷而焚灭之，曰：‘威服天下鬼神。’骂国老谏者，为无颜之冠，以示勇。剖伛之背，镵朝涉之胫，而国人大骇。齐闻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馆，遂得而死。见祥而不为，祥反为祸。”宋康王射天笞地，说明他心里蔑视天道，结果他的下场很不好。天道不可欺，凡是有蔑视天道念头的人，都要受到惩罚。无道者最后化为泥土，就是到了事情的终点。到了那里，他们也就再也没有能力继续蔑视天道了，因为他们已经化为灰土，成为老实实在地按照天道变化的一般物质了。

《象》曰：“龙战于野”，其道穷也。

慕道斋释评 “其道穷也”，形容这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不合天道。表现为思想狂妄，行为乖张，胡作非为，最终将不可避免地走上穷途末路。

用六，利永贞。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永，长也。”《尚书·太甲上》：“慎乃俭德，惟怀永图。”

“永贞”，长时间地思考，考虑行动的长远效应。围棋上有所谓“长考”，一步棋要考虑几个小时。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或重大的问题，往往也需要这样做。

“利永贞”，任何时候，干任何事情之前，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从长远的角度，全面地把这件事考虑透彻。要点是，其一，要从长远利益考虑，考虑到道义，考虑到一事和他事之间的关系。其二，算的步数要尽量多，能算六步的人就可以胜过只能算三步的。例如，围棋高手能算几十步，低手只能算几步。其三，在多数情况下，大量的工作只是观察和考虑，等到最合适的时机，再行动。

《晏子春秋》：“景公问晏子曰：‘谋必得，事必成，有术乎？’晏子对曰：‘有。’公曰：‘其术如何？’晏子曰：‘谋度于义者必得，事因于民者必成。’公曰：‘奚谓也？’对曰：‘其谋也，左右无所系，上下无所磨，其声不悖，其实不逆。谋于上，不违天，谋于下，不违民，以此谋者必得矣；事大则利厚，事小则利薄，称事之大小，权利之轻重，国有义劳，民有如利，以此举事者必成矣。夫迷人而谋，虽成不安；傲民举事，虽成不荣。故臣闻义谋之法，以民事之本也。故及义而谋，信民而动，未闻不存者也。昔三代之兴也，谋必度其义，事必因于民。及其衰也，建谋不及义，兴事伤民。故度义因民，谋事之术也。’”

整个《坤卦》，都是为了“计长远”。“履霜”的特点是看得远；“含章”、“无成”、“括囊”是为了避免伤害，也是为了长远的考虑；“直、方、大”、“黄裳”也是为了能长远地立于不败之地。

现在国家提倡科学发展观,注意环境保护,提倡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也是在做长远的考虑,也是在提倡一种“永贞”。

《象》曰:用六“永贞”,以大终也。

慕道斋释评 “以大终也”,用一个大原则结束了本卦。

一个“贞”字贯穿了整个《周易》,这就是本爻所强调的大原则,在这本书的任何地方都能够见到它。如果读了这本书之后,能够真正理解它、用好它,就是得到了最大的收获。

在《周易》的六十四卦中,只有《乾卦》有“用九”,《坤卦》有“用六”,其他卦里都没有这种“用爻”。用爻没有上下位置的规定,所以可以用在任何位置,这正说明了用爻在哲学上的重要性和普遍性。用九描述天道,用六描述人事,它们所陈述的都是最重要的哲学原理。可以说,它们是《周易》里最重要的两个爻。

《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

慕道斋释评 “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坤道的性情最为柔弱,但因为行为合乎天道,故而柔弱里暗含着刚强,用它来指导行动,威力十分强大;她异常沉静,天道在胸中井井有条。

“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她能从实践中理解天道,然后在行动中恪守天道;她含容万物,而又能用天道的光辉来影响它们。

“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坤道的柔顺表现在于顺应天道,并且与时偕行。

《礼记·礼运》:“大顺者,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积焉而不苑,并行而不缪,细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间,连而不相及也,动而不相害也,此顺之至也。故明于顺,然后能守危也。”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事情干得漂亮,符合天道就叫做“善”,否则就叫做“不善”。一个家庭,如果把善积累起来,必然会有值得庆贺的事发生。反之,如果把不善积累起来,必然会有倒霉的事发生。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像臣杀死君、子杀死父这样的坏现象的发生,并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坏的根本由来已久,一定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只不过坏的苗头没有及时辨别出来而已。

《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

慕道斋释评 “盖言顺也”,是说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有一个顺着天道慢慢发展的渐变过程。

“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

慕道斋释评 “‘直’，其正也，‘方’，其义也”，“直”，是说道理上正直；“方”，是说方法上适宜。

“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君子敬畏天道，内心正直；对外物处理得恰当适宜，注意方式方法。做到这两条，君子的德就不算少了。

“‘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一个人做事正直、妥善、阔大，则遇到他不熟悉的事情也不会倒霉。能做到这一点，对自己的言行也就不必犹豫不决、疑虑重重了。

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

慕道斋释评 “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作为臣子，即便有美德，在替君主办事的时候，也要收敛，不要居功自傲。

“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坤道就是时刻守住地道、妻道、臣道。处在坤道能够不居功自傲，总是想着自己的行为只是代表上级行事，就会有好结果。

《尚书·说命中》：“有其善，丧厥善；矜其能，丧厥功。”

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

慕道斋释评 “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草木的生长，随着天地的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同理，天地的条件不合适，贤人就隐藏起来。

“盖言谨也”，形容其谨慎。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慕道斋释评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君子心中有美德，通晓天道，又能摆正自己的位置。

“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美德和天道在君子的心中，表现在他的举止上，发扬在他的事业上，这是最美好的事情。

阴疑于阳必战，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嫌，不平于心也，一曰疑也。”

《管子·君臣下》：“国之所以乱者四，其所以亡者二。内有疑妻之妾，此宫乱也。庶有疑适之子，此家乱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国乱也。任官无能，此众乱也。四者无别，主失其体。群官朋党，以怀其私，则失族矣。国之几臣，阴约闭谋以相待也，则失援矣。失族于内，失援于外，此二亡也。”

《礼记·燕义》：“设宴主，饮酒之礼也。使宰夫为献主，臣莫敢与君亢礼也。不以公卿为宾，而以

大夫为宾，为疑也，明嫌之义也。”

“阴疑于阳必战，为其嫌于无阳也”，有人自以为高明，认为天道未必比自己强，期待别人用对天道那样的恭敬态度来对待自己；倘若不然，便愤愤不平。在这样的心态下，就势必同天道开战。

譬如唐朝的太平公主，身为女流，却总想干预朝政，最终因为和皇帝李隆基争权被杀。

有人认为，天道未必存在，或天道未必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存在，认为自己大概比天道还要高明。有了这样的思想，他就必然藐视天道，接着就会做出许多违背天道的事，天道也不停地惩罚他作为回报，那情景就好像他在和天道作战。

《战国策·燕二》：“臣闻当世之举王，必诛暴正乱，举无道，攻不义。今宋王射天笞堊，铸诸侯之象，使侍屏匿，展其臂，弹其鼻，此天下之无道不义，而王不伐，王名终不成。”

“故称‘龙’焉”，因为她拿出一副与天不相上下的架势，就权且叫她为“龙”吧。

“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叫她为“龙”，实际上她并不是龙，她也不代表天，她只是一个有血有肉、必然要灭亡的普通动物，并没有脱离她的任何生物属性，所以又叫她为“血”。

“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玄黄”是天地的统称、杂称；天为玄，地为黄。“玄”为黑色，在地球的大气层外，宇宙空间看起来确实是黑色的，这已经被现代的宇航员们证实。古人敬畏上天，经常在夜间观察天空，所以也不难发现这个秘密。

03 屯卦 ䷂ 010001

慕道斋释评

“屯”是象形文字，篆字“屯”的形状像一个草木的幼芽，像一个蓓蕾。《说文解字》：“屯，难也。草木之初生。”难，是指人和其他生物在幼小的时候困难重重，随时都有夭折的危险。

“春”字的金文和小篆的写法，上面是草头，下面是一个日字，中间都有一个“屯”字，指出这是植物开始发芽的季节。

此卦为指导人生的非常重要的一卦。良好的开端，乃成功的一半。把青少年时代的事情处理好，以后的事情就比较好办了。

震下坎上，外有险，内有动，喻幼芽的艰难处境。幼芽弱小，很容易被摧折，故外有险；虽然面临着千难万险，幼芽仍然在悄悄地生长，此乃生存之必须，故内有动。

幼芽里积聚着生长的能量，所以“屯”还有积聚的意思。韩愈《送郑尚书序》：“蜂屯蚁杂，不可爬搜。”

《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慕道斋释评

“元，亨，利，贞”，解释见《乾卦》的卦辞。“屯”为生命之始，最有希望，最有前途，但也最脆弱，最容易出危险。

这里把“元，亨，利，贞”又重复一遍，说明这些问题都要很好地考虑，又是祝福这初始的生命能以君子的德行为楷模，成长为参天大树。

“勿用有攸往”，现在力量太弱小，不要有所作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劝告，请参阅《乾卦》初九的“潜龙勿用”。

“侯”，侯国，诸侯赖以生存的地盘。《诗经·大雅·抑》：“谨尔侯度，用戒不虞。”

《尚书·康王之诰》：“乃命建侯树屏，在我后之人。”

《尔雅·释诂》：“公侯，君也。又五等爵之次曰侯。”

“利建侯”，这时候的当务之急，是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建立能在里面生存和学习、成长的空间。

《国语·晋语四》：“公子亲筮之，曰：‘尚有晋国。’得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闭而不通，爻无为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不有晋国，以辅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晋国’，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国之务也，吉孰大焉！’”

中华民族的祖先，依次为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所以，从事情的重要性和先后次序来看，人必须首先建立自己的巢穴，这是第一等重要的事。

《彖》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贞。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宜寻建侯而不宁。

慕道斋释评 “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人对于客观世界来说，永远是柔弱的。客观世界为刚，人为柔，因为总是人在犯错误，客观世界谈不上犯错误。幼小的人经验不足，刚刚开始和客观世界打交道，尤其容易犯错误。所以幼小的人和客观世界打交道是有困难的，轻易行动就有危险。

“大亨，贞”，在处于弱小的时候，要好好思考计算，这才是最大的亨。《尚书·周书·召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贻哲命。”

“雷雨之动满盈”，天上的雷雨，要蓄满势才会落下来，喻人应该蓄满力量之后才行动。

“草昧”，在山里，春夏之间，到处都是草木的幼芽，都非常柔弱，喻小动物和人刚生出来不久时，也都是愚昧无知。

“天造草昧”，从自然界刚出生不久的生物，数量巨大，都处于柔弱或愚昧的状态，发育还不完全，对世界缺乏认识，很容易出危险。人刚出生不久的时候，智力都不十分发达，有待于开发。

“建侯”，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建立能在里面生存和学习成长的空间。不但要建立物质上的根据地，还要建立自己的精神家园。因为如果没有精神上的根据地和藩篱，物质上的根据地也是保不住的。

“宁”，安，安宁，安全。

“不宁”，不安全。弱小而没有自卫能力，行动缺乏经验，故而不安全。在这个时期，必须恐惧戒备，努力学习生存的技能，努力营造自己生存的空间。请参阅《比卦》的“不宁方来，后夫凶”。

“宜寻建侯而不宁”，幼小时不要急着干事，这时候的当务之急，是寻找建立自己的根据地的机会，赶快建立能在里面生存和学习成长的空间。还要恐惧戒备、树立屏蔽，以保卫自己。不要有虚假的安全感，要知道在客观世界里，处处有危险。不要浪费时间，赶快在思想上戒备，措施上防备，绝对不要戴着玫瑰色的眼镜看待世界。这里的“不宁”是指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不安全。

什么是“树立屏蔽”呢？首先是思想上要有戒备防范，知道什么是危险，并且绝对不听别人的唆使，这是主观上必须做到的。其次是物质上的准备，要有自己的根据地和屏障，有自己的后勤保障。还要用自己的德行团结有能力的人，生活在善待自己的人中间。让外部势力不容易触及自己的生活，以防备艰难困苦、危险和横逆的到来。

《吕氏春秋·慎大览》：“昔赵宣孟将上之绛，见骖桑之下，有饿人卧不能起者。宣孟止车，为之下食……处二年，晋灵公欲杀宣孟……灵公令房中之士疾追而杀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之面，曰：‘嘻！君舆！吾请为君反死。’宣孟曰：‘而名为谁？’反走对曰：‘何以名为？臣骖桑下之饿人也。’”^①处于高位的人，必须拥有一些既忠心耿耿又有能力的士，才能得到安全。而这种士，就是君子的屏障；必须靠日积月累的努力，才能得到这种屏障。

《象》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

慕道斋释评 “云雷，屯”，另一幅图画，本卦的卦象，上为水，下为雷。现代气象学证明，水气就是云。这里是在教导我们，云积累多了，才会打雷下雨。

《说文解字》：“经，织也。”“经”的意思为编织，组织。

《诗经·小雅》：“之子于钓，言纶之绳。”“纶”的意思是线、绳，或把纤维捻成线、绳。

“经纶”，引申为分析形势、打理自己的资源，并筹划和组织自己事业的发展。成语有“满腹经纶”，形容某人为做这方面工作的好手。青年时的诸葛亮还没出山，就给刘备来了一个《隆中对》，说得清晰流畅，头头是道，为“满腹经纶”的好例。

“君子以经纶”，君子应以云在天空中积聚，准备打雷下雨为楷模，开始分析形势，打理自己的资源，筹划和组织自己的事业，使自己不断得到发展。首先，是要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和行为准则，其次是要建立和巩固自己的生存地盘，并做好自己的保卫工作，再次是要建立自己的发展方略。

《诗经·国风·王风·大叔于田》：“叔于田，乘乘马；执轡如组，两骖如舞。”

《吕氏春秋·季夏纪》：“……故欲胜人者，必先自胜；欲论人者，必先自论；欲知人者，必先自知。

^① 《吕氏春秋·慎大览》：“昔赵宣孟将上之绛，见骖桑之下，有饿人卧不能起者。宣孟止车，为之下食，赐而哺之，再咽而后能视。宣孟问之曰：‘女何为而饿若是？’对曰：‘臣官于绛，归而粮绝，羞行乞而憎自取，故至于此。’宣孟与哺二脔，拜受而弗敢食也。问其故，对曰：‘臣有老母，将以遗之。’宣孟曰：‘斯食之，吾更与女。’乃复赐之脯二束与钱百，而遂去之。处二年，晋灵公欲杀宣孟，伏士于房中以待之，因发酒于宣孟。宣孟知之，中饮而出。灵公令房中之士疾追而杀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之面，曰：‘嘻！君舆！吾请为君反死。’宣孟曰：‘而名为谁？’反走对曰：‘何以名为？臣骖桑下之饿人也。’还斗而死。宣孟遂活。此书之所谓‘德几无小’者也。宣孟德一士，犹活其身，而况德万人乎？故诗曰‘赵赵武夫，公侯干城’，‘济济多士，文王以宁’。人主胡可以不务衰士？士其难知，唯博之为可，博则无所遗矣。”

《诗》曰：‘执轡如组。’孔子曰：‘审此言也，可以为天下。’审，实也；为，治也……”^①

明朝的来知德在《易经集注》中说：“草昧之时，天下正如乱丝，经以引之，纶以理之，俾大纲皆正，万目并举，正君子拨乱有为之时也。故曰‘君子以经纶’。”

初九，磐桓，利居贞，利建侯。

慕道斋释评 “磐”，巨石也。

《玉篇·石部》：“磐，大石也。”^②

“桓”，华表，又称桓表。也是一种树的名字，此树又叫无患木，叶似柳，皮黄白，烧之极香。

“磐桓”，一棵美好的树，如华表一样，笔直地长在巨石上。这是一个生动的景象，喻此树长得基础牢，出头畅，打好了继续生长的基础。

在围棋布局阶段，棋盘上的子疏疏朗朗，此时最讲究的是，先不要急于死缠烂打，要注意自己的棋有眼位，并且出头要畅。这些原则，就是“磐桓”的意思。有眼位，就是“磐”，出头畅，就是“桓”。

《国语·晋语二》：“夫坚树在始，始不固本，终必槁落。”

“利居贞”，为达到上述目的，这时的当务之急，应该在家里居住生活，不要到处乱跑。因为家里有屏蔽，有资源，以利成长；还应该好好思考谋划，为将来的行动做好准备。

“利建侯”，这时的另一个当务之急，是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建立能在里面生存和学习成长的空间，建立自己的粮道。还要加强戒备，树立屏蔽，注意看到每件事都有潜在的危险，以保护幼弱的自己。

《象》曰：虽磐桓，志行正也。以贵下贱，大得民也。

慕道斋释评 “虽磐桓，志行正也”，虽然在打基础的布局阶段，没有大的力量，也没有大的作为，但在这个阶段如此行事，是有战略眼光的表现，志向和行为都正确。

例如，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八七会议上，瞿秋白想派毛泽东去上海，但毛泽东说：

① 《吕氏春秋·季夏纪》：“汤问于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伊尹对曰：‘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将先取。’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啬其大宝。用其新，弃其陈，腠理遂通。精气日新，邪气尽去，及其天年。之谓真人。”

昔者先圣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响者不于响于声，善影者不于影于形，为天下者不于天下于身。《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言正诸身也。’故反其道而身善矣，行义则人善矣，乐备君道而百官已治矣，万民已利矣。三者之成也，在于无为。无为之道曰胜天，又曰利身，君曰勿身。勿身督听，利身平静，胜天顺性。顺性则聪明寿长，平静则业进乐乡，督听则奸害不皇。故上失其道，则边侵于敌；内失其行，名声堕于外。是故百仞之松，本伤于下，而未萌于上；商、周之国，谋失于胸，故心得而听得，听得而事得，事得而功名得。五帝先道而后德，故德莫盛焉；三王先教而后杀，故事莫功焉；五伯先事而后兵，故兵莫强焉。当今之世，巧谋并行，诈术通用，攻战不休，亡国辱主愈众，所事者未也。

夏后伯启与有扈意战于甘泽而不胜，六卿请复之。夏后伯启曰：‘不可。吾地不浅，吾民不寡，战而不胜，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于是乎处不重席，食不贰味，琴瑟不张，钟鼓不修，子女不伤，亲亲长长，尊贤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故欲胜人者，必先自胜；欲论人者，必先自论；欲知人者，必先自知。《诗》曰：‘执轡如组。’孔子曰：‘审此言也，可以为天下。’审，实也。为，治也。子贡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谓其躁也，谓其为之于此，而成文于彼也。’圣人修其身，而成文于天下矣。故子华子曰：‘丘陵成而穴者安矣，大水深渊成而鱼鳖安矣，松柏成而涂之人已荫矣。’

孔子见鲁哀公，哀公曰：‘有语寡人曰：‘为国家者，为之堂上而已矣。’寡人以为迂言也。’孔子曰：‘此非迂言也。丘闻之：得之于身者得之人，失之于身者失之人。不出于门户而天下治者，其惟知反于己身者乎！’”

② 《水经注·卷一》：“余诊诸史传，即所谓鬲之境，有盘石之障，道狭尺余，行者徒步相持，壘桥相引，二十许里，方到县度。”

《玉篇·石部》：“盘，大石也。”

《集韵·桓韵》：“盘，大石。一曰山石之安者。”

“我住不惯高楼大厦，我要去搞秋收起义，去交绿林朋友。”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率领部队上了井冈山，这个决定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是最好的选择。在井冈山，部队扎下了根，解决了住宿和吃饭问题，好比下围棋有了眼位，敌人虽然有千军万马和优势装备也不容易消灭它，这就叫做“磐”。另外，在井冈山，好比屁股坐在山头上，两只脚杆分别伸到湘赣两省，一旦形势有利，随时可以下山发展，这是出头畅，就叫做“桓”。所以“磐桓”两字，可以概括井冈山的战略。

“以贵下贱，大得民也”，一棵树要直立于巨石之上，就要把根深深地扎在巨石之中。同理，一个人要立于不败之地，就要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并下工夫深深地扎根于民众之中，在民众中找到保卫自己的力量。要放下架子，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这是弱小者必须要做的工作。上面讲到要“树立屏蔽”，“屏蔽”就是屏风、墙壁一类的东西，用来遮风挡雨。那么，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真正关心、爱护你的群众。

六二，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

慕道斋释评 “遭”，弯弯曲曲地、间歇性地、艰难地向前走。《说文解字》：“遭，趁也。”《玉篇》：“遭，移也。”《广韵》：“遭，行难也。”所谓“趁”，就是有机会就走，没有机会就停下来。所谓“行难”，就是排除万难，艰难地向前走。

《老子·第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水有一个长处，就是善于走曲折的路，走最容易的通道。有了通道就奔腾向前，没有通道就静静地等，一点也不着急。世界上的河流没有一条是笔直的，都是在弯弯曲曲地、时快时慢地流淌，一直奔向海洋，人从幼小的时候就应该学习这一点。

“屯如遭如”，弱小时不要怕走曲折的路，要借机行事；但要保证安全，千方百计地避免受到伤害。

例如，红军长征，其出发地和目的地之间的直线距离不过三千余里，但为了迷惑敌人，避开敌人的围追堵截，不得不弯弯曲曲地走了两万五千里。弱小的军队为了迷惑敌人、避开敌人，不得不这样做，否则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地。在四渡赤水之后，林彪曾对红军曲曲折折地走“弓背路”不满，大发牢骚，写信给中央要求更换军事领导，在会理会议上受到了毛泽东严厉的批评。

《庄子·人间世》：“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吾行卻曲，无伤吾足。”说的是同样的道理。“迷阳”，荆棘的名称，喻困难和危险。“卻”，同“隙”，喻各种困难与危险之间的间隙。“曲”，就是弯弯曲曲的路线。“卻曲”，就是像“庖丁解牛”那样，弯弯曲曲地穿行于各种困难与危险的间隙之间。譬如，在弱小时，无论是军队还是个人，一定要打游击战、运动战，一定要避免打阵地战、消耗战，就是这个道理。

老子曾经有一个比喻，说舌头比牙齿更长久，意思是柔弱胜刚强，指出了舌头具有灵活性和避实就虚的特点，所以能够坚持长久的斗争。

《管子·形势解》：“古者，武王地方不过百里，战卒之众不过万人，然能战胜攻取，立为天子，而世谓之圣王者，知为之之术也。桀、纣贵为天子，富有海内，地方甚大，战卒甚众，

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僇者，不知为之之术也。故能为之，则小可为大，贱可为贵。不能为之，则虽为天子，人犹夺之也。故曰：‘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也。’”

“乘马”，喻以道术来借助外力。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一定要借助群众和自然的力量，以道术驾驭之，才能有排山倒海之力。《管子》里许多地方提到“乘马”，请参阅，下面只举其中的两个例子。

《管子·臣乘马》：“管子曰：‘策乘马之数未尽也。彼王者不夺民时，故五谷兴丰。五谷兴丰，则士轻禄，民简赏。彼善为国者，使农夫寒耕暑耘，力归于上，女勤于纤微而织归于府者，非怨民心伤民意，高下之策，不得不然之理也。’桓公曰：‘为之奈何？’管子曰：‘虞国得策乘马之数矣。’桓公曰：‘何谓策乘马之数？’管子曰：‘百亩之夫，予之策：‘率二十五日为予之春事，资予之币。’春秋，子谷大登，国谷之重去分。谓农夫曰：‘币之在于子者以为谷而廩之州里。’国谷之分在上，国谷之重再十倍。谓远近之县，里、邑百官，皆当奉器械备，曰：‘国无币，以谷准币。’国谷之槩，一切什九。还谷而应器，国器皆资，无籍于民。此有虞之策乘马也。’”

《管子·轻重丁》：“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国，必四面望于天下，天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独下，必失其国于天下。’桓公曰：‘此若言曷谓也？’管子对曰：‘昔某人善染。练苧之于菜纯缁，缁纁之于菜亦纯缁也。其周中十金。某人知之，间篡苧空。周且斂马作见于某人操之，菜有准马。是自菜失篡苧而反准于马也。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谓国准。’”

《方言》：“班、彻，列也。北燕曰班，东齐曰彻。”

“班如”，整齐的一队，一个群体。成语有“按部就班”，形容整齐有序。^①

《左传·襄公十八年》：“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马之声，齐师其遁。’”

“乘马班如”，弱小的人出门办事不要单独行动，要有马，即交通工具，又要有人陪伴，目的都是为了避免路途上的劳顿和伤害。推广来讲，就是事事都要借力，还要走群众路线，和大家一起干，不要弄成孤家寡人。

《管子·形式解》：“明主之举事也，任圣人之虑，用众人之力，而不自与焉。故事成而福生。乱主自智也，而不因圣人之虑；矜奋自功，而不因众人之力；专用己，而不听正谏。故事败而祸生。故曰：‘伐矜好专，举事之祸也。’”

同文还有：“明主不用其智，而任圣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众人之力。故以圣人之智思虑者，无不知也；以众人之力起事者，无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则身逸而福多。乱主独用其智，而不任圣人之智；独用其力，而不任众人之力，故其身劳而祸多。故曰：‘独任之国，劳而多祸。’”

“匪寇，婚媾”，弱小的人不要干那些困难的、危险的事情，譬如去当盗贼、抢银行、打架斗殴等等；而应该只干那些容易的、安全的、有益的、必须做的事情，譬如去求婚。总之，弱小的人，要善于运用玩游戏棒（俗称“撒棍儿”）的原则，即先拣容易的事干，拣对自己有益的事情干，拣好的机会干，而不要轻易冒险。

从“匪寇”二字可以看出：被社会上大多数人认为是违法的事，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干。因为干了，就把自己也置于危险之中。

从“婚媾”二字可以看出：第一，要专心致志干自己的事；第二，要专心致志干自己的大

^① 《孟子·公孙丑上》：“‘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曰：‘然则有同与？’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

《扬子方言》：“班、彻，列也。北燕曰班，东齐曰彻。”

事；第三，要专心致志于合法而又让自己高兴的事。

弱小的人要取得重大的利益，如果没有好的策略，几乎是不可能的。其中比较重要的策略，而且是比较容易做到的，是避开一切风险，不失时机地拾取唾手可得的利益。

“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弱小的人在作重大决策之前，好像小姑娘挑夫婿，不要草率地挑一个就算了。本爻所说的女子，为此挑了十年，看了又看，想了又想，终于挑了个很好的夫婿。俗话说“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其中的道理是相通的。男子汉做事之前，要慎重地、反复地考虑，看准了好机会才干，不要轻易做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决定。

力量弱小时，如果外部情况不宜行动，就要耐心等待。年龄小、能力弱的人尤其不要忙着干事情，因为来日方长，有的是时间。在这个阶段，不怕慢，也不怕等，就怕急躁。好机会是层出不穷的，只要善于等待，就一定能遇到好机会。

观复博物馆的馆长马未都，曾经见到一块昂贵的玉佩，上面有四个篆字“清慎勤忍”，这四个字的意思和本爻大致一致，少年人应该把这四个字作为座右铭。

《象》曰：六二之难，乘刚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慕道斋释评 人对于客观世界来说，永远是柔弱的。这个关系，对于弱小的人，经验不足的人来说，尤其是这样。抽象地说，我们总是在柔的一方，客观世界则是刚的一方。幼弱的人只要有行动，就意味着他要乘在刚性的客观世界之上，就有可能犯错误，甚至有可能出危险。这就是“乘刚”的基本意思。

“六二之难，乘刚也”，本卦之六二弱小，面对的却是复杂险恶的刚性世界，做事必须慎之又慎。但幼弱之人缺乏经验，不知道如何行动才叫做慎之又慎，事情难就难在这个地方。

“反常也”，反常理而用之。通常办事，一般是越快越好，越麻利越好，兵贵神速，只争朝夕。但在自己柔弱的时候，因经验不足，力量弱小，这个原则就必须反过来，办事就必须慢一点。这时候要特别注意，千万不能急躁，不怕观望和等待。因为幼弱的人的特点，是缺乏经验，但有的是时间，要用自己的长处弥补自己的短处。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

慕道斋释评 “即”，接近，追赶，成语有“若即若离”。

“虞”，虞人，管理树林的人，带路人。^①

《庄子·山木》：“庄周反入，三日不庭。蔺且从而问之……庄周曰：‘……吾闻诸夫子曰：‘入其俗，从其令。’今吾游于雕陵而忘吾身，异鹊感吾颡，游于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为戮，吾所以不庭也。’”

① 《战国策·魏一》：“文侯与虞人期猎。是日饮酒乐，风雨。文侯将出，左右曰：‘今日饮酒乐，天又雨，公将焉之？’文侯曰：‘吾与虞人期猎，虽乐，岂可不一会期哉！’乃往，身自罢之。魏于是乎始强。”

《庄子·山木》：“庄周反入，三日不庭。蔺且从而问之：‘夫子何为顷间甚不庭乎？’庄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观于浊水而迷于清渊。且吾闻诸夫子曰：‘入其俗，从其令。’今吾游于雕陵而忘吾身，异鹊感吾颡，游于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为戮，吾所以不庭也。’”

“即鹿无虞”，追赶鹿，却没有向导。

“惟”，只，只有，只是。

“林”，树林，或遥远的地方。《说文解字》：“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阡，象远界也。”

“惟入于林中”，只是有一件事，现在必须考虑，那就是已经远离自己熟悉的地方，追到了很偏远的地方，追到了树林的深处。继续追下去有潜在的危险，具体是什么危险还不知道。这种危险包括迷路，也包括遇到猛兽等等。

“几”，机会。《尚书·益稷》：“敕天之命，惟时惟几。”

“舍”，舍弃，放弃，止息，停下。《论语·子罕》：“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说文解字》：“吝，恨也。”

“君子几不如舍，往吝”，在这种情况下，君子认为，与其把它看成一次机会，试图侥幸继续追赶，倒不如放弃这次行动，及时停止。因为继续追赶，可能会迷失在树林里，会遇到危险，也许会悔恨莫及。为了区区小利，犯不上冒险。只要人不出事，机会总是层出不穷的，人们常说“学会放弃”，就是这个道理。

此爻的主旨是，情况不明时，不能冒险，要有了把握再行事。“情况不明决心大”，为害最烈。见利时，也要见害，要以自己的安危为基点来考虑问题。遇到事情不要赌气，不要被可能得到的利益牵着鼻子走。

《象》曰：“即鹿无虞”，以从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穷也。

慕道斋释评 “禽”，猎物，野兽，喻利益。《说文解字》：“禽，走兽总名。”

“以从禽也”，追赶猎物，喻追逐利益。

“吝”，悔恨。“穷”，穷途末路，危险。

“君子舍之，往吝穷也”，君子在这种情况下要善于舍弃，要及时停下来，因为继续追赶会有悔恨和危险。

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慕道斋释评 “乘马”和“班如”，已经解释过，请参阅六二。

“乘马班如，求婚媾”，在别人陪伴下，骑着马去求婚。有人陪伴，加上骑着马，意思是要图安全和省力。而去求婚，意思是要做有利的事情。

“往吉，无不利”，以这样的原则去做事，吉祥，无往而不利。

《象》曰：求而往，明也。

慕道斋释评 “求而往”^①，想要什么，不靠烧香拜佛，要靠自己向那个方面努力，付诸行动。

^① 《孟子·尽心上》：“孟子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

“明也”^①，这才叫做明白事理，明白天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必须经过自己的艰苦努力，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庄子·骈拇》：“吾所谓明者，非谓其见彼也，自见而已矣……”^②自己需要什么，只有自己知道，只有靠自己去争取。

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

慕道斋释评 “膏”，古代医学指心尖上的脂肪。^③“膏”，也泛指组成身体的物质中的精华部分，见《鼎卦》九三的“雉膏不食”。庾信《枯树赋》：“若乃山河阻绝，飘零离别，拔本垂泪，伤根沥血，火入空心，膏流断节……”^④

“屯其膏”，在弱小的时候，身体内部的营养物质和力量非常有限，要善于积聚，不要轻易使用。古人认为膏血为身体的精华，故有“民脂民膏”这个成语，此物宜深藏而不可浪费。

“小贞吉，大贞凶”，由于弱小的人在经验和力量上都不成熟，可以先干一些自己熟悉的小事，以积蓄经验和力量，积微小而成高大。这样行事，预计吉祥，请参阅《坤卦》之初六。反之，小人物对于全面的情况缺乏了解，加上自己能力不够，如果急于干大事，可能会有凶险。

宋朝的魏了翁关于此爻有言：“《周礼》有大贞，谓大卜，如迁国立君之事。九五处险中，不利有所作为，但可小事，不可大事，曰小贞吉；大贞凶，犹《书》所谓‘作内吉，作外凶，用静吉，用作凶’者。”

魏了翁所说的“内”和“外”，类似于“女主内，男主外”的用法，自己的事和家里的事叫做“内”，家外面的事叫做“外”。^⑤所以，“齐家”之前的事为“内”，为“小”；“齐家”之后的事，像治国、平天下这类事情，为“外”，为“大”。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慕道斋释评 “施”，实行，施行，实践。王安石《上皇帝万言书》：“欲有所施为变革。”汉朝郑玄在注释《周礼·地官·师氏》时写道：“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

“未光”，不成熟，水平不够。

“施未光也”，此时干事的本领还不成熟，所以不宜干大事。所以，目前的方针应该是

① 《庄子·天道》：“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帝道运而无所积，故天下归；圣道运而无所积，故海内服。明于天，通于圣，六通四辟于帝王之德者，其自为也，昧然无不静者矣！”

② 《庄子·骈拇》：“吾所谓明者，非谓其见彼也，自见而已矣。夫不自见而见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

③ 《左传·成公十年》：“医至，曰：‘疾不可为也。在肱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

④ 庾信《枯树赋》：“若乃山河阻绝，飘零离别，拔本垂泪，伤根沥血，火入空心，膏流断节。横洞口而鼓卧，顿山腰而半折。文衰者合体俱碎，理正者中心直裂。”

⑤ 《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保存实力，观望等待。

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慕道斋释评 “涟如”，液体之流动、滴答不绝之状。

“乘马班如，泣血涟如”，与人结伴而行，虽然有避免势单力孤的好处，却也有容易随大流、受群体意识左右的坏处。年轻人如果违背六二提出的玩游戏棒的原则，离开自己的根据地，成群结伙，长途奔波，去干既没有利益又有危险的事，就会落个悲惨哭泣的下场。哭出的不仅是泪，还有血；哭出的不是一点儿血，而是鲜血和着泪滴答不绝，可见下场之惨。

《象》曰：“泣血涟如”，何可长也？

慕道斋释评 “何可长也”，处境如此凄惨、险恶，而且随时有生命危险，怎么能够活得长久？

弱小之人，最大的危险就是夭折或失去健康。而他们一旦失去自由，或离开了自己的根据地和家人，就距离这样的危险不远了。青少年如果涉足上六这条路，得到悲惨的结果几乎是必然的。

04 蒙卦 100010

慕道斋释评 卦象为坎下艮上，内有险，外有止。《说文解字》：“蒙，覆也。”“蒙”的意思就是蒙昧。因为被无知和偏见覆盖了眼睛，所以是睁眼瞎，什么也看不见。

蒙昧的人思想混乱、没有条理，容易干出蠢事，故内有险。蒙昧的人最好的避祸方法是好好观察、思考，不要乱动，故外有止。

思想活动为“内”，想错了还可以重来；肢体行动为“外”，一动就成了历史事实，再也无法更改。所以，幼稚、不成熟的人，在行动上一定要慎重。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

慕道斋释评 为了摆脱蒙昧，唯一的办法就是搞教育。古代给青少年用的初级教材，就叫做“蒙书”。

“亨”，搞教育，才能使思想有条理；思想有条理，才能搞好资源的配置。所以，教育是亨术之本。反过来，为了搞好教育，也要讲究亨术的原理。

《说文解字》：“童，男有皐曰奴，奴曰童，女曰妾。”“皐”通“罪”。所以，童的意思就是奴隶、奴仆。既然是奴仆，所以必然小心地服从主人的教导。

“童蒙”，蒙昧而又有学习愿望的人，虚心求教、服从指导的人。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如果求学的人虚心求教，老师才能考虑如何因材施教。老

师不可以主动追上去教别人。因为如果别人不愿意学，教也没有用，老师反而显得自夸其能，没有修养。

韩愈《知名箴》：“汝非其父，汝非其师，不请而教，谁云不欺？欺以贾憎，掩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于难。”

《礼记·曲礼上》：“礼，闻来学，不闻往教。”所以，不求而教，古人认为是失礼。

另外，只有学生知道他自己想学什么，他正在考虑的问题是什么。所以，只有他首先提问，老师才有可能有针对性地帮助他。否则，漫无边际地讲，那叫做无的放矢，白白浪费时间。

《吕氏春秋·孟夏纪》：“师尊则言信矣，道论矣。故往教者不化，召师者不化；自卑者不听，卑师者不听。师操不化不听之术而以强教之，欲道之行、身之尊也，不亦远乎？”^①

“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举一个例子：一个人第一次卜筮，至诚一意，故有可能得到正确结果，有一定意义；再三问，不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决不罢休，说明他对卜筮不信任，是在亵渎卜筮，这样的卜筮毫无意义。同理，学生向老师多次求教同一个问题，总也学不会，那就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不认真学，没有认真地思考；二是将信将疑，不信任老师。在这种情况下，老师也就没有必要继续教下去了，因为再教下去毫无意义，这也是“因材施教”的一个具体作法。

《管子·形势解》：“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义，父子之理，贵贱之分，不信圣人之言也，而反害伤之。故圣人不告也。故曰：‘毋告不知。’”

与不肖者举事，则事败；使于人之所不能为，则令废；告狂惑之人，则身害。故曰：‘与不可，强不能，告不知，谓之劳而无功。’”

《诗经·小旻》：“我龟既厌，不我告犹。”

《穀梁传·哀公元年》：“郊三卜，礼也；四卜，非礼也；五卜，强也。”

这些说法，都与“渎则不告”意思相似。

“利贞”，搞教育，当务之急是要事先做好教学计划和方案，选择好合适的教育对象。要仔细思考这些问题，不要轻率从事。

《彖》曰：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时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初筮告”，以刚中也。“再三渎，渎则不告”，渎蒙也。蒙以养正，圣功也。

慕道斋释评 “以亨行，时中也”，搞教育，要注意资源的配置，掌握好教育的时机。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所以，年轻人一定要努力学习。

“志应也”，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在意愿上要合拍，一个愿意学，一个愿意教。教育的目

^① 《吕氏春秋·孟夏纪》：“先王之教，莫荣于孝，莫显于忠。忠孝，人君人亲之所甚欲也；显荣，人子人臣之所甚愿也。然而人君人亲不得其所欲，人子人臣不得其所愿，此生于不知义理。不知义理，生于不学。学者师达而有材，吾未知其不为圣人。圣人之所在，则天下理焉。在右则右重，在左则左重，是故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者也。尊师则不论其贵贱贫富矣。若此则名号显矣，德行彰矣。故师之教也，不专轻重尊卑贫富，而争于道。其人苟可，其事无不可。所求尽得，所欲尽成，此生于得圣人。圣人生于疾学。不疾学而能为魁士名人者，未之尝有也。疾学在于尊师。师尊则言信矣，道论矣。故往教者不化，召师者不化；自卑者不听，卑师者不听。师操不化不听之术而以强教之，欲道之行、身之尊也，不亦远乎？学者处不化不听之势而以自行，欲名之显、身之安也，是怀腐而欲香也，是入水而恶濡也。”

的是改变人的心志，被教育者必须愿意学，对所学的东西进行认真的思考，这是对他进行教育能够成功的首要条件。

“以刚中也”，天道为刚，学习时要以天道为中心，而不能以自己的主观意志为中心，要尊重自己所学的客观规律，这些叫做“刚中”。

“读蒙也”，老师讲，学生听不进去，就是对教育的亵渎。

“养”，请见《颐卦》。

“蒙以养正，圣功也”，通过教育，可以使人们建立起正确的思维方式，学到正当谋生的本领，养成健全的人格，这样就可以避免为非作歹，所以是一个伟大的事业。反之，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缺乏必要的谋生技能，在生活困难的时候，只好去偷去抢。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慕道斋释评 “山下出泉，蒙”，另一幅图画，上有山，下有水，山下出泉，象征君子教出许多弟子。

“果”，达到目的。《说文解字》：“果，木实也。”《论语》：“言必信，行必果。”

“君子以果行育德”，君子搞教育，就是把天道和文化知识播撒在人们中间，培育人们的道德。不但要考虑教育的方式，还要考虑教育的效果。

《论语·述而》：“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说文解字》：“愤，懣也。”“懣，烦也。”所以，“愤”在这里的意思，是由于一个问题搞不懂而心中烦闷。

“悱”的意思是口欲言而未能之貌，成语有“悱恻缠绵”。为什么会口欲言？因为经过了自己的思考，有了一定的见解。为什么会“未能”？因为还拿不准自己想的对不对，还不会恰当地表达自己的体会。

一个人遇到不明白的问题，心中烦闷，说明有求知的欲望，有独立思考的习惯，说明他不是思想上的懒汉，这就是好学生，主要在于他的学习态度好。教育要看对象，遇见了好学生，老师会更尽心地教。

举一不能反三，无非是两种情况。第一，学生不赞成老师，所以不按照老师讲的方法来考虑问题。第二，学生理解能力不够，所以不能充分理解老师的意思。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再教下去都比较困难。

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

慕道斋释评 “发蒙”，用启发的办法来教育蒙昧的人。

具体怎么做呢？“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教育人的一个好方法，是用受过刑的人、刑具和以往错误所造成的悔恨，以及各种痛苦的经验作为教育的材料。

要重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包括各式的反面教员，包括自己以前的愚蠢言行和想法。

《圣经·约伯记》：“上帝用疾病纠正人的过失，用身体的痛苦管教他。……否则，他们要无知无识地死去，渡过死河而入阴间。”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慕道斋释评 “以正法也”，用反面教员作为教材，来正确地解释法律和客观规律，教育人们不要犯罪，不要做愚蠢的事。

例如，中国人喜欢开公审大会，喜欢在处决人犯之前游街示众，大概就是出于这种想法。

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

慕道斋释评 “包蒙，吉”，蒙昧的人，必然要经常犯错误。对他们要包容、宽容、有教无类，要耐心教导，这样做吉祥。

《论语》：“子曰：‘有教无类。’”

“克”，完成，胜任。“克家”，支撑和完成了一个家。

唐朝魏征《谏太宗十思疏》：“凡昔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

《诗经·豳风》：“伐柯伐柯，匪斧不克。”

《幼学琼林·卷二·祖孙父子》：“长男为主器，令子可克家。”

“纳妇”，娶妇。

“纳妇，吉，子克家”，人娶妻，生了儿子，儿子将来能够支撑门户，吉祥。喻办教育就好比娶妇，可以通过教育培养出很多人才，就好比通过娶妇生了很多儿子。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种文化，都要靠这些受过教育的、有道德的人才来支撑，来传承，所以叫做“子克家”。

《论语·卫灵公》：“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象》曰：“子克家”，刚柔节也。

慕道斋释评 “节”，有制，合适，和谐。

“节”有适度的意思。“刚柔节”可理解为天人关系适度，人的思想能在合适的层次上正确地理解道。这里提出的是主观意识和客观实际的关系问题。只有通过教育，才能解决好这个问题。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注重教育，崇尚耕读，这是中国人比较有竞争力的原因之一。

虽然天道为刚，人为柔，但人的作用和天道一样重要。天道需要被人理解，才能在人世间的发挥作用。已经被人理解的天道，要想让它持续地发挥作用，就必须经过一代一代人传承下去。未被人理解的那部分天道，也要靠一代一代人的努力研究来逐步发现。这一切，都要靠发展教育。

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慕道斋释评 “勿用取女”，不要娶这种女子，喻不要收他当学生。

“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这种女子，见了任何有钱有势力的人就要跟着跑，一心要傍大款，谁要娶她那叫做自找倒霉。喻这种学生没有是非标准，没有追求真理的愿望，把学习作为追求利益的工具，有奶便是娘，见异思迁，见了什么异端邪说都跟着跑，所以不值得教导她。

《论语·子路》：“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孟子·尽心下》：“万章问曰：‘孔子在陈，曰：‘盍归乎来！吾党之小子狂简，进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陈，何思鲁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问何如斯可谓狂矣？”曰：‘如琴张、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谓狂矣。’“何以谓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絜之士而与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原乎！乡原，德之贼也。”’曰：‘何如斯可谓之乡原矣？’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则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为踽踽凉凉？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万子曰：‘一乡皆称原人焉，无所往而不为原人，孔子以为德之贼，何哉？’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絜，众皆悦之，自以为是的，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愿矣。’”

本爻所说的“见金夫，不有躬”，指的就是上述引文所批评的“乡原”。他们的特点就是机会主义，随大流，赶时髦，盲目地附和别人，非常危险。

《吕氏春秋·孟夏纪》：“不能学者，从师苦而欲学之功也，从师浅而欲学之深也。草木、鸡狗、牛马不可谗诟遇之，谗诟遇之，则亦谗诟报人，又况乎达师与道术之言乎？故不能学者，遇师则不中，用心则不专，好之则不深，就业则不疾，辩论则不审，教人则不精；于师愠，怀于俗，羁神于世；矜势好尤，故湛于巧智，昏于小利，惑于嗜欲；问事则前后相悖，以章则有异心，以简则有相反；离则不能合，合则弗能离，事至则不能受；此不能学者之患也。”

一看见大利，就豁着命上而不考虑后果的人，都属于“见金夫，不有躬”。譬如抢银行、卖毒品的人。

虽然物理学的能量守恒定律已经证明，制造永动机是不可能的，但是，还是不断地有想发明永动机的人涌现出来。中国农村前几年有一伙人想发明永动机，并计划在永动机制造成功后，再用卖永动机的钱购买全县的土地，进一步购买全省的土地，再进一步购买全国的土地……这些人已经鬼迷心窍，利欲熏心，对他们说什么话都听不进去了，教育对他们来说已经没有用了。

这一爻说的就是《象》中“再三渎，渎则不告”的情况，喻被教导的对象，要挑选那些追求真理的人；不要挑选那些三心二意的转向文人，或者那些屡教不改、不听教导的人。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顺也。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顺，理也。”请参阅本卦六五之《象》：“顺以巽也”。

“行不顺”，此人的行为不合道理，说明他的心志有大毛病，所谓利欲熏心，鬼迷心窍，

不可理喻。教导这样的人就不合教育之道，不可能把他们教育好。

六四，困蒙，吝。

慕道斋释评 泽中无水为“困”，解释请参阅《困卦》。

“困蒙”，自己不明道理，又无人启蒙，找不到受教育的机会，好像泽中无水，头脑干涸。

“吝”，因为无知，做事就必然经常失败，所以此人的生活充满了失败与悔恨。

《象》曰：“困蒙之吝”，独远实也。

慕道斋释评 “独”，孤独无助；“远实”，脱离实际，脱离真理。

六五，童蒙，吉。

慕道斋释评 学生虽蒙昧无知，但有顺巽的态度，心地纯一，听从教诲，勤于学习，所以吉祥。

童蒙有孔子所说“狂狷”的特点。关于这一点，请参阅六三所引的《孟子·尽心下》。

《战国策·赵二》：“诗云：‘服难以勇，治乱以知，事之计也。立傅以行，教少以学，义之经也。’”

《晏子春秋》：“景公问晏子曰：‘人性有贤不肖，可学乎？’晏子对曰：‘《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者，其人也。故诸侯并立，善而不怠者为长；列士并学，终善者为师。’”

《象》曰：“童蒙之吉”，顺以巽也。

慕道斋释评 “顺以巽也”，因为被教育者谦逊而服从指导，所以教导他就会比较顺利。

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

慕道斋释评 《广韵》：“击，打也。”

“击蒙”，通过教育来传播真理，或曰传播天道，就是对蒙昧思想的打击。这种对真理的传播有利于提高人们的修养和识别能力，防止人们犯错误或上当受骗，所以不利于坏人干坏事。正因为这样，我们应该努力传播真理，弘扬文化和道义。

《国语·晋语七》：“夫胥梁之性难正也，故使悖惠者教之，使文敏者导之，使果敢者谏之，使镇静者修之。悖惠者教之，则遍而不倦；文敏者导之，则婉而入；果敢者谏之，则过不隐；镇静者修之，则壹。”

“寇”，匪徒，敌军。《左传·文公七年》：“兵作于内为乱，于外为寇。”

“不利为寇”，学习了知识，不是为了做坏事。譬如，学习了化学，不是为了在自己的厨房里制造毒品。

“利御寇”，要用学到的知识抵制坏事的发生。譬如，“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搞起来，民众的觉悟比较低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现在民众的觉悟提高了，想搞“文革”式政治运动

就搞不起来。请参阅《渐卦》九三。

《吕氏春秋·孟夏纪》：“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闻，不学，其闻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见，不学，其见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学，其言不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学，其知不若狂。故凡学，非能益也，达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败之，是谓善学。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耻也，学于子夏。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者也，指于乡曲，学于子墨子。索卢参，东方之巨狡也，学于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于刑戮死辱也，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王公大人从而礼之，此得之于学也。”

本爻讲的是学习目的。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尤其在于反对邪恶。中国有一句俗语“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也是说要提高警惕，反对邪恶，讲的是和本爻一样的道理。

《象》曰：“利”用“御寇”，上下顺也。

慕道斋释评 “上”，指天道和老师。“下”，指民众和学生。

“顺”，向一个方向，喻人们团结一致。《说文解字》：“顺，理也。”

“上下顺也”，老师把天道教给他的学生和广大群众，使大家都明白天道，团结一致，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就不利于坏人挂羊头卖狗肉，欺骗群众，他们干坏事也就失去了市场。

相反，有人学了一点知识就想当强盗，纠集一小撮人和整个社会作对，他们当然就和社会不顺。现在有些大学毕业生，一时找不到工作，就成群结伙地搞传销、卖毒品，还有人三五一伙买绳子、刀子搞抢劫，很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他们这样做对自己的生存很不利，容易被社会消灭，辜负了老师的教导。

请参阅《渐卦》九三的《象》：“利用御寇，顺相保也。”

05 需卦 010111

慕道斋释评 本卦的卦象为乾下坎上，内有道，外有险。外有险，意味着环境恶劣，条件不成熟，不宜行动，应该等待。明白这一点，正是有道的表现，所以有内有道。

为什么要等待？因为做成任何事，都是一组条件同时作用的结果，缺其中任何一个条件也不行。好比种庄稼，有时一定要等到天、地、人的条件达到最佳配置时，才能行动，那时候才最有胜算。例如，据《国语·越语下》记载，越王勾践从吴国回到越国后，曾四次提出伐吴，因为没有等到最佳时机，条件不具备，这些提议都被范蠡谏止。直到第五次，范蠡才赞同，因为那时条件已经具备。

《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

慕道斋释评 “有孚”，在要不要等待、怎样等待这些问题上，要有自己的信念和准

则。关于“孚”，请参阅《中孚卦》。

“光亨”，等待是为了达到“亨”，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这是亨术的绝佳应用。

“贞吉”，学会等待，才能尽量地避开危险，预计吉祥。

“利涉大川”，学会等待，是能办成大事的首要条件。

《象》曰：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需，须也。遇雨不进，止须也。”本卦的另一幅图画是天上有水，为下雨之象，和《说文解字》的解释一致。

“须”^①，等待。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吴起须故人而食。”

《诗经·邶风·匏有苦叶》：“人涉卬否，卬须我友。”

《智囊·兵智部·分兵合兵》：“明日将战，及昏，乃令左军衔枚，溯江五里以须。亦令右军衔枚，逾江五里以须。”

《国语·越语下》里有范蠡的一段话：“时将有反，事将有间，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无间，时无反，则抚民保教以须之。”

“需，须也”，“需”和“须”这两个字是同义词，意思就是等待。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需，事之贼也。”这里的意思是说，有的时候，做事不能等待，等待会败事。所以，等待，也要看合不合道，该不该等待。

“险在前也”，指卦象外有坎。时间是宝贵的，有时却需要等待，为什么？因为这时候时机不利，前面有危险。

“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谨守天道又能躲开陷阱，就不会走到困苦不堪而又束手无策的境地。

“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在不得不等待的时候，要尽可能找一个最好的位置，这对于保存力量和将来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譬如本卦的九五，就是处在最好的位置上，叫做“天位”。在环境不利的情况下，以饮食宴乐消磨时光为最好的选择。

《象》曰：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

慕道斋释评 “云上于天，需”，云在天上飘，喻脱离是非和争斗与不利的环境，优哉游哉，不慌不忙。以这种态度等待时机的到来，恰到好处。

“君子以饮食宴乐”，等待时机的上策，在于舒服从容。能以饮食宴乐度过艰难时期，正是君子有道的体现。这里说“饮食宴乐”，主要是指保持愉悦平静的心情，把生活搞好，

① 《楚辞·九歌·少司命》：“夕宿兮帝郊，君谁须兮云之际？”

《战国策·秦一》：“大王拱手以须，天下遍随而伏，伯王之名可成也。”

《战国策·齐五》：“今天下之相与也不并灭，有而秦兵而后起，寄怨而诛不直，微用兵而寄于义，则亡天下可局足而须也。”

《战国策·魏一》：“秦挟韩而攻魏，韩劫于秦，不敢不听。秦、韩为一国，魏之亡可立须也，此臣之所以为大王患也。”

特别是把伙食搞好，而不是因不能马上行动而急躁或寝食不安。这段时间，不是一个负担，而是一个机遇。等到行动的时机到来，君子会很忙碌，到那时想优游则不可得矣。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慕道斋释评 “郊”^①，城市的外面，喻不是矛盾的中心。

《说文解字》：“阌，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阌，象远界也。”

“需于郊”，在等待时，要找个清静的地方，远离矛盾的中心躲避。

“恒”，《说文解字》：“恒，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间上下。心以舟施，恒也。”遇事如何应付，有一定的准则，“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这就是“恒”的态度。

“利用恒，无咎”，任你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任你说破嘴皮，我也不妄动、不急躁，安守其常。牢牢守住这一条，就可以没有灾祸。

关于“恒”的更多解释，请参阅《恒卦》。

《象》曰：“需于郊”，不犯难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慕道斋释评 “不犯难行”，避免去干危险、困难的事情。

《战国策·燕一》：“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赵之为蔽于南也。秦、赵五战，秦再胜而赵三胜。秦、赵相弊，而王以全燕制其后，此燕之所以不犯难也。”^②

“未失常也”，这种作法，没有偏离正道。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

慕道斋释评 “需于沙”，在等待时，站在平坦干燥的河边沙地上。在这种地方生活，吃水方便，又不会粘上两脚泥，确实是等待时机的好地方。

“小有言，终吉”，耐心等待有利时机的到来，稳坐钓鱼船，不要理会别人的闲言碎语，终究会吉祥。因为自己所处的环境已经近险，不能再迎合别人的意见，求人人夸奖。“言”，别人的批评，害之小者也。

譬如，唐朝安史之乱发生后，哥舒翰守在潼关，挡住了安禄山进攻都城长安的去路。但不晓事的唐玄宗反复派人催促哥舒翰出战，哥舒翰不得已脱离了有利的地形，出关与安禄山决战。结果潼关失守，长安陷落，皇室出逃，唐朝差一点就因此灭亡。如果哥舒翰当时置玄宗的催促于不顾，守住潼关不出战，耐心地等待有利的时机，结果可能吉祥。在这个例子里，唐玄宗的催促就是“小有言”，是不应该理睬的。难听的话说得再多，比起亡国丧身的大灾难来说，也算不了什么。

①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二十四年，与魏王会田于郊。”

② 《战国策·燕一》：“苏秦将为从，北说燕文侯曰：‘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由田作，粟粟之实足食与民矣。此所谓天府也。夫安乐无事，不见覆军杀将之忧，无过燕矣。大王知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赵之为蔽于南也。秦、赵五战，秦再胜而赵三胜。秦、赵相弊，而王以全燕制其后，此燕之所以不犯难也。’”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虽小有言，以终吉也。

慕道斋释评 “衍”，平坦，引申为舒适。

曾巩《仙都观三门记》：“距城六七里，由绝岭而上，至其处，地反平宽衍沃，可宫可田。”

《诗经·小雅·南有嘉鱼》：“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衍。”

“中”，合道为中。

“需于沙”，衍在中也”，处于干燥的沙岸上等待，这个策略合道，自己将有广阔的回旋余地。

“虽小有言，以终吉也”，虽然暂时人们对此策略的高明之处还不理解，会有一些批评，不要理睬它们，结果会很好。

例如，作为一个中国老百姓，如果在“文革”中选择当“逍遥派”，就算找到了当时最好的策略，多半可以安全地等待社会动荡过去。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慕道斋释评 “泥”，喻不容易摆脱的麻烦处境。为了避免这种处境，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策略，前面两爻，就是很好的例子。

《论语·子张》：“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需于泥”，在不得不等待的时候，却陷入了险恶的环境，卷入麻烦之中，这本身就是一个失败的选择。等待，并不是消极的等待，自己还要生活和成长，所以必须找一个好环境。如果环境不利，就会妨碍自己的成长和生活，就要遭受损失。

“寇”，指坏人的侵扰、劫杀，害之大者也。请参阅《蒙卦》上九。

“致寇至”，由于处在不利的环境，就容易让坏人找到攻击你的机会，就好比你自己邀请强盗来找你的麻烦。

例如，殷纣王荒淫无道，滥杀大臣，纣王身边就是是非之地。箕子无法脱身，陷于不利的境地，只好佯狂为奴，吃了不少苦头。比干被剖了心，遇到最凶残的强盗也不过如此。相比之下，微子出走，离恶人远，处于比较宽松的环境，就安然无恙。请参阅本卦六四。

总之，在等待中，身处不利的环境，就容易遭到巨大的伤害。

《吕氏春秋·有始览》：“《商箴》云：‘天降灾布祥，并有其职。’以言祸福人或召之也。故国乱非独乱也，又必召寇。独乱未必亡也，召寇则无以存矣。”

躲避危险，等待时局变化的时候，如果没有挑到一个好地方，结果是危险防不胜防，这就叫做“需于泥，致寇至”。

《象》曰：“需于泥”，灾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

慕道斋释评 “外”，指外力，不是因为自己的原因。因为所处的环境险恶，所以没有道理可讲。不管自己有没有理，惹不惹事，有没有错误，都容易受到环境的危害。

“需于泥”，灾在外也”，躲避灾难时处于不利的位置，过刚不中，将陷于险。

“灾在外”，指自己无论多么小心，灾难却防不胜防。

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郁达夫跑到南洋，为的是躲避日本人的迫害，等待抗战的胜利。但后来南洋也被日本人占领，环境也跟着变得险恶起来。不幸的是，郁达夫对环境的险恶估计不足，不够小心谨慎，平时说着很标准的日语，又显出比当地的土著有高得多的文化教养，从而引起了日本密探对他的怀疑和注意。就因为这么小的一个疏忽，在抗战即将胜利的时候，在没有任何罪名的情况下，郁达夫被日本人秘密杀害。

“敬慎”，戒惧谨慎。

“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由于自己在等待时局变化的时期，没有找到一个有利的位置，所以很容易遭到恶人的攻击。说到底，责任还在自己，怪自己的远见不够。如果当初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完全可以防止败亡。

《国语·晋语五》：“夫敬，德之恪也。恪于德以临事，其何不济！”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慕道斋释评 “血”，血淋淋的环境，在腥风血雨之中，喻处于很容易遭到暴力杀伤的环境。

“需于血”，在等待时，不幸处于杀伐之地，或处于是非之焦点，总之处于比九三还要坏的环境之中，犹如生活在血泊里，脑袋系在裤腰带上，很危险。

“出自穴”，这时候想脱离危险，就要找到时间和空间的狭小缝隙，出其不意，来个金蝉脱壳。

例如，殷纣王荒淫无道，滥杀大臣，造炮烙之刑，比干剖心死。在危急时刻，微子抓住机会出走，脱离了朝廷，也就脱离了危险。《韩愈全集·伯夷颂》：“当殷之亡，周之兴，微子贤也，抱祭器而去之。”

又例如，民国初年，袁世凯准备登基当皇帝，为此他疯狂地打击民主势力，暗杀了国民党代表宋教仁。袁世凯也视蔡锷为自己登基篡位的重大障碍，将蔡锷及其家属软禁在北京，对他进行严密监视，他的处境非常危险。为了麻痹袁世凯，蔡锷带头签名上“劝进表”，表示拥护袁世凯登基称帝；同时又和妓女小凤仙过从甚密，造成花天酒地、家庭不和的假象。他把家属转移出去，然后在小凤仙的掩护下，自己也摆脱了袁世凯的监视，绕道天津、日本，抵达云南，打响了反袁护国的第一枪，使袁世凯当皇帝的美梦化为泡影，并忧惧而死。从此，中国再没有人敢当皇帝，彻底结束了中国几千年封建帝制的怪圈。蔡锷“出自穴”的本领，当为后人之楷模。

反面的例子：某银行行长和夫人被歹徒绑架，歹徒把他们塞在轿车里，预谋把他们拉到偏僻的地方杀害。当轿车经过高速公路的收费站时，轿车停下，歹徒摇下了车窗玻璃交过路费，这是被绑架者大叫救命的唯一机会。但是，他们由于怕死，错过了这个机会。于是在他们面前只有死路一条，被歹徒杀害于荒郊野外。这个呼救的机会就是他们的“穴”，认得不认得，抓得住抓不住，关系到生死存亡。

《象》曰：“需于血”，顺以听也。

慕道斋释评 “听”，听着劲儿，喻仔细观察，细心体会，以找到好机会。“听”，也有听凭的意思，就是说在力量悬殊、没有胜算的时候，不要作激烈的反抗。

“顺以听也”，目的是走，但是环境凶险，不能硬走；硬走往往会遇到阻挡和伤害。要先假装顺从环境，然后注意观察，找准机会，借着劲来，最后一举脱险。这也是中国公安部向电视观众推荐的遇到歹徒时的脱险方法。

例如，2007年中央电视台报道，有一位北京妇女，晚上下班后从城里打黑车回她在郊区的家。司机想把她拉到偏僻的地方，图谋不轨。当她觉察后，开始试图在车里抢方向盘，结果被司机用刀砍伤。她知道这样不行，强制自己冷静下来，开始和司机交谈，提出一切都好商量，但要先找个地方包扎一下伤口，再找一个合适的旅馆做司机想做的事。司机犹豫再三，勉强同意，于是向着人口比较稠密的地方开去。在一个接近居民区的的地方，该妇女说有个诊所就在附近，地点也比较偏僻，可以到那里进行包扎。等司机把车开到那里，该妇女跳下车后大叫，并向人比较多的地方奔去，终于找到了机会脱险。而歹徒则仓皇逃逸，一周后被擒。

九五，需于酒食，贞吉。

慕道斋释评 “需于酒食”，在等待的时候，最好是能找个有吃有喝的舒适地方。

“贞吉”，如果能给自己找这样一个环境，预计吉祥。

例如二战前夕，德国纳粹开始猖獗，加紧迫害犹太人。爱因斯坦作为犹太人，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但是，他抓住时机，及时从德国去了美国，安然避开了德国纳粹的迫害，度过了二战的危险时期。在美国，爱因斯坦的日子过得舒服，除了取得了很多科学成就，还写信敦促罗斯福总统研制原子弹，终于用原子弹给了日本法西斯致命的一击，为世界反法西斯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可以说，爱因斯坦作为一个德国犹太人，最好地利用了二战这一段时间，非常吉祥。

《象》曰：“酒食贞吉”，以中正也。

慕道斋释评 “以中正也”，这事干得漂亮，此为正道，是等待时局变化最合适的安排。请参阅本卦《象》中的“君子以饮食宴乐”。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慕道斋释评 《集说》：“此爻独不言需，险之极不复有需也。君子处横逆之道也。”

“穴”，居住之地，这里喻危险的狭小空间。《周易·系辞下传》：“上古穴居而野处。”

“不速之客”，不请而来的人，不受欢迎的人。

《幼学琼林·卷二·朋友宾主》：“不请自来，谓之不速之客。”^①

对付不速之客，在方法上要特别注意，搞得不好就会被他们伤害。

“三人”，指多人。

“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一伙陌生人闯到家里来了。由于处于狭小的空间，没有回旋的余地，主人想脱身溜走而不得，不得不与这些不受欢迎的人在一起。并且，人家人多势众，自己就一个人，力量对比上处于绝对劣势。

“敬之”，戒惧谨慎，小心应对。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行乎，敬之哉，毋堕乃力！”

《国语·晋语五》：“夫敬，德之恪也。恪于德以临事，其何不济！”

《尔雅·释诂》：“恪，敬也。”

“敬之，终吉”，这时候就要戒惧谨慎，方能吉祥。小心谨慎，机智应对，危险就有可能过去。

例如，2005年北京发生了一起抢劫案。一位女事主刚从银行取了钱，坐进自己的汽车里，一个抢匪就跟着坐进了她旁边的座位上，并开始向她要钱。另一个抢匪则在外面堵住了车门，使她不可能逃跑。这就叫“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女事主见势头不妙，赶紧把身上的钱全给了抢匪，自己人身并没有受到伤害。待抢匪刚刚离去，女事主赶快用电话报警，终于抓获了这伙抢匪。

在局面对自己不利的時候，要小心谨慎地躲过匪徒的危害，然后再图其他，这就叫“敬之，终吉”。

《象》曰：“不速之客来，敬之终吉”，虽不当位，未大失也。

慕道斋释评 “虽不当位”，虽然自己的处境很不好，要倒一些霉。

“未大失也”，但还没有被敌人害死，所以还不算太大的损失。如果戒惧谨慎、机智应对，还有可能躲过大灾难。

例如，日寇占领北平时期，大画家齐白石闭门不出，停止卖画，终于安全地等到了抗战胜利。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在上海蓄须停唱，卧床装病，也等到了抗战胜利。而评剧艺术家白玉霜却不知收敛，仍在北平社会上抛头露面，上台演戏，被日寇捕去施以酷刑，终遭杀身之祸，屈辱而死。对比之下，见识高下之分立见。一为谨慎，一为不谨慎，后人见此对照，不可不有所深思也。

所以，这里的“敬”，绝对不是尊敬的意思，而是戒惧谨慎、机智应对，从而最后取胜。“敬”之道，在处理不同的情况的时候，有不同的具体办法，不可一概而论。

^① 《仪礼·公食大夫礼》：“大夫相食，亲戒速。”

《礼记·乡饮酒义》：“主人亲速宾及介，而众宾自众之。至于门外，主人拜宾及介，而众宾自入。贵贱之义别矣。”

06 讼卦 111010

慕道斋释评 本卦的卦象是坎下乾上，危险在下，天道在上。下有险，或者说内有险，表示心中不平，要和别人有争执；上有道，表示应该用道来指导，解决争执。

《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

慕道斋释评 “有孚”，讼时不要被自己的愤怒冲昏头脑，要牢记自己的理想、信念和行事的准则。请参阅《中孚卦》。

《说文解字》：“窒，塞也。”《损卦》的《象》里说：“君子以惩忿窒欲。”这里的“窒”，是“惩忿窒欲”的简略的说法。人们常说，“酒色财气”最为伤人。“惩忿窒欲”就是远离“酒色财气”，这样就不容易和别人争斗。

“惕”，在《小畜卦》的六四有“血去惕出”，这里是简略的说法，意思是保持高度警惕。

“中吉”，争讼时保持态度和措施得当，保持中道，这样才会吉祥。

“终凶”，但无论如何，争执个没完没了就有凶险。因为长期保持“窒惕”是很不容易的事，争讼的过程太长，各不相让，就会浪费过多的资源，还会给敌对势力以可乘之机，故而凶险。

“利见大人”，见到有见识的人，给你出好主意，则有利于战胜对手，有利于得到争执的平息或解决。

《吕氏春秋·孝行览》：“求之其本，经句必得；求之其末，劳而无功。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贤之化也。非贤，其孰知乎事化？故曰，其本在得贤。”

“不利涉大川”，做大事不是只靠言辞，有很多事不能靠争论来解决问题。说得通当然好，说不通，则不要钻牛角尖，一直说下去。必须另想办法，转而从实际工作着手。

《象》曰：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讼，有孚，窒惕，中吉”，刚来而得中也。“终凶”，讼不可长也。“利见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渊也。

“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这两句是说卦象，在本卦的一开始已经解释过了。这里的“健”，是指用天道来指导。

“刚来而得中也”，用天道来指导争执，就是“刚来”；自己用正确的策略来对付，就是“得中”。在卦象上指九二得中位。

“讼不可长也”，不可长期陷入争辩。争辩不成，就要考虑采用其他方式。

《说文解字》：“尚，曾也，庶几也。”所以，“中”就是不偏不倚，庶几得道的意思。

“尚中正也”，中正公平是解决争端的最好办法。到贤人那里，庶几可能找到这种办法。

“入于渊也”，试图用争论解决重大问题，就容易被对手找到攻击的机会，使自己掉入

深渊。

朱熹《周易本义》：“讼非和平之事，当择安地而处，不可陷于危险。”

《象》曰：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

慕道斋释评 “天与水违行，讼”，另一幅图画，天就高，水就低，喻双方各说各的理，各不相让，就要开始争讼。

“君子以作事谋始”，为了避免争讼，君子在做事的一开始就应该谋划好，作好必要的防范措施，先小人后君子，不要搞到后来非讼不可。譬如保存好相应的发票，及时做好记录等等。

人做事后悔的基本原因，往往就是没有做到“作事谋始”，所谓悔不当初。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

慕道斋释评 “不永所事”，避免长久的争讼。

自己说了一遍道理，人家不听，再多说也没有用。争辩不成，就要考虑采用其他方式。争讼一开始，就要考虑到避免长久的争讼。

安徽桐城有个“六尺巷”，那里流传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一首诗：“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英用谦让避免了为小事而和邻居争讼，还影响了后来的一大批人学习他的风范，使那里的世风淳朴，传为美谈。

《礼记·大学》：“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这段话说明：第一，争讼不是个好事情，不得已而为之；第二，争讼的时间长了，会使人讨厌，只有圣人才有耐心听别人长期争辩。

“小有言”，争讼时，说话一定要简短含蓄，直指要害，却又不可太露锋芒。

“终吉”，总的说来，争讼是个危险的事。但是，有时候一句话不说更危险。所以，要掌握的底线，是不得已而为之。只要谨守“不永所事”和“小有言”这两条原则，最终吉祥。

《象》曰：“不永所事”，讼不可长也。虽“小有言”，其辩明也。

慕道斋释评 “讼不可长也”，不可长期致力于争讼。既然对方可以和你争讼，说明在力量上至少和你势均力敌，可能还比你强大。和这种对手纠缠不休，容易造成损失；许多事情也不是用言语可以解决的。

“虽‘小有言’，其辩明也”，话虽然讲得简短含蓄，但道理一定要讲清楚。这时候，对方要描，只能是越描越黑，越显得他没有道理。

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慕道斋释评 “逋”，逃，脱离。《后汉书·刘陶传》：“使男不逋亩，女不下机。”

“不克讼，归而逋”，争讼不赢，就脱离争讼，逃回到自己的地盘上。

“邑”，属于贵族个人的封地、领地。

《资治通鉴·卷六六》有曹操的一段话：“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①

《国语·晋语四》：“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②

“其邑人三百户，无眚”，回到自己的领地，呆在善意待你的人之中，哪怕那里的人很少也不要紧。有自己人的支持，就可以没有灾祸。

“三百户”，比较小的封邑。封邑里的人，当然服从其主人。身边有这些群众的支持，人数虽然不多，也足够了。这里主要是强调在危险的情况下，群众条件的重要性。

《论语·宪问》：“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季伯氏駢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

《穀梁传·庄公九年》：“十室之邑，可以避难；百室之邑，可以隐死。”这是说，如果有十户群众支持你，就可以得到有力的掩护；如果有一百户群众的支持，犯了死罪都可以藏起来。这是一个大致的比喻，目的是说明群众条件的重要。

《战国策·宋卫》：“……君曰：‘治无小，乱无大。教化喻于民，三百之城，足以为治；民无廉耻，虽有十左氏，将何以用之？’”^③这里说的“三百”，就是指“三百户”。^④

“眚”，大灾难。“无眚”，这样就可以没有大灾难。

《周易》是一本讲变化、讲转换的书。“其邑人三百户”就是由弱变强、由阴变阳、由被动变为主动的枢机。有了这个根据地，就有了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立脚点。举一反三，这个原理可以变换形式，应用到一切地方去，可以将时间、空间和其他因素互相进行转换。

《象》曰：“不克讼”，“归逋”，窜也。自下讼上，患至掇也。

慕道斋释评 “窜”，逃窜。形势不妙就要赶快逃走。

“自下讼上”，九二刚居下位，自命不凡，代表“自下讼上”，状告上司，与上司争论是非曲直。稍微扩展一下，在不利的情况下与强敌争斗，也属于这种情况。

“患至掇也”，这种行径招起祸患来，就像捡起一件小东西一样容易，属于百发百中，几乎没有什么例外的事情，犹如说“三个手指捏田螺”。“掇”，拾取。

《庄子·达生》：“仲尼适楚，出于林中，见佝偻者承蜩，犹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九二而不坠，则失者锱铢；累三而不坠，则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坠，犹掇之也。’”^⑤

《淮南子·泰族训》：“使民居处相司，有罪相觉，予以举奸，非不掇也，然而伤和睦之心，而构仇讐

① 《资治通鉴·卷六六》有曹操的一段话：“然兼封四县，食户三万，何德堪之！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

② 《国语·晋语四》：“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

③ 《战国策·宋卫》：“卫嗣君时，胥靡逃之魏，卫贖之百金，不与。乃请以左氏。群臣谏曰：‘以百金之地，贖一胥靡，无乃不可乎？’君曰：‘治无小，乱无大。教化喻于民，三百之城，足以为治；民无廉耻，虽有十左氏，将何以用之？’”

④ 《战国策·魏一》：“知伯索地于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曰：‘何故弗予？’桓子曰：‘无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无故索地，邻国必恐；重欲无厌，天下必惧。君予之地，知伯必愠。愠而轻敌，邻国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国，知氏之命不长矣！《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君不如与之，以骄知伯。君何释以天下图知氏，而独以吾国为知氏质乎？’君曰：‘善。’乃与之万家之邑一。知伯大说。因索蔡、皋梁于赵，赵弗与，因围晋阳。韩、魏反于外，赵氏应之于内，知氏遂亡。”比起这里所说的“万家之邑”，“三百户”肯定是小邑。

⑤ 《论衡·效力》：“众将拾金，何独掇书，坐知秦之形势，是以能图其利害。”

之怨。”

例如，抗战初期，韩复榘在军事会议上与蒋介石争论国土沦丧，尤其是济南和南京沦陷之责任问题，旋即被枪毙。这是一个以下犯上带来血光之灾的例子。

《礼记·坊记》：“《诗》云：‘民之无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让，至于已斯亡。’”说明与人争执、与人相讼可以引来杀身之祸。

六三，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

慕道斋释评 “物不平则鸣”，有功劳，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公正的待遇，就容易有讼的想法，想把道理讲清楚。本爻分析的就是这种情况。

“食旧德”，靠过去的功劳吃饭。人有了功劳，就容易因此争名誉，争地位，因为他认为有争这些的资格和本钱。争的过程，就是说自己如何委屈，其结果，就是走向讼。

《战国策·魏四》：“信陵君杀晋鄙，救邯郸，破秦人，存赵国，赵王自郊迎。唐且谓信陵君曰：‘臣闻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谓也？’对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杀晋鄙，救邯郸，破秦人，存赵国，此大德也。今赵王自郊迎，卒然见赵王，臣愿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无忌谨受教。’”

“贞厉，终吉”，如果能够想到这里面的危险，小心翼翼，最终将能长治久安，吉祥如意。

《说文解字》：“成，就也。”《广韵》：“成，毕也。凡功卒业就谓之成。”

“无成”，不要说某事是自己干的，因为里面还有别人的贡献。

“或从王事，无成”，干公事，有功劳，要归功于领导和群众，不可自伐其功。争位争利，或争功伐善，均为讼之道。借以前的功劳伸手要这要那，更不足取。殊不知君王如何对待你，往往是出于他自己利益的考虑，和你有没有功劳，会不会争辩也许有关系，但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的关系。^①

请参阅《坤卦》六三和《谦卦》九三。

《象》曰：“食旧德”，从上，吉也。

“从上，吉也”，在有关自己名誉、地位的事情上，要服从上级，不与上级争执。不自伐其功，谦虚谨慎，如此才能吉祥。

九四，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

慕道斋释评 “不克讼”，诉讼不成功，得不到支持。

“复”，把事情重想一遍。请参阅《复卦》。

“即”，立即，马上。

^① 《国语·晋语五》：“麻笄之役，郤献子见，公曰：‘子之力也夫！’对曰：‘克也，以君命命三军之士，三军之士用命，克也何力之有焉？’文子见，公曰：‘子之力也夫！’对曰：‘夔也，受命于中军，以命上军之士，上军之士用命，夔也何力之有焉？’栾武子见，公曰：‘子之力也夫！’对曰：‘书也，受命于上军，以命下军之士，下军之士用命，书也何力之有焉？’”

“命”，命令。《说文解字》：“命，使也。从口从令。”

“渝”，变化，改变态度，认输服软。

“不克讼，复即命渝”，与别人争论是非而争不赢，先回到自己安全的地方，想想自己有多少胜算，马上就改变腔调，包括必要时认输服软。也可以心里不认输，但是要改变正面与人争斗的策略。

“安贞，吉”，克服欲讼之心，革其心，平其气，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总结经验。这样才能找一个稳妥的方略，找到胜利的道路。如此方为吉祥之道。

《象》曰：复即命渝，安贞不失也。

慕道斋释评 “安贞不失也”，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好好分析计算，就可以避免失算，就可以找到摆脱不利处境的办法。

九五，讼，元吉。

慕道斋释评 九五之尊，有权有势，治讼者也。所谓“治讼者”，就是别人讼，而九五作裁判，如果处理得当，可以坐收渔人之利，大大吉祥。这正是辩证法之所在，对于某些人是痛苦不堪的事，对另一些人却是大大的好事。

有权有势的人，最好是先让下面的人互相争讼，然后再出来评理，表示自己处事公允，于是乎使属下感恩，从此乐于为恩人赴汤蹈火。此乃领导之艺术也。

有权有势的人，缺少的并不是钱财。对于他来说，最宝贵的东西是有人誓死效忠。中国人长期以来崇拜关公，欣赏的正是他对于刘备做到了这一点。

“元吉”，“元吉”的意思是至善，形容其高明得无以复加。

《象》曰：“讼，元吉”，以中正也。

慕道斋释评 “中正”既指上层人士所处的位置好，也指其平常做事合道，公平公正。

“以中正也”，这里强调的是九五必须做到司法公正。一个在上者，平时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至为重要。有了这个条件，在有危难的时候，在上者才能号召民众保卫自己。否则，如果冤狱遍地，缓急之时，民众不但不会站出来，还会站在一旁看上面的笑话，甚至巴不得看着上面垮台。

《左传·庄公十年》：“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这就是著名的《曹刿论战》中的一段。

《论语·里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孔子做人的核心准则就是“忠、恕”二字。《曹刿论战》举例说明了什么叫做“忠”，《论

语》在其他段落说明了什么叫做“恕”，那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同时，《曹刿论战》又说明了什么叫做“孚”，为本书后面的《中孚卦》提供了预备知识。

上九，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

慕道斋释评 “或”，疑问之词，偶然的事件。

“鞶”，腰带，特指高官或贵族用的腰带。《说文解字》：“鞶，大带也。”《礼记·内则》：“男鞶革，女鞶丝。”

“或锡之鞶带”，偶尔有这种情况，有人靠争讼获得高官。

“终朝三褫之”，结果是此人在一上午之内，官位被剥夺了多次。喻这样的人地位很不稳固，很容易被剥夺掉。“褫”，褫夺。

有的人不会干别的，光靠争讼骂人，就得来高官。这样得来的官位很容易丢掉。例如，“文革”时的戚本禹，不会干别的事，就会写文章诬陷谩骂别人，结果他混了两年就丢了官，进了监狱。后来他被开除党籍，并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等罪名，判刑十八年。

那个时代有五花八门的所谓“写作班子”，都是用类似的伎俩混饭吃、混官当，其下场也都不怎么样，所谓“露多大脸，现多大眼”。

《象》曰：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

慕道斋释评 “受服”，当官。古代有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等，官阶的大小，在服饰的颜色和质地上有体现。

“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靠争讼、靠谩骂别人，而不是靠自己具体的工作成绩得来的官阶，不值得尊敬。

07 师卦



000010

慕道斋释评 本卦的卦象是坎下坤上，内有险，外有静。内坎是两个阴爻夹着一个阳爻，如同四个卫兵护着一个统帅，像个司令部；外坤则像是列好阵势的士兵。

师者，兵也。兵者凶事，内含杀机，故内有险。兵宜深藏不露，高深莫测，故外有静。

《师》：贞。丈人吉，无咎。

慕道斋释评 “贞”，打仗这种事，计算、谋划是第一位重要的。

“丈人吉，无咎”，只有让老谋深算，有能力、有威信的人做军队的统帅，方能吉祥，才能避免祸端。反之则不堪设想。战国时，赵国以纸上谈兵的赵括为将，换掉了老谋深算的廉颇。结果，长平之战大败，赵卒除了战死的，还被活埋了四十五万，以致赵国全国的青壮年

基本死光，赵国也因此很快地衰落下去。

对于一个军队来说，统帅的军事指挥是头等重要的。所以古人言：“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管子·地图》：“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輶轳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以，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必尽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错者，尽藏之，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错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图之常也。人之众寡，士之精粗，器之功苦，尽知之，此乃知形者也。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如意，故主兵必参具者也。主明、相知、将能之谓参具。故将出令发士，期有日数矣；宿定所征伐之国，使群臣、大吏、父兄、便辟左右不能议成败，人主之任也。论功劳，行赏罚，不敢蔽贤有私；行用货财，供给军之求索，使百吏肃敬，不敢懈怠行邪，以待君之令，相室之任也。缮器械，选练士，为教服，连什伍，遍知天下，审御机数，此兵主之事也。”

《彖》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

慕道斋释评 “师，众也”，军队是由很多人组成。古制，一师两千五百人。打仗需要动员千千万万的人，人不多，不叫军队。

“贞，正也”，多谋多算，才是用兵的正确方法。或者说，策划计算，是为了行动正确。《孙子兵法·计篇》：“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不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这里的“贞”，是思考、谋划的意思，详细的解释请参阅《乾卦》。两千多年来，不知有多少人看到这里说“贞，正也”，便望文生义，认为“贞”的意思就是“正”，这是一种误解。如果“贞”的意思就是“正”，那么《周易》里有许多地方提到“贞凶”，难道正确反而会导致凶险？不合逻辑。

同样的道理，军队是由很多人组成的，但并不是所有人多的组织都是军队。所以“师”和“众”之间也是有一定的关系，但又不是等同。要正确地理解当时的语法，并按照合乎逻辑的方式思考，参照生活中的实际情况来理解文字的真意，这些都是读懂《周易》的起码要求。

“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如果能用正确的策略率领和指导众人，此人就可以当王。

“刚中而应”，这是形容本卦的卦象。“刚中”，是指九二，有正确的韬略，不为小人左右。“而应”，喻作为六五的君王支持统帅。初六和六三包围着九二，喻统帅也得到士卒的拥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行险而顺”，在险恶的军事斗争中，能根据具体情况，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而下面的士兵又服从这种领导。

“毒”，奈何、匡正。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莫余毒也已。”意思是谁也不能奈何我。

《说文解字》：“毒，厚也。害人之草，往往而生。”有毒的东西，其味厚重。就像害人的毒草，却往往能够治病救命。

中医认为，是药三分毒，一定要对症下药。如果药用得对，巴豆砒霜附子草乌都是至

宝；如果药用得不对，人参、鹿茸、黄芪、枸杞都是砒霜。中医认为，用药如用兵。反过来讲，用兵如用药。所以，本爻的“毒”，又当治理、匡正讲。古人云：“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用军事力量达到治理、匡正天下的目的，和用药治病救命的道理是一样的。用得好，是救命；用得不好，是祸害。

《资治通鉴·卷七》：“臣光曰：秦始皇方毒天下，而蒙恬为之使，恬不仁不知矣。……”^①

“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用这样的方法治理、匡正天下，而又能够得到民众的拥护，这样很吉祥，又有什么麻烦和灾祸呢！

《象》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

慕道斋释评 另一幅图画，“地中有水，师”，能容者大，好像大地能蓄住江河。作为军队，也应该能够容纳各种人才，团结各界民众。

“君子以容民畜众”，君子的特点，是以这种胸怀，容纳各式各样的民众。而有了民众的支持，才能打仗。军事斗争，要反映民众的意愿，要搞千军万马，不要搞孤家寡人。

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

慕道斋释评 “师出以律”，军队一旦出动，就必须有纪律，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律”，还指兵法和各种应有的作法。^② 古代又把兵书称为“律书”，凡违背那些原则的行为都可以叫做“失律”。

“否臧凶”，下级随便对上级的军令说三道四、妄加评论、随便表示赞同或反对，有人执行有人不执行，或干脆来个阳奉阴违，或公开抗命，都凶险。

《左传·宣公十二年》：“执事顺成为臧，逆为否。众散为弱，川壅为泽。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天”，多，茂盛。《史记·夏本纪》：“其草惟夭，其木惟乔。”

军队中人数众多，所有的军人必须坚决执行命令。而命令下达后，对上级的命令评头品足，有人执行，有人不执行，就会造成步调不一致，从而出现凶险。

本爻和六五是事情的两面，互相并不矛盾。

① 《资治通鉴·卷七》：“臣光曰：秦始皇方毒天下，而蒙恬为之使，恬不仁不知矣。然恬明于为人臣之义，虽无罪见诛，能守死无贰，斯亦足称也。”

② 《管子·参患》：“凡人主者，猛毅则伐，懦弱则杀。猛毅者何也？轻诛杀人之谓猛毅。懦弱者何也？重诛杀人之谓懦弱。此皆有失彼此。凡轻诛者杀不辜，而重诛者失有辜。故上杀不辜，则道正者不安；上失有辜，则行邪者不变。道正者不安，则才能之人去亡；行邪者不变，则群臣朋党。才能之人去亡，则宜有外难；群臣朋党，则宜有内乱。故曰猛毅者伐，懦弱者杀也。君之所以卑尊，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故诛暴国必以兵，禁暴民必以刑。然则兵者外以诛暴，内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不可废也。若夫世主则不然，外不以兵，而欲诛暴，则地必亏矣；内不以刑而欲禁邪，则国必乱矣。故凡用兵之计，三惊当一至，三至当一军，三军当一战。故一期之师，十年之蓄积殚；一战之费，累代之功尽。今交刃接兵而后利之，则战之自败者也。攻城围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则攻之自拔者也。是以圣人小征而大匡，不失天时，不空地利，用日维多，其数不出于计。故计必先定而兵出于竟。计未定而兵出于竟，则战之自败，攻之自毁者也。得众而不得其心，则与独行者同实；兵不完利，与无操者同实；甲不坚密，与偃者同实；弩不可以及远，与短兵同实；射而不能中，与无矢者同实；中而不能入，与无镞者同实；将使人，与残者同实；短兵待远矢与坐而待死者同实。故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论其士、论其将、论其主。故曰器盛恶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将予人也；将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积务于兵者，以其国予人也。故一器盛，往夫具，而天下无战心；二器盛，往夫具，而天下无守城；三器盛，往夫具，而天下无聚众。所谓无战心者，知战必不胜，故曰无战心；所谓无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无守城；所谓无聚众者，知众必散，故曰无聚众。”

《象》曰：“师出以律”，失律凶也。

慕道斋释评 “失律凶也”，军队没有纪律和正确的战略战术，凶险。而这里“律”不仅仅指纪律，还指兵法，指按战争的规律办事，即正确的战略战术。

《宋史·列传第三十八》：“雍熙三年，曹彬等北征失律，诸将多坐黜免，以兴为侍卫步军都虞候，领云州防御使。”①

《吕氏春秋·审分览》：“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②

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

慕道斋释评 九二是卦中唯一的阳，在众人之中有地位、也有能力，是军队中的灵魂，军队的统帅，所谓“丈人”也。

“中”，得中道也，思想和行为合乎道，能很好地运用战争规律叫做“中”。“在师中吉”，在军事斗争中，思想和行动有章法，思想合乎中道，行动不偏不倚，恰到好处，才能吉祥。军队的统帅和各级指挥员，必须是这样的人才行。就是普通的士兵，也必须有很好的军事素质，不然的话很容易被敌人消灭。

《孙子兵法·形篇》：“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

“无咎”，没有祸殃，没有过错。军事斗争，先求无咎。不被敌人消灭是第一位的，消灭敌人是第二位的。

“锡命”，赏赐之礼。《穀梁传·文公元年》：“天王使毛伯来锡公命。”

“三”者，多次。帝王多次赏赐，为非常之礼。

“王三锡命”，王多次给予赏赐，说明九二在军队中的重要地位，说明他的工作卓有成效，非常胜任在军队中的领导工作。

《象》曰：“在师中吉”，承天宠也。“王三锡命”，怀万邦也。

慕道斋释评 “承天宠也”，九二得道，让他当领导，军队就会无往而不胜，好像得到了上天的宠爱。

“怀万邦也”，王用赏赐的办法来团结众人，也用来团结那些懂得战争之道的统帅。

① 《宋史·列传第三十三》：“宋初，迁磁州团练使，坐境上用兵失律，荆罕儒陷阵，责授右监门卫率。”

《吕氏春秋·审分览》：“天地阴阳不革，而成万物不同。目不失其明，而见白黑之殊。耳不失其听，而闻清浊之声。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持之也。一则治，两则乱。今御驷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则不可以出于门闾者，不一也。”

② 《吕氏春秋·审分览》：“听群众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何以知其然也？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王廖贵先，儿良贵后。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有金鼓，所以一耳；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众也；勇者不得先，惧者不得后，所以一力也。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夫能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其唯圣人矣乎！无术之智，不教之能，而恃强速贯习，不足以成也。”

六三，师或舆尸，凶。

慕道斋释评 “或”，疑问之词，说的是可能发生的情况。

古代祭祀时要找一个人充当偶像，代表祖先接受膜拜，这个人就叫做“尸”。所以，后来有成语“尸位素餐”，来形容有的人像偶像一样坐在那里混日子，光吃饭不干活。还有一种引申的用法，把主持一件工作的人也叫做“尸”。《诗经·召南》：“谁其尸之，有齐季女。”

类似的用法见《左传·宣公十二年》：“彘子曰：‘不可。晋所以霸，师武臣力也。今失诸侯，不可谓力；有敌而不从，不可谓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师以出，闻敌强而退，非夫也。命为军师，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为也。’以中军佐济。知庄子曰：‘此师殆哉。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臧凶。”执事顺成为臧，逆为否。众散为弱，川壅为泽。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谓之临，有帅而不从，临孰甚焉，此之谓矣。果遇必败，彘子尸之，虽免而归，必有大咎。’”

还是在《左传·宣公十二年》：“王见右广，将从之乘。屈荡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终。’自是楚之乘，广先左。”这里的“尸”还兼有责备的意思。

有地位的人坐的车叫做“舆”。“舆尸”就是把一个无能之辈放在领导岗位上主持工作。

“尸”字另外一个意思是尸体。《左传·宣公十二年》：“赵旃以其良马二，济其兄与叔父，以他马反。遇敌不能去，弃车而走林，逢大夫与其二子乘，谓其二子无顾。顾曰：‘赵旃在后。’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于是。’授赵旃绥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获在木下。”

仍然在《左传·宣公十二年》：“丙辰，楚重至于郢，遂次于衡雍。潘党曰：‘君盍筑武军，而收晋尸以为京观？臣闻，克敌必示子孙，以无忘武功。’”

同文还有：“厨武子御，下军之士多从之。每射，抽矢藪，纳诸厨子之房。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爱。董泽之蒲，可胜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连尹襄老，获之。遂载其尸。射公子谷臣，囚之。以二者还。”

所以，“舆尸”的另一个意思是车上拉着尸体，这在当时是一种平常的现象。

“师或舆尸”，军队里有时有这种现象，让一个无能的人当了重要领导，或者是领导者信奉某种僵死的教条而不知如何灵活运用。春秋时宋襄公用兵就是一个好例子。

打仗就要死人。战争的原则是要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同时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如果自己的人被大量消灭，不得不拉着跑，也叫做“舆尸”。上面所说的两种“舆尸”往往同时发生，因为这两件事有因果关系。

“凶”，凶险。这种情况发生，就要倒大霉。

《象》曰：“师或舆尸”，大无功也。

慕道斋释评 “大无功也”，或者说，大的失败。

例如，中央红军在长征时曾让李德当统帅，结果湘江一战，红军就被消灭了一半。又例如，淮海战役时刘峙为国民党军徐蚌战场的总司令，结果是其手下的精锐兵团几乎被一

扫而光，损失了五十五万余人。

《管子·兵法》：“故举兵之日而境内贫，战不必胜，胜则多死，得地而国败。此四者，用兵之祸者也。四祸其国而无不危矣。”

六四，师左次，无咎。

慕道斋释评 “次”，军队驻扎在一个地方三天或三天以上，叫做“次”。

《左传·庄公三年》：“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①

郭店《老子》：“君子居则贵左，兵则贵右。”即古人用兵时尚右，左边比右边差。

《管子·版法解》：“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时之行，以治天下。四时之行，有寒有暑，圣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后，有左有右，圣人法之，以建经纪。春生于左，秋杀于右；夏长于前，冬藏于后。生长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圣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

《战国策书录》：“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

《资治通鉴·卷一八二》：“帝善属文，不欲人出其右。……”②

《国语·晋语一》：“十六年，公作二军，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以伐霍。师未出，士蔿言于诸大夫曰：‘夫太子，君之贰也，恭以俟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是左之也。吾将谏以观之。’”

用兵时，如果既不可攻，又不可守，就必须“走”。三十六计走为上。

“左次”，就是为了军事目的，去生活条件差一些的地方宿营，喻撤退或转移。例如，红军长征时为了避开敌军的围攻，不得已退入雪山草地，就是“左次”。事后看来，这种撤退或转移是完全必要的，为从战略上变被动为主动创造了条件。

有时，由于自己弱小，不可攻也不可守，那就要考虑撤退或转移，这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这样虽然未能直接消灭敌人，但有效地保存了自己，为以后消灭敌人创造了条件，胜于六三“舆尸”多矣。只要有生力量还在，就还有收复失地的希望。

“无咎”，没有灾祸。

“师左次，无咎”，用兵时常会有撤退或转移，这是正常运作，没有过错和灾祸。

《战国策·燕三》：“齐、韩、魏共攻燕，燕使太子请救于楚。楚王使景阳将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马各营壁地，已，植表。景阳怒曰：‘所营者，水皆至灭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营者，水皆灭表，军吏乃服。”这是根据情况，善于转移军队的范例。

① 《楚辞·湘君》：“鸟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

《国语·晋语四》：“吕甥、冀芮帅师，甲午，军于庐柳。秦伯使公子繁如师，师退，次于郕。”

《国语·晋语四》：“二年春，公以二军下，次于阳樊。”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二》：“帝善属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僧虔，帝诵其佳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邪！”

《国语·晋语一》：“十六年，公作二军，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以伐霍。师未出，士蔿言于诸大夫曰：‘夫太子，君之贰也，恭以俟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是左之也。吾将谏以观之。’”

刘伯温《百战奇略·攻战》：“凡战，所谓攻者，知彼者也。知彼有可破之理，则出兵以攻之，无有不胜。法曰：‘可胜者，攻也。’”

《百战奇略·守战》：“凡战，所谓守者，知己者也。知己有未可胜之理，则我固守，待敌有可胜之理，则出兵以击之，无有不胜。法曰：‘知不可胜者，则守。’”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慕道斋释评 “常”，常规，基本原则。

“未失常也”，没有失去战争的基本原则。在战争中，就是要做好两件事，一个是打，一个是走，走是为了更好地打。

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

慕道斋释评 “田”，打猎。打仗就好比打猎。“田有禽”，面对战场的敌人，好像是打猎时面对许多野兽。

“执言”，坚持自己的意见，所谓“仗义执言”。

“田有禽，利执言，无咎”，打仗像打猎，但重要性远远甚于打猎。利害得失、生死存亡在其中矣。有利于作战的意见，一定要坚持，才能没有祸患。统帅的责任是，拿出经过深思熟虑的正确意见，不能听从小人的胡言乱语。

黄石公《素书》：“慷慨梗梗，所以立功。”

做任何事情，就像绣一幅画，一针一线都必须按照一定的逻辑和计划去完成，最后才能得到一幅好的作品。如果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东来一针，西来一针，毫无内在的逻辑联系，绣出来的肯定就是一团糟。在军事斗争中，更是一点也不能马虎。事情办糟了，就会死大批的人。所以，在军事斗争中，一定要讲路线，讲大局，讲逻辑，要善于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

唐朝时张巡善于得士卒之心，善谋略，为古代名将。但他仅因不能坚决抵制上司李巨把一半粮草调往他处的命令，最终导致粮绝城破，在救兵到来的三天前被杀。

唐朝时哥舒翰守潼关，也是因为受不了李隆基派一个接一个的使者的催逼，不得已而出关迎战安禄山，导致潼关失守，守军全军覆没。哥舒翰死，皇帝李隆基不得不向蜀地逃窜，唐王朝从此走向衰亡。

“长子”，喻有能力、有威信、勇武之人，担任领导责任的人。

《管子·君臣下》：“神圣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长，此天之道，人之情也。”

《管子·形势解》：“举一而为天下长利者，谓之举长。举长则被其利者众，而德义之所见远。故曰：‘举长者可远见也。’”

《国语·楚语上》：“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傲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苟在朝者，无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导我。’”

“长子帅师”，统帅的位置，一定要让有能力、有斗争经验的人来干。军事斗争，不能搞极端民主化，不能搞轮流坐庄，要有民主，但更要有集中。

“弟子舆尸，贞凶”，“弟子”在这里喻下级军官和士兵。如果让他们在一个无能的、尸位素餐的人的领导下去作战，预计凶险。例如，战国时的赵括和三国时的马谡，都是无能的人。让他们当统帅的结果，就是重大的失败。

《象》曰：“长子帅师”，以中行也。“弟子舆尸”，使不当也。

慕道斋释评 “中行”，合道的行为。

“以中行也”，领导者能尽到统帅的责任，能用正确的方针指挥部队。

“使不当也”，让无能的人占据领导地位，就是对人的使用不当，必然会给部队造成重大损失。

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慕道斋释评 师之终，赏之时。战争胜利了，就要瓜分胜利果实。

“大君有命，开国承家”，战争胜利结束后，君王要发布命令，封赏有功人员。对其中的正人君子，可封公侯（开国）、食采邑（承家），或指定为王位继承人。

《晏子春秋》：“庄公问：‘威当世，服天下，时耶？’晏子对以行也。对曰：‘臣闻之，以谋胜国者，益臣之禄；以民力胜国者，益民之利。故上有美获，下有加利。君上享其名，臣下利其实。故用智者不偷业，用力者不伤苦，此古之善伐者也。’公曰：‘善。’于是破蕞之臣，东邑之卒，皆有加利。是上独擅名利，下流也。”

例如，周武王战胜商纣王之后，封周公旦和姜太公为周公、鲁公，建立齐国、鲁国，为周王室之藩屏，此为“开国”。

秦始皇临死的时候，下诏命有军功的公子扶苏继承王位。此也为“承家”，因为对他们来说，国就是家。但此事因李斯、赵高矫诏杀扶苏、立胡亥而没有成功，导致秦朝二世而亡。

“小人勿用”，小人只可厚赏金帛，不可封官职、封地盘。

例如，春秋时晋国因长年内乱，公族死亡殆尽，不得不封有军功的外姓为贵族，并让他们统帅六军，最后导致韩、赵、魏三家分晋，晋国灭亡。

退一步讲，小人也可封官封爵，但讨论国家大事时，不能采纳他们的意见。根据史籍记载，汉光武帝一律按功封赏，“至于用之左右者，仅邓禹、贾复等数人也”。

此爻专门讨论战争胜利后应如何封赏，如何划分势力范围，是属于政治上的问题。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所以，不但要赢得战争，还要花气力处理好有关战争的政治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本卦对战争问题考虑得非常周到、透彻。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

慕道斋释评 “以正功也”，封赏有功人员，是正确地对待他们的功劳。

“必乱邦也”，因为小人有军功，就重用他们，将来必然会危害国家，引起政治上的不稳定。

例如，清入关后，因军功重用吴三桂等人为王，各有一大片领地，号称三藩。结果他们后来个个造反，影响了清朝的稳定。

战国时三家分晋的故事上面已经列举，不再重复。

08 比卦



010000

慕道斋释评

坤下坎上，上有危险，下有柔顺。外部有危险，里面有服从和团结。

“比”的意思是一部分人团结在一起。从卦象上看，九五是一群里的领导，其余的阴爻代表所团结的群众。

人之所以能比其他动物都强大，一靠智慧，二靠团结，团结才有力量。

“比”，在甲骨文中就是一个人跟着另一个人，大家一起共事的意思。

《说文解字》：“比，密也。二人为从，反从为比。”意思是说多人共事，关系比较密切，而不是单个人，就可以叫做比。^①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择善而从之曰比。”

《周礼·夏官·司马》：“使小国事大国，大国比小国。”

《庄子·徐无鬼》：“管仲有病，桓公问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讳云，至于大病，则寡人恶乎属国而可？’管仲曰：‘公谁欲与？’公曰：‘鲍叔牙。’曰：‘不可。其为人洁廉，善士也；其于不己若者不比之；又一闻人之过，终身不忘。使之治国，上且钩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于君也将弗久矣！’公曰：‘然则孰可？’对曰：‘勿已，则隰朋可。其为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黄帝，而哀不己若者。以德分人谓之圣，以财分人谓之贤。以贤临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贤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于国有不闻也，其于家有不闻也。勿已，则隰朋可。’”

“比”，还有彼此和谐的意思。

《战国策·魏一》：“魏文侯与田子方饮酒而称乐。文侯曰：‘钟声不比乎，左高。’……”^②

《周易》里有三卦，是讲如何搞团结的，可见团结的重要性。它们分别是《萃卦》、《同人卦》、《比卦》。其中《萃卦》讲的是团体里的团结，《同人卦》讲的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的团结，而《比卦》讲的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几卦，团结的范围一个比一个大，显出越来越宽广的胸怀。

“比”也有贬义的说法，意思是成帮结伙，如《封神演义·第九十五回》：“废股肱而昵比小人”。

本卦一阳居五，处于领导地位，上下五阴亲比之，为一人抚万邦，万人仰一人之象。此卦象，喻要拥护正确的领导，不要拥护错误的领导。

① 《孟子·滕文公下》：“昔者赵简子使王良与嬖奚乘，终日而不获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贱工也。’或以告王良。王良曰：‘请复之。’强而后获，一朝而获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简子曰：‘我使掌与女乘。’谓王良。良不可，曰：‘吾为之范我驰驱，终日不获一；为之诡遇，一朝而获十。’《诗》云：‘不失其驰，舍矢如破。’我不贯与小人乘，请辞。’御者且羞与射者比，比而得禽兽，虽若丘陵，弗为也。”

《周礼·地官·大司徒》：“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

《尚书·盘庚上》：“曷不暨朕幼孙有比？”

② 《战国策·魏一》：“魏文侯与田子方饮酒而称乐。文侯曰：‘钟声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闻之，君明则乐官，不明则乐音。今君申于声，臣恐君之聋于官也。’文侯曰：‘善，敬闻命。’”

《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

慕道斋释评 “吉”，一个人干不成什么事，能够考虑到和别人团结，一起干事，这想法本身就吉祥。

“原”，再。清朝李光地的《周易折中》里提到胡炳文曰：“原蚕（夏秋再孵化之蚕，也称二蚕），原庙，原田，义皆训再。”所以，“原”的意思是再。

《淮南子·泰族训》：“原蚕一岁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为其残桑也。”

“筮”，卜筮，喻思考与计算。

“原筮”，与人共事之前，要再三考虑。对比《蒙卦》，那里强调“初筮”，是强调在学习上最重要的事是要虚心、要有诚意；此卦强调“原筮”，是说要反复考虑和什么人相比，跟着什么人干事。

《说文解字》：“永，长也。”《尚书·太甲上》：“慎乃俭德，惟怀永图。”

“元，永贞”，跟着别人一起干事情，要注意不要丧“元”，就是要注意不要丢掉自己的性命，或者说要留神不要被别人杀掉。时刻提高警惕，才能不出危险。“伴君如伴虎”，中国历代都有大批臣子被君主杀掉，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当然，历史上也不乏君主被臣子杀掉的例子。所以，与人共事是个很艰难的事情。

《汉书·司马迁传》中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胜数。”到了现代，这种集团内部的斗争仍然很激烈。

“无咎”，如此戒惧谨慎，才能不出祸患。

“宁”，安，安宁。《说文解字》：“宁，安也。”^①相应的成语有“息事宁人”。

柳宗元《捕蛇者说》：“鸡狗不得宁。”

韩愈《知名箴》：“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宁，终莫能戒。”

《国语·楚语下》：“子西曰：‘德其忘怨乎！余善之，夫乃其宁。’子高曰：‘不然。……不仁者则不然。人好之则偏，恶之则怨，高之则骄，下之则惧。骄有欲焉，惧有恶焉，欲恶则偏，所以生诈谋也。子将若何？若召而下之，将威而惧；为之上者，将怒而怨。诈谋之新，无所靖矣。有一不义，犹败国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难乎？……’”^②

《庄子·列御寇》：“小夫之知，不离苞苴竿牍，敝精神乎蹇浅，而欲兼济道物，太一形虚。若是

① 《书·洪范》：“三日康宁。”

《礼记·月令》：“身欲宁。”

《吕氏春秋·慎大览》：“桀为无道，暴戾顽贪，天下颺恐而患之，言者不同，纷纷分分，其情难得。干辛任威，凌轹诸侯，以及兆民，贤良郁怨。杀彼龙逢，以服群凶。众庶浼浼，皆有远志，莫敢直言，其生若惊。大臣同患，弗周而畔。桀愈自贤，矜过善非，主道重塞，国人大崩。汤乃惕惧，忧天下之不宁，欲令伊尹往视旷夏，恐其不信，汤由亲自射伊尹。”

《国语·楚语上》：“在舆有旅賁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褻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

② 《国语·楚语下》：“子西曰：‘德其忘怨乎！余善之，夫乃其宁。’子高曰：‘不然。吾闻之，唯仁者可好也，可恶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偏，恶之不怨，高之不骄，下之不惧。不仁者则不然。人好之则偏，恶之则怨，高之则骄，下之则惧。骄有欲焉，惧有恶焉，欲恶则偏，所以生诈谋也。子将若何？若召而下之，将威而惧；为之上者，将怒而怨。诈谋之新，无所靖矣。有一不义，犹败国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难乎？吾闻国家将败，必用奸人，而嗜其疾昧，其子之谓乎？’”

者……汝为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宁。”^①

《说文解字》：“方，併船也。象两舟省、总头形。”详细的解释请参阅《坤卦》六二。

《庄子·齐物论》：“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是说两者总是联系在一起的意思。

“来”的意思，在这里是来聚集。

“不宁方来”，“不宁”和“来”，这两件事是联系在一起的。局势动荡，百姓的日子过不下去，才会聚集起来造反闹事。

《战国策·书录》：“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达；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浅薄，纲纪坏败；民不见义，而悬于不宁。”

小到水泊梁山、瓦岗寨，大到赤眉、黄巢，都是这种情况。英雄豪杰们活不下去，就会聚众起事。比较近一点，元末、明末、清末和民国初年，天下大乱，都是“不宁方来”的时代。

“后夫凶”，归顺得晚了，就有凶险。《增广贤文》：“先到为君，后到为臣。”例如，隋末炀帝无道，社会动乱，江湖上有“早早归唐”之说，当时许多英雄豪杰，包括瓦岗寨的许多头领，都投奔了李世民。

“后夫凶”的主要原因，在于归顺得太晚，归顺者对胜利者已毫无价值。先参加的，有可能得到高官厚禄；后去的，只能当走卒，甚至当走卒人家还不要。

例如，隋末的单雄信迟迟不归唐，而投了王世充，终于被李世民擒住杀掉。据《资治通鉴·卷一八九》记载，单雄信被捕时，他的拜把兄弟李世勣早已在李世民那里当了大官。单雄信希望李世勣能替自己在李世民那里说情，以免于一死。出于义气，李世勣也非常愿意这样做。于是，李世勣哀求李世民，希望用自己的官爵赎单雄信的死罪，李世民不许。在单雄信临刑前，李世勣割下自己大腿上的一块肉给他吃，说：“使此肉随兄为土，庶几不负昔誓也！”此事说明，同为结拜兄弟，同为英雄豪杰，归顺得早与晚，结局会有多么大的区别。

另一方面，像解放前夕才起义的刘文辉、邓锡侯、龙云等等，虽然在起义的时间上不能算早，但他们当时都是方面大员，势力雄厚，为西南各省的解放起到了重大作用，为地方解放所做的努力恰到好处，就不能算作“后夫”。所以，他们后来都受到一定程度的礼遇，下场并不“凶”。

《彖》曰：比，吉也。比，辅也，下顺从也。“原筮。元，永贞，无咎”，以刚中也。“不宁方来”，上下应也。“后夫凶”，其道穷也。

慕道斋释评 “比，吉也”，团结起来一起做事，力量就大，故而吉祥。

“比，辅也，下顺从也”，大家共事；就是要辅佐一位君主；要下级服从上级，要有组织纪律性。

“以刚中也”，与人共事，不能糊里糊涂，胸中要时时装着天道，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① 《庄子·列御寇》：“小夫之知，不离苞苴竿牍，蔽精神乎褻浅，而欲兼济道物，太一形虚。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归精神乎无始，而甘冥乎无何有之乡。水流乎无形，发泄乎太清。悲哉乎！汝为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宁。”

《庄子·在宥》：“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恶人之异于己也。同于己而欲之，异于己而不欲者，以出乎众为心也。夫以出乎众为心者，曷常出乎众哉？因众以宁所闻，不如众技众矣。”

“‘不宁方来’，上下应也”，局势动荡，人们就容易聚集在一起，是因为这时上下都有一致的要求。例如1937年抗战爆发，中国各阶层一致要求抗日，比较容易团结在一起。秦末大起义，也是社会各阶层一致努力，以推翻暴秦为共同目的。

“其道穷也”，因为不会顺应形势，丧失了机遇，而使自己陷入危险的境地，是无道的表现。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

慕道斋释评 “地上有水，比”，另外一幅图画，地上有水，汇到一起，象征各种力量的聚集。

“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君王用这种方法来团结各种力量，如清康熙帝致力于团结蒙、藏、新疆，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扩大了中国的版图。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

慕道斋释评 “有孚”，与人共事，要有自己的理想、信念和行事的准则。请参阅《中孚卦》。

“有孚，比之，无咎”，与人共事，有高尚的信念和做事的准则，就不容易出乱子。中国古代有“管鲍之交”，便是楷模。

“缶”为陶瓦一类的罐，喻朴实无华的容器。《说文解字》：“缶，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以节歌，象形。”

“有孚盈缶，终来”，自己高尚的信念和做事的准则在心中装得满满的，又朴实无华，终究会有人来与你很好地合作。

另一幅图画。本卦的卦象，下卦坤如同一个容器，上卦坎代表水。容器里的水满得都冒了出来，喻“有孚盈缶”，这样便于记忆。

“有它”同“有他”，与某种情况相反。《离骚》：“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请参阅《中孚卦》初九的解释。

“有它，吉”，就算到了最后不能很好地合作，产生了分裂和矛盾，合不来要散伙，也会好聚好散，比较容易解决问题，不会拔刀相向。因为彼此有仁义的信念，所谓“买卖不成仁义在”，散伙后各走各的路，不会因为互相谋害，闹出人命来，所以吉祥。

合作共事，最怕到头来自相残杀。按照太平天国的天国理论，太平天国的所有官兵，都是兄弟姐妹。但是后来他们内部出现了分裂和矛盾，互相杀将起来，动辄就杀几万人。他们把自己的理论和信念丢到脑后，自己的宣言如同废纸，行为没有规范，所以很快就走向了灭亡。

《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慕道斋释评 “有它，吉也”，初六有正确的信念和行为准则，这样就经得起风浪，就

不会自相残杀，吉祥。

六二，比之自内，贞吉。

慕道斋释评 “内”，自我，自己的方针和准则。

“比之自内”，与人共事，自己心里要拿定主意，有自己的方针和准则，不要丧失自我。“贞吉”，预计吉祥。

《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慕道斋释评 “不自失也”，与人共事的同时，不失去自己的主张，不丧失自我，坚持正确的原则。如中共在抗战时期，既坚持统一战线，又坚持独立自主。

人在群体之中，往往想迎合别人，极易受别人的起哄和洗脑的影响，在搞传销的人群中就有这种现象，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六三，比之匪人。

慕道斋释评 “匪人”，指不地道的人、坏人，尤其是不讲道德的人，没有信义的人，没有能力的人，或者是和自己合不来的人。

“比之匪人”，和这些人共事，或者是拥戴他当头领，结果可想而知。

《管子·形势解》：“明主与圣人谋，故其谋得；与之举事，故其事成。乱主与不肖者谋，故其计失；与之举事，故其事败。夫计失而事败，此与不可之罪。故曰：‘毋与不可。’”

同文还有：“与人交，多诈伪无情实，偷取一切，谓之乌集之交。乌集之交，初虽相欢，后必相咄。故曰：‘乌集之交，虽善不亲。’”圣人之与人约结也，上观其事君也，内观其事亲也，必有可知之理，然后约结。约结而不衰于理，后必相倍。故曰：‘不重之结，虽固必解。道之用也，贵其重也。’”

例如，翟让和李密同为隋末农民起义军中瓦岗寨的著名首领，而李密在骗得了翟让的信任之后，假借请他吃饭，将其杀害。^①

清朝吴世机的医书《理渝骈文》：“贤士宜亲，匪人宜远。与贤士居，遂为贤士；与匪人游，遂为匪人矣。”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伤乎？

慕道斋释评 “不亦伤乎”，与这等人共事，难道不是有很大的危害吗？

六四，外比之，贞吉。

慕道斋释评 “外比之”，追随比自己高明的贤人，和他一起工作。“贞吉”，预计吉祥。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乃引让左右尽出，独密下壮士蔡建德持刀立侍。食未进，密出良弓，与让习射，让方引满，建德自后斫之，踣于床前，声若牛吼，并弘、摩侯、儒信皆杀之。徐世绩走出，门者斫之伤颈，王伯当逼诃止之。单雄信叩头请命，密释之。”

《周易折中·程传》：“随之道，可以致大亨也。君子之道，为众所随，与己随于人，及临事择所随，皆随也。……凡人君之从善，臣下之奉命，学者之徙义，临事而从长，皆随也。”

所以，随之道用得，可以事半功倍，大大提高办事的效率和成功的几率。

邓小平的女儿曾问邓小平，在长征途中你都干了什么？邓回答只有三个字：“跟到走。”“跟到走”，就是典型的随贤人。

中国历史上，从刘秀、朱元璋到孙策、黄巢、李自成，他们在发迹之前，都有一段随人的时期。

《象》曰：外比于贤，以从上也。

慕道斋释评 “外比于贤”，知道某人是能人，然后追随之，叫做“外比”。

“以从上也”，“外比”的目的，是追随比自己高明的人。

九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

慕道斋释评 “显”，光明。

《尔雅·释诂》：“显，光也。又见也。”

《玉篇》：“显，明也，覲也，著也。”

“显比”，领导者要光明正大地与人共事。以仁待人，以平常心待事，不强加于人，不志在必得。作为领导，不能暴其小仁，假仁假义，违道干誉，尤其不能搞故意陷害，信任小人，搞阴谋诡计。

以臣对于君而言之，只是做到竭其忠诚，尽其才力，用之与否，在君而已，不搞阿谀奉承。在朋友亦然，修身诚意以待之，亲我与否，在人而已，不搞巧言令色，曲从苟和。

《管子·明法解》：“明主之道，卑贱不待尊贵而见，大臣不因左右而进，百官条通，群臣显见。有罚者主见其罪，有赏者主知其功。见知不悖，赏罚不差。有不蔽之术，故无壅遏之患。乱主则不然，法令不得至于民，疏远隔闻而不得闻。如此者，壅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谓之壅。’”

“王用三驱”，来者不拒，去者不追。

《史记·汤本纪》：“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

《吕氏春秋·孟冬纪》：“万物不同，而用之于人异也，此治乱、存亡、死生之原。……人置四面，未必得鸟；汤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网其四十国，非徒网鸟也。”^①

《管子·形式解》：“天之裁大，故能兼覆万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载万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众人得比焉。故曰：‘裁大者众之所比也。’”

“失”，不紧跟，不紧追，放一马。《说文解字》：“失，纵也。”“纵，缓也。”《广韵》：“缓，舒也。”

^① 《吕氏春秋·孟冬纪》：“万物不同，而用之于人异也，此治乱、存亡、死生之原。故国广巨，兵强富，未必安也；尊贵高大，未必显也，在于用之。桀、纣用其材而以成其亡，汤、武用其材而以成其王。汤见祝网者，置四面，其祝曰：‘从天坠者，从地出者，从四方来者，皆离吾网。’汤曰：‘嘻！尽之矣。非桀，其孰为此也？’汤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蝥作网罟，今之人学经。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汉南之国闻之曰：‘汤之德及禽兽矣！’四十国归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鸟；汤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网其四十国，非徒网鸟也。”

《说文解字》：“禽，走兽总名。”^①

“失前禽”，打猎时，跑得快的野兽就让它跑掉。追逐野兽时，跑得快的野兽总是跑在前面。喻对待前来共事的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不想来合作的人，也放人家一条生路。不强求，是大度容人的表现；惟有大度容人，才能团结群众。

《礼记·王制》：“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因为对别人赶尽杀绝，或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都不是君子树立威信的好办法。

“邑”，领地，见《讼卦》九二。“邑人”，某人领地上的人，指某人的部下或属下。

“诫”，警告，绝对不能违反的话，否则有生命危险。《说文解字》：“诫，敕也。”意思是很严肃的命令。

“邑人不诫，吉”，君主要宽厚待人，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要营造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其结果是，在他的地盘上，那里的百姓不必互相告诫要防备他，不必害怕他，这样才吉祥。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地方的君主对他的朋友、邻里、部下和一般居民都能做到宽厚仁义，那里的百姓就会轻松随便，用不着小心翼翼，事事戒备。

《战国策·齐三》：“孟尝君有舍人而弗悦，欲逐之。鲁连谓孟尝君曰：‘猿猕猴错木据水，则不若鱼鳖；历险乘危，则骐驎不如狐狸；……故物舍其所长，之其所短，尧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则谓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则谓之拙。拙则罢之，不肖则弃之。使人有弃逐，不相与处，而来害相报者，岂非世之立教首也哉？’孟尝君曰：‘善。’乃弗逐。”^②这一段说明，在上者不要轻易挑下面的人的毛病，惹下面的人害怕或不高兴。

本爻描述了领导者应有的宽容风度。

《象》曰：“显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顺，“失前禽”也。“邑人不诫”，上使中也。

慕道斋释评 “位正中也”，九五有团结他人之正道。

来投奔者为“顺”，坚决求去者为“逆”。

“舍逆取顺”，来者不拒，去者不追。

“前禽”，就是逃跑得最快的禽兽。“失前禽也”，逃跑得快的就让它跑掉，不要志在必得，斩尽杀绝。

“上使中也”，上级对待下级、使用下级要合乎道义。要关心爱护他们，发挥他们的长处，原谅他们的缺点和不足。上下要相互宽容，而不是相互贼杀。

《管子·轻重甲》：“桓公曰：‘何谓致天下之民？’管子对曰：‘请使州有一掌，里有积五窠。民无以与正籍者予之长假，死而不葬者予之长度。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

^① 《战国策·赵一》：“虎将即禽，禽不知虎之即己也，而相斗，两罢，而归其死于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己，决不相斗矣。今山东之主不知秦之即己也，而尚相斗，两败，而归其国于秦，知不如禽远矣。”

^② 《战国策·齐三》：“孟尝君有舍人而弗悦，欲逐之。鲁连谓孟尝君曰：‘猿猕猴错木据水，则不若鱼鳖；历险乘危，则骐驎不如狐狸；曹沫之奋三尺之剑，一军不能当；使曹沫释其三尺之剑，而操铍，与农夫居陇亩之中，则不若农夫。故物舍其所长，之其所短，尧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则谓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则谓之拙。拙则罢之，不肖则弃之。使人有弃逐，不相与处，而来害相报者，岂非世之立教首也哉？’孟尝君曰：‘善。’乃弗逐。”

资者得振，则天下之归我者若流水。此之谓致天下之民。故圣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动言摇辞，万民可得而亲。”桓公曰：“善。””

反面的例子，南宋皇帝赵构猜忌功臣，伙同秦桧冤杀了岳飞，下面的将士从此离心离德，南宋不久灭亡。

上六，比之无首，凶。

慕道斋释评 “比之无首，凶”，一群人共事，而没有统一的领导，凶险。

做任何事情，都必须有一个领导：一个乐团要有一个指挥，一支军队要有一个统帅，一个工程要有一个总设计师，都是这个道理。但是，如果几个人同时指挥一个乐团，不分伯仲，则很难协调得像一个人一样。所谓“天无二日，人无二主”，就是指人群里不能有两个头。

《战国策·赵一》：“辅主者名显，功大者身尊，任国者权重，信忠在己而众服焉。此先圣之所以集国家、安社稷乎！”^①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终也。

慕道斋释评 “无所终也”，一群人共事，如果没有正确的纲领，没有统一的领导，没有最后的裁决，成天不知道干什么，就将一事无成，没有好结果。

09 小畜卦 110111

慕道斋释评 本卦的卦象是乾下巽上，内有道，外有顺。

《说文解字》：“畜，鲁郊礼。畜，从田，从兹。兹，益也。”在自己的田地里种出好庄稼，使自己从中得到好处，就叫做“畜”。

“畜”，在本卦的意思是进德长道，使自己在这方面不断成长，并运用自己学得的天道，以达到“亨”的目的。进德长道的低级阶段叫做“小畜”，侧重的是改掉自己的缺点，在实践中磨炼自己，培养自己的心态。进德长道的高级阶段叫做“大畜”，侧重的是在行动中应用自己的逻辑能力，稳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老子·第二十二章》：“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在进德方面，尤其是这样。与其和别人争蝇头小利，不如用这个精力把自己的事做好。尤其是要努力进德，超越自我，

① 《战国策·赵一》：“张孟谈既固赵宗，广封疆，发五百，乃称简之徐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地君之御有之曰：五百之所以致天下者，约两主，势能制臣，无令臣能制主。故贵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将军以上，不为近大夫。’今臣之名显而身尊，权重而众服，臣愿捐功名，去权势以离众。”襄子恨然曰：‘何哉？吾闻辅主者名显，功大者身尊，任国者权重，信忠在己而众服焉。此先圣之所以集国家、安社稷乎！子何为然？’张孟谈对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谓，持国之道也。臣观成事，闻往古，天下之美同，臣、主之权均之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君若弗图，则臣力不足。’怦然有决色。襄子去之。卧三日，使人谓之曰：‘晋阳之政，臣下不使者何如？’对曰：‘死僇。’张孟谈曰：‘左司马见使于国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君曰：‘子从事。’乃许之。张孟谈便厚以便人，纳地释事，以去权尊，而耕于负亲之丘。故曰：贤人之行，明主之政也。”

这是任何人无法与你争，也阻挡不住的。

畜还有以下诸解：《孟子·梁惠王下》：“其诗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畜君”，是有道的君主，积累了一定德行的君主。^① 在中国的某些朝代，把地方长官叫做“牧”，意思是管理人民就好比是畜牧一样，也是个好词，和“畜君”是一样的道理。

《管子·君臣上》：“是以明君之举其下也，尽知其短长，知其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贤人之臣其主也，尽知短长与身力之所不至，若量能而授官。上以此畜下，下以此事上，上下交期于正，则百姓男女，皆与治焉。”

《礼记·祭统》：“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是之谓畜。”对天道，就要像对自己的父母一样，恭恭敬敬，不得冒犯，所以本卦的这个“畜”字用得非常准确。

“小畜”时，君子尚在弱小阶段，对世界有了一些基本的正确认识，故曰内有道。在这个阶段，还要特别注意凡事要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不是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这就叫外有顺。自己有了道，外面的世界才能顺，知道了这一条，就算知道了做事的最基本的道理，故曰“小畜”。

又，此卦一阴而五阳，喻以自己小小的脑子，要把那么多道吸收进来，谈何容易。只有靠在实践中一点一点积累和磨炼，故曰“小畜”。

德的增长过程就叫做“进德”。进德的过程要经过“小畜”、“大畜”，不断地学习、进步，最后达到“大壮”、“大有”。学习是个渐进过程，必须经过“小畜”、“大畜”等各个阶段的逐步积累，而不是一次完成。“畜”的意思近似于“蓄”。

《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慕道斋释评 “小畜”时，人的认识尚在弱小阶段，这时的要务，就是从各方面理解和运用“亨”术，即学习如何充分有效地运用每个人特有的资源和条件。

“小畜”和“大畜”的关系，是先从日常小事做起，一点一点地学习，然后再干大一点的事，积小而成高大，从“小畜”逐渐达到“大畜”。这也是不断学习“亨”术，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

“密云不雨”，在这个阶段，主要任务是积蓄力量，努力学习，不急于行动，就像在积累云彩而不下雨。

“自我西郊”，既然是学习阶段，应该尽量呆在远离矛盾中心的地方，避免麻烦，要清心寡欲，专心致志地学习。请参阅《需卦》初九。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健而巽，刚中而志行，乃亨。“密云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慕道斋释评 “小畜”就是学习进步，进德修身，积累经验。

^① 《庄子·天道》：“故知天乐者，无天怨，无人非，无物累，无鬼责。故曰：其动也天，其静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万物服。言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谓天乐。天乐者，圣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柔”，本卦只有一个阴爻，就是六四。阳刚阴柔，这是《周易》的一贯看法。

“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在卦象上，六四阴爻处阴位，为“得位”。且上有九五，下有初九，为“上下应之”。喻人在自己所遇到的特定条件下，把自己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既虚心地学习天道，又在实际生活中戒惧谨慎，适当地发挥自己的能力，这就叫“柔得位”。

上合天道，下合实际，虚心学习，游刃有余，在实践中获得知识，增长才干，这就叫“上下应之”。

“健而巽”，懂天道而又会顺势而行，谦虚谨慎。

“刚中而志行，乃亨”，用天道充实自己，按照天道行事，想做的事就能成功。这样就能充分地利用现有的资源，达到“亨通”的境界。

“尚”，曾，庶几，庶几于道。

《说文解字》：“尚，曾也，庶几也。”

东方朔《诫子诗》：“明者处世，莫尚于中。”

“‘密云不雨’，尚往也”，先积蓄力量，不急于行动，先以进德为务，等到将来时机有利，自己的本事也练好了，就能更好、更快地前进。这就是庶几于道的最好行动策略。

“施未行也”，自己做事的能力还不成熟，施展自己能力的时机尚未到来。

《象》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慕道斋释评 另一幅图画，上有风，下有天。

“风行天上”，喻人的思想在天道的高空中翱翔。搞理论、务虚、总结经验，这些好像是高高在上、抽象的事，但是和以后实践本领的好坏大有关系。

《尔雅》：“懿，美也。”

“以懿文德”，通过学习书本来提高思想、理论和文化水平。这一句强调现在主要是学习的阶段，学习的主要是书本知识，还不是实践的阶段。先学会言辞和文章，这是比较容易的事；下一步才是学会比较自如地运用天道，那是比较难的事。

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复，往来也。”

“复”，复有两个过程，一个是从事实里找到天道，是“实事求是”的过程；另一个是用学到的天道来指导现实，是用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这里可以同时指这两个过程，既用天道武装自己的头脑，又运用天道做事情，两个过程都可叫做“实事求是”。这是学习天道的最基本的方法，所以放在本卦的第一爻。

“复自道”，总结以往的经验，尽力按照道行事。

“何其咎？吉”，用这样的方法做事，怎么会有灾祸？所以吉祥。

《吕氏春秋·有始览》：“《易》曰：‘复自道，何其咎？吉。’以言本无异，则动卒有喜。今处官则荒乱，临财则贪得，列近则持谏，将众则罢怯，以此厚望于主，岂不难哉！”

“复自道”的哲学意义是实事求是，不要自以为是、自作聪明，不要想入非非，要按实际情况办事。尤其不要有任何迷信思想，包括不迷信任何非自然现象，不迷信任何偶像，也不迷信任何人。

《象》曰：“复自道”，其义“吉”也。

慕道斋释评 “复自道”，实事求是，寻求真理，按照天道来做事。

“其义‘吉’也”，吉祥是应有之义。

九二，牵复，吉。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牵，引前也。从牛，象引牛之縻也。”所以，用绳子拉着东西走叫做“牵”。

“牵复”，指在实践中寻找真理，要估计到自己会犯错误。为了避免大的损失，要采取一些防范措施。如在登高时，要系上保险绳；在化学实验中，要戴上防护眼镜，等等。做这种危险的事，最好是有师傅指引。另一层意思是，前进时要准备退路。如在山洞中行进时，要留下路标，以防在洞中迷失，找不到出来的路。电影院要有太平门，以备万一出现火灾时，观众可以迅速疏散。

照道行事叫做“复”。《泰卦》九三里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本卦初九有“复自道”，和本爻的意思都是一致的。

《智囊·兵智部》：“史思明有良马千余匹，每日出于河南渚浴之，循环不休以示多。光弼命索军中牝马，得五百匹，繫其驹于城内。俟思明马至水际，尽出之，马嘶不已，思明马悉浮渡河，一时驱之入城。”在这个事件中，史思明放出公马没有任何控制，李光弼却用小马驹牵制住了母马，做到了“牵”。故光弼吉，史思明凶。

“吉”，这样做事吉祥。

《象》曰：牵复在中，亦不自失也。

慕道斋释评 “在中”，牵复这种策略合乎中道，使自己在各方面都留有余地，从而离危险较远。

“不自失也”，不会自取大的失败。由于在这个阶段，自己各方面的水平都很低，很容易犯错误，所以，事先防备自己的重大失误是至关重要的。

九三，舆说辐，夫妻反目。

慕道斋释评 “说辐”即“脱辐”。

《老子·第十一章》：“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

“舆说辐”，车轮上的辐条掉了，车轮就不能转了，车也就不能走了。

这一爻是检验人的办事能力。无论办何种事情，首先要想明白此事需要一些什么必

要条件,然后要想办法找齐这些必要条件,再把这些条件巧妙地联结和运作起来,才可能成功。这就是执行“亨”术的具体内容。而一个人“亨”术的高低,是可以实际过程检验出来的。“亨”术不高的人,办事经常失败的人,需要在本爻下长期的工夫。

无道之人处理事情,常会犯错误,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一事无成。仔细分析,他们做的事情有些关键的地方接不上,好比是车轮上的辐条和车轮的圈分了家,所以车动弹不得。推而广之,如果自己的思想与实际情况不符,分了家,就叫做“无道”,也动弹不得,在这里喻为“舆说辐”。

“夫妻反目”,举例来说,无道之人,连自己家里的事也搞不好,夫妻之间会经常吵骂,弄到夫妻之间怒目相向的地步。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想法和实际情况不符,处事的方法拙劣,结果是本来很容易做好的事却做不好,这些现象就说明此人无道。

“小畜”阶段,属于学习、进德阶段,犯错误是难免的。一个重要的学习方法是从错误中得到教训。一个人所犯过的错误、所受过的磨难,也是一种财富。只有经历过这种过程,才能让人懂得什么是天道,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不能刻意追求犯错误,而要极力避免犯错误,因为犯错误一定会带来负面影响,而这种负面影响,也许一辈子也扭转不过来。

请参阅《大畜》卦九二,那里还有一个“舆说辐”,意思是车身和车轴分了家。在那个例子里,车轴是被人故意摘下来的,以防止轻举妄动,所以和本爻的意思完全不一样。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慕道斋释评 “不能正室也”,说明此人连一个家都搞不好。有这种情况出现,就说明此人的思想还远远没有达到小畜的水平,处理问题的能力还差得很,需要加倍努力地学习。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慕道斋释评 “有孚”,须要牢记的准则。请参阅《中孚卦》。

“血”,血气。像好勇斗狠、骄傲急躁、过强的欲望、狂躁的情绪等等,都属于这一类。

《国语·周语中》:“夫戎、狄,冒没轻儇,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

“血去”,做事要去掉感情色彩,不被血气驱使。血气有很多种,成功得意之际,心潮澎湃,踌躇满志,是一种血气;为名利与人争斗,不忍小忿,也是一种血气。^①

《黄帝内经》:“血有余则怒,不足则恐。”年轻人血气方刚,往往易怒而不知道害怕。本

① 《晏子春秋》:“栾氏、高氏欲逐田氏、鲍氏,田氏、鲍氏先知而遂攻之。高强曰:‘先得君,田、鲍安往?’遂攻虎门。二家召晏子,晏子无所从也。从者曰:‘何不为助田、鲍?’晏子曰:‘何善焉,其助之也?’‘何不为助栾、高?’曰:‘庸愈于彼乎?’门开,公召而入。栾、高不胜而出,田桓子欲分其家,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君不能防法,而群臣专制,乱之本也。今又欲分其家,利其货,是非制也。子必致之公。且婴闻之,廉者,政之本也;让者,德之主也。栾、高不让,以至此祸,可毋慎乎!廉之谓公正,让之谓保德。凡有血气者,皆有争心,怨利生孽,维义可以为长存。且分争者不胜其祸,辞让者不失其福,子必勿取。’桓子曰:‘善。’”

《孙子兵法·九变篇》:“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危,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以上“五危”,除了“必生”是怯懦之气,其他都是“血气”。

《庄子·庚桑楚》:“贵、富、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谗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荡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这些话指出了达到“血去惕出”的途径。

爻要指出的是，智慧的人需要的恰恰相反，必须容易害怕而绝对不发怒，这样才有可能把事情办好。

一个人如果要想学习、进步，必须谨慎地从小事做起，逐渐积累经验，直到成长到能做大事，而不能任意妄为，否则一开步就可能掉脑袋。所以，“血去”是成长的必要条件。当年，圉上老人让张良捡自己的鞋，是为了试探他，看看他有没有到达“血去”的水平。有了这个水平，老人才说：“孺子可教也。”此故事请参阅《史记·留侯世家》。

“惕”，怵惕。《尚书》：“怵惕惟厉，中夜以兴。”^①

“惕出”，事事小心谨慎，戒骄戒躁，提高警惕。

“无咎”，做事时心情紧张，保持谨慎戒惧，就能避免麻烦和伤害。天津有一个“津武堂”，它的掌门人张鸿骏先生说，在武术对打中，所有的伤害事故都是在松懈的情况下发生的；只要身体和精神保持紧张和戒备，就不会在别人的击打下发生伤害。

“血去”和“惕出”这两件事是有关联的。能做到一件，就容易做到另一件。“血去”是为了不惹祸；“惕出”是为了一旦有事，不受伤害，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增广贤文》：“灭却心头火，剔起佛前灯。”又有：“气是无名火，忍是敌灾星。”都是类似的意思。

此爻是在“小畜”阶段应该牢记的信念。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慕道斋释评 “上合志也”，思想合乎天道。“上”，指天道。“志”，指思想。

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

慕道斋释评 “有孚”，有了一些正确的信念和准则。

“挛如”，连在一起，结成坚实的一块。

“有孚挛如”，通过学习，有了一套正确的信念和准则，要牢牢记住这些信念和原则，把它们在脑子里形成一个整体，互相印证，反复地体会和应用。

《诗经·国风·曹风·鸛鸣》：“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心如结兮”的意思就是“有孚挛如”。一个人必须思想和信念稳定，行为才有可能稳定。

例如，《论语·子路》里列举了“士”应该具备的几条信念和准则：“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从这里看出，做“士”必须有一系列的信念和准则。

“富以其邻”，认真地观察周围的事物，从中看出天道是如何运作的，并把自己学到的

^① 《吕氏春秋·有始览》：“夫尧恶得贤天下而试舜？舜恶得贤天下而试禹？断之于耳而已矣。耳之可以断也，反性命之情也。今夫惑者，非知反性命之情，其次非知观于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则奚自知其世之不可也？奚自知其身之不逮也？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不知则问，不能则学。《周易》曰：‘夫自念斯，学德未暮。’学贤问，三代之所以昌也。不知而自以为知，百祸之宗也。名不徒立，功不自成，国不虚存，必有贤者。贤者之道，卑而难知，妙而难见。故见贤者而不觉，则不惕于心。不惕于心，则知之不深。不深知贤者之所言，不祥莫大焉。”

天道运用到自己周围的实际生活中去,灵活地利用各种有利的条件,从而为自己和他人得到实际的利益。能做到这一点,是达到“小畜”的一个标志。

学习做事,要从身边的事一点一滴做起,做一点就得到一点的好处,自己处理事情的水平也会随之有一些提高。不要把一切都推到将来,也不要幻想一下子就做什么大事。《战国策·秦策》:“范雎曰:‘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这就是“富以其邻”的基本思想。

《战国策·燕一》:“燕王谓苏代曰:‘寡人甚不喜诒者言也。’苏代对曰:‘周壘贱媒,为其两誉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富。然而周之俗不自为取妻。且夫处女无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衒,弊而不售。顺而无败,售而不弊者,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权不立,非势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诒者耳。’王曰:‘善矣。’”“诒”,欺诈。连善于欺诈的人都能派上好用场,这是一种辩证的思维。^①

《管子·霸言》:“霸王之形:象天则地,化人易代,创制天下,等列诸侯,宾属四海,时匡天下;大国小之,曲国正之,强国弱之,重国轻之,乱国并之,暴王残之。缪其罪,卑其列,维其民,然后王之。夫丰国之谓霸,兼正之国之谓王。夫王者有所独明。德共者不取也,道同者不王也。夫争天下者,以威易危暴,王之常也。君人者有道,霸王者有时。国修而邻国无道,霸王之资也。夫国之存也,邻国有焉;国之亡也,邻国有焉。邻国有事,邻国得焉;邻国有事,邻国亡焉。天下有事,则圣王利也。国危,则圣人知矣。夫先王所以王者,资邻国之举不当也。举而不当,此邻敌之所以得意也。”

善于利用环境中现有的条件,而不对环境求全责备。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找到使事情向好的方向转化的办法,乃有道的表现。

《象》曰:“有孚挛如”,不独富也。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独,羊为群,犬为独也。”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民乱而有独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

《孟子·尽心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不独富也”,把已经学会的一点天道运用到实际中去,不仅使自己,而且使他人和整个环境都得到了益处,达到双赢和多赢。这不仅仅是得到物质财富而已,更重要的是,这还是进德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步骤。

上九,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

慕道斋释评 “雨”,喻实践、行动。《乾卦》:“云行雨施,品物流行。”

“处”,就是安居、休息的意思,喻静下来总结经验。

^① 《战国策·楚一》:“城浑出周,三人偶行,南游于楚,至于新城。城浑说其令曰:‘郑、魏者,楚之盟国;而秦,楚之强敌也。郑、魏之弱,而楚之上梁应之;宜阳之大也,楚以弱新城围之。蒲反、平阳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袭之,安邑不知;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袭之,上梁亦不知也。今边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故楚王何不以新城为主郡也,边邑甚利之?’新城公大说,乃为具驷马乘车五百金之楚。城浑得之,遂南交于楚,楚王果以新城为主郡。”城浑随便给别人出个好主意,就有很大的实际效果。

《战国策·燕一》:“宫他为燕使魏,魏不听,留之数月。客谓魏王曰:‘不听燕使何也?’曰:‘以其乱也。’对曰:‘汤之伐桀,欲其乱也。故大乱者可得其地,小乱者可得其宝。今燕客之言曰:‘事苟可听,虽尽宝、地犹微之也。’王何不见?’魏说,因见燕客而遣之。”乱有乱的用处,要看如何用。

《玉篇》：“处，居也。”《广韵》：“处，留也，息也，定也。”

《孙子兵法·军争篇》：“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这里“处”的意思就是停下来。

《穀梁传》：“既者，尽也。有继之辞也。”

“既雨既处”，做完一件事，停下来休息一段时间，并用这一段时间来总结经验。做做停停，从实践总结出道理，再用道理指导实践，循环往复，自己的道行就不断地增长。请参阅《复卦》六二。

“尚德载”，这种过程有利于长道。人学到了道叫做“进德”。道是抽象的，又是客观的。人能够很好地运用道，主观上有所改进，就叫做有德。德者“得”也，德就是“得道”的意思；“载”，装载，喻自己的道在增长。

汉朝郑玄在注释《周礼·地官·师氏》时写道：“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

“厉”，危险，忧愁，戒惧。《玉篇》：“厉，危也。”

“妇贞厉”，片面地思考问题，会产生危险。片面地思考问题，往往起源于片面地观察问题，请参阅《观卦》六二，那里有进一步的解释。

古人认为妇人的目光短浅，思想有片面性，照她们的看法行事就容易出问题，容易带来灾祸，所以有“妇人之见”这一成语。这不妨只看做是古人的一种话语习惯，其实不论男人女人，都很容易产生“妇人之见”。

三国时，吴主孙亮要杀孙琳，为此向黄门侍郎全纪布置任务，要他通知他的父亲全尚准备兵马，然后起事杀人。据《资治通鉴·卷七七》记载，孙亮对全纪说：“卿去，但当使密耳！卿宣诏卿父，勿令卿母知之；女人既不晓大事，且琳同堂姊，邂逅漏泄，误孤非小也！”果然，“纪承诏以告尚。尚无远虑，以语纪母，母使人密语琳”。后来，就因为全尚这一句话说得不慎重，死了不少人，误了不少事。看来，孙亮的担心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在这件事上，纪母当然有责任，难道全尚就没有责任吗？应该说，这一对夫妇都有不慎，和性别没有关系。

再举一个简单的、现代的例子。有一对夫妇，已经不年轻，他们家里有个大床，床垫下有箱子可以放衣物，那床垫相当沉。一天，那丈夫用力把床垫抬起来，让妻子把一些东西放进箱子里。眼看就要完事，那妻子忽然说：“你先不要放下来，坚持住，我还有一些东西要放。”没等妻子回来，丈夫已经被压垮，闪了腰。从此，一个家庭由幸福变成了悲伤，要面对没完没了的痛苦，没完没了的后悔，没完没了的看病，没完没了的账单。这是“妇贞厉”的典型，对每一个字都有准确的体现，看不到全局，看不到长远，是这个妻子的主要特点。

“望”，满月，形容骄傲自满。有成语“满招损，谦受益”。

“月几望”，就是月亮接近满月的形状，形容人骄傲自满。

“君子”，有地位的人，有教养的人，做大事的人。

《尔雅·释言》：“征，行也。”

“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一个人如果看问题片面，发展到骄傲自满，轻敌麻痹，那

么当他做事的时候,就要出凶险。这一段和六四的“血去惕出”是相反的,说的是同一件事情相反的两面。

在人生的任何阶段,困难和问题总是层出不穷的,考虑如何解决和克服它们,应该占据我们大部分的精力。而顺利的局面和成绩都是暂时的,和众多的问题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没有时间为了它们而沾沾自喜。人生的过程就是克服困难的过程,而我们每个人都会最终被困难所克服,最后走向死亡。区别仅仅在于:越重视困难,越小心谨慎,就越能克服较多的困难,活得较长;而越轻视困难,越为所欲为,掉以轻心,就死得越快。所以老子说:“不道早已。”就是这个意思。看不到这一点而盲目乐观,是由于思想上的片面性,是由于对许多已经存在的问题和危险并没有引起重视。所以,“月几望”和“妇贞厉”总是相联系的,而且总是先有“妇贞厉”,然后在心理上发展为“月几望”,最后的下场就是“君子征凶”。

所以,《礼记·曲礼上》说:“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敖”,同傲。

例如,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使赵国强大起来,辟地千里。这时候他的思想出现松懈,废长立幼,搞了许多错误的举动,终于引起内乱,被活活饿死在沙丘宫。这件事说明,一时的高明,并不意味着以后事事高明。

又例如,三国时的马谡,在街亭战役中,只看到在山上扎营有居高临下的好处,看不到在那里取水不便,犯了“妇贞厉”的错误。由于他自高自大,听不进副将王平的劝告,使自己的思想到了“月几望”的阶段,严重地丧失了警惕。结果是街亭战役失败,给全局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自己也为这丢了脑袋,确实是“君子征凶”。^①

《象》曰:“既雨既处”,德积载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慕道斋释评 “德积载也”,这是德积道长的过程。

“疑”,怀疑,担心。《说文解字》:“疑,惑也。”

“有所疑也”,这个人的思想意识有重大缺点。有这样缺点的人,在实际生活中容易发生灾祸,令人担心。应该说,“月几望”和“妇贞厉”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缺点,只是程度不同罢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经常地仔细检查自己,努力改掉这些毛病。

10 履卦 ䷉ 111011

慕道斋释评 本卦的卦象是兑下乾上,悦在下,道在上。

① 《弟子规》:“行高者,名自高;人所重,非貌高。才大者,望自大;人所服,非言大。”

《战国策·魏二》:“秦昭王谓左右曰:‘今日韩、魏孰与始强?’对曰:‘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齐孰与孟尝、芒卯之贤?’对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尝、芒卯之贤,帅强韩、魏之兵以伐秦,犹无奈寡人何也,今以无能如耳、魏齐帅弱韩、魏以攻秦,其无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期推琴对曰:‘王之料天下过矣。昔者六晋之时,智氏最强,灭破范、中行,帅韩、魏以围赵襄子于晋阳,决晋水以灌晋阳,城不沉者三板耳。智伯出行水,韩康子御,魏桓子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国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绛水利以灌平阳。’魏桓子肘韩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蹙其踵。肘、足接于车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国亡,为天下笑。今秦之强,不能过智伯,韩、魏虽弱,尚贤在晋阳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时也,愿王之勿易也。”这一段说明居安思危的重要性。

人们心悦诚服地照道而行，就叫做“履”。履就是实践，就是在现实世界中行动。这一卦是讲在实践中、在现实世界中行动的时候，应该注意哪几个方面的问题。

《说文解字》：“履，足所依也，舟象履形。”所以，履就是脚上穿的鞋，变成动词就是走路、做事、实践的意思。

《说文解字》：“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所以，礼就是人为了做事成功而总结出来的一系列做事的规矩。

另一幅图画，乾在上为天，兑在下为泽。天在上面，泽在下面映着天，“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喻按照道行事，基本上不走样，就可以做事成功，这是“履”的如画境界。

《庄子·达生》：“梓庆削木为鐻，成，见者惊犹鬼神。鲁侯见而问焉，曰：‘子何术以为焉？’对曰：‘臣，工人，何术之有！虽然，有一焉：臣将为鐻，未尝敢以耗气也，必齐以静心。齐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齐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齐七日，辄然忘吾有四枝形体也。当是时也，无公朝。其巧专而外骨消，然后入山林，观天性形躯，至矣，然后成鐻，然后加手焉，不然则已。则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与！’”这一段说明了如何才能使自己的行动与天道一致。

《履》：履虎尾，不咥人，亨。

慕道斋释评 在“小畜”时人提高了思想水平，长了道，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实践中运用学到的天道。实践就是“履”，也叫“履行”。

“履”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在实践中受到伤害。搞理论一般不会直接伤害人，而实践时错了就可能付出惨痛的代价。一旦伤到了人，这个事实则永远不能改变。这一点要特别注意。所以这里提到“履虎尾，不咥人”，喻人的实践就好比跟在老虎尾巴后面走路，必须特别注意不要被伤害。

《尚书·君牙》：“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黄石公《素书》：“畏危者安，畏亡者存。”讲的都是与本卦类似的意思。

另外，实践就要利用资源。在实践中如何最有效地利用资源，这里面大有讲究，有利益所在。所以，实践时的另外一个要点就是“亨”。

《彖》曰：履，柔履刚也。说而应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慕道斋释评 “柔履刚也”，人的认识能力有限，时时出错，故而柔也。反过来，客观世界不是按照人的意志，而是按照道运作，并且铁面无私，绝无半点差错，故而刚也。人在现实世界中行动，好比跟在老虎尾巴后面走路，万一搞得不对，人就要受伤害，被天道惩罚，好比被老虎咬了一口。

“说而应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心悦诚服地照道行事，不违反客观规律，就可以不受惩罚。好比跟在老虎尾巴后面走路，老虎却没有咬人，这就叫识时务者为俊杰。

在实践中不受伤，还能做到巧妙地利用资源，这是更高的要求，叫做“亨”。在实践中受伤是最大的不亨，所以，“不咥人”是第一位的，“亨”是第二位的。

无论何人，柔弱无位如六三，刚明尊贵如九五，如果不心悦诚服地照道行事，不以柔履刚，其结果都要遭殃。而初九不冒进，六二幽人，九四愬愬，上九视履，以柔履刚，都可“无咎”或“吉”。所谓以柔履刚，就是承认客观规律是第一位的，自己的那一点本事是第二位的。

“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更进一步说，如果有什么人，能按照天道行事，不偏不倚，他就毫无愧疚地有资格当高级领导甚至当皇帝，这是因为他懂得天道，有智慧的光明。

孔子在《系辞下传·第七章》中说：“履，德之基也。”又说：“履，和而至。”又说：“履，以和行。”意思是说，一个人在实践中，能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能使人和自然和谐起来，做事就能达到目的，这就是德的基础。

《象》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慕道斋释评 “上天下泽”，解释本卦的卦象，乾在上为天，兑在下为泽。

“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君子在做事之前，要像湖水映照天空一样，和天道合拍，这就是“履”的如画境界。在做事之前，先搞清楚什么是天道，什么是人事；什么是自己的主观愿望，什么是现在的客观实际。还要搞清楚老百姓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这样才能知道自己应该如何行事。

初九，素履。往，无咎。

慕道斋释评 本卦初九，说的是在一般情况下，做人做事的基本策略。

做事之始，要踏踏实实，不要盼望别人的夸奖，也不要有任何华而不实之心。

“素”，白色，不杂。《说文解字》：“素，白致缁也。”意思是白绢、白丝绸。^①

《管子·四称》：“以缁缘缁，吾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缘素，吾何以知其善也？”

《庄子·刻意》：“……纯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与神为一。一之精通，合于天伦。野语有之曰：‘众人重利，廉士重名，贤士尚志，圣人贵精。’故素也者，谓其无所与杂也；纯也者，谓其不亏其神也。能体纯素，谓之真人。”^②

孔子被称为“素王”，是因为他不在乎权势、利禄这一类世俗的东西，而把自己的全部

① 《饮马长城窟行》：“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

《古诗十九首》：“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论语·八佾》：“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谓何？’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吕氏春秋·仲春纪》：“墨子见染素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以人者变，其色亦变，五入而以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以不慎也。”

② 《庄子·刻意》：“夫有干越之剑者，珌而藏之，不敢用也，宝之至也。精神四达并流，无所不极，上际于天，下蟠于地，化育万物，不可为象，其名为罔帝。纯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与神为一。一之精通，合于天伦。野语有之曰：‘众人重利，廉士重名，贤士尚志，圣人贵精。’故素也者，谓其无所与杂也；纯也者，谓其不亏其神也。能体纯素，谓之真人。”

《论语·为政》：“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精力都放在了文化事业上。这才使他自己的思想和《周易》的思想,在几千年后的今天依然发出光辉,并且将继续流传下去。

“素履”有几层意思:

一、不事张扬,专心致志地干自己最熟悉、最有把握、最喜欢的事;自己有条件干什么,就赶紧干什么。任何人必须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方针,这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二、戒惧而安于素位^①,而不想入非非。按常理行事,不侥幸行险。《吕氏春秋·孝行览》:“凡遇,合也。时不合,必待合而后行。……故君子不处幸,不为苟,必审诸己然后任,任然后动。”^②

三、独立思考,行己所愿,不让别人牵着鼻子走。古人云:“杀君马者道旁儿。”让别人的意见影响自己的重要决策和行动,是人生最大的错误。《韩愈全集·伯夷颂》:“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③

四、求实不求华,直接奔向自己最根本的目标,不要被琐事羁绊。不轻易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才有一点成功的希望。

五、不要妄想天上掉馅饼,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黄帝内经》:“道者,圣人之行,愚者佩之。”^④“佩”的意思是装饰,是做给别人看的,这就违反了“素履”的原则。知道这样做不对,反过来就知道如何做是对的。

“素履”和佛家的“随缘”、老子的“上善若水”,虽然各有特点,本质上都属于“亨”的思想。

“往,无咎”,按“素履”的原则,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就没有麻烦。

东方朔《诫子诗》:“明者处世,莫尚于中;优哉游哉,于道相从。首阳为拙,柳下为工;饱食安步,以仕代农。”

在古代文献中,有另外几个地方也提到“素”这个字,可供参考。^⑤

① 《中庸·第十四章》:“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人而不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

② 《吕氏春秋·孝行览》:“凡遇,合也。时不合,必待合而后行。故比翼之鸟死乎水,比目之鱼死乎海。孔子周流海内,再干世主,如齐至卫,所见八十余君,委质为弟子者三千人,达徒七十人。七十人者,万乘之主得一人用可为师,不为无人。以此游仅至于鲁司寇,此天子之所以时绝也,诸侯之所以大乱也。乱则愚者之多幸也,幸则必不胜其任矣。任久不胜,则幸反为祸。其幸大者,其祸亦大,非祸独及己也。故君子不处幸,不为苟,必审诸己然后任,任然后动。”

③ 《韩愈全集·伯夷颂》:“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

④ 《吕氏春秋·仲春纪》:“凡圣人之动作也,必察其所以之与其所以为。”

⑤ 《庄子·达生》:“工倕旋而盖规矩,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灵台一而不桎。忘足,履之适也;忘要,带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

《庄子·天地》:“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为。虽以天下誉之,得其所谓,蹇然不顾;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谓,蹇然不受。天下之非誉无益损焉,是谓全德之人哉!”

⑥ 《孙子兵法·行军篇》:“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素不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

《黄石公三略》:《军政》曰:“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是谓将礼。与之安,与之危,故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谋素合也。故蓄恩不倦,以一取万。”

《孙子兵法·火攻篇》:“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

《清史稿·志八十二》:“时鄂督张之洞入觐。之洞南海内重望,于川、晋、粤、鄂,曾创设书院及学堂。著《劝学篇》,传诵一时;尤抱整饬学务之素志。”

《象》曰：“素履之往”，独行愿也。

慕道斋释评 “独行愿也”，不管其他杂七杂八的事，不管别人怎么说，坚定不移地用行动实现自己的愿望。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坦，宽也，平也，安也。”

“履道坦坦”，做事不声张，别人就不知道你在干什么，至少不知道你做事的时间、地点，就不容易给你设置障碍，所以就容易、安全。居柔伏藏，宽裕得中，凡事幽静、安恬处之，则意味着自己的道路将会平坦、宽阔、安全。

“幽人”，高人，隐士，甘于寂寞，善于思考。喻其人我行我素，不张扬，行动秘密。王勃《秋晚入洛于毕公宅别道王宴序》：“青溪数曲，幽人长住；白云万里，帝相难见。”^①

“幽人贞吉”，这些高人甘于寂寞，善于思考，做事不声张，安安静静地就做成了自己的事，预计吉祥。《孙子兵法·虚实篇》：“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行动秘密，不事张扬，就可以不给别人捣乱的机会，才能达到“行于无人之地”之效果。

《孙子兵法·九地篇》：“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②

《左传·宣公二年》：“杀敌为果，致果为毅，易之，戮也。”

《孙子兵法·虚实篇》：“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

《象》曰：“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

慕道斋释评 “中，不自乱也”，人应该不求显达，专心致志地干自己的事，平日越低调越好。保守秘密，甘于寂寞，不事张扬，对于自己的行动计划来说，就是守住了中道，就可以保持自己的阵脚不乱。

《管子·内业》：“一物能化谓之神，一事能变谓之智。化不易气，变不易智，唯执一之君子能为此乎！执一不失，能君万物。君子使物，不为物使，得一之理。治心在于中，治言出于口，治事加于人，然则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听，此之谓也。”

形不正，德不来；中不静，心不治。正形摄德，天仁地义，则淫然而自至神明之极，照乎知万物。中守不惑，不以物乱官，不以官乱心，是谓中得。

有神自在身，一往一来，莫之能思。失之必乱，得之必治。敬除其舍，精将自来。精想思之，宁念治之，严容畏敬，精将至定。得之而勿舍，耳目不淫。

心无他图，正心在中，万物得度。道满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一言之解，上察于天，下极于地，蟠满九州。何谓解之？在于心治。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

心在藏心，心之中又有心焉。彼心之心，意以先言。意然后形，形然后言。言然后使，使然后治。不治必乱，乱乃死。”

① 《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于是大夫种、范蠡曰：‘闻古人曰：居不幽，志不广；形不静，思不远。’”

② 孙思邈《千金翼方·卷十四》：“每日令人出入门巷，惟务寂然。”

所以,要想事情不乱,先要自己的思想不乱。

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

慕道斋释评 “眇”,瞎了一只眼,或一只眼有毛病。《说文解字》:“眇,一目小也。”

“眇能视”,眼睛不好,看事物只能看到表面,看个大概的轮廓,不能洞若观火。

“跛”,瘸子。“跛能履”,行动能力差,凑合能走,容易发生事故和挫折。

以上两点,都是形容人的能力不够,却硬逞能。

“履虎尾,咥人,凶”,在这种状态下鲁莽行动,就会在实践中闯出大祸,好比跟在老虎尾巴后面走路,被老虎回头咬了,凶险。

“武人”,军人,喻莽撞无谋的人。《诗经·小雅·渐渐之石》:“武人东征,不遑他矣。”^①《孙子兵法·行军篇》:“兵非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夫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这里的“武”,喻莽撞无谋,凶残暴虐。

“大君”,君主,高级领导。《临卦》的六五,有“大君之宜”的说法,阐述了高级领导人应如何工作。

“武人为于大君”,武夫当政,没有韬略的人当领导,喻肩负重任的领导人做事莽撞无谋,凶残暴虐,没有章法。

《晏子春秋》:“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戏;殷之衰也,有费仲、恶来。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轹天下,威戮无罪,崇尚勇力,不顾义理。是以桀、纣以灭,殷、夏以衰。今公自奋乎勇力,不顾乎行义。勇力之士,无忌于国。身立威强,行本淫暴。贵戚不荐善,逼迹不引过,反圣王之德,而循灭君之行。用此存者,婴未闻有也。”这是晏子规劝齐庄公的话。齐庄公不听劝告,后来果然被杀。

又例如,五代时期的后汉王朝,武夫当政,文士的地位很低。这些武夫做事蛮横,失去法度,为害甚于贪官,以致政事糜烂。^② 后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短的一个朝代,也是最凶残的一个朝代,只有三年就灭亡了。做事无法无天,武断蛮横,是脑子不能驾驭事物的表现。恣行罔顾,必遭凶险。除了武夫,其他人也会有这个毛病,本爻只是用武夫作一个例子。

《象》曰:“眇能视”,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与行也。“咥人之凶”,位不当也。“武人为于大君”,志刚也。

慕道斋释评 “不足以有明也”,看不清事物。“不足以与行也”,不能很好地行走。

^① 《吕氏春秋·孟秋纪》:“立秋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秋于西郊。还,乃赏军率武人于朝。”

《战国策·魏一》:“西门豹为邺令,而辞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门豹曰:‘敢问就功成名,亦有术乎?’文侯曰:‘有之。夫乡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子人而问其贤良之士而师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扬人之丑者,而参验之。夫物多相类而非也,骊莠之幼也似禾,骊牛之黄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类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孙子兵法·行军篇》:“兵非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夫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这里的“武”,喻莽撞无谋。

^② 《资治通鉴·卷二八八》有如下记载,描写了五代时期的后汉王朝的武夫们的行径:“汉法既严,而侍卫都指挥使史弘肇尤残忍,宠任孔目官解晖,凡人军狱者,使之随意锻炼,无不自诬。及三叛连兵,群情震动,民间或讹言相惊骇。弘肇掌部禁兵,巡逻京城,得罪人,不问情轻重,于法何如,皆专杀不请。或决口断舌,斩筋,折胫,无虚日。虽奸盗屏迹,而冤死者甚众,莫敢辨诉。”

“位不当也”，能力不够硬要干，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举措不当。

“志刚也”，能力不刚，但是意愿很刚。喻刚愎自用，自以为是。

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

慕道斋释评 “朔”和“望”是形容月亮明暗的两个词。“望”是满月，“朔”则是看不见月亮。所以，“朔”的意思是没有、空虚。

朔下面加个心，形容心里空虚、害怕。“愬愬”，心里很空虚，很敬畏，喻小心翼翼、害怕。《公羊传》：“灵公望见赵盾，愬而再拜。”

古代的赵州桥上，竖着醒目的饕餮头像，目的是提醒过往的行人和船只，只有在过桥时小心翼翼，才能得到安全。

《吕氏春秋·慎大览》：“武王胜殷，得二虜而问焉，曰：‘若国有妖乎？’一虜对曰：‘吾国有妖。昼见星而天雨血，此吾国之妖也。’一虜对曰：‘此则妖也。虽然，非其大者也。吾国之妖，甚大者，子不听父，弟不听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此非责虜也，责其言也。故《易》曰：‘愬愬履虎尾，终吉。’”^①

相反，“望”的意思是满。如《小畜》上九中的“月几望”，就是志得意满、有恃无恐的意思。

“履虎尾，愬愬，终吉”，九四贴近九五，处多惧之地，所谓伴君如伴虎。实践中的人直接受到天道的检验，应该有敬畏之心。一个人办事就好比跟在老虎尾巴后面走路，稍有不慎，老虎就要咬人。所以，人在实践中必须小心翼翼，方能吉祥。^②

《论语》：“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蹢蹢，如有循。”有这样谨慎的样子才足以做大事。

《象》曰：“愬愬，终吉”，志行也。

慕道斋释评 “志行也”，人只要小心谨慎，按客观规律办事，想办的事就能办成，故吉祥。反之，就有危险。

九五，夬履，贞厉。

慕道斋释评 “夬”，是“决”和“玦”的右半边，意思是决心、决断，毅然决然。详细解释请见《夬卦》。

“夬履”，在情况不明或还没有考虑成熟的情况下，一意孤行地付诸行动。

九五的决心不是基于对于实际情况的周密调查和仔细的逻辑分析，而是基于自己内

① 《战国策·齐一》：“南梁之难，韩氏请教于齐。田侯召大臣而谋曰：‘早救之孰与晚救之便？’张丐对曰：‘晚救之韩且折而入于魏，不如早救之。’田臣思曰：‘不可，夫韩、魏之兵未弊，而我救之，我代韩而受魏之兵，顾反听命于韩也。且夫魏有破韩之志，韩见且亡，必东怨于齐。我因阴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则国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

② 《古诗源·尧戒》：“战战栗栗，日谨一日；人莫踰于山，而踰于垆。”

黄石公《素书》：“畏危者安，畏亡者存。”

心的意愿,所谓“情况不明决心大”,从主观愿望出发来作决断。这种态度往往成为失败之主要根源。对客观世界来说,人总是柔弱的。即便有刚明之才,苟专自任,犹为危道。

世界航空史上曾有一次惨烈的空难。在一条跑道上同时有两架大客机,由于下雾而互相看不见。其中一架客机的机长在情况不明的条件下擅自起飞,造成两机相撞,机上几百名人员全部死亡。所以,在情况不明的时候盲目行动,是最大的毛病,万万不可等闲视之。

《管子·形式解》:“明主之举事也,任圣人之虑,用众人之力,而不自与焉。故事成而福生。乱主自智也,而不因圣人之虑;矜奋自功,而不因众人之力;专用己,而不听正谏。故事败而祸生。故曰:‘伐矜好专,举事之祸也。’”

《玉篇》:“厉,危也。”

“贞厉”,预计将遇到危险。夬履者拿出九五之尊的派头,以自己的意志凌驾于客观条件之上,说一不二,莽撞行事,当然容易遇到危险。

和六三比,此爻作为九五有类似的毛病。但由于地位不同,九五的地位尊贵,更容易产生蔑视客观规律的情绪,更容易犯主观主义的毛病,所以造成的危害也特别巨大。

一个人的地位尊贵,并不一定说明他的思想正确。此爻的处事态度,与上一爻的“愬愬”和下一爻的“视履考祥”恰恰相反。好好地学习这两爻,有利于改正主观主义、盲目行动的缺点。

《象》曰:“夬履,贞厉”,位正当也。

慕道斋释评 “位正当也”,人处在九五之尊的地位,容易有唯我独尊的想法,自我膨胀,从而出现夬履的毛病。

任何人,无论职位多么高,在人前可以是领导,而在客观规律面前,永远要把自己摆在从属地位。因为客观事物并不照顾某个人的主观意志,而是严格地按客观规律运动。所以,人不遵循客观规律,就必然要失败。

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

慕道斋释评 “视履”,看着脚底下的路。

有一个例子,是一个没有做好“视履”的惨痛教训。2005年的最后一天,台湾演员齐秦和黄建福在北京演唱时,双双在舞台上边唱边走,对观众招手。这时不知为何在舞台上开着一个一米半深的洞。齐秦走到洞跟前,看见了,闪了过去。黄建福却把注意力只放在观众席上,一手插在裤兜里,一手拿着话筒,唱得正起劲儿,一下子直愣愣地头朝下栽进洞里,头部受了重伤。后来虽然全力抢救,终于不治,死于非命。

“考”,仔细地考察。

“祥”,吉凶的征兆。吉凶还没有成为事实之前,预先显露出来的迹象叫做祥。《周

礼·春官》：“以观妖祥，辨吉凶。”^①

“视履”，是指看清楚自己眼下正做的事。

《尚书·说命上》：“若跣弗视地，厥足用伤。”^②

“考祥”，仔细地考察、思考各种有形无形的迹象。

《中庸·第二十四章》：“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祲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

《太白金匮》：“明者见兆于未萌，智者避危于未形。”指的就是“考祥”的本领。“考祥”需要观察力和洞察力，需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功夫。

任何看似奇怪的事物，其背后都是有原因的，一定是有什么事没有考虑进去，思想上有所缺失，才会感到奇怪。把这个缺失补好之后一想，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善于从小事上发现重大隐患，及时消除隐患发生的条件，从而避免损失和危险，这是一种大本事。

《论语·卫灵公》：“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又有：“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视履考祥”，在行动时，看好自己的脚下的实际情况，仔细地观察和考虑周围环境的各种征兆和迹象，找到最佳的路线，避免一切危险，这是自己安全的最好保障。

“旋”，转弯，改变方向。《说文解字》：“旋，周旋，旌旗之指麾也。”旌旗可以指向任何方向，所以叫做“周旋”。

《庄子·达生》：“东野稷以御见庄公，进退中绳，左右旋中规，庄公以为文弗过也。使之钩百而反。”

《庄子·秋水》：“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

在宇宙中，任何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均匀的，一定会有涨落。所以，根据这个原理，选择最好的行动时机和方向，至关重要。

人必须有两个“旋”才有可能得到胜利：一个是头脑的“旋”，一个是行动的“旋”。红军长征时，毛泽东指挥主力在赤水河边和川军郭勋祺部打了两天，费了好大的劲，却没有占到便宜。在关键的时刻，毛泽东改变计划，命令立即掉头，渡赤水而去，此为“一渡赤水”。这个决策使红军保持了主动，弄成了“四渡赤水”的开篇之作。这就是两个“旋”的典范。

“其旋元吉”，遇事要考虑周详完备，留有回旋的余地，留有改变方向的主动权，才能吉

① 《尚书·咸有一德》：“毫有祥，桑谷共生于朝。”

《战国策·楚四》：“庄辛谓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郢陵君与寿陵君，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将以为楚国妖祥乎？’庄辛曰：‘臣诚见其必然者也，非敢以为国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国必亡矣。臣请辟于赵，淹留以观之。’庄辛去之赵，留五月，秦果举郢、鄢、巫、上蔡、陈之地，襄王流徙于城阳。”

《吕氏春秋·季夏纪》：“故成汤之时，有谷生于庭，昏而生，比且而大拱。其更请卜其故。汤退卜者曰：‘吾闻祥者，福之先者也，见祥而为不善，则福不至。’于是早朝晏退，问疾吊丧，务镇抚百姓。三日而谷亡。故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圣人所独见，众人焉知其极？”

《老子·第五十五章》：“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

《论语·宪问》：“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

② 黄石公《素书》：“走不视地者颠。”

《国语·周语下》：“夫君子目以定体，足以从之，是以观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处义，足以步目，今晋侯视远而足高，目不在体，而足不步目，其心必异矣。目体不相从，何以能久？”

样。元吉的意思就是至善。做事之前，要有一个安全系数，预想到自己会犯错误，有考虑不周的地方。客观事物的发展，也往往伴随着出乎意料的变化。所以，要预先给自己留下改变想法、修正错误的机会，不要自己搞死自己。打仗要有预备队，做事要有第二套方案，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本爻的“旋”字，喻要根据环境的变化，及时地改变自己的方法和策略。

《庄子·人间世》：“……殆乎，殆乎！画地而趋。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吾行郤曲，无伤吾足。”^①这里的“吾行郤曲”，就是找事物的薄弱环节下手，而走崎岖的小路，为的是避开祸患。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要避免僵化，避免“画地而趋”。

《庄子·列御寇》：“圣人以必不必，故无兵；众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顺于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则亡。”这里的“必不必”，就是灵活机动，有很多变通权宜的办法。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庆也。

慕道斋释评 “上”，指上九。

“大有庆也”，能如此行事和考虑问题，值得大大庆贺。

11 泰卦 000111

慕道斋释评 本卦的卦象是乾下坤上，表示阴阳相交，阳气上升而阴气下降。因为阳往上走，阴往下走，喻两者结合在一块，互相交融。

乾是阳，又表示抽象的天道；坤是阴，又表示地上的具体事物，尤其是人。阴阳相交，表示地上的人与天道融合在一起，人们基本上按道行事，世道属于比较升平有秩序的时期，叫做泰。

《庄子·庚桑楚》：“字泰定者，发乎天光。发乎天光者，人见其人，物见其物。人有修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谓之天民；天之所助，谓之天子。”

虽然泰时的形势比较好，但也不可掉以轻心。此卦列举了君子处泰的几种方式：拔茅（初九），指做事先易后难；包荒（九二），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居安思危（九三）；抓紧机会办大事（六五）。

六四形容小人处泰，“翩翩”，指无所事事，浪费了大好形势。

上六指出了泰极否来的最终趋势和如何应对的策略。

^① 《庄子·人间世》：“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曰：‘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临人以德。殆乎，殆乎！画地而趋。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吾行郤曲，无伤吾足。’”

《泰》：小往大来，吉，亨。

慕道斋释评 “小往大来”，小人隐于大众之中，从政坛上消失了，代表正道的大人或者君子纷纷露了头，出来干事情，此为泰时的标志。

《管子·形势解》：“民之从有道也，如饥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阴也。故有道则民归之，无道则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来，道来者其人莫往。’”

同文还有：“明主者，人未之见而有亲心焉者，有使民亲之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见而亲焉，可以往矣。’尧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誉之而不厌，久远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来之。故曰：‘久而不忘焉，可以来矣。’”

大人来是因为国君有道，而贤人和大批民众的纷纷逃离说明国君无道，或者说明国家政治混乱。

《晏子春秋·谏下十》：“国有三不祥，是不与焉。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如果一个国家里的贤人都跑了，更是不吉祥。反过来说，如果贤人都争着到这里来，这个国家就吉祥。

《论语·子路》：“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小往大来”，也指用小的代价完成重大的任务，为亨术的一种。

《战国策·东周》：“赵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于郑朝。郑朝曰：‘君勿患也，臣请以三十金复取之。’周君予之，郑朝献赵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太卜谴之曰：‘周之祭地崇。’赵乃还之。”用小钱办大事，用小事情推动大事情，这是一个好例子。

《吕氏春秋·慎大览》：“利不可两，忠不可兼。不去小利，则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则大忠不至。故小利，大利之残也；小忠，大忠之贼也。圣人去小取大……”^①

“吉”，用“泰”的原则做事，容易达到吉祥。居之安，为吉。

“亨”，行之通为亨。稳定祥和的形势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应该很好地利用这个大好形势，把各种其他资源很好地利用起来，做成几件大事，以造福人民。

《彖》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

慕道斋释评 “天地交而万物通也”，泰时的特点是，人按照天道行事，尽力做到人尽

① 《吕氏春秋·慎大览》：“利不可两，忠不可兼。不去小利，则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则大忠不至。故小利，大利之残也；小忠，大忠之贼也。圣人去小取大。”

昔荆襄王与晋厉公战于郢陵，荆师败，襄王伤。临战，司马反渴而求饮，竖阳谷操黍酒而进之。子反叱曰：‘誓！退！酒也。’竖阳谷对曰：‘非酒也。’子反曰：‘亟退却也！’竖阳谷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饮之。子反之为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绝于口，以醉。战既罢，襄王欲复战而谋，使召司马子反，子反辞以心疾。襄王驾而往视之，入幄中，闻酒臭而还，曰：‘今日之战，不谷亲伤，所恃者司马也。而司马又若此，是忘荆国之社稷，而不恤吾众也。不谷无与复战矣。’于是罢师去之，斩司马子反以为戮。故竖阳谷之进酒也，非以醉子反也，其心以忠也。忠，爱也，而适足以杀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贼也。

昔者晋献公使荀息假道于虞以伐虢。荀息曰：‘请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以赂虞公，而求假道焉，必可得也。’献公曰：‘夫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宝也；屈产之乘，寡人之骏也。若受吾币而不吾假道，将奈何？’荀息曰：‘不然。彼若不吾假道，必不吾受也；若受我而假我道，是犹取之内府而藏之外府也，犹取之内皂而著之外皂也。君奚患焉？’献公许之。乃使荀息以屈产之乘为庭实，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于虞而伐虢。虞公贪于宝与马而欲许之。官之奇谏曰：‘不可许也。虞之与虢也，若车之有辅也。车依辅，辅亦依车，虞、虢之势是也。先人有言曰：‘唇竭而齿寒。’夫虢之不亡也恃虞，虞之不亡也亦恃虢也。若假之道，则虢朝亡而虞夕从之矣。奈何其假之道也？’虞公弗听，而假之道。荀息代虢，克之。还反伐虞，又克之。荀息操璧牵马而报。献公喜曰：‘璧则犹是也，马齿亦薄长矣。’故曰：小利，大利之残也。”

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

“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君主下体民情，使其得饮食起居之安；民则上体君心，与之同忧乐，共同维护大好形势。

“内阳而外阴”，心里有章法，而外面不张扬。从卦象上来讲，本卦下面三爻内卦为乾，当然是阳；上面三爻外卦为坤，当然是阴。

“内健而外顺”，内心懂得天道，而外表又顺应环境。以上两句话都是教人们怎样才能社会上安全地生活。“泰”本身就有“安全”的意思。

《康熙字典》：“泰，通也。又宽也，安也。”

“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在朝坐而论道，而小人在外以供器使。也可以解释为主观意识上是个君子，外表上不妨像个小人，这样比较安全。

这里的“内”，也可以当动词用，解释为亲近。“外”，也可以当动词用，解释为疏远。“内君子而外小人”，就是要亲近君子，而疏远小人，这样才能不发生危险。春秋时的齐桓公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

这样就有下面的“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意思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君子的那一套做法逐渐占领主导地位，而小人的那一套上不了台面。

关于这一卦，《资治通鉴·卷二二九》里有一段陆贽的议论：“《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损上益下曰益，损下益上曰损。夫天在下而地处上，于位乖矣，而反谓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处下，于义顺矣，而反谓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是以古先圣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从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从其欲。”^①这一段议论，不一定全对，但有可取之处，可供参考。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慕道斋释评

“后”，君主，解释见《复卦》。“辅相”，辅佐，帮助。

“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在和平时期，不能用暴力手段剥夺人民，不能用暴力手段胁迫人民做事。君主应该用经济手段体现天道地道，辅佐天时地利。用看不见的手，即经济手段来指导人民的行为。

譬如，近年来为了鼓励农民种粮，就按种粮面积发放种粮补贴。为了鼓励城市居民出行用公交而不是开私家车，就大幅度地降低公交车票的价格。这些措施，都是“以财成天地之道”。

在泰时，有道的君主善于用经济手段统治和指导人民，而少用行政命令。要避免用强迫手段，用暴力镇压人民更是下策。

《管子·事语》：“非有积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积财无以劝下。”

《管子·国蓄》：“凡将为国，不能于轻重，不可以笮以守民；不能调能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二九》：“《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损上益下曰益，损下益上曰损。夫天在下而地处上，于位乖矣，而反谓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处下，于义顺矣，而反谓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约己而裕于人，人必悦而奉上矣，岂不谓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岂不谓之损乎！”又曰：“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顺水之道乃浮，违则没；君得人情乃固，失则危。是以古先圣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从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从其欲。”

是故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费；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费，然者何也？国多失利，则臣不尽其忠，士不尽其死矣。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赆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且君引镬量用，耕田发草，上得其数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亩之数矣，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不食者何也？谷有所藏也。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然则人君非能散积聚，钧美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则君虽强本趣耕，而自为铸币而无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恶能以为治乎？”

同文还有：“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十倍之利，而财之橐可得而平也。”

同文还有：“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这些都是理财的办法，到今天仍有借鉴的意义。近年来，有人说什么“货币战争”，以为发现了什么新东西，其实类似的做法古已有之，不足为奇。任何人掌握了其中的方法，都可以从中得利。

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

慕道斋释评 泰的时期，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好，是干大事的大好时机。解决庞大复杂的困难问题的办法，应该是将问题先分层次，分解问题。分解再分解，分支再分支，一层一层下去，直到把一个大问题变成许多简单的、容易解决的小问题。然后再从解决一个又一个简单的、容易的小问题开始，延伸到解决较高一层的问题，一层一层延伸上去，直到解决总问题。用这个方法可以用来解决任何繁难的问题，这个方法是现代计算机科学和其他工程学的基本方法。

“茅”，茅草。《说文解字》：“茅，菅也。”《诗经·召南》：“白茅包之。”

《尔雅·释草》：“茹，蘆。《注》今菰草也。”大概是芦苇一类。

总之，“茅”和“茹”都是根系很发达的草，芦根自古为著名的中药。

“汇”是现代写法，古代写法为“彙”。《说文解字》：“彙，虫似毫猪者。”^①形容身上有很多刺。这里的“虫”，指动物。用“彙”来形容植物的时候，指其众多而细小的根，本爻就是这种用法。

“拔茅茹以其汇”，好像拔一棵大茅草，要先从细小的根拔起，再汇集、延伸到大一点的根，一层一层上去，直到拔起整株茅草。按这种方法做工作，逻辑清楚，省时省力，故曰“征吉”。“征”，指做事情。

例如，哥德巴赫猜想是数学界公认的难题，时至今日，全世界的数学家不但证明不了

^① 《广韵》：“彙，虫也，似毫猪而小。”

《尔雅·释兽》：“彙，毛刺。”

这个难题，连可以用来证明它的方法也尚未找到，目前能够证明的只是一部分外围问题。但从哲学上讲，这一类问题可以用本爻所指出的思路，先分解它，再解决它，用解决分支问题的结果来攻克根本问题。

这一爻是说，虽然泰时是干事的大好时机，但做事一定要逻辑清楚，分步骤，分阶段，从细小的事做起，直到最后达到总的目的。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慕道斋释评 “志在外也”，这是解决外部客观世界问题的方法。解决自己的思想问题叫做“志在内”，请见《否卦》。

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荒，芜也。”“芜”，指杂草、杂木。

《老子》：“田甚芜，仓甚虚。”

“包荒，用冯河”，善于包容杂草、杂木，把它们捆起来，可以用来渡过大河。喻任何东西只要用其所长，避其所短，都能派上大用场。

《论语·述而》：“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庄子·逍遥游》里有下面一段，说明包容的思想：

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非不鸣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庄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

《幼学琼林·卷三·人事》：“求人涵容，曰望包荒。”所以，包荒就是涵容、包容，宽宏大量的意思。李白《雪谗诗赠友人》：“包荒匿瑕，蓄此烦丑。”

对于别人，要善于发扬其长处，原谅其小过。

黄石公《素书》：“怨在不舍小过。”^①

“遐”，远。“遗”，遗弃。

“朋”，朋党。朋的原意是串起来的钱，朋党为转意。《离骚》：“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载独而不予听？”

“不遐遗，朋亡”，泰时应能含弘荒秽，没有被遗弃的东西。无论远近亲疏，好恶与否，

^① 《吕氏春秋·孟冬纪》：“周文王使人相池，得死人之骸。吏以闻于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无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国者，一国之主也。今我非其主也？’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闻之曰：‘文王贤矣！泽及骸骨，又况于人乎？’或得宝以危其国，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故圣人于物也无不材。”死骨都可以派上大用场，又况于人乎？

一概用其所长,不计所短,不结朋党,与各界的人士打成一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①

“中行”的意思是做事合乎道理。《论语·子路》:“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得尚于中行”,用人用物都遵循正道,才会得到最大的利益。

这一爻是说泰时要注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要形势一好,就自以为了不起,拉帮结伙,苛求于人。

形势不好的时候,往往注意团结别人,那是因为有求于人,于是乎知道谦虚谨慎。形势好的时候,容易觉得求不着人,于是就成天找别人的茬子,派人家的不是,这是人们经常容易犯的毛病。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慕道斋释评 “以光大也”,用人用物要合乎天道,做事做人要光明正大,不要搞小圈子,不要搞宗派主义。

《庄子·在宥》:“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与人道也,相去远矣,不可不察也。”^②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慕道斋释评 “陂”,沟坎,地势上明显低洼的地方。

《世说新语·德行》:“……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③

《国语·楚语下》:“今吾闻夫差好罢民力以成私好,纵过而翳谏,一夕之宿,台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从。”

① 《战国策·秦五》:“四国为一,将以攻秦。秦王召群臣、宾客六十人而问焉,曰:‘四国为一,将以图秦,寡人屈于内,而百姓靡于外,为之奈何?’群臣莫对。姚贾对曰:‘贾愿出使四国,必绝其谋,而安其兵。’乃资车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冠以其冠,剑以其剑。姚贾辞行,绝其谋,止其兵,与之为交以报秦。秦王大悦。贾封千户,以为上卿。韩非知之,曰:‘贾以珍珠重宝,南使荆、吴,北使燕、代,之间三年,四国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宝尽于内。是贾以王之权、国之宝,外自交于诸侯,愿王察之。且梁监门子,尝盗于梁,臣于赵而逐。取世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与同知杜榭之计,非所以厉群臣也。’王召姚贾而问曰:‘吾闻子以寡人财交于诸侯,有诸?’对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复见寡人?’对曰:‘曾参孝其亲,天下愿以为子;子胥忠于君,天下愿以为臣;贞女工巧,天下愿以为妃。今贾忠王,而王不知也。贾不归四国,尚焉之?使贾不忠于君,四国之王尚焉用贾之身?桀听谗而诛其良将,纣听谗而杀其忠臣,至身死国亡。今王听谗,则无忠臣矣。’王曰:‘子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姚贾曰:‘太公望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醜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贾人也,南阳之弊幽,鲁之免囚,桓公用之而伯。百里奚虞之乞人,传卖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盗,而胜于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诟丑,大排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与立功。使若卞随、务光、申徒狄,人主岂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污,不听其非,察其为己用。故可存社稷者,虽有外诽者不听,虽有高世之名无咫尺之功者不赏。是以群臣莫敢以虚愿望于上。’秦王曰:‘然。’乃可复使姚贾而诛韩非。”

《战国策·齐三》:“孟尝君有舍人而弗悦,欲逐之。鲁连谓孟尝君曰:‘猿猴操锯木掘水则不若鱼鳖;历险乘危则骐驎不如狐狸;曹沫之奋三尺之剑,一军不能当,使曹沫释其三尺之剑,而操铍铎,与农夫居垆亩之中,则不若农夫。故物舍其所长,之其所短,尧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则谓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则谓之拙。拙则罢之,不肖则弃之。使人有弃逐,不相与处,而来害相报者,岂非世之立教首也哉?’孟尝君曰:‘善。’乃弗逐。”

② 《庄子·在宥》:“贱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为者,事也;粗而不可不陈者,法也;远而不可不居者,义也;亲而不可不广者,仁也;节而不可不积者,礼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为者,天也。故圣人观于天而不助,成于德而不累,出于道而不谋,会于仁而不恃,薄于义而不积,应于礼而不诤,接于事而不辞,齐于法而不乱,恃于民而不轻,因于物而不去。物者莫足为也,而不可不为。不明于天者,不纯于德;不通于道者,无自而可;不明于道者,悲夫!何谓道?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与人道也,相去远矣,不可不察也。”

③ 《世说新语·德行》:“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车不停轨,鸾不辍轭。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

“无平不陂，无往不复”，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没有任何一块平地不可以变为大坑大湖，也没有任何一件历史往事不可以重现。喻“泰”随时有可能变“否”，升平是暂时的现象，历史上任何惨烈的灾难都可能重现。这是提醒人们要居安思危。

《春秋繁露·天道施》：“复而不厌者，道也。”本书的书名，也是这个意思。

《论语·为政》：“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管子》：“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万事之生也，异趣而同归，古今一也。”

《吕氏春秋·仲冬纪》：“智所以相过，以其长见与短见也。今之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故审知今则可知古，知古则可知后，古今前后一也。故圣人上知千岁，下知千岁也。”

《礼记·礼运》：“五行以为质，故事可复也。”

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将来还会发生，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要研究历史事件的理论依据。^①

《说文解字》：“艰，土难治也。”

“艰贞”，指不厌其烦地、顽强地思考和筹划。

“艰贞，无咎”，努力地计算筹划，就不会有麻烦，此为持盈保泰之道。

《周易折中·泰卦·程传》：“德胜于禄，则虽盛而非满。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丧败者也。”所以，泰极否来，是由于人的失道造成的。奈何人在盛极时往往要失道，会掉以轻心，这几乎成了必然。

“恤”，担心，忧虑。“勿恤”，不要担心。

《国语·晋语一》：“今夫以君为紂，若紂有良子，而先丧紂，无章其恶而厚其败。钩之死也，无必假手于武王，而其世不废，祀至于今，吾岂知紂之善否哉？君欲勿恤，其可乎？若大难至而恤之，其何及矣！”

“孚”，信念和原则。请参阅《中孚卦》。

“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不要担心这些信念不灵验，坚持这些信念会得到实际利益。多一分思考和警惕，就多一分利益。

这一爻的宗旨是说泰时，要多动脑筋，居安思危，想方设法避开升平世界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升平的局面延续下去。

《象》曰：“无往不复”，天地际也。

慕道斋释评 “天地际”，天地的交接之处，远在地平线的地方。

“天地际也”，这个道理，在天地之间，乃至整个宇宙，都是成立的，是普遍真理。《增广贤文》：“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

《老子·第二十五章》：“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历史的重复性，即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上事件发生的相似性，正好证明了天道的存

^① 《老子·第十四章》：“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庄子·知北游》：“再求问于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犹今也。’”

在，证明了宇宙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是统一的。统一于什么？统一于天道。所谓天道，就是自然法则，或叫做客观规律。不这样认识问题，就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么多的事情有它的重复性，从微观到宏观，从一个原子的行为到人类的历史，都没有例外。

《说文解字》：“逝，往也。”

像大江大河那样滚滚流过，就叫做“逝”。所以《论语·子罕》里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用来形容人类的历史，正有这样的性质。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翩，疾飞也。”

“翩翩”，整日瞎忙，所谓“无事忙”。无所用心，没有清晰、具体的目标，成天瞎混日子。

“不富以其邻”，不注意从周围环境里学习天道，不注意把天道应用在周围的环境，从而为自己和他人获得实际利益。

“孚”，信念或原则。

“不戒以孚”，不用准则和道理来约束、规范自己，想起什么干什么。

这一爻是说泰时不要浪费时间，无所事事；也不要轻狂浮躁，为所欲为。这些都是人们在形势好的时候容易犯的毛病。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实也。“不戒以孚”，中心愿也。

慕道斋释评 “皆失实也”，这两种生活态度都脱离实际，违反自然法则，容易犯大错误。

《管子·乘马》：“是故何以知货之多也？曰事治；何以知事之治也？曰货多。货多事治，则所求于天下者寡矣，为之有道。”这就是衡量天下是否有道的客观标准。

“中心愿也”，以自己的愿望为中心，以为自己的愿望就是天道，为所欲为。

在《尚书·康诰》中，周公一再告戒康王要按照天道行事，而不能为所欲为：“用其义刑义杀，勿庸以次汝封。乃汝尽逊曰时叙，惟曰未有逊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这一段的最后一句最好，意思是：“你不过是个后生小子，千万不要为所欲为。”

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慕道斋释评 泰时要先办大事，而不是让琐事缠身。办大事，要照顾最长远的根本利益。要利用泰时好的形势和丰富的资源，做具有根本意义的大事。

“帝乙”，商朝皇帝的名字。“归妹”，嫁女儿或妹妹。

“帝乙归妹”，譬如皇帝为自己的女儿找个好丈夫，对于女儿来说就是件有长远意义的大事。据顾颉刚考证，“帝乙归妹”和《诗经》中描写的文王娶亲是一回事。帝乙是商纣王的父亲，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周文王，这无论对于他的女儿还是对于他的国家，当然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祉”，福祉。《诗经·周颂·烈文》：“烈文辟公，锡兹祉福。惠我无疆，子孙保之。”^①

“以祉，元吉”，在处理女儿婚姻大事上，应该以人的幸福为中心，以长远利益为中心，按现在的说法叫做“以人为本”，如此行事便大大吉祥。“元吉”，至善也。

这一爻是说，泰时机会难得，要抓紧时机办大事，要追求人们长远的和根本的利益。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愿也。

慕道斋释评 “中以行愿也”，用中道实现自己的心愿。“中”，指无过无不及，以天道为指导，离各方面的危险都比较远，所谓中庸之道。此爻与六四正相反，不是以自己的愿望为中心，而是根据客观实际，找出中道来达到自己的愿望。

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

慕道斋释评 “隍”，无水的护城河。《说文解字》：“隍，城池也。有水曰池，无水曰隍。”

“复”，倒塌，回到原来的初始状态。

“城复于隍”，好比来了个大地震，原来的城墙倒塌了，变成了护城河一样的深沟。喻是非颠倒，泰极否来，形势开始动乱。

《太公金匮》：“岑山一旦崩为大泽，水深九尺，山覆于谷，上反居下。”

《诗经·小雅·十月之交》：“百川沸腾，山冢岑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勿用师”，此时情况不明，人们是非不清，局势混乱，切勿轻举妄动，不要轻易与人争执，尤其不要轻易用兵。不然，容易授人以柄，惹祸上身。

“告命”，报告，汇报，通报情况。《左传·隐公九年》：“宋公不王。郑伯为王左卿士，以王命讨之，伐宋。宋以入郕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绝宋使。”宋为小国，“告命”是小国向大国汇报情况，是小国对大国一种恭敬的态度。

“自邑告命”，看到出了大事，要回到自己的地盘上，谨慎从事，不得专擅，对上级恭恭敬敬地汇报自己分内的工作，不要管闲事，以免成为众矢之的或替罪羊。“邑”，见《讼卦》九二。

“贞吝”，形势发生大的逆转，要把困难想得多一些。如果盲目乐观、轻举妄动，就会带来悔恨。

这一爻总的思想是说，“泰”时要提高警惕，随时要有形势逆转，转化为“否”的思想准备。在形势逆转的转折点上，要特别谨小慎微，要充分估计事物的复杂性。要回到自己的地盘内，不要轻举妄动。因为一点点不慎，就会酿成滔天大祸。

《泰卦》里之所以有这一爻，是因为泰的结局永远是否。一般说来，持盈保泰是很困难的。三千年以来，在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长期的持盈保泰。不好的朝代只能维持个几

^① 《诗经·小雅·巧言》：“君子如祉，乱庶遄已。”

《诗经·鲁颂·閟宫》：“既多受祉，黄发儿齿。”

年、几十年，好的朝代也就是维持个二三百，接下来就是乱作一团，人民流离失所，死伤遍地，社会财富损失殆尽，一切又重新开始。中国历史就是一部长达几千年的乱了又治、治了又乱的历史。这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就是对本爻最好的证明。

《象》曰：“城复于隍”，其命乱也。

慕道斋释评 “其命乱也”，朝廷上的事情没了规矩，乱了套，倒行逆施，泰极否来，大的社会动荡就要来临。

《吕氏春秋·慎大览》：“武王使人候殷，反报岐周曰：‘殷其乱矣！’武王曰：‘其乱焉至？’对曰：‘谗愿胜良。’武王曰：‘尚未也。’又复往，反报曰：‘其乱加矣！’武王曰：‘焉至？’对曰：‘贤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报曰：‘其乱甚矣！’武王曰：‘焉至？’对曰：‘百姓不敢诽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太公对曰：‘谗愿胜良，命曰戮；贤者出走，命曰崩；百姓不敢诽怨，命曰刑胜。其乱至矣，不可以驾矣。’故选车三百，虎贲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为禽，则武王固知其无与为敌也。因其所用，何敌之有矣！”

《管子·禁藏》：“夫动静顺然后和也，不失其时然后富，不失其法然后治。故国不虚富，民不虚治。不治而昌，不乱而亡者，自古至今未尝有也。”

“命乱”和“乱命”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清朝的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期间，下诏命令两广总督李鸿章带兵进京勤王，李鸿章的回复是：“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请参阅《渐卦》上九。

12 否卦 111000

慕道斋释评 本卦的卦象是乾上坤下，表示阴阳不相交。从传统的阴阳理论来说，阳清而轻，阴浊而重，所以阳往上走，阴往下走。所以从卦象来看，本爻的阴阳会互相背离，甚至越离越远。

乾是阳，表示抽象的天道；坤是阴，表示地上的具体事物和现实世界。阴阳不相交，喻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按天道行事，胡作非为。也可以喻社会上层人士和下层的普通民众之间互相漠不关心，甚至互相怨恨贼杀，社会矛盾激烈。这种时期叫做“否”，是人们的行为比较乖张、无道的时期。

《穀梁传·昭公二十九年》：“上下不相得则恶矣，亦讥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释重负。”这里的“上下”，指社会的上层人士和普通民众。

庾信的《枯树赋》里有一段可以用来形容“否”时的状态：“若乃山河阻绝，飘零离别，拔本垂泪，伤根沥血，火入空心，膏流断节。横洞口而鼓卧，顿山腰而半折。文衰者合体俱碎，理正者中心直裂。戴瘿衔瘤，藏穿抱穴，木魅烝暎，山精妖孽。”

《否》：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慕道斋释评 《广韵》：“否，塞也。”《玉篇》：“否，闭不行也。”

“匪人”，不是正经人。否时之特点，就是各种坏人纷纷冒了出来。

“否之匪人”，否时得势的人，一般地说都不是正经人。如“文革”时“四人帮”猖獗，那时在台面上混的人，好的少，坏的多。

“不利君子贞”，在那个时候，用君子的思维方式来想问题是不合时宜的。如老舍在“文革”初无缘无故遭毒打，他挨揍以后想到的是“士可杀不可辱”，结果自沉太平湖，中国从此少了一个大作家。其实所谓“士可杀不可辱”，那是“君子”式的想法，在“文革”时代并不合时宜。如果老舍能有一些“非君子”的思维方式，不那么顾及自己的面子，就有可能挨过“文革”浩劫。

例如，周文王给纣王送了许多美女和财宝，才得以从羑里的监狱脱身，回到自己的封地。他所采用的方法，是在政治斗争中使用金钱美女，这不是什么体面的做法。但是这些方法却有成效，周文王因此达到了脱身的目的。世道已经变成了流氓世道，君子就要赶紧学些“非君子”的方法，不然到哪里都要碰壁。

“大往小来”，大人都不见了，小人却冒了出来。或者说君子的行为方式都不见了，而小人的伎俩则备受赞扬并卓有成效。《尚书·大禹谟》：“君子在野，小人在位。”

《管子·形势》：“未之见而亲焉，可以往矣；久而不忘焉，可以来矣。”小人来，是因为国君喜欢他们，社会风气也迎合这些人。

《管子·权修》：“将立朝廷者，则爵服不可不贵也。爵服加于不义，则民贱其爵服；民贱其爵服，则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则令不行矣。法者，将用民力者也。将用民力者，则禄赏不可不重也。禄赏加于无功，则民轻其禄赏；民轻其禄赏，则上无以劝民；上无以劝民，则令不行矣。法者，将用民能者也。将用民能者，则授官不可不审也。授官不审，则民闲其治；民闲其治，则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则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则令不行矣。法者，将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则刑罚不可不审。刑罚不审，则有辟就；有辟就则杀不辜而赦有罪；杀不辜而赦有罪，则国不免于贼臣矣。故夫爵服贱、禄赏轻、民闲其治、贼臣首难，此谓败国之教也。”

《晏子春秋》：“景公游于纪，得金壶，乃发视之，中有丹书，曰：‘食鱼无反，勿乘驽马。’公曰：‘善哉，如若言！食鱼无反，则恶其鲙也；勿乘驽马，恶其取道不远也。’晏子对曰：‘不然。食鱼无反，毋尽民力乎！勿乘驽马，则无置不肖于侧乎！’公曰：‘纪有书，何以亡也？’晏子对曰：‘有以亡也。婴闻之，君子有道，悬于闾；纪有此言，注之壶，不亡何待乎？’”

上面两段引文具体说明了为什么不能任用和亲近小人。重用小人的结果，就是要亡国。

《晏子春秋》：“国有三不祥，是不与焉。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

《吕氏春秋·先识览》：“主贤世治，则贤者在上；主不肖世乱，则贤者在下。今……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刦，不得休息，而佞进，今之世当之矣。故欲求有道之士，则于江海之上，山谷之中，僻

困于时也。时则动，不时则静。是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阳也。故愁其治言，阴愁而藏之也。贤人之处乱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则沉抑以辟罚，静默以俛免。辟之也，犹夏之就清，冬之就温焉；可以无及寒暑之害矣。非为畏死而不忠也。夫强言以为侈，而功泽不加，进伤为人君严之义，退害为人臣者之生，其为不利弥甚。故退身不舍端，修业不息版，以待清明。故微子不与于紂之难，而封于宋，以为殷主。无祖不灭，后世不绝。故曰：大贤之德长。”

《庄子·人间世》：“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吾行仰曲，无伤吾足。”^①君子逢乱世，应该做到“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例如，韩非子在战国动乱的时代，不甘寂寞，跑到秦国去求官，结果官未求到，反而丢了性命。^②

又如，蔡邕为东汉著名的文学家，董卓之乱时，未能归隐，引来杀身之祸。

《资治通鉴·卷五九》：“初，蔡邕徙朔方，会赦得还。五原太守王智，甫之弟也，奏蔡邕谤讪朝廷；邕遂亡命江海，积十二年，董卓闻其名而辟之，称疾不就。卓怒，言曰：‘我能族人！’邕惧而应命……”

《资治通鉴·卷六〇》：“卓之死也，左中郎将高阳侯蔡邕在王允坐，闻之惊叹。允勃然叱之……即收付廷尉。邕谢曰：‘身虽不忠，古今大义，耳所厌闻，口所常玩，岂当背国而向卓也！愿黔首则足，继成汉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邕遂死狱中。”^③

初六，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

慕道斋释评 否时不是干事的时候，却可把时间用来想事情，分析事情，锻炼自己的脑子，使时间得到很好的利用，所以说“贞吉，亨”。

否时可想的问题很多，想问题的原理和干事情的原理是一样的，也是把大问题化为小问题，一层一层地解决。所以也是“拔茅茹以其汇”，请参阅《泰卦》初九。

“贞吉”，用这样的思想方法来思考问题，吉祥。

① 《庄子·人间世》：“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曰：‘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临人以德。殆乎，殆乎！画地而趋。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吾行仰曲，无伤吾足。’”这一段是说，君子逢乱世，应该做到“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② 《战国策·秦五》：“四国为一，将以攻秦。秦王召群臣，宾客六十人而问焉，曰：‘四国为一，将以图秦，寡人愿居于内，而百姓靡于外，为之奈何？’群臣莫对。姚贾对曰：‘贾愿出使四国，必绝其谋，而安其兵。’乃资车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冠以其冠，剑以其剑。姚贾辞行。绝其谋，止其兵，与之为交以报秦。秦王大悦。贾封千户，以为上卿。韩非知之，曰：‘贾以珍珠重宝，南使荆、吴，北使燕、代，之间三年，四国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宝尽于内。是贾以王之权、国之宝，外自交于诸侯，愿王察之。’且梁监门子，尝盗于梁，臣于赵而逐。取世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与同知社稷之计，非所以群臣也。’王召姚贾而问曰：‘吾闻子以寡人财交于诸侯，有诸？’对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复见寡人？’对曰：‘曾参孝其亲，天下愿以为子；子胥忠于君，天下愿以为臣；贞女工巧，天下愿以为妃。今贾忠王，而王不知也。贾不归四国，尚焉之？使贾不忠于君，四国之王尚焉用贾之身？’姚贾辞而诛其良将，封闻谗而杀其忠臣，至身死国亡。今王听谗，则无忠臣矣。’王曰：‘子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姚贾曰：‘太公望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讎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贾人也，南阳之弊幽，鲁之免囚，桓公用之而伯。百里奚虞之乞人，传卖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盗，而胜于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诟丑，大抵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与立功。使若卜随、光光、申徒狄，人主岂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污，不听其非，察其为己用。故可以存社稷者，虽有外诽者不听，虽有高世之名无咫尺之功者不赏。是以群臣莫敢以虚愿望于上。’秦王曰：‘然。’乃可复使姚贾而诛韩非。”

③ 《资治通鉴·卷五九》：“初，蔡邕徙朔方，会赦得还。五原太守王智，甫之弟也，奏蔡邕谤讪朝廷；邕遂亡命江海，积十二年，董卓闻其名而辟之，称疾不就。卓怒，言曰：‘我能族人！’邕惧而应命，到，署祭酒，甚见敬重，举高第，三日之间，周历三台，迁为侍中。”《资治通鉴·卷六〇》：“卓之死也，左中郎将高阳侯蔡邕在王允坐，闻之惊叹。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国之大贼！几亡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疾，而怀私遇，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即收付廷尉。邕谢曰：‘身虽不忠，古今大义，耳所厌闻，口所常玩，岂当背国而向卓也！愿黔首则足，继成汉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马日磾谏曰：‘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大典；而所坐至微。诛之，无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戎马在郊，不可令俊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议议。’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无后乎！善人，国之纪也；制作，国之典也；灭纪废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狱中。”

“亨”，否时如果善于思考，就可以很好地利用时间，巧妙地利用其他宝贵资源，所以“亨”。例如北大著名教授季羨林，在“文革”的一个时期里，每逢开会，就眯起眼睛假寐，思考他所研究的梵文史诗，后来他果然在这方面大有成就。请参阅他的著作《牛棚杂忆》。

否时的好策略是想事情，而不是干事情，所以是“贞吉”而不是“征吉”，这就是本爻和《泰卦》初九的区别。

《象》曰：“拔茅贞吉”，志在君也。

慕道斋释评 头脑为人之君。“志在君也”，指在思想上和头脑里下工夫。人的一切成败起源于思想，所以头脑是人体的君。请参阅《复卦》上六。

此爻与《泰卦》上九的“志在外”相对。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慕道斋释评 “承”，顺承。《弟子规》：“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包承”，黑暗无道之时，不可硬顶，要巧妙应付，要适当地包容顺承，委曲求全，顺应形势。

《晏子春秋》：“有明上，可以为下；遭乱世，不可以治乱。说若道，谓之感；行若道，谓之狂。感者狂者，木石之朴也，而道义未戴焉。”

“小人”，一般民众。作为一般民众，为了不受迫害，只能委曲求全，顺应形势，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不要提出任何疑问，不要显出任何犹豫，才能“吉”。

“大人”，大人物，是君子的另一种说法。

“大人否亨”，作为君子，行为就可能不一样。在危难中，君子不但要能躲开迫害，还要能发扬自己的长处，变理阴阳，用好自己周围的资源。就是说大人物在“否”时，仍能做到“亨”。这一点很难做到，但是应该做到。这正是大人的责任，正是大人作为中流砥柱的可贵之处。包承，是大人否时能亨得起来的基础。不然，大人自己会立遭迫害，还怎么能够亨得起来？

“否亨”是一种很高的艺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只有那些有大智慧的大人物才能做到。而在其中，“包承”往往是不可缺少的，包括要做一些违心的事，说一些违心的话。例如，民国初年，蔡锷被袁世凯软禁在北京。为了麻痹袁世凯，蔡锷假装拥护袁世凯当皇帝，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劝进表”的第一名。后来在小凤仙的掩护下，蔡锷终于逃出了北京，打响反袁护法的第一枪。

《说文解字》：“否，不也。”所以，否有反面的意思。“否亨”还有一层意思，是反过来亨。无论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都是许多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一般情况下，亨术就是想办法把条件凑齐，促使好的事情发生；反过来，在否时，亨术就是拆除某些条件，使坏事不能发生。

《管子》：“城郭沟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强力不足以应敌，博地多财不足以有众，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未形也，故祸不萌。”这里说的“有道者”，就是本爻所说的“大人”。所谓“备患

于未形也”，就是“否亨”。

《象》曰：“大人否亨”，不乱群也。

慕道斋释评 “大人否亨”，“大人”指君子。君子有自己的主见和高明的策略，所以在否时能亨。

“不乱群也”，顺应形势，不公开散布与权势者不同的言论，不要使权势者觉得你在妖言惑众，扰乱人心。不要显得与众不同，避免成为众矢之的，从而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①

《论语·宪问》：“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宋朝人李邕《行田同安题康店铺》一诗中有：“短衣自猎南山虎，正好渔樵不乱群。妾以宿嫌诛醉尉，令人翻恨李将军。”

六三，包羞。

慕道斋释评 “包羞”，忍受耻辱。黑暗无道之时，整个社会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作为个人，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能太顾自己的面子，要学韩信忍受胯下之辱。

杜牧诗：“包羞忍辱是男儿”。《宋文宪公全集·闽姝》：“思欲包羞蒙耻，相与白发。”

忍受耻辱，是图生存、求发展的一种策略，用以等待时局之变化。“文革”中被迫害自杀的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不能忍受耻辱，所以没能熬到“文革”收场。

著名画家黄永玉在“文革”时，被说成是“黑画家”，并曾被两个有官方撑腰的暴徒用皮带连续猛抽了二百二十四下。旁边观看的人吓得直打颤，而黄永玉本人在挨揍的整个过程中一声都不吭，一动都不动，只是默默地数着打了多少下。这就是上乘的“包羞”功夫，一般人很难做到。他后来回忆起这件事说，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如果我当时收拾了那两个小子，我的全家就完了。现在，黄永玉成了亿万富豪，但他并没有运用他手头上的巨额财产去寻求报复，这说明他之所以能够“包羞”，是因为他有博大的胸怀，故而他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为了“包承”，必须先有“包羞”的功夫。中国两千多年前，就有“指鹿为马”的典故。在特定的时候，睁着眼睛说瞎话，顺承权势，并不是令人羞耻的事情，因为不这样做，往往就有生命危险。

《象》曰：“包羞”，位不当也。

慕道斋释评 “位不当也”，六三柔弱无位，又赶上时运不济，这时候只得“包羞”，忍

① 《庄子·山木》：“……‘予尝言不死之道。东海有鸟焉，其名曰意怠。其为鸟也，翚翬翼翼，而似无能；引援而飞，迫劫而栖；进不敢为前，退不敢为后；食不敢先尝，必取其绪。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于患……’孔子曰：‘善哉！’……人兽不乱群，人鸟不乱行。鸟兽不恶，而况人乎！”这一段说明了什么叫做“乱群”。

《三国志·刘彭廖李刘魏杨传》：“亮表立曰：‘长水校尉廖立，坐自贵大，臧否群士，公言国家不任贤达而任俗吏，又言万人率者皆小子也；诽谤先帝，疵毁众臣。人有言国家兵众简练，都伍分明者，立举头视屋，愤叱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胜数。羊之乱群，犹能为害，况立托在大位，中人以下识真伪邪？’于是废立为民，徙汶山郡。”此乃“乱群”的又一例子。

受耻辱，凑合活着。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生存之道。

《太公阴谋》：“五言传之天下无穷者，通于否泰，顺时容养也。”“顺时容养”的意思就是顺应形势，以求凑合活着。

反面的例子，还是说文坛巨擘老舍。他手无缚鸡之力，“文革”时因别人遭受毒打，他出头主持公道，结果反被红卫兵一阵暴打，伤痕累累，无处诉冤。中国自古敬重文人，老舍也很珍惜自己的文人身份。忽然遭此羞辱，他一时难以忍受，自沉了太平湖。

九四，有命，无咎，畴离祉。

慕道斋释评 “有命”^①，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生活环境和具体条件，这些就是他的“命”。每个人的命都不一样，所以他们的行为策略也不应该一样。要在这方面开动脑筋，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不可盲目地互相攀比。

李白诗云：“天生我材必有用”。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人的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事情不仅总要发生变化，还往往出现不可预知的变化。

《战国策·魏三》：“《周书》曰：‘维命不予常。’此言幸之不可数也。夫战胜暴子而割八县，此非兵力之精，非计之工也，天幸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为常也。知者不然。”

“有命”并不是宿命论。《弟子规》：“命实造于心，吉凶惟人召。”同文又有：“命好心不好，福变为祸兆；心好命不好，祸转为福报。”在恶劣的环境中，要认清形势，选好对策。保持良好的心态，是渡过难关的首要条件。^②

谈到“天命”，作为人类，我们主要想到的应该是自己的责任。在自然界进化的过程中，我们人类由于各种幸运，率先比较多地掌握了思考复杂问题和利用自然力的能力，难道我们不应该运用这种能力做一些高尚和有益的事吗？这是命运赋予我们的责任。听一听亨德尔的音乐《弥赛亚·阿利路亚》，有助于我们产生这种情绪。有了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就不会因为一时的困苦和挫折而垂头丧气。孔子在《论语·为政》里说的“五十而知天命”，就是这个意思。

“无咎”，在“否”的时期，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牢记要行为低调，保住自己的性命；不求有“功”，但求无祸。有了这一条，就是最大的成绩，其他损失算不了什么。

“畴”，田块，地头。《说文解字》：“畴，耕治之田也。”

“离”，光辉。《韵会》：“离，明也，丽也。”和《离卦》的意义相同。

“祉”，幸福。《说文解字》：“祉，福也。”

《吕氏春秋·慎大览》：“汤立为天子，夏民大说，如得慈亲，朝不易位，农不去畴，商不

① 《礼记·祭法》：“大凡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其万物死皆曰折。”

《诗经·大雅·文王之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② 《庄子·人间世》：“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曰：‘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临人以德。殆乎，殆乎！画地而趋。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吾行郢曲，无伤吾足。’”

《战国策·魏三》：“《周书》曰：‘维命不予常。’此言幸之不可数也。夫战胜暴子而割八县，此非兵力之精，非计之工也，天幸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为常也。知者不然。”

变肆，亲鄰如夏。此之谓至公，此之谓至安，此之谓至信。”^①

“畴离祉”，在否时，不要管那么多闲事，要专心致志地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做到了这一点，将来幸运的光辉才有可能照耀在你的地头上。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慕道斋释评 “志行也”，能正确地运用策略，按照自己的心志行事。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慕道斋释评 “休”，人依木而坐，在树荫下，意思是休息。

《史记·秦始皇本纪》：“风雨暴至，休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②

《国语·鲁语下》：“明而动，晦而休，无日以怠。”

山东省东阿县有曹植墓，墓砖铭全文是：“太和七年三月壬戌——十五日丙午，兖州刺史侯昶，遣士朱、周等二百人，作陈王陵，各赐休二百日。别督：郎中王纳。主者：司徒从掾位张顺。”请特别注意这里“休”字的用法。

引伸一下，“休”字还有因为日子过得不错，使人心情愉悦的意思。所以，后来有成语“休戚相关”。

“休”和“戚”是相反的对仗关系，李清照的词中有“凄凄惨惨戚戚”。既然“戚”是心情很凄凉的意思，那么“休”应该是心情悠然自得的意思。《论语·八佾》：“丧，与其易也，宁戚。”

“休否”，优哉游哉，善于把艰难的黑暗岁月，变为充满乐趣和成就感的时间。

东方朔《诫子诗》：“依隐翫世，诡时不逢。”

《庄子·天地》：“夫圣人，孰居而歆食，鸟行而无彰。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

“大人吉”，君子在否时善于把握时机，游刃有余，所以吉祥。只有道行很高的君子才有这种能力。本卦大《象》里说的“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指的就是这一爻。

例如，爱因斯坦在二战时从德国逃到美国，不但躲过了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而且使自己日子过得富有意义。在那一段时间里，他除了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还对世界反法

① 《战国策·齐三》：“淳于髡一日而见七人于宣王。王曰：‘子来，寡人闻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圣，若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见七士，则士不亦众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鸟同翼者而聚居，兽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于沮泽，则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罽裘梁父之阴，则郅车而载耳。夫物各有畴，今髡贤者之畴也。王求士于髡，譬若掘水于河，取火于燄也。髡将复见之，岂特七士也？”

② 《国语·鲁语下》：“明而动，晦而休，无日以怠。”

《战国策·秦三》：“夫南君为孝公平权衡，正度量，决裂阡陌，教民耕战，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功已成，遂以车裂。”

《庄子·天道》：“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故帝王圣人休焉。休则虚，虚则实，实则伦矣。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静则无为，无为也，则任事者责矣。无为则俞俞。俞俞者，忧患不能处，年寿长矣。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

《庄子·秋水》：“吾乐与！出跳梁乎井干之上，入休乎缺瓮之崖。”

《庄子·渔父》：“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

《庄子·刻意》：“故曰：夫恬淡寂寞，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故曰：圣人休焉则平易矣。平易则恬淡矣。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故曰：圣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不为福先，不为祸始。感而后应，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去知与故，遁天之理。故无天灾，无物累，无人非，无鬼责。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虑，不豫谋。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神纯粹，其魂不罢。虚无恬淡，乃合天德。”

西斯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尔雅·释诂》：“苞，丰也。”《尔雅·释诂》：“苞，稹也。稹，草木丛生之状。”①《诗经·国风·唐风·鸛羽》：“肃肃鸛羽，集于苞桑。”

“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否时还要认识到危亡就在身边，随时会有生命危险。有了这种意识，行为才能谨慎。要把这种忧患意识时刻牢记心中，就像把它牢牢捆在茁壮繁茂的桑树主干上。喻危亡意识一刻也不能动摇，一刻也不能放松。

人们往往由于一时疏忽，而犯致命错误。所以，人们需要经常被提醒。本爻用“系于苞桑”这句话来提醒人们：忧患意识一时一刻也不能丧失，因为生命危险随时都在身边。

中国古代饮宴用的青铜器上，往往铸有饕餮纹。那都是在提醒人们不要乐过了头，要时时想着危险。

关于这一爻，孔子在《系辞下传·第五章》说：“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

慕道斋释评 “位正当也”，此爻为否时能处的最好位置，也是所能采取的最好的态度。有幸处于这种局面，是由于自己的努力，不是别人赏赐的结果，只有道行很高的君子才有达到这种境界的能力。

九五处高位，位于社会的上层，不知有多少人想取而代之。所以，在社会上已经混得不错的人，必须提高警惕，行为得当，才能吉祥。古人一向认为持盈保泰非常艰难，有其外部原因，也有其内部原因，一大半是由于自己漫不经心，所以这一爻说得比较严峻。

上九，倾否，先否后喜。

慕道斋释评 “否”的定义，是大量的人在社会上不按道行事，胡作非为。例如，在“文革”期间，存在种种倒行逆施。但是，人们终究会在实践中逐步看到无道的恶果，在事实的教育下，终究会逐渐改变自己的想法和做法。邪恶势力在暴露自己的过程中，也逐渐地走向孤立。

《说文解字》：“倾，仄也。”

“倾否”，否走到了头，就走上了覆灭、倾覆的道路。

“先否后喜”，否极泰来，否的后面必然就是泰，所以是后喜。“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智囊·明智部·齐神武》：“齐神武（高欢）自洛阳还，倾产结客。亲友怪问之，答曰：‘吾至洛阳，宿卫羽林相率焚领军张彝宅，朝廷惧乱而不问。为政若此，事可知也。财物岂

① 《诗经·小雅·斯干》：“如竹苞矣，如松茂矣。”

《小尔雅·广言》：“苞，臈，本也。”本，就是树干。

《诗经·商颂·长发》：“苞有三蘖，莫遂莫达。”

可常守耶!’自是有澄清天下之志。《《智囊》评注：莽杀子天后家，而三纲绝；魏不治宿卫羽林之乱，而五刑靡。退则为梅福之挂冠浮海，进则为神武之散财结客。)”在这个例子里，高欢临危不惧，以“倾否”为己任，最后终于力扫群雄，当上了皇帝。

所以，在“否”时，因人而异，也不一定非要消极地等待和忍耐不可，那只是草民百姓没有办法的办法。对于英雄豪杰，否时正是崛起之大好机会。如果是英雄，不妨有澄清天下之志。从刘邦、高欢到朱元璋、孙中山，这样的英雄豪杰史不绝书。

《象》曰：否终则倾，何可长也？

慕道斋释评 “否终则倾”，否到了头，不可避免地要倾覆，转化为泰。

“何可长也”，“否”的结果，必然是天怒人怨，捉襟见肘，漏洞百出，怎么能长久呢？

13 同人卦 111101

慕道斋释评 离下乾上，上有道，下放光，在天道的指导下放光。一个人要自己有道，并且放出光来，别人才能知道他的志向，才可能跑过来和他交朋友，成为同志。

《庄子·天地》：“夫子曰：‘夫道，覆载万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无为为之之谓天，无为言之之谓德，爱人利物之谓仁，不同同之之谓大，行不崖异之谓宽，有万不同之谓富。故执德之谓纪，德成之谓立，循于道之谓备，不以物挫志之谓完。君子明于此十者，则韬乎其心之大也，沛乎其为万物逝也。’”这一段描述了什么叫做有道。请参阅《坤卦》六二。

“同人”，就是志同道合的人聚集起来。与人交朋友，结交同志，团结别人。与人交朋友就要有道，所谓志同道合，才是真朋友，不然就是酒肉朋友。

卦象里的放光，喻与别人交流。不交流别人就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有什么道，就无法与你交朋友。

《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慕道斋释评 “野”，指比“郊”还远的地方。《说文解字》：“阡，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阡，象远界也。”这里的“野”是指远离市井，不谋私利。同志之间不是利益的结合，而是道义的结合。

“同人于野”，在远离市井的地方，道义上的朋友和同志在聚合。

结交同志就能沟通思想，互通有无。更重要的是，必须有同志才能有效地利用和整合资源，于是乎达到“亨”。

广泛地结交同志，人多力量大，就容易完成困难的任务，于是乎“利涉大川”。

结交同志，要用君子的思维方式与人打交道，特别要注意讲原则信义，不能搞欺诈、搞

损人利己，这叫做“利君子贞”。

《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

慕道斋释评 “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这几句是说六二的卦象。喻在交朋友的过程中，首先要摆正自己的位置，虚心下气，先人后己，善于下人。另外要处事公允，符合天道，才能结交到好同志。

“乾行也”，照天道行事。

“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用道来指导行动，发挥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行为对了，就能够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这就是君子的正确位置。《乾卦》里有“天行健”，“健”即天道也。

“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只有君子以他的德行相感召，能够广交天下的朋友，能够代表和认同天下人的普遍愿望。

《象》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

慕道斋释评 “天”，就是天道之“乾”。“火”，就是“离”光。

“天与火，同人”，君子运用天道，好像高举火炬一样，用道义团结同志。

君子广泛地与人打交道，才能知道什么人有什么道，谁可以做朋友，谁不可以做朋友，这就叫“类族辨物”。

《宋史·志第八十七》：“同人之时，得主乃定。”

初九，同人于门，无咎。

慕道斋释评 “同人于门”，一个人只要出了家门，到了社会之中，就要注意找到和别人之间的共同点，从而和各种人结交成朋友。此爻的意思和卦辞中的“同人于野”遥相呼应，只是更强调“同人”的重要性。

人之间，总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一出家门，失去了家的保护，就要努力寻找自己和别人相同的地方，而不是强调自己和别人相异的地方，如此才能找到朋友，才不致孤单。

做稍微大一点的事情，靠一个人是完不成的。“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一个篱笆要有三个桩”，这是一个普遍的道理。

《宋史·列传第一百二十》：“五年，除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赵鼎除左仆射。浚与鼎同志辅治，务在塞幸门，抑近习。”

“无咎”，出门就要注意交友，并且至少要在外表上和周围的人保持一致，这样就可以避免受到伤害。

《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其次有圣人者，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恚嗔之心，行不欲离于世，被服章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

要注意区分交友的对象,用适当的方式交朋友。孔子曰:“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象》曰:“出门同人”,又谁咎也?

慕道斋释评 “又谁咎也”,一出家门,就广交朋友,外表和别人一致,又不轻易和别人发生矛盾,还有谁会加害于你呢?

《国语·周语中》:“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颈。”……君子不自称也,非以让也,恶其盖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盖也。求盖人,其抑下滋甚,故圣人贵让。且谚曰:“善恶其网,民恶其上。”’《书》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诗》曰:‘恺悌君子,求福不回。’在礼,故必三让,是则圣人知民之不可加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诸民,然后庇焉,则能长利……”^①

六二,同人于宗,吝。

慕道斋释评 “同人于宗”,只与自己宗族的人合得来,或者说搞宗派主义。

《战国策·赵二》:“隐忠不竭,奸之属也。以私误国,贱之类也。犯奸者身死,贱国者族宗。”

《说文解字》:“吝,恨惜也。”

交往、团结人的范围太狭隘了,会逐渐成为孤家寡人;自己对此种处境悔恨交加,所以心情郁闷。

例如,中国历史上两个著名的女主,一个吕后,一个武则天,上台后只和自己的娘家人合得来,把自己的娘家人封上一大片,后来这些娘家人及其宗派被杀个精光。吕后死得早,谈不上是什么心情。而武则天年老被囚,党羽被搜杀殆尽,当然是五内如焚,心情非常恶劣。

1975年,有个名叫唐由之的中医曾经给毛泽东治眼睛,他在其回忆文章《真实的毛泽东》中写道:“那是手术后的第五天,房间里只有毛主席和我两人,戴上眼镜后的毛主席起先静静地读书,后来小声地低吟着什么,继而突然嚎啕大哭,我见他手捧着书本,哭得白发乱颤,哭声悲痛又感慨。事发突然,我紧张又害怕,不知如何是好,赶快走过去劝慰他,让他节制,别哭坏了眼睛。过了一会儿,毛主席渐渐地平静了一些,同时把书递给我看,原来是南宋著名法家思想家陈亮写的《念奴娇·登多景楼》。”

《念奴娇·登多景楼》不过是一篇平常的诗词,其中究竟说了些什么?竟然有这么大的神通,能让一世豪杰毛泽东如此嚎啕?原来其中有:“一水横陈,莲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或许这里“门户私计”四个字,把毛泽东的心事点破。因为其他字句不过是描写风景,犯不上为它们嚎啕。而毛泽东自己的情况,正当风烛残年,老病缠身,回天乏力,面对“门户私计”的尴尬局面,此情此景,不哭何为?心情坏到要嚎啕大哭,

^① 《国语·周语中》里有这样一段话:“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颈。”其邳至之谓乎!君子不自称也,非以让也,恶其盖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盖也。求盖人,其抑下滋甚,故圣人贵让。且谚曰:“善恶其网,民恶其上。”’《书》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诗》曰:‘恺悌君子,求福不回。’在礼,故必三让,是则圣人知民之不可加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诸民,然后庇焉,则能长利。今邾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盖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丑,犹不可堪,而况在修爵乎?其何以待之?’”

《老子·第七十九章》:“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

可以说“吝”到头了。

《国语·郑语》：“……《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林兆物，收经入，行絃极。故王者居九疇之田，收经入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王将弃是类也而与剋同，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①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慕道斋释评 “吝道也”，悔恨之道。

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其核心思想就是家天下。封同姓为王，世袭罔替，这是高度的宗族主义、宗派主义。以明朝为例，吃俸禄的皇家贵族的数目，越来越庞大，用来分封他们的土地也越来越多，终于天下不堪重负，人民不得不起来造反。中国封建王朝的每一朝的末代，都是内忧外患，连年战火，没有一朝可以保持长治久安。到了明朝皇帝崇祯跑上煤山上吊的时候，后悔已经晚了。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

慕道斋释评 “伏戎于莽”，把自己的队伍藏在草木丛中。喻怕见生人，藏起来不露面。

“升其高陵”，自己跑到高高的山顶上。喻孤芳自赏，拒人于千里之外。这种人大概是见识不广，有自卑感。

《庄子·寓言》：“阳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叹曰：‘始以汝为可教，今不可也。’阳子居不答。至舍，进盥漱巾栉，脱履户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请夫子，夫子行不闲，是以不敢；今闲矣，请问其故。’老子曰：‘而唯唯盱盱，而谁与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阳子居蹴然变容曰：‘敬闻命矣！’”^②能见到老子这样的高人，是百年不遇的机会，应该马上行礼，立即请教，否则机会稍纵即逝矣！阳子居表现出的傲慢，根子在于心理上的自卑。傲慢和自卑，实际上是互相表里的。

“三岁不兴”，三年也兴盛不起来，喻总也交不到好朋友。怯于同别人打交道，结果是孤陋寡闻，长期把自己孤立起来。

① 《国语·郑语》：“公曰：‘周其弊乎？’对曰：‘殆于必弊者也。’《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今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惑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更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絃极。故王者居九疇之田，收经入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王将弃是类也而与剋同。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

② 《庄子·寓言》：“阳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叹曰：‘始以汝为可教，今不可也。’阳子居不答。至舍，进盥漱巾栉，脱履户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请夫子，夫子行不闲，是以不敢；今闲矣，请问其故。’老子曰：‘而唯唯盱盱，而谁与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阳子居蹴然变容曰：‘敬闻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将其家，公执席，妻执巾栉，舍者避席，炆者避灶。其反也，舍者与之争席矣！”

《象》曰：“伏戎于莽”，敌刚也。“三岁不兴”，安行也？

慕道斋释评 “敌”，对方，喻和自己打交道的人。

“敌刚也”，和别人打交道时，总感到对方比自己强很多，有自卑之感，于是怯于同别人打交道。

“安行也”，如此怎么能行动呢？或者说，如此怎么能去和别人交朋友呢？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墉，城垣也。”就是城墙。

《广韵》：“乘，驾也，登也。”

韩愈《知名箴》：“矜汝文章，负汝言语，乘人不能，掩以自取。”

“乘其墉，弗克攻”，已经爬上了城头，却不再继续进攻。喻在自己强势的情况下，要对人宽容，放人一马，显出过人的雅量。“克”，见本卦九五。

《国语·晋语一》：“郤叔虎将乘城，其徒曰：‘弃政而役，非其任也。’郤叔虎曰：‘既无老谋，而又无壮事，何以事君？’被羽先升，遂克之。”

《国语·周语下》：“居俭动敬，德让事咨，而能避怨，以为卿佐，其有不兴乎！”

“弗克攻”，就是“德让”的雅量。

待人宽厚，才是交友之道：在朋友之间，得理或得势之后，还要让人。

回顾《坤卦》六二的“直、方、大”，本爻可以说是“大”，指气量宏大。

“吉”，有如此气量或雅量，吉祥。

《象》曰：“乘其墉”，义弗克也。其“吉”，则困而反则也。

慕道斋释评 “义弗克也”，为了表示讲义气、重感情，所以得理让人，不继续进攻。

如三国时孙策义释太史慈，孔明七擒孟获，都是用义气感召别人、结交别人的好例子。

“则困”，这种原则、办法行不通。

“反则”，用相反的原则和办法。

“则困而反则也”，一般情况下，要让别人降服就得打，抓住不降就得杀，但要想和别人交朋友，这些办法往往行不通。变通一下的办法，就是必须用宽容的办法、感召的办法。

此爻之不进攻反而使人感服，相反而相成也。

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

慕道斋释评 交友，要以志同道合为先决条件。

“先号咷而后笑”，真正的朋友先共大患难，后共大欢乐。例如，1936年，红军三个方面军经过数不尽的艰难困苦，终于在西北会师，全军一片欢腾。

《左传·庄公十一年》：“凡师，敌未陈谓败某师，皆陈曰战，大崩曰败绩，得人隼（捉到敌人的大头子）曰克，覆（埋伏）而败之曰取某师，京师败曰王师败于某。”所以，“克”的意思

是大胜，捉到了敌人的大头目。

《穀梁传·隐公四年》：“遇，相得也。”“大师克，相遇”，军队大获全胜后，胜利会师，一片欢腾。

孔子关于这一爻说：“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是说团结才有力量，团结的基础是同心同德。君子的朋友之道通向胜利，朋友之间胜利后的交谈使人欣喜万分。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师相遇，言相克也。

慕道斋释评 “中”，合道。“直”，正直。

“同人之先，以中直也”，交朋友的先决条件是行为要合道，彼此之间要正直，不能欺诈。

“大师相遇，言相克也”，为什么会师以后大家如此喜悦呢？因为在一起庆祝胜利。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慕道斋释评 “同人于郊，无悔”，远离利益与矛盾的中心，去交朋友，是不会后悔的。

因为这时候人们不是为利益而来，而是为了道义而来，大家都不是市井小人，这样就容易交到真朋友。

“郊”，请参阅《需卦》初九。

和“郊”相对应的是庙堂和市井，人们在那里往往是争名于朝，争利于市，那些地方不是交朋友的好地方。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慕道斋释评 “志未得也”，这时你还没有得志，假朋友不会来；来的人不是为了拍你的马屁，以便分得一份利益，而是要与你分忧，与你切磋道义，所以比较容易交到真朋友，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

《庄子·缮性》：“乐全之谓得志。古之所谓得志者，非轩冕之谓也，谓其无以益其乐而已矣。今之所谓得志者，轩冕之谓也。轩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僥来，寄也。寄之，其来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其乐彼与此同，故无忧而已矣！今寄去则不乐。由是观之，虽乐，未尝不荒也。故曰：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

14 大有卦 101111

慕道斋释评 本卦的卦象是乾下离上，内有道而外放光，喻善于把天道运用于实际生活之中。说明此人非常有道，也有了不少资源，已经不再停留在抽象的学习阶段，而是

比较能够得心应手地运用天道于实际生活之中，故曰“大有”。

《大有》：元，亨。

慕道斋释评 《大有卦》描述已经积累了很多天道和资源的君子。“有”，是指此人有德行和资源。

《穀梁传·宣公十六年》：“五谷大熟为大有年。”这里用来比喻人的德行深厚。

人有没有德行主要看两点，首先要搞好自己的健康和安全，即“元”；其次要能够运用道来利用好自己的各种资源，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即“亨”。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

慕道斋释评 “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这两句是说卦象，指六五。

“柔”，作为人，谦虚谨慎，安分守己。

“柔得尊位”，是说在卦象上，六五得到领导地位。说明一个人的思想和路线的正确与否，对他来说是决定一切的。

“大中”，大得道也。

“上下应之”，指六五与九二相应，喻君子的思想和他的行动相互支持。

“其德刚健”，还是说此人有道。

“而文明”，把有道这个事实，显现在自己的言行举止之中。

“应乎天而时行”，行动正合时宜，所谓“与时俱进”。

“是以元、亨”，有这么多的优点，所以能做到“元”和“亨”。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

慕道斋释评 另一幅图画，“火在天上”，这是关于卦象的描述，如同太阳挂在天上，一片光明。火为离，意思是放出能量工作；天为乾，意思是天道。所以，本卦的整个意思是描述君子是如何按照天道工作和生活的，这正是君子的德行所在。

《尔雅·释诂》：“遏，止也。”

“遏恶扬善”，事情做得漂亮，叫做“善”；做得拙劣，叫做恶。围棋术语把愚蠢的招法叫做“恶手”或“大恶手”。人懂了天道，就要严格要求自己，不但要努力做事情，还要尽自己的最大可能把事情做得漂亮，并且阻止别人做愚蠢的事。

《孙子兵法·形篇》：“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侍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

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

“顺天”，不能干违背客观规律的蠢事。譬如，古代帝王喜欢炼丹服药，以求常生，就是逆天行事。

《尚书·仲虺之誓》：“兹率厥典，奉若天命。”

《战国策·燕一》：“……王曰：‘吾终以子受命于天矣。’曰：‘内寇不与，外敌不可距。王自治其外，臣自报其内，此乃亡之之势也。’”^①

《礼记·祭法》：“大凡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其万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变也。”

《国语·楚语上》：“民，天之生也。知天，心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惧哉！”

“休”，美好。“休”，也可以当休息讲。只有有道德的人才善于休息，善于为自己安排一种悠闲的生活，而没有道德的人无事忙。

“命”，使命。《说文解字》：“命，使也，从口从令。”

《战国策·燕二》：“先王以为愜其志，以臣为不顿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国诸侯。”

每个人都有其特定的生活环境和各种社会条件，这就是他的“命”，是自然给他的生存条件。命是在不断变化的，是被许多条件制约的，但往哪里变，很大程度上要看每个人的本事。

“顺天休命”，顺乎自然，使自己的生活过得美好。人在世上可以活几十年，是大自然的美好产物，也可以看作这几十年是天道赋予自己的美好使命。人应该尽力顺应天道，使自己的一生成为美好的一生，富有成就的一生。要好好地利用这一段时间，过好这几十年。这就指明了学习天道的目的，或者说是应用天道的主要方向。

东方朔的《诫子诗》里有：“明者处世，莫尚于中；优哉游哉，于道相从。”

所以，君子既顺应人民的意愿，又不干违背客观规律的蠢事，自己的日子过得非常悠闲愉快，就是“顺天休命”。

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慕道斋释评 “无交害”，君子周围的世界很复杂，有各种因素，事情多，资源多，人多。要注意不要使各种因素之间产生互相妨碍的作用，既不要伤害别人，也不要让别人伤害自己。要努力化解各种矛盾，把各种资源用得恰到好处，营造共赢局面。这就是“亨”的思想，也就是现在“和谐社会”的思想。

“无交害”有很多层面，在比较高的层面，就是构建和谐社会。在比较低的层面就是做任何事情都井然有序，各个层面都做得恰到好处。

在山东胶东地区，现在仍然把“不妨碍”叫做“不挡害”。这里“害”字的用法和本爻有类似之处。

^① 《战国策·燕一》：“王曰：‘吾闻之，齐有清济、浊河可以为固，有长城、鉅防足以为塞，诚有之乎？’对曰：‘天时不与，虽有清济、浊河，何足以为固？民力穷弊，虽有长城、鉅防，何足以为塞？且异日也，济西不役，所以备赵也；河北不师，所以备燕也。今济西、河北尽以役矣，封内弊矣。夫骄主必不好计，而亡国之臣贪于财。王诚毋爱王子母弟以为质，宝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轻亡宋，则齐可亡已。’王曰：‘吾终以子受命于天矣。’曰：‘内寇不与，外敌不可距。王自治其外，臣自报其内，此乃亡之之势也。’”

《礼记·礼运》：“大顺者，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积焉而不苑，并行而不缪，细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间。连而不相及也，动而不相害也，此顺之至也。故明于顺，然后能守危也。”

“艰”，是“艰贞”的缩略写法。意思是努力地、顽强地用脑子想，见《噬嗑卦》九四“利艰贞”。

“匪咎，艰则无咎”，事情多，资源多，其本身并不是必然要产生妨害，妨害的产生往往是由于人的谋略不足，举措失当。关键在于人要用心地筹划，用道来运用资源，避免不利因素的作用，消除自相矛盾的做法，这样就可以没有灾祸和麻烦。反过来，则就会遇到“咎”。

例如，无道之人，钱多粮多就吃喝嫖赌，人多势大就鱼肉乡里，权大势大就祸害国家，资源都用不到正地方。而小人则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做事情顾此失彼，漏洞百出，也达不到各种事物和谐发展的境界。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慕道斋释评 “无交害也”，不要使自己的资源互相妨害。不要干危害他人的事，也不要让他人危害自己。

九二，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慕道斋释评 “大车以载”，有了很多资源，有了很多道，就好比一辆大车载满了货往前走。

“有攸往，无咎”，行为目的要明确，要有长期的和短期的计划，这样就不会出大的过错。

《战国策·魏策四》：“魏王欲攻邯郸，季梁闻之，中道而反，衣赭不申，头尘不去，往见王，曰：‘今者臣来，见人于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驾，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将奚为北面？’曰：‘吾马良。’曰：‘马虽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虽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数者愈善而离楚愈远耳。今王动欲成霸王，欲举信于天下。恃王国之大，兵之精锐，而攻邯郸，以广地尊名，王之动愈数，而离王愈远耳。犹至楚而北行也。’”

《象》曰：“大车以载”，积中不败也。

慕道斋释评 “中”，《中庸》：“不偏之谓中。”所以，“中”就是恰到好处，就是路线正确，合乎天道。

“积中”，不断地检查和修正自己的计划，其积累效应，是自己的行动符合天道。

“积中不败”，运用天道不断修正自己，其积累效应，就是保持不败。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慕道斋释评 “公”，为各种爵位里比较高级的一种，喻有道的君子。

“公用亨于天子”，天子有很多资源，只有君子才能用天道使这些资源最充分地运用起来，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时尽其宜，这就是所谓“用亨”。照儒家的说法，“用亨”于自己，就是修身、齐家；“用亨”于天下，就是治国、平天下。

“小人弗克”，“用亨”于天下是一种高超的艺术，小人是搞不来的。所以，君子出门当官之前，要先想想自己有没有那个本事，不能仓促行事。

这一爻是说，社会资源必须让有道的人来运用，而不能让小人掌握和运用这些资源。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慕道斋释评 “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用亨是君子的才能，君子能使天子的资源亨起来，搞和谐社会，发挥良好的作用；而小人如果有了很多资源，只能是胡作非为，起到危害国家和人民的作用。

请参阅初九之“无交害”。

九四，匪其彭，无咎。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注》：“彭，鼓声也。”意思是敲响了战鼓。

《诗经·齐风·载驱》：“汶水汤汤，行人彭彭。”这里的彭彭，为盛大众多貌，汹涌澎湃的样子。作为佐证，《吕氏春秋·孝行览·本味》：“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可见汤汤与彭彭是近义词，也是汹涌盛大的意思。^①

《诗经·大雅·大明》：“牧业洋洋，檀车煌煌，驷虬彭彭”，这里的彭彭，为威武昂扬的样子。

“匪其彭”，在战场上敲响了战鼓，将士们就会有一副直眉瞪眼，急赤白脸，要拼命的样子。而君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有这种样子，遇到任何事情都要从容不迫，指挥若定。

老子《道德经》形容了君子平常应该有的样子：“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其若凌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澹兮其若海；泊兮若无止。”“涣兮”，是指像打陈氏太极拳那样的松沉劲儿。如果修炼得法，身心都可以找到这种劲儿。《康熙字典》：“泊，水貌。”阔大无边的样子。

“无咎”，在实际生活中，要始终保持从容镇定、行为低调，只有如此，才能不惹灾祸。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皙也。

慕道斋释评 “皙”，明察，明智。《尚书·洪范》：“明作皙，聪作谋，睿作圣。”

“明辨皙也”，在资源很多的情况下，九四用谦，兼用智慧，一副收敛的样子，在平平静静中把事办了。遇到令人不快的事，更要冷静思考，急也没用，越急躁越坏事。懂得这些，叫做明白事理。

《晋书·列传第四十二》记录了养生家葛洪的一段议论：“洪体乏进趣之才，偶好无为

^① 《诗经·鲁颂·駉》：“有騶有黄，以车彭彭。”也是类似的意思。

之业。假令奋翅则能陵厉玄霄，骋足则能追风蹶景，犹欲戢劲翻于鸛鹄之群，藏逸迹于跛驴之伍，岂况大块稟我以寻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这一段议论高妙，与《老子·第二十八章》的“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的意思相近。

高山仰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慕道斋释评 “厥”，其，他的。“孚”，信念，准则。

《小尔雅》：“交，俱也。”

“厥孚交如”，在各方面都有完备的信念和准则。

《战国策·赵策三》：“今秦万乘之国，梁亦万乘之国，俱据万乘之国，交有称王之名。”

“厥孚交如”，自己各方面的信念准则都互相印证，互不矛盾，没有空隙和缺失，形成一个全面系统的体系。

“威如”，重要的信念和准则一定要牢牢坚持住，坚如磐石，始终不渝，不被别人的意见左右。

《论语·学而》：“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刘向《贤明传》：“周宣姜后者，齐侯之女也。贤而有德，事非礼不言，行非礼不动。宣王尝早卧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脱簪珥，待罪于永巷，使其傅母通言于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见矣，至使君王失礼而晏朝，以见君王乐色而忘德也。夫苟乐色，必好奢穷欲，乱之所兴也。原乱之兴，从婢子起。敢请婢子之罪。’王曰：‘寡人不德，实自生过，非夫人之罪也。’遂复姜后而勤于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兴之名。君子谓，姜后善于威仪而有德行。夫礼，后夫人御于君，以烛进。至于君所，灭烛，适房中，脱朝服，衣褻服，然后进御于君。鸡鸣，乐师击鼓以告旦，后夫人鸣佩而去。诗曰：‘威仪抑抑，德音秩秩。’又曰：‘隰桑有阿，其叶有幽，既见君子，德音孔胶。’夫妇人以色亲，以德固。姜氏之德行可谓孔胶也。”

“吉”，吉祥。

本爻和孔子的“随心所欲不逾矩”是一个意思。其中“交如”就是“随心所欲”，可以灵活地运用各种原则，干什么事情都有主心骨；“威如”就是“不逾矩”，不会干出丧失原则的蠢事。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发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慕道斋释评 “信”，信念。

《说文解字》：“发，矢发也。”

“发志”，启迪和运用自己的思想和智慧。

“信以发志也”，因为心中对各类事情都有信念和准则，深信不疑，所以遇到任何事，都可以很快看到它的本质，并知道怎样运用智慧按照自己的目的来应付周围的世界，好像是射出的一支支箭。

“易”，变易，变动。“备”，防备。

“易而无备也”，有了一贯的信念和准则，就等于有了护身符，不能轻易变动。如果轻易变动，就会使自己处于思想上没有防备的危险境地。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慕道斋释评 六五已经做得很好，从六五再进一步，上九就是本卦的巅峰。

本卦是“大有”，有什么？有道也。“自天祐之”，按道行事，戒惧谨慎，到达极致，其结果就会事事顺利、心想事成，就像有老天保佑一样。

“吉，无不利”，吉祥，无往而不利。

春秋时范蠡说：“持满而不溢，则与天同道，可享天之佑；省事而节用，则与地同道，可受地之赐；扶危而定倾，则与人同道，可得人之助。”

“大有”之人，一个主要的任务是防止“溢”的倾向。没有溢的时候，也就是说没有主观上出差错的时候，就等于得到了天祐。

关于这一爻，孔子在《系辞上传·第十二章》中说：“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以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祐之，无不利也。”

在《系辞上传·第二章》孔子又说：“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所以，学习《周易》，按照《周易》提出的原则行事，也是有道的表现，如同有天祐之。

孔子在《系辞下传·第二章》又说：“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所以，能够变通和灵活运用原则，是无往而不利的另外一个条件。

总结起来，顺天，有信念，讲信誉，尚贤，读《易》，加上能灵活地运用原则，就可以不出差错，好比得到了老天的保佑。《弟子规》：“修心一听命，天地自相保。”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慕道斋释评 “上”，本爻在上位。“吉”，吉祥。

“自天祐也”，好像有老天保佑一样。

15 谦卦 000100

慕道斋释评 本卦的卦象是艮下坤上，地中有山。高山而自处至卑之地下，喻有德而不居之谦。《周易折中·程传》：“君子志存乎说谦巽，达理乐天故不竞，内充故退让而不矜。”

《谦》：亨。君子有终。

慕道斋释评 “亨”，用谦，就容易达到亨。一方面因为谦恭的人平时的行动尽量不引人注目，来捣乱的人就少了；另一方面谦恭待人，人家心里就愉快，多半愿意为你帮忙。这些都是达到亨的必要条件。

“君子有终”，用谦，君子就能够有个好结果。一个人能不能善终，很大程度上要看遇不遇到天灾人祸。在天灾人祸中，人祸是主要危险，而天灾次之。一个人如果能很好地用谦，就有可能躲开大部分的人祸。所以，他得到善终的几率就大大增加。

《彖》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

慕道斋释评 “谦，亨”，用谦是为了达到亨。谦卦六爻皆吉，这在《周易》是唯一的一卦。本卦说明用好谦道，无论以怎样的具体方法去做，都容易达到亨的目的。

“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这里列举了六种用谦的必要性，字面上并不难理解，总之是说用谦大有好处。

关于“人道恶盈而好谦”，《国语·周语中》里有这样一段话：“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颈。’……君子不自称也，非以让也，恶其盖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盖也。求盖人，其抑下滋甚，故圣人贵让。且谚曰：‘善恶其网，民恶其上。’《书》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诗》曰：‘恺悌君子，求福不回。’在礼，敌必三让，是则圣人知民之不可加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诸民，然后庇焉，则能长利。……”^①

“谦，尊而光”，谦虚的人尊贵而光明，反之，不谦为取辱之道也。

“卑而不可逾”，谦虚的人虽然自处谦卑，但做事的效率，处世之品格，他人不可逾越。

“君子之终也”，君子要得到好的结局，就靠这个本事。

孔子在《系辞下传·第七章》中说：“谦，德之柄也。”又说：“谦，尊而光。”又说：“谦，以制礼。”意思是说，谦是德行的首要表现，谦反而使人显得尊贵，礼的各种规定都是以谦作为基石的。而礼又是亨术的外在表现，所以，学会亨术的前提就是要先做到谦。

《象》曰：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

慕道斋释评 “地中有山”，高大的山峰却要藏在土里，喻有美德却让人看不见。这就是谦的基本精神，这就是君子之道。

^① 《国语·周语中》里有这样一段话：“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颈。’其邻至之谓乎！君子不自称也，非以让也，恶其盖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盖也。求盖人，其抑下滋甚，故圣人贵让。且谚曰：‘善恶其网，民恶其上。’《书》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诗》曰：‘恺悌君子，求福不回。’在礼，敌必三让，是则圣人知民之不可加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诸民，然后庇焉，则能长利。今邻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盖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丑，犹不可堪，而况在修卿乎？其何以待之？”

《老子·第七十九章》：“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

《尔雅·释诂》：“哀，聚也。”《玉篇》：“哀，减也。”^①

“哀多益寡”，在多的那里抓上一把，分给少的。

“称”，符合，相当，相等。“称物”，使物体大致相等。《韩非子·安危》：“故齐，万乘也，而名实不称。”

“施”，给，给予。《国语·吴语》：“施民所欲，去民所恶。”

“平施”，平均地给予。

“称物平施”，使资源多的和资源少的变得比较平均。

《管子·小称》：“百姓之恶人之有余，忌也。是以长者断之，短者续之，满者溢之，虚者实之。”

《洛书》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文献之一，是哀多益寡、称物平施的好例。它有三行数字，这三行数字从横、竖、对角线各个方向加起来都是相等的，反映了宇宙在空间的各个方向上都是均匀一致的。五行八卦的思想也吸收、运用了这个平衡的观点。

大多数人都希望平等，而所谓君子，占据的有利条件和各种资源往往比一般人多。如果在日常生活中时时把这些都显示出来，就特别招人忌恨。黄帝《金人铭》：“盗怨主人，民害其贵。”用谦，可以使君子在外表上减小与群众的距离，减小人家的反感，皆大欢喜。这样有利于君子生存，也有利于君子做群众工作，何乐而不为？

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慕道斋释评 “谦谦君子”，君子谦而又谦，总在尽他的一切可能，运用谦的精神。因为他清楚其实自己在各方面的力量都有限。真正的力量，是在群众之中。只有用谦，才能调动起群众的力量。

“用涉大川，吉”，用谦恭的态度过大河，喻做大事，吉祥。^②

郭店《老子》：“古之善为士者，必微妙玄达，深不可识，是以为之容：豫乎其如冬涉川，犹乎其如畏四邻，严乎其如客，涣乎其如释，混乎其如朴，沌乎其如浊。孰能浊以静者，将徐清。孰能安以动者，将徐生。保此道者，不欲尚盈。”所以，“盈”是谦的反义词。

《象》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

慕道斋释评 “卑以自牧”，用谦卑的态度看待自己，不要自我膨胀。照北京人的说法，别太把自己当回事。《战国策·秦四》：“臣岂以郢威王为政衰，谋乱以至于此哉？！郢为强，临天下诸侯，故天下乐伐之也。”所以，在别人面前示强，就是危亡之道。^③

《管子·小称》：“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不能罪身者，民罪之。故称身之过者，强也；治身之节

① 《诗经·小雅》：“原隰哀哀，兄弟求矣。”

《宋书·晋平刺王休佑传》：“在荆州，哀刻所在，多营财货。”

② 《国语·晋语九》：“赵简子问于壮驰兹曰：‘东方之士孰为愈？’壮驰兹拜曰：‘敢贺！’简子曰：‘未应吾问，何贺？’对曰：‘臣闻之：国家之将兴也，君子自以为不足，其亡也，若有余。今主任晋国之政而问及小人，又求贤人，吾是以贺。’”

③ 《晏子春秋》：“燕之游士，有混子午者，南见晏子于齐，言有文章，术有条理，巨可以补国，细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睹晏子，恐惧而不能言。晏子假之以悲色，开之以礼颜，然后能尽其复也。客退。晏子直席而坐，度朝移时，在侧者曰：‘向者燕客侍，夫子胡为忧也？’晏子曰：‘燕，万乘之国也；齐，千里之涂也。混子午以万乘之国为不足说，以千里之涂为不足远，则是千万人之上也。且犹不能殚其言于我，况乎齐人之怀善而死者乎！吾所以不得睹者，岂不多矣！然吾失此，何之有也？’”

者，惠也；不以不善归人者，仁也。故明王有过则反之于身，有善则归之于民。有过而反之身则身惧，有善而归之民则民喜。往喜民，来惧身，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纣不然，有善则反之于身，有过则归之于民。归之于民则民怒，反之于身则身骄。往怒民，来骄身，此其所以失身也。”

六二，鸣谦，贞吉。

慕道斋释评 “鸣”，说话。所谓“不平则鸣”、“大鸣大放”，都是指说话。

说话谦和，是用谦的最重要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把“鸣谦”放在六二的重要位置。

《管子·小称》：“修恭逊、敬爱、辞让、除怨、无争，以相逆也，则不失于人矣。尝度多怨、争利、相为不逊，则不得其身。大战！恭逊敬爱之道。吉事可以入祭，凶事可以居丧。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小以治一人而不损也。尝试往之中国、诸夏、蛮夷之国，以及禽兽昆虫，皆待此而为治乱。泽之身则荣，去之身则辱。审行之身毋怠，加夷貉之民，可化而使之爱。审去之身，虽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恶。故身者，使之爱恶；名者，使之荣辱。此其变名物也，如天如地，故先王曰道。”

《论语·宪问》：“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这个使者话说得谦逊而精彩，连孔子都不由得连连称赞。

《国语·晋语五》：“靡笄之役，却献子见，公曰：‘子之力也夫！’对曰：‘克也，以君命命三军之士，三军之士用命，克也何力之有焉？’文子见，公曰：‘子之力也夫！’对曰：‘燮也，受命于中军，以命上军之士，上军之士用命，燮也何力之有焉？’栾武子见，公曰：‘子之力也夫！’对曰：‘书也，受命于上军，以命下军之士，下军之士用命，书也何力之有焉？’”

《战国策·魏一》：“魏公叔痤为魏将，而与韩、赵战浹北，禽乐祚。魏王说，迎郊，以赏田百万禄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辞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挠撝而不辟者，此吴起余教也，臣不能为也。前脉形壅之险阻，决利害之备，使三军之士不迷惑者，巴宁、囊襄之力也。县赏罚于前，使民昭然信之于后者，王之明法也。见敌之可也，鼓之不敬待倦者，臣也。王特为臣之右手不倦赏臣何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于是索吴起之后，赐之田二十万。巴宁、囊襄田各十万。王曰：‘公叔岂非长者哉？既为寡人胜强敌矣，又不遗贤者之后，不掎能士之迹，公叔何可无益乎？’故又与田四十万，加之百万之上，使百四十万。故《老子》曰：‘圣人无积，尽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公叔当之矣。”

《战国策·楚三》：“唐且见春申君曰：‘齐人饰身修行得为益，然臣羞而不学也。不避绝江河，行千余里来，窃慕大君之义，而善君之业。臣闻之，赍诸怀锥刃而天下为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称美。今君相万乘之楚，御中国之难，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枭棋之所以能为者，以散棋佐之也。夫一枭之不如不胜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为天下枭，而令臣等为散乎？’”“枭棋”，大概相当于现代象棋里的车，“散棋”，大概相当于现代象棋里的兵。这一段说明，一个篱笆要有三个桩，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

相反的例子：《国语·晋语五》：“范文子暮退于朝。武子曰：‘何暮也？’对曰：‘有秦客廋辞于朝，大夫莫之能对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让父兄也。尔童子，而三掩人于朝。吾不在晋国，亡无日矣。’击之以杖，折委笄。”

《国语·晋语五》又说：“伯宗朝，以喜归，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于朝，诸大夫皆谓我智似阳子。’对曰：‘阳子华而不实，主言而无谋，是以难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饮诸大夫

酒，而与之语，尔试听之。”曰：“诺。”既饮，其妻曰：“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难必及子乎！盍亟索士整庇州犁焉。”得毕阳。及栾弗忌之难，诸大夫害伯宗，将谋而杀之。毕阳实送州犁于荆。”

上两段说明，说话欠谦恭会有多么大的恶果。

中国人给自己的子起名字，往往叫做阿狗阿猫，有的甚至叫做“狗剩”，意思大概是连狗都不吃的烂东西。这些做法，都是为了避祸。

“贞吉”，说话谦和，包括名字低调，预计吉祥。

《象》曰：“鸣谦贞吉”，中心得也。

慕道斋释评 “中心得也”，即“心得中也”，心里得道的意思。“中”，就是中庸之道。

说话谦和，是因为心中得道。谦和不是刻意装出来的，心中有道，则见于人的声音、颜色、表情。

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

慕道斋释评 这是谦卦里唯一的刚爻，喻此人的能力强、功劳大。

“劳谦君子”，君子在劳苦功高之后，仍能始终保持谦虚谨慎。

《吕氏春秋·先识览》：“晏子之晋……俗人有功则德，德则骄。今晏子功免人于厄矣，而反屈下之，其去俗亦远矣。此全功之道也。”人有了功劳，就容易骄傲，自古皆然。正因为如此，能做到“劳谦”才特别可贵。^①

《国语·晋语五》：“靡笄之役，郤献子见，公曰：‘子之力也夫！’对曰：‘克也，以君命命三军之士，三军之士用命，克也何力之有焉？’文子见，公曰：‘子之力也夫！’对曰：‘夔也，受命于中军，以命上军之士，上军之士用命，夔也何力之有焉？’栾武子见，公曰：‘子之力也夫！’对曰：‘书也，受命于上军，以命下军之士，下军之士用命，书也何力之有焉？’”这段话既是说“鸣谦”（六二），又是说“劳谦”（九三），所以各引用了一遍。

“有终，吉”，如果能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就能保持自己的地位和名誉，就能有好下场，所以吉祥。

孔子关于这一爻说：“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而存其位者也。”自以为劳苦功高，就会有“德色”，说话就盛气凌人。懂得享术的人则有礼，越是有功劳，说话就越恭敬，表现为谦虚谨慎。谦虚谨慎，才能保持自己的地位。

① 《吕氏春秋·先识览》：“晏子之晋，见反裘负刍息于涂者，以为君子也。使人问焉，曰：‘曷为而至此？’对曰：‘齐人累之，名为越石父。’晏子曰：‘嘻！’遽解左骖以赎之，载而与归。至舍，弗辞而入。越石父怒，请绝。晏子使人应之曰：‘婴未尝得交也，今免于患，吾于子犹未邪？’越石父曰：‘吾闻君子屈乎不知己者，而伸乎知己者。吾是以请绝也。’晏子乃出见之，曰：‘向也见客之容而已，今也见客之志。婴闻察实者不留声，婴可以辞而无弃乎？’越石父曰：‘夫子礼之，敢不敢从！’晏子遂以为客。俗人有功则德，德则骄。今晏子功免人于厄矣，而反屈下之，其去俗亦远矣。此全功之道也。”

《战国策·魏四》：“信陵君杀晋鄙、救邯郸、破秦人、存赵国，赵王自郊迎。唐且谓信陵君曰：‘臣闻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谓也？’对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杀晋鄙、救邯郸、破秦人、存赵国，此大德也。今赵王自郊迎，卒然见赵王，臣愿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无忌谨受教。’”

《象》曰：“劳谦君子”，万民服也。

慕道斋释评 “万民服也”，劳谦的人，使所有的人钦服。

《论语·子路》：“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子曰：‘无倦。’”

劳谦是最不容易做到的，劳苦功高就容易成为傲慢的资本。所以，能够做到劳谦的人使人钦服。

因劳苦功高而骄傲起来的人，因与人争功，与人口角，结果倒了大霉的，史不绝书。例如隋朝的贺若弼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资治通鉴》里有详细的记载。应该细心体会这种例子，引以为戒。

六四，无不利，撝谦。

慕道斋释评 “撝”，挥动，摇动，指人的举止动作。《说文解字》：“撝，一曰手指也。”

《后汉书·邓晨传》：“元以手撝曰：‘行矣，不能相救，无为两没也。’”

“撝谦”，一举一动都体现着谦逊。^① 六四处近君危位，又居能人（九三）之上，仅仅说话谦和是不够的。需要在一举一动之中都透着谦和，比如说作揖就是很好的古代礼仪；近代的起立、脱帽、鞠躬等等也是很好的表示谦恭的礼仪。

《论语·泰伯》：“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论语·雍也》：“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诗经·大雅·抑》：“慎尔出话，敬尔威仪，无不柔嘉。”^②

“无不利”，如此行事，无往而不利。

另外，无功而受其禄、无实而受其名，均失撝谦之道，要极力避免。

《象》曰：“无不利，撝谦”，不违则也。

慕道斋释评 “不违则也”，这种做法，不违反任何礼节和规则，喻在行为上处处小心

① 《庄子·列御寇》：“正考父一命而屈，再命而僇，三命而僇，循墙而走，孰敢不轨！如而夫者，一命而吕鉅，再命而于车上舞，三命而名诸侯。孰执唐许？贼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内视，内视而败矣！凶德有五，中德为首。何谓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毗其所不为者也。穷有八极，达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髡、长、大、壮、丽、勇、敢，八者俱过人也，因以是穷；缘循、偃仰、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达；知微外通，勇动多怨，仁义多责，六者所以相刑也。达生之性者傀，达于知者肖，达大命者随，达小命者遁。”

《国语·晋语五》：“靡笄之役，韩献子将斩人。郤献子笄，将救之，至，则既斩之矣。郤献子请以徇，其仆曰：‘子不将救之乎？’献子曰：‘敢不分谤乎！’”

《国语·晋语五》：“靡笄之役，郤献子师胜而返，范文子后人。武子曰：‘蹇乎，女亦知吾望尔也乎？’对曰：‘夫师，郤子之师也，其事贼。若先，则恐国人之属耳目于我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

② 《国语·晋语四》：“明日宴，秦伯赋《采芣》，子余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辞。子余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志，敢不降拜？’成拜卒登，子余使公子赋《黍苗》。子余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阴雨也。若君实庇荫膏泽之，使能成嘉谷，荐在宗庙，君之力也。君若昭先君荣，东行济河，整师以复强周室，重耳之望也。重耳若获集德而归，载使主晋民，成封国，其何实不从！君若恣志以用重耳，四方诸侯，其谁不惕惕以从命！’秦伯叹曰：‘是子将有焉，岂专在寡人乎！’秦伯赋《鵙飞》，公子赋《河水》。秦伯赋《六月》，子余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辞。子余曰：‘君称所以佐天子匡王国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从德？’”这一段既是“撝谦”，又是“鸣谦”。

《战国策·燕一》：“燕昭王收破燕后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欲将以报韩。故往见郭隗先生曰：‘齐因孤国之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得贤士与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敢问以国报韩者奈何？’郭隗先生对曰：‘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谄指而事者，北面而受学，则百己者至；先趋而后息，先问而后嘿，则什己者至；人趋己趋，则若己者至；冯几据杖，两视指使，则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奋击，响籍叱咤，则徒隶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诚博选国中之贤者而朝其门下，天下闻王朝其贤者，天下之士必趋于燕矣。’”此段是说，用撝谦之道可以兴国。

谨慎。

反面的例子。据蔡东藩《清史演义》第四十回记载，清将福康安的官阶比柴大纪略高，福康安领兵到嘉义城，守将柴大纪出城相迎。当时柴大纪自认为作战有功，略有些心浮气躁，只向福康安请了安，未行跪拜礼。福康安心中已是不悦，却佯为谦逊，叫柴大纪并马入城。柴大纪也不推辞，跨马导入。照清朝军制，下属迎接上司，不能并马入城。柴大纪因过去屡受褒封，身膺伯爵，自思与福康安也差不多，少许失礼，料也无妨。岂知福康安度量浅狭，为了这么一点小事，挟恨怀仇，通过诬告要了柴大纪的性命。

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

慕道斋释评 “不富以其邻”，不以掠夺别人的方法，肥了自己。

这里的“不富以其邻”，与《小畜》卦中九五的“富以其邻”的意思完全不一样。《周易》中不乏这样的例子，这正是一种文学的成就。

“侵伐”，出境作战。《管子·重令》：“野战不能制敌，侵伐不能威四邻，而求国之重，不可得也。”

“利用侵伐，无不利”，在行军打仗时用这样的原则，没有不利之处。此爻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有相似的意思。从军事实力上来讲，完全可以拿；能拿而不拿，就争取了群众。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慕道斋释评 “征不服也”，打仗是为了除暴安良，征讨不服从道义的人，而不是为了趁火打劫。如果在战争中进行抢劫，即便征战胜了，人家也不服。所以，军队应该提倡“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搜俘虏腰包”，能抢而不抢、能拿而不拿，也是用“谦”的一种表现。

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

慕道斋释评 “鸣谦”，说话谦和，不蛮横无理。这两个字，字面上和初爻一样，但意思又高了一层。

“邑”，见《讼卦》九二。“邑国”，别人的家园、地盘。

“利用行师征邑国”，在战争中攻打别人，要有一个谦和的宣言，一个充分的理由，一个很好的说法。不要蛮横无理，不可志得意满，哀兵必胜。在战争宣言中，一定要有吊民伐罪的意思，言辞谦和有理，如此才可以争取到广大人民的支持。

例如，当年清兵入关，在安民告示中，它不说是来抢明朝的地盘，而是说来替明朝打李自成这些无父无君的土匪。这个做法非常狡猾。

《战国策·齐四》：“苏秦谓齐王曰：‘齐、秦立为两帝，王以天下为尊秦乎，且尊齐乎？’王曰：‘尊秦。’释帝，则天下爱齐乎，且爱秦乎？’王曰：‘爱齐而憎秦。’‘两帝立，约伐赵，孰与伐宋之利也？’王曰：‘伐宋利。’对曰：‘夫约然与秦为帝，而天下独尊秦而轻齐；齐释帝，则天下爱齐而憎秦；伐赵不如伐宋之利。故臣愿王明释帝，以就天下；倍约俱秦，勿使争重；而王以其间举宋。夫有宋，则卫之阳城危；有淮北，则楚之东国危；有济西，则赵之河东危；有阴、平陆，则梁门不启。故释帝而戴之以伐宋之

事，则国重而名尊，燕、楚以形服，天下不敢不听，此汤、武之举也。敬秦以为名，而后使天下憎之，此所谓‘以卑易尊’者也。愿王熟虑之也。”

在本爻和六二，两次提到“鸣谦”，说明其重要性。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在任何情况下说话都应该讲分寸，讲谦和。

《象》曰：“鸣谦”，志未得也。“可用行师”，征邑国也。

慕道斋释评 “志未得也”，情绪上还没有志得意满。

“‘可用行师’，征邑国也”，可以在战争中、在国家大事上应用这个原则。中国提出的在国际事务中“不称霸”，也有这方面的意味。

16 豫卦



001000

慕道斋释评 本卦的卦象是坤下震上，外动而内静，保持自己的从容与安适，不受外界变动之左右，豫逸之道也。

“豫”，安逸，闲适。《说文解字》：“预，安也。经典通用豫。”

《孟子·离娄上》：“孟子曰：‘……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①《说文解字》：“底，柔石也。”“底豫”的意思是舒服得就像摸在细腻的磨石上一样。

《周书·君陈》：“惟日孜孜，无敢逸豫。”②

所以，有了闲暇，应抓紧时间和宝贵的机会，统筹安排，致力于抓紧做各种有益的事，而不是用这个机会来玩耍或闲极无聊。

《增广贤文》：“静中观物动，闲处看人忙，才得超尘脱俗的趣味；忙处会偷闲，闹中能取静，便是安身立命的工夫。”既要把事情做好，又不显得急促和忙乱，这才是上乘功夫。

“豫”，还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意思。人必须有闲暇，才能在事前周密地思考、精心地准备，所以和前一个意思并不矛盾。

《中庸·第二十章》：“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这几个“前定”，就是强调在事情发生之前，在闲暇时，从容不迫地决定好做事的方针和方法。

① 《孟子·离娄上》：“孟子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视天下悦而归己犹草芥也，惟舜为然。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

② 《诗经·小雅·白驹》：“尔公尔侯，逸豫无期；慎尔优游，勉尔遁思。”

《诗经·大雅·板》：“敬天之怒，无敢戏豫。”

《豫》：利建侯、行师。

慕道斋释评 “利建侯”，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是为了建立自己生存和成长的空间，以达到“豫”的目的。关于“建侯”的详细论述，请参阅《屯卦》。

“行师”，即打仗。“行师”的原则：第一要保存自己，第二要消灭敌人。或者说第一使自己逸，第二使敌人劳。所以，“豫”本身，就是军事上的一种目的。关于“行师”的详细论述，请参阅《师卦》。

《孙子兵法·虚实篇》：“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

海军少将张召忠教授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说，对于舰艇来说，舒适也是战斗力。其实，对于任何人来说，舒适都是战斗力。想办法让你自己比你的对手更舒适、更有闲暇，就增加了你获胜的机会。

思想上有了逸道即豫道，知道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行军打仗就有了目的，就不会随着他人的动作而乱动。

处理“建侯、行师”这样的大事，需要静下心来，很好地谋划。《礼记·祭义》：“孝子将祭，虑事不可以不豫。”祭祀尚且如此，何况更大的事情呢？

从哲学角度来考虑，人的一切斗争，包括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军事斗争，其终极目的，都是为了争取“豫”的权利，即为了自己长远的“豫”，而使对手“不豫”。

现代科学迅猛发展，对比之下，现代经济学却裹足不前。对于许多经济现象，譬如为什么会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一直找不出合理的解释，所以也就找不到良好的对策或解决的办法。这种在学术上停滞不前的本质原因，就是现代经济学没有搞清自己应该研究的对象，没有用哲学的广阔视野来观察问题。经济学应该研究的，应该是如何为人们产生最多的“豫”，而不是如何产生最多的货物和金钱。货物和金钱只是手段，并不是目的。什么时候经济学搞清了这一点，它才有继续发展的希望。

《彖》曰：豫，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师乎？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

慕道斋释评 “刚应而志行”，按照“豫”道行动有两个准则，一要符合天道，二要符合自己的目的。

“顺以动，豫”，自己先觉得情况顺了，再按照预先确定的目标和次序行动，这就叫做“豫”。“豫”的内卦为“坤”，形容静如处子，从容不迫，安静待时，等待着外部的情况顺利。外卦为“震”，形容动如脱兔，一举成功。

“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师乎？”按照豫的原则，情况顺利了再按照次序行动，这是做事情的一般原理。所以，这个原则可以运用在一切事物上。连天地也按照春夏秋冬的次序运行，何况人在做建立根据地、行军打仗一类重要的事呢？正因为这一类事情重要，所以必须按照这个原则行事。做事必须先做到“顺”，才有可能得到“豫”。

“忒”，差错。《诗经·国风·曹风·鸛鸣》：“淑人君子，其仪不忒。”

“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天和地都是顺着天道而动，所以日月不会偏离自己的轨道，四季也从来不会出现差错。

“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圣人顺着天道行事，顺着人民的意愿行事，则可以用很少的刑罚，而人民愿意服从。

《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其次有圣人者，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恚嗔之心，行不欲离于世，被服章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

“豫之时义大矣哉”，掌握好用豫道的时机，意义重大啊！^①

《象》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慕道斋释评 另一幅图画，下有地，上有动。

旧时科举考场的门口，写着“平地一声雷”。形容学子们平常过着不动声色的日子，与平常人没有什么不同，突然有一天科举高中了，就干出了不平常的事情。

“雷出地奋，豫”，类似说“平地一声雷”。形容一个人平日像大地一样安静地生活，突然人家发现他在平常中作出了一番不平常的事业，这就叫豫。

豫者有闲，为人生之难得的机遇也。把这个机遇用好，是一个人有能力的表现，只有高人才能做到既有闲暇，又不误事。^②

“作乐崇德”，人必须有闲暇，才能享受人生的快乐，才能有机会学习进德，寓学于乐才是本事。

什么是“德”？运用天道之能力也。

“殷荐”，盛大的祭祀。《说文解字》：“殷，作乐之盛称殷。”

“考”，对父的尊称。“祖”，父以上的先辈。《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有这样的德性，就好像用盛大的祭物祭天祭祖，可谓上不负苍天，下不负先辈。

《尚书·伊训》：“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豫的局面是自己用艰辛的努力争取来的，要善于保卫，绝不能轻易丧失。

孔子在《系辞下传·第二章》说：“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指出只有坚决地保卫自己生命财产的安全，把妨碍此目的的各种干扰因素阻挡在外，才能得到豫。

① 《孟子·万章下》：“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

《战国策·魏三》：“夫存韩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时已。通韩之上党于共、莫，使道已通，因而关之，出人者赋之，是魏重质韩以其上党也。共有其赋，足以富国，韩必德魏、爱魏、重魏、畏魏，韩必不敢反魏。韩是魏之县也。魏得韩以为县，则卫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韩，则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赵大破，卫、齐甚畏，天下之西乡而驰秦，人朝为臣之日不久。”

② 《庄子·在宥》：“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故贵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托天下；爱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无解其五藏，无握其聪明，尸居而龙见，渊默而雷声，神动而天随，从容无为而万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初六，鸣豫，凶。

慕道斋释评 “鸣”，说出来，表现出来。

“鸣豫”，把自己的安适表露出来，使别人知道。喻小人扛不住福分，不胜其乐而自鸣。

“凶”，豫者，人人向往之，表露于外就会惹人嫉妒，人家必然要来破坏你的大好形势，于是乎凶险。

《象》曰：“初六鸣豫”，志穷凶也。

慕道斋释评 “志穷凶也”，此人思虑浅，器量小，烧包，于是乎凶险。

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

慕道斋释评 《尔雅·释诂》：“介，善也。”在这里，“介”是完美的意思。

《说文解字》：“石，山石也。”^①

石头的结构很完美、完善、致密，所以石头很坚硬。玉是石头的一种，古人认为玉是最尊贵的物质。

《战国策·魏一》：“西门豹曰：‘敢问就功成名，亦有术乎？’文侯曰：‘有之。夫乡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子入而问其贤良之士而师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扬人之丑者而参验之。夫物多相类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骊牛之黄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类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这里，“玉”指懂天道的人。

“介于石”，比玉石还完美、致密，比喻身体内精、气、神充足，思想缜密，没有疾病，营养丰富，休息好，等等。人在疲劳时，会感到身体很空虚，像个糠心萝卜；反之，人在精力充沛时，会感到身体很充盈，很致密。

一切生命体都必须千方百计保持低熵才能生存，低熵就意味着有序和生命，高熵就意味着物体内部的混乱和生物的死亡。玉石的晶体结构就是一种低熵结构，看来古人也懂得一些熵的原理。本爻的这个比喻非常贴切。

本卦的“豫”，还有准备的意思，从这个角度来讲，做任何事情，准备工作一定要缜密，也叫“介于石”。

“不终日”，只要保持人的身体状态好，并善于使用自己的力量，就用不着夜以继日地做事，事情也可以办好。

作为对比，可参阅《既济卦》六四：“濡有衣袽，终日戒。”

人不可终日劳作。干事业的人必须注意休息，否则既会累坏身体，事情也干不好。尤其是，在疲劳的状态下，容易作出错误的决定。

《老子·第二十三章》：“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

^① 《说文解字》：“玉，石之美。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触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尊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技，絜之方也。”

久，而况于人乎？”^①

这一爻是“豫”的定义。“介于石”和“不终日”是“豫”这个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

“贞吉”，如果懂得这个道理，预计吉祥。

《大学》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是说少事安神，精力充沛，对于人保持正确之思想和行为是十分重要的。^②

朱熹曰：“其德安静而坚确，故其思虑明审，不俟终日，而见凡事之几微也。”这说明，“豫”既能提高人的能力和效率，保证人少犯错误，又能保护人的健康，是一个无价的法宝，应该在人生的各个阶段应用之。

孔子在《系词下传·第五章》里，关于这一爻有这样一段话：“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介于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也！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孔子的这一段话用白话说就是：懂得机会的人可以称之为神了吧？君子与比自己地位高的人交往，不显得巴结，与比自己地位低的人交往，不显得冒犯，这就算懂得机会了吧？机会，就是事情刚刚有微小的变化从而可以事先看出凶吉的那个时机。君子看见机会，就立即动作，而不会等到这一天过完。……人体内精气神充足，状态比石头还完美，还致密，遇到事怎么用得着考虑到天黑呢？肯定可以很快想清楚如何处理这件事！君子能明白幽隐的事，也能明白明显的事；懂得如何用柔，也懂得如何用刚，他是千千万万人的依靠和指望。

据《智囊·明智部·穆生》记载，汉代的穆生曾经很好地引用了孔子的这段话，也干出了很漂亮的事。

反面的例子：诸葛亮六出祁山，点灯熬油，殚精竭虑，不能很好地用这一爻，结果操劳过度，累死在五丈原。所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

慕道斋释评 “以中正也”，既不“翩翩不富”，无所事事，又不因做事情而被累坏，取中道才是正确的方法。

用豫道做事，求从容妥帖，不求终日乾乾、辛辛苦苦，优哉游哉才是第一等的高人。

东方朔《诫子诗》：“明者处世，莫尚于中。优哉游哉，于道相从。”

六三，盱豫，悔，迟有悔。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盱，张目也。”张目视人，却视而不见，是一种不恭敬而又

① 《庄子·达生》：“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不务知之所无奈何。养形必先之以物，物有余而形不养者有之矣。有生必先无离形，形不离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为养形足以存生，而养形果不足以存生，则世奚足为哉！虽不足为而不可不为者，其夫不免矣！夫欲免为形者，莫如弃世。弃世则无累，无累则正平，正平则与彼更生，更生则几矣！事奚足遗弃而生奚足遗？弃事则形不劳，遗生则精不亏。夫形全精复，与天为一。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合则成体，散则成始。形精不亏，是谓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② 《庄子·养生主》：“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督”，督脉，喻中道，基本原则，思想依据。《说文解字》：“督，察也。”《太玄卷一周》：“植中枢，立督虑。”

《庄子·人间世》：“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所存于己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

自以为是、满不在乎的表现。

《庄子·寓言》：“阳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叹曰：‘始以汝为可教，今不可也。’阳子居不答。至舍，进盥漱巾栉，脱履户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请夫子，夫子行不闲，是以不敢；今闲矣，请问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谁与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阳子居蹴然变容曰：‘敬闻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将其家，公执席，妻执巾栉，舍者避席，炆者避灶。其反也，舍者与之争席矣！”能见到老子这样的高人，是百年不遇的机会，应该马上行礼，立即请教。机会稍纵即逝矣！

《说文解字》：“睢，仰目也。”形容视而不见。

“盱豫”，许多人有了钱，有了闲，就失掉了自强求生存的紧迫感，经常不知道该干什么，用无聊的事打发时间，白白浪费了大好形势。有的人沉迷于空想、幻想，或踌躇满志，有非分之想，结果是一事无成。

《孟子·公孙丑上》：“《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例如，“文革”时有许多人，他们有清闲日子不过，有一摊子正事不做，不赶紧找自己的活路，却偏要踩着人家的鼓点参加运动，结果后来“悔”的人比比皆是。^①

《说文解字》：“迟，徐行也。”

“迟有悔”，因为浪费了自己宝贵的时间和机遇，没有及时地做有用的事而后悔。例如“文革”时的一些学生，一听说停课闹革命，兴高采烈，结果耽误了自己的大好年华，荒废了学业，一事无成，过了几年、十几年后才知道后悔。

再如，有的人不自强自立，成天热衷于打听别人在干什么，整天东张西望，总想投机取巧，找个捷径爬上去；或老想占一些便宜，干一些不切实际的、没用的事，这都属于盱豫一类，害莫大焉。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当也。

慕道斋释评 “位不当也”，六三既没有能力，又没有地位，好不容易有了闲暇和一点点资源，正是应该虚心下气，奋发图强，借此改变自己地位的时候，却因为不切实际，有非分之想，忙些不吃紧的事情，把大好形势白白浪费掉了。这种机会，往往人的一生只有一次，浪费掉太可惜了。

白白地浪费资源，是六三的最大特点。

^① 《战国策·秦四》：“三国攻秦，入函谷。秦王谓楼缓曰：‘三国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东而讲。’对曰：‘割河东大费也，免于国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池而问焉？’王召公子池而问焉，对曰：‘讲亦悔，不讲亦悔。’王曰：‘何也？’对曰：‘王割河东而讲，三国虽去，王必曰：‘惜矣，三国且去，吾特以三城从之。’此讲之悔也。王不讲，三国入函谷，咸阳必危，王又曰：‘惜矣，吾爱三城而不讲。’此又不讲之悔也。’王曰：‘拘善悔也，宁亡三城而悔，无危咸阳而悔也。寡人决讲矣。’卒使公子池以三城讲于三国之兵，乃退。”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慕道斋释评 “由”,自,从,经过的道路。《尔雅·释诂》:“由,自也。”“由”,也可解释为经过,也近似于“用”。

《论语·为政》:“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①

《孙子兵法·九变篇》:“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②

“由豫,大有得”,充分利用安适时得到的充足的时间和充沛的精力,加上其他的资源和巧妙的安排,使用得道,可以做成许多有益之事,会大有收获。《庄子·知北游》^③中有一段说明什么是“大有得”。

用豫道的最大收获,是闲时把自己的身心调理到最佳状态,借此把事业也推向成功。^④闲时精力充沛,做事情不是沉重的负担,而是一种乐趣和消遣,还容易成功;反之,精疲力竭时做事,极端痛苦,还容易失败。

春秋时赵国的李牧为将,让士卒吃好歇足,训练有素,然后用之,大破匈奴,杀十余万骑,据《资治通鉴·卷六》:“单于奔走,十余岁不敢近赵边。”

“由豫”的另一层意思是,善于在任何复杂情况下,都达到敌人劳而自己“豫”的目的。^⑤

《战国策·齐二》:“韩、齐为与国,张仪以秦、魏伐韩。齐王曰:‘……吾将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谋过矣,不如听之。……秦伐韩,楚、赵必救之,是天下以燕赐我也。’王曰:‘善。’……楚、赵果遽起兵而救韩,齐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举燕国。”^⑥花小气力而得大成果,也包括在“大有得”的意思里。

《说文解字》:“盍,覆也。”《尔雅·释诂》:“盍,合也。”

“勿疑,朋盍簪”,不要对这样的策略有什么疑惑,按照这个方针去做,所得的成果和利益,会像用簪子串起的钱币一样,多得数不清。

反面的例子:有一位退休老太太,吃喝不愁,小有积蓄。闲着没事,彻夜打麻将,竟然累死在牌桌上。这叫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把有利条件转化为不利条件。

① 《孟子·尽心上》:“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辜,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

《左传·襄公三十年》:“以晋国之多虞,不能由吾子。”

《论语·泰伯》:“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论语·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② 《礼记·经解》:“隆礼由礼,谓有方之士;不隆礼不由礼,谓之无方之民,敬、让之道也。故以奉宗庙,则敬;以入朝廷,则贵贱有位;以处室家,则父子亲兄弟和;以处乡里,则长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此之谓也。”

《庄子·渔父》:“且道者,万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为事逆之则败,顺之则成。故道之所在,圣人尊之。”

③ 《庄子·知北游》:“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寥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类悲之。解其天韬,堕其天秩。纷乎宛乎,魂魄将往,乃身从之。乃大归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将至之所务也,此众人之所同论也。彼至则不论,论则不至;明见无值,辩不若默;道不可闻,闻不若塞,此之谓大得。”

④ 《孟子·尽心上》:“孟子自范之齐,望见齐王之孙,喟然叹曰:‘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夫非尽人之子与?’孟子曰:‘王子宫室、车马、衣服多与人同,而王孙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广居者乎?鲁君之宋,呼于垓泽之门。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声之似我君也?’此无他,居相似也。’”所以,搞好自己的生活,是长道的必要条件。

⑤ 《庄子·达生》:“工倕旋而盖规矩,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矜,故其灵台一而不桎。忘足,履之适也;忘要,带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

⑥ 《战国策·齐二》:“韩、齐为与国,张仪以秦、魏伐韩。齐王曰:‘韩,吾与国也;秦伐之,吾将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谋过矣,不如听之。子瑜与子之之,百姓不戴,诸侯弗与。秦伐韩,楚、赵必救之,是天下以燕赐我也。’王曰:‘善。’乃许韩使者而遣之。韩自以得交于齐,遂与秦战。楚、赵果遽起兵而救韩,齐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举燕国。”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慕道斋释评 “志大行也”，这样行事，可以完成许多自己的愿望，大大得手。

《战国策·齐五》有一段话可以说明这个问题。^①

六五，贞疾，恒不死。

慕道斋释评 当豫之时，平安无事，容易沉溺而放松警惕。这时候应当自觉戒惧，多想想自己还有什么毛病，处理事情还有什么不当之处，把自己里里外外好好地检查修理一番。

六五柔居高位，情况很好，占住了最好的卦里的最好的爻，难能可贵。这时候不宜以进取为务，宜赶紧弥补自己的毛病，抓紧时间考虑形势是否会有向不利方向转变的枢机，以防患于未然。

古人把小毛病叫做“疾”，大毛病叫做“病”。《说文解字》：“病，疾加也。”

《尚书·洪范》里列举了六种不幸：“一曰凶、短、折，二曰疾^②，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

《吕氏春秋·季夏纪》：“夏后氏孔甲田于东阳蓐山，天大风，晦盲，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来，是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胜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归，曰：‘以余子，谁敢殃之？’子长成，幕动坼椽，斧斫斫其足，遂为守门者。孔甲曰：‘呜呼！有疾命矣夫！’”

“疾”，也喻危险或令人讨厌的事。

《庄子·田子方》：“……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孔子曰：‘愿闻其方。’曰：‘草食之兽，不疾易藪；水生之虫，不疾易水。……’^③看了这一段，知道了什么是“不疾”，也就明白了什么是“疾”。

《战国策·秦三》：“《书》云：‘树德莫若滋，除害莫如尽。’吴不亡越，越故亡吴；齐不亡燕，燕故亡齐。齐亡于燕，吴亡于越，此除疾不尽也。”

《战国策·燕二》：“燕饥，赵将伐之。楚使将军之燕，过魏，见赵恢。赵恢曰：‘使除患无至，易于救患。……今王之伐燕也……伐之未必胜，而强秦将以兵承王之西，是使弱赵居强吴之处，而使强秦处弱越之所以霸也。愿王之熟计之也。’使者乃以说赵王，赵王大

① 《战国策·齐五》：“苏秦说齐闵王曰：‘臣之所闻，攻战之道，非师者，虽有百万之军，北之堂上；虽有阖闾、吴起之将，禽之户内；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间；百尺之冲，折之衽席之上。故钟鼓琴瑟之音不绝，地可广而欲可成；和乐、倡优、侏儒之笑不乏，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为尊，利制海内不为厚。故夫善为王业者，在劳天下而自佚，乱天下而自安。诸侯无成谋，则其国无宿忧也，何以知其我，劳乱在天下，则王之道也。锐兵来则拒之，患至则趋之，使诸侯无成谋，则西谋秦。秦其国无宿忧矣。何以知其然矣？昔者，魏王拥土千里，带甲三十六万，其强而拔邯郸，西围定阳，又从十二诸侯朝天子，以王恐之，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令于境内，尽燔中为战具，竟为守备，为死士，置将，以待魏氏。卫鞅谋于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于天下，有十二诸侯而朝天子，其必众，故以一秦而敌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见魏王，则臣请必北魏矣。’秦王许诺。卫鞅见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于天下矣。今大王之所从十二诸侯，非宋、卫也，则邹、鲁、陈、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撻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东伐齐，则赵必从矣；西取秦，南伐楚，则韩必从矣。大王有伐齐、楚之心，而从天下之志，则王业见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后图齐、楚。’魏王说于卫鞅之言也，故身广公宫，制丹衣，挂建九旒，从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处之。于是齐、楚怒，诸侯奔齐，齐人伐魏，杀其太子，覆其十万之军。魏王大恐，跣行按兵于国，而东次于齐，然后天下乃舍之。当是时，秦王垂拱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曰卫鞅之始与秦王计也，谋约不下席，言于尊俎之间，谋成于堂上，而魏将以禽于齐矣；冲轳未施，而西河之外入于秦矣。此臣之所谓北之堂上，禽将户内，拔城于尊俎之间，折冲席上者也。”

② 《国语·晋语六》：“且唯圣人能无外患，又无内忧，迨非圣人，必偏而后可。偏而在外，犹可救也，疾自中起，是难。”

③ 《庄子·田子方》：“孔子曰：‘请问游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孔子曰：‘愿闻其方。’曰：‘草食之兽，不疾易藪；水生之虫，不疾易水。行小变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夫天下也者，万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则四支百体将为尘垢，而死生终始将为昼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丧祸福之所乎！弃隶者若弃泥涂，知身贵于隶也。贵在于我而不失于变。且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夫孰足以患心！已为道者解乎此。’”

悦，乃止。……”^①这一段说明如何防患于未然。

《国语·晋语六》：“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贤者宠至而益戒，不足者为宠骄。……先王疾是骄也。’”^②这一段是说要力戒骄傲，骄傲也是一种疾。

“贞疾，恒不死”，安适的时候，思想比较容易集中，好好想一想自己身上大大小小的毛病，想想自己的事情有哪些地方办得不妥，可能会有什么危害，怎样弥补和改正。把上述这些漏洞统统堵住，就可以长久不死，长盛不衰。这句话总的精神，是要居安思危。请参阅《乾卦》九三“夕惕若厉”。

《孟子·尽心上》：“孟子曰：‘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疾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

孙思邈有个高明的思想：人但凡得十日康健，便要居安思危，努力找出自己的薄弱环节，想想自己可能得什么病。

刘备《敕后主刘禅诏》：“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对于自己的弱点、缺点，要不遗余力地发现出来，不遗余力地改正，这是得到实利的最好捷径。

黄石公《素书》：“畏危者安，畏亡者存。”

黄帝《金人铭》：“安乐以戒，无行所悔。”

人处理事情好像下围棋，有三个段位：

初段：不好的事情来了，经过艰苦的思考，可以找到正确的办法，这叫做“艰贞吉”。

中段：不好的事情来了，早已成竹在胸，很确切地知道这事该怎么办，这叫做“有孚交如，威如”。

高段：在不好的事情发生之前，就可以预见到它的可能性，并能够采取措施避免它的发生，这叫做“贞疾，恒不死”。

“贞疾”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要算得快，算得深，要抓紧时间。在坏事情来之前就防备好，还来得及；坏事情已经发生了，再防备就晚了。

《吕氏春秋·审应览》：“胜书说周公旦曰：‘廷小人众，徐言则不闻，疾言则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公旦曰：‘徐言。’胜书曰：‘有事于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周公旦曰：‘勿言。’故胜书能以不言说，而周公旦能以不言听。此之谓不言之听。不言之谋，不闻之事，殷虽恶周，不能疵矣。口啜不言，以精相告，纣虽多心，弗能知矣。目视于无形，耳听于无声，商闻虽众，弗能窥矣。同恶同好，志皆有欲，虽为天子，弗能离矣。”周公之主张“徐言”和“勿言”，正体现出他算得快，立刻就看到了说话的危险，并给出了正确的对策。

《既济卦》里有“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这是和本爻有关的最中肯的劝告。

① 《战国策·燕二》：“燕饥，赵将伐之。楚使将军之燕，过魏，见赵恢。赵恢曰：‘使除患无至，易于救患。伍子胥、官之奇不用，烛之武、张孟谈受大赏。是故谋者皆从事于除患之道，而先使除患无至者。今予以百金送公也，不如以言。公听吾言而说赵王曰：‘昔者吴伐齐，为其饥也，伐齐未必胜也，而弱越乘其弊以霸。今王之伐燕也，亦为其饥也，伐之未必胜，而强秦将以兵承王之西，是使弱赵居强吴之处，而使强秦处弱越之所以霸也。愿王之熟计之也。’”使者乃以说赵王，赵王大悦，乃止。燕昭王闻之，乃封之以地。”

② 《国语·晋语六》：“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贤者宠至而益戒，不足者为宠骄。故兴王赏谏臣，逸王罚之。吾闻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谏言于市，辨袄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先王疾是骄也。’”

《象》曰：“六五贞疾”，乘刚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慕道斋释评 “乘刚也”，作为一个人，对于自然来说，应该深知自己的柔弱，随时可能遇到外界的伤害，所以在生活中要如同履虎尾。或者说，要如同骑在虎背上，时时谨慎戒惧。

人平时忙于谋生，没有时间想事情。在逸豫的时候，人们应该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在前面还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危险，怎样避开这些危险。也许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再晚就来不及了。

“中未亡也”，未失中道，还没有骄傲到无所忌惮的地步，所以能够活得长久，还没有到要死的时候。

从准备的角度讲，要事先多设想一些困难和危险，并设法离这些东西越远越好。

《智囊·明智部·沈诸梁》有一段“夫谁无疾眚，能者早除之。旧怨，灭宗国之疾眚也……”^①的故事，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叫“疾眚”，什么叫“日惕”，从反面说明了什么叫“贞疾，恒不死”。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慕道斋释评 “冥”，昏天黑地，不明。《说文解字》：“冥，幽也。从日从六，十六日而月始亏幽也。”

“冥豫”，上六身居高位，在安适的时候贪图享受，掉以轻心。欧阳修《伶官传序》“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国语·越语下》：“范蠡进谏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事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始于人者，人之所卒也。因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②这里的“佚”，就是逸，就是豫。这里所说的“因佚”，按现在的话说就是“瞎折腾”。

“渝”，变化。《诗经·国风·王风·羔裘》：“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成有渝”，成了的事也会起变化，由成变为不成，从豫变为不豫，失去安适的局面。安适的生活是一种成就，得到不容易，失去却很容易。

“无咎”，自己搞坏自己的事，怪不得别人，只怪自己。画蛇添足的故事就是“成有渝”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从物理学熵的角度看，如果不花费能量维持事物的有序状态，事物必然要从有序的状态

① 《智囊·明智部·沈诸梁》：“楚太子建废，杀于郑，其子曰胜，在吴。子西欲召之，沈诸梁闻之，见子西曰：‘闻子召王孙胜，信乎？’曰：‘然’。子高曰：‘将焉用之？’曰：‘吾闻之，胜直而刚，欲置之境。’子高曰：‘不可，吾闻之，胜也诈而乱，彼其父为戮于楚，其心又犹而不洁。若其犹也，不忘旧怨，而不以治俊德，思报怨而已。夫造胜之怨者，皆不在矣。若来而无宠，逃其怒也。若其宠之，贪而无厌，思旧怨以修其心，苟国有衅，必不居矣。吾闻国家将败，必有奸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谓乎！夫谁无疾眚，能者早除之。旧怨，灭宗国之疾眚也，为之关会，犹恐其至也，是之谓日惕。若召而近之，死无日矣！’弗从，召之，使处吴境，为白公。后败吴师，请以战备献，遂作乱，杀子西、子期于朝。”

② 《国语·越语下》：“范蠡进谏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事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始于人者，人之所卒也。因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王曰：‘无是贰言也，吾已断之矣！’果兴师而伐吴，战于五湖，不胜，栖于会稽。”这里的“佚”，就是逸，就是豫。

态向混乱的状态变化,这是一个宇宙的法则。形势好的时候,如不精心维护,慎之又慎,就必然要出乱子。关于事物是如何变化的道理,是最值得研究的事情,这也就是《周易》的主题。聪明的人能使坏了的事情变好;愚蠢的人也能使挺好的事情变坏,可不戒惧哉!

中国有位皇帝赋诗一首:“群臣未起朕已起,群臣已睡朕未睡;何如江南富家翁,日上三竿犹披被。”由此可见,连皇帝都必须时时警醒,天天操劳,不容易得到安适。所以,某些人一旦得到安适,要好好想想自己何德何能,得此宝物;自己又应如何行事,方能保持此宝物。稍一不慎,此物逝去矣。

此爻和六五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同一问题,就是在豫时要戒惧谨慎。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长也?

慕道斋释评 “在上”,指上六。也指出只有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人才资格“冥豫”,而大多数人都是终日辛辛苦苦,忙忙碌碌。

“何可长也”,不认真思考存在的问题,不小心防范危险的发生,成天昏天黑地地过日子,安逸的形势怎么能保持长久呢?

从荒淫皇帝殷纣王、隋炀帝、陈后主、李后主,到书画皇帝宋徽宗、木匠皇帝明熹宗等等,虽然他们的表现形式不一样,但在本质上都是“冥豫”,都走向了失败。

《明史·本纪二十二·熹宗》中说:“明自世宗而后,纲纪日以陵夷,神宗末年,废坏极矣。虽有刚明英武之君,已难复振。而重以帝之庸懦,妇寺窃柄,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这话说得痛切。

从“豫”字作为“准备”的角度讲,做事无准备,包括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就为自己的失败埋下了伏笔。所以,安适的时候要经常想到,地狱的大门正时刻张着血盆大口,稍一不慎,就会掉进去;并且往往一旦掉进去,就永远也爬不出来。有这样的心态,才会事事认真准备,处处小心从事,才能减少祸事的发生。

17 随卦 011001

慕道斋释评 本卦的卦象是震下兑上,内动外悦。外面一副心悦诚服跟随人家的样子,里面不停地动自己的脑筋,以决定自己行动的取舍,这就叫做随。

《说文解字》:“随,从也。”又有:“委,随也。”所以,委身于人,听人号令,受人驱使,就叫做随,倒不一定是时时不离左右。

《周易折中·程传》:“随之道,可以致大亨也。君子之道,为众所随,与己随于人,及临事择所随,皆随也。……凡人君之从善,臣下之奉命,学者之徙义,临事而从长,皆随也。”随之道用得好,可以事半功倍,大大提高办事的效率和成功的几率。

邓小平的女儿曾问邓小平,在长征中你都干了什么?回答只有三个字:“跟到走。”“跟

到走”，就是典型的随。

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大人物，从刘秀、朱元璋到孙策、黄巢、李自成，在发迹之前，都有一段随人的时期。

《随》：元，亨，利，贞，无咎。

慕道斋释评 “元，亨，利，贞，无咎”，随人之时，要独立思考，考虑到元、亨、利、贞的各个方面，才能避免机会主义，才能不出祸事。

《左传·襄公九年》：“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姦，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用“随”之前，先要考虑到不能乱随，要开动脑筋想问题，不然就成了“行成于思，毁于随”，甚至有生命危险，如本卦的上六。尤其不能以随为务，把追随别人当成自己唯一的本事。应该可随则随，不可随则走。不可当思想的懒汉，什么都随。

《彖》曰：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随之时义大矣哉！

慕道斋释评 “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看到了有道或强有力的人，而自己比较弱小或愚昧，就心悦诚服地跟他走，这就叫做“随”。

“随，大亨”，随能极大地提高做事的效率。例如，元末时，庙里的小和尚朱元璋随红巾军起家，很快成为一支部队的首领，为后来建立明王朝打下了基础。如果他自己拉杆子，一切从头干，就不容易发展那么快。

“贞，无咎”，随人就要放弃自己的一部分自由，事关重大，要事先好好考虑，才能没有祸患。

“天下随时”，时间，包括季节，就像道一样，所有的人只能随，你别无选择。春夏秋冬，该干什么的时候就干什么。

《战国策·秦三》：“圣人不能为时，时至而弗失。舜虽贤，不遇尧也不得为天子。汤、武虽贤，不当桀、纣不王。故以舜、汤、武之贤，不遭时不得帝王。”

《战国策·魏三》：“夫存韩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时已。”

“随之时义大矣哉”，根据具体的时机和情况运用随，意义十分重要啊！类似的话在《周易》里有几处，都是这个意思。

《象》曰：泽中有雷，随。君子以向晦入宴息。

慕道斋释评 “泽中有雷，随”，另一幅图画，雷在湖底震动，而水随着震动的频率荡

漾,这就叫做“随”。

《吕氏春秋·审应览》：“人主出声应容，不可不审。凡主有识，言不欲先。人唱我和，人先我随，以其出为之内，以其言为之名，取其实以责其名，则说者不敢妄言，而人主之所执其要矣。”

“君子以向晦入宴息”，《广韵》：“向，对也。”《说文解字》：“宴，安也。”君子到了天快黑的时候就回家，安安静静地休息。这是举了一个君子随着天地、时间而动的例子。

孔子在《系辞下传·第二章》说：“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这里讲的是随着牛马走，就可借牛马之力，事半功倍。

初九，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

慕道斋释评 “官有渝，贞吉”，干事业的人，如果换了环境，自己原来的那些人际关系就没有用了，这时需要“趋时从权”，不可固守而不知变。这时用“随”，有利于尽快适应新环境。找到新的人脉关系，有利于开展工作，预计吉祥。

“出门交有功”，刚到一个地方，要出门交朋友，作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交人不可只交以往亲近之人，先广泛地接触，广泛地看，再择其善者而交。所以要先“出门”，才能“交”，这样大有益处。

《论语·卫灵公》：“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象》曰：“官有渝”，从正吉也。“出门交有功”，不失也。

慕道斋释评 “官有渝，从正吉也”，换了环境，要找到正确的行动路线，找到正人君子，跟着这样的人走，方能吉祥。

“不失也”，这样才能不失去有利的机会，所谓不失时，不会把事情搞错。

六二，系小子，失丈夫。

慕道斋释评 一般人、小人，称为“小子”，栋梁之才、君子，称为“丈夫”，这是一种习惯用法。

《礼记·郊特牲》：“夫也者，以知帅人者也。”

《孟子·告子上》：“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①

《孟子·滕文公下》：“孟子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

^① 《孟子·滕文公上》：“成颢谓齐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

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①

《庄子·山木》：“阳子之宋，宿于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恶。恶者贵而美者贱。阳子问其故，逆旅小子对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阳子曰：‘弟子记之：行贤而去自贤之行，安往而不爱哉！’”^②

以上各段都是讲什么是小子，什么是丈夫。

“系小子，失丈夫”，随人有机会成本，不能同时随两个人。随了小人，就不能随君子。

从卦象上，六二随着六三，一幅小人追随小人的样子。

《象》曰：“系小子”，弗兼与也。

慕道斋释评 “弗兼与也”，随了这个，就会丢了那个，不可兼得。两者权衡，应舍其下。干一切事都要弃小从大，不可能芝麻西瓜都得到。

六三，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

慕道斋释评 “系丈夫，失小子”，反过来，随了君子，就不能同时随小人。追随了邓小平，就不能同时追随“四人帮”。唐朝的尉迟敬德追随了李世民，就不能同时追随建成、元吉。

从卦象上，六三随着九四，一幅小人追随君子的样子。

“随有求得”，要想得到某一样东西，必然要跟随有这个东西的人。例如想学某一门手艺，就必须跟随会这门手艺的人；想从政，就必须追随政治家。

《战国策·秦一》：“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

《战国策·魏四》：“魏王欲攻邯郸，季梁闻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头尘不去，往见王曰：‘今者臣来，见人于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驾，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将奚为北面？’曰：‘吾马良。’臣曰：‘马虽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虽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是者愈善，而离楚愈远耳。……’”^③

“利居贞”，要随人，就会面临很多问题。谁是丈夫？谁是小子？哪里有？如何得？要静下心来好好算，算清楚再动作。

① 《孟子·滕文公下》：“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② 《庄子·山木》：“阳子之宋，宿于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恶。恶者贵而美者贱。阳子问其故，逆旅小子对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阳子曰：‘弟子记之：行贤而去自贤之行，安往而不爱哉！’”

《尚书·大诰》：“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

《尚书·康诰》：“用其义刑义杀，勿庸以次汝封。乃汝尽逊曰时叙，惟曰未有逊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

《庄子·田子方》：“文王观于臧，见一丈夫钓，而其钓莫钓。非持其钓有钓者也，常钓也。文王欲举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终而释之，而不忍百姓之无天也。于是旦而属之大夫曰：‘昔者寡人梦见良人，黑色而髯，乘驳马而偏朱蹄，号曰：‘寓而政于臧丈人，庶几乎民有瘳乎！’”诸大夫蹴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则卜之。’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无它，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无更，偏令无出。三年，文王观于国，则列士环植散群，长官者不成德，觚斛不敢入于四竟。列士环植散群，则尚同也；长官者不成德，则同务也；觚斛不敢入于四竟，则诸侯无二心也。文王于是焉以为大师，北面而问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应，泛然而辞，朝令而夜遁，终身无闻。”

③ 《战国策·魏四》：“魏王欲攻邯郸，季梁闻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头尘不去，往见王曰：‘今者臣来，见人于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驾，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将奚为北面？’曰：‘吾马良。’臣曰：‘马虽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虽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是者愈善，而离楚愈远耳。今王动欲成霸王，举欲信于天下。恃王国之大，兵之精锐，而攻邯郸，以广地尊名，王之动愈数，而离王愈远耳。犹至楚而北行也。’”

《象》曰：“系丈夫”，志舍下也。

慕道斋释评 “志舍下也”，要把上面所提出的问题想明白，选择好的方案，把次一等的办法舍掉。

九四，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获，猎所获也。”

“随有获，贞凶”，跟随别人干事情，暗地里却为自己捞油水，偷偷摸摸，吃里爬外，这样做就会失去上级和群众的信任，预计凶险。

“有孚”，有理想、信念和行事的准则。请参阅《中孚卦》。

“在道以明，何咎”，要得到任何东西，应当取之有道，光明正大，实行这个准则，怎么会有麻烦呢？

《智囊·上智部·远犹·公孙仪》：“公孙仪相鲁，而嗜鱼，一国争买鱼献之，公仪子不受。其弟谏曰：‘夫子嗜鱼而不受者，何也？’对曰：‘夫唯嗜鱼，故不受也。夫既受鱼，必会有下人之色，将枉于法；枉于法，则免于相；免于相，虽嗜鱼其谁给之？无受鱼而不免于相，虽不受鱼，能长自给鱼。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贪污、受贿分子们应引此为戒。

《象》曰：“随有获”，其义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慕道斋释评 “其义凶也”，跟随别人从事某种事业时，不正当地谋取自己的私利，凶险是应有之义。

譬如，陈水扁早年追随民进党从事政治活动，借此在台湾的选举中得到“总统”的高位。但他在得到此职位后，全家上阵，大肆往自己的腰包里搜刮财物，因此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其结果，在他卸任之后，全家人吃官司。

又如，唐朝的宰相张说在随唐玄宗到泰山封禅的过程中，大肆提拔重用自己的亲信，包括把自己的女婿从九品官一下子提到五品，引起了皇帝和众多官员的不满，终于导致张说本人被捕入狱。

“明功也”，自己办了什么事，达到了什么功效，得到了什么好处，都应该合乎规矩，并应当光明正大地让别人看，而不应是偷偷摸摸给自己捞好处。

九五，孚于嘉，吉。

慕道斋释评 “嘉”，美好。《说文解字》：“嘉，美也。”

《离骚》：“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

《国语·楚语上》：“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小大、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

“孚于嘉”，跟随嘉美的信念，诚心诚意地乐从天下之善，而不是盲目地跟随某个人，尤其是不能跟着别人干对国家、对自己有害的事情。如庄则栋、钱浩梁等人在“文革”时追随

“四人帮”，后来都为此混得灰头土脸。

陈云有一句格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所谓实，就是实事求是的准则。所以，这句话有类似“孚于嘉”的意思。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慕道斋释评 “位正中也”，此爻是用随的最佳境界，只随道，不随人。“正中”，指合道。

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拘，止也。”意思是失去自由。“系”的意思是拴住、捆住。《说文解字》：“系，繫也。”《宋史·志第一百五十四》：“其二，徒、流折杖之法，禁纲加密，良民偶有抵冒，致伤肌体，为终身之辱；愚顽之徒，虽一时创痛，而终无愧耻。若使情理轻者复古居作之法，遇赦第减月日，使良善者知改过自新，凶顽者有所拘系。”所以，“拘系”的意思，相当于现代的徒刑，形容失去了自由。宋代还有所谓“拘管”，和“拘系”的意思大同小异，也不是什么好事情。^①

《庄子·盗跖》：“满苟得曰：‘小盗者拘，大盗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义士存焉。’”

《国语·晋语九》：“董叔将娶于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为系援焉。’他日，董祁诉于范献子曰：‘不吾敬也。’献子执而笞于庭之槐，叔向过之，曰：‘子盍为我请乎！’叔向曰：‘求系，既系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请焉？’”《说文解字》：“援，引也。”

《说文解字》：“从，随行也。”

在《小过卦》的九三里有“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是类似的意思。所以，“从”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搞不好往往有生命危险。

《庄子·让王》：“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则利轻。’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未能自胜也。’瞻子曰：‘不能自胜则从，神无恶乎！不能自胜而强不从者，此之谓重伤。重伤之人，无寿类矣！’”

“拘系之，乃从”，失去了自己的自由，被别人拴住，或被拘住，不得已而服从别人的意志。这不是经过自己挑选的、主动的随，而是被人强迫的、被动的随。例如，刘伯温在杀头的威胁下，不得已而随朱元璋，功成之后，终于被朱元璋毒死。耶律楚材同样是不得已被成吉思汗留住，失去了自由，不得不随成吉思汗，替他卖命。

《孙子兵法·虚实篇》：“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如果自己没有明确的目的，只会跟着别人跑，的确是一件悲惨的事情，往往结局不好。

另一层意思是，虽然是自愿去的，但是却没有认识到，随除了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所谓端人的碗，受人的管。其结果，常常是失去自由。

① 《宋史·列传第二百八》：“赵师榘以罪拘管西外宗正司，福建提刑王梦龙以智勇可用，属制军器。会寇逼尤溪，令师榘统卒数百往戍。”

《宋史·列传第二百一十四》：“有旨：‘吕祖泰挟私上书，语言狂妄，拘管连州。’右谏议大夫程松与祖泰狎友，惧曰：‘人知我素与游，其谓预闻乎？’乃独奏言：‘祖泰有当诛之罪，且其上书必有教之者，今纵不杀，犹当杖黥窜远方。’殿中侍御史陈谏亦以为言。乃杖之百，配钦州牢城收管。”

“维之”，捆绑。《诗经·小雅·白驹》：“縶之维之，以永今夕。”这里指维系住了他人。《广雅》：“维，系也。”

在《坎卦》的上六里有：“系用徽纆，置于丛棘。三岁不得，凶。”长时间被人束缚住是一件非常凶险的事。

“西山”，岐山也。周之王业，盖兴于此。

“用”某人，就是杀某人以祭神。《穀梁传·昭公十一年》：“楚师灭蔡，执蔡世子友以归，用之。”这里“用之”，是指把蔡国王子名字叫友的那个人的鼻子砸烂，让血流光，然后用他的尸体作为祭品。

《史记·龟策列传》：“南方老人用龟支床足，行二十余岁，老人死，移床，龟尚生不死。龟能行气导引。问者曰：‘龟至神若此，然太卜官得生龟，何为辄杀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龟，畜置之，家因大富。与人议，欲遣去。人教杀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龟见梦曰：‘送我水中，无杀吾也。’其家终杀之。杀之后，身死，家不利。人民与君王者异道。人民得名龟，其状类不宜杀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圣主皆杀而用之。宋元王时得龟，亦杀而用之。”

《庄子·人间世》：“回闻卫君，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这里的“轻用其国”和“轻用民死”，都是糟蹋祸害的意思。^①

“亨”，同烹。《周礼》中有“亨人”一职，即厨师。

亨，有个立场问题。朱元璋得到了刘伯温，这是朱元璋的亨，却是刘伯温的灾。刘伯温一生为朱元璋尽心竭力，却不得善终，晚年被朱元璋下毒而痛苦地死去，灾莫大焉。

考虑亨的次序，应该是民重，社稷次之，君轻。老百姓是社会的底层，他们应该首先考虑解决自己的问题，不要产生依赖上面的思想。权势者往往首先考虑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然后才考虑老百姓。任何社会，都会有一些人被别人利用，尤其是小人物被权贵利用，此事不可不戒惧。

《战国策·齐四》：“齐王使使者问赵威后。书未发，威后问使者曰：‘岁亦无恙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使者不说，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问王，而先问岁与民，岂先贱而后尊贵者乎？’威后曰：‘不然。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故有问舍本而问末者耶？’”

三国时的孙策，在袁绍帐下当将军，郁郁不得志。后来孙利用袁的贪婪，用传国玉玺作为抵押，从袁那里借到一支兵，从此摆脱了束缚，有了自己独立发展的机会，由此才奠定东吴的基础。

汉光武帝刘秀一开始也是投靠一支农民起义队伍，在更始帝手下效力。虽然功勋卓著，但还是差一点和他哥哥一样被冤杀。后来，刘秀自己拉出一支队伍独立发展，摆脱了束缚，才建立了东汉政权。

反面的例子。韩信当了齐王以后，还追随刘邦，帮他打败了项羽。刘邦当上皇帝后，韩信却心惊胆战了，就怕刘陷害自己。后来韩还是被刘借游云梦擒获，失去了人身自由。最终韩被刘的老婆无端杀害。

① 《论语·雍也》：“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王用亨于西山”，王把此人杀掉后烹制成祭品，办自己的事去了。这一爻描述某人被迫追随王者，失去了自由，最后王者的事情办好了，而自己却落了个悲惨结果。

《论语·乡党》：“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连野鸡都知道保持警惕，有人试图接近它们的时候，它们就及时振翅飞走了。而有些人连这点本事也没有，相反，趋炎附势、飞蛾扑火往上凑的却大有人在。“共”是象形字，人在捉鸡捉鸟的时候要微微下蹲，双手张开，就像个“共”字。鸟类振翅叫做“嗅”（读作 jù）。

《象》曰：“拘系之”，上穷也。

慕道斋释评 “上”，指上六，也可指天道。

“上穷也”，上六无道，没有能在“随”人的过程中保持自己的主动权，被人捆绑维系，走上了穷途末路。

《庄子·秋水》：“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不辍。子路人见，曰：‘何夫子之娱也？’孔子曰：‘来，吾语女。我讳穷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时也。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非知得也；当桀、纣，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时势适然。’”这一段说明什么叫做“穷”，和“通”是反义词。

18 蛊卦 100110

慕道斋释评 本卦的卦象是巽下艮上，山在上，风在下，似说山有洞，风顺着山洞才能吹进来，所以风在下。山洞就是山被侵蚀、损坏了的部分，为“蛊”的结果。

《说文解字》：“蛊，腹中虫也。”《周礼·秋官·庶氏》：“掌除毒蛊。”

《通志·六书略》：“造蛊之法，以百虫置皿中，俾相啖食，其存者为蛊。”意思是在器皿里放上各种毒虫，让它们互相咬，剩下最后一个不死的，叫做“蛊”，形容其恶毒。在本卦，“蛊”用来比喻人有恶毒的、非善意的思想和意图。

《尔雅·释詁》：“蛊，疑也。”

《左传注》：“蛊，惑疾，心志惑乱之疾也。”

《智囊·明智部·南文子》：“智伯以此蛊卫，而还以自蛊，何哉？”蛊在这里作动词，是欺骗的意思，是脑子出了毛病的意思。

按照中医理论，人的病分为三种，即鬼病、食病、蛊病。心志出了毛病，就叫做蛊病。

《左传·昭公元年》：“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良臣将死，天命不佑。’公曰：‘女不可近乎？’对曰：‘节之。……’出，告赵孟。赵孟曰：‘谁当良臣？’对曰：‘主是谓也。主相晋国，于今八年，晋国无乱，诸侯无阙，可谓良矣。和闻之，国之大臣，荣其宠禄，任其大节，有蓄祸兴，而能改焉，’

必受其咎。今君至于淫以生疾，将不能图恤社稷，祸孰大焉？主不能御，吾是以云也。’赵孟曰：‘何为蛊？’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皆同物也。’赵孟曰：‘良医也。’厚其礼而归之。”^①医和是当时的著名医生，和后世的华佗差不多。《国语·晋语八》也记载了这件事。^②

《广雅》：“蛊，事也。”《序卦传》：“蛊者，事也。”

为什么“蛊”就是“事”呢？《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有了蛊，往往就伴随着你死我活的斗争，所以有“蛊”就是有“事”，搞得不好，往往会大祸临头。

一般的说，看到思想上有大毛病的人，应敬而远之，免得他“妨己”，坏自己的事，此为最省力的办法。但有时“蛊”发生在很亲近的人那里，譬如发生在父母那里，想躲也躲不开，一不留神，还要坏你的大事。这时，不得不进行坚决的斗争，把蛊搞掉，这就叫做“干蛊”。这种斗争主要是针对那个坏思想，而不是针对其本人。所以，这种斗争有其特殊的复杂性。本卦着重论述了一些“干父之蛊”和“干母之蛊”的原则。

《说文解字》：“干，犯也。”

《尔雅·释詁》：“犯，胜也。”

《礼记·曲礼》：“介冑则有不可犯之色。”

所以，“干蛊”，意思就是干犯蛊，就是去掉蛊，就是对蛊采取措施，进行斗争，然后战胜之。

《礼记·曲礼》：“事亲，有隐而无犯。”这种修辞，说明这里还有处理这类事情要敬畏、谨慎之意。

《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慕道斋释评 去掉蛊就叫“干蛊”。干蛊的原则一个是“元”，另一个是“亨”。

要把蛊去掉，又要避免它伤害到自己，这就是“元”的原则。

去掉蛊，搬掉绊脚石，是为了今后能充分地利用各方面的资源，使事业兴旺。所以，干蛊时要尽量降低行动的成本，不要使大局糜烂，这就是“亨”的原则。

有蛊就必须干蛊，干蛊就有风险，但又不得不做，正像要过一条大河一样，要不被淹

① 《左传·昭公元年》：“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良臣将死，天命不佑。’公曰：‘女不可近乎？’对曰：‘节之。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故有五节。迟速本末以相及，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于是有烦手淫声，愔愔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听也。物之如之。至于烦，乃舍也已，无以生疾。君子近琴瑟，以仪节也，非以愔心也。天有六气，降为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害。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感蛊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出，告赵孟。赵孟曰：‘谁当良臣？’对曰：‘主是谓也。主相晋国，于今八年，晋国无乱，诸侯无阙，可谓良矣。和闻之，国之大臣，荣其宠禄，任其大节，有蓄祸兴，而能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于淫以生疾，将不能图恤社稷，祸孰大焉？主不能御，吾是以云也。’赵孟曰：‘何为蛊？’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皆同物也。’赵孟曰：‘良医也。’厚其礼而归之。”

② 《国语·晋语八》也记载了这件事：“平公有疾，秦景公使医和视之，出曰：‘不可为也。是谓远男而近女，惑以生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良臣不生，天命不佑。若君不死，必失诸侯。’赵文子闻之，曰：‘武从二三子以佐君，为诸侯盟主，于今八年矣。内无苛愿，诸侯不二，子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佑？’对曰：‘自今之谓，和闻之曰：直不辅曲，明不规闇，掘木不生危，松柏不生埤。吾子不能谏惑，使至于生疾，又不自退而宽其政，八年之前多矣，何以能久？’文子曰：‘医及国家乎？’对曰：‘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固医官也。’文子曰：‘子称蛊何实生？’对曰：‘蛊之惑，谷之飞实生之。物莫伏于蛊，莫嘉于谷，谷兴蛊伏而章明者也。故食谷者昼选男德，以象谷明；育静女德，以伏蛊惑。今君一之，是不响谷而食蛊也，是不昭谷明而皿蛊也。夫文，虫皿为蛊，吾是以云。’文子曰：‘君其几何？’对曰：‘若诸侯服不过三年，不服不过十年；过是，晋之殃也。’是岁，赵文子卒，诸侯叛晋。十年，平公薨。”

死，就必须拿出过大河那样的决心和准备，所以说“利涉大川”。

“甲”，事之首，新事物的开始。

“先甲三日”，是说在干蛊之前要周密计划，这是干蛊成败的关键。例如，唐太宗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诛建成和元吉之前就做了周密的计划。

“后甲三日”，是说要考虑好搞掉蛊之后，应该如何善后。例如，唐朝武则天时，张柬之等五大臣逼宫，杀掉了张易之、张昌宗等佞臣，武则天天下台，中宗复位。本来这个活计干得非常漂亮，当时就有人提议立即诛杀诸武，但张柬之等没有采纳。所以后来有武三思、武承嗣的又一度疯狂反扑，五大臣反而相继死难。张柬之等人干蛊的工作做得漂亮，但是干蛊之后的善后工作却没有搞好。

《管子·版法解》：“冬既闭藏，百事尽止，往事毕登，来事未起。方冬无事，慎观终始，审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后难者，有始不足见而终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举，事之所以困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轻行之，人轻行之，则必困难成之事；始不足见者，人轻弃之，人轻弃之，则必失不可及之功。夫数困难成之事，而时失不可及之功，衰耗之道也。是故明君审察事理，慎观终始，为必知其所成，成必知其所用，用必知其所利害。为而不知所成，成而不知所用，用而不知所利害，谓之妄举。妄举者，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故曰：‘举所美必观其所终，废所恶必计其所穷。’”

《象》曰：蛊，刚上而柔下。巽而止，蛊。蛊，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

慕道斋释评 “蛊，刚上而柔下”，蛊的卦象，艮在上，为刚卦；巽在下，为柔卦。

“巽而止，蛊”，这是从卦象上做进一步解释。干蛊不能硬来，先顺其势，为“巽”；后去其蛊，为“止”，止住蛊的危害和发展。

“蛊，元、亨而天下治也”，在蛊存在的情况下，要考虑好元和亨两方面后，再从事干蛊，从而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请参阅《乾卦》中关于“元、亨、利、贞”的解释。

“往有事也”，此“事”就是干蛊。《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论语·季氏》：“季氏将有事于颛臾。”所以，干蛊是性命攸关的大事，说不定还要动刀枪，千万马虎不得。

《孟子·万章下》：“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曰：‘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这一段就是为什么要“干父之蛊”和“干母之蛊”的解释，身为贵戚，为了社稷冒险拼命，责无旁贷。

“终则有始，天行也”，一个事情的结局，往往连着另一件事情的开始，这合乎天道的运作。所以，能预计到有好的结果，对事物发生的整个链条有好处，才能下决心开始行动。

《象》曰：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

慕道斋释评 “山下有风”，还是形容卦象。君子干蛊，是为了“振民育德”，去掉了邪

恶，才能救人民于水火，正确的思想才能发扬光大。

《说文解字》：“振，举救也。”

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干，犯也。”请参阅《需卦》初九之《象》：“不犯难行也。”

“干父之蛊”，纠正父亲的错误。

“有子，考无咎”，有这样的好儿子，父亲就不会陷入麻烦。“考”，对父的尊称。《说文解字》：“考，老也。”

《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孝经·谏诤章第十五》：“父有谏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谏于父，臣不可以不谏于君。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①

《弟子规》：“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挹无怨。”

例如，唐李渊起兵反隋，中途欲回军救晋阳。李世民谏劝父亲不听，夜里站在屋檐下失声痛哭，终于说服了李渊改变策略。当时若无李世民这一谏、这一哭，起义就要失败，就没有唐朝数百年的江山，说不定李渊全家很快就会被隋朝杀光。这时的一个念头，真比泰山还重。

《玉篇》：“厉，危也。”

“厉，终吉”，在危险的时候，必须拿出李世民的劲头，力挽狂澜，才能变危险为吉祥。这是因为父子的利益是连在一起的，纠正了父亲的错误，就是救了父亲，同时也救了自己。

《象》曰：“干父之蛊”，意承考也。

慕道斋释评 “承”，辅佐，支持。“意承考也”，纠正父亲的错误，意义在于辅佐和支持父亲的事业，而不是拆他的台。

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

慕道斋释评 “干母之蛊，不可贞”，纠正母亲的错误，因情况较为复杂，结果不可预料。此事险恶，可能会有奇祸。

在《周易》里，凡是遇到“不可贞”，都意味着非常危险。

在封建社会，每人有一个父，但可能有几个母，为蛊的那个母不一定是亲母。即便是亲母，如有二心，情况也极为复杂。

公元476年，北魏帝拓跋弘被太后冯氏谋杀。冯氏曾与内宠李弈通奸，拓跋弘发现了此事，就把李弈杀掉了。冯氏为此怀恨在心，就谋杀了拓跋弘。此事说明“干母之蛊”有多么危险。

^① 《增广贤文》：“父有过，子当谏。木受绳则直，人受谏则圣。”

《弟子规》：“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挹无怨。”

春秋时晋国的骊姬之祸，祸害了晋国几代人，从王公贵族到老百姓，不知死了多少人，详见《国语·晋语》。

《诗·大雅》：“哲夫成城，哲妇倾城。”哲妇们如果想事情的出发点不对，越“聪明”就越坏事。譬如清朝的慈禧太后，一肚子花花肠子，但她不考虑国家和民族大义，总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所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对清朝的衰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因为如此危险和艰难，所以干母之蛊，需要有极为严密、妥帖的办法才能成功。例如，《左传》里的“郑伯克共叔段”的故事，就是个好例子。郑庄公的弟弟共叔段谋反，其背后的支持者就是郑庄公的母亲。当时郑庄公自己掌握着国家的最高权力和武装力量，还费了好大的心计，才把她们母子搬倒，可见“干母之蛊”有多么难。

《象》曰：“干母之蛊”，得中道也。

慕道斋释评 要纠正母亲的错误，非常之难。“得中道也”，提醒人们要像九二那样，有很强的能力，有正确的方法，自己又占有很好的位置，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反面的例子：清光绪皇帝搞戊戌变法，想把慈禧太后搬倒，但他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太容易了，结果不但自己被慈禧囚禁、毒死，还连累了一大批改革志士人头落地。

九三，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

慕道斋释评 “小有悔，无大咎”，九三居刚位，喻纠正君父错误时的方式方法不够柔顺，不够中正，所以发生了小的误解和后悔。但由于总的目标是正确的，也没有出大事。

历史上也有干君王之蛊时，因态度柔顺，没有引起任何不快的例子。如战国时的“触谏说赵太后”，故事见《战国策·赵策》。

《象》曰：“干父之蛊”，终无咎也。

慕道斋释评 “终无咎也”，纠正君父的错误，达到了主要目的，总的说来是正确的，所以最终没有毛病。

总之，“干父之蛊”是必须要做的事，不能因为有小麻烦、有小的不快就不做了。

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

慕道斋释评 “裕父之蛊”，纵容、迁就、助长君父的错误。

“往见吝”，长远看来要悔恨。君父有不义，如果臣子不谏诤，则长此以往，亡国破家随之，故不可不谏也。

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为了自己将来能当上皇帝的继承人，用各种方法鼓励袁世凯登基称帝。结果袁世凯称了帝，不久就因此垮了台、丢了命。袁克定自己从此也就没有了立足之地，到头来既误了老爹，也误了自己。

君父的错误，总有一天要影响、波及自己。与其过柔而听之任之，不如像九三那样毅

然行动。

《象》曰：“裕父之蛊”，往未得也。

慕道斋释评 “往未得也”，从长远看，迁就君父的错误的作法很不妥当，得不到任何好处。

六五，干父之蛊，用誉。

慕道斋释评 《幼学琼林·卷二·祖孙父子》：“盖父愆，名为干蛊。”“盖父愆”，就是遮盖、纠正父亲的过错。这里“盖”当“遮盖”讲。^①

“愆”，过，错过，过错，罪过。《说文解字》：“愆，过也。”《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克己引愆，显扬仄陋。”

“誉”，赞扬。《庄子·达生》：“不敢怀非誉巧拙。”^②

“用誉”，纠正父亲的错误的时候，要顾及他的名誉，不可把他搞臭，因为把父亲搞臭了，儿子脸上也无光。六五乃干蛊之最善者。

《战国策·东周》：“周文君免士工师籍，相吕仓，国人不说也，君有闷闷之心。谓周文君曰：‘国必有诽谤，忠臣令诽在己，誉在上。宋君夺民时以为台，而民非之；无忠臣以掩盖之也。……大臣得誉，非国家之美也。故“众庶成强，增积成山”。’周君遂不免。”^③

《国语·楚语上》里有一个“用誉”的例子：“恭王有疾，召大夫曰：‘不谷不德，失先君之业，覆出国之师，不谷之罪也。若得保其首领以殁，唯是春秋所以从先君者，请为“灵”若“厉”。’大夫许诺。王卒，及葬，子囊议谥。大夫曰：‘王有命矣。’子囊曰：‘不可。夫事君者，先其善，不从其过。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征南海，训及诸夏，其宠大矣。有是宠也，而知其过，可不谓“恭”乎？若先君善，则请为“恭”。’大夫从之。”

《战国策·魏二》：“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于牛目，坏城郭，且为栈道而葬。……群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唯惠公乎！请告惠公。’……惠公曰：‘昔王季历葬于楚山之尾，梁水啮其墓，见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见群臣百姓也夫，故使梁水见之。’于是出而为之张于朝，百姓皆见之，三日而后更葬。此文王之义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难以行，太子为及日之故，得毋嫌于欲亟葬乎？愿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为日，此文王之义也。若此而弗为，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择日。’惠子非徒行其说也，又令魏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因又说文王之义。说文王之义以示

① 《楚辞·九章·悲回风》：“万变其情，岂可盖乎！”

《战国策·秦策三》：“威盖海内，功章万里之外。”

② 《庄子·达生》：“梓庆削木为鐏，成，见者惊犹鬼神。鲁侯见而问焉，曰：‘子何术以为焉？’对曰：‘臣，工人，何术之有！虽然，有一焉：臣将为鐏，未尝敢以耗气也，必齐以静心。齐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齐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齐七日，辄然忘吾有四枝形体也。’”

③ 《战国策·东周》：“周文君免士工师籍，相吕仓，国人不说也。君有闷闷之心，谓周文君曰：‘国必有诽谤，忠臣令诽在己，誉在上。宋君夺民时以为台，而民非之，无忠臣以掩盖之也。子罕释相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管仲故为三归之家，以掩桓公非，自伤于民也。《春秋》记臣弑君者以百数，皆大臣见誉者也。故大臣得誉，非国家之美也。故“众庶成强，增积成山”。’周君遂不免。”

《战国策·秦五》：“秦王与中期争论，不胜。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为中期说秦王曰：‘憚人也中期，适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纣，必杀之矣。’秦王因不罪。”

天下，岂小功也哉！”^①

上两段为对君王“用誉”的典范。

《象》曰：“干父用誉”，承以德也。

慕道斋释评 “承”，辅佐，支持，继承。“德”，行为合道。宽容是美德的一种。

“承以德也”，以合道、宽容的方法来纠正父亲的错误，是支持和继承父亲的事业的最好方法。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慕道斋释评 “干蛊”是一件很难的事，也有一定风险，能躲开就要躲开。

这里“事”的意思是服侍别人，或者说替别人卖命。晋朝孙楚《为石仲容与孙皓书》：“见机而作，《周易》所贵；小不事大，《春秋》所诛。”《续资治通鉴·宋仁宗庆历四年》：“若以元昊于北朝失事大之体，则自宜问罪。”

“不事王侯”，如果拿了王侯的薪水，就必须替他们办事。可是，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王侯们更是如此。拿春秋时期为例，太史公所谓：“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哪一家的事情都不好办，搞不好自己的性命还要搭进去。如果那些王侯们既非汝父，又非汝母，何必替他们操心？譬如，像老子那样的高人，在那个时代，就不愿去任何一个朝廷做官，不愿参与他们之间的是是非非。

“高尚其事”，近代有些中国学者崇尚“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很是不凡，其实古人早有这种想法。像老子、庄子，和隐退之后的范蠡、张良等等一类人物，连同辞官之后的陶渊明，都被历代有识之士所推崇。那是因为这些高士都认为，自己没有责任对任何一个君王诤谏或卖命，他们要一心过自己飘逸、高尚的生活。

前面引用过的《孟子·万章下》，也讲对付难缠的王侯们的最好办法，是一走了之。

陶渊明《桃花源记》：“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礼记·表记》：“子曰：‘事君，军旅不辟难，朝廷不辞贱。处其位而不履其事，则乱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则慎虑而从之；否，则孰虑而从之。终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这就是孔子提出的办事原则，也是对本爻的最好解释。

如此看来，端了人家的饭碗，就要替人家做事，所谓“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反过来说，要想不替人家做事，就干脆不端他的饭碗，这样才可以躲开人家的麻烦事而又问心无

① 《战国策·魏二》：“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于牛目，坏城郭，且为钱道而葬。群臣多谏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丧行，民必甚病之。官费又恐不给，请弛期更日。’太子曰：‘为人子，而以民劳与官费用之故，而不行先生之桑，不义也。子勿复言。’群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唯惠公乎！请告惠公。’惠公曰：‘诺。’驾而见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历葬于楚山之尾，桀水啮其墓，见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见群臣百姓也夫，故使桀水见之。’于是出而为之张于朝，百姓皆见之，三日而后更葬。此文王之义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难以行，太子为及日之故，得毋嫌于欲亟葬乎？愿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挾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为日，此文王之义也。若此而弗为，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择日。’惠子非徒行其说也，又令魏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因又说文王之义。说文王之义以示天下，岂小功也哉！”

愧。所以要想做到“高尚其事”，必须先做到“不事王侯”，这两件事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例如，战国时吴国的伍子胥，曾为吴王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以说如果没有伍子胥的长期努力，就没有吴国的辉煌。但伍子胥就是因为不忍眼睁睁看着吴国亡国，对吴王一再进谏，愚忠愚孝，结果被逼自杀，尸沉于江。这位老将军临死时的最后愿望，是把自己的眼珠子剜出来吊在吴国国都的城门上，好看着越国的军队进城，以证实自己的远见。明白了伍子胥的愚忠和惨烈，对比范蠡的政治智慧，也就容易明白什么叫做“高尚其事”。

《战国策·赵三》：“秦将闻之，为却军五十里。适会魏公子无忌夺晋鄙军以救赵击秦，秦军引而去。于是平原君欲封鲁仲连。鲁仲连辞让者三，终不肯受。平原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为鲁连寿。鲁连笑曰：‘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贾之人也，仲连不忍为也。’遂辞平原君而去，终身不复见。”

总之，必须和王侯保持一定的距离，才是高尚的行为。一般的人，都盼望着能和王侯在一起多混一段时间，私下里的想法无非是想多捞一些名誉、地位和财产，此为高士所不齿。高士认为自己有更有意义的事情要做，对于世俗的“利益”不屑一顾。鲁仲连上面的话如黄钟大吕，掷地有声。相比之下，范蠡离开吴国后，自力更生，白手起家，日子过得很不错，这才是大丈夫的行径。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则也。

慕道斋释评 “志可则也”，这是极好的方法和态度，可以作为效法的准则。

《庄子·达生》：“开之曰：‘闻之夫子曰：‘善养生者，若牧羊然，视其后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谓也？’田开之曰：‘鲁有单豹者，岩居而水饮，不与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犹有婴儿之色，不幸遇饿虎，饿虎杀而食之。有张毅者，高门县薄，无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内热之病以死。豹养其内而虎食其外，毅养其外而病攻其内。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后者也。’”

如果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有了自己的粮道，又能“不事王侯”，离开这些人间是非远远的，就可以做到上面庄子说的“二子”的长处兼而有之，而避免他们的不足之处，内外兼修，达到养生的最佳境界。^①

《庄子·天地》：“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为。虽以天下誉之，得其所谓，警然不顾；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谓，恍然不受。天下之非誉无益损焉，是谓全德之人哉！”

① 《庄子·逍遥游》：“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漫漶，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鸛鷀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庄子·逍遥游》：“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臃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庄子曰：‘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敝者；东西跳梁，不避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19 临卦 000011

慕道斋释评 本卦的卦象是兑下坤上，上静下悦。在上位的人清静无事，在下位的人心悦诚服，这是做领导的理想状态。

《尔雅·释诂》：“临，视也。”“临”的意思是站在高处看低处，引申为领导、指导。^①

本卦着重讲领导艺术。当领导最好是清静无为，像大地一样安静，故上卦为坤；上面清静无为，下面的群众就高兴，故下卦为悦。

《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

慕道斋释评 作为领导，要作为众人的脑子，“元、亨、利、贞”各方面都要考虑到。

“至于八月有凶”，八月，乃秋凉之季节，喻一个人的德行不够，不孚众望，大家对他没有拥戴之意，冷淡得很，他却硬要当领导。领导人若不能得到下属真诚、热情的拥戴，不如早作退步，不然到势衰之时，众叛亲离，就有灾难。^②

《彖》曰：临，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慕道斋释评 “浸”，渐渍也。《论语·颜渊》：“浸润之潜。”

“临，刚浸而长”，本卦作为整体来看，上面都是阴爻，下面两个阳爻，说明此人的道行在逐渐增长。一个人，只有自己已经比较得道，有了很多长处之后，才可以考虑当别人的领导。“刚”，指有道。

在《遯卦》的《彖辞》里，也有“浸而长”的说法。

对比《复卦》，那里上面都是阴爻，下面一个阳爻，说明是刚刚学习天道的阶段，比本卦的水平就差很多。而对比《泰卦》，那里上面都是阴爻，下面三个阳爻，说明已经在治理国家的实践中取得了全面的成果，比本卦的水平又高了很多。

① 《论语·为政》：“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庄子·在宥》：“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当大领导不是一件好干的活计，惟有德者能居之，最好是清静少事。

《诗经·大雅·思齐》：“不显亦临，无射亦保。”

《诗经·大雅·皇矣》：“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

《后汉书·荀韩钟陈列传》：“今汉承秦法，设尚主之仪，以妻制夫，以卑临尊，违乾坤之道，失阳唱之义。”

《战国策·楚三》：“苏秦之楚，三日乃得见乎王。谈卒，辞而行。楚王曰：‘寡人闻先生若闻古人。今先生乃不远千里而临寡人，曾不肯留？愿闻其说。’”这里的“临”是客气话。

② 《战国策·秦四》：“或为六国说秦王曰：‘土广不足以安，人众不足以强，若土广者安，人众者强，则秦、封之后将存。昔者赵氏亦尝强矣；曰赵强何若？举左案齐，举右案魏，厌案万乘之国；二国，千乘之宋也。筑刚平，卫无东野，刍牧薪采，莫敢窥东门。当时，卫危于累卵，天下之士相从谋曰：‘吾将还其委质而朝于邯郸之君乎？’于是，天下有称伐邯郸者，莫不令朝行。魏伐邯郸，因退为逢泽之遇，乘夏车，称夏王，朝为天子，天下皆从。齐太公闻之，举兵伐魏，壤地两分，国家大危。梁王身抱质执璧，请为陈侯臣，天下乃释秦。郢威王闻之，寝不寐，食不饱，帅天下百姓以与申缚遇于泗水之上，而大败申缚。赵人闻之，至枝桑；燕人闻之，至格道；格道不通，平际绝。齐战败不胜，谋则不得，使陈毛释剑撤，委南听罪，西说赵，北说燕，内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齐释。于是夫积薄而为厚，聚少而为多，以同言郢威王于侧射之间。臣岂以郢威王为政衰谋乱以至于此哉？郢为强，临天下诸侯，故天下乐伐之也。”

“说而顺，刚中而应”，说的是卦象，下为兑，上为坤。九二得中，六五为应，喻有能力的下级愉快地服从上级的领导，支持上级的工作；上级又能清静无为，只抓大事，顺应民众的要求，用天道指导他们。

《管子》：“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不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战国策·赵二》：“意者，地广而不耕，民羸而不休，又严之以刑罚，则虽从而不止矣。语曰：‘战胜而国危者，物不断也。功大而权轻者，地不入也。’故过任之事，父不得于子；无己之求，君不得于臣。故微之为著者强，察乎息民者为用者伯，明乎轻之为重者王。”

当领导的必须善于体察下情，体谅下面的难处，才能得到下面的拥戴。

“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在正确的指导思想下达到大亨，体现出领导者懂得天道。

“消不久也”，喻民众的热情在降低，好像夏历八月的气温在逐渐降低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的权势是不可能长久的，必然是盛极而衰。

《周易折中·程传》：“大率圣人为戒，必于方盛之时。方盛而虑衰，则可以防其满极，而图其永久。”

《象》曰：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

慕道斋释评 另一幅图画，“泽上有地”，在湖里出现了一块地，喻君子当领导，安静无为，不首倡，不扰民。

“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领导的责任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正确的主张，教导部下，容民、保民，而不是乘机谋私利。

初九，咸临，贞吉。

慕道斋释评 “咸”，感也。《左传·昭二十一年》：“寃则不咸。”张衡《舞赋》：“歌以咏志，舞以旌心。细则声寃，大则不咸。”

“临”，领导，或登高望下之意。《国语·楚语下》：“悼公与司马侯升台而望曰：‘乐夫！’对曰：‘临下之乐则乐矣，德义之乐则未也。’”

“咸临，贞吉”，先使部下感佩、拥戴，然后领导、驾驭、使用之，预计吉祥。“咸”，是感的简写，请参阅《咸卦》。

如何使部下感佩？要么以义，要么以利。以义者，如在民族危亡的时候，主张驱逐鞑虏、驱逐日寇；以利者，如在民众极为贫困之时，主张打土豪分田地、耕者有其田。

如果不能做到使部下感佩、拥戴,就会像上面卦辞所说的:“至于八月有凶。”^①

《象》曰:“咸临,贞吉”,志行正也。

慕道斋释评 “志行正也”,领导人有能力感召群众,是因为他有理想、有韬略,又注意身教,思想正确,为人正派。有表率作用、有先进作用,最重要的是不谋私利。

在初九中提出这一条,说明这是当领导的起码条件。

九二,咸临,吉,无不利。

慕道斋释评 此爻又一次提到“咸临”。在同一卦相邻的两爻,爻词重复,这在《周易》里是绝少出现的,只是在《未济卦》里有类似的情况。爻词重复,是因为它的极端重要性。如果不能使部下感佩,就最好不要当领导。

九二刚中,表示有道。即使是有道的领导人,也一定要使部下感佩,而后才能驾驭之。“吉,无不利”,吉祥,无往而不利。

《象》曰:“咸临,吉,无不利”,未顺命也。

慕道斋释评 “未顺命也”,九二虽然有位,但部下对此领导人还没有到完全听从、俯首帖耳的程度。所以,必须先使部下感佩、信服,才能实现对他们的领导。

反面的例子:唐朝的韦后为了篡权,任命自己的亲信韦播、高嵩统帅皇家卫队“万骑”。此二人为了在“万骑”里立威,无故责打部下。李隆基借此动员“万骑”的将士造反,先杀了此二人,又杀光了韦后集团及其走狗。

六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

慕道斋释评 “甘”,给部下甜头。

《战国策·赵四》:“愚陶以甘之,循有燕以临之,而臣待忠之封,事必大成。”

同文还有:“五国事赵,赵从亲以合于秦,必为王高矣。臣故欲王之偏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王使臣以韩、魏与燕劫赵,使丹也甘之;以赵劫韩、魏,使臣也甘之;以三晋劫秦,使顺也甘之;以天下劫楚,使嬴也甘之。则天下皆偏秦以事王,而不敢相私也。交定,然后王择焉。”《集韵》:“偏,与逼同,侵迫也。”

“甘临,无攸利”,用甜言蜜语或小恩小惠取悦部下,如以财货、名利诱之,然后让他们

① 《战国策·中山》:“中山君嬖都士大夫,司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马子期怒而走于楚,说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随其后,中山君谓谓二人:‘子奚为者也?’二人对曰:‘臣有父,尝饿且死,君下壶餐饷之。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来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叹曰:‘与不期众少,其于当厄;怨不期深浅,其于伤心。吾以一杯羊羹亡国,以一壶餐得士二人。’”这一段是说,被领导者的人心满意不满意,关系到领导者的命运。

《庄子·徐无鬼》:“管仲有病,桓公问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讳云,至于大病,则寡人恶乎属国而可?’管仲曰:‘公谁欲与?’公曰:‘鲍叔牙。’曰:‘不可。其为人洁廉,善士也;其于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闻人终身不忘。使之治国,上且钩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于君也将弗久矣!’公曰:‘然则孰可?’对曰:‘勿已,则隰朋可。其为人也,上忘而下群,愧不若黄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谓之圣;以财分人谓之贤。以贤临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贤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于国有不闻也,其于家有不闻也。勿已,则隰朋可。’”这一段是描述领导者应有的德行。

卖命,不会有好的效果。例如,旧中国的军队将领常常用赏烟土、赏洋钱、放纵军队抢劫来激励部下冲锋打仗,效果并不好。对部下过于放纵,也属于“甘临”。^①

《管子·君臣上》:“是故将予之惠,厚不能供;将杀之严,威不能振。严威不能振,惠厚不能供,声实有闲也。有善者不留其赏,故民不私其利;有过者不宿其罚,故民不疾其威。赏罚之制,无逾于民,则人归亲于上矣。”

“既忧之,无咎”,如果知道这其中的不妥之处,对这种做法有所忧虑,及早想主意改变这种状态,可以没有灾祸。

《孙子兵法·地形篇》:“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

例如,《资治通鉴·卷一八七》:“王世充专总朝政,事无大小,悉关太尉府;台省监署,莫不阂然。世充立三牌于府门外,一求文学才识堪济时务者,一求武勇智略能摧锋陷敌者,一求身有冤滞拥抑不申者。于是上书陈事者日有数百,世充悉引见,躬自省览,殷勤慰谕,人人自喜,以为言听计从,然终无所施行。下至士卒厮养,世充皆以甘言悦之,而实无恩施。”王世充用甜言蜜语“甘临”,不能“忧之”,终于败亡。

又例如,五代时,藩镇经常反叛,每反又必赏士卒,所以士卒过一段时间就想反。而作为领导者,下面总想反是一件很危险的事,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反到自己头上。

《资治通鉴·卷二七九》中有李专美对后唐皇帝李从珂讲的一段话:“窃思自长兴之季,赏赉亟行,卒以是骄;继以山陵及出师,帑藏遂涸。虽有无穷之财,终不能满骄卒之心,故陛下拱手于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国之存亡,不专系于厚赏,亦在修法度,立纪纲。陛下苟不改覆车之辙,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

《象》曰:“甘临”,位不当也。“既忧之”,咎不长也。

慕道斋释评 “位不当也”,六三小人无位,说明其领导能力薄弱,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得已用小恩小惠驾驭部下。这不是正确的领导方法,不足以治国。

《国语·晋语二》:“吾闻之,患难遍也,施难报也。不遍不报,卒于怨讎。”

“既忧之”,咎不长也”,如果对这一点有所忧虑,及时想办法改进,这种缺失和祸根就不会长久地存在。

六四,至临,无咎。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至,鸟飞从高下至地也。从一,一犹地也,象形。”

“至临”,指亲临前线或深入到最底层,以身作则,与部下同甘共苦这一类作法。

“无咎”,不会有祸事。

《史记·司马穰苴列传》:“士卒次舍,井灶饮食,问疾医药,身自拊循之。悉取将军之

^① 《庄子·山木》:“孔子问于桑扈曰:‘吾再逐于鲁,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围于陈蔡之间。吾犯此数患,亲交益疏,徒友益散,何与?’桑扈曰:‘子独不闻假人之亡与?林回弃千金之璧,负赤子而趋。或曰:‘为其布与?赤子之布寡矣。为其累与?赤子之累多矣。弃千金之璧,负赤子而趋,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属也。’夫以利合者,迫穷祸患害相弃也;以天属者,迫穷祸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与相弃亦远矣,且君臣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彼无故以合者,则无故以离。’”

资粮享士卒，身与士卒平分粮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后勒兵。”这一套做法，就叫做“至临”。

黄石公《素书》：“略己而责人者不治，自厚而薄人者弃废。”

《黄石公三略》：“夫将帅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敌乃可加。故兵有全胜，敌有全囚。昔者良将之用兵，有饷军醪者，使投诸河，与士卒同流而饮。夫一箪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军之士思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军谡》曰：‘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是谓将礼。’与之安，与之危，故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思素蓄，谋素合也。故蓄思不倦，以一取万。”

《象》曰：“至临，无咎”，位当也。

慕道斋释评 “位当也”，六四位在君王之下，属于重要干部。埋头苦干、以身作则，当领导的就应当这样做。

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

慕道斋释评 “知”，知识、智慧、韬略。“知”通“智”。

“知临”，用知识、智慧和韬略来领导。^① 俗话说：“主帅不明将士苦，一着不慎满盘输。”没有人愿意在愚蠢的统帅指导下打仗。

《礼记·郊特牲》：“夫也者，以知帅人者也。”

《管子·白心》：“自知曰稽，知人曰济。知苟适，可为天下君。内固之，一可为长久。论而用之，可以为天下王。”

《管子·枢言》：“国有宝，有器，有用。城郭、险阻、蓄藏，宝也；圣智，器也；珠玉，末，用也。先王重其宝器而轻其用，故能为天下。”

刘伯温《百战奇略·知战》：“凡兴兵伐敌，所战之地，必预知之；师至之日，能使敌如期而来，与战则胜。知战地，知战日，则所备者专，所守者固。法曰：‘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凡人欲舍行为，皆以其智先规而后行之。其规是者，其所为得，其所事当，其行遂，其名荣，其身故利而无患，福及子孙，德加万民，汤武是也。其规非者，其所为不得，其所事不当，其行不遂。……故曰莫急于智。智者见祸福远，其知利害蚤；物动而知其化，事兴而知其归，见始而知其终；言之而无敢哗，立之而不可废，取之而不可舍；前后不相悖，终始有类；思之而有复，及之而不可厌。其言寡而足，约而喻，简而达，省而具，少而不可益，多而不可损；其动中伦，其言当务，如是者谓之智。”

“大君之宜”，高级领导艺术，刘邦的所谓善将将者也。高级领导不能只靠埋头苦干、

① 《论语·卫灵公》：“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战国策·秦二》：“医扁鹊见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鹊请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将使耳不聪，目不明。’君以告扁鹊。扁鹊怒而投其石，曰：‘君与知之者谋之，而与不知者败之。使此知秦国之政也，则君一举而亡国矣。’”

《战国策·赵一》：“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则无为贵知士也。”

《智囊·兵智部·总叙》：“智者，知也。知者，知仁、知信、知勇、知严也。为将者，患不知也。”“知临”就是说，领导者对这些重要的事情都应该知道。

《战国策·赵一》：“虎将即禽，禽不知虎之即己也，而相斗，两罢，而归其死于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己，决不相斗矣。今山东之主不知秦之即己也，而尚相斗，两敝，而归其国于秦，知不如禽远矣。”

以身作则,他的主要责任是出主意、用干部。职务有多高,知识就要有多高。否则不能胜任领导者的责任,部下也不会心悦诚服地听从指挥。

《管子·君臣上》:“是故知善,人君也。身善,人役也。君身善,则不公矣。人君不公,常惠于赏,而不忍于刑,是国无法也。治国无法,则民朋党而下比,饰巧以成其私。法制有常,则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纳其忠,是以不言智能,而朝事治,国患解,大臣之任也。不言于聪明,而善人举,奸伪诛,视听者众也。是以为人君者,坐万物之原,而官诸生之职者也。选贤论材,而待之以法。举而得其人,坐而收,其福不可胜收也。官不胜任,奔走而奉,其败事不可胜救也。而国未尝乏于胜任之士,上之明适不足以知之。是以明君审知胜任之臣者也。故曰:主道得,贤材遂,百姓治。治乱在主而已矣。”

六五虚中,下应九二,不自任而用其下,不劳而治,乃智慧之体现。自任其智,是为不智。用智慧领导部下,是高级领导者宜用的方法。

“吉”,这样做吉祥。^①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

慕道斋释评 “中”,恰如其分。“行中之谓也”,这是说,六五居高位而善于运用天道,行为恰如其分。

上六,敦临,吉,无咎。

慕道斋释评 《尔雅·释诂》:“敦,勉也。”《五经文字》:“敦,厚也。”“敦”,意思是敦厚、宽容,即《老子·第三十八章》中“大丈夫处其厚而不居其薄”之意,与同书第二十四章“企者不立,跨者不行”、第九章“揣而锐之,不可长保”的说法异曲同工。^②

“敦临”,用敦厚之道驾驭部下。

《论语·卫灵公》:“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论语·微子》:“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论语·子路》:“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其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之;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管子·五辅》:“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论贤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薄税敛,毋苛于民,待以忠爱,而民可使亲。三者霸王之事也。事有本,而仁义其要也。冷工以巧矣,而

① 《智囊·上智部·通简·御史台老吏》:“宋御史台有老吏,素以刚正名,每御史有过失,即直其枉。台中以挺为贤否之验。范讽一日召客,亲谕庖人以造食,指挥数四。既去,又呼之,叮咛告戒。顾老吏挺直,怪而问之。答曰:‘大凡役人者,授以法而责以成。苟不如法,自有常刑,何事喋喋?使中丞宰天下,安得人人而诏之!’讽甚愧服。”

② 《孟子·万章下》:“柳下惠不羞于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褐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

《宋史·列传第九十五》:“公着自少讲学,即以治心养性为本,平居无疾言遽色,于声利纷华,泊然无所好。暑不挥扇,寒不亲火,简重清静,盖天禀然。其识虑深敏,量阔而学粹,遇事善决,苟便于国,不以私利害动其心。与人交,出于至诚,好德乐善,见士大夫以人物为意者,必问其所知与其所闻,参互考实,以达于上。每议政事,博取众善以为善,至所当守,则毅然不回夺。神宗尝言其于人材不欺,如权衡之称物。尤能避远声迹,不以知人自处。”

始与王安石善,安石兄事之。安石博辩骋辞,人莫敢与亢,公着独以精识约言服之。安石尝曰:‘疵吝每不自胜,一诣长者,即废然而反,所谓使人之意消者,于晦叔见之。’又谓人曰:‘晦叔为相,吾辈可以言仕矣。’后安石得志,愿其必助已,而数用公议,列其过失,以故交情不终。于讲说尤精,语约而理尽。司马光曰:‘每闻晦叔讲,便觉己语为烦。’其为名流所敬如此。”

民不足于备用者，其悦在玩也；农以劳矣，而天下饥者，其悦在珍怪；女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悦在文绣。是故博带裂，大袂列，文绣染，刻镂削，雕琢平，关几而不征，市廛而不税。古之良工，不劳其智巧以为玩好。是故无用之物，守法者不生。”

“敦临”，就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善于用稳妥的方法处理问题，尽量不使矛盾激化而采取伤害部下的手段，因为那样容易导致不利的结果。具体来说，领导者把荣誉推让给部下，责任归于自己，善于宽容、原谅别人，皆敦厚之道也。

“吉，无咎”，这样做事，吉祥，不会有祸事。

《象》曰：“敦临之吉”，志在内也。

慕道斋释评 “敦临”，是指领导者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多承担责任，多承担困难，少要荣誉，少要利益等。

《论语·阳货》：“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论语·尧曰》：“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

“志在内也”，遇到事情，应该从多方面反躬求诸己，严格要求自己。多从检查自己、提高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不要苛责于他人。“内”，指领导者自己。

20 观卦 110000

慕道斋释评 本卦的卦象是坤下巽上，意思是内静外顺。

《说文解字》：“观，谛视也。”意思是仔细观察，专心致志地看。

既然是观察，心中只能想着好好看，不要想亲自动手，露一手给别人看，不然就会妨碍观察。观察时要客观冷静，不要怀有成见，故曰“内静”。

观时，外表要有一副严肃恭敬的样子，免得引起别人不满，也免得流露出自己对于事情的看法，故曰“外顺”。

《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

慕道斋释评 “盥”，洗手。《说文解字》：“盥，澡手也。从水临皿。”

“荐”，摆放祭品。^①

“盥而不荐”，洗了手，恭敬地站在一边，却不亲手做祭祀的具体工作，只在旁仔细观看。“观”就是只观察不参与。这是形容观察时的一种公允、平和、恭敬的态度，以利观察

① 《周礼·天官》：“以式法掌祭祀之戒具，与其荐羞，从大宰而视涤濯。”

《周礼·春官》：“凡大祭祀，王后不与，则摄而荐豆迓彻。”

《吕氏春秋·不苟论》：“至齐境，桓公使人以朝车迎之，棓以燎火，鲜以饔飧焉，生与之如国，命有司除庙筵几而荐之，曰：‘自孤之闻夷吾之言也，目益明，耳益聪。孤弗敢专，敢以告于先君。’”

的准确,并且避免给自己和他人带来麻烦。

俗话说:“观棋不语真君子,见死不救是小人。”

《穀梁传·庄公二十三年》:“常事曰视,非常曰观。观,无事之辞也。”

《庄子·知北游》:“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

“颀”,严肃认真的样子,温和肃敬的样子。

《诗经·大雅·卷阿》:“颀颀印印,如圭如璋,令闻令望;岂弟君子,四方为纲。”

《三国志·蜀书·许靖传》:“自华至夷,颀颀注望。”

“有孚,颀若”,观察事物时,还有一个必须牢牢记住的原则,那就是观的时候脸上要有一副严肃恭敬的样子,而不要说三道四,评头品足,指手画脚,那是对别人的不礼貌;更不能技痒,越俎代庖,自己动手表演起来,因为这和观察别人的目的背道而驰。

《象》曰: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颀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慕道斋释评 “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观时的三个原则:要从大处着眼,要内静外顺,要有公允平和的心情。

“下观而化”,自己处于下位时,要观察在上位的人如何运作,而效法之。

“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观察自然的变化规律,就不会错过四季的变化。

“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圣人观察自然,用天道来教导民众,从而使天下钦服。^①

《象》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

慕道斋释评 另一幅图画,风上地下,像风在地上吹。

“省”,探视、访问、察问。《说文解字》:“省,视也。”《红楼梦》里有“省亲别墅”。“方”,古代比较大的土地面积单位。古代还有所谓“方国”,如“鬼方”。

① 《吕氏春秋·不苟论》:“民无道知天,民以四时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四时寒暑日月星辰之行当,则诸生有血气之类皆为得其处而安其产。人臣亦无道知主,人臣以赏罚爵禄之所加知主。主之赏罚爵禄之所加者宜,则亲疏远近贤不肖皆尽其力而以为用矣。”

《吕氏春秋·恃君览》:“凡论人心,观事传,不可不熟,不可不深。天为高矣,而日月星辰云气雨露未尝休也;地为大矣,而水泉草木毛羽裸鳞未尝息也。凡居于天地之间,六合之内者,其务为相安利也。夫为相害危者,不可胜数。人事皆然。事随心,心随欲。欲无度者,其心无度。心无度者,则其所为不可知矣。人之心隐微难见,渊深难测。故圣人于事志焉。圣人之所以过人以先知,先知必审征表。无征表而欲先知,尧、舜与众人同等。征虽易,表虽难,圣人则不可以飘矣,众人则无道至焉。无道至则以为神,以为幸。非神非幸,其数不得不然。郢成子、吴起近之矣。”

郢成子为鲁聘于晋,过卫,右宰谷臣止而觴之,陈乐而不乐,酒酣而送之以璧。顾反,过而弗辞。其仆曰:“向者右宰谷臣之觴吾子,吾子也甚欢。今侯深过而弗辞?”郢成子曰:“夫止而觴我,与我欢也。陈乐而不乐,告我忧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观之,卫其有乱乎!”偃卫三十里,闻宁喜之难作,右宰谷臣死之。还车而临,三举而归。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异之,分禄而食之。其子长而反其璧。孔子闻之,曰:“夫智可以微谋,仁可以托财者,其郢成子之谓乎!”郢成子之观右宰谷臣也,深矣,妙矣。不观其事而观其志,可谓能观人矣。”

吴起治西河之外,王错遣之于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吴起至于岸门,止车而休,望西河,泣数行而下。其仆谓之曰:“窃观公之志,视舍天下若舍屣。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吴起雪泣而应之曰:“子弗识也。君诚知我,而使我毕能,秦必可亡,而西河可以王。今君听谗人之议,而不知我,西河之为秦也不久矣,魏国从此削矣。”吴起果去魏入秦,魏日以削,秦日益大。此吴起之所以先见而泣也。”

《吕氏春秋·恃君览》:“古之善相马者,寒风是相口齿,麻朝相颊,子女厉相目,卫忌相鬣,许鄙相尻,投伐褐相胸胁,管青相腩肋,陈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赞君相后。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若赵之王良,秦之伯乐,九方堙,尤尽其妙矣。其所以相者不同,见马之一征也,而知节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坚脆,能之长短。非独相马然也,人亦有事,事与国皆有征。圣人上知千岁,下知千岁,非意之也,盖有自云也。绿图幅薄,从此生矣。”

《国语·鲁语上》：“且夫君也者，将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纵私回而弃民事，民旁有患无由省之，益邪多矣。”

《管子·牧民》：“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五聚命之曰某乡，四乡命之曰方。”

《战国策·书录》：“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

“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先王定期四处巡视，观察人民的生活情况，根据具体情况来教导人民、制定政策。^①

《孟子·梁惠王下》：“昔者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舞，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晏子对曰：‘善哉问也！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这一段说明为什么要观察，为什么要做调查研究，因为这是做事之前的必要准备。

反面的例子：2008年，美国发生了次贷危机，使全世界的金融业濒于崩溃，给全世界的经济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其实，在这以前好几年，在美国各地就普遍发生了穷人用贷款买几所大房子的奇怪现象，这并不是什么秘密，随处可以见到。这种事情多了，意味着什

① 《管子·八观》：“行其田野，视其耕芸，计其农事，而饥饱之国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谨，地宜不任，草田多秽，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疏，以人预计其野，草田多而辟田少者，虽不水旱，饥国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则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众，则国贫民饥；以此遇水旱，则众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饥者，不可以使战；众散而不收，则国为丘墟。故曰：有地君国而不务耕芸，寄生之君也。故曰：行其田野，视其耕芸，计其农事，而饥饱之国可知也。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畜之产，而贫富之国可知也。夫山泽广大，则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饶，则桑麻易植也；莽草多衍，则六畜易繁也。山泽虽广，草木毋禁；壤地虽肥，桑麻毋数；莽草虽多，六畜有征，闭货之门也。故曰：时货不逮，金玉虽多，谓之贫国也。故曰：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畜之产，而贫富之国可知也。入国邑，视官室，观车马衣服，而侈俭之国可知也。夫国城大而田野狭狭者，其野不足以养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官营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实其宫；室屋众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处其室；园台寡而台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费。故曰：主上无积而宫室美，氓家无积而衣服修，乘车者饰观望，步行者杂文采，本资少而末用多者，侈国之俗也。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于不足；不足之所生，生于侈；侈之所生，生于毋度。故曰：市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节也。不通于若计者，不可使用国。故曰：入国邑，视官室，观车马衣服，而侈俭之国可知也。课凶饥，计师役，观台榭，量国费，而实虚之国可知也。凡田野万家之众，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为足矣。万家以下，则就山泽可矣；万家以上，则去山泽可矣。彼野悉辟而民无积者，国地小而食地浅也；田半垦而民有余食而粟米多者，国地大而食地博也；国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货而臣奸利者也；辟地广而民不足者，上赋重，流其藏者也。故曰：粟行于三百里，则国毋一年之积；粟行于四百里，则国无半年之积；粟行于五百里，则众有饥色。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小凶三年而大凶，大凶则众遗遗苞矣。什一之师，什三毋事，则稼亡三之一。稼亡三之一，而非有积也，则道有捐瘠矣。什一之师，三年不解，非有余食也，则民有鬻子矣。故曰：山林虽近，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独伐也，大木不可独运也，大木不可加于薄墙之上。故曰：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官室必有度；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网罟必有正，船网不可一财而成也。非私草木爱鱼鳖也，恶虞民于生谷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泽之作者，持民于生谷也。彼民非从不食，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夫才之所生，生于用力，力之所生，生于劳身。是故主上用财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故曰：台榭相望者，其上相怨也。民毋余积者，其禁不必止；众有遗苞者，其战不必胜；道有捐瘠者，其守不必固。故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战不必胜，守不必固，则危亡随其后矣。故曰：课凶饥，计师役，观台榭，量国费，实虚之国可知也。入州里，观习俗，听民之所以化其上，而治乱之国可知也。州里不属，闾閻不设，出入毋时，早晏不禁，则攘夺窃盗，攻击残贼之民，毋自胜矣。食谷水，巷曲井，场圃接，树木茂，宫墙毁坏，门户不闭，外内交通，则男女之别，毋自正矣。乡毋长游，里毋士舍，时无会同，燕蒸不聚，禁罚不严，则齿长猾黠，毋自生矣。故昏礼不谨，则民不修廉；论资不多举，则士不及行；货财行于国，则法令毁于官；请谒得于上，则党与成于下；乡官毋法制，百姓群徒不从。此亡国弑君之所自生也。故曰：入州里，观习俗，听民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乱之国可知也。入朝廷，观左右，求本朝之臣，论上下之所贵贱者，而强弱之国可知也。置法出令，临众用民，计其威严惠行于其民而不行于其民，而兴灭之国可知也。计敌与，量上意，察国本，观民产之所有余不足，而存亡之国可知也。故国强者而与国弱，谏臣死而谏臣尊，私情行而公法毁，然则与国不恃其强，而敌国不畏其强；豪杰不安其位，而积劳之人不怀其禄；悦商叛而不务本货，则民偷处而不事积聚。豪杰不安其位，则良臣出；积劳之人不怀其禄，则兵士不用；民偷处而不事积聚，则国仓空虚。如是而君不为变，则则攘夺、窃盗、残贼、进取之人起矣。民延无良臣，兵士不用，国仓空虚，而外有强敌之忧，则国居而自毁矣。故曰：计敌与，量上意，察国本，观民产之所有余不足，而存亡之国可知也。故以此八者，观人主之国，而人主毋所匿其情矣。”

么？会有什么后果？这也不是什么深奥的问题，稍加思索就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美国的官员面对这种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不愿意认真观察，不愿意仔细思索，因循推诿，得过且过，也许根本就是官商勾结，心知肚明，有意而为，结果终于酿成大祸，几乎使全美国的甚至全世界的金融体系崩溃。

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

慕道斋释评 “童观”，像小孩子那样看事物。喻观察事物时看热闹、看表面，不深究事物的本质。

“童”，也可当奴仆讲，请参阅《蒙卦》。奴仆对于主人的大事情，也往往是只看表面，不求甚解。

“小人无咎”，小人看不到事物的本质，是其分也，不算什么过错，也不能对他有更高的要求。重要的问题在于，小人没有作重大决策的责任。

“君子吝”，君子这样观察事物就不妥，因为君子肩上负有重大的责任，如果做事之前看不到事物的本质，因此作出错误的决断，就会带来重大的失败和悔恨。

例如，三国时益州牧刘璋准备邀请刘备入川，他的部下用自杀来规劝他不要这样做，他都不听。刘璋只看到刘备对他称兄道弟、看到他们二人皆姓刘（这些都是表面现象），而看不到刘备来抢他地盘的狼子野心（这才是事情的本质）。刘璋表面地看问题，结果是后悔莫及。

这一爻是说，在观察重大问题时，不要有表面性，要深入地分析事物的内部，看到事情的本质。

《象》曰：“初六童观”，小人道也。

慕道斋释评 “小人道也”，看热闹、看表面，不会抽象地看问题，看不到事物的本质，是小人看问题的习惯。

六二，窥观，利女贞。

慕道斋释评 “窥观”，只看到一个片面，观其一时一事，而不见全体。

“贞”，分析思考。

“利女贞”，很容易导致片面的思考。这里的“利”，是指出一种倾向。

旧时女子挑夫婿，往往躲在一个角落，远远地看上一眼，凭一个短暂的、局部的印象作决定。根据这么看一眼，就决定了自己的终身大事，很容易导致错误的选择。

《小畜卦》上九有“妇贞厉”的说法，也是对这种片面性提出批评。

安徽黟县宏村有一些明清古宅，宅内小姐的闺房专门设有能观察到堂屋的“窥孔”。提亲的人来了，小姐可以通过窥孔看到堂屋里的客人，而客人却看不到待嫁的小姐。从这些证据来看，“窥观”确实是历史上女子找夫婿的一种习惯。

旧时女人的活动范围受限,这种找丈夫只凭一瞥一窥,也是不得已求其次的办法。大丈夫则不能用这种方法观察问题,因为大丈夫肩负着重大责任,一定要作深入、细致、全面的观察才能作出重大决定。

这一爻的基本意思是说,观察问题不要有片面性。

人的感观都是有误差的。英国女王五十岁生日时,某视觉大师送了一个花瓶作为贺寿的礼物,这个花瓶后来收藏在英国的王宫里。人们从正面观察花瓶时,可在花瓶两侧同时看到女王丈夫菲利浦亲王的两个脸对脸的剪影;从左边看,可看到菲利浦亲王的剪影在左侧,女王的剪影在右侧;从右边看,则可看到菲利浦亲王的剪影在右侧,女王的剪影在左侧,这些都是由于巧妙地利用了人的视觉误差的缘故。可见,只从一个角度观察事物,有很大的片面性;必须从各个角度观察,才能深刻理解事物的全貌。

河南新乡的快速雕刻家常得明,能用一把刀,在很短的时间之内雕刻出一个栩栩如生的木雕人头像。他在电视采访中说,当观察一个人的面部时,要从整体上看,从各个部位之间的关系上看,搞清“边城五岳”的关系,而不要盯住一个部位看。不然,看一个部位的时间长了,这个部位就会显得越来越大,影响雕刻的准确性。干雕刻如此,干其他事情也是如此。

另外,要想全面地观察一个事物,必须从事物发展的全过程来观察,而不能只观察事物的某一个发展阶段,这就是要在时间上把握事物的全貌。^①

中医治病时的“望闻问切”,就是避免“窥观”的一套很好的方法,这个原则可以应用到很多领域。

《象》曰:“窥观”,“女贞”,亦可丑也。

慕道斋释评 “窥观”,“女贞”,这两件事是有联系的。

“丑”,不好,令人惭愧。《说文解字》:“丑,可恶也。”

“亦可丑也”,这样做不好,很丑恶,值得惭愧。

“窥观”是片面地看事物,“女贞”是片面地想问题,都是导致重大失败的原因。

《周易》中有好几处“亦可丑也”,都是严厉的批评。^②

观察的片面性,往往导致思考的片面性,从而作出错误的判断和决定,在实际生活中危害巨大,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出批评。请参阅《小畜卦》上九。

① 《吕氏春秋·恃君览》:“辛宽见鲁缪公,曰:‘臣而今而后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于营丘,之渚海阻山高,险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广,子孙弥隆。吾先君周公封于鲁,无山林溪谷之险,诸侯四面以达,是故地日削,子孙弥杀。’辛宽出,南宫括入见。公曰:‘今者宽也非周公,其辞若是也!’南宫括对曰:‘宽少者,弗识也。君独不闻成王之定成周之说乎?其辞曰:“惟余一人,营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见也,有不善易得而诛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贤者岂欲其子孙之阻山林之险以长为无道哉?小人哉,宽也!’今使燕爵为鸿鹄凤皇虑,则必不得矣。其所求者,瓦之间隙,屋之檐宇也,与一举则有千里之志,德不盛,义不大则不至其郊。愚庖之民,其为贤者虑,亦犹此也。固妄诽谤,岂不悲哉?”这一段是说,看事情不同的方面,就会有不同的结论。

② 《吕氏春秋·恃君览》:“柱厉叔事莒敖公,自以为不知,而去居于海上。夏日则食藿菜,冬日则食橡栗。莒敖公有难,柱厉叔辞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为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与不知无异别也。’柱厉叔曰:‘不然。自以为不知故去,今死而弗往死,是果知我也。吾将死之,以丑后世主之不知其臣者也,所以激君人者之行,而厉人主之节也。行激节厉,忠臣幸于得察。忠臣察则君道固矣。’”

《吕氏春秋·恃君览》:“天下之士也者,虑天下之长利,而固处之以身者也。利虽倍于今,而不便于后,弗为也;安虽长久,而以私其子孙,弗行也。自此观之,陈无宇之可丑亦重矣,其与伯成子高、周公旦、戎夷也,形虽同,取舍之殊,岂不远哉?”

六三,观我生,进退。

慕道斋释评 “观我生,进退”,进退之宜,因人而异。如何处理事情、采取什么方略,

要先观察“我”之生活的实际情况,思考当前事物对自己究竟有什么意义,自己有什么样的需要和可能,方能作出决断。

行动应在调查研究之后,在作出决定之前尤其要站好自己的立场,不要不加分析地把别人的意见当做自己的意见。^①

以上几段都说明同一个问题:在观察事物之前,要先站好自己的立场,因为站在不同的立场,就会有不同的观察问题的角度。角度对了,才有可能找到适合解决自己特殊问题的方法。

《管子·白心》:“能者无名,从事无事。审量出入,而观物所载。”

《象》曰:“观我生,进退”,未失道也。

慕道斋释评 “未失道也”,在观察事物时站好自己的立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决定如何行动,这样做合乎道。

在个人修养方面,要善于观察自己有何种缺点错误,以利及时改正。《论语·里仁》:“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① 《吕氏春秋·慎大览》:“凡先王之法,有要于时也,时不与法俱至,法虽今而至,犹若不可法。故择先王之法,而法其所以为法。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而己亦人也,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益所见,知所不见。”

《吕氏春秋·审应览》:“齐桓公与管仲谋伐莒,谋未发而闻于国。桓公怪之曰:‘与仲父谋伐莒,谋未发而闻于国,其故何也?’管仲曰:‘国必有圣人也。’桓公曰:‘嗟!日之役者,有执珪利而上视者,意者其是邪?’乃令复役,无得相代。少顷,东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宾者延之而上,分级而立。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对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对曰:‘臣闻君子善谋,小人善意。臣窃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对曰:‘臣闻君子有三色:显然喜乐者,钟鼓之色也;愀然清静者,衰经之色也;蹇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台上也,蹇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喑而不喻,所言者莒也;君举臂而指,所当者莒也。臣窃以虑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凡耳之闻以声也。今不闻其声,而以其容与臂,是东郭牙不以耳听而闻也。桓公、管仲虽善置,弗能隐矣。故圣人听于无声,视于无形,詹何、田子方、老聃是也。”

《战国策·赵二》:“古今异利,远近易用。阴阳不同道,四时不一宜。故贤人观时而不观于时,制兵而不制于兵。”

《庄子·骈拇》:“吾所谓明者,非谓其见彼也,自见而已矣。夫不自见而见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

《战国策·齐一》:“邯郸之难,赵求救于齐。田侯召大臣而谋曰:‘救赵孰与勿救?’邹子曰:‘不如勿救。’段干纶曰:‘弗救则我不利。’田侯曰:‘何哉?’夫魏氏兼邯郸,其于齐何利哉?’田侯曰:‘善。’乃起兵,曰:‘军于邯郸之郊。’段干纶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夫救邯郸军于其郊,是赵不拔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郸拔而承魏之弊,是赵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乃起兵南攻襄陵,七月而邯郸拔。齐因承魏之弊,大破之桂陵。”

同文又有:“南梁之难,韩氏求救于齐。田侯召大臣而谋曰:‘早救之孰与晚救之便?’张丐对曰:‘晚救之韩且折而入于魏,不如早救之。’田侯思曰:‘不可,夫韩、魏之兵未弊,而我救之,我代韩而受魏之兵,顾反听命于韩也。且夫魏有破韩之志,韩见且亡,必东怨于齐。我因阴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则国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阴告韩使者而遣之。韩自以专于齐,五战五不胜,东怨于齐,齐因起兵击魏,大破之马陵。魏破韩弱,韩、魏之君因田婴北面而朝田侯。”

《战国策·齐二》:“韩、齐为与国,张仪以秦、魏伐韩。齐王曰:‘韩,吾与国也;秦伐之,吾将救之。’田侯思曰:‘王之谋过矣,不如听之。子哈与子之国,百姓不戴,诸侯弗与。秦伐韩,楚、赵必救之,是天下以燕围我也。’王曰:‘善。’乃许韩使者而遣之。韩自以得交于齐,遂与秦战。楚、赵果遽起兵而救韩,齐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举燕国。”

《三国志·周瑜鲁肃吕蒙传》:“会权将曹公欲东之,与诸将议,皆劝权迎之,而肃独不言。权起更衣,肃追于宇下,权知其意,执肃手曰:‘卿欲何言?’肃对曰:‘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与图大事。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犢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愿早定大计,莫用众人之议也。’权叹息曰:‘此诸人持议,甚失孤望。今卿廓开大计,正与孤同,此天以卿赐我也。’”

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慕道斋释评 “观国之光”，观察某个具体地方的各种实际情况，做调查研究工作。

《管子·正世》：“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料事务，察民俗，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之所由，然后从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

《战国策·中山》：“主父欲伐中山，使李疵观之。李疵曰：‘可伐也。君弗攻，恐后天下。’主父曰：‘何以？’对曰：‘中山之君所倾盖与车而朝穷闾隘巷之士者七十家。’主父曰：‘是贤君也，安可伐？’李疵曰：‘不然。举士，则民务名不存本；朝贤，则耕者惰而战士懦。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

“宾”，宾客，属下，臣子。对于主人来说，处于从属地位，是干具体工作的人，而不是发号施令的人，所以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庄子·达生》：“有孙休者，踵门而诧子扁庆子曰：‘休居乡不见谓不修，临难不见谓不勇。然而田原不遇岁，事君不遇世，宾于乡里，逐于州部，则胡罪乎天哉？休恶遇此命也？’”

“利用宾于王”，用这种态度细心观察、用心学习，才能到人家的地盘上去做事、去当人家的臣子。

《周易折中·程传》：“古者有贤德之人，则人君宾礼之。故士之仕进于王朝，则谓之宾。”①

做官、做人家的手下，就要为人家做事情。而做任何事情之前，必须先做调查研究工作，要仔细观察、认真思考，对那个具体的事情有深入的了解。

京剧大师荀慧生的老师王瑶卿教导荀慧生说：“在生活中要多看，看到一点就记在心里，将来在舞台上就兴许用得着。这就好比在钱庄里存钱，存得多了，用起来才方便；如果只存很少的钱，想用钱时就没了的用。”唱戏是这样，做别的事情也是这样。

《象》曰：“观国之光”，尚宾也。

慕道斋释评 “尚宾也”，先做调查研究工作，才可以去当人家的手下，才有可能替主人把事情做好，或者说才有资格出山做事。

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

慕道斋释评 “观我生”，观察自己周围的环境，观察自己所处的时代特点，观察周围广大群众的想法。由于九五处于高位，负有领导责任，有必要广泛地观察自己周围的一切，才有可能作出正确的决断。

《管子·戒》：“任之重者莫如身，涂之畏者莫如口，期而远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涂，至远期，唯君子乃能矣。”

“君子无咎”，多观察，君子就可以充分认识自己的处境和时代的特点，行动就不会脱

① 《三国志·吴主传》：“是时，惟有会稽、吴郡、丹杨、豫章、庐陵，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

《三国志·吴主传》：“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鲁肃、诸葛瑾等始为宾客。”

《战国策·秦五》：“四国为一，将以攻秦。秦王召群臣、宾客六十人而问焉，曰：‘四国为一，将以图秦，寡人居于内，而百姓靡于外，为之奈何？’群臣莫对。”

《战国策·秦三》：“范雎至秦，王庭迎。谓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今者义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请太后；今义渠之事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躬窃闵然不敏。’敬执宾主之礼，范雎辞让。是日见范雎，见者无不变色易容者。”

离实际,就能不出过失、没有祸患。

知道自己的好恶,观察和理解别人的好恶,就容易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礼记·祭统》:“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于上,则不以使下;所恶于下,则不以事上;非诸人,行诸己,非教之道也。”

《象》曰:“观我生”,观民也。

慕道斋释评 “观民也”,观察自己的环境,就是观察自己周围的人。同理,观察身边的其他人,就是观察自己的处境。^①

上九,观其生,君子无咎。

慕道斋释评 “观其生”,观察别人的生活。

如果你不能理解别人的想法,你就观察他的生活,设身处地想一想,你就会明白他为什么那样想、那样做。

如果遇到了对手,而能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就能预料其将如何行动,就可以及时地、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然后战而胜之。在军事上,要经常想想,如果我是对方,我会怎么做。例如,战国时的庞涓和齐国打仗,就应该好好想想,如果我是齐军,我会如何行事,我会在哪里埋伏。而庞涓没有这样想,所以就引来了杀身之祸。

《增广贤文》:“知己知彼,将心比心。”

明白了这些道理之后,再处理问题,就会少犯错误。^②

“君子无咎”,这一句和上一爻一样,但意思略有不同。这里的意思是,君子观察别人的行为,能够悟出其中的道理,免去自己的祸患。

《论语·述而》:“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管子·白心》:“道之大如天,其广如地,其重如石,其轻如羽。民之所以知者寡,故曰:何道之近

① 《吕氏春秋·申览》:“荆庄王立三年,不听而好谗。成公贾人谏,王曰:‘不谷禁谗者,今子谏,何故?’对曰:‘臣非敢谏也,愿与君王睡也。’王曰:‘胡不说不谷矣?’对曰:‘有鸟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动不飞不鸣,是何鸟也?’王射之曰:‘有鸟止于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动,将以定志意也;其不飞,将以长羽翼也;其不鸣,将以览民则也。是鸟虽无飞,飞将冲天;虽无鸣,鸣将骇人。贾出矣,不谷知之矣。’明日朝,所进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群臣大说,荆国之众相贺也。故《诗》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处也,必有与也。’其庄王之谓邪!”

② 《吕氏春秋·仲春纪》:“大寒既至,民暖是利;大热在上,民清是走。故民无常处,见利之聚,无之去。欲为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

《国语·楚语下》:“子西使人召王孙胜,沈诸梁闻之,见子西曰:‘闻子召王孙胜,信乎?’曰:‘然。’子高曰:‘将焉用之?’曰:‘吾闻之,胜直而刚,欲置之境。’子高曰:‘不可。其为人也,展而不信,爱而不仁,诈而不智,毅而不勇,直而不衷,周而不淑。复言而不谋身,展也;爱而不谋长,不仁也;以辩盖人,诈也;强忍犯义,毅也;直而不顾,不衷也;周言弃德,不淑也。是六德者,皆有其华而不实者也,将焉用之?彼其父为戮于楚,其心又狷而不洁。若其狷也,不忘旧怨,而不可以治悖德,思报怨而已。则其爱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复之,其诈也足以谋之,其直也足以帅之,其周也足以盖之,其不洁也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义,蔑不克矣。夫造胜之怨者,皆不在矣。若来而无冤,速其怨也。若其冤之,毅贪无厌,既能得人,而耀之以大利,不仁以长之,思旧怨以修其心,苟有衅,必不居矣。非子职之,其谁乎?彼将思旧怨而欲大冤,动而得人,怨而有术,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爱子与司马,故不敢不言。’子西曰:‘德其忘怨乎!余善之,夫乃其中。’子高曰:‘不然。吾闻之,唯仁者可好也,可恶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偏,恶之不怨,高之不骄,下之不惧。不仁者则不然。人好之则偏,恶之则怨,高之则骄,下之则惧。骄有欲焉,惧有恶焉,欲恶怨偏,所以生诈谋也。子将若何?若召而下之,将威而惧;为上者,将怒而怨。诈谋之新,无所靖矣。有一不义,犹败国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难乎?吾闻国家将败,必用奸人,而嗜其疾昧,其子之谓乎?夫谁无疾害,能者早除之。旧怨灭宗,国之疾害也,为之关钥藩篱而远备闲之,犹恐其至也,是之为日惕。若召而近之,死无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贼之人也。’其又何善乎?若子不我信,盖求若敖氏之子干,子晰之族而近之?安用胜也,其能几何?昔齐懿公?以胡公人于具水,郕歌、闾丘伐懿公于圉竹,晋长鱼矫杀三郤于树,鲁围人莘杀子般于次,夫是谁之故也?非唯旧怨乎?是皆子之所闻也。人求多闻善败,以监戒也。今子闻而弃之,犹蒙耳也。吾语子何益,吾知逃也已。’子西笑曰:‘子之尚胜也。’不从,遂使为白公。子高以疾间居于蔡。及白公之乱,于西、子期死。叶公闻之,曰:‘吾怨其弃吾言,而德其治楚国,楚国之能平均以复先王之业者,夫子也。以小怨置大德,吾不义也,将入杀之。’帅方城之外以人,杀白公而定王室,葬二子之族。”这一段是说,不善于观察自己所任用的人,将付出生命的代价。

而莫之能服也，弃近而就远何以费力也。故曰：欲爱吾身，先知吾情。周视六合，以考内身。以此知象，乃知行情。既知行情，乃知养生。左右前后，周而复所。执仪服象，敬迎来者。今夫来者，必道其道，无迂无衍，命乃长久。和以反中，形性相葆，一以无贰，是谓知道。将欲服之，必一其端，而固其所守。责其往来，莫知其时，索之于天，与之为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故曰：吾语若大明之极，大明之明非爱，人不于也。同则相从，反则相距也。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同从之同也。”

有个北京的出租汽车司机说，干司机这一行，至少要看八十米；只要车一发动，别的事情都不想，而周围的人、车在如何运动，有什么趋势，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则要时时装在脑子里，这样就可以减少事故的发生。

小人则不是这样，观察别人的生活之后，要么嘲笑，要么嫉妒，而不是积极地从中得到有用的信息。所谓恨人有、笑人无，两者都是取祸之道。本爻说“君子无咎”，就暗含着批评小人的意思。

《象》曰：“观其生”，志未平也。

慕道斋释评 “志未平也”，自己的想法和生活感受与别人不一样。

当别人与自己的想法和生活感受不一样，而自己感到心里不平时，最好调个个儿，站在别人的处境里想一想，就容易明白人家为什么那样想了。

黄石公曰：“凡有气之物，皆欲得其志。”人的处境不一样，想法就不一样，行为也不一样，所谓存在决定意识，没有什么可奇怪的。^①

人类社会，总是有许多不平等、不一样。看到人家的想法、生活态度和自己不一样，要提醒自己：凡是存在的，都是合乎理性的。表面上不合理的事情，其中必有一定的缘故。用一种平常心，比较超脱地思索其中的缘故，就可以从这许多不一样、不合理之中学到很多东西，悟出很多道理，从而少犯错误，这就是君子之道。

尤其是看到表面上奇怪的东西，更要沉下心来细细思索，绝不能轻易放过，发人深省的答案就在其中。可能事情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危险时刻，才会出现如此奇怪的现象。

《系辞下传》：“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观察到这些蛛丝马迹，就可以洞察别人心中的想法。更重要的是，知道别人的想法后，要不失时机地采取措施，以补救漏洞，以挽救危局。

① 《庄子·齐物论》：“民湿寝则腰疾偏死，皴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螂蛆甘带，鸱鸦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狙以为雌，麋与鹿交，鰕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吕氏春秋·审应览》：“卫嗣君欲重税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矣。夫聚粟也，将以为民也。其自蔽之与在于上，奚择？’薄疑曰：‘不然。其在于民而君弗知，其不如在上也；其在于上而民弗知，其不如在民也。’凡听必反诸己，审则令无不听矣。困久则固，固则难亡。今虞、夏、殷、周无存者，皆不知反诸己也。”

21 噬嗑卦 101001

慕道斋释评 本卦的卦象是震下离上，下雷上电。离代表光明，震代表行动迅速。

《说文解字》：“噬，咱也。”又：“咱，食也。”

同书：“嗑，多言也。”有的地方把说话叫做“唠嗑”，有的地方把吃药叫做“嗑药”。

“噬嗑”，就是用嘴吃东西或者说话。喻通过言行来解决问题或者获得利益。

孔子在《系辞上传》中说：“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如同人每天都要吃东西，解决其他各种问题，也是每天都要做的日常工作。正因为这些事每天都要做，才有必要讲究艺术感、讲究方式方法，因为这样才能大大提高效率，并可避免伤害。

调查研究是十月怀胎，解决问题是一朝分娩。所以《噬嗑卦》正好在《观卦》的后面。《观卦》的重点是了解情况，而《噬嗑卦》的重点是如何通过言行来解决问题。情况明了，决心下了，解决问题就应该迅速果断，迅雷不及掩耳，故此卦用下雷上电来形容行动的明智和果断迅速。

司法工作也是日常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其特别重要，故在卦辞里特别提了一下。司法一定要光明，像闪电一样照亮天下；不能黑暗，搞黑箱作业。解决司法问题还要干脆明快，像雷一样，不能迁延时日。因为“迟来的正义，就是不正义”。

《噬嗑》：亨，利用狱。

慕道斋释评 “亨”，合理地配置资源，合理地解决问题，用很少的资源解决重大问题，就叫做亨。要研究如何才能“亨”，可以好好学习本卦。

例如，在1976年，不放一枪，不坏一物，不死一人，就粉碎了“四人帮”，此为大艺术。

“利用狱”，也可以用本卦的原则，用“亨”的道理来解决司法问题。司法是国家和人民的大事，既要光明，又要快决，能做到这些，亦为用好资源的大艺术。

《管子·君臣下》：“夫下不戴其上，臣不戴其君，则贤人不来。贤人不来，则百姓不用。百姓不用，则天下不至。故曰：德侵则君危，论侵则有功者危，令侵则官危，刑侵则百姓危。而明君者，审禁淫侵者也。上无淫侵之论，则下无冀幸之心矣。”

《礼记·缙衣》：“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禄不足劝也，刑罚不足耻也。故上不可以褒刑而轻爵。《康诰》曰：‘敬明乃罚。’《甫刑》曰：‘播刑之不迪。’”这一段说明对司法和刑罚要采取慎重态度。

《彖》曰：颐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刚柔分，动而明，雷电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

慕道斋释评 “颐中有物，曰噬嗑”，嘴里有物要咬，嘴里有话要说，这个咬和说的动作一个叫做“噬”，一个叫做“嗑”，喻用言行来做事情。在现实生活里，每个人每天都要吃东西，都要说话，所以用“噬嗑”来比喻做日常事务。

“噬嗑而亨”，遇到问题就好比嘴里有物，通过自己的言行，使事情得到妥善的安排和解决，就达到了“亨”。

“刚柔分，动而明”，动不能乱动，说不能乱说，在工作对象和自己之间，谁刚谁柔要搞明白，事物的刚柔转换点要搞明白。根据这些，自己的做法该刚的时候刚，该柔的时候柔，要在明白事情的实际情况后再动作。搞清事实、调查研究，要细致、要耐心，故用柔。解决问题，要快速果断，故用刚。

“雷电合而章”，做事要干脆、利索，又要有逻辑、井井有条，这就叫有章法。

“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是指本卦的六五，柔在高位，为“不当位”，但得中，代表的是光明，强调的是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把这个原则用在司法上是再合适不过了。

《象》曰：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

慕道斋释评 “先王以明罚敕法”，先王以本卦的精神指导司法工作。

孔子在《系辞下传·第二章》说：“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司法的目的，就是解决问题，让人和物各得其所。人们有什么样的行为，就得到什么样的后果，公平公正，这就是本卦的基本思想。

许多国家的司法机关，包括中国，都用一个天平作为自己的徽章。“日中为市”，就必然用到秤，正是用到这种天平的思想，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

什么是司法黑暗？那就是好人受冤枉，而坏人逍遥法外，和本卦的精神相反。

初九，履校灭趾，无咎。

慕道斋释评 “校”，木枷一类的刑具。《说文解字》：“校，木囚也。”

“趾”说的是脚。请参阅《贲卦》初九的解释。

“履校灭趾”，脚上戴枷，以致看不到脚。本爻是个比喻，强调做事不可轻举妄动，考虑不周的、不妥当的、浪费资源的事，都不要干。凡事，必须想好了才做；而结果不可逆料的事，万万不可以做。

“无咎”，没有过失和祸患。脚上戴枷，就不能轻举妄动，就减少了犯错误的可能性，所以没有祸患。

《象》曰：“履校灭趾”，不行也。

慕道斋释评 “不行也”，不要妄动。这是一个严肃的告诫。人的每句话，每个行动，都要有理论的指导和周密的思考，想好了再说，想好了再干，戒惧谨慎，绝不能随随便便。

关于这一爻，孔子在《系辞下传·第五章》说：“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而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小人轻躁好动，所以经常会犯错误。要学习老成持重，要善于从自己的错误里汲取教训。

本爻和上九在位置上来讲是对称的，描述了同一事情的两个方面。一个人和他的环境属于同一个世界，但是为了思考方便，可以把这两个系统区分开来。个人对环境的作用，无非是通过他的言行。而自己的言行，每一个细节都要慎重对待，要经过周密的思考，这是本爻的中心思想。

本爻和上九讲的是最基本的原则，从六二到六五讲的是具体的工作方法。

六二，噬肤灭鼻，无咎。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噬，啗也。”又：“啗，食也。”

“肤”，比较厚的肉。《广雅·释器》：“肤，肉也。”《诗经·国风·邶风·狼跋》：“公孙硕肤，德音不瑕。”古人祭祀有“肤鼎”，为肉之柔脆者，即大块肥嫩的肉。

《说文解字》：“灭，尽也。”上一爻已有解释。

“噬肤灭鼻”，咬大块的肉，以至于鼻子都陷入肉里面，十分痛快。喻遇到了美事，遇到了很好的行动时机。俗话说所谓“到嘴的肥肉”，西方人所谓“热刀切奶油”，形容事情做起来既容易，又有很大的利益，这才是行动的好时机。

往往有的时候可干的事很多，干一件就多一些利益，并且既不累，又没有危险，这就是干事情的好时机，就是古人所说的“时”。中国是古老的农耕国家，种庄稼要注意季节，所以中国人特别注意做事情要赶上“时”。

行动时应该先干利益比较大的、比较容易做的事情。好比下围棋时占官子，要先占大的先手官子，再占较小的先手官子，然后是大的后手官子，最后是较小的后手官子，次序一定要对，才有希望赢棋。又好似游戏棒（撒棍儿）的原则，先拣容易的、价值大的，再干难的、价值小的。

例如，每当鲑鱼产卵的季节，黑熊就等在鲑鱼逆流而上的溪边捞鱼吃，一巴掌就能拍到一条。当鱼特别多的时候，黑熊捞到鲑鱼后只吃鱼肚子里的鱼子，不吃鱼肉，这样一来

既躲过了鱼刺的麻烦，又吃到了营养最丰富的部分。这就是“噬肤灭鼻”的智慧。^①

有时，这种有利的局面不是现成的，而是通过智慧创造的。

《战国策·齐一》：“邯鄲之难，赵求救于齐。田侯召大臣而谋，曰：‘救赵孰与勿救？’邹子曰：‘不如勿救。’段干纶曰：‘弗救则我不利。’田侯曰：‘何哉？’‘夫魏氏兼邯鄲，其于齐何利哉？’田侯曰：‘善。’乃起兵，曰：‘军于邯鄲之郊。’段干纶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夫救邯鄲军于其郊，是赵不拔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承魏之弊，是赵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乃起兵南攻襄陵。七月邯鄲拔。齐因承魏之弊，大破之桂陵。”

“无咎”，此乃做事情的正确方法，不会带来祸事。

《象》曰：“噬肤灭鼻”，乘刚也。

慕道斋释评 “乘刚也”，六二坐在初九之上，喻柔的大块肥肉放在刚的牙齿上，好比做事要先找容易的、价值比较大的事情干。事情柔，我刚，就像用牙咬肥肉，容易得到利益，代价还比较小。用刚克柔，无往不胜。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慕道斋释评 “腊”，音如“昔”。“腊肉”，指用小动物制成的干肉。

《康熙字典》：“腊，《广韵》《集韵》《韵会》《正韵》：‘思积切，音昔。’《说文解字》：‘干肉也。从残肉，日以晞之。’《周礼·天官》：‘腊人掌干肉，凡田兽之脯腊。’《注》：‘大物解肆干之，谓之干肉。薄析曰脯，捶之而施姜桂曰锻修。腊，小物全干者。’”

“噬腊肉”，比较上一爻，啃食干肉当然比吃大块鲜肉难，这一爻讨论如何对付比较困难的事。

《战国策·秦三》：“郑人谓玉未理者璞，周人谓鼠未腊者朴。周人怀朴，过郑贾曰：‘欲买朴乎？’郑贾曰：‘欲之。’出其朴视之，乃鼠也。”这里证明，本爻“腊肉”的意义与上面所引的《康熙字典》中的解释一致。

“噬腊肉遇毒”，做困难的事，必然有代价，所谓“杀敌一万，自损三千”。

《国语·周语下》：“高位寔疾颠，厚味寔腊毒。”所以，古人普遍认为吃这种小动物的干肉可能会对人不利，至少费牙齿。也可能是因为这种肉容易变质，或因为吃的时候容易被其中的小骨头卡了嗓子，有种种搞坏事情的可能性。起码来说，吃起来肉不多，但麻烦却不少。但具体会有哪些麻烦，这属于细节，并不重要。

① 《战国策·秦一》：“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对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辕、緄氏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今夫蜀，西辟之国，而戎狄之长也，弊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利。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争霸，顾争于戎狄，去王业远矣。’司马错曰：‘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贫，故臣愿从事于易。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以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正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请谒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周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则必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谓‘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听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这一个策略的成功，就奠定了秦朝统一中国的坚实基础。

“吝”，悔恨，忧愁，不快。“小吝”，只是一些辛苦和不适，还不是性命之忧，故为“小吝”。

“无咎”，生活中充满了艰辛，困难的事也必须有人做，这是必然的事。做困难的事会有代价，此乃天经地义，并不是因为处置事情不当，也说不上是灾祸。

所以，智慧的人应尽量避免做困难的事，最好能通过各种转换，用做比较容易的事来代替。实在躲不开，则要特别慎重地对待之。

《庄子·养生主》：“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謦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而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这是干困难事情应有的态度。

《象》曰：“遇毒”，位不当也。

慕道斋释评 在社会生活中，总有一些辛苦、乏味甚至是危险的工作，但是，社会上必须有人干这些工作。例如，中国的煤矿，每年都要出很多事故，每次大事故，动辄就是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的伤亡，但煤炭业还是在发展。

“位不当也”，六三社会地位比较低，不得不干一些辛苦吃力的事情，甚至承担一些牺牲。辛苦的事干多了，免不了要损失一些元气。在人类社会，为了避免做辛苦的事，避免连带的损失，必须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提高自己辨别危险和损益的能力，不能让别人牵着鼻子走，因为别人往往喜欢引导你到辛苦的地方去，他们好从中得利。这话说起来不是很好听，但几千年来，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唐宋八大家里的韩愈、柳宗元、苏轼等人，都曾经被皇帝贬到边远地区。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处罚他们呢？因为皇帝不喜欢他们，可是他们又没犯什么罪，杀他们名声不好，于是借助边远地区的艰难困苦、瘴疠毒虫，来磨掉他们的锐气。最好是能整出点什么病，让他们自己早死，能弄残废了也不错。

九四，噬干肺，得金矢。利艰贞，吉。

慕道斋释评 “干肺”，带骨的干肉。《说文解字》“肺，食所遗也。”《玉篇》：“肺，脯有骨也。”和上爻不同的是，干肺是用大动物制成的带骨的干肉。

“噬干肺”，吃带骨的干肉。喻干困难的事，解决困难的问题。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人，也不可能完全避免干困难的事，但干之前要考虑值得不值得做、如何做。无论是自然科学领域还是社会科学领域，人们总是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才不断开拓前进的。

“金矢”，金子做的箭，喻好的工具和方法。“得金矢”，喻通过解决困难的问题，找到好的工作方法，今后就知道怎么做了。人在学习和科学实验中，都是在干这件事情。

《说文解字》：“艰，土难治也。”“艰贞”，指不厌其烦地、顽强地思考、筹划。

“利艰贞”，解决困难的问题，关键在于努力地思考、谋划、计算，这样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

“吉”，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就开辟了通向胜利的道路，当然吉祥。请参阅《坤卦》六二。

《象》曰：“利艰贞，吉”，未光也。

慕道斋释评 “未光也”，好的工作方法尚不知道。正因为如此，所以才需要努力地谋划、计算、实验。九四位置比较高，又有能力，而又处在六五的下面，这种工作责无旁贷，理应担负起这种重任。

六五，噬干肉，得黄金。贞厉，无咎。

慕道斋释评 “黄金”，喻重大利益。

“干肉”，喻困难的问题。

“噬干肉，得黄金”，解决困难的问题，是为了得到重大的利益。

六五居尊，是高级领导，当然也会遇到困难问题。但他干的不是具体工作，而是作重大决策，以谋求大的利益。

《玉篇》：“厉，危也。”“贞厉”，作重大决策，要把困难和问题想得多一些，想想有什么危险，并且把应急和补救的措施想得完备一些。

“无咎”，这样考虑问题，有战兢惕厉的心态，就可以没有过失和灾祸。

《象》曰：“贞厉，无咎”，得当也。

慕道斋释评 “得当也”，这样考虑问题，比较妥当。为得到大的利益，必然要克服困难，不得不如此，不失为恰当的选择。

上九，何校灭耳，凶。

慕道斋释评 “何”，肩挑，扛着。《说文解字》：“何，儋也。”

“校”，木枷一类的刑具。《说文解字》：“校，木囚也。”

《说文解字》：“灭，尽也。”意思是遮住了，淹没了。这些在本卦初九已有解释。

做任何事情，解决任何问题之前，必须了解实际情况，接受各个方面的信息，做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

环境对于个人的作用，要经过人的努力，变成有用的信息，再加以周密的思考，然后才能找到适当的对策，这是上九的中心思想。这和初九结合起来，是人处理日常事务的最基本的原则。

“何校灭耳”，因为扛着木枷，以致堵住了耳朵。耳朵是接受信息的器官，耳朵被堵住，信息不灵，听不进正确意见。不了解实际情况就乱干，那叫做“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

鱼”，必然要受到惩罚。如果有这个毛病，那就是孔子评论此爻时所说的：“罪大而不可解也。”^①

“凶”，这一类错误犯得太大，将要得到凶险的惩罚，说不定要掉脑袋。

例如，秦二世胡亥只愿意听虚假编造的好消息，听不得坏消息，听不进任何劝告，后来发展到谁报告坏消息就杀谁，结果很快地秦二世死，秦朝灭亡。^②

同理，在司法上情况不明，搞冤假错案，就会失去人心，影响国家的稳固，祸莫大焉。

《象》曰：“何校灭耳”，聪不明也。

【慕道斋释评】《说文解字》：“聪，察也。”《广韵》：“聪，闻也，明也，通也，听也。”

《史记·商君传》：“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何谓“反听”？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他往东边那么一说，我往西边那么一听”，所谓兼听则明。

《管子·宙合篇》：“耳司听，听必顺闻，闻审谓之聪。”

《论语·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所以，“聪”的意思是能够较好地分析、辨别所听到的东西。

《说文解字》：“梦，不明也。”人在睡梦中，脑子是混乱的，是缺乏逻辑的，所以叫做“不明”。醉生梦死，昏天黑地，都是这个意思。

“聪不明也”，许多人即使在清醒的时候，也经常由于思维混乱，不能审慎和明智地听取各种意见和消息。喻不明了实际情况就乱干，或因听不进正确意见、缺乏判断能力而陷

① 《国语·楚语下》：“人求多闻善败，以监戒也。今子闻而弃之，犹蒙耳也。”

《战国策·燕三》：“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为赵孝成王寿，酒三日，反报曰：‘赵民其壮者皆死于长平，其孤未壮，可伐也。’王乃召昌国君乐间而问曰：‘何如？’对曰：‘赵，四达之国也，其民皆习于兵，不可与战。’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为赵可伐，遽起六十万以攻赵。令栗腹以四十万攻郢，使庆秦以二十万攻代。赵使廉颇以八万遇栗腹于郢，使乐乘以五万遇庆秦于代。燕人大败。乐间入赵。燕王以书且谢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顺君意，故君捐国而去，则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愿，而君不肯听，故使使者陈愚意，君试论之。’语曰：‘仁不轻绝，智不轻怨。’君之于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则君掩羞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过则君教诲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且寡人之罪，国人莫不知，天下莫不闻，君微出明怨以弃寡人，寡人必有罪矣。虽然，恐君之未尽厚也。谚曰：‘厚者不毁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以故掩人之邪者，厚任之行也；救人之过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过，非君心所望之？今君厚受位于先王以成尊，轻弃寡人以快心，则掩邪救过，难得于君矣。且世有薄于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于为君择之也，无所取之。国之有封疆，犹家之有垣墙，所以合好掩恶也。室不能相和，出语邻家，未为通计也。怨恶未见而明弃之，未尽厚也。寡人虽不肖乎，未知殷紂之乱也；君虽不得意乎，未知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则不内羞寡人，而明怨于外，恐其遇足以伤于高而薄于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义，成君之高，虽任恶名，不难受也。本欲以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扬寡人之辱，而君不得荣，此一举而两失也。义者不亏人以自益，况伤人以自损乎！愿君无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居于鲁，三黜而不去。或谓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与人之异，恶往而不黜乎？犹且黜乎，宁于国外国尔！’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业不忘；不以去为心，故远近无议。今寡人之罪，国人未知，而语寡人者遍天下。语曰：‘论不修心，议不累物，仁不轻绝，智不简功。’弃大功者，谓之轻绝；轻绝厚利者，怨也。辍而弃之，怨而累之，宜在远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无罪，君岂怨之乎？愿君捐怨，追惟先王，复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愿心以成而过，不谓先王以明而恶，使寡人进不得修功，退不得改过，君之所揣也，唯君图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书谒之。’乐间、乐乘怨不用其计，二人卒留赵，不报。”此段说明，不可偏听偏信。不然，事后说多少话，也于事无补。

《世说新语·排调》：“官人骑驢马，夜半临深池。”此话形容盲目地做事无比凶险，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万万不可。

《战国策·楚四》：“以瞽为明，以聋为聪，以为是非，以吉为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

《战国策·秦二》：“计听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计者，事之本也；听者，存亡之机。计失而听过，能有国者寡也。故曰：‘计有一二者难恃也，听失本末者难惑。’”

② 《史记·春申君列传》：“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谓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祸。今君处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无毋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谓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余年矣，虽名相国，实楚王也。今楚王病，且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当国，如伊尹、周公，王长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称孤而有楚国？此所谓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谓毋望之祸？’曰：‘李园不治国而君之仇也，不为兵而养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园必先入握权而杀君以灭口。此所谓毋望之祸也。’春申君曰：‘何谓毋望之人？’对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园必先入，臣为君杀李园。此所谓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园，弱人也，仆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祸及身，乃亡去。后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园果先入，伏死士于棘门之内。春申君人棘门，闻死士伏刺春申君，斩其头，投之棘门外。于是遂使吏灭春申君之家。”

人盲目行动。

《论语·颜渊》：“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韵会》：“惊惧谓之愬。”这里说到什么是“明”，也就同时解释了什么叫做“不明”。

《国语·楚语上》：“臣闻国君服宠以为美，安民以为乐，听德以为聪，致远以为明。”

《战国策·魏一》：“魏文侯与田子方饮酒而称乐。文侯曰：‘钟声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闻之，君明则乐官，不明则乐音。今君申于声，臣恐君之聒于官也。’文侯曰：‘善，敬闻命。’”

《尚书·太甲中》：“视远惟明，听德惟聪。”看得远叫做明，能听得清楚叫做聪，所以聪明两字经常连用，喻能听取正确意见，能进行正确的推理。

《史记·留侯世家》：“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刘邦可以说是善于听取高人意见的典范，这是他能够战胜项羽的主要原因之一。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终于死无葬身之地。

《吕氏春秋·不苟论》：“管子束缚在鲁，桓公欲相鲍叔。鲍叔曰：‘吾君欲霸王，则管夷吾在彼，臣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贼也，射我者也，不可。’鲍叔曰：‘夷吾为其君射人者也。君若得而臣之，则彼亦将为君射人。’桓公不听，强相鲍叔。固辞让而相，桓公果听之。于是乎使人告鲁曰：‘管夷吾，寡人之仇也，愿得之而亲加手焉。’鲁君许诺，乃使吏鞅其拳，胶其目，盛之以鸱夷，置之车中。至齐境，桓公使人以朝车迎之，褰以燿火，衅以牺犒焉，生与之如国，命有司除庙筵，几而荐之，曰：‘孤兹之闻夷吾之言也，目益明，耳益聪。孤弗敢专，敢以告于先君。’因顾而命管子曰：‘夷吾佐予！’管仲还走，再拜稽首，受令而出。管子治齐国，举事有功，桓公必先赏鲍叔，曰：‘使齐国得管子者，鲍叔也。’桓公可谓知行赏矣。凡行赏欲其本也，本则过无由生矣。”

《智囊·上智部·通简·张咏》：“（批：按忠定不以耳目专委于人，而采访民间事悉得其实。李畋问其旨，公曰：‘彼有好恶，乱我聪明，但各于其党，询之又询，询君子得君子，询小人得小人，虽有隐匿者，亦十得八九矣。’子犹曰：张公当是绝世聪明汉！）”

关于这一爻，孔子在《系辞下传·第五章》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

情况不明决心大，看起来是主观主义的小毛病，其实是导致掉脑袋的大毛病，所以在这一爻里特别提出来。^①

主动地征求意见，真心实意地让大家讲话，是克服“聪不明”的有效办法。

① 《战国策·齐一》：“邹忌修八尺有余，身体昳丽。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曰：‘吾孰与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且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客曰：‘吾与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来，孰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暮，寝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于是，入朝见威王曰：‘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

《晏子春秋》：“晏子聘于鲁，鲁昭公问焉：‘吾闻之，莫三人而迷，今吾以鲁一国迷虑之，不免于乱，何也？’晏子对曰：‘君之所尊，举而富贵，人所以与图身，出所以与图国。及左右逖迹，皆同于君之心者也。鲁国化而为一心，曾无与二，其何暇有三？无逖迹于君之侧者，距本朝之势，国之所以治也；左右谗谀，相与嘉善，行之所以衰也；士者持禄，游者养交，身之所以危也。《诗》曰：‘凡凡械朴，薪之槁之，济济辟王，左右趋之。’此言古者圣王明君之便以善也。故外知事之情，而内得心之诚，是以不迷也。’”

22 贲卦



100101

慕道斋释评

本卦的卦象是离下艮上，下为光，上为止。

“贲”是文、饰的意思。《说文解字》：“贲，饰也。”

文是为了说明现实世界的，所以下为光。文字上的东西毕竟不是现实，而是对于现实的一种描述，空谈太多无益。所以，为文的重要原则为适可而止，把事情说明白即可，以简练为高，故上为止。^①

《贲》：亨，小利有攸往。

慕道斋释评

为文、为饰的要点有两条。第一条，为文要言之有物，以文载道。文好比我们旅行用的地图，帮助我们把握现实世界中各种事物协调、联系起来，这里就有“亨”的意思。第二条，要知道文饰比起事实来，只是事实的影子，做起事来文是实的助手，还是事实更重要，不能只顾文不顾实。文在人的活动中应该只占比较小的部分，不能把大部分时间放在文、饰上面，所以叫做“小利有攸往”。

《礼记·礼器》：“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人的记忆力有限，没有文字的帮助就不能做比较复杂的事。但反过来，要牢记文盛则实衰，不可沉溺于文章，而忘记了实际工作。

《彖》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慕道斋释评

“贲，亨”，文饰要注意亨，通过文章使现实世界亨起来才是最终目的。

“柔来而文刚，故亨”，从卦象上看，另一幅图画，离为火，为柔卦，喻文章；艮为山，为刚卦，喻现实世界。本卦的卦象是用火把照亮了山，喻用文章说明了现实世界，以方便人们的行动，不至于在黑暗中摸索，所以它的目的是“亨”。

文是很便宜的东西，人人可以写，从古至今不知道有多少文章。在没有文之前，有很多事情都失传了，因为人们悟出的道理无法保存、传播。有了文之后，人们发现文可以用来载道，可以用来描述现实世界。文与道的关系，好像是地图与道路的关系。以文载道是

① 《庄子·天道》：“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

《庄子·天道》：“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斲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斲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一件很亨的事情。人们做很多事情,都需要有类似地图的东西,如各种工程图和各种办事的计划。

“刚柔交错,天文也”,自然界里有阴有阳,有柔有刚,交织在一起,才产生了千姿百态的各种事物,那就是大自然的文章。总的说来,每一个具体的事物,都是一个过程,都要走向衰亡,所以每个具体的事物都有柔的一面,而推动事物前进变化的道理却是永恒不变的,所以是刚。

“文明以止,人文也”,既要把事理说明白,把事务搞得有条理,又要适可而止,不可过于繁琐,这就是“人文”的标准。这里的“人文”,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和秩序,不仅仅是指狭义的文章。

《论语·八佾》:“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察天文现象,是为了明白季节和时令的变化。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研究人类的各种文化和制度,是为了用来教化和规范人类社会,并指导人们在各个领域中的实践。

《象》曰: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

慕道斋释评 “山下有火,贲”,本爻的卦象,上有山,下有火,火照亮了山,喻文章是用来说明事物的。

《说文解字》:“庶,屋下众也。”“庶政”,各种政令。像房契、地契、借据、账目一类的文字,都是借用文字来明确各种民事关系的做法,也属于“庶政”。

“君子以明庶政”,君子用文章来说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实际情况,用来发布各种政令,明确各种民事关系。这里着重点出的,是文章广泛而重要的用途。

谚语里有:“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里的“政”,就是指与人有关的各种具体事务。

《说文解字》:“折,断也。”“折狱”,就是断案、判案子。

《尚书·吕刑》:“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又有:“朕敬于刑,有德惟刑。”

《论语·颜渊》:“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

“无敢折狱”,在判案子时,君子不敢用文章来歪曲事实,文过饰非,制造冤假错案。因为墨写的谎言,很难掩盖历史事实。一旦把戏被拆穿,制造冤案的人就会颜面扫地。不过在把戏没有被拆穿时,仍会产生十分恶劣的社会效应。君子顾惜自己的名节,并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为己任,当然不愿做这种丑恶的事。^①

司法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而不能根据一面之词,否则就要出大乱子。本卦在这里着重指出的,是文饰可能在司法中起到恶劣的负面作用。

中国的老百姓千百年来一直喜欢包公戏,说明他们一直盼望着司法的公平公正。

^① 《智囊·上智部·见大·柳公绰》:“柳公绰节度山东,行部至邓,更有纳贿、舞文,二人同系。县令闻公绰素持法,必杀贪者。公绰判曰:‘贼吏犯法,法在;好吏坏法,法亡!’竟诛舞文者。”所以,在行政事物和司法工作中舞文弄墨、歪曲事实为重罪。

《礼记·王制》:“凡作刑罚,轻无赦。刑者侧也,侧者成也,一成而不可变,故君子尽心焉。”

《管子·版法解》：“乘夏方长，审治刑赏。必明经纪，陈义设法，断事以理。虚气平心，乃去怒喜。若倍法弃令而行怒喜，祸乱乃生，上位乃殆。故曰：‘喜无以赏，怒无以杀。喜以赏，怒以杀，怒乃起，令乃废。骤令而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祸乃始牙。众之所忿，寡不能困。’”

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

慕道斋释评 《尔雅·释言》：“趾，足也。”

所以，“趾”的意思就是脚。古往今来，不知多少人在这里都搞错了，以为这里的“趾”是指脚趾。

不但“趾”，仅一个“止”，意思就代表脚。加上了足字旁，更是代表脚。《汉书·刑法志》：“当斩左止者，笞五百。”这里的“左止”，就是左脚。

汉字中的“步”字，当初的写法就是上下两个“止”，一个代表左脚，一个代表右脚。古代时，两只脚各迈一次，叫做“一步”。

“贲其趾”，修饰自己的脚。譬如穿上好看的鞋，脚就显得漂亮了许多。现代女性往往一个人有几十双鞋，就是这个道理。

“舍车而徒”，为了显耀自己漂亮的脚，下了车徒步走。喻有的人华而不实，在文和实的问题上，主次不分。

文学之美好，不知曾使多少人心醉。魏文帝曹丕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文学有它的魅力，有它的优美之处。正因为如此，许多人会沉醉其中，以写文章为能事，而忘记了现实生活。这就是为什么历代都会出现一批夸夸其谈的知识分子，而他们在实际生活中却不能独当一面，甚至往往连简单的工作也做不好。

把文饰放在第一位，实事放在第二位，就会发生这种弊端。理论是为人的生活服务的，而不是相反。如果实际工作总也干不好，却以写文章为能事，就犯了本爻所描述的大毛病。人家会问：你那么懂得道理，为什么自己的事却干不好呢？

现在的中小学语文教育，在诗词上下的工夫太多了，有的学校甚至以能够背诵多少诗词作为录取的标准。但古人认为，最有用的东西在经史，而不在诗词，因为经史和实际生活以及天道的联系更为紧密，而诗词则多在辞藻上下工夫。请参阅本书《序言》中的论述。

《弟子规》：“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但力行，不学文，任己见，昧理真。”这一段简练地说明了文与实的辩证关系。

文过饰非也属于这一类毛病。《论语·子张》：“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

本卦的《象》中所说的“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也是指这一点。

《象》曰：“舍车而徒”，义弗乘也。

慕道斋释评 “义弗乘也”，这句话意思是，为了显耀其修饰，所以不乘车。喻终日沉醉于写文章和其他文饰，而不干实际事务。或者只对文章感兴趣，对如何把天道用于实践不感兴趣。或者只对自己漂亮的谎言洋洋得意，对于事实究竟是如何反而不再关心。

中国历史上有两位“后主”，都是末代的亡国皇帝，一个是陈后主，一个是李后主，两人

都是写文章和诗词的高手，一般人难出其右。宋代还有一个宋徽宗，是绘画和金石方面的高手，一般人也难出其右。但他们几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致力于一些无聊的事情，而在治理国家事务方面都搞得一塌糊涂，以致国破身亡，为天下笑。

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在《沉思录》一书中说：“感谢神明使我的孩子既不愚笨又不残废，使我并不熟谙修辞、诗歌和别的学问。假如我看到自己在这些方面取得进展的话，本来有可能完全沉醉于其中的。”

六二，贲其须。

慕道斋释评 “须”，必须，必要的地方。《论衡·问孔》：“使孔子知颜渊愈子贡，则不须问子贡。”

《尔雅·释诂》：“须，待也。又资也，用也。与需通。”

《周易·归妹》：“归妹以须。”

《诗·邶风》：“人涉卬否，卬须我友。”

《左传·成公十二年》：“日云莫矣，寡君须矣。”

《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王毛仲有宠于上，百官附之者辐凑。毛仲嫁女，上问何须。毛仲顿首对曰：‘臣万事已备，但未得客。’上曰：‘张说、源乾曜辈岂不可呼邪？’对曰：‘此则得之。’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对曰：‘然。’”

“贲其须”，在实际生活中，有时必须用文来描述天道或事实，不然就没有办法做事情。例如地图、工程图、数学用表、战略计划、文告宣言等等，这些都是用文表现出来的，是用文的正道。

《论语·颜渊》：“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这里提到了“驷不及舌”，说明在一定情况下，语言文字有其特殊的高效性。在生活的某些领域，文是必不可少的。

文章还有其他的用法。唐朝名相姚崇智赚张说为自己写墓志铭，以免自己死后，自己的家人遭到迫害。因这篇墓志铭意义重大，所以也属于“贲其须”。

《论语·卫灵公》：“子曰：‘辞，达而已矣！’”

《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六二在中，表示这是人们在应用文饰时通常采用的中正之道。请参阅《革卦》之九五。

《象》曰：“贲其须”，与上兴也。

慕道斋释评 “上”，指天道或事实。“与上兴也”，文以载道，文章和天道必须联系起来，不能任意胡扯。这样，文的意义也就清晰和重要起来。

简单的道，就用简单的文；复杂的道，就用复杂的文。文章是为了描述、传播道，使道发扬光大，并用以指导实际。有了道和事实为筋骨，文学才有意义；而空话连篇，信口雌黄，一点意义也没有。

现在有的地方的中学教育，着重在诗词上得分数，在辞藻上混时光，实际上使学生脑子里空洞无物，不是个好办法。

九三，责如，濡如。永贞，吉。

慕道斋释评 “濡”，潮湿。《诗经·国风·王风·羔裘》：“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责如，濡如”，文饰对于事实，要点到为止，不要夸张过分。好像使衣服略为潮湿而已，而不是滴滴答答地流水。

文饰既要优美，又要含蓄恰当，不能夸大其词。话说得太满，以后就收不了场。而文章点到为止，则回味无穷。

魏庆之《诗人玉屑》：“用意十分，下语三分，可几风雅；下语六分，可追李杜；下语十分，晚唐之作也。用意要精深，下语要平易，此诗人之难。”写诗是这样，写文章也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有人说，文章写到三分，为圣人之作；写到七分，不失为李杜之作；写到十分，便是晚唐之作。^①

譬如，美国歌曲《老人河》中有一段歌词，就近乎于圣人之作。歌中唱道：“老人河啊，老人河！你知道一切，但总是沉默。你滚滚奔流，你总是不停地流过。”这一段说了些什么？好像什么也没有说，却又好像什么都说了。这就是高雅，这就是文采。

《说文解字》：“永，长也。”

《尚书·太甲上》：“慎乃俭德，惟怀永图。”

“永贞”，长时间地思考。做文章也需要反复斟酌，才不会贻笑大方。

《论语·宪问》：“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可见古人在重要的文章上要花多少工夫。

“永贞，吉”，对于每一个文饰，每一篇文章，都要注意这一点。不要只顾一时痛快，或草率行事，要考虑长远，字斟句酌，才能吉祥，才能写出千古绝唱。

《吕氏春秋·贵直论》：“宋王筑为藁帝，鸱夷血高悬之，射著甲冑，从下，血坠流地。左右皆贺曰：‘王之贤过汤、武矣。汤、武胜人，今王胜天，贤不可以加矣。’宋王大说，饮酒。室中有呼万岁者，堂上尽应。堂上已应，堂下尽应。门外庭中闻之，莫敢不应。不适也。”话说得过分，就成了这种腔调，不成样子。

《象》曰：“永贞之吉”，终莫之陵也。

慕道斋释评 “陵”，高大，高远，逾越，超过。《尔雅·释地》：“大阜曰陵。”《说文解字》：“阜，山无石者。”

“终莫之陵也”，任何东西都超越不过这种吉祥。所以在《坤卦》里有一个“用六”爻，叫做“利永贞”。

好的文章是千古绝唱，后世的文永远也不能超越。例如《周易》这样的文章，平易含

① 《晏子春秋》：“景公病疽在背，高子、圉子请。公曰：‘职当抚痍。’高子进而抚痍，公曰：‘热乎？’曰：‘热。’‘热何如？’曰：‘如火。’‘其色何如？’曰：‘如未熟李。’‘大小何如？’曰：‘如豆。’‘堕者何如？’曰：‘如履辨。’二子者出，晏子请见。公曰：‘寡人有病，不能胜衣冠以出见夫子。夫子其辱视寡人乎？’晏子入，呼宰人具盥，御者具巾，刷手温之，发席傅荐，跪请抚痍。公曰：‘其热何如？’曰：‘如日。’‘其色何如？’曰：‘如苍玉。’‘大小何如？’曰：‘如璧。’‘其堕者何如？’曰：‘如圭。’晏子出，公曰：‘吾不见君子，不知野人之拙也。’”晏子说出的话，文雅简练，这就叫做文采。

蓄，微言大义，是一个好榜样。《诗经·邶风》：“伐柯伐柯，其则不远。”

六四，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

慕道斋释评 “皤”，白。《说文解字》：“皤，老人白也。”

“翰”，鸟身上长而硬的羽毛。

“贲如皤如，白马翰如”，马打扮得很光鲜，纯白的毛皮就像鸟的翅膀一样闪着光泽。

“匪寇，婚媾”，这种打扮，不是去当盗贼，而是去结婚。“寇”，见《蒙卦》上九。

此爻是说，像结婚这样的喜庆事，打扮要光鲜，文章要做得堂皇，这是文饰的一大用场。反之，当强盗就没有这样打扮的必要，最好是穿上黑色夜行衣，偷偷摸摸地做事。这说明，文饰要和它的目的相一致。

《象》曰：六四，当位疑也。“匪寇婚媾”，终无尤也。

慕道斋释评 “当位疑也”，六四为小人无位，喻其无德无能，却着意修饰，无病呻吟。

一般来说，这不是什么好事。应当对此类做法有所疑问，这样做有些不妥。

例如，毛泽东逝世之后，“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在报纸上发表大块文章，说刘邦死后吕后如何如何。此举正好暴露了自己，愚蠢之极，为自己的覆灭挖好了坟墓。

“尤”，异端，错误，罪过。《说文解字》：“尤，异也。”

《诗经·小雅·四月》：“废为残贼，莫知其尤。”

“终无尤也”，在重大的喜庆场合，着意修饰，没有过错。反过来则不妥，没有例外。

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戔戔，吝，终吉。

慕道斋释评 “丘园”，坟地。^①

① 《战国策·齐六》：“田单将攻狄，往见鲁仲子，仲子曰：‘将军攻狄，不能下也。’田单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之余，破万乘之燕，复齐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车弗谢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齐婴儿谣曰：‘大冠若箕，修剑拄颐，攻狄不能下，垒枯丘。’田单乃惧。”

《战国策·赵一》：“张孟谈便厚以便人，纳地释事，以去权尊，而耕于负亲之丘。”

李白《登金陵凤凰台》：“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吕氏春秋·孟冬纪》：“世之为丘垄也，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其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以此观世示富则可矣，以此观死则不可也。夫死，其视万岁犹一瞬也。人之寿，久之不过百，中寿不过六十。以百与六十为无穷者之虑，其情必不相当矣。以无穷为死者之虑，则得之矣。今有人于此，为石铭置之垄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玩好、财物、宝器甚多，不可不拍，拍之必大富，世世乘车食肉。’人必相与笑之，以为大惑。世之厚葬也，有似于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无不亡之国者，是无不拍之墓也。以耳目所闻见，齐、荆、燕尝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赵、魏、韩皆亡矣，其皆故国矣。自此以上者，亡国不可胜数，是故大墓无不拍也。而世皆争为之，岂不悲哉？”

君之不令民，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乡里之所羞恶而逐之。俾耕稼采薪之劳，不肯官人事，而祈美衣侈食之乐，智巧穷屈，无以为之。于是乎聚群多之徒，以深山广泽林藪，扑击邀夺，又视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拍之，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与分之。夫有所爱所重；而令奸邪、盗贼、寇乱之人卒必辱之，此孝子、忠臣、亲父、交友之大事。尧葬于谷林，通树之；舜葬于纪市，不变其肆；禹葬于会稽，不变人徒。是故先王以俭节葬死也，非爱其费也，非恶其劳也，以为死者虑也。

先王之所恶，惟死者之辱也。发则必辱，俭则不发。故先王之葬，必俭，必合，必同。何谓合？何谓同？葬于山林则合乎山林，葬于阪阨则同乎阪阨。此之谓爱人。夫爱人者众，知爱人者寡。故宋未亡而东冢拍，齐未亡而庄公冢拍。国安宁而犹若此，又况百世之后而国已亡乎？故孝子、忠臣、亲父、交友不可不察于此也。夫爱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谓乎！《诗》曰：‘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此言不知邻类也。故反以相非，反以相是。其所非方其所是也，其所是方其所非也。是非未定，而喜怒斗争反为用矣。吾不非斗，不非争，而非所以斗，非所以争。故凡斗争者，是非已定之用也。今多不先定其是非，而先疾斗争，此惑之大者也。

鲁季孙有丧，孔子往吊之。入门而左，从客也。主人以珣收，孔子径庭而趋，历级而上，曰：‘以宝玉收，譬之犹暴骸中原也。’径庭历级，非礼也；虽然，以救过也。”

三国时袁绍手下的名士,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曾写了一篇《为袁绍檄豫州》,文中斥责了曹操的盗墓行为:“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这里提到的“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尉”,都是曹操的军队为筹措军饷而干盗墓活计的人专门设立的官职。所以,“丘”在古代经常指坟墓是毫无疑问的。

《说文解字》:“帛,缁也。”指没有染过的丝织品。

“戈戈”,少许。《说文解字》:“戈,音戠,又旨善切,贼也。又匹见切,音片,狭少之意。”

“贲于丘园,束帛戈戈”,上坟时需要修饰一下,在坟头儿上少许束一些白绢条子,喻薄葬,葬礼从简。

《说文解字》:“吝,恨也。”历代都有许多人见识浅薄,对薄葬很不满意。

“吝,终吉”,有人可能认为薄葬过于简陋,对此不满,但从长远看,薄葬吉祥。^①

此爻的主旨表面上是主张丧事从简,其实暗喻写文章的道理。丧事对于古人为大事,连这种大事都要从简,何况其他小事乎?^②

有的人写文章,一心要把话说满,不然心里就不痛快。其实留一点余地,以后若转圜就容易得多,这样容易保持自己说话的信用,当然吉祥。

《文心雕龙·情采》:“繁采寡情,味之必厌。”

不但丧事应该从简,一切文饰都应该从简。文章以准确、简练为极品。再进一步说,一切科学和文学,在能准确描述自然和事物的前提下,越简练越好。准确也应该是有限度的,以够用为度。《周易》本身就是简练的典范,一共只有几千字,每一个章节都是点到为止。同时,它也是准确的典范,这么大的一个哲学体系,经过几千年的检验,居然没什么差错,别的书无法望其项背。

韩愈有《后汉三贤赞》三首,后人评论说:“《后汉》王充、王符、仲长统三人同传,公为之赞,各不满百言,而叙事略无遗者。”这也是简洁文章的典范。

① 《资治通鉴·卷三一》:“昌陵制度奢泰,久而不成。刘向上书曰:‘臣闻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孝文皇帝尝美石椁之固,张释之曰:‘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夫死者无终极,而国家有度兴,故释之之言为无穷计也。孝文崩焉,遂薄葬。棺槨之作,自黄帝始。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丘垅皆小,葬具甚微;其贤臣孝子亦承命顺意而薄葬之。此诚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孔子葬母于防,坟四尺。延陵季子葬其子,封坟掩坎,其高可隐。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亲、骨肉皆微薄矣。非苟为俭,诚便于体也。秦始皇帝葬于骊山之阿,下锢三泉,上崇山坟,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珍宝之藏,机械之变,棺槨之丽,宫馆之盛,不可胜原。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项籍燔其宫室,营宇,牧儿持火照求亡羊,失火烧其赀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数年之间,外被项籍之灾,内离牧竖之祸,岂不哀哉!是故德弥厚者葬弥薄,知愈深者葬愈微。无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陇弥高,宫庙甚丽,发掘必速。由是观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见矣。陛下即位,躬亲节俭,始营初陵,其制约小,天下莫不称贤明;及徙昌陵,增卑为高,积土为山,发民坟墓,积以万数,营起昌陵,期日迫卒,功费大万百余,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臣甚愍焉!以死者为有知,发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无知,又安用大!谋之贤知则不说,以示众庶则苦之,若苟以说愚夫淫侈之人,又何为哉!唯陛下上览明圣之制以为则,下观亡秦之祸以为戒,初陵之模,宜从公卿大臣之议,以息众庶!上感其言。”

② 《论语·先进》:“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

《论语·先进》:“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吕氏春秋·孟冬纪》:“审知生,圣人之要也;审知死,圣人之极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养生之谓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谓也。此二者,圣人之所独决也。凡生于天地之间,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重其亲也,慈亲之爱其子也,痛于肌骨,性也。所重所爱,死而弃之尚整,人之情不忍为也,故有葬死之义。葬也者,藏也,慈亲孝子之所慎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也。以生人之心为死者虑也,莫如无动,莫如无发。无发无动,莫如无有可利,则此之谓重罔。”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慕道斋释评 “有喜也”，修饰能简约而明白，两边都能顾到，可喜可贺。

上九，白贲，无咎。

慕道斋释评 “白贲”，事物上好的本质本身就是最好的修饰。例如，清东陵慈禧太后陵内有一殿，所用的木材全为上好的黄梨木，不用任何油漆，天然丽质，此为白贲。

《礼记·礼器》：“有以素为贵者：至敬无文，父党无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牺尊疏布幂，枌杓。此以素为贵也。”

《文心雕龙·情采》：“是以衣锦褴衣，恶文太章；贲象穷白，贵乎反本。”

《论语·卫灵公》：“子曰：‘辞，达而已矣。’”

《庄子·山木》：“异日，桑扈又曰：‘舜之将死，真泠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缘，情莫若率。缘则不离，率则不劳。不离不劳，则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无咎”，在本质上下工夫，比在修饰上下工夫强得多，当然没有灾祸。

《吕氏春秋·慎行论》：“孔子卜，得贲。孔子曰：‘不吉。’子贡曰：‘夫贲亦好矣，何谓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贲又何好乎？’故贤者所恶于物，无恶于无处。夫天下之所以恶，莫恶于不可知也。夫不可知，盗不与期，贼不与谋。盗贼大奸也，而犹所得匹偶，又况于欲成大功乎？夫欲成大功，令天下皆轻劝而助之，必之士可知。”

《象》曰：“白贲无咎”，上得志也。

慕道斋释评 “上得志也”，上九本质美好，天然丽质，用不着修饰，这是既得道又率性而为，所以是得志的好事。

现代许多人喜欢化妆，其实健康的身体所表现出的样子，胜于任何化妆，所以不妨在增进健康方面多费些气力。

《庄子·缮性》：“乐全之谓得志。古之所谓得志者，非轩冕之谓也，谓其无以益其乐而已矣。今之所谓得志者，轩冕之谓也。轩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傥来，寄也。寄之，其来不可固，其去不可止。故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其乐彼与此同，故无忧而已矣！今寄去则不乐。由是观之，虽乐，未尝不荒也。故曰：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

23 剥卦



100000

慕道斋释评 本卦的卦象为下坤上艮：艮为山，喻包括领导层的上流社会；坤为地，喻广大的民众。就像山必须坚实地坐在大地上，统治者必须得到民众的拥护，不然就会垮台。本卦是五阴剥一阳，喻人类社会君子（统治者）和小人（被统治者）之间的斗争关系。

人类社会总是小人多而在下，君子少而在上，大概的形状像个三角形。在社会上层和

下层之间，斗争总是存在的。有时斗争比较隐蔽，有时斗争比较激烈。斗争激烈到一定程度，就要发展成动刀枪，就有了“剥”的现象。“剥”的意思，就是刀砍斧剁。成语有“生吞活剥”，字面上的意思，是把一个活的动物撕烂吃掉。

《剥》：不利有攸往。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剥，裂也，从刀从录。”又有：“录，刻割也。”所以，“剥”的意思是用刀斧砍削切割。在社会矛盾激化、斗争尖锐的时候，人类就会拿起武器，互相杀伤，这种情况就叫做“剥”。^①

《史记·龟策列传》：“于是元王向日而谢，再拜而受。择日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与牺羊；以血灌龟，于坛中央。以刀剥之，身全不伤。”

同文还有：“故云，神至能见梦于元王，而不能自出渔者之笼。身能十言尽当，不能通使于河，还报于江。贤能令人战胜攻取，不能自解于刀锋，免剥剥之患。”

人类社会在君主时代，每次朝代更替时，都要乱上一阵。但在安定之后，仍旧会恢复成三角形的样子，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譬如，朱元璋从一个穷和尚当上了皇帝，他在登基的时候，已经成为君子，不再是小人，社会还是五阴一阳。所以，这五阴一阳有很强的概括力，可以形容从《周易》的年代起已知的各种人类社会。

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又相互斗争。说他们相互依存，是因为没有小人就无以养君子；而没有君子当领导，社会就会乱成一团，失去秩序，小人也受不了，还要重新拥戴某些人当君子。本卦主要说君子和小人之间相互斗争的一面，而不是说他们互相支持和依赖的一面。

“不利有攸往”，在“剥”的时候，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关系，以相互斗争的一面占上风，相互依存的一面减弱。有时，各阶层内部也往往斗了起来，社会矛盾尖锐，秩序混乱，动辄就要杀人。这种时候不要有过多的欲望，因为搞得不好就是惹祸上身，应该以少事、避祸为主要目标。

例如，晋朝有“八王之乱”，司马氏的几个王都想当皇帝，统治阶级内部自己杀将起来，死人无算。老百姓也被殃及，生命财产丝毫没有保障。在这种情况下，躲避战乱是唯一的保命办法，所以，发生了所谓“衣冠南渡”，就是在士人望族的率领下，大批百姓从洛阳一带一直跑到江西、福建一带，成了著名的“客家人”。

《彖》曰：剥，剥也，柔变刚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顺而止之，观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

慕道斋释评 “柔变刚也”，小人本来为柔，服从君子的领导，但在特定的时期，小人不满意了，就凶起来，侵犯君子，显现出刚的一面。像明末、元末，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形。

^① 《吕氏春秋·孟秋纪》：“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胜者为长。”

《庄子·人间世》：“夫狙梨橘柚，果蓏之属，实熟则剥，剥则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扞击于世俗者也。”

“小人长也”，小人得志、得势。

“顺而止之，观象也”，本卦的卦象是下顺上止，或者说内顺外止，喻内心顺应局势，在外表上安静勿躁，等待局势变化，是一种观察形势、以静制动的卦象。

“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天道有盈有虚，天气有阴有晴，君子要仿照天地运行的道理，注意观察局势，注意各种力量的消长，根据具体情况决定自己的方针。

《象》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慕道斋释评 另一幅图画：此卦是“山附于地”，山在上，地在下，山坐在地上。喻在人类社会中，君子坐在社会上层，小人是君子的基础。

“上以厚下安宅”，喻君子处在社会的上部，要注意自己的基础，注意民生，善待百姓，社会才能安定。

譬如，在沙滩上铺的石条路，石条虽然很坚固，但如果下面的沙子被雨水冲走了一部分，造成石条的受力不均匀，在人踩踏的压力下，所铺的石条就很容易断裂，可见基础之重要。

当年毛泽东刚上井冈山不久，就给部队规定了三大任务：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所谓做群众工作，就是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让更多的人支持自己，这就是“厚下安宅”的工作。建设一所住宅，如果基础打得厚，房屋就稳固。同理，如果一个人或一个团体的群众基础广泛、牢固，就不容易出危险，还可以得到无穷无尽的资源。

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凶。

慕道斋释评 下面几爻以床为比喻，喻不同的斗争阶段。

《说文解字》：“牀，安身之坐也。从木，片声。字亦作床。古闲居坐于牀，隐于几，不垂足，夜则寝，晨兴则敛枕簟。”

《甲骨文字趣释》P103 有“蔑”字，因疲惫而眼神不济之意。

《说文解字》：“蔑，劳目无睛也”，喻眼睛疲劳，眼神不好，所以视而不见。

“剥床以足”，人坐在床上，而床腿被刀砍，喻基础正在被削弱。

“蔑，贞凶”，如果对此视而不见，不赶快设法扭转或阻止这种局面，预计凶险。

《管子·明法解》：“凡为主而不得行其令，废法而恣群臣，威严已废，权势已夺，令不得出，群臣弗为用，百姓弗为使，境内之众不制，则国非其国而民非其民。如此者，灭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本不出谓之灭。’”

《象》曰：“剥床以足”，以灭下也。

慕道斋释评 “以灭下也”，消灭君子的部下，掏空他的基础。此种手段，为历代篡位

者所必用的伎俩。另外，部下对上司跋扈专权，也是“灭下”的一种方式。^①

《管子·君臣下》：“为人上者，制君臣百姓，通中央之人。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参。制令之布于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人，以缓为急，急可以取威；以急为缓，缓可以惠民。威惠迁于下，则为人上者危矣。贤不肖之知于上，必由中央之人。财力之贡于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贤不肖而可成党于下。有能以民之财力上啖其主，而可以为劳于上；兼上下以环其私，爵制而不可加，则为人上者危矣。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赏而夺之惠者也。先其君以恶者，侵其刑而夺之威者也。讹言于外者，胁其君者也。郁令而不出者，幽其君者也。四者一作，而上不知也，则国之危，可坐而待也。”

六二，剥床以辨，蔑，贞凶。

慕道斋释评 “辨”，分别。这里指床腿和床板连接之处，因为那里有一条缝，所以可以分辨出哪里是床腿，哪里是床板。

《说文解字》：“辨，判也。”

“剥床以辨”，刀斧已砍到了床腿和床板连接之处，喻连身边的人都不牢靠了，危险已经临近。

“蔑，贞凶”，如果对这种处境视而不见，当然预计凶险。

六二比初六更凶险，因为不利的因素和危险已经离自己的身体又近了许多。

例如，唐朝末年，朱全忠为了篡位，把唐昭宗身边的小黄门及从事侍卫工作的二百余名小儿全部勒死，换上了外貌相似而听命于朱全忠的人。从此昭宗身边再没有亲信可言，而朱全忠对昭宗的一切动静却了如指掌，从而为弑帝做好了准备。

清末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贬斥珍瑾二妃，罢黜翁同龢，光绪帝从此势单力孤，被慈禧操于股掌之上。后来，珍妃被慈禧投入井里，慈禧还杖杀或流放了光绪帝身边所有的亲信太监，全都换上慈禧的人，光绪帝于是身边连个能与他说说话的人都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打击、迫害光绪帝，最后光绪帝果然被慈禧用砒霜毒死。

《象》曰：“剥床以辨”，未有与也。

慕道斋释评 “与”，亲近可靠的人，党与，朋党。也有帮助、援助、同盟的意思。

《说文解字》：“与，党与也。从舛从与。与声。”

① 《战国策·秦三》：“范雎曰：‘臣居山东，闻齐之内有田单，不闻其王；闻秦之有太后、穰侯、泾阳、华阳，不闻其有王。夫擅国之谓王，能专制害之谓王，制杀生之威之谓王。今太后擅行不顾，穰侯出使不报，泾阳、华阳击断无讳。四贵备而国不危者，未之有也。为此四者下，下乃所谓无王已。然则权焉得不倾，而令焉得从王出乎？臣闻善为国者，内固其威，而外重其权。穰侯使者操王之重，决裂诸侯，剖符于天下，征伐伐国，莫敢不听；战胜攻取，则利归于陶，国弊御于诸侯；战败则怨结于百姓，而祸归社稷。《诗》曰：‘木实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伤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国，尊其臣者卑其主。’淳齿管齐之权，缩闵王之筋，县之庙梁，宿昔而死。李兑用赵，减食主父，百日而饿死。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泾阳佐之，卒无秦王。此亦淳齿、李兑之类已。臣今见王独立于唐朝矣。且臣将恐后世之有秦王者非王之子孙也。’秦王惧，于是乃废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泾阳于关外。昭王谓范雎曰：‘昔者齐公得管仲，时以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为父。’”

《史记》：“敌多则力分，与众则兵彊。”^①

“未有与也”，身边没有亲近可靠的人。一个人如果落到这种处境中，离灾难就不远了。

《战国策·赵二》：“夫断右臂而求与人斗，失其党而孤居，求欲无危，岂可得哉？”

六三，剥之，无咎。

慕道斋释评 六三上下各有两个阴爻，却没有阳爻呼应。喻此人上无领导的支持，下无同伴的协助，自己无权无势，本身还有弱点，很容易遭到别人攻击。

“剥之，无咎”，攻击在这样处境的人，没有祸患。所以，人们往往肆无忌惮地欺凌弱者。在人类社会中，众暴寡、强凌弱是普遍的现象，必须对此有足够的警惕，不然就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例如，《隋唐演义》里有个秦琼卖马的故事。秦琼因为身在他乡，没有同伴也没有钱，连一个店小二也敢欺侮他。

又例如，据报道，2008年11月18日，广东顺德的货车司机彭兴信先生在倒车时不慎将一辆小车刮伤。因对于如何赔偿，双方有不同意见，从小车上跳下来的四个男人将彭打倒在地，当彭刚刚爬起来时，又被其中一个男人一拳将其右眼球打落在地。由于彭兴信的弱势和无助，对方下手格外凶残。

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弱势的人要时刻提高警惕，不要轻易离开自己的根据地。如果一定要离开，行动起来一定要成群结队，并时刻保持戒惧谨慎。

《老子·第三十六章》：“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孔子在《系辞下传·第五章》说：“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其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

《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慕道斋释评 “失”，脱离。《说文解字》：“失，纵也。”

“上下”，上指上级，下指同伴或群众。

“失上下也”，既脱离了上级的保护，又没有群众的支持，这些人都离他们很远。没有

① 《汉书》：“群臣连与成朋。”

陶渊明《饮酒其五》：“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国语·齐语》：“桓公知天下诸侯多与己也，故又大施忠焉。”

《战国策·齐策》：“君不与胜者，而与不胜者。”

桓宽《盐铁论》：“匈奴境界善围，孤弱无与，此困亡之时也。”

《战国策·齐二》：“韩、齐为与国，张仪以秦、魏伐韩。齐王曰：‘韩，吾与国也；秦伐之，吾将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谋过矣，不如听之。子噲与子之国，百姓不戴，诸侯弗与。秦伐韩，楚、赵必救之，是天下以燕赐我也。’王曰：‘善。’”

《战国策·赵四》：“齐将攻宋，而秦、楚禁之。齐因欲与赵，赵不听。”

《战国策·燕三》：“齐、韩、魏共攻燕，燕使太子请救于楚。楚王使景阳将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马各营壁地，已，植表。景阳怒曰：‘所营者，水皆至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营者，水皆灭表，军吏乃服。于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邲丘，取之以与宋。三国惧，乃罢兵。魏军其西，齐军其东，楚军欲还不可得也。景阳乃开西门，昼以车骑，暮以烛见，逼使于魏。齐师怪之，以为燕、楚与魏谋之，乃引兵而去。齐兵已去，魏失其与国，无与共击楚，乃夜遁。楚师乃还。”

任何人来保护他们，于是乎他们就成了案板上的肉，很容易遭到刀劈斧剁。

《孟子·尽心上》：“孟子曰：‘君子之居于陈蔡之间，无上下之交也。’”这句话说了点子上，说明了像孔子这样文武双全的人，为什么会挨小人整。

六四，剥床以肤，凶。

慕道斋释评 “肤”，肉。

《诗经·国风·邶风·狼跋》：“公孙硕肤，德音不瑕。”

“剥床以肤，凶”，床已经被别人用刀子砍光，已经砍削到了人的肉体，随时有生命危险，喻身边已经没有任何保护，所以非常凶险。

例如，唐朝朱全忠在扫清各种障碍之后，弑昭宗，连同将很多官人昭仪、昭宗的九个儿子、几十个朝臣统统杀死，因为这些人身边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起保护作用，所以杀起来如杀鸡屠狗一般。

《象》曰：“剥床以肤”，切近灾也。

慕道斋释评 紧密接触为“切”，如几何学中的“切线”。

“切近灾也”，灾祸已经接触在身上了。

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

慕道斋释评 在此，阴爻混到了六五，也就从小人变成了君子，好比朱元璋从小和尚当上了皇帝。《周易》是替君子考虑，为君子谋，这个性质在这一爻里表现得最为明显。

《说文解字》：“贯，钱贝之贯。”把钱贝用一根线串起来叫一贯。

《论语·卫灵公》：“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贯鱼”，就是用绳子或签子把鱼串起来，喻把在下位者“梳成辫子”，编入单位和组织。“贯鱼”之法，自古以来，成了权势者对在下位者寸权必夺、寸利必得的法宝；而在下位者，因为他的一切都在别人的监管之下，就成了砧板上的肉，任凭别人刀劈斧剁。把在下位者编入组织，然后再对付，这是在上位者想出的办法。这就是为什么要把此种计策放在《剥卦》中重要位置上的道理。

宋代有一种处罚罪臣的办法，叫做“编管”，其意思和“贯鱼”有类似之处。别的朝代也有类似的办法，但名字不如宋代说得生动。^①

“以宫人宠”，一个皇帝要对付一大堆嫔妃和宫女，好的方法是让她们都向皇帝讨好和

① 《宋史·本纪第二十》：“章榘坐冒法，窜海岛。李景直等四人以上书观望罪，并编管岭南。”

《宋史·本纪第二十二》：“甲子，知登州宗泽坐建神霄宫不虔，除名编管。”

《宋史·本纪第二十七》：“丙子，以施遵、谢向、陆棠党范汝为，逐除名、婺州编管，向、棠械赴行在，俱道死。”

争宠,并让她们互相监督和互相约束。最好是能够让她们互相揭发和互相争斗。^①

借下面的人头,立自己的规矩,是用“贯鱼”之计的关键所在。孙武就用所谓“贯鱼”之计,杀掉了吴王两个不听招呼的绝色妃子,一下子就确立了自己的威信。

抗日战争时期,在日伪统治的沦陷区,日本鬼子推行保甲制度,联保连坐,也是想借此奴役中国人民。

“无不利”,这种控制小人的方法既严密,又可以很好地隐蔽大人的目的性,是管理和整治小人的好办法。由于《周易》此卦主要是为大人谋、为君子谋,所以,这里的“无不利”是对他们而言,站在他们的立场说话的;对于小人则不是这样。自由民没有几个愿意成为“贯鱼”,良家妇女也没有几个愿意成为“宫人”,更不愿意被“编管”,因为那将意味着失去自由,是一条通向奴役之路。

《庄子·大宗师》:“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嘘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中国的长城和大运河,埃及的金字塔,都是当时的统治者用“贯鱼”的办法,奴役民众建造起来的。看到它们,就应该对什么叫做“奴役”有深刻的认识,就可以想象出那些被奴役的人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②

《象》曰:“以宫人宠”,终无尤也。

慕道斋释评 “尤”,异,例外。

《说文解字》:“尤,异也。”

《诗经·小雅·四月》:“废为残贼,莫知其尤。”

《楚辞·九章·惜往日》:“何贞臣之无罪兮,被离谤而见尤!”

“终无尤也”,历代统治者都是这样做,没有任何例外。从另一方面说,君子如果用这

①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阖庐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于是许之,出宫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孙子分为二队,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与左右手背乎?’妇人曰:‘知之。’孙子曰:‘前,则视心;左,视左手;右,视右手;后,视背。’妇人曰:‘诺。’约束既布,乃设铁钺,三令五申之。于是鼓之右,妇人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妇人复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遵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斩左队长。吴王从台上观,见且斩爱姬,大骇。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也。’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以徇。用其次为队长,于是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于是孙子使报王曰:‘兵既整齐,王可试下观之,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

② 《吕氏春秋·离俗览》:“凡用民,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其义则不足死,赏罚则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无有。民无常用也,无常用不用也,唯得其道为可。”

阖庐之用兵也,不过三万,吴起之用兵也,不过五万。万乘之国,其有三万、五万尚多,今外之则不可以拒敌,内之则不可以守国,其民非不可用也,不得所以用之也。不得所以用之,国虽大,势虽便,卒虽众,何益?古者多有天下而亡者矣,其民不为用也。用民之论,不可不熟。

剑不徒断,车不自行,或使之也。夫种麦而得麦,种稷而得稷,人不怪也。用民亦有种,不审其种,而折民之用,惑莫大焉。

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今无存者矣,皆不能用其民也。民之不用,赏罚不充也。汤、武因夏、商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商亦因齐、秦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民之用也有故,得其故,民无所不用。用民有纪有纲,壹引其纪,万目皆起;壹引其纲,万目皆张。为民纪纲者何也?欲也,恶也。何欲何恶?欲荣利,恶辱害。辱害所以为罚充也,荣利所以为赏实也。赏罚皆有充实,则民无不用矣。

阖庐试其民于五湖,剑皆加于肩,地流血几不可止。句践试其民于覆釜,死者千余矣,遽击金而却之。赏罚有充也。莫邪不为勇者兴,惧者变,勇者以工,惧者以拙,能与不能也。

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神农。密须之民,自缚其主而与文王。汤、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己之民。能用非己之民,国虽小,卒虽少,功名犹可立。立,成也。古昔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皆能用非其有也。用非其有之心,不可察之本。三代之道无二,以信为管。

宋人有取道者,其马不进,倒而投之沸水。又复取道,其马不进,又倒而投之沸水。如此者三。虽造父之所以威马,不过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无益于御。人主之不肖者,有似于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亡国之主,多以多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无有,而不足专恃。譬之若盐之于味,凡盐之用,有所托也;不适,则败托而不可食。威亦然,必有所托,然后可行。恶乎托?托于爱利。爱利之心谕,威乃可行。威太甚则爱利之心息,爱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替矣。此殷、夏之所以绝也。君利势也,次官也。处次官,执利势,不可而不察于此。夫不禁而禁者,其唯深见此论邪!”

样的手段来对付小人,小人一旦落入这个网袋,就是在劫难逃,一个也跑不了,同样几乎没有例外。所以,小人若看见类似的端倪,一定要千万注意。

为了打破君子对小人“贯鱼”和“以宫人宠”的企图,比较好的方法,是应用《遯卦》指出的对策。^①

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慕道斋释评 “硕果”,喻指君子。自古无不朽之株,而有相传之果,果实是植物用来传种的东西。果中有仁,生生之根也。往往植物死了,但果仁还活着。

每次大的社会动乱,都会杀掉许多君子。等社会安定下来,一定还会出现新的管理层,他们是新生一代的君子,又和上一代有一定的联系,好比是上一代君子传下来的种子。

例如,西晋的八王之乱,司马氏的皇族们被杀掉很多,但毕竟有一些漏网之“鱼”,逃到了江南,又搞了一个司马氏的东晋小朝廷。而这些漏网之“鱼”,就成了未被吃掉的“硕果”。

在“剥”的过程中幸存下来的君子,没有被人杀,又翻到社会的上面,叫做“硕果不食”。由于人类社会是三角形的,总还会有少数人翻到社会的上面,无论这些人以前怎样,翻上去之后,统统被称为“君子”。

“舆”,也叫神舆,为供奉神位并可以移动的木架,也用来抬有地位之人。舆的大小不一,大的像一座小城阁,可数十上百人抬;小的几人抬,相当于轿子。晋朝有“平肩舆”,八个人抬,相当于大轿子。

《红楼梦·第十八回》:“后面方是八个太监抬着一顶金顶金黄绣凤版舆,缓缓行来。”

“舆”,也指车子一类的东西。譬如现在大号的奔驰车,可以称之为舆。^②

① 《吕氏春秋·离俗览》:“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马,轻任新节,欲走不得,故致千里。善用其民者亦然。民日夜祈用而不可得,若得为上用,民之走之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其谁能当之?《周书》曰:‘民,善之则畜也,不善则仇也。’有仇而众,不若无有。厉王,天子也,有仇而众,故流于施,祸及子孙,微召公虎而绝无后嗣。今世之主,多欲众之,而不知善,此多其仇也。不善则不有,有必缘其心爱之谓也,有其形不可谓有之。舜布衣而有天下。桀,天子也,而不得息,由此生矣。有无之论,不可不熟。汤、武通于此论,故功名立。古之君民者,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务除其灾,思致其福。故民之于上也,若玺之于涂也,抑之以方则方,抑之以圆则圆。若五种之于地也,必应其类,而蕃息于百倍。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身已终矣,而后世化之如神,其人事审也。”这一段是劝告在上位者,要善待自己的子民。

② 《吕氏春秋·仲春纪》:“越人三世杀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越国无君,求王子搜而不得,从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熏之以艾,乘之以王舆。王子搜援绥登车,仰天而呼曰:‘君乎!独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恶为君也,恶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谓不以国伤其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而为君也。”

《吕氏春秋·慎大览》:“武王胜殷,人殷,未下舆,命封黄帝之后于铸,封帝尧之后于黎,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舆,命封夏后之后于杞,立成汤之后于宋,以奉桑林。”

《吕氏春秋·慎大览》:“昔赵宣孟将上之绛,见饥桑之下,有饿人卧不能起者。宣孟止车,为之下食,哺而哺之,再哺而后能视。宣孟问之曰:‘女何而为而饿若是?’对曰:‘臣官于绛,归而粮绝,羞行乞而憎自取,故至于此。’宣孟与哺二胸,拜受而弗敢食也。问其故,对曰:‘臣有老母,将以遗之。’宣孟曰:‘斯食之,吾更与女。’乃复赐之脯二束与钱百,而遂去之。处二年,晋灵公欲杀宣孟,伏士于房中以待之,因发酒于宣孟。宣孟知之,中饮而出。灵公令房中之士疾追而杀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而面曰:‘嘻!君舆!吾请为君反死。’宣孟曰:‘而名为谁?’反走对曰:‘何以名为?臣饥桑下之饿人也。’还斗而死。宣孟遂活。”

《战国策·齐六》:“齐负郭之民有狐狐者,正议,闵王新之横衡,百姓不附;齐孙室子陈举直言,杀之东园,宗族离心;司马穰苴为政者也,杀之,大臣不亲。以故燕举兵,使昌国君将而击之。齐使向子将而应之。齐军破,向子以舆一乘亡。”

《庄子·让王》:“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国无君。求王子搜不得,从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熏之以艾,乘以王舆。王子搜援绥登车,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独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恶为君也,恶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谓不以国伤其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而为君也。”

《战国策·宋卫》:“墨子见楚王曰:‘今有人于此,舍其文轩,邻有弊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梁肉,邻有糟糠而欲窃之。此为何若人也?’王曰:‘必为有窃疾矣。’”

由于能够坐在舆上的人都是社会里的上等人，在后来的朝代里，就用“乘舆”来代表皇帝。

《宋史·本纪第九》：“庚寅，议皇太后仪卫制同乘舆。”

《宋史·本纪第十八》：“甲寅，开封男子吕安斥乘舆，当斩，贷之。”

“君子得舆”，在乱世，上下互相攻击，社会失序，人民生活痛苦，所以民众又拥戴了另一批大人物出面维持秩序，把这些人当作君子高高地抬在舆上，成了社会里的上等人。

“庐”，简易的住所。《说文解字》：“庐，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庐是简易的临时住所，春夏住一住还可以，秋冬挡不住严寒。

《宋史·志第十五》：“三月癸酉，大风雨雹，大如桃李实，平地盈尺，坏庐舍五千余家，禾麻、蔬果皆损；瑞安县亦如之，坏屋杀人尤甚。”

“小人剥庐”，小人则混得连自己简易的住所都被人家砍倒拆掉了，所谓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这个损失之重大，不仅仅在于那一点财产，而在于没有了遮风避雨的地方，没有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很容易就会有生命危险。

此爻是本卦的最后一爻，指明了君子和小人在激烈斗争之后的最终结局，小人中的绝大多数总是又回到社会的底层。

《象》曰：“君子得舆”，民所载也。“小人剥庐”，终不可用也。

慕道斋释评 “民所载也”，君子被民众拥戴，又爬到了社会的上层。

“小人剥庐”，终不可用也”。小人还是在社会上层没有立足之地，最后总是又回到社会的底层。因为归根到底，社会的上层只能容纳少数人，而小人们总是占人口的大多数。所以，在社会动荡的时候，尽管他们用尽全身的解数，想翻到上面去，但实际上，由于他们的弱点，往往最终还是只能回到社会底层。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改朝换代不计其数，其结果都是这样。

例如，魏朝时司马昭的爪牙成济受人指使，杀死了皇帝曹髦，用戈洞穿其胸，为司马昭篡位铺平了道路。成济之所以敢这样干，无非是想从司马昭那里得到荣华富贵。但是，司马昭却在事后说：“成济兄弟大逆不道。”以此为由，杀了他们本人及全家，一个不剩。关于此故事的详细情节，请参阅《资治通鉴·卷七七》。

《管子·乘马》：“故一国之人不可以皆贵，皆贵则事不成而国不利也。为事之不成，国之不利也；使无贵者，则民不能自理也。是故辨于爵列之尊卑，则知先后之序，贵贱之义矣，为之有道。”

《管子·君臣下》：“神圣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长，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天道人情，通者质，穷者从，此数之因也。是故始于患者不与其事，亲其事者不规其道。是以为人上者患而不劳也，百姓劳而不患也。君臣上下之分素，则礼制立矣。是故以人役上，以力役明，以刑役心，此物之理也。心道进退，而形道滔迂。进退者主制，滔迂者主劳。主劳者方，主制则圆。圆者运，运者通，通则和。方者执，执者固，固者信。君以利和，臣以节信，则上下无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礼也。”

这两段《管子》，说的是古人理想中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上下相斗，不可能斗个没完。什么时候不斗了，就又成了这个样子。

24 复卦



000001

慕道斋释评

本卦的卦象是震下坤上，外静内动。外表安静不动，内心里下工夫，为回想过去的事情、总结经验之状。

“复”，通“復”和“覆”。《说文解字》：“復，往来也。”以前的事再发生一遍，就叫做“复”。把以前的事再来回地想一遍，也叫做“复”。客观事物总是向着一个方向走的，可是人的思想，可以翻来覆去地想。尤其是想不明白的地方，以前吃过亏的地方，更需要翻来覆去地想。

历史告诉我们，以前发生过的事，以后还会发生。这就是为什么要认真学习历史，这也是为什么本书的书名叫做《历史无往不复》。

如围棋的“复盘”，就是把整盘棋从头再摆一遍，以探讨其中各手的优劣之处，重新考虑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和变化。这个过程，说明了什么是“复”，是一个总结经验、思想得以提高的过程。^①

《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

慕道斋释评

“复”得好不好的标准，就看能不能由此达到“亨”的目的，看自己的亨术是否通过总结经验得以提高。换句话说，就是看是否通过总结经验改进了工作，从而有能力更有效地利用自己的资源。所以这里提到“亨”，点出了“复”的出发点和目的。

“复”有两种，一种是从事实发现道，是实事求是的过程；另一种是从道指导具体的行动，是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简言之，或者是总结经验，或者是反过来以道来指导实践，从善而行。这两个过程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人们就不断地进步。

《国语·鲁语下》：“士朝受业，昼而讲贯，夕而习复，夜而计过无憾，而后即安。”

“出入无疾，朋来无咎”，此人行动不受到伤害，挣钱也不惹任何灾祸，这是得道的体现。而“复”的目的，就是要修正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以达到这种境界。

《增广贤文》：“人非善不交，物非义不取。”

“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复应该经常化。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所以每隔一段不长的时间，就应该来一次复的过程。

《左传·襄公九年》：“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

① 《孟子·滕文公下》：“昔者赵简子使王良与嬖奚乘，终日而不获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贱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请复之。’强而后获，一朝而获十禽。”

《孙子兵法·虚实篇》：“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形。”此处“复”是重复的意思，是说打胜仗的具体情况并非是一模一样。

《左传·桓公五年》：“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国危，遂不复。”此处“复”是回到原处的意思。

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姤，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这一段描述了古人是如何卜筮的，提到了一些逻辑规则的具体细节。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从“艮之八”就能得到“艮之随”？把《艮卦》和《随卦》的卦象加以仔细的观察和对照，再考虑到八，就可以找到其中的规律性，读者可以自己试一试。由此规律，可以得出进一步的推论：“某卦之七”，一定会回到此卦的初爻。所以，“七日来复”，是喻总结经验。一定要回到事情的初始阶段来想，才能把握事情的全貌。

“七日”，又是一个大约的描述，意思是间隔的时间不长，就要总结一次。“七日来复”和本卦初九的思想一致，请参阅那里的解释。

《管子·立政》：“三月一复，六月一计，十二月一著。凡上贤不过等，使能不兼官，罚有罪不独及，赏有功不专与。”

《管子·小匡》：“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犹尚可以为国乎？’对曰：‘臣未得闻。’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侧，田莫不见禽而后返，诸侯使者无所致，百官有司无所复。’”

《吕氏春秋·季春纪》：“是月也，天子乃荐鞠衣于先帝。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备具于天子焉。天子焉始乘舟。”

学道也要用这种慎重和勤奋的态度。一个道理，要反复证实、反复练习之后，才能应用到重大的事情上去。

“利有攸往”，由于多次“反复”，才能切实掌握“道”的要领，才有利于干好事情。干事情如果失败，还不如不干。这就是为什么《乾》的初爻为“潜龙勿用”。

《鬼谷子·反应》：“反以观往，复以验来；反以知古，复以知今；反以知彼，复以知己；动静虚实之理，不合来今，反古以求之。事有反而得复者，圣人之意也，不可不察也。”

黄石公《素书》：“推古验今，所以不惑。”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计划、实施、总结；再计划、再实施、再总结”，这就是“复”的周期。

《象》曰：复，亨。刚反动而以顺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利有攸往”，刚长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慕道斋释评 “刚”，就是道。一般的说，人从实践中总结、抽象出道。

“刚反动而以顺行”，反过来，得到道之后，人又可以用道来指导行动，从此以后顺天道而行。

“天行也”，用这样的方法，以掌握自然界运作的规律。

“刚长也”，道行增长了，做事就容易成功了。

“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复，是解读天地之间规律和奥秘的途径吧？

孔子在《系辞下传·第七章》中说：“复，德之本也。”又说：“复，小而辨于物。”又说：“复，以自知。”所以，“复”是认识世界、认识自身的唯一办法。

郭店《老子》：“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之所过。”这是说，圣人要人家不要的东西，并不稀罕财宝，稀罕的是得到天道。为了达此目的，必须善于向没有学问的

人学习,善于从他们的和自己的过错中学习。

《象》曰: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慕道斋释评 “雷在地中,复”,另一幅图画,雷下地上。雷藏在地下,就是闷在暗地里积蓄力量。喻总结经验就是增长才干的过程。

“至日”,从《吕氏春秋》看来,这里指冬至。冬至严寒,不宜出行。

“闭关”,关口禁止通行。

《管子·轻重戊》:“管子曰:‘鲁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对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绌。闭关,毋与鲁梁通使。’公曰:‘诺。’后十月,管子令人之鲁梁,鲁梁之民饿馁相及,应声之正无以给上。鲁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绌修农。谷不可以三月而得。鲁梁之人余十百,齐粟十钱。二十四月,鲁梁之民归齐者十分之六。三年,鲁梁之君请服。”

同文还有:“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对曰:‘楚钱五倍,其君且自得而修谷。钱五倍,是楚强也。’桓公曰:‘诺。’因令人闭关,不与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谷。谷不可三月而得也,楚余四百。齐因令人载粟处芊之南,楚人降齐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古人也用“闭关”一词,特指人与外界隔绝一段时间,修炼某种特殊道行的行为。

本卦这里的“闭关”,上述的意思兼有之。

现代人坐在房子或帐子里静养、沉思,几日甚至几十日不出来,深刻思考和反省自己的行为 and 计划,也叫做“闭关”。这种用法,是一种比喻。例如,美国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到如今还要每年闭关两次,每次七天,用来思考重大问题。^①简单的闭门不出,也叫“闭关”。南朝梁·江淹《恨赋》:“至乃敬通见抵,罢归田里,闭关却扫,塞门不仕。”

“商旅不行”,商人停止出行。各行各业,都需要在一定的時候,停止工作,静下来总结经验。

“后”,君主。《尚书·舜典》:“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同文还有:“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离骚》:“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②

“方”,方国,诸侯管辖的地方。

《战国策·书录》:“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

“后不省方”,君主停止外出巡视、巡狩,专门用这段时间总结经验。《观卦》里有“先王

① 《战国策·秦二》:“齐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后,秦欲伐齐,齐、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谓张仪曰:‘吾欲伐齐,齐、楚方欢,子为寡人虑之,奈何?’张仪曰:‘王其为约车并币,臣请试之。’张仪南见楚王,曰:‘弊邑之王所恃者无大大王,唯仪之所甚愿为臣者亦无大大王;弊邑之王所甚憎者亦无先齐王,唯仪之甚憎者亦无大大王。今齐王之罪,其于弊邑之王甚厚。弊邑欲伐之,而大国与之欢,是以弊邑之王不得事令,而仪不得为臣也。大王苟能闭关绝齐,臣请使秦王献商于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齐必弱,齐弱则必为王役矣。则是北弱齐,西德于秦,而私商于之地以为利也,则此一计而三利俱至。’楚王大喜,宣言之于朝廷,曰:‘不求之,不谷得商于之地,方六百里。’群臣闻见者皆贺。”

《吕氏春秋·孟冬纪》:“是月也,天子始裘。命有司曰:‘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不通,闭而成冬。’命百官,谨盖藏。命司徒,循行积聚,无有不敛;附城郭,闭关,修键闭,慎关,固封疆,备边境,完要塞,谨关梁,塞蹊径;飭丧纪,辨衣裳,审棺槨之厚薄,营丘壑之小大,高卑、薄厚之度,贵贱之等级。”

《吕氏春秋·仲冬纪》:“土事无作,无发盖藏,无起大众,以固而闭。”又有:“是月也,命阖尹,申官令,审门闾,谨房室,必重闭。省妇事,毋得淫,虽有贵戚近习,无有不禁。”

② 《尚书·泰誓下》:“抚我则后,虐我则仇。”

《吕氏春秋·季夏纪》:“夏后氏孔甲田于东阳黄山,天大风,晦盲,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来,是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胜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归,曰:‘以为余子,谁敢殃之?’子长成人,幕动坼坼,斧斫析其足,遂为守门者。孔甲曰:‘呜呼!有疾命矣夫!’”

以省方”，意思类似。

和这一段意思相反的议论可参阅《吕氏春秋·仲秋纪》：“是月也，易关市，来商旅，入货贿，以便民事。四方来杂，远乡皆至，则财物不匮，上无乏用，百事乃遂。凡举事无逆天数，必顺其时，乃因其类。”因季节不同，所以处事的原则不同。

初九，不远复，无祇悔，元吉。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祇，地祇，提出万物者也。”

错误有大有小，在生活的重大环节上，特别大的错误不能犯，一犯一切全完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可以引出一大串错误和数不清的损失，这种重大的错误就叫做“祇悔”。

“不远复，无祇悔”，工作和生活中，缺点和错误总是难免的，如果发现缺点和错误，应及时改正。工作了一段时间，就要及时总结经验，不要把问题积累太多，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要趁着犯错误的时间还不长，造成的后果还不严重，赶快总结经验，加以改进，反以从善，以免犯特别重大的错误，这样就没有大的后悔。

古人的习惯是，每天晚上都要总结检讨一番。《国语·鲁语下》：“士朝受业，昼而讲贯，夕而习复，夜而计过，无憾而后即安。”^①

“元吉”，至善也。

山东蓬莱“八仙过海”景区中有关于神仙张果老事迹的描述，有一幅画叫做“千金难买回头看”，就是说要经常总结经验。《离骚》：“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

与“不远复”相反的例子，是刘伯温《诚意伯文集》中“蹶叔三悔”的故事。蹶叔一生犯了三个大错误，每犯一个错误要费十年才能认识到，然后才知道后悔。三个错误犯过，发已尽白，形如枯腊。人谓：“蹶叔三悔以没齿，不如不悔之无忧也。”可以说，蹶叔搞了三次“远复”，而不能及时地改正错误，所以最终觉悟了也没有用，一生终于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关于这一爻，孔子在《系辞下传·第五章》说：“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颜氏之子”，指颜回，他是善于及时改正错误的典范，最可贵的是绝不重犯同样的错误，“不二过”。“殆”，近。“殆庶几”，近于道。

《象》曰：“不远之复”，以修身也。

慕道斋释评 “以修身也”，经常地、及时地总结经验，用这样的方法来提高、改造自己，以防止犯大的错误。

六二，休复，吉。

慕道斋释评 “休”为象形字，人依木而坐，在树荫下歇着。

^① 《晏子春秋》：“景公游于纪，得金壶，乃发视之，中有丹书，曰：‘食鱼无反，勿乘驺马。’公曰：‘善哉，如若言！食鱼无反，则恶其鲙也；勿乘驺马，恶其取道不远也。’晏子对曰：‘不然。食鱼无反，毋尽民力乎！勿乘驺马，则无置不肖于侧乎！’公曰：‘纪有书，何以亡也？’晏子对曰：‘有以亡也。婴闻之，君子有道，悬于闾；纪有此言，注之壶，不亡何待乎？’”这个丹书的故事，用在本爻正合适。任何好的原则，如果得不到及时的、经常的运用，也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甲骨文动词词汇研究》：“休，从人依木，象息止之形，会意。”

泰山上有一棵大树，旁有一碑，大书“秦始皇休于此”，也是此意。请参阅《否卦》九五的解释。

“休”，也作休息讲。《国语·鲁语下》：“明而动，晦而休，无日以息。”^①

《诗经·小雅·十月之交》：“四方有羨，我独居忧。民莫不逸，我独不敢休。”

总结经验一定要心静，要专心致志，所以必须把其他手头的事情停下。

“休复，吉”，暂时把正在做的事情停下，找个安静的环境总结一番，吉祥。

此爻的意思，正与上面大《象》中的“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的说法相一致。

《象》曰：“休复之吉”，以下仁也。

慕道斋释评 “下仁”就是对人体施仁政，以人为本的意思。对于天道来说，人就是下。

“以下仁也”，体谅做具体工作之人的辛苦，善待他们。磨刀不误砍柴工，但在同一个时间里，又“复”又干活太吃力，要迁就和照顾一下人的工作极限，蜡烛不能两头点，心不静就想不出什么好主意。譬如开遵义会议，虽然当时红军在长征途中，形势很危急，还是必须找个十几天相对平静的时间，会才能开好。

所以，“休复”才是复的好办法。本卦的卦辞里有“七日来复”，结合本爻，喻干几天活，抽出一天总结经验，好像现代过星期天。

六三，频复。厉，无咎。

慕道斋释评 《玉篇》：“频，急也。”转意为频繁。

“频复”，频繁地“复”，频繁地总结经验。

如果能做到颜回那样“不二过”固然很好，但一般人往往做不到。人们往往重复地犯同样的错误，从善不稳定，“复”的成果不坚固。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频繁地总结经验，以找到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

另外，在危险的情况下，或者情况总在变化，就需要更频繁地总结经验。

《玉篇》：“厉，危也。”在《乾卦》九三里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喻在危险的时候，天天晚上都应该提心吊胆地加紧想问题。

“厉，无咎”，知道情况危险而忧惧，有战兢惕厉的心态，十分认真地加紧总结经验、改进工作，就出不了大毛病。

^① 《尚书·周官》：“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

《庄子·渔父》：“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

《庄子·天道》：“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故帝王圣人休焉。休则虚，虚则实，实则伦矣。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静则无为，无为也，则任事者贵矣。无为则俞俞。俞俞者，忧患不能处，年寿长矣。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

《象》曰：“频复之厉”，义无咎也。

慕道斋释评 “义”，题中应有之义。

《说文解字》：“义，己之威仪也。从我羊。与善同意，故从羊。”

《释名》：“义，宜也。裁制事物，使各宜也。”

“义无咎也”，这是对付危险的正确态度，由于加紧总结经验、改进工作，就应该出不了大毛病。

六四，中行独复。

慕道斋释评 “中行”，按《中孚卦》里规定的原则行事，按中庸之道行事。

“独复”，要独立地进行总结经验的工作，这样的总结才中肯，自己的认识能力也容易因此而提高。不要当思想懒汉，人云亦云，跟着别人跑。

《象》曰：“中行独复”，以从道也。

慕道斋释评 “以从道也”，独立地进行总结，是为了按照天道行事，而不是当别人的尾巴。

六五，敦复，无悔。

慕道斋释评 “敦”，厚重也，见《临卦》上六之解释。

《尔雅·释诂》：“敦，勉也。”《说文解字》：“勉，强也。”

“敦复”，指在总结经验时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也吸取别人的经验教训，这样才利于自己的提高。“射的不中，反躬求诸己。”

“复”的时候不偏激，不带感情色彩，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也吸取别人的经验教训，此乃“复”的最好方法。

一个人犯错误，往往既有自己的主观原因，又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在总结经验的时候，这两方面的原因都要很好检查，才能帮助自己理解事情发生的根源。但是，要特别注意检查自己的主观原因，这样才有利于提高自己，今后才能避免犯类似的错误。

《象》曰：“敦复，无悔”，中以自考也。

慕道斋释评 “中以自考”，用中道来检查自己。

上六，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慕道斋释评 “迷复”，总结经验时，因果关系搞不清，东拉西扯，怨天尤人，逻辑混乱，这就叫做“迷复”。任何一种迷信都属于“迷复”。

《吕氏春秋·孟春纪》：“僇，至巧也。人不爱僇之指，而爱己之指，有之利故也。人不爱昆山之玉、江汉之珠，而爱己之一苍璧小珉，有之利故也。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论其轻重，富有

天下，不可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失之，终身不复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达乎性命之情也。不达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是师者之爱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是聿者之养婴儿也，方雷而窥之于堂，有殊弗知慎者。夫弗知慎者，是死生存亡，不可不，未始有别也。未始有别者，其所谓是未尝是，其所谓非未尝非，是其所谓非，非其所谓是，此之谓大惑。若此人者，天之所祸也。以此治国，必残必亡。夫死殃残亡，非自至也，惑召之也。寿长至常亦然。故有道者，不察所召，而察其召之者，则其至不可禁矣。此论不可不熟。”

例如，据《史记·项羽本纪》，项羽兵败，在自刎之前对部下说：“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此人愚蠢到了这种程度，死到临头，为什么会战败的原因还搞不清；临死还嘴硬，这是迷复的典型例子。^①

“灾眚”，大的灾祸。“迷复，凶，有灾眚”，按“迷复”的思想逻辑行事，凶险，会有大的灾祸。

《国语·楚语下》：“夫谁无疾眚！能者早除之。旧怨灭宗，国之疾眚也，为之关钥藩篱而远备闲之，犹恐其至也，是之为日惕。若召而近之，死无日矣。”

“用行师，终有大败”，把如此混乱的头脑用在军事上，一定会大败。

“以其国君凶”，一个人的头脑，相当于一个国的国君。如果一个人的头脑不清楚，相当于一个国的国君是个糊涂虫，瞎指挥，凶险无比。

“至于十年不克征”，打了十年仗，却不能战胜敌人。喻浪费了大量资源，却长时间干不成事，反而招致了重大损失。这句话着重指出，做事必须有正确的主观指导，否则会一事无成。

《象》曰：“迷复之凶”，反君道也。

慕道斋释评 “反君道也”，作为领导者，“迷复”是最大的无道，是必须克服的缺点，是失败的根源。反对迷信，是《周易》的一贯主张。而两千年以来，不知多少人恰恰是利用《周易》搞迷信活动。这种人至今仍然是大有人在，真是令人痛心疾首！

《战国策·赵二》：“臣闻尧无三夫之分，舜无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无百人之聚，以王诸侯。汤、武之卒不过三千人，车不过三百乘，立为天子。诚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敌国之强弱，内度其士卒之众寡、贤与不肖，不待两军相当，而胜败、存亡之机节固已见于胸中矣，岂掩于众人之言，而以冥冥决事哉！”这一段引文和本爻的思想一致，着重反对各种迷信思想。

① 又如，《史记·蒙恬列传》：“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于天，无过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药自杀。”这一段体现了蒙恬想问题时因果关系混乱。同文有司马迁的批评：“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骜山堙谷，通直道，国轻百姓力矣。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廖，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吕氏春秋·季秋纪》：“齐愍王亡居于卫，昼日步足，谓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果何故哉？’我当已。”公玉丹答曰：‘臣以王为已知之矣，王故尚未之知邪？王之所以亡也者，以贤也。天下之王皆不肖，而恶王之贤也，因相与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此公玉丹之所以过也。越王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欲尽杀之，而为之之后。恶其三人而杀之矣，国人不说，大非上。又恶其一人而欲杀之，越王未之听。其子恐必死，因国人之欲逐豫，围王宫。越王太息曰：‘余不听豫之言，以罹此难也。’亦不知所以亡也。”

25 无妄卦



111001

慕道斋释评

本卦的卦象是震下乾上，上有道，下有动。按照天道行动，就叫做“无妄”。

“妄”，人不照天道规则，乱想、乱动。往往是先乱想再乱动。

《说文解字》：“妄，乱也。”

《春秋繁露》：“施妄者，乱之始也。”

《管子·山至数》：“不通于轻重谓之妄言。”

《贾子道术》：“以人自观谓之度，反度为妄。”

自然界是一个实体，而不仅仅是个概念。这个实体永远在按照一定的规律变化着。自然界和它的变化规律不是人们随意想象出来的，这个实体也不曾有一刻不按规律地乱来，这就是自然界的客观性和规律性。古人把尊重与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和人们必须按照客观规律来思想和行动作为一条原则，统称为“无妄”。

《庄子·在宥》：“鸿蒙曰：‘浮游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游者鞅掌，以观无妄。朕又何知！’”

照天道（自然之实理，客观之规律）而动，而不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期盼，这种态度就是“无妄”。

另外，要懂得天道本身并不以利人为目的。有时天道并不佑人，但人在这时依然必须尊重天道，以避免受其伤害，这也是“无妄”的态度。

懂得了“无妄”的道理，就会减少许多怨天尤人、愤世嫉俗，并且激励人们注意处处检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是否合道。一事当前，最好多从这里去找原因、想办法。

《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慕道斋释评

照道而动，就是“无妄”。不照道而动，心存幻想和迷信，就是“妄”。人不可妄想、妄动，否则就是自取灭亡。

“元、亨、利、贞”四个字，在《乾卦》里已经讲清楚了。

“匪正”，对“元、亨、利、贞”的理解和执行不正确，换句话说，就是有“妄”。

“有眚”，有灾难。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如果人有“妄”，就会有灾难发生。如果自己有这一类毛病，就不要去做任何事情，因为做的结果就是失败。这些就是《无妄卦》的核心思想。^①

^① 《吕氏春秋·士容论》：“唐尚故年为史，其故人谓唐尚愿之，以谓唐尚。唐尚曰：‘吾非不得为史也，盖而不为也。’其故人不信也。及魏圉即郢，唐尚说惠王而解之圉，以与伯阳，其故人乃信其盖为史也。居有间，其故人为其兄请。唐尚曰：‘卫君死，吾将汝兄以代之。’其故人反兴再拜而信之。夫可信而正，不可信而信，此愚者之患也。知人情不能自遗，以此为君，虽有天下何益？故败莫大于愚。愚之患，在必自用，自用则黷陋之人从而贺之。有国若此，不若无有。古之与贤，从此生矣。非恶其子孙也，非微而矜其名也，反其实也。”

《象》曰：“无妄”，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动而健，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慕道斋释评 天道是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的，这叫做“刚自外来”。但我们可以学习天道，并且用它来指导自己的行动，这叫“为主于内”。

“动而健，刚中而应”，整个自然界按照天道而运作，永远也不出差错；君子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乎天道并能应用于实际。请参阅《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大亨以正，天之命也”，用正道来达到大亨，这才是天道赋予君子的使命。

《老子·第十六章》：“致虚极也，守静笃也。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也。天物芸芸，各复归于其根。归根曰静，静是谓复命，复命常也。知常明也，不知常妄，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一个无妄的人应该怎样行事呢？如果天时不利，就是说客观条件不具备，难道还可以行动吗？

什么叫做“天命”？可参考下面几段：

《国语·楚语上》：“民，天之生也。知天心，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惧哉！”

《庄子·庚桑楚》：“备物将以形，藏不度以生心，敬中以达彼。若是而万恶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内于灵台。灵台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

王船山曰：“在天者即为理，纵横出入，随感而不忧物之利，则人所谓妄者，皆无妄也。君子于天之本非妄者，顺天而奉天时，于妄者深信其无妄，而归于天理之所固有，因时消息以进退。”

王船山又曰：“天命有所佑，有所不佑者，圣人不能取必于天，况择地相时以自靖之君子乎？”

天时不正，矫时而行，则违人情、悖物理，一定要避免这种行为。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存在和产生，都依赖于一定的条件。条件不具备，只有主观愿望，做事是不能成功的。这时硬要行动，只能是妄动，随之而来的是失败的结果。

什么叫做“行矣哉”？可参考下面几段，明白了什么是“往矣”，就明白了什么是“行矣”：

《战国策·魏一》：“西门豹为邺令，而辞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

《战国策·齐六》：“田单将攻狄，往见鲁仲子。仲子曰：‘将军攻狄，不能下也。’田单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余卒，破万乘之燕，复齐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车弗谢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齐婴儿谣曰：‘大冠若箕，修剑拄颐，攻狄不能下，垒枯丘。’田单乃惧，问鲁仲子曰：‘先生谓单不能下狄，请闻其说。’鲁仲子曰：‘将军之在即墨，坐而织蓑，立则丈插，为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庙亡矣！云曰尚矣！归于何党矣！’当此之时，将军有死之心，而士卒无生之气，闻若言，莫不挥泣奋臂而欲战，此所以破燕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

慕道斋释评 “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天下所有的事物都像雷电那样，按照天道运行着，没有一件例外。所以，在与整个自然界里的任何事物打交道的时候，必须保持“无妄”。这里的“物”，指整个自然界，也指其中的每一个具体事物。《说文解字》：“物，万物也。牛为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故从牛。”

《说文解字》：“茂，草丰盛。”喻君子之盛德。何谓盛德？照天道行事即是盛德。

《战国策·东周策》：“公独修虚为茂行。”

《离骚》：“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吕氏春秋·仲春纪》：“由其道，功名之不可得逃，犹表之与影，若呼之与响。善钓者，出鱼乎十仞之下，饵香也；善弋者，下鸟乎百仞之上，弓良也；善为君者，蛮夷反舌殊俗异习皆服之，德厚也。水泉深则鱼鳖归之，树本盛则飞鸟归之，庶草茂则禽兽归之，人主贤则豪桀归之。故圣王不务归之者，而务其所以归。”

“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先王运用他的盛德，用天道来应付天下的万事，培育天下的万物。

初九，无妄，往吉。

慕道斋释评 “无妄，往吉”，没有妄想，能够实事求是，就可以去做事，吉祥。

《战国策·魏一》：“魏公叔痤病，惠王往问之。曰：‘共叔病即不可讳，将奈社稷何？’公叔痤对曰：‘痤有御庶子公孙鞅，愿王以国事听之也。为弗能听，勿使出竟。’王弗应，出而谓左右曰：‘岂不悲哉！以公叔之贤，而谓寡人必以国事听鞅，不亦悖乎！’公叔痤死，公孙鞅闻之，已葬，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强，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为悖。”

“悖”就是妄。可怜的是，人们往往自己妄，却认为别人妄，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很难做到“无妄”。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慕道斋释评 “得志也”，没有妄想，做出的事才能和自己的设想一致。妄想再美妙，也是瞎想，得到的只能是失望和失败。

《庄子·缮性》：“乐全之谓得志。古之所谓得志者，非轩冕之谓也，谓其无以益其乐而已矣。今之所谓得志者，轩冕之谓也。轩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傥来，寄也。寄之，其来不可固，其去不可止。故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其乐彼与此同，故无忧而已矣！今寄去则不乐。由是观之，虽乐，未尝不荒也。故曰：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

六二，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

慕道斋释评 《管子·轻重己》：“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不耕之害也。宜芸而不芸，百草皆存，民以仅存，不芸之害也。宜获而不获，风雨将作，五谷以削，士民零落，不获之害也。”这一段说明了什么是“耕”，什么是“获”。

“菑”，生地，荒芜的土地。《说文解字》：“菑，不耕田也。”

“畲”，耕种了多年的熟田。《说文解字》：“畲，三岁治田也。”

“不耕获，不菑畲”，不在耕种时就要收获，不把荒地当作熟田。人认识客观世界一定要实事求是。譬如，现在是耕种的时候，还是收获的时候？面前是一块荒地，还是一片熟田？在做事之前，一定要把这些事实搞清楚，按照实际情况来处理问题，不能有任何主观

的随意性。

《管子·形式解》：“事主而不尽力则有刑，事父母而不尽力则不亲，受业问学而不加务则不成。故朝不勉力务进，夕无见功。故曰：‘朝忘其事，夕失其功。’”

必须用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世界，不然就会失败。所以，客观事物眼下的状态一定要搞清楚，然后才能行动。情况是怎样，就是怎样，和人的主观愿望没有关系，不能采取逃避现实或一厢情愿的态度。人只能通过合理的、即合乎天道的行动，在现实世界的基础上来改变他所能影响的那一部分世界，而不能单单通过愿望来改变世界。^①

1930年代，李立三在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幻想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他在这个错误估计的指导下，强迫各地搞城市暴动，结果使革命事业招致了重大损失。

《管子·霸言》：“夫无土而欲富者忧，无德而欲王者危，施薄而求厚者孤。夫上夹而下直、國小而都大者戕。”

“则利有攸往”，有了实事求是的精神，打消了虚妄的幻想，才利于前往做事情。

为人千万不可贪便宜，千万不可有非分的妄想。因为世间从来没有这种便宜，自然界也从不迁就妄想。贪便宜的结果，往往是失去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②

《管子·权修》：“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

① 《论语·颜渊》：“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惠、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惠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吕氏春秋·不苟论》：“齐人有好猎者，旷日持久而不得兽，人则愧其家室，出则愧其知友州里。惟其所以不得之故，则狗恶也。欲得良狗，则家贫无以。于是还疾耕，疾耕则家富，家富则有以求良狗，狗良则数得兽矣，田猎之获常过人矣。非独猎也，百事也尽然。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无有。此贤者不肖之所以殊也。贤不肖之所欲与人同，尧、桀、幽、厉皆然，所以为异。故贤主察之，以为不可，弗为；以为可，故为之。为之必顾其道，物莫之能害，此功之所以相万也。”

《吕氏春秋·不苟论》：“名号大显，不可强求，必顾其道。治物者不于物于人，治人者不于事于君，治君者不于君于天子，治天子者不于天子于欲，治欲者不于欲于性。性者，万物之本也，不可长，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数也。窥赤肉而鸟鹊聚，理处堂而众鼠散，衰经陈而民知丧，竿瑟陈而民知乐，汤、武修其行而天下从。桀、纣慢其行而天下畔，岂待其言哉？君子审在己者而已矣。”

《吕氏春秋·慎大览》：“武王至洹水，殷使胶鬲候周师，武王见之。胶鬲曰：‘西伯将何之？无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将之殷也。’胶鬲曰：‘竭至？’武王曰：‘将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报矣！’胶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辍。军师皆谏曰：‘卒病，请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胶鬲以甲子之期报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胶鬲不信也。胶鬲不信也，其主必杀之。吾疾行，以救胶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陈矣。至殷，因战，大克之。此武王之义也。人为人之所欲，己为人之所恶，先陈何益？适令武王不耕而获。”其实，武王也不是完全不耕而获，而是变换了一种方式而已。

《楚辞·九章·抽思》：“孰无施而有报兮，孰不实而有获？”《尚书·太甲下》：“弗虐胡获？弗为胡成？”以为因为自己有良好的愿望，就可以不劳而获、投机取巧，那就叫做妄想。

② 《战国策·齐六》：“齐王建入朝于秦，雍门司马前曰：‘所为立王者为社稷耶？为王立王耶？’王曰：‘为社稷。’司马曰：‘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齐王还车而反。即墨大夫与雍门司马谏而听之，则以为可与为谋，即人见齐王曰：‘齐地方数千里，带甲数百万。夫三晋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间者百数，王收而与之百万之众，使收三晋之故地，即临晋之关可以入矣；鄆郭大夫不欲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数，王收而与之百万之师，使收楚故地，即武关可以入矣。如此，则齐威可立，秦国可亡。夫舍南面之称制，乃西面而事秦，为大王不取也。’齐王不听。秦使陈轸诱齐王内之，约与五百里之地。齐王不听即墨大夫而听陈轸，遂入秦，处之共松柏之间，饿而死。先是，齐为之歌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耶？’齐王想人非非，畏秦如虎，还想得便宜，结果被饿死。

《战国策·赵一》：“冯亭守三十日，阴使人请赵王曰：‘韩不能守上党，且以与秦，其民皆不欲为秦，而愿为赵。今有城市之邑七十，愿拜内之于王，唯王才之。’赵王喜，召平原君而告之曰：‘韩不能守上党，且以与秦，其吏民不欲为秦，而皆愿为赵。今冯亭令使者以与寡人，何若？’赵豹对曰：‘臣闻圣人甚祸无故之利。’王曰：‘人怀吾义，何谓无故乎？’对曰：‘秦蚕食韩氏之地，中绝不令相通，固自以为坐受上党也。且夫韩之所以内赵者，欲嫁其祸也。秦被其劳，而赵受其利，虽强大不能得之于小国，而小国所能得之于强大乎？今王取之，可谓有故乎？且秦以牛田水通粮，其死士皆列之于上地，令严政行，不可与战，王自图之。’王大怒曰：‘夫用百万之众，攻城逾年，未得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为？’赵豹出。王召赵胜、赵禹而告之曰：‘韩不能守上党，今其守以与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对曰：‘用兵逾年，未得一城，今坐而得城，此大利也。’乃使赵胜往受地。赵胜至曰：‘散邑之王使使者臣胜，太守有诏，使臣胜谓曰：‘请以三万户之都封太守，千户封县令，诸吏皆益爵三级，民能相聚者，赐家六金。’冯亭垂涕而勉曰：‘是吾处三不义也：为主守地而不能死，而以与人，不义一也；主内之秦，不顺主命，不义二也；卖主之地而食之，不义三也。’辟封而入韩，谓韩王曰：‘赵闻韩不能守上党，今发兵已取之矣。’韩告秦曰：‘赵起兵取上党。’秦王怒，令公孙起、王齕以兵遇赵于长平。’此段说的是贪图小利的害处。

《战国策·宋卫》：“智伯欲伐卫，遣卫君野马四百，白璧一。卫君大悦，群臣皆贺，南文子有忧色。卫君曰：‘大国大欢，而子有忧色何？’文子曰：‘无功之赏，无力之礼，不可不察也。野马四百，白璧一，此小国之礼也，而大国致之，君其图之。’卫君以其言告边境。智伯果起兵而袭卫，至境而反曰：‘卫有贤人，先知吾谋也。’”此段说的是不贪小利的好处。

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我苟种之，如神用之，举事如神，唯王之门。”

此爻举例说明了什么叫做妄。其基本精神和初九是一致的。

《象》曰：“不耕获”，未富也。

慕道斋释评 《论语·颜渊》：“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其中“诚不以富，亦祇以异”一句出自于《诗经·小雅·我行其野》，意思是说，新妇并没有什么优点，丈夫喜欢新妇是因为见异思迁，主观随意，并没有什么有说服力的理由。《论语》里的这段话，和孔子所引用的这两句诗，意思是一致的，是为了说明一种现象：一些人在喜好厌恶之间，或在做形势判断和是非判断的时候，往往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没有任何合乎逻辑的准则，和“孚”相反。这就叫做“惑”，也就是本卦所说的“妄”。

《说文解字》：“惑，乱也。”又有：“妄，乱也。”《说文解字》对这两个字的解释一模一样，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同义词。

《诗经》里的这两句，为什么会在《论语·颜渊》里被孔子引用？这两句诗和它前面孔子的话之间有什么逻辑关系？这个问题，中国历代的许多学者都没有搞懂。甚至包括朱熹、程颐这样的大家，都认为《论语·颜渊》中的这一节意思不连贯；并认为这种不连贯的异常情况的发生，是由于出现了“错简”，即句子的顺序放错了地方的缘故。换言之，他们认为，“诚不以富，亦祇以异”这两句诗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在这个语言环境里，而应该出现在《论语》的其他地方。这种看法一直延续至今，千百年来助长了穿凿和删改经文之风，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从古到今，有一批人在注释《周易》时也继承和发扬了这种歪风，他们在不能读懂原文或不能自圆其说的时候，就试图随意删改经文，结果是造成了巨大的思想混乱。

“未富也”，地里并没有成熟的庄稼，所以无法收获。抽象地说，有利的情况并不存在，那只是一些人的虚妄想象。

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

慕道斋释评 不是因为自己妄行而招来的灾祸，叫“无妄之灾”。本爻举了一个例子，讲了什么是“无妄之灾”。

“或”，不一定，但有这种可能性。

“无妄之灾，或系之牛”，举例说明，有时牛会和“无妄之灾”有关系。

“邑”，见《讼卦》九二。“邑人”，当地的住户。

“行人之得，邑人之灾”，一户人家走失了牛，被路过的人牵走了。得牛的人占了便宜，但当地的其他住户却被冤枉偷了牛，为此倒了霉。因为当地的住户并无过错，也并无非分之想，却倒了霉，所以就把这种事叫做“无妄之灾”。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灾也。

慕道斋释评 “邑人灾也”，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有时人并没有做错事，却在他的身上发生了灾祸。

换句话说，人做事错了与否，和人是否虚妄，并不是灾祸是否发生的充要条件。有时候，人一点错误没有，也可能会倒霉。千万不要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就不会倒霉，自然界从来没有这种承诺。佛教所说的那种精确的因果报应，只是人们的一种理想，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过于简单的、错误的解释。明白了这一点，就不会总是对世事愤愤不平。

《战国策·魏四》：“白珪谓新城君曰：‘夜行者能无为奸，不能禁狗使无吠己也。故臣能无议君子王，不能禁人议臣于君也。’”

长期以来，人们有一种迷信的思想，以为灾祸的到来，一定是因为某人做错了某事，甚至有人认为一个人这辈子倒霉，一定是因为他上辈子作了孽。实际上并不如此。佛教在这方面宣传的因果报应，用心可能不坏，但在实际上是错误的。应该说，人犯错误的种类繁多多样，有时候错误既不是灾祸的充分条件，也不是灾祸的必要条件。但又不能因此认为错误和灾祸之间完全没有关系，那也是一种妄。

《吕氏春秋·慎大览》：“君子之自行也，敬人而不必见敬，爱人而不必见爱。敬爱人者，己也；见敬爱者，人也。君子必在己者，不必在人者也。必在己，无不遇矣。”

这一爻否定了因果报应、八字算命等等说法，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有人说《周易》是“封建迷信”，从这里可以看出，其实它既不宣扬封建，也不宣扬迷信。恰恰相反，它是用一种说理的、细致分析的方法，循循善诱地破除迷信。

九四，可贞，无咎。

慕道斋释评 “可贞，无咎”，凡事只有可以预见结果的、可以计算的，才可以做，才有可能不出祸事。

反之可以理解为，凡事如果其结果是不可以预计的，就不要做。因为做这种事就是撞大运、图侥幸，很容易引起灾祸。

算得对的事，都不一定能做得对。何况是无法计算的事，失败几乎是肯定的。千万不要撞大运、图侥幸。做事之前，主动权在自己，完全可以不做。事情做了之后，无论说多少话，怎么后悔，事情还是做了。这一点，要千万注意。

《象》曰：“可贞，无咎”，固有之也。

慕道斋释评 “固有之也”，这是做事情固有的规律。

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慕道斋释评 “无妄之疾”，不是因为自己做错某件事而造成的病，如因衰老引起的病，或不明其原因和机理的疾病。

“勿药有喜”，在这种情况下，不要乱吃药，持这种态度才值得庆贺。因为是药三分毒，吃错了更糟糕。

人尤其不能妄想靠炼丹吃药以求长生。可惜的是，做这种事的人史不绝书，中国历代的皇帝们尤其喜欢这样做。但这样做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清朝的雍正皇帝就是一个例子。

汉乐府歌辞《驱车上东门》：“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象》曰：“无妄之药”，不可试也。

慕道斋释评 “无妄之药”，就是号称可以治疗“无妄之疾”的药，药理不明的药。

“不可试也”，不可有侥幸心理，以身试药。不可以试图侥幸地改变自然事物的发展规律。在重大问题上，不可做没有把握的事。

《论语·乡党》：“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慕道斋释评 “无妄，行有眚，无攸利”，经常有这种情形，虽然自己不妄，但自己却被许多妄想妄为的人包围，此时若不能安静以抚驭之，恃其常理而亢志以行，就会有灾难，没有好处。

“行有眚”，环境恶劣，却按照常理行动，反而会有大灾难。

这一爻是说，坚持“无妄”的原则，要看具体的情况，不能过于极端，不能过于死板，必要时也可以顺应环境“胡说八道”。

“无攸利”，这样做没有什么好处。

《国语·周语下》：“《周诗》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坏也。其所坏，亦不可支也。’”世道坏到一定程度，就只好看着它坏下去，不要再说些什么别的了。

这一爻的主旨是：在应用无妄的原则时，要灵活运用，要考虑效果，要考虑周围环境的反应，不要轻易行动。这就回答了本卦《象》里提出的问题：“天命不祐，行矣哉？”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象》曰：无妄之行，穷之灾也。

慕道斋释评 “无妄之行”，不考虑环境条件，不考虑别的因素，认为任何行为都应该“无妄”，绝对地坚持真理。

“穷”，把事情极端化、绝对化，不知灵活变通。《说文解字》：“穷，极也。”

“穷之灾也”，本爻坚持了真理，反而倒了霉。这是因为把“无妄”的原则应用得太绝对，所以也会有灾难。郑板桥的所谓“难得糊涂”，适用于这一爻。有时周围的人都很妄，所以自己也不能太显得无妄。

26 大畜卦



100111

慕道斋释评 本卦的卦象是乾下艮上，内有道，外有止。

心中有道，而对外能止，说明此人已经学习和积累了很多运用天道的经验，处理问题的方法已经非常成熟，所以叫“大畜”。止什么？正像《大学》里说的：“止于至善。”所以，本卦提出的都是最好的处理问题的方法。

《说文解字》：“畜，鲁郊礼。畜从田从兹。兹，益也。”对“畜”的进一步解释请见《小畜卦》。^①

《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慕道斋释评 “利贞”，和小畜不同的是，大畜更侧重的是用概念、用头脑、用智慧来处理事情，还善于锻炼、发展和运用自己在这方面的才能。人要多动脑子，多用智慧。

“不家食，吉”，有了这等智慧，君子最好是能够出门做事，用自己的智力服务社会。反过来，也会从社会得到相应的报酬，不在家里吃闲食。这样做吉祥，于己于人都有利。

《论语·宪问》：“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利涉大川”，君子有道，可以出门做事，用他所学来的道来做大事、解决大问题。^②

《彖》曰：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养贤也。“利涉大川”，应乎天也。

慕道斋释评 “刚健笃实，辉光日新”，这是夸奖此人天道掌握得很牢固，而且每天都有新的长进。

“其德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正也”，他自己有大德行，又崇贤爱道，止于至善，非常正确。

① 《礼记·祭统》：“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是之谓畜。”所以，人有了德行，能够很好地管理、运用自己的资源，就叫做“畜”。有了大德行，就叫做“大畜”。请参阅《小畜卦》的解释。

《庄子·天道》：“故曰：‘知天乐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故知天乐者，无天怨，无人非，无物累，无鬼责。故曰：其动也天，其静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一心定而万物服。言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谓天乐。天乐者，圣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② 《孟子·滕文公上》：“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孟子·尽心上》：“公孙丑曰：‘《诗》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

《礼记·表记》：“子曰：事君，大言人则望大利，小言人则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禄，不以大言受小禄。《易》曰：‘不家食，吉。’”

《宋史·列传第一百六十四》：“当陛下诏起汇毛之秋，而公许起自家食，正君子观之，以为进退之机。乃今坐席未温，弹章已上，一公许去，若未害也，臣恐草野诸贤，见几深遁，而君子之脉，自此绝矣。”

《宋史·列传第一百七十三》：“利州转运使王价尝以言去官，非其罪也，四川制置司已辟参议，及死，其子诉求遗泽。至是，梦鼎明其无罪，似道以为恩不已出，罢省部吏数人，榜其姓名于朝。梦鼎怒曰：‘我断不为陈自强。’即求去。似道之母让似道曰：‘叶丞相安于家食，未尝希进，汝强与以相印，今乃牵制至此，若不从吾言，吾不食矣。’似道曰：‘为言不得不如此。’”

“养贤也”，贤人运用道为社会服务，社会也给他报酬，社会就用这种方式养育了他。^①
“应乎天也”，有道之人的行为，合乎天道，仿佛与天道有应，所以他能干大事。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慕道斋释评 另一幅图画，上有山，下有天。山象征着君子巍然如山，直冲云霄；天象征着天道。

“天在山中”，喻君子的肚子里有许多天道。

“前言往行”，历史上各种人物的言行。

“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君子大量地学习历史，研究前人的言论、行动及其结果，用来帮助自己进德。^②

进德不已，就成了有大德行之人。此卦之六爻，都是在描述有大德行之人的行为特点，讲解高级的考虑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艺术。

初九，有厉，利已。

慕道斋释评 “厉”，危险，艰难。《玉篇》：“厉，危也。”

“已”，停止。^③

“有厉，利已”，遇到危险、艰难的事，就要停下来，不要硬往危险的事上撞，要设法绕着危险和困难走，这是有道的表现。《增广贤文》：“明知山有虎，莫向虎山行。”

《战国策·秦三》：“圣主明于成败之事，利则行之，害则舍之，疑则少尝之，虽尧、舜、禹、汤复生，弗能攻已。”

大路朝天，一人半边。有危险和困难的路，就一定有不那么危险和困难的路；要善于思考，找到最容易的路。一定要灵活机动，坚决反对思想懒汉。要学会兵行似水，避实而击虚，避困难而就容易。

《象》曰：“有厉，利已”，不犯灾也。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灾，天火也。”

① 《孟子·万章下》：“万章曰：‘君馈之粟，则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义也？’曰：‘君之于氓也，固周之。’曰：‘周之则受，赐之则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问其不敢何也？’曰：‘抱关击柝者，皆有常职以食于上；无常职而赐于上者，以为不恭也。’曰：‘君馈之，则受之，不识可常继乎？’曰：‘缪公之于子思也，适问，亟馈鼎肉，子思不悦；于卒也，搢使者出诸大门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伋！’盖自是台无馈也。悦贤不能举，又不能养也，可谓悦贤乎？’曰：‘敢问国君欲养君子，如何斯可谓养矣？’曰：‘以君命将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后庸人继粟，庖人继肉，不以君命将之。子思以为鼎肉使仆仆尔亟拜也，非养君子之道也。尧之于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食廩备，以养舜于畎亩之中，后举而加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贤者也。’”

② 《国语·楚语下》：“人求多闻善败，以监戒也。今子闻而弃之，犹蒙耳也。”

《国语·楚语下》：“悼公与司马侯升台而望曰：‘乐夫！’对曰：‘临下之乐则乐矣，德义之乐则未也。’公曰：‘何谓德义？’对曰：‘诸侯之为，日在君侧，以其善行，以其恶戒，可谓德义矣。’公曰：‘孰能？’对曰：‘羊舌肸习于春秋。’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

③ 《汉书·吴王濞传》：“吴王恐削无已，因欲发谋举事。”

《庄子·齐物论》：“子綦曰：‘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然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又有：“已乎，已乎！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庄子·庚桑楚》：“老子曰：‘卫生之经，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诸人而求诸己乎！能愉然而乐，能侗然而愚！能儿子乎！儿子终日啼而咷不哑，和之至也；终日握而手不脱，共其德也；终日视而目不瞬，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为，与物委蛇而和其波。是卫生之经已。’”

《广韵》：“犯，干也，侵也，僭也，胜也。”

《说文解字》：“干，犯也。”

“不犯灾也”，不干危险的事，不干吃力不讨好的事，不往枪口上撞。

九二，舆说辐。

慕道斋释评 “说”，同脱。《左传·僖公十五年》：“车说其辐，火焚其旗，不利行师，败于宗丘。”请参阅《小畜卦》九三。

《说文解字》：“辐，车轴缚也。”连接车子和车轴的部件。

“舆说辐”，有时要故意拆下车轴，使车子和车轴分家，以防止人们轻举妄动，或防止坏的事情发生。这是说，有道之人，善于使事情停止。不但善于用主观意志，还善于用客观条件使事情停止。

凡是可能发生的坏事，往往就果然发生。所以，为了有效地防止某事的发生，就要消除它发生的必要条件，搞得这种事不可能发生。

例如，1971年，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事情发生后，因为当时林彪在军队中，尤其在空军中颇有势力，为了防止空军造反，当时的领导人下令禁止全国一切飞机起飞，并派陆军进占机场，收缴空军的武器，卸下飞机的轮子，不许空军人员离开宿舍，这些都是为了防患于未然。

又如，在危险的机器检修中，为了防止机器突然启动，一定要拔掉电源插头；如不能拔掉电源插头，不仅要关掉这个机器的开关，还要关掉总电闸，并派人看守，以防别人合闸。

任何事情的发生，都必须有一定的机会和条件，好的事情是这样，坏的事情也是这样。做好事先的防备，不给坏事情以任何发生的机会和条件，这就是本爻的基本思想。

《象》曰：“舆说辐”，中无尤也。

慕道斋释评 “中”，中道。

“尤”，异端，错误，罪过，意外事故。《说文解字》：“尤，异也。”

《诗经·小雅·四月》：“废为残贼，莫知其尤。”

“中无尤也”，这是最合适的处理问题的方式，所以这是中道，可以避免重大的错误或意外。

九三，良马逐，利艰贞。日闲舆卫，利有攸往。

慕道斋释评 “逐”，追逐，奔驰。《尚书·费誓》：“马牛其风，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复之，我商賁汝。乃越逐，不复，汝则有常刑！”

《说文解字》：“艰，土难治也。”“艰贞”，指不厌其烦地、顽强地、深刻地思考、筹划。

《孟子·离娄下》：“孟子曰：‘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汤执中，立贤无方。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良马逐，利艰贞”，世界总是在运动变化着，好比一匹好马在不停地飞奔，这是自然界唯一的绝对真理。为了事物向好的方向而不是向坏的方向转化，为了自己的措施能赶上周围不断变化的事物，就要把自己的脑子好好用起来，要不断地、顽强地、深刻地思考、筹划。和时间赛跑，要先想好了才能跑，不然就是瞎跑。为了有好的行动，必先有好的思想。^①

“日”，每天。

《吕氏春秋·慎大览》：“有道之士固骄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骄有道之士，日以相骄，奚时相得？若儒、墨之议与齐、荆之服矣。贤主则不然，士虽骄之，而已愈礼之，士安得不归之？士所归，天下从之帝。帝也者，天下之适也；王也者，天下之往也。”

“闲”，象形字，门中有木，是门闩的意思。转意为戒备、保卫、训练，这里用作动词。《说文解字》：“闲，闾也。从门中有木。”《说文解字》：“闾，门遮也。”《战国策》：“晋国之去梁也，千里有余，有河山闾以之。”另外，《广韵》中还有：“闲，防也，御也，法也。”古时的“法”字意思很重，最好的字帖被称为“法帖”。所以，“闲”还有严格训练的意思。

《管子·权修》：“上身服以先之，审度量以闲之，乡置师以说道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

请参阅本书第三十七章《家人卦》之初九。

“舆”，车，指驾车的技术。^②

“卫”，保卫，指使用兵器的技术。《玉篇》：“卫，护也。”

“舆”和“卫”是古代车战技术，一个人驾车，一个人运用兵器，喻军事上走和打的本事。^③

《庄子·盗跖》：“孔子不听，颜回为驭，子贡为右，往见盗跖。”所谓“驭”，就是车夫，就

① 《吕氏春秋·不苟论》：“冬与夏不能两刑，草与稼不能两成，新谷熟而陈谷亏，凡有角者无上齿，果实繁者木必库，用智强者无遂功，天之数也。遂，成也。故天子不处全，不处极，不处盈。全则必缺，极则必反，盈则必亏。先王知物之不可两大，故择务，当而处之。”

孔、墨、宁越，皆布衣之士也，虑于天下，以为无若先王之术者，故日夜学之。有便于学者，无不为也；有不利于学者，无肯为也。盖闻孔丘、墨翟，昼日诵习业，夜亲见文王、周公旦而问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达？何为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将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今有宝剑良马于此，玩之不厌，视之无倦；宝行良道，一而弗复。欲身之安也，名之章也，不亦难乎？

宁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劳，谓其友曰：‘何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学。学三十岁则可以达矣。’宁越曰：‘请以十五岁。人将休，吾将不敢休；人将卧，吾将不敢卧。’十五岁而周威公师之。矢之速也，而不过二里止也；步之迟也，而百舍不止也。今以宁越之材而久不止，其为诸侯师，岂不宣哉？

养由基、尹儒，皆文艺之人也。荆廷尝有神白猿，荆之善射者莫之能中，荆王请养由基射之。养由基矫弓操矢而往，未之射而括中之矣，发之则猿应矢而下，则养由基有先中中之者矣。尹儒学御三年而不得焉，苦痛之，夜梦受秋驾于其师。明日往朝其师，望而谓之曰：‘吾非爱道也，恐子之未可与也。今日将教子以秋驾。’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梦受之。’先为其师言所梦，所梦固秋驾已。上二士者可谓能学矣，可谓无害之矣，此其所以观后世已。”

② 《论语·子张》：“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穀梁传·桓公二年》：“晋欲弑君，而恐不立，于是乎先杀孔父。孔父，闲也。”意思是说，孔父是国君的卫士。

《战国策·燕策二》：“闲于兵甲，习于战攻。”意思是备好武器，练习打仗。

《尚书·毕命》：“兹殷庶士，席宠惟旧，怙侈义，服美于人。骄淫矜侔，将由恶终。虽收放心，闲之惟艰。”

《国语·楚语下》：“夫谁无疾言，能者早除之。旧怨灭宗，国之疾言也，为之关钥薄属而远备闲之，犹恐其至也，是之为日惕。若召而近之，死无日矣。”

《吕氏春秋·审分览》：“管子复于桓公，曰：‘垦田大邑，辟土艺粟，尽地力之利，臣不若宁遯，请置以为大田。登降辞让，进退闲习，臣不若闾朋，请置以为大行。’”

③ 《吕氏春秋·慎大览》：“昔赵宣孟将上之绛，见飢桑之下，有饿人卧不能起者。宣孟止车，为之下食，爨而哺之，再咽而后能视。宣孟问之曰：‘女何为而饿若是？’对曰：‘臣官于绛，归而粮绝，羞行乞而憎自取，故至于此。’宣孟与脯二脔，拜受而弗敢食也。问其故，对曰：‘臣有老母，将以遗之。’宣孟曰：‘斯食之，吾更与女。’乃复赐之脯二束与钱百，而遂去之。处二年，晋灵公欲杀宣孟，伏士于房中以待之，因发酒于宣孟。宣孟知之，中饮而出。灵公令房中之士疾追而杀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之面，曰：‘嘻！君矣！吾请为君反死。’宣孟曰：‘而名为谁？’反走对曰：‘何以名为？臣飢桑下之饿人也。’还斗而死。宣孟遂活。”

是本爻的“輿”；所谓“右”，即车右，就是卫士，是在战车上运用兵器的人，就是本爻的“卫”。

《吕氏春秋·季夏纪》：“周昭王亲将征荆，辛余靡长且多力，为王右。”

《吕氏春秋·慎大览》：“周，千乘也，重过万乘也，令秦惠王师之。逢泽之会，魏王尝为御，韩王为右，名号至今不忘，此张仪之力也。”这里的“御”和“右”，相当于本爻的“輿”和“卫”。^①

“日闲輿卫”，语法类似于《尚书·皋陶谟》里的“日严祗敬六德”。请参考陆宗达《训诂简论》P39。还可以参考《离骚》：“日康娱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同文又有：“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礼记·内则》：“杖、履，祗敬之，勿敢近。”

“日闲輿卫”，意思是每天都在操练和准备军事上走与打的事。军事上只有两件事，即走与打。这里的走，不仅指交通工具，还应包括交通线的通畅和给养的安排。这里的打，除了自己的武装，还应包括相应的情报和组织系统。

《管子·形式解》：“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虽不行于野，其养食马也，未尝解情也。民者，所以守战也。故虽不守战，其治养民也，未尝解情也。故曰：‘不行其野，不违其马。’”

这里只是用军事问题举个例子，其他一切事物都是类似道理。《乾卦》里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事事都必须有准备，就是这个意思的更一般的说法。

“利有攸往”，有了这些思想上和技术上的准备，才可以着手做事情。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慕道斋释评 “利有攸往”，思想成熟了，技术也熟练了，就可以做事情了。

“志”，思想。“上”，天道。

“上合志也”，此人的思想合乎天道。或者说，天道和此人想的一致。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童，男有皐曰奴，奴曰童，女曰妾。”古代“皐”通“罪”。所以，童的意思就是奴隶。请参阅《蒙卦》卦辞的解释。

对于牛来说，无所谓奴隶不奴隶。所谓“童牛”，指被家养的牛，自然它就是奴隶。

《说文解字》：“牯，牛马牢也。”就是关牛马的圈。《周书·费誓》：“今惟淫舍牯牛马。”

“童牛之牯”，把自家的牛圈起来，防备它走失。此举属于“百射重戒，防患于未然”的策略，比“亡羊补牢”高明多了。

另外，《说文解字》还有：“告，牛触人，角着横木，所以告人也。易曰：‘童牛之告。’”意思还是在坏事发生之前，采取防范措施。

坏事情，在它发生之前，只要仔细思索，采取简单的措施，就可以比较容易地防止它发

^① 《宋史·列传第一百八十八》里有一段朱熹的疏奏：“若夫过官之计，则臣又愿陛下下诏自责，减省輿卫，入宫之后，暂变服色，如唐肃宗之改服紫袍，执控马前者，以伸负罪引愆之诚，则太上皇帝虽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欢意淡治矣。”

《宋史·志第九十四》又有：“严更永，今夕是何年？玉衡正，钩陈灿，天宇起祥烟。协风应，江海安澜。重规仍叠矩，圣主乘干。舜授禹，盛事光前，称寿玉卮边。三年亲祀，一阳回律，八乡承宇，觚陛紫为坛。仰天颜，斋居寂，诚心肃，礼容专。鸣钟石，拥輿卫，五格列骈闐。”

生。而一旦发生了,想消除它的后果,就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了。俗话说“及时一针胜过事后九针”,这里面的出入非常之大,所以要特别注意。^①

“元吉”,能想到、做到这一点,至善,大大吉祥。

事物之间都是有联系的,有时这种联系曲曲折折,十分隐蔽,必须仔细思索才能看到。如果见利不见害,不能预见危险,往往一件不起眼、看起来不相干的事就可以招来巨大的灾祸。^②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慕道斋释评 “有喜也”,能有这样的思想方法,知道应该防患于未然,值得高兴。

六五,豮豕之牙,吉。

慕道斋释评 “豮豕”,劓过的猪。

《韩非子》:“公曰:‘然则坚习何如?’管仲曰:‘不可。夫人之情,莫不爱其身。公妒而好内,坚习自豮以为治。其身不爱,又安能爱君?’”

“豮豕之牙,吉”,劓过的猪虽然有牙,但性情比较平和,不会轻易躁动而咬人,所以比较安全。釜底抽薪,避其害也,所以这样做吉祥。

《智囊·上智部·通简·文彦博》:“文潞公知成都,尝于大雪会客,夜久不罢。从卒有谗语,共拆井亭烧以御寒。军校白之,座客股票。公徐曰:‘天实寒,可拆与之。’(边批:落得做人情。)神色自若,饮宴如故。卒气沮,无以为变。明日乃究问先拆者,杖而遣之。(评注:气犹火也,挑之则发,去其薪则自熄,可以弭乱,可以息争。)”这种做法就叫釜底抽薪。

解决问题,直来直去往往是费力的办法,变换一种形式,绕一些弯子,则容易得多。中国古代,有曹操的儿子曹冲称象的故事,把一个大问题化作几个小问题,这种方法可以举一反三。

二战初期,纳粹德国的装甲部队十分猖狂,曾横扫整个欧洲。与这支装甲部队直接对

① 《战国策·赵三》:“平原君谓平阳君曰:‘公子牟游于秦,且东而醉应侯。应侯曰:“公子将行矣,独无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效于君。夫贵不与富期而富至,富不与荣期而荣至,荣不与骄期而骄至,骄不与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应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仆得闻此,不忘于心。愿君之亦勿忘也。”’平阳君曰:“敬诺。””这一段是说要防微杜渐。

② 请见下面的例子:《战国策·赵一》:“秦王谓公子他曰:‘昔岁敝下之事,韩为中军,以与诸侯攻秦。韩与秦接壤,其地不能千里,展转不可约。日者,秦、楚战于蓝田,韩出锐师以佐秦,秦战不利,因转与楚,不固信盟,唯便是从。韩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将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韩,韩必惧,惧则可以战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军临夷阳,一军临太行。韩恐,使阳城君人谢于秦,请效上党之地以为和。令韩阳告上党之守靳?曰:‘秦起二军以临韩,韩不能有。今王令韩兴兵以助上党人于秦,使阳言之太守,太守其效之。’靳?曰:‘人有言“挈瓶之知,不失守器”,王则有令,而臣太守,虽王与子亦其猜焉。臣请悉发守以应秦,若不能卒,则死之。’韩阳趋以报王,王曰:‘吾始已诺于应侯矣,今不与,是欺之也。’乃使冯亭代靳?。冯亭守三十日,阴使人请赵王曰:‘韩不能守上党,且以与秦,其民皆不欲为秦,而愿为赵。今有城市之邑七十,愿拜内之于王,唯王才之。’赵王喜,召平原君而告之曰:‘韩不能守上党,且以与秦,其吏民不欲为秦,而皆愿为赵。今冯亭令使者以与寡人,何若?’赵豹对曰:‘臣闻圣人甚祸无故之利。’王曰:‘人怀善义,何谓无故乎?’对曰:‘秦蚕食韩氏之地,中绝不令相通,固自以为坐受上党也。且夫韩之所以内赵者,欲嫁其祸也。秦被其劳,而赵受其利,虽强大不能得之于小弱,而小弱顾能得之强大乎?今王取之,可谓有故乎?且秦以牛田水通粮,其死士皆列之于上地,令严政行,不可与战,王自图之。’王大怒曰:‘夫用百万之众,攻城逾年,未得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为?’赵豹出。王召赵胜、赵禹而告之曰:‘韩不能守上党,今其守以与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对曰:‘用兵逾年,未得一城,今坐而得城,此大利也。’乃使赵胜往受地。赵胜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胜,太守有诏,使臣胜谓曰:“请以三万户之都封太守,千户封县令,请吏皆益爵三级,民能相集者,赐家六金。”’冯亭垂涕而勉曰:‘是吾处三不义也:为主守地而不能死,而以与人,不义一也;主内之秦,不纳生命,不义二也;卖主之地而食之,不义三也。’辞封而入韩,谓韩王曰:‘赵闻韩不能守上党,今发兵已取之矣。’韩告秦曰:‘赵起兵取上党。’秦王怒,令公孙起、王齕以兵遇赵于长平。’赵国贪图小利,引来长平之祸。

抗,比较困难。到了二战后期,盟军千方百计轰炸德国的石油设施,包括轰炸罗马尼亚的炼油厂和油田,德国的装甲部队因此缺油,机动能力和作战能力大大降低,最后被彻底打败。

春秋战国时,齐国晏子“二桃杀三士”是个著名的典故。齐国宰相晏子,只用了两个桃子,加上说了几句话,挑动了三个武艺高强的勇士的虚荣心,导致他们在同一场合先后自杀。这也是本爻的运用,关键是绕过了对方的力量所在,打到了薄弱环节。据《三国志·卷三十五》记载,诸葛亮在出茅庐之前“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而《梁父吟》讲的就是晏子的这段故事,说明诸葛亮将晏子的这种做法奉若神明。

有时,为了避开敌之锋芒,用小的力量得到大的胜利,要多绕几个弯子,这正是人运用逻辑和智力的大好机会。^①

《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

慕道斋释评 “有庆也”,能这样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值得庆贺。

此爻的要点在于避实击虚。或者说,做事情要尽量避难就易,避危险就安全。要想办法用比较安全的方法处理危险的局面,用比较简易的方法处理繁杂的局面。本爻和六四比较,六四更强调及时、及早,本爻更强调解决问题的方法要巧妙,不直接和阳对抗,却曲折地对阳中之阴下手,釜底抽薪,如在军事上用用截粮道、反间计等等方法。^②

上九,何天之衢,亨。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何,儻也。”“儻”就是担,意为肩挑。《国语·齐语》:“负任儻何,服牛轺马,以周四方。”

《小尔雅·广言》:“何,任也。”

“衢”,《尔雅·释宫》:“一达谓之道路,二达谓之歧旁,三达谓之剧旁,四达谓之衢,五达谓之康,六达谓之庄,七达谓之剧骖,八达谓之崇期,九达谓之逵。”

“天之衢”,是抽象的道路交叉口,喻行为的主动权。譬如空间和时间的选择权和控制权,也包括其他形式的主动权。在生活中,特别是在战争中,往往靠的不是金城汤池,而是

① 《战国策·赵三》:“齐破燕,赵欲存之。乐毅谓赵王曰:‘今无约而攻齐,齐必难赵。不如请以河东易燕地于齐。赵有河北,齐有河东,燕、赵必不爭矣。是二国亲也。以河东之地强齐,以燕以赵辅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齐。是因天下以破齐也。’王曰:‘善。’乃以河东易齐,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赵,请伐齐而存燕。”

② 《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惠王卒,武王立。张仪、魏章去,东之魏。蜀侯辉、相壮反,秦使甘茂定蜀。还,而以甘茂为左丞相,以樗里子为右丞相。秦武王三年,谓甘茂曰:‘寡人欲容车通三川,以窥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请之魏,约以伐韩,而令向寿辅行。’甘茂至,谓向寿曰:‘子归,言之于王曰:“魏听臣矣,然愿王勿伐。”事成,尽以为子功。’向寿归,以告王,王迎甘茂于息壤。甘茂至,王问其故。对曰:‘宜阳,大县也,上党、南阳积之矣。名曰县,其实郡也。今王倍数险,行千里攻之,难。昔曾参之处费,鲁人有与曾参同姓名者杀人,人告其母曰“曾参杀人”,其母织自若也。顷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尚织自若也。顷又一人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投杼下机,踰墙而走。夫以曾参之贤与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惧焉。今臣之贤不若曾参,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参之母信曾参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张仪西并巴蜀之地,北开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张子而以贤先王。魏文侯令乐羊将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乐羊返而论功,文侯示之谤书一篋。乐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嫪毐之臣也。樗里子、公孙奭二人者挟韩而议之,王必听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不听也,请与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将兵伐宜阳。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孙奭果争之。武王召甘茂,欲罢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击之。斩首六万,遂拔宜阳。韩襄王使公仲侈入谢,与秦平。”甘茂事先就防备好韩国的反间计,做好了秦王的思想工作,有“纵目”的本领,确实高明得很。

宜阳在今天的洛阳以西几十公里,为当时韩国的西部门户。拔宜阳,为秦统一中国的第一步骤,也是中国两千多年帝制的奠基石。如果秦不能拔宜阳,秦军就不能出函谷关,就根本别想统一六国。在这件事上,体现了秦武王和甘茂的卓越的政治远见。对比来看,在这件事上,楚国的君臣则表现为政治上的近视眼。请参阅《坤卦》之《象》。

靠机动灵活和飘忽不定,靠掌握主动权,来战胜敌人。在战争中如此,在其他事情上也是如此。

《老子》:“是以执右契而不以责于人。故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契”就是所有权,主动权,能左右局势的东西,要拿在自己的手里。“彻”是收税的意思,是向人家讨,处于被动的地位。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有德的人自己要掌握主动权,掌握事物发展运动的杠杆,而无德的人则央求别人,要求别人履行责任。俗话说:“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别人总不如自己靠得住。

《康熙字典》:“彻,《说文解字》:‘通也。’《论语》:‘盍彻乎?’《注》:周法,什一而税,谓之彻。彻,通也,为天下之通法。”

《鬼谷子·谋篇》:“可知者,可用也;不可知者,谋者所不用也。故曰:是贵制人,而不贵制于人。制人者,握权也。见制于人者,制命也。”

为了掌握主动权,空间和时间是重要的、不可替代的条件。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一定要把握好这两个因素。所以,这两个因素的选择权和控制权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反复强调,军队不但要善于打,还要善于走,就是这个道理。走的目的,是变换自己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位置,直到达到对自己有利的位置为止。

“何天之衢,亨”,站在通天的要路口,好像把一个十字路口挑在自己的肩上,意思是正好站在那个十字路口上,喻把空间和时间的主动权和选择权都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样一来,就容易优化和配置自己的资源,所以是达到“亨”的前提条件。

“何天之衢”,还有照天道行事,占据有利态势,在逻辑上左右逢源的意思。

《国语·楚语上》:“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进退周旋,唯道是从。”

《战国策·魏二》:“魏惠王起境内众,将太子申而攻齐。客谓公子理之傅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则树德,不成则为王矣。太子年少,不习于兵。田盼宿将也,而孙子善用兵。战必不过,不胜必禽。公子争之于王,王听公子,公子必封;不听公子,太子必败;败,公子必立;立,必为王也。’”

反面的例子,有的事在逻辑上怎么也走不通,不可能实现,千万不要做这种事。

《战国策·魏四》:“长平之役,平都君说魏王曰:‘王胡不为从?’魏王曰:‘秦许吾以垣雍。’平都君曰:‘臣以垣雍为交割也。’魏王曰:‘何谓也?’平都君曰:‘秦、赵久相持于长平之下而无决。天下合于秦则无赵,合于赵则无秦。秦恐王之变也,国外以垣雍饵王也。秦战胜赵,王敢责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战不胜赵,王能令韩出垣雍之割乎?’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交割也。’魏王曰:‘善。’”

有时候,这种主动权是自己运用逻辑,通过一系列的步骤创造出来的。这时候要特别注意灵活机动,避免思想僵化,要注意把自己放在主动位置,求诸已胜过求诸人。^①

① 《战国策·韩二》:“楚围雍氏五月,韩令使者求救于秦,冠盖相望也,秦师不下轵。韩又令尚靳使秦,谓秦王曰:‘韩之于秦也,居为隐蔽,出为籓行。今韩已病矣,秦师不下轵。臣闻之,唇竭者其齿寒,愿大王之熟计之。’宣太后曰:‘使者来者众矣,独尚子之言是。’召尚子于人。宣太后谓尚子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醴加妾之身,妾因不寝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韩,兵不众,粮不多,则不足以救韩。夫救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尚靳归书报韩王,韩王遣张翠。张翠称病,日行一县。张翠至,甘茂曰:‘韩急矣,先生病而来。’张翠曰:‘韩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重国知王也,韩之急缓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张翠曰:‘韩急则折而入于楚矣,臣安敢来?’甘茂曰:‘先生毋复言也。’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师,故敢捍楚。今雍氏围,而秦师不下轵,是无韩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国南合于楚。楚、韩为一,魏氏不敢不听,是楚以三国谋秦也。如此则伐秦之形成矣。不识坐而待伐孰与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师于轵之救韩。”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慕道斋释评 “道大行也”，能做到掌握主动权，是非常有道的表现。

能否自己掌握主动权、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一点决定了一个人是自由人还是奴隶。对于每个人来说，没有这个条件，就没有任何发展自己的权利，所以，主动权就是他的生命线。亚当·斯密在《原富》里指出，劳动者最宝贵的东西，就是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

人民公社这一类集体化措施的最大弊端，就是把人们吃什么、干什么、挣多少钱这样的基本权利，统统集中到各级干部手里，使这些干部掌握了农民的命脉，他们自己成了利益的获得者，而农民则丧失了所有主动权，成了被干部管理和驱使的工具。在人民公社制度下，中国的农民极端贫困，许多人连饭都吃不饱，很难生存下去，就是这个道理。

27 颐卦 100001

慕道斋释评 本卦的卦象是震下艮上，上静下动，像是人脸的构造。人在吃饭或说话的时候，上边的头盖骨不动，而下边的下巴骨动，所以是上静下动。

《说文解字》：“颐，颐也。”《韵会》：“颐，同颌。”

《汉书·王莽传》：“侈口蹙颐。”

《汉书·班超传》：“虎头燕颌。”

《庄子·人间世》：“支离疏者，颐隐于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

《幼学琼林·卷三·人事》：“仇深曰切齿，人笑曰解颐。”

“颐”，就是人脸的意思。人脸由两大块骨头组成，上面是头盖骨，下面是下巴骨。此卦就是从人脸上的这两块骨头说起，来分析人脸动作时的注意事项。人脸有三大功能，一是吃饭，二是说话，三是表情。本卦将详细讲解如何妥善地运用人脸的这三大功能。

《论语·泰伯》：“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笱豆之事，则有司存。’”这一段说明，君子和一般人的区别，就在于在这一卦上面的功夫如何。

本卦也是个象形卦，像一张嘴，上下两个阳爻象征上下各一块大骨头，中间的阴爻象征牙齿。

《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

慕道斋释评 “贞吉”，人在面部有任何动作之前，必须先想清楚，这包括把自己的嘴料理好，也就是把自己的粮道料理好、把自己的言语管理好、把自己的表情管理好，然后就预计吉祥。

“观颐”，观察自己的面部。

面部有什么可观察的？首先看看吃的是什么东西，看那东西是不是自己挣来的。《尔雅·释诂》：“颐、艾、育，养也。”人必须通过嘴吃东西才能获得养料，才能生存，所以，“颐”和“养”有关系。

“自求口实”，如果嘴里的饭是自己挣来的，吃起来就理直气壮，自己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不受别人的强迫，不受别人的驱使和奴役，所以吉祥。

吃别人的饭，别人就会强迫你做事。一般的说，受人指使对一个人未必是什么好事，至少对有能力的人不一定合适。吃自己的饭，不受别人的制约，是任何人都应首先想得到的最起码的社会地位。经济是政治的基础，经济地位必然会反映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来。

《管子·权修》：“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则城不固。有身不治，奚待于人？有人不治，奚待于家？有家不治，奚待于乡？有乡不治，奚待于国？有国不治，奚待于天下？天下者，国之本也；国者，乡之本也；乡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

所以，农民都想有自己的地、吃自己的饭，不喜欢吃集体食堂。这不仅仅是能否吃饱的问题，也不仅仅是饭菜的味道如何的问题，更重要的，还有一个人的尊严问题。^①

《彖》曰：颐，贞吉，养正则吉也。“观颐”，观其所养也。“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

慕道斋释评 “养正则吉”，给养的来路正当就安全，吃自己的饭就问心无愧，避免了被别人驱使，所以吉祥。反之，靠偷、抢为生就危险，吃集体食堂就没有保障、没有尊严，所以不吉祥。《蒙卦》的《彖》里有：“蒙以养正，圣功也。”其中的“养正”，是类似的意思。^②

“‘观颐’，观其所养也”，人活着就要挣钱、吃饭。看看自己的嘴巴，就可以明白挣钱、吃饭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养身。三百六十行，各行吃不同的饭。各人有不同的特长，但都是为了养身而奔忙，而不要为了身外之物铤而走险。失去这个方向，挣钱就失去了意义。俗话说“宁让钱吃亏，不让人吃亏”，“伤玉不伤人”，都是这个道理。大部分贪官们就不明白这个道理，往往为了存折上多一个数字，落得锒铛入狱，那个数字却又被别人拿走了。

《庄子·让王》：“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与人之兄居而杀其弟，与人之父居而杀其子，吾不忍’

① 《孟子·离娄下》：“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餽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餽酒肉而后反，问其以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鬻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馀，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足履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这一段说明，如果吃的饭来路不正，连自己的老婆都看不起。

② 《孟子·滕文公下》：“公孙丑问曰：‘不见诸侯，何义？’孟子曰：‘古者不为臣不见。段干木逾垣而辟之，泄柳闭门而不纳，是皆已甚。伯，斯可以见矣。阳货欲见孔子而恶无礼，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阳货瞰孔子之亡也，而馈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当是时，阳货先，岂得不见？’曾子曰：‘胁肩谄笑，病于夏畦。’子曰：‘未同而言，观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观之，则君子之所养，可知已矣。”

《孟子·告子上》：“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养之者。至于身，而不知所以养之者，岂爱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史记·礼书》：“礼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稻粱五味，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苳，所以养鼻也；钟鼓管弦，所以养耳也；刻镂文章，所以养目也；疏房床第席，所以养体也。故礼者养也。”

也。子皆勉居矣！为吾臣与为狄人臣奚以异！且吾闻之：不以所用养害所养。’因仗策而去之，民相连而从之，遂成国于岐山之下。”

“观其自养也”，看看是不是吃自己的饭。吃自己的饭就理直气壮，就有自由；相反，端别人的碗，就要受别人的管。

“天地养万物”，《黄帝阴符经》：“天地，万物之盗。”可以认为是天地养育了万物。

“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圣人不但自食其力，还可以照顾到别人，少则养一些贤达，多则惠及百姓，帮助他们找到饭碗。^①

“颐之时大矣哉”，根据不同的情况和时机，正确地运用《颐卦》，意义重大啊！

《象》曰：山下有雷，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

慕道斋释评 “山下有雷”，上静下动，喻人嘴巴上的两块骨头，上面的一块不动如山，下面的一块运动如雷。君子的下巴骨一动就要说话，或者就要吃东西，这两件事都会有重大的后果，所以如雷。

“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君子必须管好自己的下巴骨，或者说管好嘴的两大职能，即言语和饮食。在这两方面都必须有所节制，有所规范，不可随便乱动。^②

古往今来，因在嘴上不慎而丧命的人不可胜数，所以中国有一句格言叫做“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一人一出，不知道坏了多少性命。古今中外，所有未尽天年的人，大概有一半死于这两个原因。

上将许世友，富于政治斗争经验，自称“老运动员”。他讲过这样一段话：“红军时期抓AB团那会儿，我当团长，和我搭班子的五任政委，白天还跟我一块打仗，晚上就被拉出去枪毙了，我一直没事。政委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爱提个意见，爱问个为什么，我是团长，我就抓住两条：第一，不说话；第二，打仗不怕死，剃光头往前冲！”^③

关于“慎言语”，《孙思邈养生秘诀》P38有：“修心既平，又须慎言语。凡言语读诵，常想声在气海

① 《孟子·万章下》：“万章曰：‘君馈之粟，则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义也？’曰：‘君之于氓也，固周之。’曰：‘周之则受，赐之则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问其不敢何也？’曰：‘抱关击柝者，皆有常职以食于上；无常职而赐于上者，以为不恭也。’曰：‘君馈之，则受之；不识可常继乎？’曰：‘缪公之于子思也，亟问，亟馈鼎肉，子思不悦；于卒也，摈使者出诸大门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伋！’盖自是台无馈也。悦贤不能举，又不能养也，可谓悦贤乎？’曰：‘敢问国君欲养君子，如何斯可谓养矣？’曰：‘以君命将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后康人继粟，庖人继肉，不以君命将之。子思以为鼎肉使已仆仆尔辞拜也，非养君子之道也。尧之于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食廩备，以养舜于畎亩之中，后举而加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贤者也。’”

② 《诗经·大雅·抑》：“慎尔出语，敬尔威仪，无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无易由言，无曰苟矣；莫扞朕舌，言不可逝矣。无言不仇，无德不报；惠于朋友，庶民小子。”

《论语·先进》：“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论语·阳货》：“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③ 《吕氏春秋·审应览》：“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即位谅闇，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惧，患之。高宗乃言曰：‘余一人正四方，余唯恐言之不类也，兹故不言。’之天子，其重言如此，故言无遗者。”

《战国策·赵二》：“故夫谋人之主，伐人之国，常苦出辞绝人之交，愿大王慎勿出于口也。”

《圣经·箴言·第十八章》：“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又有：“你所说的话，句句有后果。”

司马迁就因为替李陵说了几句好话，就被汉武帝处以宫刑。为此司马迁写了《报任少卿书》，形容了他自己的痛苦心情。

《隋书·列传第十七》：“贺若弼，字辅伯，河南洛阳人也。父敦，以武烈知名，仕周为金州总管，宇文护忌而害之。临刑，呼弼谓之曰：‘吾必欲平江南，然此心不果，汝当成吾志；且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锥刺弼舌出血，诫以慎口。

……周武帝时，上柱国乌丸轨言与帝曰：‘太子非帝王器，臣尝与贺若弼论之。’帝呼弼问之，弼知太子不可动摇，恐祸及己，诡对曰：‘皇太子德业日新，未睹其阙。’帝默然。弼既退，轨让其背己，弼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所以不敢轻议也。’及宣帝嗣位，轨竟见诛，弼乃获免。

……及煬帝嗣位，尤被疏忌。大业三年，从驾北巡，至榆林。帝时为大帐，其下可坐数千人，招突厥启民可汗擒之。弼以为大修，与高颎、宇文弼等私议得失，为人所奏，竟坐诛，时年六十四。妻子为官奴婢，群从徙边。子怀亮，慷慨有父风，以柱国世子拜仪同三司，坐弼为奴，俄亦诛死。”

中。每日初更后，勿言语读诵，宁待平旦也。旦起欲专言善事，不欲先计较钱财。又食上不得语，语而食者，常患胸背痛，亦不可寝卧多言笑。寝不得言语者，言五脏如钟磬，不慧则不可发声。行不结语，若欲语，须住乃语，行语则令人失气。冬至日，止可语，不可言；自言曰言，答人曰语。言有人来问，不可不答，自不可发言也。”

关于“节饮食”，《孙思邈养生秘诀》P38有：“是以善养性者，先饥而食，先渴而饮。食欲数而少，不欲顿而多，则难消也。长欲令如饱中饥，饥中饱耳。盖饱则伤肺，饥则伤气。”

初九，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

慕道斋释评 《尔雅·释鱼》：“二曰灵龟。”

《尚书·泰誓》：“惟人万物之灵。”

《大雅·灵台传》：“神之精明者称灵。”

《史记·龟策列传》：“灵龟卜祝曰：‘假之灵龟。五筮五灵，不如神龟之灵。知人死，知人生。某身良贞，某欲求某物。即得也，头见足发，内外相应；即不得也，头仰足胗，内外自垂。可得占。’”这一段说明了什么叫做灵龟。

《礼记·礼运》：“何谓四灵？麟凤龟龙，谓之四灵。……龟以为畜，故人情不失。”“畜”，指有德行，通天道。

上古占卜，就是在做事之先，考虑事情的做法，预计事情的得失。在这个过程中，有时会夹杂一些迷信的说法和做法，但这种努力还是值得肯定的。即便是现代的人，也不能保证自己说的话都对。占卜后，由专业人员把得出的考虑和预计写在龟板上，并经过火烤使它不得更改。这些龟板，事后要用事实检验，并留做文献，以备将来参考，这也是对占卜人员赏罚的依据。这些文献中，肯定有许多符合天道，因为这些事都经过人的慎重考虑，所以会有“人情不失”的说法，这里面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实际上，“人情不失”是占卜人员的功劳，而不是龟板的功劳。而古人大概是出于伏藏、“含章”等种种考虑，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的本事，所以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舍尔灵龟”，舍弃自己占卜用的好龟不用。喻凡事不愿意用自己的脑子想一想，不愿意参考历史的经验。

“朵颐”，嚼东西，吃东西，形容嘴里塞得鼓鼓的。

“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不动脑筋想一想怎样挣来自己吃的饭，而是只顾羡慕别人吃得好，习惯于看人家的脸色决定自己的取舍、照人家的指示办事，这样的思想方法凶险。

从《周易》的年代到现在，几千年过去了，仍然有不少人遇到事，不愿用脑子分析研究，不愿靠自己的调查和思考来找到解决的方法，而是去求神拜佛、求签算命。另外一种倾向，就是总盼着有个“救世主”，在自己想不明白的时候下一道“最高指示”。这些是都是思想懒汉的作法，非常容易因此而犯错误。用这种方法决定事情，肯定要走向失败。所以，要取得胜利，必须打破“两个凡是”，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这一爻批评了这种思想懒汉的作法，明白无误地说它凶险。

俗话说：“端人家碗，受人家管。”一个人必须有自己的粮道，从而能自己养活自己。还要有自己的思想，才能由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有了这两条，才会有自己的人格、自己

的自由，才能不被别人役使、左右。

上面《象》中说的“观颐，观其所养也”，指的就是这一爻。看看是吃自己的饭，还是吃人家的饭。如果是吃自己的饭，再看一看自己干了什么样的工作挣来的这碗饭。

《象》曰：“观我朵颐”，亦不足贵也。

慕道斋释评 “亦不足贵也”，只会羡慕人家吃得好、看人家的脸色，而不会自己动脑筋解决自己的问题，是一种贱毛病，不是什么露脸的事。

《庄子·外篇·骈拇》：“吾所谓明者，非谓其见彼也，自见而已矣。夫不自见而见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

六二，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

慕道斋释评 “颐”，人脸。人脸分两部分，上半部是颅骨，不能动，只有下半部的下巴骨能动。下巴骨动，是为了说话或吃东西。如果不是为了这两个目的而动，就是乱动、妄动。

“颠”，头顶。引申为比较靠上的位置，比较高的位置。

《尔雅·释言》：“颠，顶也。”

《说文解字》：“颠，顶也。”

《楚辞·九叹·愍命》：“今反表以为里兮，颠裳以为衣。”

《鼎卦》初六里有“鼎颠趾，利出否”，那里的“颠”和这里是一样的意思。

“颠颐”，指人脸的上半部。在平常的情况下，人脸应该是没有什么表情；遇到事情，更应该喜怒不形于色。反过来讲，如果一个人控制不住自己的表情，或者说，此人的表情比较丰富，遇到事情，他脸上的肉就会乱动、乱颤。这样的脸，就比较引人注目，可以比喻说他的表情越出了平常的位置。至少可以说，本应该隐藏在人脸下半部的表情，泛到了比较显眼的上半部。

《说文解字》：“天，颠也。”所以，人的两眉之间，称为“天庭”。请参阅《睽卦》六三。

《三国志·魏书·管辂传》：“此二人天庭及口耳之间，同有凶气。”人有不平之心，在眉宇面目之间容易有所表现，这也叫做“颠颐”。

清朝名臣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时候，喜欢杀人，所以获得了“曾剃头”的称号。他主张在杀人之前，要对他们进行观察，有一些挑选的标准，其中对“眉眼不顺”者，不管有没有犯罪，先杀掉再说。所以，人若有不平之心，万万不可表现在眉宇面目之间，否则非常危险。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做“侧目而视”。意思是说见到有权势的人，最好不要与对方的目光对视，要低眉顺眼，利用眼角的余光来观察事物，免得发生什么意外。

另外，甲骨文的“化”字，是把两个互相颠倒的“人”字放在一起。所以，在古人看来，“颠倒”就意味着“变化”。那么“颠颐”的意思，也可以指遇事脸色有了变化。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容易惹来麻烦。

例如，东汉著名的文学家蔡邕，在董卓之乱时，由于片刻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表情，

引来了杀身之祸。

《资治通鉴·卷六〇》：“卓之死也，左中郎将高阳侯蔡邕在王允坐，闻之惊叹。允勃然叱之……即收付廷尉。邕谢曰：‘身虽不忠，古今大义，耳所厌闻，口所常玩，岂当背国而向卓也！愿黔首刖足，继成汉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邕遂死狱中。”

“经”，织机上的经线。《说文解字》：“拂，过击也。”^①

“拂经”，用手拂织机上的经线。用手一拂，经线就有一连串的起伏，起伏过后又静止了，好像手拂过竖琴一样。这也是用来形容此人表情比较丰富，但这种表情的变化是暂时的，一飘而过。

《说文解字》：“经，织也。”

《管子·四称》：“近君为拂，远君为辅，义以与交，廉以与处。”

《战国策·赵二》：“夫制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从政有经而令行为上。”又有：“农夫劳而君子养焉，政之经也；愚者陈意而知者论焉，教之道也；臣无隐忠，君无蔽言，国之禄也。”

《资治通鉴·卷一》：“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古人经常用“经”来作比喻。同样，在本爻，人脸上肌肉大的条块也可以叫做经。

“丘颐”，脸上肌肉较多、比较突出的部分，大致在颧骨、脸蛋一带。

“拂经于丘颐”，形容此人遇到重大事情，脸上比较突出部分的肌肉有短暂的起伏，有动作、有抽搐或脸色起变化。总之，虽然极力掩盖自己的表情，但还是能让人看出来。

“征凶”，做事情，贵在喜怒不形于色。表情过于丰富，就容易泄密，干事情就凶险。

例如，南北朝时北魏的孝庄帝要杀尔朱荣，准备好了之后，骗其进宫。孝庄帝听到报告说，尔朱荣来了，不觉失色。手下人提醒他说：“陛下的脸色变了。”孝庄帝于是急忙连连喝酒，因为酒既能壮胆，又能改变脸色。尔朱荣来了之后，见一切正常，就没有防备。尔朱荣落座后，忽然看见几个人持刀上殿来杀他，急忙起身奔向孝庄帝的御座，没想到孝庄帝早已预置利刃于膝下，待尔朱荣靠近，亲手将他杀死。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干大事之前如果能够保持脸色不变，就容易成功。^②

遇到大事，尤其是性命交关的事，脸上会有一些表情，一般人在所难免。故而“拂经”在六二中位，说明这是人之常情。

喜怒不形于色的典范，有东汉光武帝刘秀。有一次在起义军中，他的哥哥被杀，他自己的处境也十分危险。但他能做到处变不惊，谈笑自若，神色不变，所以他顺利地度过了

① 《晏子春秋》：“鲁昭公弃国而走齐，齐公问焉，曰：‘君何年之少，而弃国之蚤？奚道至于此乎？’昭公对曰：‘吾少之时，人多爱我者，吾体不能亲；人多谏我者，吾志不能用；好则内无拂而外无辅，辅拂无一人，谄谀我者甚众。譬之犹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叶，秋风一至，根且拔矣。’”这里的“拂”也是一种类似的比喻。

《庄子·盗跖》：“论则贼之，行则下之，则是言行之情悖战于胸中也，不亦拂乎！”所以，“拂”也当混乱讲。脸上表情丰富，自己控制不住，也是人的一种混乱。

② 《资治通鉴·卷一二一》：“元显大喜，遣张法顺至京口，谋于刘牢之，牢之以为难。法顺还，谓元显曰：‘观牢之言色，必贰于我，不如召人杀之；不尔，败人大事。’”从这个反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干大事时如不能保持脸色平静，则可能会有杀身之祸。

《战国策·楚一》：“郢人有狱三年不决者，故令请其宅以卜其罪。客因为之谓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愿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当服罪，故其宅不得。’客辞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谓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为以故与奚恤？’客曰：‘非用故也。’曰：‘谓而不得，有说色，非故如何也？’”自己的表情让自己露了馅儿。

危机，非常人也。故而，他是当皇帝的材料。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类也。

慕道斋释评 “行失类也”，脸做了不该做的事。这句话看起来平淡，却不知有多少惨痛的教训！

六三，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慕道斋释评 “颐”，整个面部。

“拂颐”之表情丰富，更甚于六二。好像一阵风拂过面颊，使整个面部都动起来了，表情十分明显。“贞凶”，预计凶险。

六三和六二的区别在于，六二竭力掩饰自己的表情，流露出少许变化，立即又恢复了原状，为人之常情。六三则是脸色大变，并一时不能恢复原状。

六二“拂经”，形容得很准确，因为经线拉得很直，所以振幅较小，时间很短。六三少了一个“经”字，变成一个“颐”字，则是形容振幅较大，时间较长。

“十年勿用，无攸利”，此人表情更暴露、毛病更大，十年之内不要干什么事，因为此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搞不好还要丢了自己的性命。此人的当务之急是改掉自己的这个毛病。请参阅乾卦初九“潜龙勿用”。^①

例如，唐朝的文宗要杀宦官，他想出一计，让韩约诈称皇宫内的一棵石榴树上夜降甘露。一天早朝时，文宗命大宦官仇士良率众宦官去看甘露，计划用预先布置在那里的伏兵将他们一网打尽。谁知走在半路上，韩约在关键时刻变色流汗，使得仇士良警觉起来，发现了伏兵，以致整个计划失败。结果朝臣被杀六百余人，包括四个宰相一个没跑了，文宗也从此成了宦官的傀儡。从这以后，宦官专制愈演愈烈，唐朝一蹶不振，不久就灭亡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甘露之变”，因一个人面部表情的不当，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喜欢发脾气、性情比较暴躁的人也属于此类。例如张飞常暴怒，怒形于色，鞭打士卒，终于惹来杀身之祸。

六三无位，意味着行为比六二更糟糕，他的毛病大于平常人。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慕道斋释评 “道大悖也”，此人的行为非常不合道，毛病非常大。说出这样的评语，又惨痛了许多。

^① 《资治通鉴·卷六〇》：“卓之死也，左中郎将高阳侯蔡邕在王允坐，闻之惊叹。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国之大贼！几亡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疾，而怀其私遇，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即收付廷尉。邕谢曰：‘身虽不忠，古今大义，耳所厌闻，口所常玩，岂当背国而向卓也！愿黥首刖足，继成汉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马日磾谓允曰：‘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而所坐至微。诛之，无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戎马在郊，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讥议。’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无后乎！善人，国之纪也；制作，国之典也；灭纪废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狱中。”

六四，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慕道斋释评 “颠颐”，和六二相仿佛，还是形容此人的表情非常生动，或者说眉宇之间起了变化，但在这里形容的是一种专心致志的表情。

“吉”，这种表情吉祥。人只有在认真做事的时候才有这种表情，而认真做事总是吉祥的。

《说文解字》：“逐，追也。”所以，“逐逐”就是在研究中追寻事物的本质，在做事时追求完美的结果。

“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人在专心致志地做事的时候，不可能还顾及自己的表情，不可避免地有一种专心致志地观察和做事的表情。这种认真的观察可以看出事物的真伪，可以避免灾祸。

天津有一位青年古董收藏家叫郝笛，他可以很准确地辨明古董的真伪。他从收藏古钱币开始，曾对着一枚古钱币观察了四天四夜，不放过任何细节。这种观察多了，到后来任何古董拿到他的面前，他就能观察出它是否有一种“神韵”，有此神韵就是真古董，无此神韵就是假古董。由于这种神韵不可用语言表达，郝笛自己也不说清是怎么看出来的，所以造假古董的人也造不出来这种“神韵”，他们只能造出人家说出来的特征。只有会“虎视眈眈”的人，才能体会出这种“神韵”。

“其欲逐逐”，这里的“欲”就是不遗余力地要找到那种“神韵”。任何事，任何人，只要仔细观察，都应该有一种“神韵”，那就是它的本质，那就是与表面伪装的区别。先找到这种神韵，才能不被假象蒙蔽，那就是做事成功的基本前提。

“无咎”，这种表情在认真做事的时候是不可避免的。一般情况下，人们不会因为这种表情泄露太多的机密，倒可以因为自己的认真看穿对方，所以不会引来灾祸。

《象》曰：“颠颐之吉”，上施光也。

慕道斋释评 “上”，往往指天道，这里也指脸的上半部。

“上施光也”，人在专心致志做事和观察事物的时候，总有一种具体的道使他精神集中，两眼炯炯有神，好像在放光，有一种特殊的表情。

六五，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

慕道斋释评 “拂经”，和六二的“拂经于丘颐”一样，也是不善于控制和掩饰自己的表情，但程度不是很严重，对自己不利的表情只是一飘而过。

“居贞吉”，六五身居高位，必然经常处理大事，但自己又控制不住自己的表情，所以只适合在幕后谋划，不适合出门、上台面，不要去做具体工作。知道自己的这个缺陷，又善于事先预防，方能吉祥。

“居贞吉”还有一种意义，就是好好思索、检查自己在这方面的缺点，改正之后，就非常吉祥。

“不可涉大川”，不适合做大事。因为不善于掩饰自己的表情，就容易泄露自己的想

法,容易导致重大的失败。

《象》曰:“居贞之吉”,顺以从上也。

慕道斋释评 “上”,指天道。

“顺以从上也”,顺势从道,不犯难也。自己有这方面的弱点,是客观事实。要善于避开自己的弱点,尊重客观规律,干自己适合干的事,不要硬逞能。

上九,由颐,厉吉。利涉大川。

慕道斋释评 “由”,用。^① 请参阅《豫卦》九四。

“由颐”,善于用自己嘴和脸的人,就是善于运用其吃饭、说话、表情三种功能的人。其中饭人人会吃,但吃谁的饭、吃什么饭,则大有不同。作为人,更重要的、也是经常用到的本领,是善于说话和善于控制自己的表情。最好是需要什么表情,就能来什么表情;需要说什么话,就能来什么话。这当然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则以木讷为上。在现代社会,办事情往往不是靠直接运用体力,而是靠人的表情和说话。

《论语·子路》:“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礼记·缁衣》:“《诗》云:‘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所望。’”

《管子·枢言》:“爱人甚,而不能利也;憎人甚,而不能害也。故先王贵当、贵周。周者,不出于口,不见于色;一龙一蛇,一日五化之谓周。”

《玉篇》:“厉,危也。”

“厉吉”,由于此人善于运用自己的嘴和脸,在危险的环境里也能吉祥。^②

① 《礼记·经解》:“隆礼由礼,谓之有方之士;不隆礼不由礼,谓之无方之民,敬、让之道也。故以奉宗庙,则敬;以入朝廷,则贵贱有位;以处室家,则父子亲兄弟和;以处乡里,则长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此之谓也。”

《庄子·渔父》:“且道者,万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为事逆之则败,顺之则成。故道之所在,圣人尊之。”

② 《智囊·胆智部·识断》:“孝宗时,以孔镛为田州知府。莅任才三日,郡兵尽已调发,而峒獠仓卒犯城,众议闭门守,镛曰:‘孤城空虚,能支几日?只应谕以朝廷恩威,庶自解耳。’众皆难之,谓:‘孔太守书生迂谈也。’镛曰:‘然则束手受毙耶?’众曰:‘即尔,谁当往?’镛曰:‘此吾城,吾当独行。’众犹谏阻,镛即命骑,令开门去。众请以士兵从,镛却之,贼望见门启,以为出战,视之,一官人乘马出,二夫控络而已。门随闭,贼遮马问故,镛曰:‘我新太守也,尔导我至寨,有所言。’贼匿测,姑导以行。远入林菁间,顾从夫,已逸其一。既达贼地,一亦逝矣。贼控马入山林,夹路人裸加于树者累累,呼镛求救。镛问人,乃庠生赴郡,为贼邀去,不从,贼将杀之。镛不顾,径入洞,贼露刃出迎,镛下马,立其庐中,顾贼曰:‘我乃尔父母官,可以坐来,尔等来参谒。’贼取榻置中,镛坐,呼众前,众不觉相顾而进,渠首问镛为谁,曰:‘孔太守也。’贼曰:‘岂圣人儿孙邪?’镛曰:‘然。’贼皆罗拜,镛曰:‘我固知若贼本良民,迫于授,寒此苟图救死,前官不谅,动以兵加,欲剿绝汝,我今奉朝命作汝父母官,视汝犹子孙,何忍杀害?若信能从我,当有汝罪,可送我还府,我以谷帛资汝,勿复出掠;若不从,可杀我,后有官军来问罪,汝当之矣。’众错愕曰:‘诚如公言,公诚能相恤,请终公任,不复扰犯。’镛曰:‘我一语已定,何必多疑。’众复拜,镛曰:‘我馁矣,可具食。’众杀牛马,为麦饭以进,镛饱啖之,贼皆惊服。日暮,镛曰:‘吾不及入城,可即此宿。’贼设床褥,镛寝。明日复进食,镛曰:‘吾今归矣,尔等能从往取粟帛乎?’贼曰:‘然。’控马送出林间,贼数十骑从。镛顾曰:‘此秀才好人,汝既效顺,可释之,与我同返。’贼即解缚,还其巾裾,诸生竞奔去。镛薄暮及城,城中吏登城见之,惊曰:‘必太守畏而从贼,导之陷城耳。’争问故,镛言:‘第开门,我有处分。’众益疑惧,镛笑语贼:‘尔且止,吾当自入,出犒汝。’贼少却,镛入,复闭门,镛命取谷帛从城上投与之,贼谢而去,终不复出。

[冯梦龙评]:“晞奉汾阳家教,到底自惜功名。段公行法时,已料之申矣。孔太守虽借祖荫,然语言步履,全不犯凶锋。故曰:‘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刚。’”这个故事,就是在危难之时善于说话的典范。

“利涉大川”，这种人适合于做大事。①

《象》曰：“由颐，厉吉”，大有庆也。

慕道斋释评

“大有庆也”，善于运用自己嘴和脸的人，尤其是善于说话和善于灵活地运用自己表情的人，是值得大大庆贺的。

《论语·泰伯》：“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悖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曾子说的这三件事，本卦都有详细的讨论，干大事的人一定要仔细体会之。

① 《战国策·魏三》：“齐欲伐魏，魏使人谓淳于髡曰：‘齐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敝邑有宝璧二双，文马二驂，请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诺。’人说齐王曰：‘楚，齐之仇敌也；魏，齐之与国也。夫伐与国，使仇敌制其余敝，名丑而实危，为王弗取也。’齐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谓齐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马也。’王以谓淳于髡曰：‘闻先生受魏之璧、马，有诸？’曰：‘有之。’然则先生之为寡人计之何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虽刺髡，于王何益？若诚不便，魏虽封髡，于王何损？且夫王无伐与国之诽，魏无见亡之危，百姓无被兵之患，髡有璧马之宝，于王何伤乎？’”

《战国策·韩一》：“五国约而攻秦，楚王为从长，不能伤秦，兵罢而留于成皋。魏顺谓市丘君曰：‘五国罢，必攻市丘以偿兵费。君资臣，臣请为君止天下之攻市丘。’市丘君曰：‘善。’因遣之。魏顺南见楚王曰：‘王约五国而西伐秦，不能伤秦，天下且以是轻王而秦，故王胡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魏顺曰：‘天下罢，必攻市丘以偿兵费。王令勿攻市丘。五国重王，且听王之言而不攻市丘；不重王，且反王之言而攻市丘。然则王之轻重必明矣。’故楚王卜交而市丘存。”

《战国策·燕一》：“燕文公时，秦惠王以其女为燕太子妇。文公卒，易王立。齐宣王因燕丧攻之，取十城。武安君亦秦为燕说齐王，再拜而贺，因仰而吊。齐王按戈而却曰：‘此一何庆吊相随之速也？’对曰：‘人之饥所以不食乌喙者，以为虽偷充腹而与死同患也。今燕虽弱小，强秦之少婿也。王利其十城而深与强秦为仇。今使弱燕为雁行，而强秦制其后，以招天下之精兵，此食乌喙之类也。’齐王曰：‘然则奈何？’对曰：‘圣人之制事也，转祸而为福，因败而为功。故桓公负妇人而名益尊，韩相献罪而交愈固，此皆转祸而为福，因败而为功者也。王能听臣，莫如归燕之十城，卑辞以谢秦。秦知王以己之故归燕城也。秦必德王；燕无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弃强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仪事齐，则大王号令天下皆从。是王以虚辞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也。此霸王之业矣。所谓转祸为福，因败成功者也。’齐王大说，乃归燕城，以金千斤谢其后，顿首除中，愿为兄弟而请罪于秦。”

《战国策·燕三》：“张丑为质于燕，燕王欲杀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为将杀我者，人有言我有宝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夺我珠而吞之，燕王必当杀子，剖子腹及子之肠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说以利。吾要且死，子肠亦且寸绝。’境吏恐而赦之。”

《战国策·赵四》：“虞卿请赵王曰：‘人之情宁朝人乎？宁朝于人也？’赵王曰：‘人亦宁朝人耳，何故宁朝于人？’虞卿曰：‘夫魏为从主，而逆者范座也。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万户之都，请杀范座于魏。范座死，则从事可移于赵。’赵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请杀范座于魏。魏王许诺，使司徒执范座而未杀也。范座献书魏王曰：‘臣闻赵王以百里之地请杀座之身。夫杀无罪范座，座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窃为大王美之。虽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复生也，则主必为天下笑矣！臣窃以为与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使也。’又遣其后相信陵君书曰：‘夫赵、魏，敌战之国也。赵王以咫尺之书来，而魏王轻为之杀无罪之座，座虽不肖，故魏之免相望也，尝以魏之故得罪于赵。夫国内无用臣，外虽得地，势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听赵杀座之后，强秦秦赵之欲，倍赵之割，则君将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遽言之王而出之。”

《战国策·赵四》：“秦攻魏，取宁邑，诸侯皆贺。赵王使往贺，三反不得通。赵王忧之，谓左右曰：‘以秦之强，得宁邑以制齐、赵。诸侯皆贺，吾往贺而独不得通，此必加兵我，为之奈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曰：谏说者辩士也，大王可试使之。’谏说亲受命而往。至秦，献书秦王曰：‘大王广地宁邑，诸侯皆贺，敝邑寡君亦窃嘉之，不敢宁居，使下臣奉其币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无罪，愿大王无绝其欢；若使有罪，愿得请之。’秦王使使者报曰：‘吾所使赵国者，小大皆听吾言，则受币；若不从吾言，则使者归矣。’谏说对曰：‘下臣之来，固愿承大国之意也，岂敢有难？大王若有以令之，请奉而西行之，无所疑。’于是秦王乃见使者，曰：‘赵豹、平原君数欺弄寡人，赵能杀此二人则可，若不能杀，请令半诸侯受命邯郸城下。’谏说曰：‘赵豹、平原君，亲寡君之母弟也，犹大王之有叶阳、泾阳君也。大王以孝治闻于天下，衣服使之便于体，膳啖使之便于口，未尝不分于叶阳、泾阳君。叶阳君、泾阳君之车马衣服，无非大王之服御者。臣闻之：‘有覆巢毁卵而凤皇不翔，刳胎焚夭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还报，敝邑之君畏惧不敢不行，无乃伤叶阳君、泾阳君之心乎？’秦王曰：‘诺。勿使从政。’谏说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海，以恶大国，请黜之，勿使与政事，以称大国。’秦王乃喜，受其币而厚遇之。”

《战国策·宋卫》：“卫嗣君病。富术谓殷顺且曰：‘子听吾言也以说君，勿益损也，君必善子。人生之所行，与死之心异。始君之所行于世者，食高丽也；所用者，绠错、掣薄也。群臣尽以为君轻国而好高丽，必无与君言国事者。子谓君：‘君之所行天下者甚谬。绠错主断于国，而掣薄辅之，自今以往者，公孙氏必不血食矣。’”君曰：‘善。’与之相印，曰：‘我死，子制之。’嗣君死，殷顺且以君令相公期。绠错、掣薄之族皆逐也。”

以上各段都说明善于说话在大事中起到的巨大作用。

28 大过卦



011110

慕道斋释评

本卦为“大过”，讨论大人物在重大问题上的偏颇或过失。在正面论述的时候，也讨论大人物的过人之处。

本卦的卦象是巽下兑上，或者说上泽下木，大水淹了树木。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水生木，现在是水淹了木，说明此人不能很好地利用环境和资源，本来应该起好作用的东西反而起了坏作用。

大人物的责任就是领导好下属，利用好资源，掌握好大的盘子，让小人们替自己做事。如果在这方面出了问题，做不到这一点，就是大人物的重大偏颇或过失，所以本卦叫做“大过”。

《吕氏春秋·贵直论》：“凡智之贵也，贵知化也。人主之惑者则不然。化未至则不知，化已至，虽知之与勿知一贯也。事有可以过者，有不可以过者。而身死国亡，则胡可以过？此贤主之所重，惑主之所轻也。所轻，国恶得不危？身恶得不困？危困之道，身死国亡，在于不先知化也。吴王夫差是也。子胥非不先知化也，谏而不听，故吴为丘墟，祸及阖庐。”

本卦专门讲“胡可以过”的大问题。小人物也有身死家亡的问题，对他们来说，这种问题也是重大问题。所以，本卦对小人物也有戒示作用。^①

此卦的六爻分为三组：初六与上六为一组，九二和九五为一组，九三和九四为一组。每组都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同一种过失，一共说明了三种过失。从正面论述的地方，又说明了大人物的过人之处。

《大过》：栋桡。利有攸往，亨。

慕道斋释评

“大过”的卦象，中间是阳爻，两端各有一个阴爻，中间强，两端弱，像个木梁，两端的强度不够，容易造成两头向上弯曲，喻人受不住外界的压力。

“桡”，改变自己本来的形状或初衷，引申为屈服。

“栋桡”的意思就是木梁变形，两端向上翘。本卦描述的最大毛病就是“栋桡”。本卦的重点就是论述什么是“栋桡”和如何避免“栋桡”。

“梁”和“栋”都是水平方向支撑房子的大木，在水平方向互为 90 度角，统称为“栋梁”。

《诚意伯文集》：“吾闻宅坏而栋不桡者可葺。”这句话是说，如果房子坏了，但大梁的两头不向上翘起，就可以修。反过来说，一旦“栋桡”，也就是说大梁的两头向上翘起，那房子连修都没法修，可见情况之糟糕。

《管子·形势解》：“栋生桡不胜任则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慈母之所爱也。不以其

^① 《汉书·司马迁传》：“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者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诛死之罪。其实皆为善为之，而不知其义，被之空言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指，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大过予之，受而不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理动者，下瓦则慈母笞之。故以其理动者，虽覆屋不为怨；不以其理动者，下瓦必笞。故曰：‘生栋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

“栋隆”之形状，与“栋桡”相反，是大梁的两头向下弯曲，成为一个拱形。

“栋隆”之形状在力学上有利，是因为如果两端受力，力的方向是使木梁压紧，从而更加坚固；“栋桡”之形状在力学上不利，是因为这时如果两端受力，力的方向是使木梁在中间撕裂。

《国语·鲁语上》：“不厚其栋，不能任重。重莫如国，栋莫如德。”

在中国历史上，皇室好比是一根大梁，支撑着国家。下面有朝臣、藩镇、外戚、宦官、百姓五根支，如果这五股势力的合力起的是支持皇室的作用，那就是“栋隆”，社会就安定；反之，如果起的是颠覆皇室的作用，那就是“栋桡”，就快要改朝换代了。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不断地一治一乱的变换，就是“栋隆”和“栋桡”之间的不断转换。

在本卦，“栋桡”的意思是房屋的大梁在屋顶的重压下，被压得向下弯曲，喻领导人没有自己的一套方针，而受上下级摆布，从而在重大问题上让步，丧失了自己的立场。这是最危险的事，也是大人物可能犯的最致命的毛病，所以这里特别提出来，要千万注意。^①

例如，在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面临着来自上面和下面的双重压力。上面的中央领导和下面的一些军官、群众，都要求只有千人左右的起义军攻打长沙。这时稍一不慎，就会酿成大祸。而这时的毛泽东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主张向井冈山进军，并达到了此目的，显示了非凡的领导才能。

“利有攸往，亨”，懂得了本卦所说的原理，做事就容易成功，也容易做到资源的最佳配置。

《象》曰：“大过”，大者过也。“栋桡”，本末弱也。刚过而中，巽而说。行，利有攸往，乃亨。“大过”之时大矣哉！

慕道斋释评 “大者过也”，本卦讨论大人物或领导者的偏颇或过失。在正面论述的地方，指大人物的过人之处。

① 《战国策·齐六》：“齐王建入朝于秦，雍门司马前曰：‘所为立王者社稷耶？为王立王耶？’王曰：‘为社稷。’司马曰：‘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齐王还车而反。即墨大夫与雍门司马谋而听之，则以为可可为谋，即入见齐王曰：‘齐地方数千里，带甲数百万。夫三晋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郢之间者百数，王收而与之百万之众，使收三晋之故地，即临晋之关可以入矣；鄆郢大夫不欲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数，王收而与之百万之师，使收楚故地，即武关可以入矣。如此，则齐威可立，秦国可亡。夫舍南面之称制，乃西面而事秦，为大王不取也。’齐王不听。秦使陈驰诱齐王内之，约与五百里之地。齐王不听即墨大夫而听陈驰，遂入秦，处之共松柏之间，饿而死。先是，齐为之歌曰：‘松柏！柏邪！住建共者客邪？’”这一段是说，齐王受秦使摆布，结果死于非命。

《战国策·秦二》：“计听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计者，事之本也；听者，存亡之机。计失而听过，能有国者寡也。故曰：‘计有一二者难悖也，听无失本末者难惑。’”

《吕氏春秋·贵直论》：“吴王夫差将伐齐。子胥曰：‘不可。夫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言语不通。我得其地不能处，得其民不得使。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我得其地能处之，得其民能使之。越于我亦然。夫吴、越之势不两立，越之于吴也，譬若心腹之疾也，虽无作，其伤深而在内也。夫齐之于吴也，疥癬之病也，不苦其已也，且其无伤也。今释越而伐齐，譬之犹惧虎而刺狗，虽胜之，其后患无失。’太宰嚭曰：‘不可。君王之令所以不行于上国者，齐、晋也。君王若伐齐而胜之，徙其兵以临晋，晋必听命矣，是君王一举而服两国也，君王之令必行于上国。’夫差以为然，不听子胥之言，而用太宰嚭之谋。子胥曰：‘天将亡吴矣，则使君王战而胜；天将不亡吴矣，则使君王战而不胜。’夫差不听。子胥两祛高蹑而出于廷，曰：‘嗟乎！吴朝必生荆棘矣。’夫差兴师伐齐，战于艾陵，大败齐师，反而诛子胥。子胥将死，曰：‘与！吾安得一目以视越人之入吴也？’乃自杀。夫差乃取其身而流之江，抉其目，着之东门，曰：‘女胡视越人之入我也？’居数年，越报吴，残其国，绝其世，灭其社稷，夷其宗庙，夫差身为擒。夫差将死，曰：‘死者如有知也，吾何面以见子胥于地下？’乃为幘以冒而死。夫患未至，则不可告也；患既至，虽知之无及矣。故夫差之知惭于子胥也，不若勿知。”

《战国策·赵二》：“臣以田单、如耳为大过也。岂独田单、如耳为大过哉？天下之主亦尽过矣！夫虑收亡齐、罢楚、敝魏与不可知之赵，欲以穷秦、折韩，臣以为至愚也。”

“本末”，树木的两端，粗的一头叫做本，细的一头叫做末。请参阅《咸卦》九五。

《说文解字》：“本，木下曰本。从木，一在其下。”

《说文解字》：“末，木上曰末。从木，一在其上。”

“本末弱也”，木梁的两端强度不够，木梁的中部才会在柱子和屋顶的作用下向下弯曲，而两端向上翘起。喻领导者没有自己的方针，对部下缺乏驾驭能力，耳根子软，容易被他人左右。本卦为《大过》，喻领导者对人物和资源缺乏处置能力。^①

“刚过而中”，君子有时看起来做事有点过头，特立独行，其实正是按中道行事。这里说的“刚”，是指本卦中间的四个阳爻。这里说的“过”，指的是九二“枯杨生稊”和九四“栋隆”，它们是既刚又过。本来二、四是阴爻合适的地方，而本卦却是阳爻在那里，所以为“过”。但表面的“过”里说明的正是天道之所在，尤其九二处在内卦的中爻，所以又称之为“中”。“中”，指天道。

“巽而说”，指卦象为外悦内顺。外表和悦，使小人摸不清君子在想什么，就不能没完没了地来说服他、骚扰他。做到内顺，就是要使内心的想法和道一致，自己认为合适了才行，人家无论怎样来说也不急眼、不妥协。

“行，利有攸往，乃亨”，干事情，要找到有利时机干，才能做到亨。

“‘大过’之时大矣哉”，《大过》卦，描述的是做事的时机，描述的是领导者的责任，关系重大啊！

《象》曰：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遯世无闷。

慕道斋释评 “泽灭木，大过”，湖水淹了树木，本来应当起辅佐作用的东西反倒起了祸害作用，说明领导者驭下无方，或不善于利用资源。此卦叫做“大过”，专门讨论大人物的过错。

大人物下面的具体工作人员和各种资源，都应该为大人物的工作起到辅助、支持的作用，否则就会“泽灭木”。

经不起别人的花言巧语和伪善态度，是造成“泽灭木”的重要原因。请参阅《兑卦》的九四。

“君子以独立不惧”，君子凡事有主见，坚决不听从部下的那些不负责任的建议。只要自己有把握的事情，没有别人的赞同，心里也不害怕。

① 《吕氏春秋·似顺论》：“高阳应将为室，家匠对曰：‘未可也。木尚生，加涂其上，必将挠。以生为室，今虽善，后将必败。’高阳应曰：‘缘子之言，则室不败也。木益枯则劲，涂益干则轻，以益劲任益轻则不败。’匠人无辞而对，受令而为之。室之始成也善，其后果败。高阳应好小察，而不通乎大理也。”

《资治通鉴·卷七》：“赵高既得幸于胡亥，又怨蒙氏，乃说胡亥，请诈以始皇命诛扶苏而立胡亥为太子。胡亥然其计。赵高曰：‘不与丞相谋，恐事不能成。’乃见丞相斯曰：‘上赐长子书及符玺，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与高之口耳。事将何如？’斯曰：‘安得亡国之言！此非人臣所当议也！’高曰：‘君侯材能、谋虑、功高、无怨、长子信之，此五者皆孰与蒙恬？’斯曰：‘不及也。’高曰：‘然则长子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乡里明矣！胡亥慈仁笃厚，可以为嗣。愿君审计而定之！’丞相斯以为然，乃相与谋，诈为受始皇诏，立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扶苏，数言不能辟地立功，士卒多耗，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日夜怨望不得罢归为太子，将军恬不矫正，知其谋，皆赐死，以兵属裨将王离。”李斯在生死存亡关键时刻，被赵高牵着鼻子跑，同流合污，为虎作伥，其结果是位失身死，被夷三族。

“遯世无闷”，君子心里充实，确切地知道合乎天道的作法，所以能够远离繁华和人群，耐得住寂寞，不怕别人不理睬，不怕别人不赞成，也不怕别人的误解。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慕道斋释评 “藉”，垫在物体下面的东西。《说文解字》：“藉，祭藉也。一曰草不编，狼藉。”

《仪礼·聘礼》：“凡执玉，无藉者袭。”意思是说，作为一个规矩，当手里拿着玉器时，如果玉器的下面没有垫子，就要给它套上一个套子，以避免出什么事故而把玉器碰坏了。

“藉用白茅，无咎”，用白茅草垫在重要的东西下面，免得那件东西受损，目的是不出问题，这是正确的工作方法。喻做事情要慎之又慎，要有预防措施，能够合理地、巧妙地使用资源。

《国语·周语下》：“居俭动敬，德让事咨，而能避怨，以为卿佐，其有不兴乎！”藉用白茅，就属于“动敬”，意思是做任何事情都要小心谨慎。

《管子·轻重丁》：“桓公曰：‘天子之养不足，号令赋于天下则不信诸侯，为此有道乎？’管子对曰：‘江淮之间有一茅而三脊，毋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请使天子之吏环封而守之。夫天子则封于太山，禅于梁父。号令天下诸侯曰：‘诸从天子封于太山，禅于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为禅藉。不如令者不得从。’’天下诸侯载其黄金，争秩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长而十倍，其贾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即位，天下之金四流而归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贺献者，菁茅之谋也。”这一段说明，古人在重大的仪式上使用茅草作为铺垫，确有其事。茅草在晒干后，呈黄白色，所以叫做“白茅”，并不是生来就是白色。

孔子关于这一爻说：“苟错诸地而可矣，席用白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也。”

孔子在《系辞下传·第二章》说：“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盖取诸大过。”所以，葬人以棺槨，以保护人的尸体，使之在一段时间内不受蝼蚁的侵害，亦“藉用白茅”之术也。

此爻形容大人物做事周到，善用普通简便的方法来保护贵重的东西。其精髓在于，用不值钱的东西把贵重的东西和危险隔开，有“李代桃僵”的味道。眼镜、手套、纱窗、绞肉时添肉用的筷子，总之，一切可以把有害的事情和人隔开的简便措施，都可以归为“白茅”一类。这些事情如果都注意起来，看起来琐碎，其实是正道，意义重大，是大人物的一个主要工作方法。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慕道斋释评 “柔在下也”，把柔软的、不值钱的东西垫在重要的东西下面。这是个比喻，读者可自行发挥运用。

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慕道斋释评 “枯杨生稊”，枯萎的杨树生出新枝。为何说“枯杨”？因为本爻说的是在某种困难情况下如何补救的方法。

“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好像一个老头子找了一个像他女儿一样年龄的女子为妻，这样还可以生子，没有什么不好。喻不图虚名，而求实利。古代的人一夫多妻，道德标准和今天不同，不可硬套。

“无不利”，没有不利之处。这是站在“老夫”的立场说话。

例如，抗战初期，红军宣布“拥护蒋委员长抗日”，把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从此开辟了一个国共合作新时期。世界上没有笔直的路，这些作法，有些委曲求全，但是抗战的需要，对共产党和红军后来的发展也大有好处。关键在于不图虚名要实利。

《象》曰：“老夫女妻”，过以相与也。

慕道斋释评 “过以相与也”，虽然两人不很匹配，有一些不便，这种行为过分了一点，但还能生子女，还能相伴过上好日子。

《周易·咸卦》：“《象》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

陶渊明《饮酒》其五：“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汉书》：“群臣连与成朋。”

例如，三国时孙权和刘备结盟，双方的情况有很多不同，共同抵抗曹操，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不管其中有多少矛盾，也不失为一种巧妙的破敌之策。

在一般人看来很难利用的资源，大人物通过某种操作，就能够巧妙地利用起来，并起到克敌制胜的关键作用，这正是大人物的过人之处。

九三，栋桡，凶。

慕道斋释评 “栋桡”，在大事上没有主见，让别人摆布自己，危险之极。

“栋桡”，还指在重大问题上让步，丧失了自己原有的正确立场，这同样是最危险的事，要千万注意。

《管子·牧民》：“缓者后于事，吝于财者失所亲，信小人者失士。”

《管子·小匡》：“人君唯优与不敏为不可，优则亡众，不敏不及事。”这里的“优”，指优柔寡断，也就是心里没有准主意，所谓“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

“凶”，凶险。

本爻是本卦中最大的过错。大人物是一个事业的栋梁，栋梁的职责就是拿定主意。在别的事情上可以让步一点，在大主意上万万不可屈服。不然，必将大祸临头。

例如，李斯听从赵高的主张，矫诏立秦二世，结果国灭身亡。

《象》曰：“栋桡之凶”，不可以有辅也。

慕道斋释评 “辅”，辅木、辅佐，喻部下。

《孙子兵法·谋攻篇》：“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

黄石公《素书》：“柱弱者屋坏，辅弱者国倾。”

“不可以有辅也”，如果领导者没有主见，耳根子软，易受他人左右，不能成为手下人的灵魂，而让手下的人当了家，那么手下的人就不能起到辅助的作用，反而会起到破坏的作用。曹操说：“刘景升之子，犬豕耳。”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有所谓“强将手下无弱兵”的说法。领导人强有力，部下才能很好地各司其职，发挥作用。军队没有好的统帅，必然土崩瓦解。例如，诸葛亮死后，蜀军就走了下坡路，屡战屡败，直至灭亡。

九四，栋隆，吉。有它，吝。

慕道斋释评 “栋隆”，形容领导人耳根子硬，主意高，能领导好手下的人。

“栋隆”，还指在重大问题上坚决不让步，站稳了自己的立场，这是最大的美德。

为了坚持正确的原则，往往要遭到别人的攻击和社会环境的巨大压力，这时要像房梁一样经得住整个屋顶的重压，而不能有丝毫的退缩。

唐朝开元年间，中原一带闹起了大蝗灾，国家的安全和百姓的生死都遇到极大的危险。当时的宰相姚崇主张组织人民大力灭蝗以挽救这种危急局面，但遇到了各种迷信思想的阻碍，上至皇帝和其他宰相，下至地方官员都反对这样做。姚崇一方面坚持原则，一方面巧妙地做上述反对者的思想工作，如中流砥柱，终于取得了灭蝗工作的胜利，使国家和人民避免了一场大灾难。古人说，宰相的工作是“燮理阴阳”，指的就是类似的工作。姚崇这种人就是当宰相的好材料，就是国家的栋梁，就是本爻所说的“栋隆”。一个国需要有这样的栋梁，一个团体、一户人家也需要有这样的栋梁。

据《宋史·文天祥传》，文天祥在北京菜市口英勇就义之后，他的妻子来给他收尸，在他的衣带中发现了几句话，其中有：“读圣贤书，所为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宋丞相文天祥绝笔。”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君子读圣贤书，就是为了在重大事情上，在关键时刻，能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文天祥用自己的行动说明了这一点。

《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论语·季氏》：“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

《论语·泰伯》：“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上面几段《论语》都是说，君子做人要有肩胛，做事要有担当。

“吉”，吉祥。

“有它，吝”，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就会有悔恨。

“有它”同“有他”。

《离骚》：“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

《诗经·小雅·渐渐之石》：“武人东征，不遑他矣。”

请参阅《中孚卦》初九的解释。

此爻和九三一组，说明领导者必须有主见，必须负起领导者的责任，领导好手下的人，

而不能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象》曰：“栋隆之吉”，不桡乎下也。

慕道斋释评 “不桡乎下也”，不因为下面的压力而弯曲，喻不被下面的人左右。

例如，二战时美国海军总司令不顾手下很多高级军官的反对，毅然实施中途岛战役，从而一举歼灭了日本海军的主力。

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

慕道斋释评 “枯杨生华”，枯萎的杨树又开了杨花，喻为人华而不实，或者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而强词夺理。为何说“枯杨”？因为自己有毛病或弱点。为何说华而不实？因为开过了花，树还是要死，只不过挣了一些一时的虚面子。

东方朔《诫子诗》：“才尽身危，好名得华。”

范晔《后汉书·王符传》：“是以朋党用私，背实趋华。”

上古的兵、卒、士三者的意义有别：兵，多指武器，有时泛指军队；卒，指步兵；士，指乘战车作战的军人。《吕氏春秋·简选》注：“在车曰士，步曰卒。”

显然，“士”是军队中最精锐的部分，相当于古代的装甲部队，下级官吏也叫做“士”。在本爻，喻年轻精壮的优秀男子。

“老妇得其士夫”，老太婆找了一个年轻精壮的男子当丈夫，但生不了子女，还是华而不实的意思。

“无咎、无誉”，请参阅《坤卦》六四。除了本爻，那里是《周易》中唯一提到“无咎、无誉”的地方。

在中国古代，一个老太婆找了个年轻精壮的男子当丈夫并不是什么露脸的事。譬如，武则天在七八十岁的时候找了张昌宗、张易之两个十七八岁的“面首”，整日和他们一起鬼混，她就不希望别人把这件事张扬出去。怎么才能不张扬出去？只有做事诡秘，绝口不谈这方面的事。而这正符合《坤卦》六四“括囊”的要求，其结果就是“无咎、无誉”。

此爻和九二一组，说明大人物做事，应注意不要华而不实。如果做了不十分妥帖的事情，应该保持低调，不要张扬，因为张扬了会惹人耻笑。

例如，在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不听劝告，坚持送蒋介石回南京，图虚名、招实祸，自己从此失去了自由，东北军也因此垮了台。

《象》曰：“枯杨生华”，何可久也？“老妇士夫”，亦可丑也。

慕道斋释评 “何可久也”，华而不实、强词夺理的做法，早晚会被别人看出来，经不起历史的检验，自己的实力和威望也会因此受到损失，是不能长久的。

“亦可丑也”，做了丑事，就不要大肆张扬了，因为那不是什​​么好事。

《周易》中有好几处“亦可丑也”，都是批评的意思。

上六，过涉灭顶。凶，无咎。

慕道斋释评 “过涉灭顶”，在过大河时被淹死了。喻做大事前欠考虑，不自量力，不审时度势，干了自己力所不及的事。如二战时日本袭击美国，德国袭击苏联，都是自己找上门去，自取灭亡的做法。

做事情，处理日常的问题，要简化、简化、再简化。做事的方式，要力图妥帖、妥帖、再妥帖。做每件事都要找到最简单、最妥帖、最省力的办法。千万不要认为惹一点麻烦、冒一点风险不要紧。人往往会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在一点小事上栽大跟头。这一卦虽然说的是大人物的事，一样适用于平民百姓。一般的人，虽然社会地位不高，但对于自己的家人和周围的人，尤其对于自己的行为，仍然负有领导责任。事事想着自己的责任，就不会轻易冒险。

《论语·述而》：“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馮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管子·形势解》：“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为，而后使焉。故令于人之所能为，则令行；使于人之所能为，则事成。乱主不量人力，令于人之所不能为，故其令废；使于人之所不能为，故其事败。夫令出而废，举事而败，此强不能之罪也。故曰：‘毋强不能。’”

攻不足，守有余；守不足，走有余。要根据具体情况，干适合于自己能力的事。只要不干力所不及的事，就不会轻易被消灭。

“凶”，凶险。《说文解字》：“凶，恶也。象地穿，交陷其中也。”表示要有人身伤害的发生。

“无咎”，河流千百年来一直是那样流淌着，不会故意陷害什么人。所以，此事全是自己的责任，不可归咎于他人他物。另外，咎为小祸，此爻为大祸临头，小命就要丢掉，全盘都要丢光，是要彻底灭亡的问题，已经不是咎的问题。

《说文解字》：“咎，灾也。从人从各。各者，相违也。”用来形容事情不尽如人意，口气比“凶”要和缓一点。

《说文解字》：“灾，天火也。”

此爻和初六为一组，从正反两方面来说明问题。说明了做事要谨慎小心，不要干力所不能及的事，事事要预防万一，留有余地。此爻也说明，一个人一定要提高思想水平，才能够事先预料出事情的结果，才不会自取灭亡。

《象》曰：“过涉之凶”，不可咎也。

慕道斋释评 “不可咎也”，河流不会主动找人来过河，然后设计把人淹死。一定是那个被淹死的人自己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所以此事不可怪客观存在着的事物，只能怪自己的脑子不够用。

另外，大人物做出了这种愚蠢的决定，其后果已经不是局部的损失和麻烦的问题，也不是一时的小灾问题，而是彻底灭亡的问题。事情的严重性，已经不可以用“咎”来形容。

29 坎卦 010010

慕道斋释评

本卦的卦象是坎下坎上。此卦是象形卦，两个坎叠在一起，喻凶险之极。

《说文解字》：“坎，陷也。”就是地上的坑、沟，可用来盛水。所以在八卦里，坎又代表水。

《仪礼·士丧礼》：“甸人掘坎于阶间，少西。”

从卦象上说，坎是两阴夹一阳，像两块泥土夹着一块肉，如同一个陷阱。据2007年电视台报道，河南偃师有并排的两座楼，楼之间有一条20多厘米的缝，有个八岁的男童张二林在楼顶玩耍时落入缝中，卡在两堵砖墙之间三个多小时，险些丢了性命，这就是坎的威力。

北京的天坛，有个“瘞坎”，像一口枯井，祭祀用过的牺牲品就一律扔进那里。

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荒原上，有个印第安人生活过的遗址。遗址上有个类似坎的东西。那是一个被两道半圆弧形石墙围起的圆形空间，里面低，外面高。两道半圆弧形石墙间有两个二尺宽的缺口，在圆周上相对，相隔180度。我猜想这可能是当地印第安人用来捉牲口的设计。由于坎圈里面的地势低，牲口往里跑很容易，一跳就进去了；而往外跑必须向斜上方做功，速度就很慢，跑上来很困难，很容易被人挡回去。所以，牲口一旦跑到这个“坎”里，就跑不出去，用不了多久就会被人擒住，被擒之后，要杀要剐，就由不得它自己了。

《坎卦》之凶险，是因为在坎里面，待下去既没有活路，又跑不出来，离死就不远了。

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

慕道斋释评

“习”，学，重复地练习。

《说文解字》：“习，数飞也，从羽从白。”^①

《论语·学而》：“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在《周易》里，这一卦的卦辞比较特别，卦名“坎”前有一个“习”。为什么呢？《系辞下传》：“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可能是因为周文王在羑里被关了十年监狱，对失去自由有深刻的切肤之痛。所以，他在这一卦的卦名里特别加了一个“习”字，以醒目的方式特别提出来。请读者特别注意，本卦只可在学习中深刻体会之，万万不可轻易自身尝试。因为一旦进了人家精心设计的坎，往往就会死在里面，逃脱的机会很小。

“习坎”，对这一卦，即《坎卦》，要好好学习，反复演练，一定要掌握纯熟。但学习的目的是千方百计躲开危险，而不可轻易以自身尝试坎的威力，不然的话有生命危险。

“有孚”，要时刻保持自己的信念和行事的准则，要时刻注意躲避危险。

^① 《礼记·月令》：“温风始至，蟋蟀居壁，鹰乃学习，腐草为萤。”

《礼记·少仪》：“问品味，曰：‘子亟食于某乎？’问道艺，曰：‘子习于某乎？子善于某乎？’”

《博雅》：“维，系也。”“维心”，面对危险和困境，使人生气的事情一定很多，要时时控制住自己的心态，保持镇静。最重要的是，要把远离危险时刻记在心上。

相反的例子，当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有一位北京知青探亲回到北京后，感到生活绝望，也看不到将来有什么活路，一时情急，万念俱灰，就在北京最繁华地段之一的宣武区琉璃厂附近，一头钻到行驶中的公共汽车下面，当场被碾死。

《论语·卫灵公》：“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意思是君子越在困难的时候，意志越坚定，心态越平和；而小人在极端困难的时候，行为就乱了套。行为乱套的根源，在于思想乱了套，所以会作出一些不可理喻的事情。人在极度劳累和营养不良的状态下，加上残酷的迫害，思想很容易乱套。“文革”时有很多人自杀就是这个原因。在这种关键时候，要用坚强的意志力稳定自己的情绪。

“亨”，作出任何决定，都应该是为了使自己的地位更为有利，更容易运用自己的资源，而不是相反。所以，在局面已经危急的时候，一切危险的地方都不要去，特别是不要为无所谓的事去冒险，也不能在行动上迁就别人的意志。

“尚”，同“上”，上好，合道。

东方朔《诫子诗》：“明者处世，莫尚于中。”

《说文解字》：“尚，曾也，庶几也。”即庶几于道的意思。

“尚”，还有久远的意思。《吕氏春秋·仲夏纪》：“乐所由来者尚也，必不可废。”

“行有尚”，行动要合道，有明确的目的性。要有上好的准则，做事要考虑长远，不可图一时的痛快。这些都是避免误入险境的思想原则。

《彖》曰：“习坎”，重险也。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维心，亨”，乃以刚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坎之时用大矣哉！

慕道斋释评 “重”，重大，重视。《说文解字》：“重，厚也。”

《系辞传》：“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

《礼记·王制》：“轻任并，重任分。”

“重险也”，要重视危险的地方，不可掉以轻心。在坎卦里加习字，也表达出对危险的重视。也可认为这里是重复的重，因为一旦进入险地，就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一连串的麻烦和灾难。

“水流而不盈”，什么叫危险的地方？像水一样，流进去就流不出来，除非把坎灌满，这就叫做危险的地方。

“行险而不失其信”，万一陷入危险的境地，仍要保持自己的信念，要相信客观规律，心态平和，不要慌乱妄为。

“乃以刚中也”，心中有道，才能做到这一点。

“往有功也”，行动以前要考虑清楚，有益的事情才干，否则不干。

《彖》中列举了一些险。必须先明白什么是险，然后才有可能避免掉在其中。这些

险有：

“天险，不可升也”，以天时为险。譬如，库图索夫诱使拿破仑在冬季深入俄国。在冬季莫斯科的空城里，法军被冻得无法躲藏，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最后损兵折将，大败而逃。

《论语·子张》：“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勤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地险，山川丘陵也”，利用地形为险，如孙膑在密林深处设伏而擒庞涓。

反面的例子：抗战时杜聿明率数万精锐部队退入缅北野人山，因为那里环境险恶，部队伤亡惨重，杜聿明自己被担架抬出来，几乎全军覆没。

“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君主利用险要的地形来守卫自己的地盘和国家，如搞一些关口、瓮城，如嘉峪关、山海关等等。君主用险是为了守卫国家，而不应用它们来对付自己的人民。^①

《管子·枢言》：“国有宝，有器，有用。城郭、险阻、蓄藏，宝也；圣智，器也；珠玉，末，用也。先王重其宝器而轻其用，故能为天下。”

《管子·八观》：“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横通，间闭不可以毋闾，宫垣关闭不可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则乱贼之人谋；郭周外通，则奸遁逾越者作；里域横通，则攘夺窃盗者不止；间闭无闾，外内交通，则男女无别；宫垣不备，关闭不固，虽有良货，不能守也。故形势不得为非，则奸邪之人愿；禁罚威严，则简慢之人整齐；宪令著明，则蛮夷之人不敢犯；赏庆信必，则有功者劝；教训习俗者众，则民化变而不自知也。是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罚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闭其门，塞其途，奔其迹，使民毋由接于淫非之地，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罚寡而民以治矣。”

管子列举了一些用险的具体办法。在不同的时代，每个人的情况不同，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同，所以用险的具体办法也将不同，这正是考验每个人智慧的地方。

“坎之时用大矣哉”，用险要考虑时间、空间的限制，考虑如何具体应用，这都是重大问题啊！

《论语·乡党》：“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这一段说明了什么叫做“时”。看见了危险还不知道避开，就等于找死。

《象》曰：水洊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

慕道斋释评《说文解字》：“洊，本作瀋，详瀋字注。”“瀋，水至也。”所以，水到了一个地方走不动，就叫做“洊”。

“水洊至”，另一幅图画，两个水叠在一起，水积聚之象也。水为什么会积聚起来？因

① 《战国策·魏一》：“魏武侯与诸大夫浮于西河，称曰：‘河之险，岂不亦信固哉！’王钟侍王，曰：‘此晋国之所以强也。若善修之，则霸王之业具矣。’吴起对曰：‘吾君之言，危国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说乎？’吴起对曰：‘河山之险，信不足保也；是霸王之业，不从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阴，而右天溪之阳，庐、□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险也，然为政不善，而汤伐之。殷纣之国，左孟门而右漳、釜，前带河，后被山。有此险也，然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亲从臣而胜降城，城非不高也，人民非不众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恶故也。从是观之，地形险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晋乃今日闻圣人之言也！西河之政，专委之子矣。’”

为被坎存住了。所以，“坎”本身有水的意义，也有堵住、陷阱、圈套的意思。

“习坎”，好好学习这一卦，用这个方法观察问题，就可以发现和理解各种各样的坎。

“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君子平日修炼自己的德行，经常练习识别和对付各种圈套和危险局面的能力。这样就可以避免陷入危险，万一陷入了危险也容易逃脱。例如，人们经常要进行消防演习，预先想好火灾发生时逃生的办法，预先想好对付地震的预案，等等。

初六，习坎，入于坎窞，凶。

慕道斋释评 “习坎”，要好好学习本卦，要远远躲开各种危险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地方，不要存有任何侥幸心理。这一爻是本卦的基本思想。此爻只可领会意思，绝不可以身试道。

“窞”为会意字，上为“穴”，说明是个洞穴；下为“𠂔”，说明这个地方很容易陷进去。“𠂔”是“陷”的古体字。

“坎窞”，像井一样深的很险恶的洞穴，很容易限制人的自由，使人丧失行动的主动权，一旦陷进去就很难跑出来。像四川的所谓“天坑”、可可西里的流沙坑等等，都可以称之为“坎窞”。

“入于坎窞，凶”，去了这种地方，生还的可能性很小，所以说凶险。

例如，二战时，犹太人被送进纳粹集中营，层层岗哨和电网，再加上用毒气室屠杀，所以进去就凶险，几乎没有生还的希望。

又如，在军事上，在作战或转移之前，必须仔细观察地形。要善于识别不利于自己机动展开的地方，和那些给养不足的地方、容易遭受攻击的地方。总之，一切对自己不利的地方，限制自己行动自由的地方，就是凶险的地方，绝对不能去。

《象》曰：“习坎，入坎”，失道，凶也。

慕道斋释评 “习坎，入坎”，学习了关于坎的理论，居然自己还跑了进去，那就等于是瞎了眼，脑子进了水，离灭亡就不远了。

“失道，凶也”，去了，就是无道，那里面凶险，很可能要死在那里。

九二，坎有险，求小得。

慕道斋释评 “小”的意思是甘为人下，行为低调，与自高自大相反。

《韵会》：“与人契合曰相得。”“求小得”即力求让自己的行为方式贴近小人，和群众打成一片，和他们相得。

“坎有险，求小得”，在自己的处境危险而行动不自由的时候，一定要放下身段，虚心下气，轻易不要得罪周围的人。要在一切小事上谨小慎微，以图生存。

例如，东汉光武帝刘秀在刚刚起事造反的时候，他的哥哥伯升在农民起义军中无故被杀。刘秀当时在起义军中官为司徒，位高权重，功勋卓著。但他对此变故，谨小慎微，忍气

吞声，终于躲过了危险。^①

《左传·襄三十一年》：“君子务知大者远者，小人务知小者近者。”君子在落难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成了小人，至少要有一幅小人的样子，要一心一意地向群众学习，以求生存。这时万万不可摆出一副君子的架子，此乃取祸之道也。

东方朔《诫子诗》：“圣人之道，一龙一蛇。”

本爻还有另一种解释，即如果自己占据了险地，可以利用它来拒敌，目的是保证自己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则不要再想占什么别的大便宜，守住自己的根本就行了。反之后果难料。

例如，战国时的赵括守长平，秦末的陈馀守井陘，本来只要守住险要就能达到己方的根本目的。但是，都因好大喜功，想捞取更大的便宜，轻躁出战，自己主动从有利地形中跑了出来，结果全军覆没，国破身亡。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慕道斋释评 “未出中也”，九二稳健，小心谨慎，没有不合道理的地方。

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慕道斋释评 “来”，将来。“来之坎坎”，进入危险地带之后，不是熬过一个危险就完了，将来危险的因素很多，一个接一个，都是险境，这一点要充分估计。有了这一估计，就不会轻举妄动。

“枕”，枕籍，成语有“枕戈待旦”。喻危险一个压另一个，互相之间还有牵扯，躲掉一个还会引来下一个。

“险且枕”，情况恶劣，危险一个压一个，一个套一个。

“入于坎窞”，失去主动权，行动不自由，落入很深的陷阱。

“勿用”，千万不要轻举妄动。请参阅《乾卦》初九“潜龙勿用”。

《象》曰：“来之坎坎”，终无功也。

慕道斋释评 “终无功也”，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付出很大的努力，往往是得不偿失，还容易招来危险，所以要尽力避免轻举妄动。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

慕道斋释评 如果已经在危险之中，要少事，要谨慎，要忍辱负重。

“樽”，大酒杯。李白诗有：“莫把金樽空对月”。

“簋”，古代有盖的饭盆。

^① 《后汉书·光武帝纪》：“会伯升为更始所害，光武自父城驰诣宛谢。司徒官属迎吊光武，光武难交私语，深引过而已。未尝自伐昆阳之功，又不敢为伯升服丧，饮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惭，拜光武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

“缶”，瓦罐，喻简单、简朴。《说文解字》：“缶，瓦器。所以盛酒浆也。秦人鼓之以节歌。象形。”

“樽酒簋贰用缶”，生活上力求简单，一杯酒、两盆饭，加上用瓦罐这样粗陋的用具。

“约”，绳子。《说文解字》：“约，缠束也。”

“纳约自牖”，足不出户，把简单的食物和粗陋的容器，用绳子从窗户吊进来。强调在危险的情况下要凑合活着，生活要极度简单，行动要极为秘密，力求少惹事，力求不要出头露面。

“终无咎”，把事情简化，这样可避免麻烦，以利等待救援、等待形势的变化。

《象》曰：“樽酒簋贰”，刚柔际也。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际，壁会也。”两个墙壁的接触面叫做“际”。

“刚柔际也”，在这种情况下，敌刚我柔，敌强我弱，这两种力量相互接触，环境险恶，所以我不得不收敛。所以，要少惹是生非、少抛头露面，把事情减少到极致，有刚刚能维持生存的东西就可以了。^①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慕道斋释评 “坎不盈”，水坑还没有被灌满，所以水还不能流出去。喻危险还没有过去，人还没有完全离开险境。

《孟子·尽心上》：“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

“祗”，谨慎戒惧。《说文解字》：“祗，敬也。”

《尚书》：“日严祗敬六德”，其中“严祗敬”意思相近，都是谨慎戒惧的意思。具体的解释，请参考陆宗达《训诂简论》P39。

类似的议论有《吕氏春秋·季秋纪》：“是月也，申严号令，命百官贵贱无不务入，以会天地之藏，无有宣出。命冢宰，农事备收，举五种之要。藏帝籍之收于神仓，祗敬必飭。”《说文解字》：“飭，致坚也。从人从力。”

“既”，已经。“既平”，危险已经完全过去。

“祗既平”，要保持谨慎戒惧，慎终如始，注意力不能转移，直到危险完全过去。

《尚书·周书·蔡仲之命》：“慎厥初，惟厥终，终以不困；不惟厥终，终以困穷。”

《战国策·燕二》：“臣闻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

譬如开汽车、开摩托车、骑自行车，从上了车就要求稳，力求越来越稳，直到下车。要一直紧绷着这根弦，这样才能避免事故。一觉得没事，思想稍微松懈一下，事故就要发生了。

又譬如，弯腰钻低矮的洞子，一定要在身体完全出了洞口以后才能直起腰；直腰早了，哪怕早了一点点，都要碰到脑袋。

“无咎”，如此小心，在最后时刻保持注意力，方能没有祸患。

^① 《吕氏春秋·审分览》：“失之乎数，求之乎信，疑。失之乎势，求之乎国，危。吞舟之鱼，陆处则不胜螻蚁。权钧则不能相使，势等则不能相并，治乱齐则不能相正。故小大、轻重、少多、治乱，不可不察，此祸福之门也。”

只要危险还没有完全过去,就要保持高度的谨慎戒惧,这样才能避免祸患。祸患的原因,一半来自外界环境的危险因素,一半来自本身的麻痹大意和骄傲自满。在脱险之前,一直保持高度的谨慎戒惧,就是不让这两个因素同时凑齐,这样,出事的概率就能大大减少。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慕道斋释评 “中”,中道。

“未大”,保持谨慎戒惧,心境还没有膨胀到自大的地步。因为脱险还只是可能性,还没有变成现实性。

“中未大也”,心情保持中道,没有自高自大。在脱险之前,切记不要高兴得太早,不要心情激动,不可放松警惕。

上六,系用徽纆,置于丛棘。三岁不得,凶。

慕道斋释评 “徽纆”,粗绳子。

“系用徽纆”,被别人用粗绳子捆绑起来,动弹不得,喻失去了行动自由。^①

“置于丛棘”,又被放在环境极端恶劣的地方,随时有被伤害的可能。

“得”,处境合适,自得其乐。如今河南和北京方言,仍然这样说。^②《韵会》:“与人契合曰相得。”

“三岁不得”,长期处于这种令人不愉快的危险处境,既不能获得行动自由而离开这个地方,又被周围的人敌视,怎么都不合适。“三岁”,指多年、长期。

“凶”,这种情况非常凶险。

长期处于危险的境地,身体和心理都会疲劳,对付环境的能力会越来越差,自己的各种资源也会枯竭,随时都可能丢掉性命,凶险无比。所以,如果有一线希望,就要尽力争取早日脱险。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岁也。

慕道斋释评 “上六失道”,本爻走到了这种地步,就是失道的表现,就是做事没有预见性的结果。

“凶三岁也”,长期处于危险的境地是异常凶险的事。

① 《战国策·韩三》:“段干越人谓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驾云取千里马,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马不千里。’王良弟子曰:‘马,千里之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纆牵长。’故纆牵于事,万分之一也,而难行千里之行。今臣虽不肖,于秦亦万分之一也,而相国见臣不释纆者,是纆牵长也。’”

② 《庄子·秋水》:“河伯曰:‘然则何贵于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达于理,达于理者必明于权,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热,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兽弗能贼。非谓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宁于祸福,谨于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内,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踴躍而居伸,反要而语极。’曰:‘何谓天?何谓人?’北海若曰:‘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这一段两次提到“得”,都是同样的意思。

《庄子·庚桑楚》:“南荣越曰:‘目之与形,吾不知其异也,而盲者不能自见;耳之与形,吾不知其异也,而聋者不能自闻;心之与形,吾不知其异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与形亦辞矣,而物或间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谓越曰:‘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越勉闻,道达耳矣!’”这一段也解释了什么叫“得”。

30 离卦 101101

慕道斋释评 本卦的卦象是离下离上，火下火上。

八卦里的“离”，中间的阴表示柴，两边的阳表示火焰，为一个燃烧着的发光体的样子。发光就要放出能量，所以，“离”喻火、喻光、喻放出能量来工作。两个八卦里的离放在一起，就成了《周易》的《离卦》，还是这个意思。

《离》：利贞，亨。畜牝牛，吉。

慕道斋释评 “离”，就是一个发光体放出光和热，放出能量。

《玉篇》：“离，明也，散也。”

《韵会》：“离，明也，丽也，《易》卦名。又散也，违也。”

所以，离又当作离开、离散讲。从现代物理的角度讲，一个物体在放出能量，就等于说这个物体在离散，因为按照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能量和质量是一回事，能量的耗散就是质量的耗散。但几千年以前的古人怎么也会有类似爱因斯坦的看法？这个问题值得后人好好研究。但是有一条是显然的，一切放出能量的东西，如木柴、油灯等等，最后不是化为灰烬，就是不见了踪影，古人肯定观察到了这种现象。

“利贞，亨”，这能量怎么个放法，需要先想好，以达到亨的境界。事情不能不做，也不能猛做。

“畜牝牛，吉”，养一头母牛，好好观察它，就会受到启发。工作时要以母牛为榜样，有耐心而不暴躁，蓄着劲儿，不慌不忙，慢慢地放出能量。要有步骤、有节奏地工作。这样，既不耽误干活，又不会把人累坏，吉祥。

《彖》曰：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柔丽乎中正，故是以“畜牝牛，吉”也。

慕道斋释评 “离，丽也”，离就是放出光或显出颜色，其实颜色就是一定频率的光。

《广韵》：“丽，美也。”五光十色，当然很美。

“日月丽乎天”，日月在天上放光。

“百谷草木丽乎土”，各种植物使大地五颜六色。

“重明”，就是上下两个离的卦象，用放光喻人的智慧。“正”，就是把天道用在正地方。

“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人的智慧里有天道的光辉，把它用在正地方，可以使天下万物美好起来。

“柔丽乎中正”，从卦象上看，二、五两个中位都是阴爻，为正位。

“故是以‘畜牝牛，吉’也”，人应该以一种从容不迫的优雅方式来工作，来运用智慧，使天道放光，所以，像母牛那样工作，吉祥。

《象》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

慕道斋释评 “明两作，离”，说的是卦象，一上一下，有两个发光体，像日月放光的样子，就叫做“离”。

《说文解字》：“继，续也。”像日月那样日以继夜。

“大人”，指君子。

“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大人以持续不断的光辉照耀四方。这个持续不断的光辉是什么呢？就是人的智慧，包括知识和文化，用这种智慧就可以抽象地照亮世界。

孔子在《系辞下传·第二章》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以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释文》：“取兽曰罔，取鱼曰罟。”

《说文解字》：“罟，网也。”又有：“罔，网或从亡。”

孔子上面的一段话，说明上古的人用绳子结成网来捕鱼、打猎。而网的孔眼很像《离卦》卦象中阴阳两爻相间的样子。为什么呢？因为做网就必须打结，所以孔子说“结绳以为罔罟”。八卦中离卦的中间是一个阴爻，横杠中间有断点，很像渔网上的一个结，像是绳子在结那里断了的样子。上下两侧阳爻的两条横实杠则象征无结的光滑的绳子。这是非常准确的象形符号。

从文化发展的历史看，人类有文字之前，先有了结绳记事的本领。中国人的阴和阳，就可以用来表示一段绳子上有结或无结。中国至今仍有手工织机，在那种机器上织复杂的提花图案时，仍然用结绳记事的古法。在织机上，对于某一根纬线来说，经线是在它的上面还是在下面，看上去是不一样的。在某一个经线和纬线的交叉点上，如果经线是在纬线的下面，纬线看上去是一根连续的长线；如果经线是在纬线的上面，纬线看上去则是两根中间分离的短线：这正是阴阳理论和描述符号的具体体现。

几百年前，由于欧洲人酷爱中国的丝绸，中国的丝织技术传到法国，法国里昂才成了欧洲丝织的中心。里昂为了提高丝织图案的效率，才逐渐发明了纸上打孔的办法来代替原来的结绳记事，但纸上打孔的原理和古法结绳记事的原理并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为了把经线分为上边和下边，都是阴阳原理的具体应用。而这一原理发展到今天，就出现了二进制数学和高速电子计算机这样的辉煌成就。

所谓“包牺氏”，就是伏羲氏。在伏羲氏时，人虽然还不会织布，但早已会筑巢，而筑巢的原理和织布是一样的，也是用一阴一阳的方法，只不过是把树枝编在一起。现在公认，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先有“有巢氏”，然后有“燧人氏”。而考古学证明，远在北京猿人的时候，人们就会使用火了，那是在大约五十万年之前。所以，人们开始懂得筑巢的原理，即阴阳的原理，应该是在“有巢氏”的时候，即至少是在五十万或上百万年之前。

人的智慧，连同他的语言文字，就是他对付周围环境的网，可以用来对付和描述任何事情和它的发展过程，从而在抽象意义上照亮了人们的思想。人们要改变周围的事物，要

先用概念和语言文字把这个事物套住,然后才能理解和运用这个事物,从而驾驭它的发展方向。而阴阳和八卦,就是人类在有文字之前就开始应用的概念工具,用以把各种事物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编织在一起,以便把握它们。如此而已,并没有任何神秘之处。

伏羲为有文字记载的中华民族的始祖。伏羲仔细观察天地间的一切事物,用他的智慧发明了八卦符号,把它作为阴阳符号的一种扩充,用来描述天道和宇宙中复杂一些的事物。伏羲以这种方式,用自己的智慧使人们的思想有条理,就像用光明照亮了世界。

而八卦就是《周易》的基础。古人有言:“天不生仲尼,万古黑如夜。”如果两千多年前孔子没有写《十翼》,我们今天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八卦和《周易》,我们在这本哲学著作面前就会茫然如在黑夜里一般。

反过来讲,时至今日,对于阴阳、八卦和《周易》,都有许多迷信的解释。什么样的说法是迷信,什么样的说法不是迷信,任何一个现代人都应该有自己的辨别能力。令人遗憾的是,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受过教育的人的脑子里仍然充满了迷信思想,各种灾难就由此发生。各种迷信思想和《周易》的最大区别在于,《周易》的目的是在思想上给人们带来光明;而一切迷信思想,都是要把人们的思想拉入黑暗。所以,《周易》中反复强调的第一信条就是反对迷信,这个特点在许多卦里都可以看到。

从现代物理的角度讲,任何信息的传递会引起信息熵的变化,都会涉及能量的传递。所以,把信息、能量与知识和文化的传播放在这一卦来论述,是非常合适的。

初九,履错然,敬之,无咎。

慕道斋释评 “错”,复杂,杂乱,繁多。《小尔雅·广训》:“错,杂也。”

白居易《琵琶行》:“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乱中有序,弹琵琶是这样,做事情也应该是这样。

《说文解字》:“错,金涂也。”所以,在别的金属上涂金,也叫做“错”。引申的意思是,把一个东西放在另一个东西之上。

《管子》:“错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

《管子》:“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

《论语·为政》:“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不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向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离骚》:“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

《孙子兵法·虚实篇》:“因形而错胜于众,众不能知。”

《战国策·秦三》:“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绣。秦之有韩,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

《战国策·赵一》:“知伯说,又使人请地于魏,魏宣子欲勿与。赵葭谏曰:‘彼请地于韩,韩与之。’”

请地于魏，魏弗与，则是魏内自强，而外怒知伯也。然则其错兵于魏必矣！不如与之。”

孔子关于《大过卦》初六爻说：“苟错诸地而可矣，席用白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也用到了“错”这个字，意思是把东西杂乱地随地堆放。

《管子·明法解》：“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势也。故威势在下，则主制于臣；威势在上，则臣制于主。夫蔽主者，非塞其门守其户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势也。故威势独在于主，则群臣畏敬；法政独出于主，则天下服听。故威势分于臣则令不行，法政出于臣则民不听。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势独在于主而不与臣共，法政独制于主而不从臣出。故《明法》曰：‘威不两错，政不二门。’”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仪，而坚守之。故令下而民从。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吏者，民之所悬命也。故明主之治也，当于法者赏之，违于法者诛之。故以法诛罪，则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则民受赏而无德也。此以法举错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

所以，综合以上的例子，处理事情，无论巨细，都可以叫做“错”。

“敬之”，戒惧谨慎。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行乎，敬之哉，毋堕乃力！”

黄石公《素书》：“安在得人，危在失事。”意思是有贤人辅佐，才能得到安全；而做错了事，就会出危险。所以，君子在日常生活中，要事事戒惧谨慎。

“履错然，敬之，无咎”，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人们必须对付各式各样繁杂的事情，相应的各种举措看起来就像人的脚步那样频繁，那样杂乱无章。然而，做任何一件事，都要乱中有序。如果不聚精会神，不在每一个细节上、次序上都注意防范，就必然要出错误，甚至出危险。所以，要时时处处小心警惕，戒惧谨慎，把每一个步骤都尽力做好，如此才能不出祸事。

《论语·宪问》：“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所以，这一个“敬”字有广泛的用途。

刘备《敕后主刘禅诏》：“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就像走路，每一步都是重要的，每一步都可能摔跤。以前走得好，并不能保证以后每一步都走得好，可能下一步就出危险。时时保持戒惧谨慎，认真做好每一件事，才是不出危险、少出过失的唯一办法。

认真做好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要注意“想”和“做”两个环节。首先，对每件事都需要确立指导思想，认真思考每一个步骤，然后谨慎地按计划去做。想和做都需要人放出能量，所以是一种“离”，本卦要讨论的就是这个过程。

《象》曰：“履错之敬”，以辟咎也。

慕道斋释评 《集韵》：“辟，与避同。”

“咎”，过失，灾难。《说文解字》：“咎，灾也。从人从各。各者，相违也。”

“以辟咎也”，在日常生活中，要处处保持戒惧谨慎，在大事小事上都一样认真，这是为了避免过失和灾难。

《论语·卫灵公》：“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

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

六二，黄离，元吉。

慕道斋释评 “黄离”，放光就要像蜡烛或低瓦数的白炽灯，发出柔和的、黄黄的光就可以了，这样可以长久。

“元吉”，至善也。

“黄”，中色也。黄光在光谱中能量较低，用于一般的照明也够用了。喻干事情要悠着点儿，要计长远，别把劲儿都努出来。

《象》曰：“黄离元吉”，得中道也。

慕道斋释评 “得中道也”，因为“黄离”无过，无不及，符合中庸之道，故而赞美之。这就是卦辞中所说的“畜牝牛，吉”。

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

慕道斋释评 “昃”，太阳偏西。

“日昃之离”，上了年纪之人，他的光芒，就像偏西的太阳。

“缶”，瓦罐，喻简单、简朴。《说文解字》：“缶，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以节歌。象形。”

“鼓缶而歌”，敲着瓦罐唱歌，喻过着简单而快乐的生活。

《说文解字》：“耋，年八十曰耋。”“大耋”，则是将近九十。《玉篇》：“嗟，嗟叹也。”

“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上了年纪之人，如果不过简单而快乐的生活，就会因透支体力和脑力而体质下降，最后变得老病穷愁，于是乎凶险。俗话说“五十以后闷炉盖儿”，就是这个意思。

上了年纪之人，应委事任人，自取逸乐，优哉游哉。反之，像诸葛孔明那样六出祁山，明知不可而为之，只能使自己英年早逝，事业也随之崩溃，结果凶险。

人的生活，只有简单才能快乐。人的欲望一多，操心就多，负担就重。若自己的想法一时难以达到或者照顾不过来，就会焦虑，睡不着觉、吃不好饭，哪里来的快乐？所以，上了年纪之人，生活一定要简单。

《象》曰：“日昃之离”，何可久也？

慕道斋释评 “何可久也”，上了年纪之人，不过简单而快乐的生活，怎么能活得长久呢？

例如，诸葛亮岁数已经大了，还要六出祁山，日夜操劳，耗尽精力。虽然两个《出师表》都写成了绝妙好辞，但奈何还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慕道斋释评 “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形容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猛地放一下光，下场会很惨。好比一个小灯泡突然被加上高电压，闪一下，立刻就烧掉。“文革”中的王洪文、蒯大富，就是这样的例子。

相反的例子：《资治通鉴·卷八》：“陈婴者，故东阳令史，居县中，素信谨，称为长者。东阳少年杀其令，相聚得二万人，欲立婴为王。婴母谓婴曰：‘自我为汝家妇，未尝闻汝先世之有贵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属。事成，犹得封侯；事败，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婴乃不敢为王，谓其军吏曰：‘项氏世世将家，有名于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其众从之，乃以兵属梁。”婴母为善于避祸的典范。

作为养生之道，也是一样的道理。一个人体内储藏的能量是非常少的，平日不要把它完全释放出来，顶多用它十之六七，留下十之三四用来维持身体的正常运作，或作应急之用。有些知识分子动不动就熬夜，把自己的身心熬干，其实这是得不偿失，速死之道，是自己能力薄弱而又不识大体的表现。《闲情趣言·谈心境》：“井已半枯，汲水者不顾，岂不哀哉！”

例如，清朝皇帝皇太极批改公文和奔驰打猎，都干得用力过猛，所以只活了四十多岁就突然猝死。

《象》曰：“突如其来如”，无所容也。

慕道斋释评 “无所容也”，器小而大放能量，乃败亡之道，天地间将没有此种人的容身之地，没有不死的道理。

例如，“文化大革命”时，文学家金庸在香港主持《明报》，他在一篇社论中说，将来之中国，没有“四人帮”的藏身之地。后来果然是这样。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慕道斋释评 六五为弱者居高位。

古代君王称孤道寡，用来表示以一人临天下之不易。一人和天下的各种势力相比较，毕竟是弱者。作为领导者，不必事事比人强，也不必事事躬亲，许多事情可以分派给手下做，但必须时刻有戒惧谨慎的心情，这一点最为重要。

《太公金匱》：“黄帝居人上，惴惴若临深渊。舜居民上，兢兢如履薄冰。禹居民上，栗栗如不满日。汤居民上，翼翼惧不敢怠。吾闻道自微而生，祸自微而成，慎终与始，完如金城。敬胜怠则吉，义胜欲则昌。日慎一日，寿终无殃。”

“出涕沱若”，形容大哭。有成语“大雨滂沱”。“涕”，鼻涕，眼泪。

“戚嗟若”，悲愁叹息。“戚”，忧戚。

“吉”，吉祥。

《晋书·列传六十六》：“羊耽妻辛氏，字宪英，陇西人，魏侍中毗之女也，聪朗有才鉴。初，魏文帝得立为太子，抱毗谓谓之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宪英，宪英叹曰：‘太子，代君主宗庙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国不可以不惧；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

此爻的另一种应用,是用大哭和悲叹激励下属的忠义之气,使之卖力气,也吉祥。

例如,晋简文帝,在朝上见到权臣桓温,往往泪流不止,使得桓温手足无措,说不出话,搅乱了桓温篡政的计划。

南北朝时,北齐相国安德王高延宗临战接见士卒,亲自握手,口称姓名,流泪呜咽,众人争着为他效死,连妇女儿童也纷纷参战。

在外交场合,有时也用此方法。例如,诸葛亮哭周瑜,是一种用来联合吴国的办法。

反面的例子,南北朝时北齐皇帝高纬在这方面掌握不好分寸,倒行逆施,导致战败,当了俘虏,国家灭亡。《资治通鉴·卷一七二》:“斛律孝卿请齐主亲劳将士,为之撰辞,且曰:‘宜慷慨流涕,以感激人心。’齐主既出,临众,将令之,不复记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笑。将士怒曰:‘身尚如此,吾辈何急!’皆无战心。”

《象》曰:六五之吉,离王公也。

慕道斋释评 “离王公也”,倒装句,犹如说“王公离也”。此为王公的一种离法,即王公的一种工作方法。王公用哭哭啼啼示谦、示忧国忧民,其实是一种“离”,是一种工作方法,也往往是用来左右局势的一种权术。

此爻说明“离”的形式具有多样性。高位的人不必做具体工作,做一些感化人心、激励士气的工作才是主要的。^① 请参阅《萃卦》上六。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

慕道斋释评 “王用出征”,上九被王任命,带领军队出征。这是卖大力气干活,所以被放在《离卦》的上九。

“嘉”,美好。《离骚》:“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

“有嘉折首”,打了个漂亮仗,斩下不少敌人的脑袋。

《尔雅·释诂》:“黎、庶、蒸、多、丑、师、旅,众也。”

《礼记·曲礼上》:“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丑夷不争。”

《孝经·纪孝行章第十》:“居上而骄则亡,为下而乱则刑,在丑而争则兵。”

这里的“丑”指平常人、大众。

《诗经·小雅·车舝》:“执讯获丑,薄言还归。”

《诗经·小雅·采芣》:“方叔率止,执讯获丑。”

《诗经·小雅·吉日》:“升彼大阜,从其群丑。”

① 《世说新语·言语》:“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

《新五代史·死事传二十一》:“从珂兵弱而守甚坚,外兵伤死者众,从珂登城呼外兵而泣曰:‘吾从先帝二十年,大小数百战,甲不解体,金疮满身,士卒固尝从我矣。今先帝新弃天下,而朝廷信用奸人,离间骨肉,我实何罪而见伐乎?’因恸哭。士卒闻者,皆悲怜之。兴元张虔钊攻城西,督战甚急,士卒苦之,反兵攻虔钊,虔钊走。羽林指挥使杨思权呼曰:‘懿王,吾主也!’乃引军自西门入降从珂。而思同未知,犹督战。严卫指挥使尹晖麾其众曰:‘城西军人城受赏矣!何用战邪?’士卒解甲弃仗,声闻数里,遂皆入城降。诸镇之兵皆溃。”后来,李从珂带着这帮降兵,一直打到都城洛阳,当了皇帝。

《资治通鉴·卷二九》:“陆贄言于上曰:‘今盗遍天下,輿驾播迁,陛下宜痛自引过以感人心。昔成汤以罪己勤兴,楚昭以善言复国。陛下诚能不吝改过,以言谢天下,使书诏无所避忌,臣虽愚陋,可以仰副圣情,庶令反侧之徒革心向化。’上然之,故奉天所下书诏,虽骄将悍卒闻之,无不感激挥涕。”

《庄子·秋水》：“今尔出于崖涘，观于大海，乃知尔丑，尔将可与语大理矣。”

《国语·周语上》：“恭王游于泾上，密康公从，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于王。夫兽三为群，人三为众，女三为粦。王田不取群，公行下众，王御不参一族。夫粦，美之物也。众以美物归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犹不堪，况尔小丑乎？小丑备物，终必亡。’康公不献。一年，王灭密。”

“获匪其丑”，俘获了敌军的头子，而不是仅仅俘获了一些敌人的士兵，类似于“得人隳”。请参阅《同人卦》九五中关于《左传·庄公十一年》的说明。

“无咎”，上九为君王出了大力，露了大脸，这时要注意不要贪功，求得没有灾祸就可以了。喻为君王卖了大力气，也不一定有好果子吃，千万不要居功自傲，想着借此功劳爬上去。自古伴君如伴虎，一定要引以为戒。^①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邦，国也。”“以正邦也”，为国出征，是为了江山社稷。江山稳固就可以了，最好是适可而止，不要为已甚，不要有自己的非分之想。

为了江山稳固，干一些漂亮活儿，露一下脸也罢，这可以认为是正当地运用了自己的才智和能量。但此爻指出，虽然这样的工作干得很漂亮，却应该以“无咎”，即没有灾祸为目标，暗喻这种事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偶一为之可也，最好不要出这种风头；因为作为个人来讲，干这种事，历史上得到好结局的例子并不多见。

例如，历史上孙武、范蠡、张良等人，都曾为国家立了大功，然后果断地全身而退，因为危险就在前面。

又例如，明英宗任用小人，不听劝告，以致在土木堡战败被俘，全军覆没。于谦挽狂澜于既倒，驳斥迁都的建议，在北京击退强敌，为保全明朝的江山社稷立了大功，从而为救回英宗皇帝创造了条件。然而，英宗皇帝归来之后，先来个复辟，又给于谦来了个抄家、斩首。于谦若干年后虽然得到平反，后来的皇帝还允许在各地为于谦立祠，以纪念他对国家的贡献，但从于谦个人的角度看，还是不值得，占便宜的是英宗这个昏君。

还有南宋名将岳飞父子，被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杀害于风波亭。

① 《战国策·齐二》：“昭阳为楚伐魏，覆军杀将，得八城，移兵而攻齐。陈轸为齐王使，见昭阳，再拜贺战胜，起而问曰：‘楚之法，覆军杀将，其官爵何也？’昭阳曰：‘官为上柱国，爵为上执珪。’陈轸曰：‘异贵于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陈轸曰：‘令尹贵矣，王非置两令尹也。臣窃为公譬可也？楚有祠者，赐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谓曰：‘数人饮之不足，一人饮之有余。请画地为蛇，先成者饮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饮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画蛇，曰：‘吾能为之足。’未成，人之蛇成，夺其卮曰：‘蛇固无足，子安能为之足？’遂饮其酒。为蛇足者，终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军杀将得八城，不罢兵，欲攻齐。齐畏公甚，公以是为名，居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战无不胜，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后归，犹为蛇足也。’昭阳以为然，解军而去。”

下 经

31 咸 卦 011100

慕道斋释评 本卦的卦象是艮下兑上，艮为少男，兑为少女。少男在下，少女在上，少年夫妻之象。少年夫妻之间的感觉是亘古不变的，所以人人皆知，不用多说。

《咸》：亨，利，贞。取女吉。

慕道斋释评 从本卦的上下文可以看出，“咸”在这里的用法与现代的用法不同。这里的“咸”，是“感”字的古代写法，不是咸淡的咸字。

“咸”的写法，是“感”字而没有心，是那种不须思考的感觉和感受，指人天生的知觉、欲望、冲动，是一种人体被外界刺激后的直接反应。^①

《后汉书·荀韩钟陈列传》：“夫妇，人伦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经首乾、坤，下经首咸、恒。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妇之道，所谓顺也。”^②

按照中国儒家的解释，“夫妇之道”乃“人伦之始”，是王化（天下政治）的基础。由于它的重要性，所以《周易》把本卦作为《下经》的第一卦。

男女结为夫妇，此乃天地之正道，是资源的最佳配置，故“亨”。夫妇必须互相感情好，才能幸福。在其他事情上，也是同样的道理，必然是当事人都乐意，事情才能做好。

欲望或冲动如果用得好，就可以做到对大家都有好处，故在卦辞里提到“利”。

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爱情和欲望都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这里面的欢欣、苦恼、冲突和矛盾，永远也说不完。遇到爱情和欲望问题，不能蛮干。像遇到其他问题一样，在

① 《国语·鲁语上》：“今将惠以小赐，祀以独恭。小赐不咸，独恭不优。不咸，民不归也；不优，神弗福也。”

徐灵胎《内经诠释》：“遇事触物谓之感，感则阴阳不相持。”

② 《后汉书·荀韩钟陈列传》：“臣闻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礼义。礼义备，则人知所履矣。夫妇，人伦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经首乾、坤，下经首咸、恒。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妇之道，所谓顺也。尧典曰：‘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降者下也，嫔者妇也。言虽帝尧之女，下嫁于虞，犹屈体降下，勤修妇道。易曰：‘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任何行动之前，都应该计算、筹划一番，要开动脑筋、运用智慧，故曰“贞”。

所以，本卦包括了“亨、利、贞”的原则。

“取女吉”，娶妻子就需要有本卦描述的这种感觉，有这种感觉再结婚才吉祥。男女相爱不是深思熟虑地精确计算的结果，而是一种直接的感觉。有这种感觉才算有爱情，有爱情的婚姻才幸福。

《象》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慕道斋释评 “咸，感也”，《咸卦》讲的是感情、感觉方面的事。

《释文》：“咸，本亦作感。”

《左传·昭二十一年》：“寃则不咸。”张衡《舞赋》：“歌以咏志，舞以旌心。细则声寃，大则不咸。”

“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艮下兑上，少男在下，少女在上，互相有感情才能在一起生活。

“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这一段是形容男女相感相得的文字。

“止”，是指男方的行为有分寸。“说”，是指女方高兴地接受男方的感情。

“男下女”指少男对少女的体贴、崇拜。

“取女吉”，在这样的情况下，娶她为妻才吉祥。

“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天地感应，才使万物生长。

“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圣人用伟大的思想感化人心，就会出现太平盛世。

“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观察某事物被什么所感，就知道它的欲望或冲动是什么，就能掌握它的本质。

《象》曰：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

慕道斋释评 另一幅图画，“山上有泽”，山上有高原湖泊，山体被它所浸润，喻一物被另一物感动，那种感觉浸润到全身。

“君子以虚受人”，君子待人接物，要虚心下气，方能感人和被人所感。就像山必须凹下去一块才能容纳一个湖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要“男下女”，因为只有尊重她，才能得到她。古人称赞某人的品德，经常用的一个词就是“善下人”。例如，在《三国志》里就这样称赞刘备。

初六，咸其拇。

慕道斋释评 “拇”，大拇指。^①

“咸其拇”，大拇指受到外界的刺激，有了感觉，然后就有行动的欲望。

① 《庄子·骈拇》：“骈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于德；附赘县疣出乎形哉，而侈于性。”

这里仅仅举大拇指作为一个例子。其实,人身体的任何部位受到外界的刺激,都有一定的感觉,都有可能不经过头脑的思考而行动。

《管子·小问》:“溲然丰满而手足拇动者,兵甲之色也。”好勇斗狠的人,有时在路上被人不小心撞了一下,或者被人看了一眼,就要和别人打架,这不是好习惯。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慕道斋释评 “志在外也”,心志被外部世界的偶然事件控制,所谓“心不在自己的腔子里”,自己的行为取决于别人的行为。思想不成熟的人,容易被外界的刺激左右自己的行为,行动没有经过头脑的周密思考,而是凭着一时冲动,这样就容易发生问题。人做错事,往往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本爻虽然没有凶吉的占断,但从道理上说,行动没有经过思考,不是个吉祥的事,非常凶险。譬如,一些小青年为了一点小事,就会打架甚至动刀子,这是不成熟的表现,容易给自己和别人造成终生的遗憾。^①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慕道斋释评 “咸其腓”,小腿受感,就有行动的欲望。喻有的人好动而不好静,好像心里长草,安静不下来。表现在更大的事情上,是被环境牵着跑,而不是以自己的需要为出发点。轻率躁动,就会迈开错误的步子,离开自己原来的位置。这个动作往往没有经过周密思考,必然会出现凶险。

“凶,居吉”,躁动生凶,容易产生不好的后果,因为他的行动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处于这种思想水平的人,不要乱动,呆在家里比较安全。如北京的俗语所说,“睡不着觉眯着”,以静制动,才是最好的办法。

此爻说明,人在做任何动作之前,必须经过深思熟虑,否则环境一有波折,就会盲动,无端地遇到凶险。所以,遇事必须做到沉着冷静,绝对不能仅凭一时的感觉,脑袋一热就动作。

此爻和初六的区别在于,初六完全是瞬间的生理上的条件反射,六二则是虽然想过,但习惯性地轻率躁动。

《象》曰:虽“凶”,“居吉”,顺不害也。

慕道斋释评 “虽‘凶’,‘居吉’”,六二控制自己身体的能力薄弱,又险躁,本是凶人,但如果安静呆在家里,就可以躲过危险,变为吉祥。

南朝诗人鲍照有《拟古》:“居人掩闺卧,行子中夜饭。野风吹秋木,行子心肠断。”

“顺不害”,要顺应自己思想能力薄弱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譬如,老实

^① 《庄子·应帝王》:“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尽其所受乎天而未见得,亦虚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

在家呆着，就可以避开自己的弱点，有所遮蔽，不容易受到外物的伤害。

九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

慕道斋释评 “股”，大腿。《说文解字》：“股，髀也。”

“咸其股”，大腿受感，喻更大的毛病。

“执其随，往吝”，思想懒汉，长期受人驱使，心甘情愿当别人的尾巴，将来必然要悔恨。

抗战时期，王明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就是这个毛病。实际上，就是要一切通过国民党。为此，毛泽东批评他：“王明同志替别人想得太多了。”

九三没有自己独立的计划，自无操守，志在随人，所执卑下，鄙吝之道也。

九三和六二的区别在于，六二做事完全没有计划，被周围的偶然事件所感。九三则把别人的计划当作自己的计划，被别人的言辞所感，成了别人的工具。

《象》曰：“咸其股”，亦不处也。志在随人，所执下也。

慕道斋释评 《玉篇》：“处，居也。”所以，本爻和六二的“虽凶，居吉”形成鲜明的对照。

“亦不处也”，有这个毛病的人，也是躁动的一种形式，不愿意认真思考和谋划自己的问题，不肯安静地呆着。或者说，不肯安生。

“志在随人”，自己没有主心骨，思想懒汉，别人说如何做，自己就如何做。

“所执下也”，采取了奴隶主义的下贱态度。

九三和六二的区别还在于，六二可以受环境中任何因素的影响，而九三是在行动上跟定了某一个人，或某一类人，自己不动脑筋，受他们的指使。

例如，林彪在“文革”期间鼓吹“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提倡思想上的奴隶主义，起劲地为“文革”吹喇叭、抬轿子，但同时也为自己的惨死准备了条件。

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慕道斋释评 这一爻说明了思想和行动之间的关系，以及行动和它的后果之间的关系。

“贞吉，悔亡”，干事之前要多筹划计算，考虑成熟，至少要达到“贞吉”的水平才着手干，这样就能做到没有后悔。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很少后悔，他无疑是一个成功和幸福的人。

“贞”，就是筹划、计算，是做一切事情的先决条件，成功或失败尽在于此。请参阅《乾卦》里关于“贞”的解释。

《尚书·太甲下》：“弗虑胡获？弗为胡成？一人元良，万邦以贞。”这一段可以翻译成：“不谋划怎么会有收获？不行动怎么会有成功？一个有能力的人，他用头脑进行妥善的筹

划、计算,可以解决天下的问题。”当然,他考虑的范围也包括他自己的问题。^①

《说文解字》:“懂,意不定也。”对于一件事搞不明白,把握不住,就一定要反复思考。所以,“懂懂”就是行动以前的反复思考。“往”,在时间上指以前,这里指顺着事件发生的链条往前想。“来”,在时间上指将来,这里指顺着事件发生的链条往后想。

“懂懂往来”,就是认真地反复思考事件发生以前和以后的事。“往来”,还指反复思考事物如何才能发生,它的许多因素和许多方面,这一事物和其他事物之间的关联。在作出任何行动之前,需要把所有这些问题翻来覆去地想清楚。

《论语·卫灵公》:“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论语·卫灵公》:“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管子·四称》:“居处则思,语言则谋,动作则事。居国则富,处军则克,临难据事,虽死不悔。”

“朋”,串起来的钱。

“朋从尔思”,这里用钱作一个比喻,对于其他资源也是一样的道理。钱的运动是源于人的操作,而人的操作是源于人的思想,所以钱是按照人的想法运动的。心里一想,钱就跟着流转起来,得失就在其中矣。这就是为什么在行动之前,一定要先想好。因为一不留神,钱就会跑到别人的口袋里。

这里只是用钱作一个比喻,实际上,人类社会里任何东西的运转、任何成功与失败,其根源都在于人们的思想。

俗话说:“主意不定,赔钱送命。”人做事情,实际上都做两遍,心里想一遍,实际上做一遍。“懂懂往来”,是心里想的那一遍;“朋从尔思”,是实际发生那一遍。心里想的那一遍如果不对,做事的那一遍就注定要失败。这个“注定”不是什么神秘力量的结果,而是由于自己的主观意志不符合客观实际造成的。^②

也有人借用“懂懂”这个词,来描述杂乱无章的想法。清朝太守梁玉瑜《医学答问》:“斯世可嘉可羨之端,皆是身外浮物;好名好利好色,争长争气争胜,懂懂扰扰,伐性戕生,甚无谓也。”其实,人想任何事情,一开始,都有一个看上去像是杂乱无章的阶段。经过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制作工夫,才能得到明晰的想法。

此爻的重点,是着重阐明了“贞”的重要性,说明在行动以前必须周密思考,因为抽象思维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现实世界的得失,有时候还关系到人本身的生死存亡。

关于这一爻,孔子在《系辞下传·第五章》说:“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

① 《尚书·太甲上》:“先王昧爽丕显,坐以待旦。”君王天亮之前就开始认真思考,坐到天亮才开始一天的行动。

《尚书·君牙》:“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

《说文解字》:“丕,大也。”又:“显,头明饰也。”段王裁注:“头明饰者,冕弁充耳之类。”所以,“丕显”的主要意思是脑子好用。

② 《战国策·韩一》:“秦、韩战于浊泽,韩氏急。公仲明谓韩王曰:‘与国不可恃。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张仪为和于秦,略之以一名都,与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计也。’韩王曰:‘善。’乃假公仲之行,将西讲于秦。楚王闻之大恐,召陈轸而告之。陈轸曰:‘秦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韩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韩并兵南乡,此秦所以庙祠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国必伐矣。王听臣,为之微四境之内,选师言救韩,令战车满道路;发信臣,多其车,重其币,使信王之救己也。纵韩为不能听我,韩必德王也,必不为庸行以来。是秦、韩不和,兵虽至,楚国不大病矣。为能听我,绝和于秦,秦必大怒,以厚怨于韩。韩得楚救,必轻秦。轻秦,其应秦必不敬。是我困秦,韩之兵而免楚国之患也。’楚王大说,乃微四境之内,选师言救韩,发信臣,多其车,重其币。谓韩王曰:‘弊邑虽小,已悉起之矣。愿大国遂辞意于秦,弊邑将以楚殉韩。’韩王大说,乃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实告我者,秦也;以虚名救我者,楚也。恃楚之虚名,轻绝强秦之敌,必为天下笑矣。且楚、韩非兄弟之国也,又非秦约而谋伐秦矣。秦欲伐楚,楚因以起师言救韩,此必陈轸之谋也。且王以使人报于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轻强秦之祸,而信楚之谋臣,王必悔之矣。’韩王弗听,遂绝和于秦。秦果大怒,兴师与韩氏战于岸门,楚救不至,韩氏大败。韩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为秦禽,智为楚笑,过听于陈轸,失计于韩明也。”这个例子说明,思想上、计算上的错误会引来多么大的失败。

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这一段的意思是说，人虽然有各种不同的想法，但总的来说，不外乎要安身立命、经世致用。自己的行为是否能成功，取决于自己行动前的思想是否正确周密。

这一爻之所以在《咸卦》，是因为人心里的感受是最重要的感受。这里还提醒人们，当自己有了什么想法，或对外界事物有了什么感受的时候，不要忙于行动，要先想好了再做。

《象》曰：“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来”，未光大也。

慕道斋释评 “未感害也”，因为此人多算多想，反复思考，遇事都是想好了再做，所以没有因自己的冲动、欲望或思想一时的不正确而被伤害。

《管子·小称》：“故明王惧声以感耳，惧气以感目。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毋慎乎？匠人有以感斤，故绳可得断也。羿有以感弓矢，故毅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轡，故邀兽可及，远道可致。天下者，无常乱，无常治。不善人在则乱，善人在则治，在于既善，所以感之也。”

“未光大也”，一开始思路不清，水平不够，故必须“憧憧往来”，翻来覆去地想了又想。没有人能够对于生疏的事，一次就能全想明白。对于重要的事，往往需要想好几遍，所以就有“往来”的现象。

九五，咸其脢，无悔。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脢，背肉也。”例如，太极拳的发力要在腰背一带，要用脊柱两侧的肌肉作为全身动作之总纲。

“咸其脢”，指人体深处的感受，指某一事件感动到了身体和心灵深处，喻触及了自身最根本的冲动和欲望。文学作品中经常有人说，如果能怎样怎样，我死亦无憾。说的就是这种感觉和愿望。

能满足这种感受，当然“无悔”。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慕道斋释评 “末”，尖端，顶端。^①

“志末也”，自己最强烈的冲动和欲望，达到愿望之顶点。例如，宋朝沈括看到一处园子，一见便觉得是自己曾反复在梦中游历的地方，立即买下，作为自己的居所。他把这个地方叫做“梦溪”，在那里写了一本书叫《梦溪笔谈》。可以说，这个地方就是沈括的“志末”。

① 《左传·定公十年》：“吾以剑过朝，公若必曰：‘谁之剑也？’吾称子以告，必观之。吾伪固而授之末，则可杀也。”

《楚辞·湘君》：“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

《庄子·则阳》：“旧国旧都，望之畅然。虽使丘陵草木之缊人者十九，犹之畅然，况见见闻闻者也，以十仞之台县众闻者也。”这也是形容这种“志末”的心情。

又如,传说中的桃花源和香格里拉之类的地方,也都是能使人的精神得到极大满足的境界。“香格里拉”是藏语“香巴拉”的音译,源于藏经中的香巴拉王国,含义是宁静美好、心中的日月。这个名字引得不少人千方百计地去找他们的梦想,这个地方就是他们的“志末”。

一个人的一生中,必然有一个他(她)所最爱的人。能和此人一起生活的愿望,也是一种“志末”,这也是本卦的卦辞中所说的事情。

上六,咸其辅颊舌。

慕道斋释评 “辅颊舌”,嘴巴内外的各个部分,统指嘴巴。

《说文解字》:“颊,人颊骨也。”颊,脸颊。舌,舌头。

“咸其辅颊舌”,形容有的人嘴巴容易冲动,管不住自己的舌头,遇到事情的时候,脑子里想到什么嘴里就说什么。

好发脾气,好骂人,也属于这一类。

《象》曰:“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滕,水超涌也。”

“滕口说也”,丧心病狂,口无遮拦,嘴就像水冲开了闸门,随便乱说。此爻未说凶吉,但从历史的经验看,这个毛病很不好,应该是大凶。大概古人认为“慎言”是一种常识,所以这里连凶吉都不必说了。

有的人,一旦有了什么感想,就如骨鲠在喉,总想发表议论,一吐为快,这是个大毛病,这样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脱口说话,坏起事来的效率,比肢体乱动高得多,所以在在这方面要特别谨慎。^①

三国时的祢衡因说话太多而亡身,晋朝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只因与钟会多说了一句话而丧命,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所以,东晋的谢安云:“吉人言寡,躁人辞多。”孔子也有类似的说法。

上古有铜人,嘴上贴着三个封条,叫做“三缄其口”,这个事情要特别注意。黄帝《金人铭》:“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

《诗经·大雅·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

《礼记·缁衣》:“《大甲》曰:‘天作孽,可违也;自作孽,不可以逭。’”

另一方面,如果有人空口说白话,想用他的口舌来影响和支配你的行动,这种情况更

① 《宋史·列传第六十七·上官正传》:“乃赐手札戒谕曰:‘言者,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不可不慎也。夫遇事辄发,悔不可及。然自恃无瑕,而好面攻人之短,岂谓喜怒不形于色耶?当以和辑远民为念,斯尽善矣。’”

《诗经·大雅·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又有:“无易由言,无曰苟矣,莫扞朕舌,言不可逝矣。无言不仇,无德不报。”

《礼记·缁衣》:“子曰: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口,大人溺于民,皆在其所溺也。夫水近于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难亲也,易以溺人。口费而烦,易出难悔,易以溺人。夫民闭于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厥度则释。’《兑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裘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大甲》曰:‘天作孽,可违也;自作孽,不可以逭。’”

同文又有:“子曰:‘言,从而行之,则言不可饰也;行,从而言之,则行不可饰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则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恶。《诗》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

是凶险。遇到这种人,不管他如何舌灿莲花,不要理睬他,只当他什么也没说。口说在这种情况下,如粪土一般,是最不值钱的东西;又像毒药一样,是最危险的东西。

有关这方面更多的材料,请参阅《颐卦》。

32 恒卦



001110

慕道斋释评 本卦的卦象是巽下震上,雷在上,风在下。有雷的时候必然有风,这是一种自古以来不变的自然规律,于是乎代表“恒”,意思是“不变”。

《说文解字》:“恒,常也。”意思是基本上不变的规律,或基本上不变的做法。^①

《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

慕道斋释评 “恒”,不变,喻基本上不变地按传统做事,固守某一准则。

“亨,无咎”,这样处理日常事物,既省事、有效率,还不容易出错。

有了可以遵循的准则,就不用事事从头再想,事情就容易计算、谋划,故曰“利贞”。

“恒”,意思是干事情必须有所遵循,这样才容易成功,事半功倍,故曰“利有攸往”,意思是利于前往做事情。

黄石公《素书》:“病没病于无常,短没短于苟得。”“无常”就是无恒,指心中没有信念,做事没有准则。

《增广贤文》:“养心莫过于寡欲,无恒不可作巫医。”

“巫”,指干“卜筮”工作的人,解释见《巽卦》。“医”,医生。为什么“无恒不可作巫医”呢?因为“巫”和“医”都是肩负重大责任的人。巫参与重大决策,医掌握人之生死。干这样重大的事必须有一贯的、首尾一致的理论、信念和准则,必须心平气和地面对复杂情况,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不知道事情应该怎样干而乱干,还不如不干。^②

《彖》曰:恒,久也。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慕道斋释评 “恒,久也”,恒的意思是长久。如各种名牌产品的制造方法都是长期

^① 《说文解字》:“恒,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间上下。心以舟施,恒也。”

《穀梁传·庄公二十四年》:“亲迎,恒事也,不忘。”

^② 《尚书·咸有一德》:“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惟凶吉不僭,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又有:“天难谄,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又有:“其难其慎,惟和惟一。”这些都是在强调“恒”的重要性。

传承下来的，跟着做一般出不了大问题。

“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本卦的卦象是上雷下风，刚上柔下。雷和风在自然界总是伴随在一起，喻做事要刚柔相济，把合适的因素放在一个组合里，并把这种组合长期保持下去。

“巽而动”，还是形容卦象，外动内顺，喻凡事条件具备了，情况顺利了，才能行动，这也是一条处理事物的不可变的原则。

“刚柔皆应，恒”，本卦的初六对九四，九二对六五，九三对上六，这叫做“刚柔皆应”或“刚柔相济”，喻事物的各方面处在一个和谐、妥帖的状况，如此才能长期保持这种状态，做到“恒”。

“久于其道也”，长久地按照天道行事。

“已”，停止。请参阅《大畜卦》初九。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天地的大道，简称天道，永不停息，永远不变，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①

“终则有始也”，事情要坚持做到底，才会有好结果，以前的努力才不会白费。行百里者半九十，用恒心，一步一步做下去，把事情坚持做到底，才能有好结果。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宇宙间许多事物有不变的规律：如日月在天空长久地照耀，地球上的四季变化等现象，在若干万年的尺度上，都是一直不变的。同理，圣人治理天下的原则也长久不变，天下由此变得有秩序。

“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观察天地间的任何事物，看一看这件事物有什么东西不变，就能推出这事物之中的道理。

孔子在《系辞下传·第七章》中说：“恒，德之固也。”又说：“恒，杂而不厌。”又说：“恒，以一德。”

“恒，德之固也”，如果一个人做事有恒常的规矩或准则，就说明这个人的德行已经比较完备坚固了。

“恒，杂而不厌”，有了准则，面对复杂的世界才能不乱套，从容应对，化繁为简，永不厌烦。

“恒，以一德”，用恒，才能始终如一地按德行做事。^②

《象》曰：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慕道斋释评 “雷风，恒”，自然界中，雷和风总是联系在一起的，这就叫做恒。

“不易方”，不变的规矩、准则、方法。关于“方”的解释，请参阅《坤卦》六二。

“君子以立不易方”，君子效法自然，以确立自己“以不变应万变”的规矩、准则和方法，

① 《国语·越语下》：“司封之内，百姓之事，时节三乐。不乱民功，不逆天时，五谷睦熟，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种也。四封之外，敌国之制，立断之事，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强而不刚，德惠之行，因以为常；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圣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圣人因而成之。是故战胜而不报，取地而不反，兵胜于外，福生于内，用力甚少而名声章明，种亦不如蠡也。”

② 《国语·越语下》：“先人就世，不谷即位。吾年既少，未有恒常，出则禽荒，入则酒荒。”

应付日常遇到的各种情况。

初六，浚恒，贞凶。无攸利。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浚，抒也。”

“浚”也有深的意思。

“浚”又有搜刮之意。

“浚恒，贞凶”，初六能力弱，却事事求深，或严刻地搜刮别人或严苛地对待自己，这样反而达不到自己的意愿，预计凶险。

“无攸利”，干事不容易成功，得不到利益。

例如，刚学打太极拳就一天打三十遍，拳没学会，膝关节反而练伤了。

《礼记·学记》：“善学者，师逸而功倍，又从而庸之。不善学者，师勤而功半，又从而怨之。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不善问者反此。”

中国古代人做事，讲究循序渐进的方法。《智囊·兵智部》：“北虏马生驹数日，则系骡马于山半，驹马在下盘旋，母子哀鸣相应，力争而上，乃得乳。渐移系高处，驹亦渐登，故能陟峻如砥。”这一段的启发是，干困难的事，不可能一步到位，要逐步来。

另外，人的精力有限，一生的时间有限，不可能事事求深；有些事稍微知道一点就行了，聪明的人只在重要的事上求深。

对于不熟悉的东西，一开始不要投入太多的资源。要搞试点，先试出经验教训，了解一些情况，再一点点改进。所谓“以点带面”，是一种重要的工作方法。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慕道斋释评 “始求深也”，开始就求深，因为没有经验和不了解情况，很容易把事情办坏，或者让自己本身出危险。正确的方法是先浅后深、先易后难、深浅有致、循序渐进。

《礼记·学记》：“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始驾马者反之，车在马前。君子察于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学矣。”

这一段大概的意思是：良冶之子在铸造青铜器之前，先学做皮袍。因为铸造青铜器，需要做很精致的范，而做皮袍可以训练自己的空间想象能力，然后可以用同样的道理做范。同理，良弓之子先做簸箕，目的在于先以此练习弯竹木，先易后难。因为古代做一张弓，每个步骤都要选择季节，前后要用一年的时间，很不容易。驾车先练习车在马前，马就不能狂奔，目的在于循序渐进，以保证安全。

葛洪在《肘后方》里说了一个治疗鱼刺卡喉咙的办法：用饴糖搓成不同大小的球，从小到大，依次吞下。这背后，也是循序渐进的思想。

先干容易的事，得出经验，再把这些经验应用到比较难的事情上，这就是善于办事的诀窍。天下最要不得的就是还不会走就想跑，非倒大霉不可。

干农业，要搞试验田；干工程，要搞放大样、搞模型；改革制度，要搞以点带面，都是这个原理。

三国时的马谡，不过是一个文人而已，并不是久经沙场的将领。第一次带兵，诸葛亮就让他守街亭这个战略枢纽，结果既害了马谡，也害了蜀国。如果诸葛亮想培养马谡，应该让他先打一些小仗，再打一些大一点的仗，逐步积累经验，而不应该“始求深”。许多人说“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其实在用人方面，诸葛亮明显地欠缺谨慎，所以他来了个自贬三级。

与人打交道更不能“始求深”。孔子在《系辞下传·第五章》说：“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其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这一段大概的意思是：君子自己站稳了脚跟，到达了安全的位置，再动作；知道了别人的想法，再说话；和别人有了交情，再求他做事。君子注意这三方面，所以安全。与人打交道，不要动不动就要这要那。你自己处于危险之中，还要干这干那，百姓不会理睬你；用恐吓的口气和他们说话，他们不会回答你；和他们的交情不够，就不要向他们要求什么，要了人家也不会帮助你。如果大家都不帮助你，伤害你的人就要来了。因为“伤之者至矣”，故而凶险。

九二，悔亡。

慕道斋释评 九二刚强有得中，喻能正确地运用“恒”道，善于用经过验证的、传统的办法做事，而不为外力所左右，当然无悔，故曰“悔亡”。

俗话说：“无规矩者，不可为方圆。”人类社会几千年，做许多事情都形成了规矩，那是前人重复了许多遍的成功经验。照着去做，省时省事，还减少了出错的机会。世界上的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有的沿用了几千年，那是他们的宝贵财富，是他们的“恒”。

《诗经·大雅·烝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意思是人民保持常性，爱好这种美德。

《管子·君臣下》：“为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谓之乱。为人臣者，变故易常，而巧言以谄上，谓之腾。乱至则虐，腾至则北。四者有一至，败，敌人谋之。故施舍优犹以济乱，则百姓悦。选贤遂材而礼孝弟，则奸伪止。要淫佚，别男女，则通乱隔。贵贱有义，伦等不逾，则有功者劝。国有常式，故法不隐，则下无怨心。此五者，兴德、匡过、存国、定民之道也。”

《管子·形势解》：“天，覆万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终而复始。主，牧万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终而复始。和子孙，属亲戚，父母之常也，治之以义，终而复始。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事其主，终而复始。爱亲善养，思敬奉教，子妇之常也，以事其亲，终而复始。故天不失其常，则寒暑得其时，日月星辰得其序。主不失其常，则群臣得其义，百官守其事。父母不失其常，则子孙和顺，亲戚相欢。臣下不失其常，则事无过失，而官职政治。子妇不失其常，则长幼理而亲疏和。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乱。天未尝变，其所以治也。故曰：‘天不变其常。’地生养万物，地之则也。治安百姓，主之则也。教护家事，父母之则也。正谏死节，臣下之则也。尽力共养，子妇之则也。地不易其则，故万物生焉。主不易其则，故百姓安焉。父母不易其则，故家事辨焉。臣下不易其则，故主无过失。子妇不易其则，故亲养备具。故用则者安，不用则者危。地未尝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则。’”

《增广贤文》：“年年防饥，夜夜防盗。”这就是用恒的一个例子。

又例如，每天晚上睡前刷牙、洗脚，所费不多，但对人的健康很有好处。这样的行为，

就应该作为习惯和规矩固定下来，长期坚持，就成了恒。

后悔有两种情况，一是自己的办法不对，没有用已经被证明是成功的方法，这属于没有做到恒；二是做事之前想得挺好，由于受了别人的影响，改变了自己的初衷，这也属于没有做到恒。只要能避免这两条，就可以避免后悔，这就叫做“悔亡”。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慕道斋释评 “能久中也”，如此行事，就能长久地守中道，所以不会后悔。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

慕道斋释评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九三离开了中道，没有规矩的支撑，变得无可遵循；做事没有准则、规矩，就容易把事情办糟；把事情办糟，就要受到羞辱。

“贞吝”，预计是要悔恨。

《礼记·缁衣》：“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卜筮。’古之遗言与？龟筮犹不能知也，而况于人乎？《诗》云：‘我龟既厌，不我告犹。’《兑命》曰：‘爵无及恶德，民立而正事。纯而祭祀，是为不敬；事烦则乱，事神则难。’《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从这一段话还可以看出，“贞”和“贞”是同一个字，这是非常重要的解释，因为“贞”是《周易》中最重要的字。

《论语·子路》：“‘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就不用再计算了。^①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慕道斋释评 “无所容也”，人若无原则、规矩可遵循，就会不讲信义，胡作非为，如此则天地不容。

例如，三国时的吕布为反复小人，一叛再叛，名声极臭，人称“三代家奴”，终于因其反复多变而被杀。

又如，唐朝安史之乱之后的史思明，曾投降唐王朝，被封为“归义郡王”。但他投降后继续与叛军来往，招兵买马，扩充实力。旋因内讧，被自己的儿子史朝义杀死。史朝义继续与官军对抗，屡战屡败，不得已到幽州搬兵。到了范阳，守将李抱忠不接纳他，斥责说：“你已经宣布投降，又说话不算。一年之内，一会儿投降，一会儿反叛，哪里有定准儿呀？”史朝义说饿了，李抱忠送了一些吃的给他，让他在野地里吃。史朝义的手下乘他吃饭，边吃边溜走，饭吃完了，人也溜走得差不多了。史朝义众叛亲离，走投无路，痛哭几番之后，自己吊死在幽州的医巫闾祠下。

再如，东晋的刘牢之是个身经百战的大将，同时也是一个反复小人。《资治通鉴·卷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六》里有唐太宗的一段话：“丙子，上指殿屋谓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营构既成，勿数改移；苟易一椽，正一瓦，践履动摇，必有所损。若慕奇功、变法度，不恒其德，劳扰实多。’”

一一二》：“于是牢之大集僚佐，议据江北以讨玄。参军刘袭曰：‘事不可者莫大于反。将军往年反王兖州，近日反司马郎君，今复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语毕，趋出，佐吏多散走。”刘牢之善于叛变，终于自己也众叛亲离，后来自缢而死，被暴尸于市。

九四，田无禽。

慕道斋释评 “田”，狩猎，打猎。^①

“无禽”，没有猎物。《说文解字》：“禽，走兽总名。”^②

《管子·小匡》：“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犹尚可以为国乎？’对曰：‘臣未得闻。’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侧，田莫不见禽而后返，诸侯使者无所致，百官有司无所复。’”

《战国策·赵一》：“虎将即禽，禽不知虎之即己也，而相斗，两罢，而归其死于虎。”

“田无禽”，打猎却没有野兽。没有野兽，还打什么猎？九四有能力但无位，喻周围环境不好，有本事发挥不出来，英雄无用武之地。所以，不利的处境不能久呆，而应该迅速脱离这种处境，这时候不能用“恒”，不能呆在这里不走。

同理，对于不起好作用的做法，就不能坚持，一定要变，绝不能在不妥当的事上用“恒”。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慕道斋释评 “久”，本卦为《恒卦》，而“恒”的意思就是“久”。

本爻为九四，属于阳爻处阴位，所以叫做不当位。“恒”即是“久”，所以叫做“久非其位”，喻某种做法长久地不合天道，所谓长期倒行逆施。

“安得禽也”，长此以往，怎么能得到猎物呢？

《增广贤文》：“休别有鱼处，勿恋浅滩头。”如果因为环境不好而做事不顺手，就应该想办法换换地方；同理，如果一种做事的办法不行，就要换换办法。所以，并不是只要“恒”就一定好。错误的、不利的事情就一定不能让它恒。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原则要不要坚持，最终要看是“得禽”还是“田无禽”。

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

慕道斋释评 “恒”，就是人做事的一贯准则、规矩。没有这种准则、规矩，做事凭兴致所至，就容易产生严重失误。但是，用恒是为了干工作时运用起来方便、准确，好比是怀揣着墨斗、曲尺之类的工具，并不是为了给自己搞一些紧箍咒来束缚自己，阻止自己根据

①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二十四年，与魏王会田于郊。”

《礼记·王制》：“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

《庄子·齐物论》：“梦饮酒者，且而哭泣；梦哭泣者，且而田猎。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

② 《战国策·赵一》：“虎将即禽，禽不知虎之即己也，而相斗，两罢，而归其死于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己，决不相斗矣。今山东之主不知秦之即己也，而尚相斗，两败，而归其困于秦，知不如禽远矣。”

客观实际灵活地应变。所以,《周易》也并不赞成墨守成规的懒汉哲学。

“恒其德,贞”,一件事要不要用恒,要好好想一想。

“妇人吉,夫子凶”,古代旧道德,女子从一而终,社会上认为守节这一德很重要,守节就是守“恒”的一种。君子就不然,高位尊者,另有变通。小杖则受,大杖则走。

《礼记·郊特牲》:“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帅人者也。”本爻用“妇人”比喻从人者,用“夫”比喻帅人者。这是古代的说法,那时候妇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都比较低下。现在时代变了,男女都一样,谁有本事谁做领导。

在封建社会,朝廷上往往提倡“文死谏,武死战”,但《礼记·曲礼下》中说:“人臣之礼……三谏而不听,则逃之。”并不提倡“文死谏”。

例如,战国时,楚国春申君的宾客朱英劝春申君杀李园,春申君不听,后来春申君果然全家被杀。《史记·春申君列传》:“朱英知言不用,恐祸及身,乃亡去。”可见,朱英并不搞从一而终。朱英若是不走,恐怕也是性命难保,即所谓“夫子凶”。

《象》曰: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夫子制义,从妇凶也。

慕道斋释评 “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中国古代提倡妇人从一而终,预计吉祥。古代妇人往往没有什么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对丈夫有较大的依赖性;往往一旦失去丈夫,生活就没了着落,所以提倡从一而终。现在时代不同了,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宜机械模仿。

“义”者,宜也。“夫子制义”,君子是制定政策和道德标准的人,要不要用“恒”,做事的方法适宜不适宜,要独立作出判断,要依情况而变,不能有依赖别人、听人家摆布的心理。世界是复杂的,对朋友,要开诚相见,一诺千金;对敌对势力,要兵不厌诈;面对不同的形势和情况,应该有不同的对策。

“从妇凶也”,君子不可用妇人之道。若不知权变,用僵死的、教条的眼光看待传统和原则,或者有依赖他人作出判断的心理,遇到大事让别人替自己拿主意,就会发生凶险。这是因为君子对家庭、对他人、对社会都负有重大责任,不但要考虑自己目前的生计,还要考虑其他人将来的安危和发展。在这方面敷衍了事、苟且塞责的态度是万万要不得的。

《晏子春秋》:“晏子臣于庄公,公不说,饮酒,令召晏子。晏子至,入门,公令乐人奏歌曰:‘已哉已哉!寡人不能说也,尔何来为?’晏子入坐,乐人三奏,然后知其谓己也。遂起,北面坐地。公曰:‘夫子从席,曷为坐地?’晏子对曰:‘婴闻讼夫坐地,今婴将与君讼,敢毋坐地乎?婴闻之众而无义,强而无礼,好勇而恶贤者,祸必及身,若公者之谓矣。且婴言不用,愿请身去。’遂趋而归,管籥其家者纳之公,财在外者斥之市。曰:‘君子有力于民,则进爵禄,不辞富贵;无力于民而旅食,不恶贫贱。’遂徙行而东,耕于海滨。居数年,果有崔杼之难。”

《晏子春秋》:“晏子为庄公臣,言大用,每朝,赐爵益邑;俄而不用,每朝,致邑与爵。爵邑尽退朝而乘,然而叹,终而笑。其仆曰:‘何叹笑相从数也?’晏子曰:‘吾叹也,哀吾君不免于难;吾笑也,喜吾自得也,吾亦无死矣。’崔杼果弑庄公,晏子立崔氏之门,从者曰:‘死乎?’晏子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独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归乎?’曰:‘吾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

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君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孰能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门启而入，崔子曰：‘子何不死？子何不死？’晏子曰：‘祸始，吾不在也；祸终，吾不知也，吾何为死？且吾闻之，以亡为行者，不足以存君；以死为义者，不足以立功。婴岂其婢子也哉！其继而从之也！’遂袒免坐，枕君尸而哭，兴，三踊而出。人谓崔子必杀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崔杼既弑庄公而立景公，杼与庆封相之，劫诸将军大夫及显士庶人于太宫之坎上，令无得不盟者。为坛三仞，陷其下，以甲千列环其内外，盟者皆脱剑而入。维晏子不肯，崔杼许之。有敢不盟者，戟拘其颈，剑承其心，令自盟曰：‘不与崔庆而与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杀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杯血，仰天叹曰：‘呜呼！崔子为无道，而弑其君，不与公室而与崔庆者，受此不祥。’俯而饮血。崔子谓晏子曰：‘子变子言，则齐国吾与子共之；子不变子言，戟既在，剑既在心，维子图之也。’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义也。崔子！子独不为夫诗乎！诗云：“莫莫葛藟，施于条枚，恺恺君子，求福不回。”今婴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钩之，直兵推之，婴不革矣。’崔杼将杀之，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为无道而杀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从而杀之，不可以为教矣。’崔子遂舍之。晏子曰：‘若大夫为大不仁，而为小仁，焉有中乎！’趋出，授绥而乘。其仆将驰，晏子抚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于野，命县于厨，婴命有系矣。’按之成节而后去。诗云：‘彼己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谓也。”

晏子该走的时候就走，在各种场合都能坚持原则，如中流砥柱，真大丈夫也！

《战国策·赵二》：“谚曰：‘以书为御者不急于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于事之变。’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①

综上所述，如果你的责任重大，必须为自己和许多人负责，则不可墨守成规，应该自己独立思考，根据具体情况找到适合的方法和战略战术。规矩和准则是为人的目的服务的，而不是相反。请参阅《履卦》上九。

上六，振恒，凶。

慕道斋释评 “振”，劲头十足、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孜孜以求的样子。从负面来理

^① 《战国策·赵二》：“赵文曰：‘当世辅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礼之制也；修法无愆，民之职也。三者先圣之所以教。今君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愿王之图之。’王曰：‘子言世俗之间，常民溺于习俗，学者沉于所闻。此两者所以成官而顺政也，非所以观远而论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如教而政。知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贤者议俗，不肖者拘焉。夫制于服之民不足与论心，拘于俗之众不足与致意。故势与俗化而礼与变俱，圣人之道也。承教而动，循法无私，民之职也。知学之人，能与闻迁；达于礼之变，能于与时化。故为已者不待人，制令者不法古，子其释之。’”

同文还有：“进退之调节，衣服之制，所以齐常民，非所以论贤者也。故圣与俗流，贤与变俱。谚曰：‘以书为御者不急于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于事之变。’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

解，一副事儿多、不肯休息的样子。^①

《荀子·荣辱篇》：“为事利，争货财，无辞让，果敢而振，猛贪而戾，牟然惟利之见，是贾盗之勇也。”

《管子·版法》：“正法直度，罪杀不赦，杀僇必信，民畏而惧。武威既明，令不再行。顿卒怠倦以辱之。罚罪有过以惩之，杀僇犯禁以振之。”

“振恒”，总是一副汲汲以求、精神抖擞、斗志昂扬、事儿多的样子。《诗经·国风·召南·殷其雷》：“振振君子，归哉归哉。”《诗经·鲁颂·有骍》：“振振鹭，鹭于飞。”

“凶”，凶险。人应该做到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见好就收。一味孜孜以求，不会有好结果。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常发生“过劳死”，就是“振恒”造成的。一天到晚绞尽脑汁，还动不动就熬夜，就是“振恒”表现。

人生理上的理想状态，是交感神经松弛，精神安静，休息充分。如果人长期不能很好地休息，交感神经就会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人就容易生病，行为就容易失态，就容易犯错误，所以凶险。

“振”还有振作、向上的意思，这些倾向在一般情况下是好事，但如果向上爬的意志太强，没完没了，就成了凶险的事。

《智囊·明智部·管仲》：“昔吴起杀妻求将，鲁人谏之；乐羊伐中山，对使者食其子，文侯赏其功而疑其心。夫能为不近人情之事者，其中正不可测也。天顺中，都指挥马良有宠。良妻亡，上每慰问。适数日不出，上问及，左右以新娶对。上怫然曰：‘此厮夫妇之道尚薄，而能事我耶？’杖而疏之。宣德中，金吾卫指挥傅广自宫，请效用内廷。上曰：‘此人已三品，更欲何为？自残希进，下法司问罪！’噫！此亦圣人之远见也！”

《战国策·赵一》：“知伯身死、国亡、地分，为天下笑，此贪欲无厌也。夫不听知过，亦所以亡也。”^②

① 《公羊传·僖公九年》：“葵丘之会，桓公褒而矜之，叛者九国。震之者何？犹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犹曰莫若我也。”

《太公金匮》：“尧居民上，振振如临深渊。”

《吕氏春秋·孝行览》：“舜之耕渔，其贤不肖与为天子同。其未遇时也，以其使属地地财，取水利，编蒲苇，结果网，手足胼胝不居，然后免于冻馁之患。其遇时也，登为天子，贤士归之，万民誉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无不戴说。舜自为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见尽有之也。尽有之，贤不肖加也；尽无之，贤不肖损也。时使然也。”

《庄子·田子方》：“温伯雪子适齐，舍于鲁。鲁人有请见之者，温伯雪子曰：‘不可。吾闻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吾不欲见也。’至于齐，反舍于鲁，是人也又请见。温伯雪子曰：‘往也，见之，今也又见之，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见客，入而叹。明日见客，又入而叹。”

《战国策·燕二》：“苏代自齐使人谓燕昭王曰：‘臣闻离齐、赵，齐、赵已孤矣。王何不出兵以攻齐？臣请王弱之。’燕乃伐齐攻晋。令人谓闵王曰：‘燕之攻齐也，欲以复振古也。燕兵在晋而不进，则是兵弱而计疑也。王何不令苏子将而应燕乎？夫以苏子之贤，将而应弱燕，燕破必矣。燕破则赵不敢不助，是王破燕而服赵也。’闵王曰：‘善。’乃谓苏子曰：‘燕兵在晋，今寡人发兵应之，愿子为寡人之为将。’对曰：‘臣之于兵何足以当之，王其改举。王使臣也，是败王之兵而以臣遗燕也。战不胜，不可振也。’王曰：‘行，寡人知子矣。’”

② 《战国策·齐五》：“昔者，魏王掘土千里，带甲三十六万，其强而拔邯郸，西围定阳，又从十二诸侯朝天子，以西谋秦。秦王恐之，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令于境内，尽壕中为战具，竟为守备，为死士，置将，以待魏氏。卫鞅谋于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于天下，有十二诸侯而朝天子，其与必众，故以一秦而敌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见魏王，则臣请必北魏矣。’秦王许诺。卫鞅见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于天下矣。今大王之所从十二诸侯，非宋、卫也，则邹、鲁、陈、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撻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攻燕，东伐齐，则赵必从矣；西取秦，南伐楚，则韩必从矣。大王有伐齐、楚之心，而从天下之志，则王业见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后图齐、楚。’魏王说于卫鞅之言也，故身广公宫，制丹衣，挂建九旆，从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处之。于是齐、楚怒，诸侯奔齐，齐人伐魏，杀其太子，覆其十万之军。魏王大恐，徙行按兵于国，而东次于齐，然后天下乃舍之。当是时，秦王垂拱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

《战国策·燕二》：“客谓燕王曰：‘齐南破楚，西屈秦，用韩、魏之兵，燕、赵之众，犹鞭策也。使齐北面伐燕，即虽五燕不能当。王何不阴出使，散游士，顿齐兵，弊其众，使世世无患。’燕王曰：‘假寡人五年，寡人得其志矣。’苏子曰：‘请假王十年。’燕王说，奉苏子车五十乘，南使于齐。谓齐王曰：‘齐南破楚，西屈秦，用韩、魏之兵，燕、赵之众，犹鞭策也。臣闻当世之举王，必诛暴乱，举无道，攻不义。今宋王射天笞笞，铸诸侯之象，使侍屏壁，展其臂，弹其鼻，此天下之无道不义，而王不伐，王名终不成。且夫宋，中国膏腴之地，邻民之所处也，与其得百里于燕，不如得十里于宋。伐之，名则义，实则利，王何为弗为？’齐王曰：‘善。’遂与兵伐宋，三覆宋，宋遂举。燕王闻之，绝交于齐，率天下之兵以伐齐，大战一，小战再，顿齐国，成其名。故曰：因其强而强之，乃可折也；因其广而广之，乃可缺也。”

“振”还有用刑罚强迫民众做事的意思。譬如，秦始皇强迫民众修长城，隋炀帝强迫民众修运河，都属于这种行为。《管子·权修》：“上身服以先之，审度量以闲之，乡置师以说道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慕道斋释评 “上”，指上六。在上位者应谦虚谨慎，清心省事；不应该总是好与人争，汲汲以求。

“无功”，就是有祸。起码来说，浪费了资源，却一无所成，本身就是祸。

“振恒在上，大无功也”，已经在上位了，还总是汲汲以求，贪得无厌，或不停地强迫民众做这做那，这样做不但没有好处，说不定会有杀身之祸。^①

居于上位之人，应以养生为务，以含蓄为高，不要事事争强好胜，不要轻躁多事。用刑罚强迫民众做事，更是危险的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33 遯卦 111100

慕道斋释评 本卦的卦象是艮下乾上，上有天，下有山，山高天退。退就是走，改变不了不利的环境，就必须想办法脱离它。本卦专门讲如何脱离不利环境以及走时的注意事项。

① 《战国策·楚一》：“苏厉谓周君曰：‘败韩、魏，杀犀武，攻赵，取闾、离石、祁者，皆白起。是攻用兵，又有天命也。今攻梁，梁必破，破则周危，君不若止之。’谓白起曰：‘楚有养由基者，善射，去柳叶者百步而射之，百发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过曰：‘善射，可教射也矣！’养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夫射柳叶者，百发百中，而不已善息，少焉气力倦，弓拔矢钩，一发不中，前功尽矣。’今公破韩、魏，杀犀武，而北攻赵，取闾、离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过两周，践韩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尽灭。公不若称病不出也。’”

《遯》：亨，小利贞。

慕道斋释评 “遯”，就是遁，褪，避，逃，撤退，溜走。^①

《说文解字》：“豚，小豕也。从豕省，象形。从又持肉，以给祠祀。”

《说文解字》：“豕，豕也。”豕的意思则是猪。

甲骨文中的“豚”字的象形，和《说文解字》的解释一致，意思是手里拿着一块猪肉。那么，“遯”是在“豚”下面又加了个走之，意思拿了块猪肉就走，这里面大有深意。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明确指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用“吃人”两个字就可以概括。现在有的中学生抱怨，说在他们的课文中，数鲁迅的文章最难懂。那是因为他们还没理解鲁迅文章的意义，思想过于浅薄。

历史上吃人最多的，可以数得上隋唐时期的硃粲将军，他曾宣称人肉的味道和猪肉类似。《资治通鉴·卷一八七》：“硃粲有众二十万，剽掠汉、淮之间，迁徙无常。攻破州县，食其积粟未尽，复他适，将去，悉焚其积资；又不务稼穡，民饿死者如积。粲无可复掠，军中乏食，乃教士卒烹妇人、婴儿噉之，曰：‘肉之美者无过于人，但使他人有人，何忧于饿！’”

其他军阀吃起人来，也不怎么逊色。《资治通鉴·卷二五七》：“杨行密围广陵且半年，秦彦、毕师铎大小数十战，多不利。城中无食，米斗直钱五十缗，草根木实皆尽，以堇泥为饼食之，饿死者太半。宣军掠人诣肆卖之，驱缚屠割如羊豕，讫无一声，积骸流血，满于坊市。”中国的正史细细地读下来，这种例子数不胜数。所以，鲁迅的话不是开玩笑，而是绝对准确。现在的后生小子，居然说鲁迅的文笔不行，其实是自己的文化太低，见识太少。

所以，古人如果想辞官回家，有个专门词汇叫做“乞骸骨”。那意思是说，请你把我这副老骨头加上挂在上面的肉，就权当作猪肉赏给我吧，我要回家度过我的余生。这是一种

① 《庄子·大宗师》：“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犹有所遯。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犹喜之，若人之形者，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其为乐可胜计邪？故圣人将游于物之所不得循而皆存。善养生者，善始善终，人犹效之，而况万物之所系而一化之所待乎！”

《吕氏春秋·先识览》：“凡国之亡也，有道者必先亡，古今一也。地处于城，城从于民，民从于贤。故贤主得贤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夫地得当必足行其地，人说其民哉？得其要而已矣。”

《论语·宪问》：“贤者遯世，其次避地，其次避人，其次避言。”

《论语·卫灵公》：“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吾未见其人也。齐景公有马干骝，死之日，民无得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

《庄子·田子方》：“文王观于臧，见一丈夫钓，而其钓莫钓。非持其钓有钓者也，常钓也。文王欲举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终而释之，而不忍百姓之无天也。于是旦而属之大夫曰：‘昔者寡人梦见良人，黑色而髯，乘骏马而偏朱旆，号曰：‘寓而政于臧丈人，庶几乎民有瘳乎！’”诸大夫臧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则卜之。’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无它，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无更，偏令无出。三年，文王观于国，则列士怀植散群，长官者不成德，黜解不敢入于四竟。列士怀植散群，则尚同也；长官者不成德，则同务也；黜解不敢入于四竟，则诸侯无二心也。文王于是焉以为大师，北面而问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应，泛然而辞，朝令而夜遁，终身无闻。”

《庄子·庚桑楚》：“庚桑子曰：‘小子来！夫函车之兽，介而离山，则不免于网罟之患；吞舟之鱼，荡而失水，则蚁能苦之。故鸟兽不厌高，鱼鳖不厌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深矣而已矣！’”

《庄子·缮性》：“由是观之，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道之人何由兴乎世，世亦何由兴乎道哉！道无以兴乎世，世无以兴乎道，虽圣人不在于山林之中，其德隐矣。隐故不自隐。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辩饰知，不以知穷天下，不以知穷德，危然处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为哉！道固不小人，德固不小识。小识伤德，小行伤道。故曰：正己而已矣。乐全之谓得志。古之所谓得志者，非轩冕之谓也，谓其无以益其乐而已矣。今之所谓得志者，轩冕之谓也。轩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悦来，寄也。寄之，其来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其乐彼与此同，故无忧而已矣！今寄去则不乐。由是观之，虽乐，未尝不荒也。故曰：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

《庄子·盗跖》：“知和曰：‘知者之为，故动以百姓，不违其度，是以足而不争，无以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争四出而不自以为贪；有余故辞之，弃天下而不自以为廉。廉贪之实，非以迫外也，反监之度。势为天子，而不以贵骄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财戏人。计其患，虑其反，以为害于性，故辞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誉也。尧舜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善卷、许由得帝而弗受，非虚辞让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辞其害，而天下称贤焉，则可以有为也，彼非以兴名誉也。’”

谦卑和哀求的标准辞职说法。

《史记·陈丞相世家》：“亚父闻项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请骸骨归。’归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

在本卦，自己的骸骨暂时还在自己的掌握中，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到了关键时刻必须拔腿就走，而这正是“遯”字的基本意思。至于走之前要不要和领导上打个招呼，那倒不是本卦讨论的重点，要看具体的情况而定。

“亨”，资源的最佳配置和利用。月满则亏，当情况有逆转趋势的时候，躲开是非，换一个环境，就有利于避祸，有利于将来的发展，有利于资源的重新配置和利用，故曰“亨”。遯的目的，在于躲避可能发生的伤害而最终达到亨的结果。^①

“小利贞”，形势的逆转，开始是从小的地方现出端倪，要提高警惕，及早分析和筹划。“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地震之前动物会不安，坏事情出现之前大多有征兆。能注意到这些小的征兆并采取措施，就可以争取到时间，达到事先避开祸患的目的。

例如，2004年底东南亚因地震引起了海啸。海啸发生之前，岸边的海水迅速下降。很多游客不知厉害，跑到海滩上捡遗留在那里的海货，离岸边稍远的大批游客也不知大难临头，照样游玩。结果，海啸一来，死者逾二十万。唯有泰国一个被称为“海上吉卜赛”的海边小渔村，全村的人无一伤亡。那里的人世代靠捕鱼为生，他们世代相传的信念是，如果海水迅速下降，过一段短时间，必剧烈上升。所以，海啸的那天，村里的头领一见岸边的海水迅速下降，马上指挥全村181人拼命向岛内的一座高峰上跑。在毁灭性的巨浪到达之时，他们正坐在山顶的神庙里休息，因此无一伤亡。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小利贞”，浸而长也。遯之时义大矣哉！

慕道斋释评 “遯而亨”，遯的目的在于亨；离开了不利的环境，前面的道路就比较好走，有利于自己达到亨。

“刚当位而应”，指九五和六二。九五为“刚当位”，有六二为“应”。在本卦中，九五为“嘉遯”，喻撤退时有正确的方法，六二为“执之用黄牛之革”，喻撤退时要有坚定的决心，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与时行也”，遯的方法和时机，要看具体情况，因时制宜。

“小利贞”，形势的逆转，是从小的地方开始看出端倪。所以，要对每一件小事认真思考，不可掉以轻心。遯的时机宁可失之于早，不可失之于迟。请参阅《剥卦》：“蔑，贞凶”。

“浸而长也”，逆转的形势会逐渐地扩大、增长，不可不慎。《临卦》的《彖》里，也有“浸而长”的说法。

① 《论语·里仁》：“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惦记着可能受到的伤害，小人则惦记着多捞一些好处。

《孙子兵法·计篇》：“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讲的也是在后一种形势下，必须用遁。

《孟子·万章下》：“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色。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曰：‘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

“遯之时义大矣哉”，退隐要掌握好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一点非常重要啊！^①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

慕道斋释评 “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如同山高天退，只要方法对头，小人永远粘不上君子。大人物用不着对小人声色俱厉，但一定要疏远他，离他远一些，这是一条必须严格遵守的原则。对不利的环境也是一样，如果能及早脱身，保持距离，不利的环境就起不了坏作用。^②

《论语·宪问》：“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初六，遯尾，厉，勿用有攸往。

慕道斋释评 “遯尾”，遯时落在后边，走得不及时，称之遯尾。如股市崩盘之前，大股将撤，小股如果再盲目跟进，或撤退不及，必有损失。^③

“厉”，落在后边，有危险。《玉篇》：“厉，危也。”

“勿用有攸往”，一般人撤得晚，多半是还有什么愿望没有实现，或者还想再捞一把，必须打消这种念头。到了该走的时候，宜戒惧谨慎，危行逊言，一心想着安全地遯去，不要再追求什么愿望和利益。

据电视报道，有个贼冒充安全部的干部，在西安火车站装模作样地盘查旅客，乘机诈骗财物。由于不同的受害人多次报案，引起了警方的调查。这个贼在西安作案多起得手后，本来已经计划离开这个城市，逃往他处作案，但又想在同一车站诈骗最后一次再走。可就是在这最后一次，此贼被警方抓获。此贼是个反面人物，但正面人物往往也有这个毛

① 《战国策·魏三》：“夫存韩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时已。通韩之上党于共、莫，使道已通，因而关之，出入者赋之，是魏重质韩以其上党也。共有其赋，足以富国，韩必德魏，爱魏、重魏、畏魏，韩必不敢反魏。韩是魏之县也。魏得韩以为县，则卫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韩，则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赵大破，卫、齐甚畏，天下之西乡而驰秦，人朝为臣之日不久。”这一段说明什么叫做“大时”。

② 《论语·卫灵公》：“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

《智囊·上智部·远犹·屏姬侍》：“郭令公每见客，姬侍满前。及闻卢杞至，悉屏去。诸子不解。公曰：‘杞貌陋，妇女见之，未必不笑。他日杞得志，我属无难矣。’（评：齐顷以妇人笑客，几至亡国。令公防微之虑远矣！王勉夫云：《宁成传》末载：周阳由为郡守，汲黯、司马安俱在二千石列，同车未尝敢均茵凭。司马安不足言也，汲黯与大将军军礼，长揖丞相，面折九卿，矫矫风力，不肯为人下，至为周阳由所抑，何哉？周盖无赖小人，其居二千石列，肆方骄暴，凌轹同事，若无人焉，汲黯远之，非畏之也。异时河东太守胜屠公不堪其侵轹，遂与之角，卒并就戮，玉石俱碎，可胜叹恨！士大夫不幸而与此辈同官，避而避之，不失为厚，何苦与之较而自取辱哉！）”

《智囊·上智部·通简·耿楚侗》：“耿楚侗（定向）官南都。有士人为恶僧侮辱，以告，公白所司治之，其借通。公意第进遂，下令复系籍本寺。士人心不释然，必欲捕而枷之。（边批：士多尚气，我决不可以气佐之。）公晓之曰：‘良知何广大，奈何着一破赖和尚往来其中哉！’士人退语人曰：‘惩治恶僧，非良知耶？’或以告公，公曰：‘此言固是，乃余其难其慎若此，胸中盖三转矣。其一谓志学者，即应犯不较、逆不难，不然落乡人曰矣，此名道心也。又谓法司刑，自有条格，如此类法不应枷，此则格式心也。又闻此僧凶恶，虑有意外心虞，故不肯为已甚，此又利害心也。余之良知乃转折如此。’嗣委宗伯庇所厚善者，处之少平，大醵物议。又承恩寺有僧为礼部枷之致毙，竟构大讼。公闻之，谓李士龙曰：‘余前三转折良心不更妙耶？’（边批：唯转折乃成通简。）（评注：凡治小人，不可为已甚。天地间有阳必有阴，有君子必有小人，此亦自然之理。能容小人，方成君子。）”

《战国策·燕二》：“伊尹再逃汤而之桀，再逃桀而之汤，果与鸣条之战，而以汤为天子。伍子胥逃楚而之吴，果与伯举之战，而报其父之讎。今臣逃而盼齐、赵，始可着于《春秋》。且举大事者孰不逃？桓公之难，管仲逃于鲁；阳虎之难，孔子逃于卫；张仪逃于楚；白珪逃于秦；望诸相中山也使赵，赵劫之求罢，望诸攻关而出逃；薛公释戴逃出于关，三晋称为士。故举大事，逃不足以辱矣。”

③ 《晏子春秋》：“景公问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对曰：‘不掩君过，谏乎前，不华乎外；选贤进能，不私乎内；称身就位，计能定禄；睹贤不居其上，受禄不过其量；不权居以为行，不称位以为忠；不掩贤以隐长，不刻下以谄上；君在不事太子，国危不交诸侯；顺则进，否则退，不与君行邪也。’”做官的人，该走的时候不走，就叫做“遯尾”。

《晏子春秋》：“吴王曰：‘寡人闻夫子久矣，今乃得见，愿终其问。’晏子避席对曰：‘敬受命矣。’吴王曰：‘国如何则可处，如何则可去也？’晏子对曰：‘罢闻之，亲疏得处其伦，大臣得尽其忠，民无怨治，国无虐刑，则可处矣。是以君子怀不逆之君，居治国之位。亲疏不得居其伦，大臣不得尽其忠，民多怨治。国有虐刑，则可去矣。是以君子怀不暴君之禄，不处乱国之位。’”

病。譬如，在股市上已经捞了不少，还想再捞最后一下，结果被套个正着。

从卦象上看，上面四个阳爻，两个阴爻吊在下面，而本爻就像一个尾巴尖，所以叫做“遯尾”。这样看，便于记忆。卦象的主要作用是提供生动的记忆，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力量。正像云南昆明有个睡美人山，看上去非常神似，但它绝不是一种神秘力量的创造，而是人们对于自然现象作适当诗意解释的结果。

《周易折中》：“遯而在后，尾之象，危之道也。占者不可以有所往。”

《增广贤文》：“晴天不肯去，直待雨淋头。”^①

《象》曰：“遯尾”之“厉”，不往何灾也？

慕道斋释评 “不往何灾也”，如果不再去追求其他愿望和利益，不再逗留于是非之地，小心戒惧，一心要溜得快，一个劲地往前赶，哪里来的灾？

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

慕道斋释评 “黄牛之革”，黄牛的皮革，形容其坚韧。

“执”，掌握，坚持。《说文解字》：“执，捕罪人也。”意思是紧紧地抓住。例如，《尚书·大禹谟》：“允执厥中”。

“执之用黄牛之革”，给别人当臣下，要牢牢地坚持自己的信念，好像用黄牛皮牢牢地捆住一样东西，喻要牢牢抓住，毫不放松。

“莫之胜说”，不要让它挣脱，喻不要被别的事物改变自己遯的初衷。“说”，同脱，见《小畜卦》九三。

从卦象上看，上面四个阳爻，两个阴爻吊在下面，本爻就像阴阳之间的连接点，千万不可让其挣脱。

① 《战国策·秦三》：“夫商君为孝公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教民耕战，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功已成，遂以车裂；楚地，持戟百万，白起率数万之师以与楚战，一战举郢郢，再战烧夷陵，南并蜀、汉，又越韩、魏攻强赵，北坑马服，诛屠四十余万之众，流血成川，沸声若雷，使秦业帝，自是之后，赵、楚慑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势也，身所服者七十名城，功已成矣，赐死于杜邮；吴起为楚悼王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查楚国之俗，南攻扬越，北并陈、蔡，破横散从，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大夫种为越王墨草创邑，辟地殖谷，率四方士，上下之力，以禽劲吴，成霸功，勾践终脩而杀之。此四子者，成功而不去，祸至于此。此所谓信而不能逃，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长为陶朱。”

《吕氏春秋·慎大览》：“中山之国有公孫者，智伯欲攻之而无道也，为铸大钟，方车二轨以遗之。公孫之君将斩岸堙溪以迎钟。赤章蔓枝谏曰：‘诗云“唯则定国”，我胡以得是于智伯？夫智伯之为人也，贪而无信，必欲攻我而无道也，故为大钟，方车二轨以遗君。君因斩岸堙溪以迎钟，师必随之。弗听。有顷谏之，君曰：‘大国为欢，而子逆之，不祥。子释之。’释，置。赤章蔓枝曰：‘为人臣不忠贞，罪也；忠贞不用，远身可也。’断轂而行，至卫七日而公孫亡。欲钟之心胜也，欲钟之心胜则安公孫之说塞矣。凡听说，所胜不可不审也，故太上先胜。”两谏不听既去，走得及时。

《战国策·燕二》：“臣闻贤明之君，功立而不度，故着于《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毁，故称于后世。”蚤，同早。

《战国策·燕二》：“臣闻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昔者伍子胥说听乎阖闾，故吴王远迹至于郢；夫差弗是也，赐之鸱夷而浮之江。故吴王夫差不悟先论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见主之不可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计也。离毁辱之非，堕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临不测之罪，以幸为利者，义之所不敢出也。”

《国语·郑语》：“凡周存亡，不三桢矣！君若欲避其难，其违所矣，时至而求用，恐无及也！”

《吕氏春秋·贵直论》：“狐援说齐惠王曰：‘殷之鼎陈于周之廷，其社盖于周之屏，亡国之音不得至于庙，亡国之器陈于廷，所以为戒。王必勉之！其无使齐之大吕陈之廷，无使太公之社盖之屏，无使齐音充人之游。’齐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国三日，其辞曰：‘先出也衣赭；后出也，满圜圜。吾今见民之洋洋然东走，而不知所处。’齐王问吏曰：‘哭国之法若何？’吏曰：‘断。’王曰：‘行法！’吏陈斧质于东阕，不欲杀之而欲去之。狐援闻而赓往过之。吏曰：‘哭国之法断，先生之老欤？’狐援曰：‘曷为昏哉？’于是乃言曰：‘有人自南方来，跣入而脱屣，使人之朝为革而国为墟。殷有比干，吴有子胥，齐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断之东阕，每斯者以吾参夫二子者乎！’狐援非乐断也，国已乱矣，上已悖矣，哀社稷与民人，故出若言，出若言非平论也，将以救败也，固难于危。此触子之所以去之也，达子之所以死之也。”

要牢牢坚持的信念到底是什么呢？那就是《论语·子路》里说的：“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人家不合，就要赶紧脱离接触。^①

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还有元明时代的张三丰。明成祖朱棣为引诱张三丰下山，用了三十万人，花了十年时间在武当山修了许多道观，并给各道观配备了许多良田和佃户。可是张三丰不为所动，隐姓埋名，在各地时隐时现，使朱棣根本摸不到他的行踪，成功地捍卫了自己的自由。

为了打破《剥卦》六五里“贯鱼”的企图，用本爻是最好的对策。

反面的例子。据《资治通鉴·卷九七》，南北朝时，前燕的慕容翰武艺超群，曾因避祸出国多年，已经得到了安全。后来不甘寂寞，又跑回去为前燕卖命，屡立大功，但终于被其君猜疑赐死，没能逃出厄运。这就叫做没有做到“莫之胜说”。

《象》曰：“执用黄牛”，固志也。

慕道斋释评 “固志也”，一定要拿定主意，因为事关性命。

反面的例子：宋朝的遗少赵孟頫，一时拿错了主意，到元朝去做官，后来无比后悔，哭诉无门，用血泪写出了《罪出》一诗：“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古语已云在，见事苦不早。平生独往愿，丘壑寄怀抱。图书时自娱，野性期自保。谁令堕尘网，宛转受缠绕。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哀鸣谁复顾，毛羽日摧槁。向非亲友赠，蔬食常不饱。病妻抱弱子，远去万里道。骨肉生别离，丘垄缺拜扫。愁深无一语，自断南支杓。恸哭悲风来，如何诉穹昊？”

九三，系遯，有疾厉，畜臣妾，吉。

慕道斋释评 “系遯”，遯时有牵挂，往往是牵挂自己的财产、地位等等。

“有疾厉”，有这个毛病，好像身体有大病一样，有危险，要倒大霉。舍不得小物，就会坏大事。

从卦象上看，本爻下面有两个阴爻，像是两个累赘。

例如，春秋时代，范蠡和文种原来同在吴国；范蠡走后，文种舍不得官位，迟迟不走，终于被勾践杀死。

再如，抗日战争时期，南京陷落前，有很多有钱人由于舍不得在南京的财产，没有及时撤离，结果成了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

主动权和自由度，是军队乃至普通人的生命线。人们失掉它们，往往是由于有些物质

^① 对孔子的这句话，《左传·昭公二十年》作了详细的解释：“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遯台，子犹驰而造焉。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燔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醢醢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晏子做官的原则是，和则做，不和则走。

挂累。一时和局部的舍不得,导致永久和全部的丢失,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广韵》:“畜,养也。”^①

“臣妾”,奴仆。《尚书·费誓》:“马牛其风,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复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复,汝则有常刑!”这段话的意思是:“如果牲口走失,或奴仆逃跑,不要越过你的地界到人家那里追逐。如果跑到你的地头里,恭敬地还给人家,我会酌情奖赏你。如果你越过地界,到人家那里追逐,或反过来,扣住人家的东西不还,你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从这里可以看出,“臣妾”即奴隶,由于受不了压迫和剥削,逃跑是经常的事。

臣妾最多的地方,就在王侯的宫廷,宫女就是臣妾的一种。各种贵族家里也有小厮丫头。

《吕氏春秋·慎大览》:“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

周朝把天下的人民分为九种,其中第八种为“臣妾”,泛指各种奴隶。《周礼·天官》:“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九谷;二曰园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泽之材;四曰薮牧,养蕃鸟兽;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贾,阜通货贿;七曰嫔妇,化治丝枲;八曰臣妾,聚敛疏材;九曰闲民,无常职,转移执事。”看来“臣妾”没什么手艺和财产,而且社会地位低下。

在安阳出土的殷商甲骨中,有一段甲骨文卜辞的意思是问:“在祭祀中,杀掉三十个小臣和三十个小妾作为祭品是否合适?”这说明“臣妾”的社会地位很低,随时可以被人杀掉当祭品。考虑到殷商是奴隶社会,“臣妾”实际就是男女奴仆。^②

“畜臣妾”,管理臣妾,管理宫女。而管理宫女是宦官干的活计,在周朝宦官被称为“内竖”,难怪让人看不起。^③

还有与“畜臣妾”相类似的用法,《战国策·魏二》:“乃使人报于齐,愿臣畜而朝。”“臣畜”,是俯首帖耳,当人家狗腿子的意思。俯首帖耳的人,没有自己的独立主张,也不堪任大事。

① 《吕氏春秋·审分览》:“位尊者其教受,威立者其奸止,此畜人之道也。故以万乘令乎千乘易,以千乘令乎一家易,以一家令乎一人易。尝识及此,虽尧舜不能。诸侯不欲臣于人而不得已,其势不便,则寡以易臣?权轻重,审大小,多建封,所以便其势也。王也者,势也。王也者,势无敌也。势有敌则王者废矣。有知小之愈于大,少之贤于多者,则知无敌矣。知无敌,则似类嫌疑之道远矣。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诸侯疑焉,立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适子不使庶孽疑焉。疑生争,争生乱。是故诸侯失位则天下乱,大夫无等则朝廷乱,妻妾不分则家室乱,适孽无别则宗族乱。慎子曰:‘今一免走,百人逐之,非一免足为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尧且屈力,而况众人乎?积兔满市,行者不顾,非不欲免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虽鄙不爭。’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定分而已矣。”“畜”在这里的意思为管理。

② 《资治通鉴·卷二》:“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告奸者赏,不告奸者同罪。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受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未利及急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芬华。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乃下令。”

③ 《周礼·天官》:“内竖掌内外之通令,凡小事。”

《金史·列传第一》:“《周礼》内竖,其属则内小臣、内人、寺人、次之,九嫔、世妇、女御、女祝、女史、典妇功、典丝、典枲、内司服又次之。《昏义》称‘后立六官、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不与《春秋》、《周礼》合,后世因仍其说,后官遂至数千。”这里说的“内小臣”,就是“内竖”。

《礼记·文王世子》:“文王之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鸡初鸣而衣服,至于寝门外,问内竖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竖曰:‘安。’文王乃喜。乃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节,则内竖以告文王,文王色忧,行不能正履。王季复膳,然后亦如初。”

在后来的朝代里,“内竖”简直就是宦官的另一种说法。所以,古人骂人,常用的一句话是:“某某,竖子耳!”喻挨骂的人不堪任大事。

《明史·列传第一百二十二》:“十二年,帝集内竖三千人,授以戈甲,操于内廷。尚书张学颜谏,不纳。”

《明史·列传第一百二十二》:“初,选侍将移宫,其内竖李进忠、刘朝、田诏等盗内府秘藏,过干清门仆,金宝堕地。帝怒,悉下法司,案治甚急。群奄惧,构望诏,言帝薄先朝妃嫔,致选侍移宫日,跪足投井,以摇惑外廷。”既然是“群奄惧”,所以“内竖”肯定是宦官。

还可以参考《战国策·燕二》：“望诸君乃使人献书报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顺左右之心，恐抵斧质之罪，以伤先王之明，而又害于足下之义，故循逃奔赵。自负以不肖之罪，故不敢为辞说。今王使使者数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于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书对。’”

“畜臣妾，吉”，九三不识大体，什么东西都不愿意丢掉，用这种态度干管理奴仆这样的小事还吉祥。因为自上古以来，当奴仆的总想逃跑，而管理者的唯一任务就是想方设法让他们跑不掉。干大事用这种方式是绝对不行的，死死抓住一切东西，什么都不想丢掉，结果是丧失性命。而一旦丧失性命，将丢掉一切东西。尤其在“遯”的时候，顾的东西太多，东西抓得太紧，就会贻误宝贵的时间，有生命危险。^①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这个问题说得最为精彩：“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而其取得是进步的建设。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

《象》曰：“系遯”之“厉”，有疾惫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慕道斋释评 “有疾惫也”，“遯”时有牵挂，就好比身有重病，又像身体极端疲惫时的状态一样，行动缓慢，这样会有生命危险。

“不可大事也”，此人不担任大事。

例如，三国时，曹操进攻新野，刘备撤退时带了十余万民众一起走，因而行动迟缓，几乎全军覆没。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好，美也。”

《孟子·梁惠王下》：“其《诗》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所以，“好”和“畜”的思类类似，都是有道的意思。请参阅《小畜卦》和《大畜卦》。

① 《晏子春秋》：“晏子臣于庄公，公不说，饮酒，令召晏子。晏子至，入门，公令乐人奏歌曰：‘已哉已哉！寡人不能说也，尔何来为？’晏子入坐，乐人三奏，然后知其谓已也。遂起，北面坐地。公曰：‘夫子从席，曷为坐地？’晏子对曰：‘婴闻讼夫坐地，今婴将与君讼，敢毋坐地乎？婴闻之众而无义，强而无礼，好勇而恶贤者，祸必及身，若公者之谓矣。且婴言不用，愿请身去。’遂趋而归，管钥其家者纳之公，财在外者斥之市。曰：‘君子有力于民，则述爵禄，不辞富贵；无力于民而旅食，不恶贫贱。’遂徙行而东，耕于海滨。居数年，果有崔杼之难。”

《晏子春秋》：“晏子为庄公臣，言大用，每朝，赐爵益邑；俄而不用，每朝，致邑与爵。爵邑尽退朝而乘，然而叹，终而笑。其仆曰：‘何叹笑相从数也？’晏子曰：‘吾叹也，哀吾君不免于难；吾笑也，喜吾自得也，吾亦无死矣。’”

“好遯”，君子有道，能很好地掌握隐退的时机。^①

“好”，也通爱好的好。《管子·枢言》：“凡国有三制：有制人者，有为人之所制者，有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者。何以知其然？德盛义尊，而不好加名于人；人众兵强，而不以其国造难生患；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国后。如此者，制人者也。德不盛，义不尊，而好加名于人；人不众，兵不强，而好以其国造难生患；恃与国，幸名利。如此者，人之所制也。人进亦进，人退亦退，人劳亦劳，人佚亦佚，进退劳佚，与人相胥。如此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也。”所以，爱好在哪里，非常重要。

“君子吉，小人否”，“好遯”只有君子能做到，吉祥。而小人见识浅薄，舍不得眼前的利益，有不良的爱好，不具备这种能力，所以下场很不好。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慕道斋释评 “君子好遯”，只有君子才能恰当地把握遯的时机。^②

“否”，鄙陋无知，也指下场不好。《盐铁论·复古》：“穷夫否妇，不知国家之虑。”

“小人否也”，小人鄙陋无知，没有这个见识，下场不好。^③

九五，嘉遯，贞吉。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嘉，美也。”

《国语·楚语上》：“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小大、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

《尔雅》：“嘉，善也。”

《离骚》：“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

① 刘向《贤明传》：“楚王闻于陵子终贤，欲以为相，使使者持金百镒，往聘迎之，于陵子终曰：‘仆有箕帚之妾，请人与计之。’即人，谓其妻曰：‘楚王欲以我为相，遣使者持金来。今日为相，明日结驷连骑，食方丈于前，可乎？’妻曰：‘夫子织屦以为食，非与物无治也。左琴右书，乐亦在其中矣。夫结驷连骑，所安不过容膝。食方丈于前，所甘不过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怀楚国之忧，其可乎！乱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于是子终出谢使者而不可也。遂相与逃，而为人灌园。君子谓于陵妻为有德行。”

《智囊·明智部·张翰等》里记录了一则故事：晋朝张翰“因秋风起，思莼菜、莼羹、鲈鱼脍，叹曰：‘人生贵适志耳，富贵何为！’即日引去，人以为高明”。这叫做当机立断。

《世说新语·排调》：“谢公始有东山之志，后严命屡臻，势不获已，始就桓公司马。于时人有饷桓公药草，中有‘远志’。公取以问谢：‘此药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称？’谢未即答。时郝隆在坐，应声答曰：‘此甚易解：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谢甚有愧色。桓公目谢而笑曰：‘郝参军此过乃不恶，亦极有会。’”

孙思邈《千金翼方·卷十四》：“人生一世，其于过隙，役役随物，相视俱尽，不亦哀乎。就中养卫得理，必免夭横之酷。若知进而不知退，若得进而不知退，嗜欲煎其内，权位牵其外，其于过分内热之损，胡可胜言，况乎身灭覆宗之祸，不绝于世哉！”

② 《孟子·公孙丑上》：“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陶渊明《归去来辞》把归隐之乐心情描述得最为生动：“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舟摇摇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童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眇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暘，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羡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何不委心任去留？胡为惶惶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墉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③ 《资治通鉴·卷八三》：“初，孙秀尝为小吏，事黄门郎潘岳，岳屡拔之。卫尉石崇之甥欧阳建素与相国伦有隙，崇有爱妾曰绿珠，孙秀便求之，崇不与。及淮南王允败，秀因称石崇、潘岳、欧阳建奉允为乱，收之。崇叹曰：‘奴辈利吾财耳！’收者曰：‘知财为祸，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初，潘岳母常谓岳曰：‘汝当知足，而干没不已乎！’及败，岳谢母曰：‘负阿母。’遂与崇、建皆族诛，籍没崇家。”

“嘉遯”，隐退时把各方面都安排得很妥帖，上下、内外、小大、远近皆无害。尤其要选择好的时机和方向，运用亨术，雍容成礼而退。这一爻主要是讲遯的时机、方式和其他具体做法。

“贞吉”，预计吉祥。

例如，诸葛亮赤壁之战后，从容返回荆州，是嘉遯的楷模。范蠡、孙臧、张良都是忽然之间走得无影无踪，也都是嘉遯的楷模。^①

反面的例子。春秋时晋国的介子推跑到山里，但寻找他的人知道他的大致位置，在山里放了一把火，介子推被活活烧死。^②

自古以来，用称病来卸去职务，是一种遯的办法。但如果不注意方式方法，往往还是脱不了干系。汉代的周亚夫因为与汉景帝意见不合，称病在家，被免去了丞相职位，但最终还是逃不脱，反而被汉景帝整死。周亚夫离开政治中心的时机和方式都选择得不好，结果非但走不了，还惹来了杀身之祸，这就是“嘉遯”的反面，做得很不妥当。^③

相反，司马懿称病在家，却轻松地杀死了曹爽，还换来了晋朝的一座江山。

《象》曰：“嘉遯，贞吉”，以正志也。

慕道斋释评 “以正志也”，心静才能产生智慧；心中有道、仔细谋划才能找到隐的正确方法。

《说文解字》：“志者，心之所之也。”

① 《晏子春秋》：“景公之时，霖雨十有七日。公饮酒，日夜相继。晏子请发粟于民，三请，不见许。公命柏遽巡国，致能歌者。晏子闻之，不说，遂分家粟于氓，致任器于陌，徒行见公曰：‘十有七日矣！怀宝乡有数十，饥饿里有数家，百姓老弱，冻寒不得短褐，饥饿不得糟糠，散撤无走，四顾无告。而君不恤，日夜饮酒，令国致乐不已，马食府粟，狗彘食梁，三侯之妾，俱足梁肉。狗马保妾，不已厚乎？民氓百姓，不亦薄乎？故里穷而无告，无乐有上矣；饥饿而无告，无乐有君矣。婴奉数之策，以随百官之吏，民饥饿穷约而无告，使上淫溺失本而不恤，要之罪大矣。’再拜稽首，请身而去，遂走而出。公从之，兼于涂而不能逮，令趣驾追晏子其家，不及。粟米尽于氓，任器存于陌，公驱及之康内。”晏子对国君尽礼，散尽了粮食、器物再走，可谓至善，妥当极了。

② 《国语·晋语二》：“二十二年，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适齐、楚。狐偃曰：‘无卜焉。夫齐、楚道远而望大，不可以困往。道远难通，望大难走，困往多悔。困且多悔，不可以走望。若以偃之虑，其狄乎？夫狄近晋而不通，愚陋而多怨，走之易达。不通可以寡怨，多怨可与共忧。今若休忧于狄，以观晋国，且以监诸侯之为，其无不成。’乃遂之狄。处一年，公子夷吾亦出奔，曰：‘盍从吾兄宁于狄乎？’冀芮曰：‘不可。后出同走，不免于罪。且夫偃出偃人难，聚居异情，恐不若走梁。梁近于秦，秦亲吾君。吾君老矣，子往，嬖姬惧，必覆于秦。以吾存也，且必告悔，是吾免也。’乃遂之梁。居二年，嬖姬使奄奄以环释言。四年，复为君。”这一段说明住哪里跑，方向极端重要。考虑不周，即为不善。

③ 《国语·晋语二》：“魏公梦在庙，有神人面白毛虎爪，执钺立于西阿，公惧而走。神曰：‘无走！帝命曰：‘使晋衰于尔门。’公拜稽首，觉，召史器占之，对曰：‘如君之言，则蓍收也，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国人贺梦。舟之侨告诸其族曰：‘众谓魏亡不久，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贺大国之衰，于己也何瘳？’吾闻之曰：‘大国道，小国衰焉曰服。小国傲，大国衰焉曰诛。’民疾君之侈也，是以遂于逆命。今嘉其梦修必展，是天夺之鉴而益其德也。民疾其志，天又班之；大国来诛，出令而逆；宗国既卑，诸侯远己。内外无亲，其谁云救之？吾不忍侯也！’将行，以其族适晋。六年，魏乃亡。”

《国语·晋语二》：“伐虢之役，师出于虞。宫之奇谏而不听，出，谓其子曰：‘虞将亡矣！唯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除闇以应外谓之忠，定身以行事谓之信。今君施其所恶于人，闇不除矣；以贿灭亲，身不定矣。夫国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寇知其衅而归焉。已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吾不去，惧及焉。以其享适西山，三月，虞乃亡。”

④ 《资治通鉴·卷一六》：“初，上度栗太子，周亚夫固争之，不得；上由此疏之。而栗王每朝，常与太后言条侯之短。栗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帝让曰：‘始，南皮、章武，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栗太后曰：‘人生各以时行耳。自襄长君在时，竟不得侯，死后，其子彭祖顾得侯，吾甚恨之！帝尊侯信也。’帝曰：‘请得与丞相议之。’上与丞相议。亚夫曰：‘高皇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今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帝默然而止。其后匈奴王徐卢等六人降，帝欲侯之以功后。丞相亚夫曰：‘彼背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则何以责人臣不守节者乎？’帝曰：‘丞相议不可用。’乃悉封徐卢等为列侯。亚夫因谢病。九月，戊戌，亚夫免；以御史大夫桃侯刘舍为丞相。”

同文又有：“帝居禁中，召周亚夫赐食，独置大胾，无切肉，又不置箸。亚夫心不平，顾谓尚席取箸。上视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亚夫免冠谢上，上曰：‘起。’亚夫因趋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居无何，亚夫子为父买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与钱。庸知其盗买县官器，怨而上变，告子，事连污亚夫。书既闻，上下更。吏簿责亚夫。亚夫不对。上骂之曰：‘吾不用也！’召诣廷尉。廷尉责问曰：‘君侯欲反何？’亚夫曰：‘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乎？’吏曰：‘君纵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亚夫，亚夫欲自杀，其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呕血而死。”

九五心中有道，知道事情应该怎么办，有正确的部署，在任何复杂情况下，都能优雅地利用隐退实现自己的理想。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只要心态好、智慧足，处处是山林，处处可以隐也。^①

上九，肥遯，无不利。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肥，多肉也。”

《礼记·礼运》：“四体既正，肤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

《国语·楚语上》：“夫君国者，将民之与处；民实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则德义鲜少；德义不行，则迹者骚离而远者距违。”

“肥遯”，在捞了一把之后就撤退，所谓见好就收，急流勇退。这一爻主要是讲遯的时机。

另一方面，在天下太平，有了“国之肥”、“天下之肥”之时，主子就要开始杀功臣，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时不走，更待何时？

《抱朴子·畅玄》：“知足者则能肥遯勿用，颐光山林。”

例如，战国时，吴国对越国取得了胜利，范蠡走得早，还有半生的好日子；文种不肯走，终于死于非命。郭店《老子》：“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智囊·闺智部·孙太学妓》记录了一个“宦囊稍润，妓遂劝孙乞休归，享小康终其身”的故事，也是肥遯的例子。

“无不利”，这时候急流勇退，能避开祸害，没有不利之处。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慕道斋释评 “无所疑也”，赶紧撤，没有什么可迟疑的，尤其不要留恋高官厚禄。请参阅本卦九四。

例如，股市好，即可遯。迁延不遯，稍一迟疑，就被套住，血本无归。

^① 《史记·滑稽列传》里引了东方朔的一段话：“朔曰：‘如期等，所谓避世于朝廷闲者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时坐席中，酒酣，据地歌曰：‘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

陶渊明《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在《沉思录》一书中说：“人们寻求隐退自身，他们隐居于乡村茅屋，山林海滨，你也倾向于渴望这些事情，但这完全是凡夫俗子的一个标记。因为无论什么时候，你要退入自身，你都可以这样做。因为一个人，退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如退入自己的心灵更为宁静和更少苦恼，特别是当他在心里有这种思想的时候。通过考虑它们，他马上进入了完全的宁静。”

34 大壮卦



001111

慕道斋释评

本卦的卦象是乾下震上，下有道上有动，或内有道外有动，喻照着内心具有的道行进，则无往而不胜，故曰大壮。

《大壮》：利贞。

慕道斋释评

“利贞”，照道而行，无往而不胜的关键在于要运用智慧，好好谋划、计算。事情就这么简单，并没有别的窍门，所以卦辞只有这两个字。

此卦着重讨论“贞”的重要性，也就是谋划、计算的重要性。

《彖》曰：“大壮”，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大壮，利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

慕道斋释评

“‘大壮’，大者壮也”，在大的方面强健。大的方面，指的是思想成熟、合道。对于一个人来说，头脑合道是第一位重要的事情，肢体强健、财物丰厚等是其次的东西。

“刚以动，故壮”，行动合乎道，所以壮。

“大”，指头脑。人对于动物来说，最大的优势在于头脑发达。

“大者正也”，思想方法正确。

“正大，天地之情可见矣”，一个人的思想方法正确，思路开阔、敏锐，就可以理解天地是怎样运作的，学习天道的办法就在其中矣。

《象》曰：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

慕道斋释评

“雷在天上，大壮”，这又是在解释卦象。

《说文解字》：“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在实践中运用客观规律，以实现人们的幸福，这就叫做“礼”。

“君子以非礼弗履”，君子不干不合乎礼的事。换句话说，君子用礼作为自己一切行动的准则，不合乎自己准则的事情坚决不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这里的“礼”，是广义的礼，就是处处合乎“亨”道。

关于什么是广义的“礼”，《左传·昭公二十五年》里有一段很好的议论：“子叔见赵简子，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对曰：‘是仪也，非礼也。’简子问：‘敢问，何为礼？’对曰：‘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所以，礼就是亨术，天上地下，无所不包。现在有人说礼就是等级制度，这话没有任何根据，乃无知妄言。

《资治通鉴·周纪一》：“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明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

所以，广义的“礼”就是会用“亨”道，则天而行事。在任何大事小事上都可以用“礼”、用“亨”道，而能够做到这些的前提，就是要懂得客观规律，善于分析计算，善于动脑筋。

孔子在《系辞下传·第二章》说：“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这一段是说，有道之人的特点是善于用脑，善于计算。在建筑学中，对结构和材料的计算是一个好例子。必须善于计算，才能盖高大的房子，不然房子根本就立不起来。中国的建筑善于用斗拱和榫卯，结构复杂巧妙，更是善于计算的光辉榜样。而善于计算，以至于能盖高大的房子，就是人的头脑成熟的标志，说明此人善于“贞”，已经进步到了大壮的阶段。

初九，壮于趾，征凶。有孚。

慕道斋释评 “趾”指脚。请参阅《贲卦》初九的解释。

“壮于趾，征凶”，凭着自己的某一个感官冲动，或心里一时涌出的想法，所谓凭着心血来潮，不经过周密思考，就要行动，这样做事非常凶险。这是一种大毛病，常常会有生命危险，所以提出来要特别注意。

近年来，一些城市的街道上挂着一些交通指示牌，纠正的都是本爻指出的这种毛病：

山东威海：“忍一时之冲动，保一生之平安。”

济南市：“红灯是暂时的，生命是永恒的。”

广州市：“宁绕百时远，不冒一时险。”

“有孚”，应该牢固树立这个信念，即做任何事都不能冲动和盲动，要严守一定的思维程序和准则，要先想后做，要有理智、有步骤、有逻辑地办事情。类似的思想请参阅《中孚卦》。

《象》曰：“壮于趾”，其孚穷也。

慕道斋释评 “其孚穷也”，一个人容易冲动和盲动，说明他心中缺乏正确的信念。

“孚”，指原则和信念，请参阅《中孚卦》。

九二，贞吉。

慕道斋释评 “贞吉”，九二守中道，做事之前妥善筹划、计算，预计吉祥。黄石公《素书》：“务善策者无恶事，无远虑者有近忧。”

这一爻简练到了极致，和卦辞的说法也一致，说得好极了。

《象》曰：九二“贞吉”，以中也。

慕道斋释评 “以中也”，吉祥的原因，是因为考虑问题、处理问题合道。《中庸》：“不

偏之谓中。”

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

慕道斋释评 “小人用壮”，小人自恃肢体或势力强大，就跃跃欲试，容易产生盲动。

譬如，李逵总想用他的三板斧，苻坚总想御驾亲征，这是一种性格上的偏颇。^①

“罔”，无，没有，虚无，引申为抽象的道理，而抽象的道理看不见、摸不着，使人感到是虚无的。譬如数学里的“数轴”，谁也没有在现实世界里看见过那根无限长，又处处无限稠密的数轴。它只是个抽象的概念，但它在数学上非常有用。而数学在日常工作中无所不在，可以应用在所有的问题上。本爻说明，看起来是虚无的道，却具有强大的力量。

《宋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九》：“道者何？无之称也，无不由也。混成而仙，两仪至虚而应万物，不可致诘。况名之曰‘道’，道既名矣，降而为圣人者，为能知来藏往，与天地准，故黄、老、姬、孔通称焉。其体曰道，其用曰神，无适也，无莫也，一以贯之，胡先而尊，孰后而卑。《六经》者，《易》以明人之权而本之于道；《礼》以节民之情，趣于性也；《乐》以和民之心，全天真也；《书》以叙九畴之秘，焕二帝之美；《春秋》以正君臣而敦名教；《诗》以正风雅而存规戒。是道与《六经》一也。”

《史记·秦始皇本纪》：“初并天下，罔不宾服。”

《诗经·卫风·氓》：“女也不爽，士二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楚辞章句》：“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

《论语·为政》：“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论语·卫灵公》：“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老子》里对“无”有详尽的论述。《老子·第十一章》：“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埴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君子用罔”，君子往往在运用时间、空间或在其他抽象的道理上胜人一筹。他们用这些长处克敌制胜，自己却没有任何损伤，而且是不可战胜的。古代“用罔”的典范有田忌赛马、孙臆擒庞涓，等等。还有一些现代的例子，请参阅《大畜卦》上九。^②

例如，在红军时期，有人要送毛泽东一把手枪，毛泽东不要，说：“到了我必须用枪的时候，红军早就完了。”这说明毛泽东作为军事家，他的武器就是他的大脑，而不是任何军

① 《资治通鉴·卷一〇四》：“太子左卫率石越曰：‘今岁镇守斗，福徧在吴。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据长江之险，民为之用，殆未可伐也！’”坚曰：“昔武王伐纣，逆岁违卜。天道幽远，未易可知。夫差、孙皓皆保据江湖，不免于亡。今以吾之众，投鞭于江，足断其流，又何险之足恃乎！”苻坚恃强寡谋，轻易御驾亲征，终于败亡。

② 《列子·仲尼》：“公仪伯以力闻诸侯，堂溪公言之于周宣王，王备礼以聘之。公仪伯至，观形，儒夫也。宣王心感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仪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犹憾其弱。女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闻天下，何也？’公仪伯长息退席曰：‘善哉，王之问也！臣敢以实对。臣之师有商丘子者，力无敌于天下，而六亲不知，以未尝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见其所不见，视人所不视；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为。故学视者先见舆薪，学听者称闻撞钟。夫有易于内者，无难于外。于外无难，故名不出其一家。’今臣之名闻于诸侯，是臣违师之教，显臣之能者也。然则臣之名不以负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犹愈于负其力者乎？’”

械。^①

人生不但需要正直,还需要智慧,如此才能免于灾祸。

《论语·雍也》:“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玉篇》:“厉,危也。”“贞厉”,仗着自己肢体强大而妄动,预计有危险。

小人喜欢角力,而君子喜欢斗智。因为真正的壮在智而不在力,故智者被称之为“大壮”。仅仅依靠肢体的壮,就有可能倒霉。霸王项羽自吹“力拔山兮气盖世”,结果落了个自刎后被碎尸的下场。

“羝羊”,公羊。公羊习惯性地要用角顶东西。《说文解字》:“羝,牡羊也。”

《说文解字》:“羸,瘦也。”“羝羊触藩,羸其角”,为了说明问题,本爻举了一个喜欢角力而遇到危险的例子。好比一只公羊,只有肢体的壮,而不善于动脑子,所以它用角硬顶篱笆,结果是把角顶坏了,也没有得到预想的结果。

《象》曰:“小人用壮”,君子以罔也。

慕道斋释评 “君子以罔也”,君子善于用抽象的、仿佛是虚无的东西,即道理和概念,或借助外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句《象》是《周易》全篇所有的《象》里说得最精辟的一句话。^②

《管子·轻重甲》:“桓公曰:‘轻重有数乎?’管子对曰:‘轻重无数。物发而应之,闻声而乘之。故为国不能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桓公曰:‘何谓来天下之财?’管子对曰:‘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端噪晨乐闻于三衢,是无不服文绣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绣纂组,一纯得粟百钟于桀之国。夫桀之国者,天子之国也。桀无天下忧,饰妇女钟鼓之乐,故伊尹得其粟而夺之流。此之谓来天下之财。’”这就是古代人靠运用智慧而进行的“货币战争”。

九四,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

慕道斋释评 “贞吉,悔亡”,作为对比,九四和九三相反,凡干事之前,必先筹划计算,考虑成熟,选择《周易》中占断是“贞吉”的,或比“贞吉”更好的爻指出的原则去做事,就能做到没有后悔。

以抽象的道指导做具体的事,就叫做以刚决柔。例如,如果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能够

① 《吕氏春秋·审分览》:“夏仲作车,苍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然而非主道者。故曰作者忧,因者平。惟彼君道,得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强,此之谓全人。”

《列子·杨朱》:“杨朱曰:‘人肖天地之类,怀五常之性,有生之最灵者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卫,肌肤不足以自捍御,趋走不足以逃利害,无毛羽以御寒暑,必将资物以为养,性任智而恃力。故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

《毛诗·卷一》:“臣闻‘治之其未乱,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后忧之,则无及已。”

《战国策·秦一》:“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故曰:‘式于政,不式于勇;式于廊庙之内,不式于四境之外。’”

② 《吕氏春秋·慎大览》:“赵襄子攻翟,胜老人、中人,使使者来谒之。襄子方食抔饭,有忧色。左右曰:‘一朝而两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忧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过三日。飘风暴雨,日中不须臾。今赵氏之德行无所于积,一朝而两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闻之曰:‘赵氏其昌乎?’夫忧所以为昌也,而喜所以为亡也。胜非其难者也,持之,其难者也。贤主以此持胜,故其福及后世。齐、荆、吴、越,皆尝胜矣,而卒取亡,不达乎持胜也。唯有道之主能持胜。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墨子为守攻,公输般服,而不肯以兵加。善持胜者,以术强弱。”

应用庖丁解牛的道理,就不会有大的损失,吉祥。

“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如此做事,好比羊撞开了篱笆而角丝毫不坏,所向披靡,比大车安装车轴的部位还要强壮结实。

《说文解字》:“輹,车轴缚也。”

《象》曰:“藩决不羸”,尚往也。

慕道斋释评 “尚”,曾,庶几,庶几于道也。《说文解字》:“尚,曾也,庶几也。”

“尚”,同“上”,上好,有利。东方朔《诫子诗》:“明者处世,莫尚于中。”

“尚”,还有久远的意思。《吕氏春秋·仲夏纪》:“乐所由来者尚也,必不可废。”

“往”,指去做事。《说文解字》:“往,之也。”《玉篇》:“往,行也,去也。”

“尚往也”,做事做得漂亮,有了如此水平,庶几于道,可以继续做。

从本卦的卦象上看,人的行动应该依托在天道之上,本爻就是按照天道行事成功的例子。为达此目的,必须善于思考。做事能做到“谋无不当,举必有功”,就可以说是得道了。

《吕氏春秋·孝行览》:“百里奚之未遇时也,亡虢而虏晋,饭牛于秦,传鬻以五羊之皮。公孙枝得而说之,献诸缪公,三日,请属事焉。缪公曰:‘买之五羊之皮而属事焉,无乃天下笑乎?’公孙枝对曰:‘信贤而任之,君之明也;让贤而下之,臣之忠也。君为明君,臣为忠臣。彼信贤,境内将服,敌国且畏,夫谁暇笑哉?’缪公遂用之。谋无不当,举必有功,非加贤也。使百里奚虽贤,无得缪公,必无此名矣。今焉知世之无百里奚哉?故人主之欲求士者,不可不务博也。”

《庄子·养生主》:“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做事能做到了无挂碍,游刃有余,就可以说是“无厚”。

六五,丧羊于易,无悔。

慕道斋释评 六五柔居高位,意味着身居领导地位心里却没有准主意,无道。做官只靠自己的地位,而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这样不行。作为领导,处于这种状态,必败无疑。

毛泽东说:“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只有所谓的地位和物质条件,而没有正确的主观思想,算不得壮。

例如,当年开始长征,博古曾一度担任党的主要领导。在他们一伙的指挥下,红军渡湘江时损失过半。面对这样的危急局面,博古却一筹莫展。苦闷之余,他常常拿着一把上了膛的手枪顶着自己的太阳穴。一个人在这种精神状态下,不可能找出妙策摆脱被动局面。像这样的领导,就应该离开其位。

“丧羊于易”的故事,说的是商代先祖王亥曾在外乡“有易国”牧羊,因故把一批羊丢掉了。故事的细节不详,但可以由此卦推论,他之所以把羊丢掉,是由于谋划不够和举措失当。

“无悔”,由于谋划不够和举措失当,遭到损失是必然的,没丢掉性命已属万幸。由于他的思想水平不够,他自己也不知道错在哪里,故没什么可后悔的,况且后悔也没有用。《小过卦》中说:“小惩而大戒,小人之福也。”如果能从此吸取教训,改进自己的思想方法,

未尝不是好事。^①

例如，在遵义会议上，博古在发言中一再强调五次围剿的失败是由于敌人过于强大，根本就看不到自己主观上的失误究竟在哪里。

遭到损失之后，首先要紧的是发现犯错误的原因，制定有效的措施和方法，避免犯类似的错误，所谓“不二过”是也。“无悔”的态度是要不得的。请参阅《小过卦》九四的“往厉必戒”和《坤卦》六二的“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本卦“丧羊于易”的故事与《旅卦》上九的“丧牛于易”的故事的区别仅在于，在“丧牛于易”那一次，王亥犯了更严重的错误，不仅牛丢了，人也死掉了，丧了元，彻底完了。此卦为局部性错误，彼卦为全局性错误，故此卦为“无悔”，彼卦为“凶”。

《象》曰：“丧羊于易”，位不当也。

慕道斋释评 “位不当也”，六五柔弱无道，不宜当领导，但自认为很行，担负了力所不及的事情，在实际工作中必然会造成损失。

从卦象上看，本爻是阴爻，与九四相反。这是能力弱的人得到了领导地位，却不按照天道行事，又毫无自我批评精神，所以遭受损失。

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

慕道斋释评 “遂”，行动达到目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凡人欲舍行为，皆以其智先规而后行之。其规是者，其所为得，其所事当，其行遂，其名荣，其身故利而无患，福及子孙，德加万民，汤武是也。其规非者，其所为不得，其所事不当，其行不遂。”董仲舒在这里所说的“规”，就是规划、方略、计算，就是“贞”。

“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形容羊因轻举妄动撞篱笆，不能退下来，既不能把篱笆撞倒，又把自己卡在那里，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

《幼学琼林·卷四·鸟兽》：“进退两难，曰羝羊触藩。”

“无攸利”，像这样干事情，还不如根本就不干，根本得不到利益，反而会遭到损失。

《说文解字》：“艰，土难治也。”本爻所说的“艰”，是“艰贞”的缩写，与其他地方“艰贞”的意思是一致的，指不厌其烦地、顽强地思考和谋划。

“艰则吉”，开动脑筋，勤于谋划，才能摆脱困境，变为吉祥。这是摆脱困境的唯一办法。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详也。“艰则吉”，咎不长也。

慕道斋释评 “不能退，不能遂”，形容进退两难的被动局面。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二九》里有陆贽的一段话：“臣闻仲虺赞扬成汤，不称其无过而称其改过；吉甫歌颂周宣，不美其无阙而美其补阙。是则圣贤之意较然著明，惟以改过为能，不以无过为贵。盖为人之行己，必有过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过而迁善，愚者耻过而遂非；迁善则其德日新，遂非则其恶弥积。”

“详”，审慎，详审。^①

“不详也”，行动前没有审慎考虑，以致造成现在的局面。

“‘艰则吉’，咎不长也”，努力谋划和思考，就不会长期陷入困境，就有机会找到适当的方法，从不利的局面里解脱出来。

从卦象上看，本爻是阴爻，与六五一样，说的是“大壮”的反面，和本卦的九四形成鲜明对照，是善于利用反面教材的典范。本爻举了一个例子，描述某些人智力有缺失，却刚愎自用，以致行动有挂碍，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动弹不得。

本爻还指出，要摆脱进退两难的境地，只有靠自己好好思考，按照实际情况找到脱身的办法，靠别的方法都不行。

35 晋卦 101000

慕道斋释评 “晋”，前进，进步。《说文解字》：“晋，进也。日出万物进。从日从至。”

《说文解字》：“至，到也。从二至。”

“至”是“至”的繁体。《说文解字》：“至，鸟飞从高下至地也。从一，一犹地也，象形。不上去而至下来也。”

请参阅《小过卦》：“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所以，飞鸟落了地，是事情向好的方向走到头了。

《康熙字典》：“至，犹善也，又大也，又极也。”

所以，晋的意思是日复一日地稳步前进，通过把各种事情干漂亮，不断完善自己，超越自我，最后达到至善。

此卦的卦象是，坤下离上，地下火上，如日东升。完善自己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犹如一轮红日缓缓升起，此乃晋之象也。

《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慕道斋释评 “康侯”，周武王之同母弟康叔，在《史记·卫康叔世家》有记载。

“锡”，同赐。《尔雅·释诂》：“锡，赐也。”《离骚》：“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

“锡马”，王侯赐给的马。

既然是“赐马”，那赐马人的地位肯定比康叔还高，大概就是周武王一级的人物。既然是王赐的马，在一般情况下，就不是一般的好马，而是非常珍贵的马。

《宋史·列传第七十》：“初，公弼在群牧时，帝居藩，得赐马颇劣，欲易不可。至是，帝谓曰：‘卿曩岁不与朕马，是时固已知卿矣。蔡襄主计，诉讼不时决，故多留事。卿继其后，将何以处之？’公弼顿

^①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五国已亡，秦兵卒人临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迁与共。故齐人怨建不早与诸侯合从攻秦，听奸臣宾客以亡其国，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详也。”

首谢，对曰：‘襄勤于事，未尝有旷失，恐言之者妄耳。’帝以为长者。”

《说文解字》：“蕃，草茂也。”

《说文解字》：“庶，屋下众也。”

《论语·子路》：“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蕃庶”，用此马来配种，以产生更多的好马。

《说文解字》：“昼，日之出入，与夜为界。”

《说文解字》：“接，交也。”

《广韵》：“接，合也，会也。”

《说文解字》：“会，合也。从亼，从曾省。曾，益也。凡会之属皆从会。”

《说文解字》：“合，合口也。”所以，成语中有“苟合”的说法。《论语·子路》：“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这里的“苟”为谦词。“苟”的原意是一种草，大概是一种廉价的草。

《礼记·曲礼》：“三十曰壮，有室。”《康熙字典》：“室，《周礼·冬官考工记》：‘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注》：世室，宗庙也。又夫以妇为室。”

《尚书·蔡仲之命》：“以蕃王室。”

《晏子·杂上篇》：“行廉不为苟得，道义不为苟合。”

“昼日三接”，在一个白天里，用它配种多次。中国古代用“三”表示“多”的意思。北京郊区延庆县松山景区有个景点叫做“三叠水”，意思就是多层的小瀑布。这句话表面上是讲用马匹配种，实质上是喻有了美德和技艺，就要充分使用，以产生更多美好的东西，这是进取的最好的方式。换句话说，一个人想进取，就要尽可能充分地发挥自己的长处，多做好事。

《象》曰：晋，进也，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也。

慕道斋释评 “晋，进也”，晋的意思就是前进、进步，这和《说文解字》的解释一样。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进步，并不一定是指要当官。

“明出地上”，如一轮红日从地平线上缓缓升起，喻把自己的长处亮出来用一用，也喻自己不断进德。古人称日、月为“两明”。南朝梁简文帝《南郊颂》：“故以熊熊灼灼，炫两明而仰七曜；纷纷沐沐，承五烟而带三灵。”

“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顺着天道做事，不慌不忙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如同太阳缓缓升起的壮丽场面。“大明”，指太阳。唐朝白居易《为宰相贺赦表》：“大明升而六合晓，一气熏而万物春。”

“是以‘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也”，这和用珍贵的好马配种有相似的意义。

《象》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

慕道斋释评 “自昭明德”，君子把自己的事情干得漂亮，以此来显示出自己有道。

“明德”，明白事理的德，即有道、懂得天道。所以，是否懂得天道，不是通过夸夸其谈，而是通过做具体的事情来体现的。《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初六，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摧，挤也。”所以，“摧如”是一副顶住压力、不怕困难、不屈不挠地努力向前的样子。

“晋如，摧如，贞吉”，晋时，不是靠别人提拔、成全自己，而是靠自己把每件事都干得漂亮，以此显示出自己有道，这才是晋的前提。在干的同时，还要有一副在压力下努力向前的气势，不张扬，不傲慢，不夸夸其谈，埋头苦干。如同日月升起在东方，什么力量也阻止不住。这样长时间持续地埋头苦干，预计吉祥。

“罔”，无，没有。“罔孚”，不信任。

“裕”，宽裕，宽容，喻心胸开阔。《说文解字》：“裕，衣物饶也。”汉朝贾谊《新书·道术》：“包众容物谓之裕。”

“裕，无咎”，无论是毁誉，都宽容对之，心胸开阔，就出不了毛病。

“罔孚，裕，无咎”，如果你这样行事，人家还是不信任你，仍然要宽容处之。对人家的看法无所谓，不要耿耿于怀，要心胸开阔。事情本身的发展过程就是最好的雄辩。继续努力，专心做自己的事，就出不了毛病。

《象》曰：“晋如，摧如”，独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慕道斋释评 “独行正也”，特立独行，埋头苦干，独立自主地按正确的道理和方法去做自己的事情，不看人家的眼色，不期待人家的夸奖。

“未受命也”，人家不相信你，说明你还没有受天命，你的德行还不够，你的机会还没有到来。什么是天命？天命就是领导上和广大群众的信任，并因此得到了相应的权力。所以，这是一个简练的比喻，而不是宿命论，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迷信。^①

《管子·内业》：“尧封泰山，禅云云；舜封泰山，禅云云；禹封泰山，禅会稽；汤封泰山，禅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皆受命然后得封禅。”这一段说明受命者得到了相应的权力。

《中庸·第十七章》：“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

① 《孟子·万章上》：“《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

《孟子·万章上》：“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继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国语·楚语上》：“民，天之生也。知天，心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惧哉！”

《资治通鉴·卷二三三》里有这样一段话，批评了天命论：“上从容与泌论即位以来宰相，曰：‘卢杞忠清强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觉其然。’泌曰：‘人言杞奸邪而陛下独不觉其奸邪，此乃杞之所以为奸邪也。倘陛下觉之，岂有建中之乱乎！杞以私隙杀杨炎，挤颜真卿于死地，激李怀光使叛，赖陛下圣明逐之，人心顿喜，天亦悔祸。不然，乱何由弭！’上曰：‘杨炎以童子视朕，每论事，朕可其奏则悦，与之往复问难，即怒而辞位，观其意以朕为不足与言故也。以是交不可忍，非由杞也。建中之乱，术士豫请城奉天，此盖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盖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则礼乐刑政皆无所用矣。’封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

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这一段说明受命者必须有德，并得到了领导上和广大群众的信任。

从这里看出，孔子认为，人能否受“天命”在于他是否有德，强调的是人的主观努力，而不是宿命论。所以说，中国人反对宿命论是有传统的。

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

慕道斋释评 “晋如，愁如，贞吉”，晋时宜有悲愁之象，也就是一副谦虚谨慎的样子，不要沾沾自喜，不要张狂，这样预计吉祥。

“兹”，这个，这里。《尔雅·释诂》：“兹，此也。”

“介”，大，善，完美。

《尔雅·释诂》：“弘、廓、宏、溥、介、纯、夏、怗、厖、坟、瑕、丕、奕、洪、诞、戎、骏、假、京、硕、濯、訐、宇、穹、壬、路、淫、甫、景、废、壮、冢、简、暖、暄、将、业、席，大也。”

《尔雅·释诂》：“仪、若、祥、淑、鲜、省、臧、嘉、令、类、琳、毅、攻、谷、介、徽，善也。”

“介福”，美而大的福气。请参阅《豫卦》六二：“介于石，不终日”。

《左传·襄公七年》：“诗曰：‘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恤民为德，正直为正，正曲为直，参和为仁。如是，则神听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

《诗经·小雅·甫田》：“报以介福，万寿无疆。”

“王母”，西王母，道教的领袖人物之一，相传有长生不老药，嫦娥吃了此药飞升入月。

《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仙人葛翁曰，吾得真道，曾诵此经万遍。此经是天人所习，不传下土。吾昔受之于东华帝君，东华帝君受之于金阙帝君，金阙帝君受之于西王母。西王母皆口口相传，不记文字。吾今于世，书而录之。”从这里可以看出，西王母是道教的资深领袖。

“受兹介福，于其王母”，从这种谦恭谨慎的态度里得到的美好福分，好比有西王母这样的神仙人物作他的师保，时时给他教诲和保佑。黄石公《素书》：“有道则吉，无道则凶。吉者，百福所归；凶者，百凶所攻。非其神圣，自然所钟。”

《礼记·文王世子》：“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悖，恭敬而温文。立大傅少傅以养之，欲知其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审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观大傅之德行而审喻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后；入则有保，出则有师，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辅翼之而归诸道者也。”

本爻的中心意思，是要保持“晋如，愁如”的态度，这样做大有好处，就好像有西王母给他作师保。

《象》曰：“受兹介福”，以中正也。

慕道斋释评 “以中正也”，因为他得中道。“中正”，得中道。

《礼记·礼器》：“孔子曰：‘我战则克，祭则受福。’盖得其道矣。”

六三，众允，悔亡。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允，信也。”《玉篇》：“允，当也。”

“允”，甲骨文里有这个字，意思是一种英雄结，一种头饰。此字也见之于《升卦》初六，那里有进一步的解释。

“众允，悔亡”，大家都认为你做事得当，从而信任你，拥戴你，那么你在前进的道路上就不会后悔。这里指出得到群众拥护的重要性。

《管子·版法》：“众之所忿，寡不能图。”

《战国策·秦三》：“三人成虎，十夫揉椎，众口所移，毋翼而飞。”

《象》曰：“众允”之志，上行也。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志，从心之声。志者，心之所之也。”

“‘众允’之志，上行也”，大家心里对某人的赞许和信任，有利于这个人的地位向上发展。

九四，晋如鼫鼠，贞厉。

慕道斋释评 “鼫鼠”，一种山上的大田鼠。《本草纲目·兽部》对它的解释是：“与鼯鼠俱为田害。鼯居田，鼫居山也。”

《说文解字》：“鼫，五技鼠也。能飞，不能过屋；能缘，不能穷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鼫鼠大概类似于鼯鼠，属于田鼠一类，因为其眼睛退化，故用来形容行动之盲目。从《说文解字》的解释来看，它在其他方面的技能也不高明。

《玉篇》：“厉，危也。”“晋如鼫鼠，贞厉”，田鼠的眼睛退化，看不清前面，只知道一个劲地往前拱、往前挖。喻有的人做事的本事不大，却不顾周围环境，盲目地要升官。有这样的心态，预计要倒霉，有危险。

此爻喻有些人本身的技艺不高，但欲望和野心却是没完没了。

九四再往上晋，有篡位的嫌疑，祸在眼前矣。官为身外之物，太多就会累生。

《庄子·达生》：“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不务知之所无奈何。养形必先之以物，物有余而形不养者有之矣。有生必先无离形，形不离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为养形足以存生，而养形果不足以存生，则世奚足为哉！”

对这一类累生的人，《史记·范雎蔡泽列传》里有蔡泽的一段话：“易曰‘亢龙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愿君孰计之！”请参阅《乾卦》上九。

《象》曰：“鼫鼠，贞厉”，位不当也。

慕道斋释评 “位不当也”，譬如“文革”名人王洪文，毫无功劳和资历可言，把他放在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位置上，显然不合适，这个职位的重要性也远远超出他的能力。有一定阅历的人看到这种局面，就知道这样做不恰当，要出危险。

“位不当”，也指九四对于名位的态度不恰当。另一个“文革”名人李庆霖，在“文革”中从一介百姓当上了大官，然后就跟着“四人帮”跑，颐使气指，后来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了无期徒刑。

此爻和六五的审慎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慕道斋释评 六五柔居高位，特别要注意努力进德，谦虚谨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这就是《彖》里所说的“柔进而上行”。

“悔亡”，请参阅《未济卦》九四：“贞吉，悔亡。”意思是在做事之前要考虑妥帖，先想好此事是做还是不做，将来才能不会后悔。

汉乐府歌辞《枯鱼过河泣》：“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作书与鲋鮒，相教慎出入。”

汉乐府歌辞《悲歌》：“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恤”，忧虑，难过。

《国语·晋语一》：“今夫以君为紂，若紂有良子，而先丧紂，无章其恶而厚其败。钩之死也，无必假手于武王，而其世不废，祀至于今，吾岂知紂之善否哉？君欲勿恤，其可乎？若大难至而恤之，其何及矣！”

“失得勿恤”，一旦考虑清楚了，做出了决断，就要坦然去做，不要再计较个人的得失，升不升官无所谓。鱼之所以被人钓到，都是因为贪吃钩子上的鱼饵。

《论语·雍也》：“子曰：‘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就叫做“失得勿恤”。

“往，吉，无不利”，照此做下去，吉祥，无往而不利。

《论语·子罕》：“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簣，进，吾往也。’”

《论语·子罕》：“子谓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

例如，朱德元帅解放后一直淡于名位，有人攻击他也不去计较，以前的下级如林彪窜到他上面也不在乎，所以安然活到九十岁。在广东肇庆七星岩的巨石上，刻有他写于1959年的诗篇，形容他自己的超然态度。诗云：“七星降人间，仙姿实可攀。久居高要地，仍是发冲冠。开心才见胆，破腹任人钻。腹中天地阔，常有渡人船。”

另一个例子，大禹治水的时候，也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三过家门而不入，最终大功告成。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庆也。

慕道斋释评 “往有庆也”，照这个态度走下去，值得庆贺。

上九，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角，兽角也。角与刀、鱼相似。”

《孙子兵法·虚实篇》：“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

“晋其角”，上九此时已经在高位，而高官之间的权利斗争是经常性的、不可避免的。上九不知收敛，像公羊一样用角对别人进行攻击，想以此扫清自己前进的道路。

“维”，只，仅，独。《诗经·小雅·谷风》：“将恐将惧，维予与女。”

《韵会》：“案六经惟、维、唯三字皆通作语辞，又训独，尚书助辞皆用惟字，诗助辞多用维字，左传助辞用唯字，论语助辞用惟字。新安朱氏曰：惟从心，思也。维从纟，系也。唯从口，专辞也，应辞也。然皆语辞，古书皆通用之。”

“邑”，见《讼卦》九二。

“伐邑”，攻击别人。《黄石公三略》：“故乱将不可使保军，乖众不可使伐人。攻城则不拔，图邑则不废。”

“维用伐邑”，不知同舟共济，息事宁人，只知道像打仗一样与别人相互攻击。

“厉”，这样钻营，危险。

“吉，无咎”，上九身处高位，生活已经不愁，做事要力求稳妥。对于他们来说，吉祥就是无咎，无咎就是吉祥。

《周易》中有很多“无咎”，如果都能做到，结果就是“吉”。所以，人做事应该先求“无咎”，吉祥就在无咎之中。

《说文解字》：“吝，恨也。”“贞吝”，可是上九偏偏过度钻营，预计将有悔恨。

《管子》：“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

本爻所要讲的事情就是“义不自进”，自进多了就近似于“篡”。中国历史上，古代有董卓、王莽，现代有袁世凯、林彪，都是工于心计，一心想提高自己的地位，下场都不好。

世界上的资源是有限的，为了完善和抬高自己，有的人往往要和别人争资源。但是，过度地攻击别人，别人也会反击，到头来自己也许什么也得不到，甚至失大于得。所以，能够用和谐的方法得到的东西，就不要用斗争的方法。

《象》曰：“维用伐邑”，道未光也。

慕道斋释评 “道未光也”，用争斗作为抬高自我的唯一方法，是无道的表现。

36 明夷卦 ䷣ 000101

慕道斋释评 本卦的卦象是离下坤上，火下地上，太阳落到了地平面的底下，喻进入了一个黑暗时期。

“明”，指光明正大的人，有道之人，明白事理的人。

“夷”，看不见。《老子·第十四章》：“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叶挺字希夷，取意于此。

“夷”又有伤害、杀戮的意思。

《说文解字》：“夷，平也。从大从弓。”从甲骨文开始，“夷”字就有弓背哈腰之形。引申之意为受伤、杀戮。

《周礼·秋官》：“薙氏掌杀草，夏日至而夷之。”

“明夷”，在这个时期，正人君子 and 明白事理的人容易受到伤害，所以他们低头哈腰，隐蔽自己。

《明夷》：利艰贞。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艰，土难治也。”

“艰贞”，指不厌其烦地、顽强地思考、谋划。

“利艰贞”，在黑暗时期，必须努力地计算、谋划，才可能躲避祸患。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慕道斋释评 “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心中有道而外表却显得柔弱顺从，在遇到大难的时候，周文王就是这样做的。

“利艰贞，晦其明也”，要努力地计算、谋划如何才能把自己的聪明藏起来。

“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内部有难而能够有妥善的策略，箕子就是这样做的。“正其志”，想法正确。最不好办的事，就是祸起萧墙，在这种时候，站好自己的立场，有一个好的策略，是最重要的。

《封神演义·第八十九回》：“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在黑暗时期，不同的策略就有不同的结果。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

慕道斋释评 这里重复地说“明入地中”，一方面是说现在是黑暗时期，另一方面告诫要把聪明深深地藏入地下。不是不要自己的聪明，而是不能让别人看见。

“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在黑暗时期，君子在众人面前装糊涂，这正是君子得道的表现。

《论语·公冶长》：“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慕道斋释评 初九离黑暗的中心尚远，还有机会逃走。

“垂其翼”，垂着翅膀飞，缩着肩膀走，以缩小目标，和大张着翅膀相反。

“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在黑暗的时候，应该作出一副收敛样子，尽量缩小目标。怀惧而行，行不敢显，恨不能缩骨而行。

《晏子春秋》：“有明上，可以为下；遭乱世，不可以治乱。说若道，谓之惑；行若道，谓之狂。惑者狂者，木石之朴也，而道义未戴焉。”

“文革”时，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大学教师，在校园里走路头都不敢抬，破衣烂鞋，弓背哈腰，给人的印象似乎在贴地而行，为的就是要不引人注意，以躲避别人的迫害。

“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君子应该迅速离开不利的环境。为了逃命，要抓紧时间，不惜接连走上三天，连饭都顾不上吃。

例如，周文王被商纣王从监狱中放出，他赶紧逃回西岐，因为匆忙赶路，两天两夜没有吃饭。

管仲从鲁国回齐国，编歌给随行的人唱，为的也是加快脚步，尽早脱离危险，以免鲁国改变主意。

曹操在董卓府，刺董卓不成，慌忙掩饰一番，出得门来，顾不上回家，拍马就逃，方能侥幸逃脱。等到董卓省悟，追之不及。曹操生死就在片刻之间，稍一迟疑，历史就将为此改写。

“有攸往，主人有言”，现在应该只顾逃命，不要再想追求什么利益，在什么地方捞上一把再走。不然的话，可能有权势的人会说对君子不利的话，说不定就逃不成了。

例如，秦惠文公恨商鞅，收回了他的相印，命他回商于之地归隐。商鞅出城，仪仗队伍，与诸侯无异，想维持其架子不倒，这就是他的“攸往”，他的小算盘，与“垂其翼”的精神背道而驰。惠文公闻报大怒，命公孙贾带兵追赶，枭首回报。几经周折，商鞅终于被公孙贾擒获，押解市曹，五马分尸，并尽灭其家。

又如，汉朝彭越被贬，已经离长安很远，中途遇到吕后，彭越向其诉冤，希望能恢复刘邦对他的信任，这就是他的“攸往”。吕后假装同情彭越，表示愿意带着彭越返回长安向刘邦求情，彭越就跟着她回去了。吕后到了长安以后，见到刘邦，埋怨刘邦怎么能放走彭越这样的枭雄，强烈主张诛杀彭越，结果彭越惨死。这也是“主人有言”。当然都不是什么好言，而是要命的言。

《象》曰：“君子于行”，义不食也。

慕道斋释评 “义不食也”，逃难惟速，夜长梦多，故不吃饭尽快逃离是正确的方针。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

慕道斋释评 “股”，大腿。

“明夷，夷于左股”，在黑暗时期，君子很容易受到伤害，或失去自由。手足尚右，伤了左大腿，意思是说，还不是致命伤，属于轻伤，尚有活路。

“拯”，拯救。^①

“马壮”，强壮的马。救人需要力量，需要设备。譬如用马来救人，马的力量要足够强大，才能把人从枯井里拔出来。

“用拯马壮，吉”，要用强有力的措施帮助落难者脱险；拯救要全力以赴，措施有力，方能吉祥。如果是救自己，也要使出自己能想到的最强有力的办法。

例如，刘备到东吴娶亲，行动失去了自由，犹如掉在井里。诸葛亮授计赵云救他回来，措施有力。赵云是刘备集团最得力的大将，武艺非凡，一箭射落了追兵的船帆。非如此大将，不能阻挡追兵。诸葛亮的步骤安排得非常得体，措施非常有力。

在《涣卦》初六那里，也有“用拯马壮”，意思和这里一样。那里引用了万冰如率全家救夫的故事，可参阅。

《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则也。

慕道斋释评 “顺以则也”，危急的情况下这样处置，符合正确的原则。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

慕道斋释评 “狩”，打猎。《尔雅·释天》：“冬猎为狩。”喻同恶势力作斗争，就好比和野兽作斗争。

在文王八卦里，东南、南、西南分别代表巽、离、坤卦，意思分别是顺、明、柔。“南狩”之意，是说同恶势力斗争时，要依此三卦的原则行事。

“大首”，谓昏君，或黑暗势力的坏头子。

“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在黑暗时期，要表面上显得柔顺，运用智慧，找个合适的机会一举搞掉个大头子，从而扭转局面。如华国锋和叶剑英在1976年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他们一个也没有跑掉，他们在各地的爪牙因群龙无首，一一束手就擒。又如唐朝的李隆基，在危急时刻一举消灭了韦后集团，使唐朝中兴得以实现。

“不可疾贞”，做此种大事，不到时机成熟，万万不可性急，万万不可草率行事。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慕道斋释评 “乃大得也”，大得志。九三志不在小，要做就做大事，歼灭匪首，一锤定音。^②

① 《左传·宣公十二年》：“目于眚井，而拯之。”眼枯陷失明，或没有眼球的眼眶，叫“眚”。《说文解字》：“眚，目无明也。”“目于眚井”，形容人被卡在枯井里，好像一个肉丸子卡在一个空眼眶里，情况非常凶险，需要立即拯救。所以，把人拔出枯井，就叫做“拯”。

《庄子·达生》：“孔子观于吕梁，县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鼋鼍鱼鳖之所不能游也。见一丈夫游之，以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并流而拯之。数百步而出，被发行歌而游于塘下。”

② 《庄子·缮性》：“乐全之谓得志。古之所谓得志者，非轩冕之谓也，谓其无以益其乐而已矣。今之所谓得志者，轩冕之谓也。轩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傥来，寄也。寄之，其来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其乐彼与此同，故无忧而已矣！今寄去则不乐。由是观之，虽乐，未尝不荒也。故曰：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

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

慕道斋释评 “腹”，肚子，喻潜伏得比较深入。“左腹”，喻敌人防备相对薄弱的要害部门。

“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这里强调情报工作的重要性，要深入黑暗势力内部，搞明白黑暗势力的想法和行动计划。

“于出门庭”，要派人出去搞情报，把自己关在家里，任人宰割是不行的。

例如，在中国革命的艰难时刻，在白色恐怖时期，幸亏有钱壮飞等人潜伏在敌人心里搞情报，遇到顾顺章叛变这种事，周恩来这样的领导人才能脱险。

《象》曰：“入于左腹”，获心意也。

慕道斋释评 “获心意也”，搞明白黑暗势力的想法、部署和计划。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

慕道斋释评 “箕子之明夷，利贞”，箕子处于黑暗势力的中心，他必须好好盘算怎样装糊涂，怎样装疯卖傻，方能免祸。

例如，人家问箕子：“今日为何日？”箕子说：“我喝醉了，不知今日为何日。”

《象》曰：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

慕道斋释评 “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装疯卖傻很容易被人看出来，箕子要算得精准，恰到好处，方能有一线生路。在这期间，一点错误、一丝懈怠都不能有。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慕道斋释评 “不明，晦”，不明白事理，在黑暗时期跟着黑暗势力起哄，推波助澜，或卖弄自己的小聪明。这种行径不是聪明，恰恰是不聪明。

《国语·楚语上》：“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国有都鄙，古之制也。”

“初登于天，后入于地”，这种蠢人自作聪明，一时得意，不可一世，但总是要灭亡的、要被埋葬的。所谓“露多大脸，现多大眼”。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国也。“后入于地”，失则也。

慕道斋释评 “照四国也”，一时得意，不可一世，到处张扬，四处露脸。

例如，在“文革”那样的黑暗时期，林彪明明知道全国人民在天天敬祝他“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虽然他对此感到不太自在，却不明令制止，居然受之。这说明他对“爬得越高，摔得越重”的道理体会得还不够深刻。

“失则也”，失去了准则，做事无道也。

37 家人卦 110101

慕道斋释评 本卦的卦象是离下巽上，火在下，风在上，一副家里的灶头烧饭的样子。傣家竹楼的正中央就是个火塘，是烧饭的地方，这是一个家的主要设备，也是一个家的主要功能。

另一幅图画，光在内，顺在外，喻家里的人对内明白事理，对外不惹是非。

《家人》：利女贞。

慕道斋释评 女人是家庭的支柱，这里正是她们发挥才智的地方。一个家生活、发展得好不好，全依赖于她的谋划、思考，所以责任重大。所以，妇女一定要在这方面用心思、下工夫，故曰“利女贞”。在这里，“贞”仍然是思考、谋划的意思，和《周易》的全篇是一致的。

《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寡人闻贞妇不嫁破亡之家，仁贤不官绝灭之国。”

《战国策·齐六》：“齐闵王之遇杀，其子法章变姓名，为莒太史家庸夫。太史敦女，奇法章之状貌，以为非常人，怜而常窃衣食之，与私焉。莒中及齐亡臣相聚求闵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于莒，共立法章为襄王。襄王立，以太史氏女为王后，生子建。太史敦曰：‘女无谋而嫁者，非吾种也，污吾世矣。’终身不睹。君王后贤，不以不睹之故失人子之礼也。襄王卒，子建立为齐王。君王后事秦谨，与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有余年不受兵。秦始皇尝使使者遗君王后玉连环曰：‘齐多知，而解此环不？’君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谢秦使曰：‘谨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诫建曰：‘群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请书之。’君王后曰：‘善。’取笔牍受言。君王后曰：‘老妇已亡矣。’君王后死后，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玉，使宾客入秦，皆为变辞，劝王朝秦，不修攻战之备。”

上面引的君王后，足智多谋，是一个能支撑一个家的女中丈夫。但此人在政治上缺乏雄才大略，未能考虑长远。在战国后期的复杂形势下，未能联合其他各国抵抗秦国的侵略，尤其不能有力地支援与秦国在长平殊死搏斗的赵国，遂使秦国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步步得手。在她死后，齐国不战而降，齐王建国破身亡。所以，女子会考虑家，只是智慧的初级阶段，能考虑国才是智慧的高级阶段。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慕道斋释评 “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女人努力把家里的事搞好，男人努力把家外的事搞好。把这两方面的事都搞好，就是天地间的大道理。

“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母是家中的领导，像威严的君主一样，要起领导和表率作用。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每个家庭成员都各司其职，尽自己

的责任,家里就井井有条,就可走向兴旺发达。

“正家而天下定矣”,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位,如果每个家庭的事都处理得很好,天下也就安定了。

《象》曰: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慕道斋释评 “风自火出”,是说卦象,说明君子在家中的言行,都是有明确意义的。“君子言有物而行有恒”,君子在家里说话,要言之有物,不要闲扯些无聊的事情,而且每个人的行为都要有严格的规范和明确的意义。这是很重要的两点,并不容易做到,关键是家长要作出表率,严格要求每一个家庭成员。

初九,闲有家,悔亡。

慕道斋释评 “闲”,象形字,门中有木,意思是门闩、门板一类的东西。转意为戒备、遮蔽、保卫、训练,这里用作动词。

《说文解字》:“闲,闾也。从门中有木。”

《说文解字》:“闾,门遮也。”

《战国策》:“晋国之去梁也,千里有余,河山以闾之,有周、韩而间之。”

另外,《广韵》中还有:“闲,防也,御也,法也。”古时“法”字的意思很重,最好的字帖被称为“法帖”。所以,“闲”还有严格训练、规范的意思。

《管子·君臣上》:“虽有明君,百步之外,听而不闻;闲之堵墙,窥而不见也。”

《论语·子张》:“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管子·权修》:“上身服以先之,审度量以闲之,乡置师以说道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

《国语·楚语下》:“夫谁无疾膏,能者早除之。旧怨灭宗,国之疾膏也,为之关钥藩篱而远备闲之,犹恐其至也,是之为日惕。若召而近之,死无日矣。”

请参阅《大畜卦》之九三。

另外,从另一方面理解,本爻指出了家对于人的重要意义。人们无论是面对严寒酷暑、政治风浪还是蛇鼠蚊蝇,家都是提供遮蔽的地方。

“闲有家,悔亡”,有家有国者,要时时刻刻维护家国的利益和安全,只要这个大盘子不出问题,就不会倒大霉,也就不会后悔。

家里还必须各种规矩,有的规矩是很多辈传下来的,必有其道理。

要好好防范各种危险,除了防外贼,还包括及时发现和清除内部的错误思想。驭家之

中邪，而护之使正，使正气上升，邪气下降，这样就没有后悔。^①

家和国是一个道理，不小心防范，就有可能丢掉。有家有国者，可不戒惧哉！

朱熹的手迹碑刻曰：“读书起家之本，和顺齐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勤俭治家之本”；曾国藩有“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八字诀；还有《朱子家训》、《颜氏家训》等等，这些都可以作为治家的借鉴。

《象》曰：“闲有家”，志未变也。

慕道斋释评

“志未变也”，有家的人，应及早防范变故的发生。尤其防止家里的人心志变坏，是最根本的护家方法。一旦发现有人吃里爬外，或内外不分，就应该意识到将要发生严重的危险。这种人不是内鬼，就是在思想上已经投降了别人。林彪曾在中央会议上，热心地、不厌其烦地讲述历代儿子杀老子的故事，就说明他自己也在动这种脑筋，杀气腾腾，心志已经不那么良善了。

一个家只有在没有内鬼的情况下，才能为家庭成员提供遮蔽。一旦家里的人互相杀将起来，那个地方就是战场，而不是家了。我们保卫家，是因为家能保护我们；如果家不能保护我们，那么也就没有必要保卫这个家了。

一个家最容易发生的问题，就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矛盾，家庭纠纷，包括争吵和打斗，十有八九是由于这个缘故。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就应该特别警惕，这就是家庭成员私心开始膨胀的征兆，如果不加纠正，就会演变为激烈的矛盾，甚至会发生凶杀案。

一个家最怕的是祸起萧墙，自己人之间斗起来甚至杀起来，无药可医。要及时防止这种可能性，要从一点一滴做起。《红楼梦》第七十四回“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矢孤介杜绝宁国府”中，探春说道：“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

《论语·阳货》：“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家邦者。’”

六二，无攸遂，在中馈，贞吉。

慕道斋释评

“遂”，成功，顺遂。《老子·第九章》：“功遂身退，天之道。”

① 《论语·季氏》：“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战国策·赵三》：“今有人操随侯之珠，持丘之环，万金之财，时宿于野，内无孟贲之威，荆庆之断，外无弓弩之御，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

《战国策·秦二》：“计听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计者，事之本也；听者，存亡之机。计失而听过，能有国者寡也。故曰：‘计有一二者，难恃也；听无失本末者，难惑。’”

《战国策·魏二》：“梁王魏婴饕餮诸侯于范台。酒酣，请鲁君举觞。鲁君兴，避席择言曰：‘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齐桓公夜半不寐，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调五味而进之，桓公食之而饱，至旦不觉，曰：‘后世必有以味亡其国者。’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听朝，遂推南之威而远之，曰：‘后世必有以色亡其国者。’楚王登强台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临彷徨，其乐忘死，遂盟强台而弗登，曰：‘后世必有以高台陂池亡其国者。’今主君之尊，仪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调也；左白台而右闾须，南威之美也；前夹林而后兰台，强台之乐也。有一于此，足以亡其国。今主君兼此四者，可无戒与！’梁王称善相属。”

“无攸遂”，外面干别的事业不顺利，或者说，没有什么别的事可干。

“在中馈，贞吉”，就在家里好好做饭吃，预计吉祥。

“中馈”的意思是做饭，成语有“中馈乏人”。

烹饪术是保证家庭生活和全家人身体健康必不可少的本领，还能很好地练习自己的思维能力、作计划的能力和动手能力，是实现“亨”的好舞台。例如伊尹就干过厨师，后来成为名相，“治大国如烹小鲜”也有这个意思。治理大国与烧小菜同样要用“亨”术，道理是相通的。^①

《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巽也。

慕道斋释评 “顺以巽也”，顺应形势，做自己力所能及而又非常有益的事情。

九三，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

慕道斋释评 “嗃嗃”，形容严肃地讨论问题。《说文解字》：“嗃嗃，严酷貌。”《广韵》：“嗃，严厉貌。”

“家人嗃嗃”，家里的人应该严肃地讨论各种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各自思想和各种学术，认真地总结经验。总之，说话要言之有物，不说无聊的、有害的东西。

《朱子家训》：“长幼内外，宜法肃辞严。”

“悔、厉，吉”，家中的成员，对以前处理得不好的事，知道后悔，善于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将要面临的事，严肃地讨论潜在的危險，互相劝诫，知道谨慎戒惧；在这两方面都能做好，就能得到吉祥。《说文解字》：“厉，危也。”也当说话严肃讲，危险时说话必然严肃。

《论语·子张》：“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妇子嘻嘻，终吝”，和老婆孩子整天嘻嘻哈哈，打闹说笑，无所用心，闲扯一些无聊的事，最终会因失去纠正的机会而悔恨。

《论语·卫灵公》：“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又《论语·阳货》：“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增广贤文》：“汤武以谔谔而昌，桀纣以唯唯而亡。”

《晋书·志第十八·五行中》：“武帝每延群臣，多说平生常事，未尝及经国远图，此言之不从也。何曾谓子遵曰：‘国家无貽厥之谋，及身而已，后嗣其殆乎！此子孙之忧也。’自永熙后王室渐乱，永嘉中天下大坏，及何绥以非辜被杀，皆如曾言。”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妇子嘻嘻”，失家节也。

慕道斋释评 “未失也”，未失天道。

① 《资治通鉴·卷二八〇》：“初，韦后生邵王重润、长宁、安乐二公主。上之迁房陵也，安乐公主生于道中，上特爱之。上在房陵与后同幽闭，备尝艰危，情爱甚笃。上每闻敕使至，辄惶恐欲自杀，后止之曰：‘祸福无常，宁失一死，何遽如是！’上尝与后私誓曰：‘异时幸复见天日，当惟卿所欲，不相禁御。’及再为皇后，遂干预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桓彦范上表，以为：‘《易》称“无攸遂，在中馈，贞吉”，《书》称“牝鸡之辰，惟家之索”，伏见陛下每临朝，皇后必施帷幔坐殿上，预闻政事。臣窃观自古帝王，未有与妇人共政而不破国亡身者也。且以阴乘阳，违天也；以妇陵夫，违人也。伏愿陛下览古今之戒，以社稷苍生为念，令皇后专居中宫，治阴教，勿出外朝干国政。’”

“失家节也”，家中无道，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失去了节制，才会有这种现象。

六四，富家，大吉。

慕道斋释评 《礼记·郊特牲》：“富也者，福也。”所以，富裕就是福气。

“富家，大吉”，使家里富裕，非常吉祥。

《管子·治国》：“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论语·子路》：“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论语·子路》：“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论语·述而》：“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富家”，还有更深刻的意义，不仅给家里办各种事提供了物质基础，还提高了家里所有人的政治地位。因为政治和经济总是连在一起的，经济里面就有政治。

《战国策·秦一》：“且夫苏秦特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之士耳。伏轼搏衡，横历天下，廷说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伉。将说楚王，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谢。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苏秦曰：‘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象》曰：“富家，大吉”，顺在位也。

慕道斋释评 “富家，大吉”，家里富，家里人的社会地位就高，生存的几率就大，许多好事就可以办起来，当然非常吉祥。

《家人》卦的上卦为巽，巽就是“顺”，六四是巽的第一爻。六四阴爻在阴位，所以说它“在位”。喻六四柔而没有多少权势，钱倒是有不少，借此给家里办一些好事倒有这个能力，也算是亨术的一种，故曰“顺在位也”。

《管子·禁藏》：“夫动静顺然后和也，不失其时然后富，不失其法然后治。故国不虚富，民不虚治。不治而昌，不乱而亡者，自古至今未尝有也。”

富家，要取之有道，不能巧取豪夺，不能做犯法的事，这是“顺在位也”的另一层意思。有的人穷疯了就要抢银行，或贪污盗窃，冒险辛苦一场，结果往往是钱没有得到，反而换来了杀头坐牢，干的是赔本生意。

《管子·形式解》：“起居时，饮食节，寒暑适，则身利而寿命益。起居不时，饮食不节，寒暑不适，则形体累而寿命损。人情而侈则贫，力而俭则富。夫物莫虚至，必有以也。故曰：‘寿夭贫富无徒归也。’”

家庭成员之间的吵架、打架，十有八九为的是钱财。钱财的总量不会因此而多起来，

还伤了彼此的和气，这是赔本的生意。^①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慕道斋释评 “假”，有道。请参阅《萃卦》的卦辞。

“假”，古人之所谓“登假”，或“登假于道”，现代之所谓“有道”。

《庄子·大宗师》：“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谋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

“恤”，忧虑。

《国语·晋语一》：“今夫以君为紂，若紂有良子，而先丧紂，无章其恶而厚其败。钩之死也，无必假手于武王，而其世不废，祀至于今，吾岂知紂之善否哉？君欲勿恤，其可乎？若大难至而恤之，其何及矣！”

“王假有家，勿恤，吉”，有道的王有了自己的家，这没有什么可忧虑的，这件事吉祥。而在无道的君王家中，往往充满着凶杀。例如，秦始皇除了秦二世之外，还有十几个子女，全部在内江中被杀死。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爱也。

慕道斋释评 “交相爱也”，家里的人互相关爱，有道的人家才能做到这一点。这里指出了家的重要性，以及家里的人应该有什么样的关系和情感。从百姓到王者，都需要有人爱他们；所以，有家都是好事情。这里，“交”的意思是互相。

在有的人家里，夫妻为了一些琐事，或为了几个小钱，打架几十年，无道得很。

《晏子春秋》：“景公于鲁地，山阴数百社，使晏子致之。鲁使子叔昭伯受地，不尽受也。晏子曰：‘寡君献地，忠廉也，曷为不尽受？’子叔昭伯曰：‘臣受命于君曰：‘诸侯相见，交让，争处其卑，礼之文也；交委多，争受少，行之实也。礼成文于前，行成章于后，交所以长久也。’且吾闻君子不尽人之欢，不竭人之忠，吾是以不尽受也。’”

《孟子·离娄下》：“孟子曰：‘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故人乐有贤父兄也。如中也弃不中，才也弃不才，则贤不肖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寸。’”

上九，有孚，威如，终吉。

慕道斋释评 “孚”，准则，信念。

“威如”，坚定不移，毫不动摇。

“有孚，威如，终吉”，上九家道大成，家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准则和信念，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并且坚定不移，毫不动摇。每个人尽可能多地为家里作出贡献，最终吉祥。

^① 《吕氏春秋·有始览》：“今有人于此，修身会计则可耻，临财物资尽则为己，若此而富者，非盗则无所取。故荣富非自至也，缘功伐也。今功伐甚薄而所望厚，诬也；无功伐而求荣富，诈也。诈诬之道，君子不由。人之议多曰：‘上用我，则国必无患。’用己者未必是也，而莫若其身自贤。而已犹有患，用己于国，恶得无患乎？己，所制也；释其所制，而夺乎其所不制，悖，未得治国治官可也。若夫内事亲，外交友，必可得也。苟事亲未孝，交友未笃，是所未得，恶能善之矣？故论人无以其所未得，而用其所已得，可以知其所未得矣。”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

慕道斋释评 “反身之谓也”，就是说每个人都严格要求自己，修德、修身，处处为维护这个家作出努力，坚定不移，然后方能齐家。

38 睽卦 101011

慕道斋释评 本卦的卦象是兑下离上，湖泊在下，太阳在上。

《说文解字》：“睽，目不相听也。”《广韵》：“睽，异也。”只要眼睛看着不同的方向，不管这些眼睛是来自一个人还是许多人，都叫做“睽”。甲骨文和金文的写法，也证实了这一点。成语有“众目睽睽”，意思是人们从不同的方向上一起看着某一件事。

天上一个太阳，湖里一个太阳的影子，好比大眼儿瞪小眼儿，对着看，故曰“睽”，意思是“对立”，是“异”，是“不同”；但对立里头也有统一，天上有什么样的太阳，湖里就有什么样的影子。

本卦专门讲对立统一规律，比辩证唯物主义对于这个问题的论述早了至少三千年。

《睽》：小事吉。

慕道斋释评 明白了“睽”字的基本意思，就不难理解，《睽卦》主要是侧重描述事物对立和不同的一面。所谓“小事”，就是指容易做的事，请参阅六五。在对立面多的情况下，意味着反对的因素多，故“小事吉”，即做小事吉祥，不容易造成任何损失。反过来说，不可以贸然做大事，因为其他人有不同的立场，有潜在的危险。大事和小事之间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请参阅《泰卦》初九，那里描述了如何把大事转化为小事。

“小”字又可以做动词用。如郭店《老子》中有：“为亡为，事亡事，昧亡昧，大小之。”意思是说要善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和这里所说的“小事吉”是一样的意思，有异曲同工之妙。总之，要善于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求同存异，做好矛盾的转化工作，使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使复杂的局面变为简单的局面，这样才能做到举重若轻。哲学上的出神入化，到此为最高境界。

《象》曰：睽，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说而丽乎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

慕道斋释评 “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两个东西的运动方向不一致，于是就产生了矛盾和差异。

本卦说的是“睽”，即着重于研究事物的差异性。但从哲学上看，事物的差异性和同一

性往往是同时存在的。许多事物看起来是相反的,实际上是类似的,反之亦真。从不同的层次或不同的角度来观察问题,所看到的事物的差异性和同一性就会起变化。

接下来,《象》里举了几个例子,具体说明这个对立统一的问题。

譬如,“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两个女人住在一起,她们两个,人的模样差不多,性情也差不多,但心里的事想不到一块儿,因为她们终归要去找各自的丈夫。这里说明事物都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这是自然界普遍的现象,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从卦象上来看,按《说卦传·第十章》的说法,离为中女,兑为少女,所以本卦的卦象描述了“二女同居”的现象。而离为火上行,兑为泽下行,各走各的路,互不理睬,反映了“其志不同行”。

《战国策·中山》:“同欲者相憎,同忧者相亲。”人们往往是见到不同立场的人,就会产生不同的情感。

例如,毛泽东在率部上井冈山之前,先派何长工上山做那里绿林好汉的工作。行前,毛泽东对何长工传授妙计:“恨其所大恨,爱其所大爱。”就凭这一条,何长工果然打通了上山的道路。这就是异中求同的范例。

“说而丽乎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和颜悦色又明事理,做事不急不躁,按天道行事。这三句都是在说六五,这一爻就是处于“睽”时应取的态度,并且和卦辞“小事吉”相呼应。用这种理性的态度,而不是意气用事,就容易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是以小事吉”,因做事有方,所以做小事吉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天地看起来不同,它们的原理是一样的。

“男女睽,而其志通也”,男女看起来不同,其实他们的心志是一样的。

“万物睽,而其类事也”,宇宙中所有的东西看起来各自不同,但都有类似的地方。起码来说,一切物质分解下来都是质子、中子和电子,在这个层次它们都是一样的。这一句说明,异中有同,是自然界的普遍现象。^①

“睽之时用大矣哉”,根据具体情况活用这些道理,可以派上很大的用场。现在的哲学教科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就是对立统一规律。但是,把这一规律上升到哲学的高度,绝不是二百年前的事情,而是更早。

从本卦可以看出,哲学上对立统一规律的源头,不是黑格尔,也不是马克思,列宁更是晚辈,真正的源头是中国人,比他们早了至少三千年。

在这方面说得透彻的,除了《周易》,还有《老子》和《庄子》。^②

① 《吕氏春秋·似顺论》:“凡为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妇六者当位,则下不逾节而上不苟为矣,少不悍辟而长不简慢矣。金木异任,水火殊事,阴阳不同,其为民利一也。故异所以安同也,同所以危异也。同异之分,贵贱之别,长少之义。此先王之所慎,而治乱之纪也。”

② 《庄子·齐物论》:“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同文还有:“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

《象》曰：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

慕道斋释评 “君子以同而异”，世界上的事物相反相成，有同的一面，也有异的一面。另外，任何矛盾都既有同一性，又有特殊性。君子明白这个道理，即明白了所有的东西都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看法不同的君子互相切磋，异而不伤其和；小人则异而各鸣其高，则水火交争矣。

说到这一卦，孔子在《系辞下传·第二章》说：“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弓和箭，一弯一直，一粗一细，却相反而相成，形状异而目的同，共同达到了一个实用的目的。这就是本卦告诉我们的道理。

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

慕道斋释评 “悔亡”，学会用睽卦的原则辩证地看问题、做事情，应用对立统一规律，就可以不后悔。

下面讲了两个例子。“丧马勿逐自复”，丢了马不去追，马却自己走回来了，这就是“塞翁失马”的故事。

“见恶人无咎”，去见恶人，没有害处，还避免了一场灾祸。

《智囊·上智部·远犹·陈寔》：“灵帝初，中常侍张让权倾天下，让父死，归葬颍川，虽一郡毕至，而名士无往者，寔独吊焉。后复诛党人，让以寔故，颇多全活。”

汉高祖刘邦赴鸿门宴去见项羽，也是为了避祸。

这一爻充满着高超的辩证法，是本卦的基调。它说明了一个道理，即要辩证地看问题、处理问题。相反相成的例子处处存在，不但要看事物的正面，还要看事物的其他方面。

《象》曰：“见恶人”，以辟咎也。

慕道斋释评 “以辟咎也”，见恶人的目的是消除灾祸，此乃高超的辩证法。

例如，晋朝杜预为封疆大吏，他经常给朝中的权贵们送礼，为的是使他们不要加害于自己，这也是本爻的应用。

《论语·雍也》：“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子见南子，孔夫子用的理论基础也是本爻所指出的道理。

另外，有的人面目丑陋，但德行高深，与之处而久之，可以少犯很多错误。^①

① 《庄子·德充符》：“鲁哀公问于仲尼曰：‘卫有恶人焉，曰哀骀它。丈夫与之处者，思而不能去也；妇人见之，请于父母曰‘与为人妻，宁为夫子妾’者，数十而未止也。未尝有闻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无君人之位以济乎人之死，无聚禄以望人之腹，又以恶骇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异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观之，果以恶骇天下。与寡人处，不至以月数，而寡人有意乎其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国无幸，而寡人传国焉。闷然而后应，泛而若辞。寡人丑乎，卒授之国。无几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亡也，若无与乐是国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尝使于楚矣，适见豚子食于其死母者。少焉胸若，皆弃之而走。不见己焉尔，不得其类焉尔。所爱其母者，非爱其形也，爱使其形者也。战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鬻资；刖者之履，无为爱之。皆无其本矣。为天子之诸侯，不瓜剖，不穿耳；取妻者止于外，不得复使。形全犹足以尔，况全德之人乎！今哀骀它未言而信，无功而亲，使人授己国，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谓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灵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兑。使日夜无隙，而与物为春，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是之谓才全。’何谓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为法也，内保之而外不荡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离也。’哀公异日以告闵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执民之纪而忧其死，吾自以谓至通矣。今吾闻至人之言，恐吾无其实，轻用吾身而亡吾国。吾与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慕道斋释评 “遇”，《穀梁传·庄公三十年》：“遇者，志相得也。”

“巷”，船山曰：“巷，宫中甬道。”《说文解字》：“巷，里中道。”古代城市被分成一块一块的，叫做里。“里中道”，就是胡同、弄堂。

巷不是殿，不是堂，而是不起眼、偏僻的地方，北京人所谓小胡同。

《战国策·东周》：“温人之周，周不纳。问曰：‘客耶？’对曰：‘主人也。’问其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

《战国策·秦一》：“卖仆妾售乎闾巷者，良仆妾也；出妇嫁乡曲者，良妇也。”

“遇主于巷”，在偏僻地方和主人或重要人物会面。会面干什么？当然是商议重大问题，解决重大的事情。

在偏僻的地方和重要人物见面，在礼仪上不太体面，或不如在大殿上当着百官一起讨论问题来得光明正大，但有时在特别重大的事情上，不得不如此。

《三国志·周瑜鲁肃吕蒙传》：“会权得曹公欲东之问，与诸将议，皆劝权迎之，而肃独不言。权起更衣，肃追于宇下，权知其意，执肃手曰：‘卿欲何言？’肃对曰：‘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与图大事。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犢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愿早定大计，莫用众人之议也。’权叹息曰：‘此诸人持议，甚失孤望；今卿廓开大计，正与孤同，此天以卿赐我也。’”

“无咎”，为了达到主要目的，虽然在一些细节上不完美，却没有灾祸。

这一爻教导人们要有大局观，要从大处着眼，看事物的主流，不要求事事完美。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慕道斋释评 “未失道也”，凡事不能求处处完美。自己得到的待遇好不好，也不是君子应该考虑的重要问题。九二能看到事物的主要方面，而不留心于枝节问题，是得道的表现。

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天，颠也。至高无上。”又有：“颠，顶也。”所以，这里的“天”指人体的最高部位，大致在额头和头顶一带。人的两眉之间，称为“天庭”。《三国志·魏书·管辂传》：“此二人天庭及口耳之间，同有凶气。”

“曳”和“掣”，都是指被拉住或绊住。

“劓”，割去鼻子的刑罚。

“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这里举了三个例子：看见车被挂住了；牛要行走却被绊住了；人的脑门被刺了字，鼻子也被削去了。这些都是人们不希望看到的局面，和人的愿望相反。

“无初有终”，一开始并不是这样，后来成了这样，也就是说，最后观察时的状态和开始

的状态不同,说明在中间的某些环节出了毛病。这句话鲜明地反对了宿命论的观点,说明人所处的状态和他的行为有联系,和他的生命的具体过程有联系,而不是在人生开始的时候就事先规定好的。这说明了《周易》和迷信思想毫无共同之处。

《诗经·大雅·荡》:“天生烝民,其命匪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说文解字》:“谌,诚谛也。”

《尔雅·释诂》:“谌,信也,诚也。”

这一爻充满着辩证法,也提醒人们要居安思危,这是本卦的主题之一。恶事在事情的一开始是未必有的,往往是后来发展起来的,最后成了不可收拾的局面。在好的形势里,也会埋藏着危险。做事不但要考虑动机,还要考虑可能产生的效果,考虑好每一个环节,要时刻防止不愉快的情况和悲惨的事情发生。

《象》曰:“见舆曳”,位不当也。“无初有终”,遇刚也。

慕道斋释评 “‘见舆曳’,位不当也”,看见车现在被挂住了,为什么呢?在这件事发生之前,肯定有某些环节处置不当。在卦象里,表现在六三所处的位置不对,这样安排此爻的位置,也是为了便于记忆。

“刚”,指天道。

“‘无初有终’,遇刚也”,事情一开始并不是这样,后来成了这样,一定是在什么环节上做错了,遇到了天道的惩罚。天道对谁都不客气,没有通融的余地,谁做错就惩罚谁,所以说是遇见了“刚”。

黑格尔说,凡是存在的事物都是合乎理性的。同理,遇到倒霉的事,也一定有其中的缘故,一定有其发生的道理,重要的是如何正确地找出和理解这个缘故和道理。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

慕道斋释评 “睽孤”,孤单一人到了个生地方,谁也不认识,与谁都合不来,没有朋友。

头等重要的事情称为“元”。“元夫”,对你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头等重要的人。

“遇”,合得来。《穀梁传·庄公三十年》:“遇者,志相得也。”

“遇元夫”,见到了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人,并且能与他合得来。

“交孚”,你和他互相信任。

这一爻是说,在孤独和困难的时候,要善于找到周围的有利因素,要想办法使情况向相反的方向转化。

推广而言,在任何不利的情况下,都可能存在有利的因素。要善于挖掘、利用这些因素。

“厉,无咎”,如果有善于挖掘、利用有利因素的本事,即使在危难之中,也可以平安度过,没有灾祸。

《资治通鉴·卷一一》:“帝先至平城,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帝于白登七

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帝用陈平秘计，使使间厚遗阼氏。阼氏谓冒顿曰：‘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主亦有神灵，单于察之！’冒顿与王黄、赵利期，而黄、利兵不来，疑其与汉有谋，乃解围之一角。会天大雾，汉使人往来，匈奴不觉。陈平请令强弩傅两矢，外乡，从解角直出。帝出围，欲驱；太仆滕公固徐行。至平城，汉大军亦到，胡骑遂解去。”刘邦和陈平用向女人行贿的方法来影响战争的进程，听起来不太光彩，但在当时，那是唯一可行的办法。陈平此计，在不光彩的地方，有其特殊的光彩。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慕道斋释评 “志行也”，由于运用了正确的思想，想办的事办成了。

这一爻讲的是，一旦落入了不利的环境，如何扭转局面。找到别人的支持和帮助是关键。

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

慕道斋释评 “悔亡”，按照本爻的策略做事，就不会后悔。要避免当前不利的因素，从有利的因素着手，专门找容易的、有利的事干。

“肤”，厚肉，肥肉。《诗经·国风·豳风·狼跋》：“公孙硕肤，德音不瑕。”

“厥宗噬肤”，和自己家族里的人一起吃肥肉，形容做容易而又有益的事。世界上有各种人，各种事。聪明的人善于找和自己相似的人相处，找自己喜欢的事做，趋利避害，求同避异，这是大智慧。

“往何咎”，去做这一类事怎么会有灾祸？请参阅《噬嗑卦》六二。

这一爻，是对付“睽”的正确方法。世界上有逆境有顺境，要善于脱离逆境，为自己创造一个相对的顺境再干事情，是个大本领。

譬如，围魏救赵、釜底抽薪，都是拣容易的事情干。

环境是死的，但人是活的。环境不容易改变，但人容易移动。如果改变不了环境，就要想办法及时走。爱因斯坦在二战前及时地从德国逃到美国，就是应用这一爻的典范。

《象》曰：“厥宗噬肤”，往有庆也。

慕道斋释评 “往有庆也”，有这样的智慧，知道如何绕开困难、如何拣容易的事做，值得庆贺。这一爻是讲要挑选有利的处境做事。做事之前，要先权衡利弊，要找容易和有把握的事做，或把条件转化为有利时再做。

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

慕道斋释评 “睽孤”，孤独一人到了个生地方，谁也不认识，所以心虚、害怕、感到孤独。

“见豕负涂”，见到了一只猪，猪身上滚了一身泥，喻看到了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也可以理解为，事情的真相被一层令人厌恶的表面东西掩盖了。

“弧”，射箭用的弓。

《楚辞·九歌·东君》：“操余弧兮反沦降，援北斗兮酌桂浆。”

《周礼·秋官》：“冥氏掌设弧张。为阱擗以攻猛兽，以灵鼓驱之。若得其兽，则献其皮、革、齿、须、备。”

《礼记·内则》：“子生，男子设弧于门左，女子设帨于门右。”

《礼记·射义》：“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

“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一开始发生了误会，把事情想得很可怕，像是遇到一车鬼。抄起弓来就想射，后来搞清了情况，又把弓放下了。“说”，同脱。

“匪寇，婚媾”，其实看见的不是什么可怕的事，遇到的不是强盗，是来求婚的人。

“遇雨”，雨下在猪身上，就会把泥冲洗掉，露出了本来面目，喻把误会消除了。

“往，遇雨则吉”，迎上前去，把事情搞清楚，主动消除误会，就吉祥。

这一爻是说，许多对立、恐惧的产生是出于误会。应该善于消除误会，化解矛盾，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尤其应该善于听取别人的辩解。

《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慕道斋释评 “群疑亡也”，所有的误会都消除了。很多时候，困难的环境是由于误会造成的。善于消除误会，就是善于走出困境、使客观环境条件发生转化的一个重要本领。

反面的例子：隋文帝杨坚受杨广和杨素的挑拨离间，废了太子杨勇，立杨广为太子，而杨勇想辩其冤而不得。

《资治通鉴·卷一七九》：“帝囚故太子勇于东宫，付太子广掌之。勇自以为废非其罪，频请见上申冤，而广遏之不得闻。勇于是升树大叫，声闻帝所，冀得引见。杨素因言勇神智混乱，为癡鬼所著，不可复收。帝以为然，卒不得见。”

由此可见，杨坚、杨勇父子俩不善于化解彼此之间的误会。其结果，杨坚、杨勇皆死于杨广和杨素之手，隋朝的江山也由于这个原因，二世而亡。这个悲剧，责任主要在杨坚之不善于化解误会。隋朝的疆土又大，人口又多，经济又发达，仅仅因为杨坚的这一点儿缺点，就化为乌有，这难道不值得后人警惕吗？

父子之间，尚且如此容易出现误会，尚且如此不容易消除误会，更何况平常人之间乎？所以，善于与人沟通，善于化解矛盾、消除误会，是做人的大德行，对人对己，都大有好处。用此爻结束本卦，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十分合适的。

39 蹇 卦



010100

慕道斋释评 本卦的卦象是艮下坎上，外有险而内有止。

“蹇”，困难。遇到困难首先要赶快停住，不要硬往上撞。如何遇到困难绕着走，如何选择最佳的行动路线，是本卦要讨论的问题。

蹇和困的区别是，困是失去了行动的自由，而蹇仅仅是遇到了困难，但还有行动自由。在困难面前，可以采取各种办法，有很多路可以走。走得巧妙，就容易摆脱困难。

《红楼梦·第一回》：“自前岁来此，又淹蹇住了，暂寄庙中安身，每日卖字作文为生，故士隐常与他交接。”

《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

慕道斋释评 “利西南，不利东北”，按文王八卦，西南为坤，喻平坦畅顺之路；东北为艮，喻崎岖难行之路。凡事都有比较容易的做法和比较困难的做法，所以，遇到困难要想，怎样才能绕开困难走，走上平坦畅顺之路，避免走崎岖难行之路。这就是所谓路线问题，是做事之前要考虑的头等大事。

“利见大人”，遇到困难时，往往自己的见识有限，需要找高人指点，才能找到绕开困难的途径。

《吕氏春秋·孝行览》：“求之其本，经旬必得；求之其末，劳而无功。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贤之化也。非贤，其孰知乎事化？故曰，其本在得贤。”

“贞吉”，见难知止，预计吉祥。

船山曰：“不达于行之谓蹇。中四爻皆当位，道可以行矣。而初、上皆柔，有始终畏惧、不欲遽行之象。蹇者非不行也，择利而蹈，在乎而若陂，唯恐其颠越也。”

《彖》曰：蹇，难也，险在前也。见险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利见大人”，往有功也。当位“贞吉”，以正邦也。蹇之时用大矣哉！

慕道斋释评 “蹇，难也，险在前也”，蹇，就是困难。上有坎卦，意思是前面有危险。

“见险而能止，知矣哉”，遇到困难能停住，是智慧的表现。

“往得中也”，往畅顺的路上走，利于生存和发展，为中道。

“其道穷也”，往困难的路上走，路越走越窄，是无道的表现，会走上穷途末路。

“往有功也”，去见高人，就有大的利益。

“当位贞吉，以正邦也”，虽然“中四爻皆当位”，但“当位”主要是指六二和九五，这两爻在遇到国家大事的时候才能使用。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慕道斋释评 另一幅图画，上水下山，水在山上流，必然曲曲折折，喻绕开困难走。

这里有一个问题：既然应该绕开困难走，红军长征时为什么走到雪山、草地里去了？回答是：走到雪山、草地，正是为了绕开困难走。因为走别的地方就要与强敌遭遇、决战，相对来说，比走雪山、草地还要困难。

“反身修德”，在自己身上下工夫，努力进德，许多困难是自己的言行不当造成的。这句话主要指上六。

在困难面前，求人不如求己，要靠自己的智慧，才能找到出路。山上的水从山头流到山脚，从涓涓溪流到汇成小河，都是在弯弯曲曲，绕道而行。人生也是这样，一帆风顺的人极少，几乎不可能走出一条直线。一般人都在披荆斩棘，绕道前进。在克服困难和绕开困难中，既能增长才干，又能体会到在生活中运用智慧的魅力。但是，这种“如水”的德行和艺术，必须经过自己长期的实践、修炼和细心体会才能得来。有了这个德行以后，就能比较有意识地绕开困难，变困难为顺利。

初六，往蹇来誉。

慕道斋释评 “来”是“往”的反义词，意思是相对于“往”的另一个方向；或者说，朝其他方向走。本卦《象》曰“利西南，不利东北”，也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的“往”和“来”是指不同的方向。

“往蹇来誉”，往前走遇到了困难，怎么办？这时候，如果主观上知道需要改变行动的方向、改变战略战术，就值得赞誉。

睹险而止，以待其时。飘风不终日，骤雨不终时，困难的局面不是一成不变的，等到合适的时机再行动，方为上策。

船山曰：“人之亟于行，欲以邀誉，而不知静以居正，则誉自来。”

本卦《象》曰：“见险而能止，知矣哉！”被孔圣人称之为智慧，是最好的赞誉。

《智囊·术智部·严养斋》里的故事，就是“往蹇来誉”的好例子。

交响乐美妙的地方，往往在于同一主题反复变奏很多次。做事情也是同样道理，必须不怕重复，不怕变化，不怕原地打圈圈，这里面体现着艺术的美。

《象》曰：“往蹇来誉”，宜待也。

慕道斋释评 “宜待也”，困难的局面不是一成不变的，有阴天就会有晴天，要学会等待时机，找到合适的时机再行动。这次干不成，等到想出了正确的战略战术之后，再付诸行动，下次就有可能成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慕道斋释评 “王臣蹇蹇”,给人家当臣子,就会被人驱使去解决各种困难问题。“蹇蹇”,双倍或几倍的困难,非同一般的困难。有时候给上级做事,进退两难,里外不是人。“蹇”字在这里的重复,形容给人家当臣子的极端困难。

《庄子·人间世》:“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欢成。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若成若不成而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吾未至事之情,而既有阴阳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两也,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

人在世间,往往追求地位。可是,为了那个地位,往往就要投靠一个主人,然后就得替主人干事情。事情若不容易干,就会处于困难的境地,而且往往是进退两难的境地。例如,诸葛亮当上了军师,就必须跪下给刘备磕头,刘备的麻烦事就扛在自己身上了,故而只活了五十几岁,是活活累死的。

“匪躬”,谓忠心耿耿,不顾自身。晋朝葛洪《抱朴子·博喻》:“是以比干匪躬而剖心于精忠,田丰见微而夷戮于言直。”

“匪躬之故”,不是因为自己做事无能,也不是因为自己生活上的需要而惹来的困难,是因为替上级干公事,替人家做嫁衣裳而陷入困境。江湖险恶,往往无论事情做得好与不好,都要陷入困境和危险。所以,古代的高洁之士往往隐居不仕。^①

陶渊明《归园田居》:“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① 《左传·昭公元年》:“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良臣将死,天命不佑。’公曰:‘女不可近乎?’对曰:‘节之。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故有五节。迟速本末以相及,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于是有烦手淫声,慆淫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听也。物之如之。至于烦,乃舍也已,无以生疾。君子近琴瑟,以仪节也,非以愔心也。天有六气,降为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菑。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感蛊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出,告赵孟。赵孟曰:‘谁当良臣?’对曰:‘主是谓也。主相晋国,于今八年,晋国无乱,诸侯无阙,可谓良矣。和闻之,国之大臣,荣其宠禄,任其大节,有菑祸兴,而能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于淫以生疾,将不能图恤社稷,祸孰大焉?主不能御,吾是以云也。’赵孟曰:‘何为为蛊?’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皆同物也。’赵孟曰:‘良医也。’厚其礼而归之。”医和是当时的著名医生,和后世的华佗差不多,他的话不会有错。

《国语·晋语八》也记载了这件事:“平公有疾,秦景公使医和视之,出曰:‘不可为也。是谓远男而近女,惑以生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良臣不生,天命不佑。若君不死,必失诸侯。’赵文子闻之,曰:‘武从二三子以佐君,为诸侯盟主,于今八年矣。内无苛愿,诸侯不二,子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佑?’对曰:‘自今之谓,和闻之曰:直不辅曲,明不规闇,摇木不生育,松柏不生瘁。吾子不能谏惑,使至于生疾,又不自退而宽其政,八年之前多矣,何以能久?’文子曰:‘医及国家乎?’对曰:‘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固医官也。’文子曰:‘子称蛊何实生?’对曰:‘蛊之患,谷之飞实生之。物莫伏于蛊,莫嘉于谷,谷兴嘉伏而章明者也。故食谷者昼选男德,以象谷明;宵静女德,以伏蛊。今君一之,是不响谷而食蛊也,是不昭谷明和血蛊也。夫文,虫皿为蛊,吾是以云。’文子曰:‘君其几何?’对曰:‘若诸侯服不过三年,不服不过十年;过是,晋之殃也。’是岁,赵文子卒,诸侯叛晋。十年,平公薨。”

《论语·雍也》:“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

《论语·先进》:“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

《庄子·山木》:“回曰:‘饥渴寒暑,穷困不行,天地之行也,运物之泄也,言与之偕逝之谓也。为人臣者,不敢去之。执臣之道犹若是,而况乎所以待天乎?’何谓无受人益难?’仲尼曰:‘始用四达,爵禄并至而不穷。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为盗,贤人不为窃,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鸟莫如于鸛鹄,目之所不宜处不给视,虽落其实,弃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袭诸人间,社稷存焉尔!’”

给人当差,若畏惧困难,会引来杀身之祸。《战国策·秦五》:“文信侯欲攻赵以广河间,使刚成君蔡泽事燕,三年,而燕太子质于秦。文信侯因请张唐相燕,欲与燕共伐赵,以广河间之地。张唐辞曰:‘燕者必径于赵,赵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少庶子甘罗曰:‘君侯何不忧其也?’文信侯曰:‘吾令刚成君蔡泽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质矣。今吾请张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罗曰:‘臣行之。’文信侯叱去曰:‘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罗曰:‘夫项襄生七岁而为孔子师,今臣生十二岁于兹矣!君其试臣,冀以遽言叱也?’甘罗见张唐曰:‘卿之功孰与武安君?’唐曰:‘武安君战胜攻取不知其数,攻城堕邑不知其数;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罗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欤?’曰:‘知之。’应侯之用秦也孰与文信侯专?’曰:‘应侯不如文信侯专。’曰:‘卿明知为不如文信侯专欤?’曰:‘知之。’甘罗曰:‘应侯欲伐赵,武安君难之,去咸阳七里,绞而杀之。今文信侯自请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处矣!’唐曰:‘请因孺子而行!’令库具车,既具马,府具币,行有日矣。”

替王公做事,做得太好,也会成为被陷害的对象。《战国策·赵四》:“秦使王翦攻赵,赵使李牧、司马尚御之。李牧数破走秦军,秦杀将桓齮。王翦恶之,乃多与赵王宠臣郭开等金,使为反间,曰:‘李牧、司马尚欲与秦反赵,以多取封于秦。’赵王疑之,使赵襄及颜最代将,斩李牧,废司马尚。后三月,王翦因急击,大破赵,杀赵军,虏赵王迁及其将颜最,遂灭赵。”

《象》曰：“王臣蹇蹇”，终无尤也。

慕道斋释评 “尤”，异，不同。《说文解字》：“尤，异也。”《诗经·小雅·四月》：“废为残贼，莫知其尤。”

“终无尤也”，给人家当臣子，就会面对许多困难，古今中外，没有例外。^①

九三，往蹇来反。

慕道斋释评 往一个方向走有困难，不要怕原路退回。要避免一错就要错到底的思想方法。

例如，二战初期，英法盟军在法国苦苦阻击风头正劲的德军，怎么也打不赢，就往英国回撤。一撤过英吉利海峡，盟军就恢复了主动，德军拿其就没有了办法，想打也打不到。时隔不久，德军主力掉头大举东进，和俄国大打了起来。英国倒有了暂时“袖手旁观”的机会，得以生聚。

《史记·范雎蔡泽列传》里有蔡泽的一段话：“易曰‘亢龙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愿君孰计之！”请参阅《乾卦》上九。

《象》曰：“往蹇来反”，内喜之也。

慕道斋释评 九三往前走，就进入了坎，进去就陷入了危险。反过来，往回走，艮卦中有两个阴爻在等着他，阴爻们当然喜欢阳爻九三。艮卦在本卦是内卦，故曰“内喜之也”。

到喜欢自己的人那里去，到资源充足的地方去，到容易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去，这是克服困难环境的重要原则。

六四，往蹇来连。

慕道斋释评 “连”，以车为交通工具，意思是和车一起走。

《说文解字》：“连，负车也。从辵从车。”《说文解字》：“负，恃也。从人守贝，有所恃也。”车上有粮食辎重，故有恃也。

① 《庄子·骈拇》：“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者与？故尝试论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臧与谷，二人相与牧羊而俱亡其羊。问臧奚事，则挟策读书；问谷奚事，则博塞以游。二人者，事业不同，其于亡羊均也。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盗跖之非乎？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其殉一也，则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残生损性，则盗跖亦伯夷已，又恶取君子小人之于其间哉！且夫属其性乎仁义者，虽通如曾、史，非吾所谓臧也；属其性于五味，虽通如俞儿，非吾所谓臧也；属其性乎五声，虽通如师旷，非吾所谓臧也；属其性乎五色，虽通如离朱，非吾所谓明也。吾所谓臧者，非所谓仁义之谓也，臧于其德而已矣；吾所谓臧者，非所谓仁义之谓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谓聪者，非谓其闻彼也，自闻而已矣；吾所谓明者，非谓其见彼也，自见而已矣。夫不自见而见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得其得者也；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夫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虽盗跖与伯夷，是同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为仁义之操，而下不敢为淫僻之行也。”

《说文解字》又有：“辵，乍行乍止也。”“辵”在文字学上就是“走之儿”，是“行走”的意思。“从辵从车”，就是和车一起在行走。

“往蹇来连”，往前走很艰难，换一个方向路就好走。不仅人好走，车都能够通过。本卦《象》曰：“利西南，不利东北”，指的也是这一爻。

《孙子兵法·军争篇》：“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

《老子·第二十二章》：“曲则全，枉则直。”指的就是这种情况。有时看起来是弯曲的路，其实是最直的路。

俗话说“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和本爻的意思也一致。

六四往前走，就会进入坎的中心，此乃最危险的位置。换一个方向走，就会顺利得多。这时应以最快的速度向相反的方向走，以脱离危险。

六四和初六的区别在于，初六往前走只是困难，六四往前走却是危险。

这一爻的要点，是在前途危险的时候，要千方百计避免入坎。应该改变方向和计划，尽快离开险地。

《孟子·梁惠王下》：“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

《庄子·让王》：“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与人之父居而杀其弟，与人之父居而杀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为吾臣与为狄人臣奚以异？且吾闻之：不以所用养害所养。’因仗策而去之，民相连而从之，遂成国于岐山之下。”

《象》曰：“往蹇来连”，当位实也。

慕道斋释评 “当位实也”，六四处于坎的边上，往一边出坎，往另一边入坎，结果会有天壤之别，所以一定要选择好。现在已不是空谈理论的时候，现实的危险就在眼前，故曰“当位实也”。

有时路线是看得见的，有时路线是看不见的，只有用抽象思维才能把握。但路线正确与否，后果是实实在在的，是以人的生命为代价的，不是用言辞可以掩盖的。

九五，大蹇朋来。

慕道斋释评 “朋”，在字形上，为两串钱，泛指利益。

“大蹇朋来”，在最困难的时候，有道的人往往能够化不利为有利，最终不但克服了困难，还得到了巨大的利益。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大困难成就了大英雄。利益这东西，因为人人想得到，所以就不容易得到。尤其是大利，更不是一般人能够得到的。得到的人往往是经过了极端的艰难困苦，或运用了超常的智力。

例如，说起中国比较兴盛的时代，就不能不提到唐朝。正因为这个原因，现在海外中国人的社区，往往叫做唐人街。而说到唐朝的最兴盛时期，又不能不提起唐玄宗李隆基。

李隆基之所以能当上皇帝，和当时几个臭名昭著的政治女性大有关系，这几个人就是武则天、韦后、安乐公主和太平公主，她们的劣迹在正史里均有记载。正是因为这几个政治女性的胡作非为和祸乱国家，造成了一种腥风血雨、暗无天日的局面，才给李隆基提供了当皇帝的机会，也激励了他拨乱反正的决心。李隆基当上皇帝后，在几个名臣的辅佐下，让中国出现位居世界巅峰的繁荣时代。

《象》曰：“大蹇朋来”，以中节也。

慕道斋释评 “以中节也”，因为他用道用得恰到好处。“节”指节制，用天道来规划和节制自己的行为，所以能够得到成功。

上六，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

慕道斋释评 “硕”，硕果，指君子本人。请参阅《否卦》上九。

“往蹇来硕”，在外面干事情遇到困难，换一个方向，在自己身上下工夫，努力提高自己，努力进德。

就像在本卦的《象》里说的：“君子以反身修德。”干事情困难，往往是因为自己不行，水平不够；提高了自己，再干事情就不那么困难了。《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吉”，这样的想法和做法吉祥。

例如，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失去了前委书记的职位。他借此机会，索性辞去了在红四军的一切职务，跑到偏远的地方盖了一座草房，认真读书、深刻思考，为将来再一次出山做好了准备。

“利见大人”，光靠自己进德，速度还不够快，还需要高人指点。自己看自己，总是一朵花，自以为是，看不到自己的不足。有时候有致命的缺点，却还在沾沾自喜。本卦《象》曰“利见大人，往有功也”，指的就是这一爻。如果能够见到高人，得到指点，就可以加快自己进步的步伐。

《吕氏春秋·孝行览》：“求之其本，经旬必得；求之其末，劳而无功。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贤之化也。非贤，其孰知乎事化？故曰，其本在得贤。”

《象》曰：“往蹇来硕”，志在内也。“利见大人”，以从贵也。

慕道斋释评 “志在内也”，在自己身上下工夫。只有善于从患难中吸取经验，长自己的道，方为成功之本。这里的“内”就是指自己。

“以从贵也”，跟着贵人学道理，服从高人的指点。

例如，张良年轻时敢作敢为，带人刺杀秦始皇，但因方法不对，受尽挫折，遭受追捕，没有立身之地，连自己的生命也处于危险之中。后来，他虚心向黄石公学习，本领大增。学成后，终于帮助刘邦实现了推翻暴秦的伟业，建立了汉朝数百年之江山。

40 解卦



001010

慕道斋释评

本卦的卦象是坎下震上，内险外动。以动破险是“解”的主旨。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

慕道斋释评

按文王八卦，“西南”为坤，坤有平坦、畅顺之意。

“利西南”，解决问题，就是要找一条平坦、畅顺之出路。

“无所往，其来复，吉”，事情到了走不动的地步，就退回来总结经验，等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就能使事情变得吉祥。

例如，解绳子疙瘩，必须向反方向松，否则越拉越紧。

反面的例子，捉大象的人用一种套大象鼻子的铁丝圈，大象被它套住后，就拼命挣扎，越挣扎被套得越紧。

“有攸往，夙吉”，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又有了解决问题的有利时机，而且明白此事非做不可，就应该早点儿下手干。“夙”，早。

《彖》曰：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解，利西南”，往得众也。“其来复，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时大矣哉！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解，判也。从刀判牛角。”意思是说，“解”就是用刀把牛角剖为两半。

“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的主旨，就是通过行动，化解危险。

如在 1976 年，中国的命运千钧系于一发，在那时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就化解了危险，化险为夷。当时，大批的老干部被关在监狱里，大批青年上不了学、回不了家，如果不倒“四人帮”，他们的命运不堪设想。^①

“往得众也”，引导群众从危险的境地走出来，走上平坦的康庄大道，就容易得到他们的拥护。

“乃得中也”，找到天道。

“往有功也”，做事得到成功。

① 《战国策·秦二》：“楚绝齐，齐举兵伐楚。陈轸谓楚王曰：‘王不如以地东解于齐，西讲于秦。’”

《战国策·韩二》：“韩傀相韩，严遂重于君，二人相害也。严遂欲议直指，举韩傀之过。韩傀以之叱之于朝。严遂拔剑趋之，以救解。于是严遂惧诛，亡去，游求人可以报韩傀者。”

《庄子·德充符》：“无趾语老聃曰：‘孔丘之于至人，其未邪？彼何宾客以夫子为？彼且薪以诡幻怪之名闻，不知至人之以是为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为一条，以可不可为一贯者，解其桎梏，其可乎？’无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庄子·天地》：“大惑者，终身不解；大愚者，终身不灵。”

“甲坼”，种子龟裂，开始发芽。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天地的解，就是雷雨，雷雨一下，所有的植物的种子都裂开，摆脱了束缚，得到了解放，开始发芽生长。正如粉碎“四人帮”之后，恢复了高校招生考试，青年们又开始上学；农民们分得了责任田而努力耕作；科学工作者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又开始科学研究；各行各业忙忙碌碌，一派春回大地的景象。

“解之时大矣哉”，解的时机选择真是重要啊！粉碎“四人帮”，必须选在1976年，早了不行，晚了也不行。

本卦主要侧重于解决重大问题时应该注意的方法和策略，讲的都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应引起足够重视。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

慕道斋释评 “雷雨作，解”，另一幅图画，上雷下水，就像下了一场雷雨，让所有的植物都开始发芽生长，象征着“解”。

所以，“解”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是一个团体的事，而是要解救所有的人，给天下所有的人一个公平发展的机会。

“赦过宥罪”，说的是九四那一爻。

宽恕别人的过失，让事情有一个新的开始，也是解的一种方式。不要说一般人，连罪人都要给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赦过宥罪”的主要好处，是增加了社会的积极因素，减少了消极因素。

不过，不是所有的罪过、所有的不利的处境都可以解的。尤其是自己犯的错误中，有所谓“铸成大错”，无论如何也解不开，所以千万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孔子在《系辞传·第五章》里讲到《噬嗑卦》上九时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

初六，无咎。

慕道斋释评 “无咎”，没有灾祸和麻烦。

解的目的是出险，是求无咎，而不是把事情搞得更糟，雪上加霜。对自己来说，更不能打狗不成，反被狗咬。这个指导思想先要明确。

“解”从一开始就要小心谨慎、保持低调，不要打草惊蛇，反被蛇咬。这是“解”要注意的首要问题。

初六柔弱，喻做事从低调开始。本爻别的都不说，直说“无咎”，点明在“解”的初始阶段所应该注意的要点，是从保护自己着手，此为简练文章的典范。

《象》曰：刚柔之际，义无咎也。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际，壁会也。”两堵墙连接处的那条缝，叫做“际”。

“刚柔之际”，初六柔弱，上面就是刚爻。喻身处险地，对手强大，好比一个柔软的东西贴着一堵坚硬的墙壁。这时候应该注意什么，不言而喻。此时万万不可急躁，一定要选择好机会，出其不意，消灭敌人。

例如，粉碎“四人帮”时，下手的一方在力量对比上处于绝对优势；此时下手，万无一失。

《说文解字》：“义，己之威仪也。从我羊。与善同意，故从羊。”

《释名》：“义，宜也。裁制事物，使各宜也。”

“义无咎也”，在解之前，先求没有灾祸是正确的、适宜的态度。做事之前，要先搞清楚谁强大谁弱小，由此定出策略，就出不了大毛病。

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

慕道斋释评 《左传·定公八年》：“凡获器用，曰得；得用焉，曰获。”

“田获三狐”，田猎得了许多匹野兽，喻行动很成功，有很多收获。

“得黄矢”，黄为色之中者、美者。“黄矢”喻很好的箭，田猎一般要损失箭，但这里说“得黄矢”，喻行动不但大有收获，还得到了宝贵的经验，非常完美。从事“解”的时候，要追求这种完美的境界。

“贞吉”，如果用这种思想做事，境界高超，预计吉祥。

例如，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 129 师的王近山率一个团在敌后埋伏，一举消灭了由一百二十名军官和六十命士兵组成的日本战地参观团，只有三人逃脱。战斗结束后，缴获很多，王近山命令部队立即分散转移，躲开了敌人的报复。到了集合地点，一人不少。这是应用本爻的典范。

此爻讲的是，解决问题，不可草率行事，一定要争取达到一个完美的结果。一、四、五、六爻讲的是为达此目的应该采取的方法，三爻讲的是一定要设法避免的错误。

《象》曰：九二贞吉，得中道也。

慕道斋释评 “得中道也”，得到了“解”之正确方法，所以有如此完美的结果。

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

慕道斋释评 “负”，身上扛着东西。

“乘”，让别的东西扛着自己，或者说骑在别的什么东西上，见《甲骨文字趣释》P292。

《小尔雅·广言》：“驾、乘，凌也。”杜甫《望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所以，“凌”

的意思是在什么东西之上。^①

“负且乘”，形容自相矛盾，不合逻辑。设想有两个人在一起，要么你扛着我，要么我扛着你，要想扛着别人同时又被那人扛着，是做不到的，所以说不合逻辑，自相矛盾。“负且乘”和“自相矛盾”同义，体现了中国语言文字的丰富多彩。

“寇”，强盗，见《蒙卦》上九。“致寇至”，做事不合逻辑，自己行为的方式与目的相反，就要招致敌人的进攻。

“贞吝”，预计要悔恨。

孔子关于这一爻说：“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孔子用类比的方式解释这句话：有钱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别人来抢，但露了财，不能及时把财物藏起来，就导致别人来抢。女子长得标致，不是为了让别人来非礼，但在乱世打扮得过于招摇，就容易引来坏人非礼。喻自己的行为和自己的目的不一致，自相矛盾，就会引来祸患。

孔子说的“小人”和“君子”，不仅有主观意识上的区别，还有实际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区别。所以《泰卦》说要“内君子而外小人”，意思是主观意识上不妨像个君子，外表上不妨像个小人，所谓“被褐怀玉”，这样比较安全。相反，如果一个穷小子出门，借来了高车驷马，又衣着光鲜，却没有保镖，强盗就会来抢他，这就叫做“小人而乘君子之器”。

做事自相矛盾是一个经常发生的毛病，其根源在于考虑问题不周密、不全面，是思维能力薄弱的表现。

例如，唐睿宗李旦让位给太子李隆基，是为唐玄宗，而自己当太上皇。过了不久李旦又想把唐玄宗搞掉，逼得李隆基不得不发动政变，李旦仓皇逃窜，还差一点丢了脑袋。这是自己给自己制造生命危险。

东汉末年，外戚窦武掌握朝政，想要诛灭宦官，但他不能孤立首恶，做事不严密，下手不坚决，结果让宦官先动了手。窦武和他的许多部下，以及窦家的宗亲、宾客、姻属全部被诛，只有窦武的一个两岁的孙子逃脱。这是打蛇不成反被蛇咬的例子。

事隔不久，外戚何进又想对宦官下手，计划把宦官全部杀光，一个不留。不幸又走漏了风声，结果更加惨烈，不仅自己全家人倒霉，还导致了董卓入朝，朝纲大乱。最后演变为东汉王朝灭亡，三国战乱开始。

以上都是“负且乘”的惨痛例子。

《黄帝阴符经》：“绝利一源，用师十倍；三返昼夜，用师万倍。”描述了思想混乱、指挥不当带来的祸害。

① 《吕氏春秋·似顺论》：“先王用非其有己有之，通乎君道者也。夫君也者，处虚素服而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智反无能，故能使众能也；能执无为，故能使众为也。无智、无能、无为，此君之所执也。人主之所惑者则不然，以其智强智，以其能强能，以其为强为，此处人臣之职也。处人臣之职而欲无壅塞，虽舜不能为。”

武王之佐五人。武王之于五人者之事无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武王取非其有己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道，则能令智者谋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辩者语矣。夫马者，伯乐相之，造父御之，贤主乘之，一日千里。无御相之劳而有其功，则知所乘矣。”

不善于“亨”，不善于配置资源，不善于安排行动上的逻辑顺序，是“负且乘”的表现。总的说来，“负且乘”体现了一种逻辑上的愚蠢，是搬起石头打自己脚的逻辑。

所以，这一爻的主旨是说，解的时候，尤其要注意不能逻辑混乱。自己的行动必须前后一致，让每一个环节都有利于己而不利敌，严格地符合自己的目的。不然，不但不能解，反而可能立致其祸。

《象》曰：“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

慕道斋释评 “亦可丑也”，愚蠢不是什么光彩的事，逻辑混乱尤其丑陋。

《周易》中有好几处“亦可丑也”，都是严厉的批评。

《说文解字》：“戎，兵也。”

“自我致戎，又谁咎也”，由于自己的愚蠢而招来的刀兵之祸，又能怪谁呢？^①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慕道斋释评 “拇”，大拇指，这里用作动词，用手按。

《咸卦》初六有“咸其拇”，那里用作名词。

《庄子·骈拇》：“骈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于德；附赘县疣出乎形哉，而侈于性。”

“解而拇”，替人解开绳子，再用大手指给他揉一揉，喻给人以好处和安慰。

《国语·晋语八》：“且夫栾氏之诬晋国久也，案书实覆宗，弑厉公以厚其家，若灭栾氏，则民威矣。今吾若起取、原、韩、魏之后而赏立之，则民怀矣。威与怀各当其所，则国安矣；君治而国安，欲作乱者谁与？”

“朋”，串起来的钱，在《周易》中出现多次。

“朋至斯孚”，给穷人钱，是最容易使其信任和感佩的事。例如，战国时吴国的公子光给专诸五百两黄金，用以养其老母，便换来了他鱼肚藏剑，舍命刺杀了吴王僚。^②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方法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员。敌军的士兵和营连排长被我们俘虏过来，即对他们进行宣传工作，分为愿留愿去两

① 《吕氏春秋·有始览》：“《商箴》云：‘天降灾布祥，并有其职。’以言祸福人或召之也。故国乱非独乱也，又必召寇。独乱未必亡也，召寇则无以存矣。凡兵之用也，用于利，用于义。攻乱则脆，脆则攻者利；攻乱则义，义则攻者荣。荣且利，中主犹且为之，况于贤主乎？故割地宝器，卑辞屈服，不足以止攻，惟治为足。治则为利者不攻矣，为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也，非为利则因为名也。名实不得，国虽强大者，曷为攻矣？”

《晏子春秋》：“叔向问晏子曰：‘何若则可谓荣矣？’晏子对曰：‘事亲孝，无悔往行；事君忠，无悔往辞；和于兄弟，信于朋友；不谄过，不贵得；言不相坐，行不相反；在上治民，足以尊君；在下莅修，足以变人；身无所咎，行无所创，可谓荣矣。’”这一段是说，自己的美好言行，才是远离祸患和危险的最好保证，才是从麻烦里解脱出来的最好办法。

② 《晏子春秋》：“公曰：‘鲁与莒之事，寡人既得而闻之矣，寡人之德亦薄，然后世孰贱有齐国者？’对曰：‘田无宇之后为几。’公曰：‘何故也？’对曰：‘公量小，私量大，以施于民。其与士交也，用财无惜腹之藏，国人负携其子而归之，若水之流下也。夫先与人利，而后辞其难，不亦寡乎？若苟勿辞也，从而抚之，不亦几乎！’”

《论语·阳货》：“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吕氏春秋·慎大览》：“武王胜殷，入殷，未下舆，命封黄帝之后于铸，封帝尧之后于黎，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舆，命封夏后之后于杞，立成汤之后于宋，以奉桑林。武王乃恐惧，太息流涕，命周公旦进殷之遗老，而问殷之亡故，又问众之所说，民之所欲。殷之遗老对曰：‘欲复盘庚之政。’武王于是复盘庚之政，发巨桥之粟，赋鹿台之钱，以示民无私。出拘救罪，分财弃责，以赈穷困。封比干之墓，请箕子之官，士过者趋，车过者下。三日之内，与谋之士封为诸侯，诸大夫赏以书社，庶士施政去赋。然后济于河，西归投于庙。”这一段里，既有“解而拇”的意思，也有“朋至斯孚”的意思。

种，愿去的即发路费释放。”这里，“释放俘虏”就是“解”，“医治伤兵”就是“拇”，“发路费”就是“朋至斯孚”。——和穷人打交道，解决和他们有关的问题，一定要注意不要在钱上占他们的便宜，因为他们在这上面高度敏感。要得到他们的拥护，就必须让他们在这方面得到好处。在钱上大度，往往就能得到他们的拥戴。

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就特别注意给穷人分田地、分浮财，做到了这些，要人要粮，其他话都好说。天津相声演员杨少华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说，他这辈子穷怕了，所以最喜欢的东西就是钱，最大的乐趣就是独自关上房门数钱，有时要数上三遍，心里特别高兴。

下面几句格言说明了钱对于穷人意味着什么：

《朱子家训》：“与肩挑贸易，勿占便宜。”

《增广贤文》：“有钱道真语，无钱语不真。”“贪他一斗米，失却半年粮；争他一脚豚，反失一肘羊。”“穷人钱就是命，无钱便成死症；你若把他算死，他来变你败子。”

“解”时一定要孤立首恶，缩小打击面，要最大限度地收拢人心，采取安抚民众的措施和优待俘虏的政策。在办大事的关键时刻，要给民众一些钱，为的是取得他们的信任。^①

《象》曰：“解而拇”，未当位也。

慕道斋释评 “未当位也”，九四无位，喻这些穷人的处境不好。谁能改变他们的处境，他们就会拥护谁。

在解的过程中，做收拢人心的工作是第一位重要的。谁能争取更多的人，谁就能得到胜利。例如，东汉的何进要消灭宦官势力，从策略上讲，应该只诛杀其中的首恶，给其余的宦官一条生路，分化瓦解他们。如果用这种方法，照曹操的话说，“只需一狱吏耳”。

六五，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慕道斋释评 “维”，系，捆绑。

《仪礼·士相见礼》：“下大夫相见以雁，饰之以布，维之以索，如执雉。上大夫相见以羔，饰之以布，四维之，结于面；左头，如麋执之。如士相见之礼。”

“君子维有解”，君子在系住任何东西的时候，就预见到将来要解，而且他知道如何解，

① 《资治通鉴·卷二》：“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有军功者，各以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擎。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乃下令。”

预留了解的办法。^①

“吉”，有这样的远见和本领，吉祥。

“有孚于小人”，君子对小人有正确的估计和认识，对他们的行径早有防范。

《诗经·小雅·角弓》：“君子有微猷，小人与属。”

中国老百姓拴马的绳扣就很好地照顾了“维”和“解”两个方面。如果马拉这个扣，无论如何也拉不开，可是人一拉，很容易就能解开。

有一种人，钉钉子时惟恐钉子不牢，拔钉子时惟恐钉子不松，这种人的思想就和“维有解”相反，这表现了思想的一种片面性。

“维有解”的思想是一种辩证的思想，发展、运动的思想，对立统一的思想，给将来形势的变化预留了回旋的余地。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慕道斋释评 “小人退也”，看到君子遇事都有解决的办法，小人就不得不收敛退避，不敢过于猖狂。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慕道斋释评 “公”，有身份的人，指君子。“高墉”，高高的城墙，喻借助于有利地势，掌握有利时机。见《同人卦》：“乘其墉，弗克攻。”

“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君子站在高墙上射隼，离得近，得地利，就容易射中。喻君子藏器待时，等到最有利的时机再出击。

《战国策·燕二》：“秦之行暴于天下，正告楚曰：‘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积甲宛，东下随，知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远乎？’楚王为是之故，十七年事秦。”

这里，秦国以“射隼”的比喻来威胁楚国，用的就是此爻的典故。只用这两个字，就浓缩了其利用优越的地理条件，藏器而待时，随时可以从秦国出击的策略。从这里可以看

① 《战国策·燕二》：“燕昭王且与天下伐齐，而有齐人仕于燕者，昭王召而谓之曰：‘寡人且与天下伐齐，且暮出令矣。子必争之，争之而不听，子因去而之齐。寡人有时复合和也，且以因子而事齐。’当此之时也，燕、齐不两立，然而常独欲有复收之志若此也。”

君子见到别人系的扣，也有解的办法。

《吕氏春秋·审分览》：“夫一能应万，无方而出之务者，唯有道者能之。鲁鄙人遗宋元王闭，元王号令于国，有巧者皆来解闭。人莫之能解。凡说之弟子请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问之鲁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为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于我。’故如儿说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郑大师文终日鼓瑟而兴，再拜其瑟前曰：‘我效于子，效于不穷也。’故若大师文者，以其善者先之，所以中之也。”

《史记·高祖本纪》：“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郢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如此简单，就解了杀身之祸。

《史记·项羽本纪》：“樊哙从良坐。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樊哙曰：‘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于是遂去。乃令张良留谢。良问曰：‘大王来何操？’曰：‘我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玉斗一双，欲与亚父，会其怒，不敢献。公为我献之。’张良曰：‘谨诺。’当时，项王军在鸿门下，沛公军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郢山下，道芷阳间行。沛公谓张良曰：‘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度我至军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间至军中，张良入谢，曰：‘沛公不胜桡枵，不能辞。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大王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项王曰：‘沛公安在？’良曰：‘闻大王有意督过之，脱身独去，已至军矣。’项王则受璧，置之坐上。亚父受玉斗，置之地上，拔剑撞而破之，曰：‘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沛公至军，立诛杀曹无伤。”刘邦当机立断，又一次解了杀身之祸。

出,战国时代的中国人普遍懂得《周易》,所以话说得非常简单明了,点到为止,用不着过多的解释。到了汉朝,懂得《周易》的人就很少了;到了晋朝,懂得《周易》就成了希罕事,连王公贵族中都没有几个人懂得。所以,《周易》大部分文义的失传,应该是秦汉之间的事。

“获之,无不利”,如此行事,灵活地利用自己占据的有利条件,百发百中。得手后,就达到了出险和解的目的,没有不利之处。

例如,粉碎“四人帮”时,华国锋、叶剑英选择了最有利的时机和地点,用通知王洪文等人到怀仁堂开会的办法,先占据有利态势,等着他们自投罗网。这一招果然灵验,遂将其逐一逮捕,各个击破,一网打尽。王洪文当时还想顽抗,被几个壮汉一拥而上,打翻在地。

刘伯温《百战奇略·知战》:“涓果夜至,立木下见白书,乃钻火烛之。读其书未毕,齐军万弩齐发,魏军大乱相失,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刎。”这也是由于孙臏事先占据了有利地形,做好了准备的缘故。

关于这一爻,孔子在《系辞下传·第五章》说:“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是以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动者也。”这一段里的“括”,意思是用绳子打的结或疙瘩,喻僵死呆板,不灵活,不流畅。^①

《广韵》:“括,结也。”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悖,乱也。”《玉篇》:“悖,逆也。”

“以解悖也”,用这样的办法解决乱臣贼子,如粉碎“四人帮”。

41 损卦 100011

慕道斋释评 本卦的卦象是兑下艮上,外止内悦。外面清心省事,里面事事妥帖,心里因此很愉悦。以省事为乐,以简练为高,这就叫做“损”。《说文解字》:“损,减也。”

《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慕道斋释评 “有孚”,行事有信念、准则。请参阅《中孚卦》。

损卦开始就是“有孚”,即应该有这样一个信念:在能保持平稳运行的前提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损”道是一种艺术。

^① 《广韵》:“括,结也。”《说文解字》:“括,絮也。”所以,“结”和“絮”是同样的意思,都是疙瘩。

《坤卦》里有“括囊”,意思是在口袋的出口上打个疙瘩,请见《坤卦》六四。

张载《神化篇》:“动而不括则用利。”

《论语》:“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其中的“必”和“固”,和“括”有相似的意思,都是僵死呆板。

损的基本原则是：减掉可以不做的事情，以节省资源。节省下来的资源可以用来做更多必须做的事情，由此就达到了亨。

“元吉”，本卦提出的准则，往往是至善的、最好的办法。

“无咎”，做任何事情，不求锦上添花，说得过去就可以了，譬如考试得个七八十分。

“可贞”，可以预见、分析、计算的事才去干。言外之意就是自己搞不清的事就干脆别干，可以把这种事情“损”掉。

“利有攸往”，有了这种态度，做事情容易成功。

“曷之用”，如何运用这个原则呢？《说文解字》：“曷，何也。”

“簋”，古代盛谷类饭食的有盖器皿，北京地坛公园里有实物展览。古人招待士用一鼎二簋，为最低的规格；招待大夫规格就高一些，鼎和簋的数目就多一些；直到招待王用九鼎十簋，为最高规格。所以说，用二簋祭祀为简朴之至，可作为“损”道之典范。例如，《仪礼·公食大夫礼》：“上大夫八豆，八簋，六俎，九俎，鱼腊皆二俎；鱼，肠胃，伦肤，若九，若十有一。”

“享”，宴请，也指祭祀。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损的原则怎么用呢？这里举了一个例子：有两盆饭就可以祭祀。喻只要方法对头，用很少的资源，就可以办成很重要的事。

《象》曰：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损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应有时，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

慕道斋释评 “损下益上，其道上行”，损掉比较不重要的事情，用节省下来的资源做更重要的事情，这是非常有道的体现。

“二簋应有时”，在一定的场合下，掌握好时机，可以用最简朴的方法做非常重要的事情。

“损刚益柔有时”，从卦象上来看，山为刚，泽为柔。用兵如水，多用智慧，少用资源。如何做，要看每件事的具体情况。

“损益盈虚，与时偕行”，损什么，益什么，什么要多，什么要少，要根据时机和具体情况作决定。

孔子在《系辞下传·第七章》中说：“损，德之修也。”学会了用损道，就说明此人有了—定的“德”。

《老子·第四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这是说，随着一个人学识的增长，什么是自然规律，什么不是，这个问题在他的心中就变得越来越简单明了。譬如一本大学教材，当你不懂的时候，就会觉得它很厚，好像深不可测，麻烦得很；但当你把它读得烂熟于胸，就觉得它很薄，并没有说多少东西。

自己的“德”修到一定程度，比较充裕了，才可以言“益”，才可以试图按照自己的想法改变客观事物的进程，不然会适得其反。譬如，当年搞大跃进的人，开始把事情想得过于

简单容易,最后却搞得一塌糊涂。请参阅《益卦》中《象》的解释,那里说:“益,德之裕也。”

孔子又说:“损,先难而后易。”本卦提到的“惩忿窒欲”,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做到了这一点,以后的事情就相对容易了。另外一种理解,应用损道,先设法避免做危难的事,再想办法减少做其他事的数量。做事先挑容易的,省事先挑难的。到了高水平,就可以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至于如何把大事化为小事,小事化为无事,请参阅《睽卦》。

刘备寻找诸葛亮这样的人当军师,是一件很难的事;但找到之后,许多事情可以推给诸葛亮去做,刘备的日子就比以前容易多了,这也是一种“先难而后易”。

孔子又说:“损,以远害。”学习、应用损道的主要目的,主要的努力方向,应该是用省事来远离危害。要明白,多一事,就多一分危险。

孔子的这些话说明,学会用“损”道,是一种大德行,对我们的人生大有好处。

《象》曰: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

慕道斋释评 另一幅图画,上山下湖,“山下有泽”,这就是“损”的图象。就像山体的岩石在水的作用下一点点地溶解,形成了山中的溶洞、地下湖、钟乳石,叫做喀斯特地貌。人的坏毛病,非常顽固,去掉它们很不容易,需要长时期的努力,要持之以恒,就像水溶解山中的岩石一样。

“惩忿窒欲”,忿怒和欲望,有害无益,这一类东西应该损掉。一切铺张浪费,轻躁张狂,背后都是不良的欲望在搞鬼。

《系辞下传·第七章》:“为学者日益,闻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损之。

慕道斋释评 在这里,有的版本作“已”,有的版本作“巳”。无论是哪一个,它的意思都是“已”。《说文解字》:“巳,已也。”

“遄”,迅速。《玉篇》:“遄,疾也,速也。”

“已事遄往”,已经发生的事,迅速地远离了我们,捶胸顿足地后悔也没用,肯定是找不到后悔药。回忆往事,只有总结经验的意义,不要沉浸在里面。

《论语·微子》:“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避之,不得与之言。”

“无咎”,把往事放在合适的位置上,让过去的就过去吧,不要让它继续耗费我们大量的时间,要避免往事对现实的进一步危害,要从这方面动脑筋。

“酌损之”,后悔,也于事无补,这种行为可适当损掉。同理,在天而不在己的事、自己无能为力的事,也应该从自己的脑子里损掉,不要多想,因为过多地考虑也没有意义。^①

^① 《礼记·儒行》:“往者不悔,来者不豫;过言不再,流言不极;不断其威,不习其谋。其特立有如此者。”

《吕氏春秋·士容论》:“有年瘞土,无年瘞土。无失民时,无使之治下。知贫富利器,皆时至而作,渴时而止。是以老弱之力可尽起,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不知事者,时未至而逆之,时既往而慕之,当时而薄之,使其民而鄙之。民既鄙,乃以良时慕,此从事之下也。操事则苦,不知高下,民乃遘处。种蒺禾不为粒,种重禾不为重,是以粟少而失功。”

“酌”的意思是“斟酌”。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前的事情不能一概忘掉，那也是一种宝贵财富，是人生经验的积累。但必须从一定程度上把它们忘掉，尤其不能让以前的恩怨填满我们的头脑，以至于妨碍我们以后的生活。把握这个度很难，所以要“斟酌”。从这些地方，也可以看出《周易》用词的准确性。

譬如，二战时，交战的各国之间打得不可开交，血海深仇，可是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它们又都比较和平地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有的甚至成了友邦。这说明，在一定程度上忘掉以前的恩怨，是人类的共同智慧。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慕道斋释评 “尚合志也”，不在过去的事上耗费过多的精力，这样有利于集中精力对付现在的事。

《吕氏春秋·季春纪》：“是月也，乃合累牛、腾马，游牝于牧。”

九二，利贞，征凶。弗损，益之。

慕道斋释评 “利贞，征凶”，再次强调，事前好好分析、计算是有利的事。因为做事就有代价，出征就有凶险，所以算好了才能做，没有绝对必要和一定的把握，就不要忙着去做。

“弗损，益之”，这个计算、谋划的工作，万万不可减少，反而应该加强。陈云曾经说，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搞调查研究，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做决定。分析、计算也是调查研究工作的一部分。

《象》曰：“九二利贞”，中以为志也。

慕道斋释评 “志”，思想，心志。

“中以为志也”，力求使自己的思想、决定符合中道。

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

慕道斋释评 损有余，补不足。三人则盈，一则不足。在人际关系中也要考虑损的原则，打交道的人不是越多越好。

这里以谈恋爱为例：一个人固然不行，三个人也要出麻烦，喻世间的事物都有合适的度，不是越多越好，太多了就需要用损。

关于这一爻，孔子在《系辞下传·第五章》说：“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言致一也。”孔子的意思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应该致一，不可以没有规矩，太多了反而不好。这和现代人的想法是一致的。

王船山说：“无俱损之理，亦无不损之道也。”

损什么，益什么，宜参考水桶短板原理。水桶的容量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可把长板的多余部分损掉，但最短的那块板万万不可损。益不足而损有余，就能增加桶的容量；反之，水桶里将会滴水不存。

《庄子·达生》：“善养生者，若牧羊然，视其后者而鞭之。”同理，人生不可眼睛只盯着头羊，不断地锦上添花，而损失了落在后面的羊。益有余而损不足，就会丢掉头羊以外的整个羊群。

每个人水桶上的板孰长孰短，自己的头羊和“后者”在哪里，只有自己知道。别人不会替你想，也想不出来。所以，每个人都要自己决定应该损什么、益什么。

《象》曰：“一人行”，三则疑也。

慕道斋释评 “一人行”，一个人过日子，有它的不便，但不难补救。“三则疑也”，三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则一定互相猜疑。喻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合适的度，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

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慕道斋释评 “遄”，迅速。

“损其疾，使遄有喜”，去掉有害的，就等于增加有益的，立即就可以得到好处。

《吕氏春秋·不苟论》：“先王有大务，去其害之者，故所欲以必得，所恶以必除，此功名之所以立也。俗主则不然，有大务而不能去其害之者，此所以无能成也。夫去害务与不能去害务，此贤不肖之所以分也。使獐疾走，马弗及至，已而得者，其时顾也。骥一日千里，车轻也；以重载则不能数里，任重也。贤者之举事也，不闻无功，然而名不大立、利不及世者，愚不肖为之任也。”

“无咎”，这样做事，没有任何祸害。

这一爻鼓励人们治好自己的毛病，改正自己的缺点。

《战国策·韩三》：“段干越人谓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驾云取千里马，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马不千里。’王良弟子曰：‘马，千里之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纆牵长。’故纆牵于事，万分之一也，而难行千里之行。今臣虽不肖，于秦亦万分之一也，而相国见臣不释塞者，是纆牵长也。’”

每个人的缺点就是他的累赘，要及时去掉它们才能更快地进步。

《象》曰：“损其疾”，亦可喜也。

慕道斋释评 “亦可喜也”，去掉有害的事情，不同于发大财，却也是可喜的事。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

慕道斋释评 “或”，疑问之词。

“或益之”，有些事，损掉可能有好处。《老子·第四十二章》：“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

而损。”

甲骨文中，“朋”，就是人提着两串钱。

“违”，分离，分开，分辨。《说文解字》：“违，离也。”这里把事情分辨清楚叫做“违”。

“十朋之龟，弗克违”，做此事是不是有益，用很值钱的大龟来算，也分辨不清楚。

《战国策·韩三》：“或谓韩公仲曰：‘夫李子之相似者，唯其母知之而已；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国，其利害之相似，正如李子之相似也。得以其道为之，则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则主卑而身危。’”可见在利害之间确实不容易辨别清楚。

“元吉”，大大吉祥，此谓至善。

“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有些事，不做可能有好处。是不是这样，算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坚决不做，这样处置非常吉祥。这就是说，没有绝对必要的事情就不要做。

在本爻中提到了龟。古人做重要的事之前要先占卜，占卜之结论要刻在龟甲上，作为行动的纲要和事后核查的档案。所以，龟甲相当于一个个重要的档案，记录着当时的重要决定，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决定，谁参与了做决定的过程等等，龟甲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神秘力量。关于这方面详细的论述，请见本书所附《中国古代的卜筮术》一文。

龟甲大，可以刻上去的文字就多，就可以用来记录步骤比较复杂的行动和影响因素比较多的问题。但是，当事物特别复杂时，需要计算和记录的步骤和因素就特别多，以至于用很大的龟甲也算不清楚，本爻指的正是这种情况。

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人曾想用计算机来预测股市的升降，发现需要计算的因素多得数不胜数。后来他们选了三百个因素用来计算，结果算出的结果还是与实际情况风马牛不相及，说明有些复杂问题基本上是不可计算的。

本爻说明，中国古人早就认识到，有的复杂问题是不可计算的。

《庄子·外物》：“神龟能见梦于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网；能七十二钻而无遗策，不能避剡肠之患。”这说明古人已经认识到，有些问题是难以计算和预计的。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祐，助也。”

“自上祐也”，此人好像得到上天的保佑和帮助，很少犯错误。其原因是善于用损道的人，只干那些有把握的、又绝对必要的事情。

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慕道斋释评 “弗损，益之”，有的事，看起来是损，其实肯定是益。譬如，“吃小亏占大便宜”的说法，表达上有一点俗，但也有一定的道理。又譬如，文章可以写得简练再简练，读起来却回味无穷。

“无咎，贞吉”，做这种事没有灾祸，预计吉祥。

《管子》：“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

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使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不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例如，战国时冯驩替孟尝君到薛地收债，他去了之后，反而把债券烧了。表面上看是损失了钱财，但这样的“损”令人感佩，大得民心，为日后孟尝君到薛地避难奠定了群众基础。

《管子·轻重甲》：“桓公曰：‘何谓致天下之民？’管子对曰：‘请使州有一掌，里有积五筭。民无以与正籍者予之长假，死而不葬者予之长度。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资者得振，则天下之归我者若流水。此之谓致天下之民。故圣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动言摇辞，万民可得而亲。’桓公曰：‘善。’”

“利有攸往”，有了这样的哲学思想，就利于着手做事情。

“得臣无家”，还会因为做事的方法高明，令人钦佩，从而得到忠心耿耿的臣子和帮手。他们会为主子尽心竭力，甚至会为主子的事而置自己的家于不顾。^①

《管子·明法解》：“明主之治也，明于分职，而督其成事。胜其任者处官，不胜其任其废免。故群臣皆竭能尽力以治其事。乱主则不然。故群臣处官位，受厚禄，莫务治国者，期于管国之重而擅其利，牧渔其民以富其家。故《明法》曰：‘百虑其家，不一图其国。’”

同文还有：“明主者，使下尽力而守法令，故群臣务尊主而不敢顾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审，故大臣各处其位而不敢相责。乱主则不然，法制废而不行，故群臣得务益其家；群臣无分，上下无别，故群臣得务相责。如此者，非朝臣少也，众不为用也。故《明法》曰：‘国无人者，非朝臣衰也。家与家务相益，不务尊君也；大臣务相责，而不任国也。’”

臣子顾其家就不能尽其公心。现在社会上贪官比较多，大都是过分地顾其家的缘故。

本卦的思想可推而广之，凡能省心、省事、大小之（大事化小，大话小说）的事，也都是看起来是损，反倒有益的事情。^②

① 《孟子·尽心上》：“孟子曰：‘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战国策·韩三》：“张登谓费缙曰：‘请令公子年谓韩王曰：‘费缙，西周之臣，东周之宝也。此其家万金，王何不召之以三川之守。是缙以三川与西周成也，必尽其家以事王。西周恶之，必效先王之器以止王。’韩王必为之。西周闻之，必解子之罪，以止子之事。’”

《封神演义·第四十一回》：“人臣将身许国而忘其家，上马抡兵而忘其命。”

《尚书·康王之诰》：“则亦有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义王家，用端命于上帝。”

《吕氏春秋·季冬纪》：“天下轻于身，而士以身为人。以身为人者，如此其重也，而人不知以寡道相得。贤主必自知士，故士尽力竭智，直言交争，而不辞其患。豫让、公孙宏是矣。当是时也，智伯、孟尝君知之矣。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则喜，四境皆贺，得士则不喜，不知相贺，不通乎轻重也。汤、武，千乘也，而士皆归之。桀、纣，天子也，而士皆去之。孔、墨，布衣之士也，万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与之争士也。自此观之，尊贵富大不足以来士矣，必自知之然后可。豫让之友谓豫让曰：‘子之行何其感也？子尝事范氏、中行氏，诸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至于智氏，而子必为之报，何故？’豫让曰：‘我将告子其故。范氏、中行氏，我寒而不我衣，我饥而不我食，而时使我与千人共其养，是众人畜我也。夫众人畜我者，我亦众人之事之。至于智氏则不然，出则乘我以车，入则足我以养，众人广朝，而必加礼于吾所，是国士畜我也。夫国士畜我者，我亦国士之事之。’豫让，国士也，而犹以人之于己也念，况于中人乎？’智氏得豫让，就是“得臣无家”。

② 《智囊·上智部·通简·范希阳》：“范希阳为南昌太守。先是，府官自王都院作势以来，跪拜俱在殿下蓬外，风雨不问。希阳欲复旧制，乃于陈都院初上任时，各官俱乘门将见，希阳且进且顾曰：‘诸君今日随我行礼。’进至堂下，竟入蓬内行礼，各官俱随而前，旧制遂复。希阳退至门外，与众官作礼为别，更不言及前事而散。（评注：忍辱居士曰：使希阳于乘门将见时与众参谋，诸人固有和之者，亦必有中沮而称不可者，又必有色沮而不敢前者，如何肯俱随而前？俱随而前者，见希阳之前而已不觉也。又使希阳于出门后庆此礼之得复，诸人必有议其自夸者，更有媒孽于各上司者，即抚院闻之，有不快者，如何竟复而上人不知？不知者，希阳行之于卒然，而后人又循之为旧例也。嗟乎！事虽小也，吾固知其人为强毅有识者哉！）”

《智囊·上智部·通简·明镇》：“明镇为龙图阁直学士，知并州时，边任多纨绔子弟。镇乃取尤不识者杖之，瘦弱者皆自解去，遂奏择习事者守堡砦。军行，娼妇多从者，镇欲驱逐，恐伤士卒心。会有忿争杀娼妇者，更执以白，镇曰：‘彼来军中何邪？’纵去不治。娼闻皆走散。（评注：不防士卒心，而令彼自散，以此取众，何施不可，宁独一事乎？）”明镇少事，又同样能达到目的，确实手段高明。

《象》曰：“弗损，益之”，大得志也。

慕道斋释评 如果能够做到行损道，反倒对事情有益，说明此人很会做事，很懂辩证法，得到了做事的乐趣。他能够既节省资源，又得到实际利益，所以说“大得志也”。

《论语·颜渊》：“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里的“彻”是百分之十的税率，“二”是百分之二十的税率。“年饥”就要少收税，是从损中得益的办法。

《庄子·缮性》：“乐全之谓得志。古之所谓得志者，非轩冕之谓也，谓其无以益其乐而已矣。今之所谓得志者，轩冕之谓也。轩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傥来，寄也。寄之，其来不可固，其去不可止。故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其乐彼与此同，故无忧而已矣！今寄去则不乐。由是观之，虽乐，未尝不荒也。故曰：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

42 益卦 110001

慕道斋释评 本卦的卦象是震下巽上，内动外顺。喻事情一做，外界就响应，想法能得到预期的效果。不干事与愿违的事，这就叫做内动外顺，这就是益某事的时候所应该遵循的原则。

“益”，意思是得到好处，使它增多。《说文解字》：“益，饶也。”

无论益什么事情，都要预计效果。如果效果好，符合内动外顺，则干；如果效果不好，事与愿违，万万干不得。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慕道斋释评 “益”的基本原则，是用暂时不用的闲置资源，加强那些迫切需要的地方，这样做有利于全局，故曰“利有攸往”。

有了这个思想，做大事就容易成功，故曰“利涉大川”。

《象》曰：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庆。“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慕道斋释评 “损上益下，民说无疆”，用有余补不足，用阔人一时用不着的东西给穷

人用,既合乎亨术,又会得到人民的拥护。^①

“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在上位的人,应该屈尊到人民群众中去,做人民的学生,把荣誉和利益让给下面的人,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②

“中正有庆”,干事合道,值得庆贺。

“木道乃行”,木乃“顺”或“巽”,喻益什么事情要顺应环境,效果好则干,效果不好则不干。另外,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好比是木船得到了载舟之水,干什么事都容易,当然是木道大行。

“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顺着事物发展的进程,每天都可以做有益的事,这种机会是不会穷尽的。益的方式也是无穷无尽,在世界上的许多事物上,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做益事。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做益事要掌握时机和具体情况,不能一厢情愿,不能违背自然规律。

孔子在《系辞下传·第七章》中说:“益,德之裕也。”《说文解字》:“裕,衣物饶也。”

孔子在同文中又说:“益,以兴利。”一个人的德行很充裕了,才可以在现实中干兴利的事,否则,往往事与愿违。

① 《战国策·秦二》:“甘茂攻宜阳,三鼓之而卒不上。秦之右将有尉对曰:‘公不论兵,必大困。’甘茂曰:‘我羁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阳饵王。今攻宜阳而不拔,公孙衍、樗里疾挫我于内,而公中以韩穷我于外,是无伐之日已!请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阳之郭为墓。’于是出私金以益公赏。明日鼓之,宜阳拔。”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田厘子齐景公大夫,其收赋税于民以小斗受之,其廉予民以大斗,行阴德于民,而景公弗禁。”凭借此手段取悦于民,田家后来篡夺了齐国的政权。

《战国策·齐四》:“齐人有冯谖者,贫乏不能自存,使人属孟尝君,愿寄食门下。孟尝君曰:‘客何好?’曰:‘客无好也。’曰:‘客何能?’曰:‘客无能也。’孟尝君笑而受之,曰:‘诺。’左右以君贱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顷,倚柱弹其剑,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左右以告。孟尝君曰:‘食之,比门下之客。’居有顷,复弹其剑,歌曰:‘长铗归来乎!出无车。’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尝君曰:‘为之驾,比门下之车客。’于是,乘其车,揭其剑,过其友曰:‘孟尝君客我。’后有顷,复弹其剑铗,歌曰:‘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左右皆恶之,以为贪而不知足。孟尝君问:‘冯公有亲乎?’对曰:‘有老母。’孟尝君使人给其食用,无使乏。于是,冯谖不复歌。后孟尝君出记,问门下诸客:‘谁习计会,能为文收责于薛乎?’冯谖署曰:‘能。’孟尝君怪之,曰:‘此谁也?’左右曰:‘乃歌夫“长铗归来”者也。’孟尝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负之,未尝见也。’请而见之,谢曰:‘文倦于事,愆于忧,而性憊愚,沉于国家之事,开罪于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为收责于薛乎?’冯谖曰:‘愿之。’于是,约车治装,载券契而行。辞曰:‘责毕收,以何市而反?’孟尝君曰:‘视吾家所寡有者。’驱而之薛,使吏召诸民当偿者,悉来合券。券遍合,起,矫命以贵赐诸民,因烧其券,民称万岁。长驱到齐,晨而求见。孟尝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见之,曰:‘责毕收乎?来何疾也!’曰:‘收毕矣。’‘以何市而反?’冯谖曰:‘君云“视吾家所寡有者”。臣窃计,君宫中积珍宝,狗马实外厩,美人充下陈。君家所寡有者以义耳!窃以为君市义。’孟尝君曰:‘市义奈何?’曰:‘今君有区区之薛,不脩爱于其民,因而贾利之。臣窃矫君命,以贵赐诸民,因烧其券,民称万岁。乃臣所以为君市义也。’孟尝君不说,曰:‘诺,先生休矣!’后期年,齐王谓孟尝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为臣。’孟尝君就国于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孟尝君顾谓冯谖:‘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日见之。’冯谖曰:‘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复凿二窟。’孟尝君予车五十乘,金五百斤,西游于梁,谓惠王曰:‘齐放其大臣孟尝君于诸侯,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强。’于是,梁王虚上位,以故相为上将军,遣使者,黄金千斤,车百乘,往聘孟尝君。冯谖先驱,诫孟尝君曰:‘千金,重币也;百乘,显使也。齐其闻之矣。’梁使三反,孟尝君固辞不往也。齐王闻之,君臣恐惧,遣太傅赍黄金千斤,文车二驷,服剑一,封书谢孟尝君曰:‘寡人不祥,被于宗庙之祟,沉于谄谀之臣,开罪于君,寡人不足为也,愿君顾先王之宗庙,姑反国统万人乎!’冯谖诫孟尝君曰:‘愿请先王之祭器,立宗庙于薛。’庙成,还报孟尝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为乐矣。’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者,冯谖之计也。”

《战国策·齐六》:“燕攻齐,齐破。闵王奔莒,淖齿杀闵王。田单守即墨之城,破燕兵,复齐墟。襄王为太子征。齐以破燕,田单之立疑,齐国之众皆以田单为自立也。襄王立,田单相之。过淄水,有老人涉蓍而寒,出不能行,坐于沙中。田单见其寒,欲使后车分衣,无可以分者,单解裘而衣之。襄王恶之,曰:‘田单之施,将欲以取我国乎?不早图,恐后之。’左右顾无人,岩下有贵族者,襄王呼而问之曰:‘女闻吾言乎?’对曰:‘闻之。’王曰:‘女以为何若?’对曰:‘王不如因以为己善。王嘉单之善,下令曰:“寡人忧民之饥也,单收而食之;寡人忧民之寒也,单解裘而衣之;寡人忧劳百姓,而单亦忧之,称寡人之意。单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单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赐单牛酒,嘉其行。后数日,贵族者复见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单而揖之于庭,口劳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饥寒者收谷之。乃使人听于闾里。闻丈夫之相与语,举曰:‘田单之爱人,嗟乃王之教泽也!’”

② 《战国策·魏一》:“魏公叔痤为魏将,而与韩、赵战浹北,禽乐祚。魏王说,迎郊,以赏田百万禄之。共叔痤反走,再拜辞曰:‘夫使士卒不滴,直而不倚,挠拂而不辟者,此吴起余教也,臣不能为也。前脉形壅之险阻,决利害之备,使三军之士不迷惑者,巴宁、彘襄之力也。县赏罚于前,使民昭然信之于后者,王之明法也。见敌之可也,鼓之不敢待倦者,臣也。王特为臣之右手不倦赏臣何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于是索吴起之后,赐之田二十万。巴宁、彘襄田各十万。王曰:‘公叔岂非长者哉?既为寡人胜强敌矣,又不遗贤者之后,不擅能人之迹,公叔何可无益乎?’故又与田四十万,加之百万之上,使百四十万。故《老子》曰:‘圣人无私,尽以为人己愈,既有以与人己愈多。’公叔当之矣。”

孔子又说：“益，长裕而不设。”

《说文解字》：“设，施陈也。从言从殳。殳，使人也。”

所以，“益”是一个需要考虑长期效果和自然规律的事情，不可人为设计，不可因急躁而拔苗助长。

综上所述，如果一个人真正掌握了如何做“益”事的本领，也是很有德行的表现。

《象》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慕道斋释评 “风雷，益”，另一幅图画，上风下雷，雷厉风行。

“见善则迁”，看见别人有什么优点，要立即效仿。^①

“有过则改”，去掉负值，等于加上正值。去掉缺点，大大有益。所以，知道自己有什么缺点，要立刻改正。^②

“见善则迁，有过则改”，这是增益自己德行的两个主要办法。^③《孔子家语·执轡》：“过失入之情，莫不有焉；过而改之，是为不过。”

① 《晏子春秋》：“公曰：‘寡人不敏，闻善不行，其危如何？’对曰：‘上君全善，其次出入焉，其次结邪而羞问。全善之君能制；出入之君时间，虽日危尚可没身；羞问之君，不能保其身。今君虽危，尚可没身也。’”

《孟子·告子下》：“吾欲使乐正子为政。孟子曰：‘吾闻之，喜而不寐。’公孙丑曰：‘乐正子强乎？’曰：‘否。’‘有知虑乎？’曰：‘否。’‘多闻识乎？’曰：‘否。’然则奚为喜而不寐？’曰：‘其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优于天下，而况鲁国乎？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则人将曰：‘诤诤，予既已知之矣。’诤诤之声颜色距人于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外，则谄谀面谀之人至矣。与谄谀面谀之人居，国欲治，可得乎？’”

《战国策·赵二》：“知学之人，能与闻迁；达于礼之变，能与时化。故为已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释之。”

② 《论语·学而》：“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有时改过是很痛苦的事，譬如投错了股票，要想出来，除非割肉，但也比输光了强。

《孟子·告子下》：“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人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元史·列传第二十六》：“时诏修辽、金、宋三史，阿鲁图为总裁。五年，三史成。十月，阿鲁图等既以其书进，帝御宣文阁，阿鲁图复与平章政事帖木儿塔识、太平上奏：‘太祖取金，世祖平宋，混一区宇，典章图籍皆归秘府。今陛下以三国事属命儒士纂修，而臣阿鲁图总裁。臣素不读汉人文书，未解其义。今者进呈，万机之暇，乞以备忘。’帝曰：‘此事卿诚未解，史书所系甚重，非儒士泛作文字也。彼一国人行善则国兴，朕为君者宜取以为法；彼一朝行恶则国败，朕当取以为戒。然岂止敬劝人君，其间亦有为宰相事，善则卿等宜仿效，恶则宜监戒。朕与卿等皆当取前代善恶为勉。朕或思有未至，卿等其言之。’阿鲁图顿首舞蹈而出。”

《吕氏春秋·似顺论》：“义，小为之则小有福，大为之则大有福。于祸则不然，小有之不若其亡也。射招者欲其中小也，射善者欲其中大也。物固不必，安可推也？”

《吕氏春秋·不苟论》：“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人主欲自知，则必直士。故天子立辅弼，设师保，所以举过也。夫人故不能自知，人主犹其。存亡安危，勿求于外，务在自知。”

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鼓，犹恐不能自知。今贤非尧、舜、汤、武也，而有掩蔽之道，奚疑自知哉？制成、齐庄不自知而杀，吴王、智伯不自知而亡，宋、中山不自知而灭，晋惠公、赵括不自知而虏，钻荼、庞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败莫大于不自知。

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钟者，欲负而走，则钟大不可负，以椎毁之，钟况然有音，恐人闻之而夺己也，遽掩其耳。恶人闻之，可也；恶己自闻之，悖矣。为人主而恶闻其过，非犹此也？恶人闻其过尚犹可。

魏文侯燕饮，皆令诸大夫论己。或言君之智也。至于任座，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之不肖也。’文侯不说，知于颜色。任座趋而出。次及翟黄，翟黄曰：‘君，贤君也。臣闻其主贤者，其臣之言直，是以知君之贤也。’文侯喜曰：‘可反欤？’翟黄对曰：‘奚为不可？臣闻忠臣毕其忠，而不敢远其死。帝尚在门。’翟黄往视之，任座在于门，以君令召之。任座入，文侯下阶而迎之，终座以为上客。文侯微翟黄，则几失忠臣矣。上顺乎主心以显贤者，其唯翟黄乎！”

③ 刘备《敕后主刘禅诏》：“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弟子规》：“见人善，即思齐；纵去远，以渐跻。见人恶，即内省；有则改，无加警。”同文又有：“闻过怒，闻誉乐；损友来，益友却。闻誉恐，闻过欣；直谅士，渐相亲。无心非，名为错；有心非，名为恶。过能改，归于无；倘掩饰，增一辜。”

《战国策·楚三》：“苏子谓楚王曰：‘仁人之于民也，爱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于亲也，爱之以心，事之以财；忠臣之于君也，必进贤人以辅之。今王之大臣父兄，好伤贤以为资，厚赋敛诸臣、百姓，使王见疾于民，非忠臣也；大臣播王之过于百姓，多略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爱，亦非忠臣也，是以国危。臣愿无听群臣之相恶也，慎大臣、父兄，用民之所善，节身之嗜欲，以百姓。人臣莫难于无妒而进贤。为主死易，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数。为主辱易，自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数。至于无妒而进贤，未见一人也。故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无妒而进贤也。贤之事其主也，亦必无妒而进贤。夫进贤之难者，贤者用，且使已度；贵，且使已贱，故人难之。’”

对于此卦，孔子在《系辞下传·第二章》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用木头做农具，增益了人肢体的能力，有益于干庄稼活。见到有人作出这样的事，要赶紧向人家学习。

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

慕道斋释评 “利用为大作”，初九位卑无位，喻能力不够，不能急躁，应该用一点一点增益的办法，循序渐进，以成就大事。本卦《象》里说“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就是这个意思。还可以参阅《坤卦》初六：“履霜，坚冰至。”

郭店《老子》：“为亡为，事亡事，味亡味，大小之。”

《升卦》：“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

“元吉，无咎”，至善，这是最好的办法，还不容易引出祸事。

《智囊·杂智部·窦义》中，讲了一个故事。有个人叫窦义，他原来地无一垄，房无一间。他从在庙里扫榆钱开始，继而在荒地上种榆树、卖树枝，继而卖木材，日积月累，数十年后成了腰缠万贯的大商人。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慕道斋释评 “下不厚事也”，初九喻位卑者和势力弱者，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所以不宜骤然做大事，要从小事一点一滴地做起，一点一点地增益，逐渐发展自己的力量。请参阅《离卦》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

慕道斋释评 “或”，疑问之词。

“或益之”，有时人们一心想做一些有益的事，但所做的事到底有没有益处，不好说。有时做某事，满以为对事情有益，其实说不定是揠苗助长，对事情反而有害。所以，做任何事之前，这一点必须先搞清楚。要从各方面好好考虑，千万不要做事与愿违的事。没有把握的事，就先不要做。

《老子·第四十二章》：“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

“十朋之龟，弗克违”，有的事情，如果想用某种方式来益它，里面的复杂性很大，变数很多，非常难算计，用很值钱的大龟也算不清，说不定结果还是损。详细的解释，请见《损卦》六五。

例如，有的人去做美容手术，反而破了相，欲益反损。

特别需要注意的道理是,“益”某事不能南辕北辙,否则越干越坏。^①

做事,光有好的愿望还远远不够,现实生活里还有这么多的不定因素。那么,有没有什么事,干了是一定有益的呢?请看下文。

《说文解字》:“永,长也。”《尚书·太甲上》:“慎乃俭德,惟怀永图。”

“永贞”,长时间地思考。围棋上有所谓“长考”,一步棋要考虑几个小时,“永贞”的意思,比“长考”还要长。

“永贞,吉”,任何时候,在“益”任何事情之前,都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思考,考虑做这件事是不是真的有益,这样做吉祥。所谓“投资有风险,入市要谨慎”。

本爻提出的原则,和《损卦》六五的原则是基本一致的,文字上也有一点像。有些人的思想方法是只问动机,不顾效果。有人想益某件事,天塌下来也不管,一定要行动,本爻想解决的正是这部分人的思想问题。而《损卦》六五,是一种有艺术感的处理问题的方法。

所以,做事的原则应该是,只做有把握、肯定有益的事,避免做后果模糊不清的事。本爻在下面举了一个例子,做了肯定有益,所以结果是吉祥。

“享”,祭祀。宴请贵宾也叫做“享”。^②

“王用享于帝,吉”,君主用好食物祭祀上帝,结果肯定是吉祥。这里的上帝就是天道的另一种说法,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并不是指西方描述的有自由意志的上帝。《尚书·伊训》:“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祭祀呢?

君主是做具体事情之前拿大主意的人。在古代,君主年年要祭天,即祭祀上帝。届时总要斋戒几日,排除一切杂念和无道妄想,用恭敬、冷静之心对天道作一番认真的思考,对自己将做的事作一番谋划。如今在北京天坛里还可以看到斋宫,那就是皇帝祭天前进行斋戒的地方。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祭祀活动也是一个清理思想、认真思考的过程,所以必定是对国家和君主本人都有益的事情。这里的益处来源于思考,来源于细心的逻辑分析。祭祀活动的积极意义就在于此,这并不是封建迷信。

对重大的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是得到增益的主要原因。“王用享于帝,吉”和“永贞,吉”说的都是同一个道理,只不过一个是一般的说,一个是以当时社会里某个特殊的、特别严肃重大的事件作为例子来说明。

① 《战国策·秦三》:“范雎曰:‘昔者齐人伐楚,战胜,破军杀将,再辟地千里,肤寸之地无得者,岂齐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诸侯见齐之罢露,君臣之不亲,举兵而伐之,主辱军破,为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韩、魏也。此所谓‘藉贼兵而资盗食’也。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远攻,不亦缪乎?’”想益自己,反而益了别人,甚至帮助别人打自己,这样的事做不得。

② 《吕氏春秋·慎大览》:“贤主愈大愈惧,愈强愈恐。凡大者,小邻国也;强者,胜其敌也。胜其敌则多怨,小邻国则多患。多患多怨,国虽强大,恶得不惧?恶得不恐?故贤主于安患危,于达思穷,于得思丧。《周书》曰:‘若临深渊,若履薄冰。’以言慎事也。”

③ 《国语·周语上》:“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甸,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

④ 《国语·晋语四》:“他日,秦伯将享公子,公子使子犯从。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乃使子余从。秦伯享公子如享国君之礼,子余相如宾。”

《象》曰：“或益之”，自外来也。

慕道斋释评 “自外来也”，用外来的力量，而不是自然地益某事，不一定能达到预期

的效果。要特别注意这一类事情，因为其后果难以预料，往往是事与愿违。

例如，据《二十五史》记载，中国古代有许多帝王为了长寿而炼丹服药，却毫无例外地因此早死。这都是一厢情愿地想用人方法改变自然的进程，“欲与天公试比高”，往往结果很不好，因为人往往抗拒不了自然规律。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慕道斋释评 “益之用凶事，无咎”，“益”某事之前，一定要小心翼翼地思考清楚，像

干一件危险的事一样；如此谨慎，才能少做事与愿违的事。^①

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要想一想，要找一个最安全、最妥帖、最容易转舵的方法，不要一厢情愿，认为只要做事是出于良好的愿望，方法是次要的。必须想方设法，使出现意外和负面作用的可能性降到最低。这些都是实践本爻“用凶事”原则的具体做法。^②

“有孚”，要记住下面的信念和行事的准则。请参阅《中孚卦》。

“中行”，保持中道，按客观规律办事，不要走极端，不要想入非非，不要搞邪门歪道。例如，吞服丹药、寻找术士，想借此长寿，就是搞邪门歪道。^③

“圭”，玉制礼器，长条形，一端略窄。《尚书·舜典》：“辑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这是说圭是非常重要的礼器。^④

① 《论语·先进》：“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② 《庄子·人间世》：“故法言曰：‘无迁令，无劝成，过度益也。’迁令劝成殆事。美成在久，恶成不及改，可不慎与！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千万不要多事。

③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韦曜吴书曰：太祖迎嵩，辄重百余辆。陶谦遣都尉张固将骑二百勒送，固于泰山华、费间杀嵩，取财物，因奔淮南。太祖归咎于陶谦，故伐之。”陶谦想拍曹操马屁，结果成了曹操的大仇人，想益反损，后患无穷。

④ 行事谨慎的例子，还见于《战国策·西周》：“谓齐王曰：‘王何不以地费周最以为太子也。’齐王令司马悍以路进周最于周。左尚谓司马悍曰：‘周不听，是公之知困而交绝于周也。公不如谓周君曰：‘何欲置？’令人微告悍，悍请令王进之以地。’”左尚以此得事。”

② 行事不妥当的例子，如《战国策·中山》：“中山君飧都士大夫，司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马子期怒而走于楚，说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随其后，中山君顾谓二人：‘子奚为者也？’二人对曰：‘臣有父，尝饿且死，君下壶餐饷之。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来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叹曰：‘与不期众少，其于当厄；怨不期深浅，其于伤心，吾以一杯羊羹亡国，以一壶餐得士二人。’”

③ 《晏子春秋》：“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饱，晏子亦不饱。使者反，言之公。公曰：‘嘻！晏子之家，若是其贫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过也。’使更致千金与市租，请以奉宾客。晏子辞，三致之，终再拜而辞曰：‘婴之家不贫。以君之赐，泽覆三族，延及交游，以振百姓，君之赐也厚矣！婴之家不贫也。婴闻之，夫厚取之君，而施之民，是臣代君君民也，忠臣不为也。厚取之君，而不施于民，是为筐箝之藏也，仁人不为也。进取于君，退得罪于士，身死而财迁于它人，是为宰藏也，智者不为也。夫十总之布，一豆之食，足于中，免矣。’”这里的“中”，为中道；“免”，为免于饥寒。

④ 《论语·宪问》：“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④ 《尚书·舜典》还有：“辑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货。如五器，卒乃复。”这是说圭是觐见帝时用的礼器，事后归还。《礼记·聘义》：“以圭璋聘，重礼也。已聘而还圭璋，此轻财而重礼之义也。”

《周礼·春官》：“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周礼·冬官考工记》：“玉人之事，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谓之躬圭，伯守之。”《周礼·秋官》：“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仪，以亲诸侯。上公之礼，执桓圭九寸……诸侯之礼，执信圭七寸……诸伯执躬圭，其它皆如诸侯之礼。”这是对圭更详细的描述。

《尚书·禹贡》：“禹锡玄圭，告厥成功。”这个“禹锡玄圭”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成了：“于是帝锡玄圭。”《史记》帮助我们理解了这句话的意思：“禹报告了治水成功，于是帝赏给禹一只玄圭。”大禹治水，那么大的功劳，才被赏了一只玉圭，可见这东西不是随便给的。

《尚书·金縢》：“为坛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圭，乃告天王、王季、文王。”

《尚书·康王之诰》：“宾称奉圭兼币，曰：‘一二臣卫敢执壤奠！’”

《礼记·特牲》：“大夫执圭而使，所以申信也。”

只有非常大的官才会有圭。《战国策·东周》：“公爵为执圭，官为柱国，战而胜，则无加焉矣；不胜，则死。”

《战国策·楚三》：“襄王闻之，颜色变作，身体战栗。于是乃以执圭而授之，封之为阳陵君，与淮北之地也。”

在古代,大人物做特别重大的事,要手持玉圭,意思是特别慎重。

“告公用圭”,喻事情严肃重大,就像手持玉圭做重大事情一样,不是一件随便的事。“告公”是指做重要的事之前,要请示报告,或用实验来验证其方法安全可靠。再一次强调做“益”事要特别谨慎、郑重,不要轻举妄动。

《论语·乡党》:“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缩缩,如有循。”

现实世界的教训告诉我们,不要做揠苗助长的事,任何在这方面的轻率行为都是不可取的。有的女孩为了使腿变长,就把双腿的小腿骨敲断,再牵引之使其拉长,结果成了终身的瘸子。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慕道斋释评 “固有之也”,益某事有其凶险的一面,弄不好就事与愿违,永远是这样,要牢牢记住。

聚敛无度,也特别有害。总想在财富上益自己,看起来是得,其实是失。^①

战国七雄里,除秦之外,楚、齐、赵是其他六国中比较强的国,它们都因为贪图别国“赠送”的领土而亡国,亡就亡在一个“贪”字上。相应的古代文献见《夬卦》九四、《巽卦》上九和《无妄卦》六二。

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

慕道斋释评 “中行”,保持中道,不偏不倚,按事物本身的客观规律办事,而不是只从自己的愿望出发。请参阅本卦之六三。

“告公”,就是“告公用圭”的简单说法,见本卦之六三。形容做事谨慎郑重,光明正大。

“从”,意思是首肯,批准。喻用实验来验证做事的方法,得到了预想的结果,如同被天道批准,结果做益事成功。

“依”,随着,附庸,依靠。^②

① 《国语·楚语下》:“斗且廷见令尹子常,子常与之语,问蓄货聚马。归以语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见令尹,令尹问蓄聚积实,如饿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货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马不害民之财用,国马足以行军,公马足以称赋,不是过也。公货足以宾献,家货足以共享,不是过也。夫货、马、币则竭于民,民多阙则有离叛之心,将何以封矣。昔斗子文三舍令尹,无一日之积,恤民之故也。成王闻子文之朝不及夕也,于是乎每朝设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于今快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禄,必逃,王止而后复。人谓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对曰:‘夫从政者,以庇民也。民多阙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无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庄王之世,灭若敖氏,唯子文之后在,至于今处郢,为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后己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后也,而相楚君无令名于四方,民之羸馁,日已甚矣。四境盈垒,道瑾相望,盗贼司目,民无所放。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厌,其遗怨于民多矣。积货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愠也,若防大川焉,溃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能贤于成、灵乎?成不礼于穆,愿食熊蹯,不获而死。灵不顾于民,一国弃之,若遗迹焉。子常为政,而无礼不顾甚于成、灵,其独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柏举之战,子常奔郑,昭王奔随。”

② 《诗经·商颂·那》:“既和且平,依我磬声。”

《左传·隐公六年》:“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

《国语·晋语四》:“不能修身而又不能宗人,人将焉依?”

《国语·周语中》:“郑在天子,兄弟也。郑武、庄有大勋力于平、桓;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子颓之乱,又郑之繇定。今以小忿弃之,是以小怨置大德也,无乃不可乎!”

《国语·晋语四》:“晋、郑兄弟也,吾先君武公与晋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夹辅平王,平王劳而德之,而赐之盟质,曰:‘世相起也。’”

《战国策·序》:“天子之命,犹有所行。会享之国,犹有所耻。小国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小国为什么要“有所依”?主要是为了有一个靠山,免于人家的侵犯。

“迁国”，殷朝盘庚曾率领臣民渡过黄河迁都，周朝也曾东迁。《尚书·盘庚中》：“视民利用迁。”

“利用为依迁国”，字面上讲，是小国随着大国一起迁都，并得到大国的支持和保护，变成了大国的嫡系。从“益”道上来讲，喻益事得到成功，得到客观世界的良好回应。“依”，喻照天道办事，以获得天道的支持。“迁”，喻追随天道，寸步不离。

反面的例子：几千年来，历代帝王为了长生不老，不管天道如何，做事有没有根据，就是凭自己的主观意愿，搜集些“益寿延年”的鬼点子，热心于访神仙、炼金石。事实是，从古到今，搞这套把戏，没有一个搞成功，反而折寿，徒为笑柄。从本爻的标准看，他们的行为属于既不中又不正，且不谦虚谨慎，当然没有好结果。

《象》曰：“告公，从”，以益志也。

慕道斋释评 “益”的愿望和结果相一致，就叫做“从”。“从”什么？从了你增益的愿望。表面上看是天道从了你的意愿，实际上是由于你做事符合了天道，从而得到了预想的结果。

“以益志也”，“益”某事的意愿得以实现。

九五，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

慕道斋释评 “有孚”，重要的信念和准则。

“惠”，给好处，使和谐。《说文解字》：“惠，仁也。”

《管子·形势解》：“山者，物之高者也。患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妇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则民奉养，父母慈而不解则子妇顺，臣下忠而不解则爵禄至，子妇孝而不解则美名附。故节高而不解，则所欲得矣。解，则不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矣。’”

《孟子·滕文公上》：“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

《尚书·太甲中》：“先王子惠困穷，民服厥命，罔有不悦。”

《国语·周语下》：“言惠必及和。”

《尚书·大禹谟》：“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

《说文解字》：“迪，道也。”有道之人为“德”。“惠迪”，有长道、进德的意思。

《老子》：“夫天道无亲，恒与善人。”

《尚书·周书·蔡仲之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尔其戒哉！”

“惠心”，给自己的心以好处，用仁爱、高尚的思想和各种智慧充满自己的心，增益自己的内心世界，修炼自己的心境，使之和谐。降低内心世界的熵值，增进自己的“德”，使自己

的头脑保持有序、清醒、愉悦、和谐,并使思维符合天道。^①

《管子·内业》:“凡物之精,比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此气,杲乎如登于天,杳乎如入于渊,淖乎如在于海,卒乎如在于己。是故此气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声,而可迎以意。敬守勿失,是谓成德,德成而智出,万物毕得。”

凡心之刑,自充自盈,自生自成。其所以失之,必以忧乐喜怒欲利。能去忧乐喜怒欲利,心乃反济。彼心之情,利安以宁,勿烦勿乱,和乃自成。折折乎如在于侧,忽忽乎如将不得,渺渺乎如穷无极。此稽不远,日用其德。

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而人不能固。其往不复,其来不舍,谋乎莫闻其音,卒乎乃在于心;冥冥乎不见其形,淫淫乎与我俱生。不见其形,不闻其声,而序其成,谓之道。凡道无所,善心安爱。心静气理,道乃可止。彼道不远,民得以产;彼道不离,民因以知。是故卒乎其如可与索,眇眇乎其如穷无所。彼道之情,恶音与声,修心静意,道乃可得。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视也,耳之所不能听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败,所得以成也。民道无根无茎,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

《管子·枢言》:“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

《管子·形势解》:“道者,所以变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则言自顺,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故曰:‘道之所设,身之化也。’”

《管子·轻重己》:“清神生心,心生规,规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历,历生四时,四时生万物,圣人因而理之,道遍矣。”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要面对各种危险和不如意的情况,所以内心世界的熵值很容易增高,表现为情绪的激动和烦乱、急躁。如果不把这种熵值降下来,做事就会出差错,而且会损害自己的身心健康。惠心的方法很多,像身心双修的体育运动,如太极拳;练静功,

① 《孟子·告子上》:“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

《孟子·告子上》:“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曰:‘今有无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则不远秦、楚之路,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之谓不知类也。’”

《孟子·尽心上》:“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

《孟子·尽心上》:“孟子曰:‘饥者甘食,渴者甘饮,是未得饮食之正也,饥渴害之也。岂惟口腹有饥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无以饥渴之害为心害,则不及人不为忧矣。’”

《庄子·在宥》:“崔嵬问于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老聃曰:‘女慎,无撓人心。人心排下而进上,上下因杀;淖约柔乎刚强,廉刳雕琢;其热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俯仰之间而再抚四海之外。其居也,渊而静;其动也,县而天。儻然而不可系者,其唯人心乎!’”

《吕氏春秋·仲夏纪》:“耳之情欲声,心不乐,五音在前弗听;目之情欲色,心弗乐,五色在前弗视;鼻之情欲芬香,心弗乐,芬香在前弗嗅;口之情欲滋味,心弗乐,五味在前弗食。欲之者,耳目鼻口也;乐之弗乐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后乐;心必乐,然后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乐之务在于心和,和心在于行适。夫乐有适,心亦有适。人之情,欲寿而恶夭,欲安而恶危,欲荣而恶辱,欲逸而恶劳。四欲得,四恶除,则心适矣。四欲之得也,在于胜理。胜理以治身,则生全,以生全则寿长矣。胜理以治国,则法立,法立则天下服矣。故适心之务在于胜理。”

《吕氏春秋·审分览》:“且夫耳目知巧固不足恃,惟修其数,行其理为可。韩昭厘侯视所以祠庙之牲,其豕小,昭厘侯令官更之。官以是豕来也,昭厘侯曰:‘是非向者之家邪?’官无以对。命吏罪之。从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申不害闻之,曰:‘何以知其聋?以其耳之聪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当也。故曰去听无以闻则聪,去视无以见则明,去智无以知则公。去三者不任则治,三者任则乱。’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所以知识甚阙,其所以闻见甚浅。以浅阙博居天下,安殊俗,治万民,其说固不行。十里之间,而耳不能闻;帷墙之外,而目不能见;三由之官,而心不能知。其以东至开梧,南抚多蹠,西服寿靡,北怀僇耳,若之何哉?故君人者,不可不察此言也。治乱安危存亡,其道固无二也。故至智弃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无言无思,静以待时,时至而应,心醒者胜。凡应之理,清静公素,而正始卒。焉此治纪,无唱有和,无先有随。古之王者,其所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为则扰矣,因则静矣。因冬为寒,因夏为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无知无为,而贤于有知有为,则得之矣。”

孙思邈《千金翼方·卷十四》:“人性非会道者,两能无闷。闷则何以遣之?还须着数百卷书,《易》、《老》、《庄》子等,闲来阅之,殊胜闷坐。”

刘备《教后主刘禅诏》:“惟贤惟德,能服于人。”

有一个现代的格言说:“播种思想,收获行动;播种行动,收获习惯;播种习惯,收获品格;播种品格,收获成功。”

如气功和瑜伽；或接近大自然，干些赏心悦目的事等等。读一读陶渊明的诗和苏东坡关于清明月一类的议论，也是一种“惠心”的好办法。^①

“有孚，惠心”，作为一条准则，要牢牢记住，要不断地修炼心境，提高自己的主观认识能力，使心里越来越恬愉，越来越平和，以致做事越来越有艺术感和幽默感。心情要平常，既不可欣欣然，丧失警惕，也不可如丧考妣，丧失斗志。^②

“勿问元吉”，毋庸置疑，是最大的吉祥。

“有孚，惠我德”，作为一条准则，要牢牢记住，要不断增长自己的德行和学问，使自己做事越来越合道，越来越有艺术感。这句话和“有孚，惠心”意思相似，再说一遍，以增强理解。“惠心”着重于讲内心的活动，“惠我德”着重于讲处理外部事务的行为艺术，二者既有

① 《国语·晋语八》：“夫乐以开山川之风也，以耀德于广远也。风德以广之，风山川以远之，风物以听之，修诗以咏之，修礼以节之。夫德广远而有时节，是以远服而迹不还。”

《庄子·德充符》：“常季曰：‘彼为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为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唯止能静众止。受命于地，唯松柏独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唯尧舜独也正，在万物之首。幸能正生，以正众生。夫保始之征，不惧之实，勇士一人，雄入于九军。将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犹若是，而况官天地、府万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尝死者乎！彼且择日而登假，人则从是也。彼且何肯以物为事乎！’”

② 帛本《老子·第六十二章》：“道者万物之注也。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之不善也，何弃之有？故有立天之道，三才之道，虽有拱之璧以先驷马，不若坐而进此。古之所以贵此者，何也？不谓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为天下贵。”

《国语·晋语二》：“今晋侯不量齐德之丰否，不度诸侯之势，释其闭修，而轻于行道，失其心矣。君子失心，鲜不夭昏。”

《吕氏春秋·季秋纪》：“养由基射犯，中石，矢乃饮羽，诚乎犯也。伯乐学相马，所见无非马者，诚乎马也。宋之庖丁好解牛，所见无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见生牛；用刀十九年，刃若新磨，顺其理，诚乎牛也。钟子期夜闻击磬者而悲，使人召而问之曰：‘子何击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杀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为公家为酒；臣之身得生，而为公家击磬。臣不睹臣之母三年矣。昔为舍氏睹臣之母，量所以赎之则无有，而身固公家之财也，是故悲也。’钟子期叹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应之。’故君子诚乎此而谗乎彼，感乎已而发乎人，岂必强说乎哉？”这一段说明，先把自己的心态搞好，其他事情才能搞好。

《宋史·列传第一百二十》：“孝宗即位，召凌人见，改容曰：‘久闻公名，今朝廷所恃唯公。’赐坐降问，凌从容言：‘人主之学，以心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济？所谓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业自持，使清明在躬，则赏罚举措，无有不当，人心自归，敌仇自服。’孝宗深然曰：‘当不忘公言。’”

《宋史·列传第一百八十八》：“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盖天下之纪纲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有所系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亲贤臣，远小人，讲明义理之归，闭塞私邪之路，然后乃可得而正。”

《宋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五》：“除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言于上曰：‘世儒多病汉高帝不悦学，轻儒生，臣以为高帝所不悦，特腐儒俗学耳。使当时有以二帝三王之学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此。’因陈‘圣王之学所以明理正心，为万事之纲’。上颇称善。”

《庄子·大宗师》里有一段文字说明了如何“惠心”，从而使自己内心的焦虑降到最低：“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之。’”

《庄子·田子方》：“孔子见老聃，老聃新沐，方将被发而干，翏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见，曰：‘丘也眩与？其信然与？向者先生形体掘若槁木，似遗物离人而立于独也。’老聃曰：‘吾游心于物之初。’孔子曰：‘何谓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尝为汝议乎其将：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为之纪而莫见其形。消息满虚，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为而莫见其功。生有所谓，死有所谓，始终相反而无端，而莫知其所穷。非是也，且孰为之宗！’孔子曰：‘请问游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孔子曰：‘愿闻其方。’曰：‘草食之兽，不疾易馑；水生之虫，不疾易水。行小变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夫天下者也，万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逍遥，则四支百体将为尘垢，而死生终始将为昼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丧祸福之所乎！弃丧者若弃泥涂，知身贵于丧也。贵在于我而不失于变。且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夫孰足以患心！已为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犹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脱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于汙也，无为而才自出矣；至人之于德也，不修而物不能离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

《庄子·庚桑楚》：“藏市人之足，则辞以放骖，兄则以姬，大亲则已矣。故曰：至礼有不人，至义不物，至知不谋，至仁无亲，至信辟金。彻志之勃，解心之缚，去德之累，达道之塞。贵、富、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淫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荡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道者，德之钦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质也。性之动谓之为，为之伪谓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谩也。知者之所不知，犹阮也。动以不得已之谓德，动无非我之谓治，名相反而实相顺也。”

和上一段相类似的还有《吕氏春秋·似论论》：“先王不能尽知，执一而万物治。使人不能执一者，物感之也。故曰：通意之悖，解心之缚，去德之累，通道之塞。贵、富、显、严、名、利六者，悖意者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解心者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者也。智、能、去、就、取、舍六者，塞道者也。此四六者不荡乎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清明，清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

区别,又有联系,所以在一起说。^①

“惠心”还包括用心思索,孟子称做“尽心”。《孟子·尽心上》:“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这一爻反复强调了学习修养和思想进步的重要性。“惠心”是强调心灵自我调节的一面,“惠我德”是强调应对外物能力的一面。在这两方面的增益,着重的是在自己身上下工夫,没有人能在这方面和自己争抢,却是可以获得最大利益的地方。所以,《老子》中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象》曰:“有孚,惠心”,勿问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慕道斋释评 “勿问之矣”,这是确定无疑的事,不用再问了。

“大得志也”,进德是抽象的事,但其目标,是通过学习和磨炼逐渐做到,在应对外物方面得心应手。这是达到自己期望和目的的最佳方法。这等于是拿到了应付世界的金钥匙、做事情的黄手套;这是最大的得,也是最大的乐趣。^②

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慕道斋释评 “莫益之,或击之”,贪得无厌,益己不已,说不定反而是对自己的打击。

① 《弟子规》:“能亲仁,无限好;德日进,过日少。不亲仁,无限害;小人进,百事坏。”

《国语·晋语六》:“夫德,福之基也,无德而福隆,犹无基而厚墙也,其坏也无日矣。”又有:“吾闻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无德而服者众,必自伤也。”

《国语·楚语上》:“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冀敏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苟在朝者,无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导我。’”

《国语·楚语上》:“昔殷武丁能耸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于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无所禀令也。’武丁于是作书,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类,兹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梦旁求四方之贤,得傅说以来,升以为公,而使朝夕规谏,曰:‘若金,用女作砺。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跳不视地,厥足用伤。’若武丁之神明也,其圣之睿广也,其智之不疚也,犹自谓未义,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犹不敢专制,使以象旁求圣人。既得以为辅,又恐其荒失遗忘,故使朝夕规谏,曰:‘必交修余,无余弃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恶规谏者,不亦难乎!”

《国语·晋语八》:“叔向见韩宣子,宣子忧贫,叔向贺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无其实,无以从二三子,吾是以忧,子贺我何故?’对曰:‘昔乐武子无一卒之田,其官不备其宗器,宣其德行,顺其宪则,使越于诸侯,诸侯亲之,戎狄怀之,以正晋国,行刑不疚,以免于难。及桓子骄奢奢侈,贪欲无艺,略则行志,假贷居贿,宜及于难,而赖武之德,以没其身。及怀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于难,而离桓之罪,以亡于楚。夫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军,恃其富宠,以泰于国,其身尸于朝,其宗灭于绛。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宠大矣,一朝而灭,莫之哀也,唯无德也。今吾子有栾武子之贫,吾以为能其德矣,是以贺。若不忧德之不建,而患货之不足,将吊不暇,何贺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将亡,赖子存之,非起也敢专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赐。’”

《国语·晋语九》:“赵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胜左人、中人,遽人告,襄子将食,寻饭有恐色。侍者曰:‘狗之事大矣,而主之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吾闻之,德不纯而福祿并至,谓之幸。夫幸非福,非德不当雍,雍不为幸,吾是以惧。’”雍,古同“拥”,拥有的意思。

《庄子·庚桑楚》:“不见其诚己而发,每发而不当;业人而不舍,每更为失。为不善乎显明之中者,人得而诛之;为不善乎幽间之中者,鬼得而诛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后能独行。券内者,行乎无名;券外者,志乎期费。行乎无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费者,唯贤人也。人见其跂,犹之魁然。与物穷者,物人焉;与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无亲,无亲者尽人。兵莫惨于志,嫫母为下;寇莫大于阴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非阴阳贼之,心则使之也。”

② 《庄子·缮性》:“乐全之谓得志。古之所谓得志者,非轩冕之谓也,谓其无以益其乐而已矣。今之所谓得志者,轩冕之谓也。轩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傥来,寄也。寄之,其来不可固,其去不可止。故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其乐彼与此同,故无忧而已矣!今寄去则不乐。由是观之,虽乐,未尝不荒也。故曰: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

《吕氏春秋·季冬纪》:“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颡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揲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三者咸当,无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数,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视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三者皆私设情则智无由公。智不公,则福日衰,灾日隆,以日俛而西望知之。’”

这时候的“益”，其实不是益，反而有害。

例如，袁世凯当上了终身大总统，还不满意，还要当皇帝。不料他在北京刚刚称帝，蔡锷就在云南起义讨伐他，全国陆续响应。当皇帝 81 天后，袁世凯忧惧身死，人称“窃国大盗”。

另外，别人有时假装给你好处，其实是想坑害你。^①

“立心勿恒，凶”，宇宙中唯有天道能恒，其他妄想只能骗人于一时。“立心勿恒”，就是自己的愿望不合天道，或者说搞歪门邪道，自欺欺人，图一时之侥幸。奈何骗得一时，骗不了一世。如果自己的想法不合天道，无论自己觉得这些想法怎样美妙，骗局总是会被拆穿，结果都是凶险。

历史上，有许多人搞过永动机。无论是哪一种永动机，听起来都是很美妙，但全部以失败而告终。其结果是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想得到的是益，实际得到的是损，因为这种想法违反天道。

有的人看到所谓的便宜，就认为自己和其他人不一样，有一种特别的幸运感和特殊感。他们觉得，别人得不到的便宜，自己可以得到。这样想的结果，往往是吃大亏。譬如，赌徒赢了钱，他就认为自己一定还会继续赢；如果他输了钱，他就会继续不计代价地赌下去，认为即使别人翻不了本，自己也一定能翻本。^②

还有一种情况，是别人用虚假的利益来撺掇自己。如果自己没有主心骨，耳朵根子软，被人撺掇，图一时之侥幸，结果将是凶险。例如目前流行的卖原始股、高息揽存、免费抽奖等骗局，无一不是以利益为诱饵，谁若跟着他们跑，结果得到的将不是利益，而是伤害。^③

所以，别人假惺惺代替你考虑，为你着想，千万不要相信。他自己的事还顾不过来，哪里有工夫为你着想？自己如何发展成长，要靠自己做计划，不能听别人的撺掇。

① 《战国策·秦一》：“张仪之残樗里疾也，重而使之楚。因令楚王为之请相于秦。张子谓秦王曰：‘重樗里疾而使之者，将以为国交也。今身在楚，楚王因为请相于秦。臣闻其言曰：‘王欲穷仪于秦乎？臣请助王。’楚王以为然，故为请相也。今王诚听之，彼必以国事楚王。’秦王大怒，樗里疾出走。”

《战国策·秦一》：“楚攻魏。张仪谓秦王曰：‘不如与魏以劲之，魏战胜，复听于秦，必入西河之外；不胜，魏不能守，王必取之。’王用仪言，取皮氏卒万人，车百乘，以与魏。犀首战胜威王，魏兵罢弊，恐畏秦，果献西河之外。”

② 关于这一文，孔子在《系辞下传·第五章》说：“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其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这一段意思是说，如果一心想益自己，向老百姓要这要那，而老百姓不赞成，结果就会伤害自己。

③ 《战国策·楚四》：“客说春申君曰：‘汤以亳，武王以邲，皆不过百里，以有天下。今孙子，天下贤人也，君辍之以百里势，臣窃以为不便于君。何如？’春申君曰：‘善。’于是使人谢孙子。孙子去之赵。赵以为上卿。客又说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人股，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鲁人齐，鲁弱而齐强。夫贤者之所在，其君未尝不尊，国未尝不荣也。今孙子，天下贤人也，君何辞之？’春申君又曰：‘善。’于是使人请孙子于赵。孙子为书谢曰：‘病怜王’，此不恭之语也。虽然，不可不审察也。此为劫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无法术以知奸，则大臣主断国私，以禁诛于己也，故弑贤长而立幼弱，废正道而立不义。《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围聘于郑，未出竟，闻王病，反，问疾，遂以冠纓绞王，杀之，因自立也。齐崔杼之妻美，庄公通之。崔杼帅其君党而攻庄公。请与分国，崔杼不许；欲自刃于庙，崔杼不许。庄公走出，逾于外墻，射中其股，遂杀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见：李兑用赵，饿主父于沙丘，百日而杀之；蒯齿用齐，榑闵王之筋，县于其庙梁，宿夕而死。夫病虽痛肿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榑筋而饿死也。夫劫弑死亡之主也，心之忧劳，形之困苦，必甚于病矣。由此观之，病虽怜王可也。’因为赋曰：‘宝珍隋珠，不知佩兮。韦布与丝，不知异兮。闻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譬为明，以聋为聪；以是为非，以吉为凶。呜呼上天，曷惟其间！’《诗》曰：‘上天其神，无自谄也。’”

《象》曰：“莫益之”，偏辞也。“或击之”，自外来也。

慕道斋释评 “偏辞也”，为了“益”自己，讲一片歪道理，假道理。例如，当年袁世凯因为自己想当皇帝，就找了一帮人办了一份报纸，专门讲帝制为什么特别适合中国国情的歪道理。

《管子·轻重乙》：“桓公曰：‘衡谓寡人曰：‘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铤、一镰、一耨、一椎、一铎，然后成为农。一车必有一斤、一锯、一缸、一钻、一凿、一铍、一轳，然后成为车。一女必有一刀、一锥、一箴、一铍，然后成为女。请以令断山木，鼓山铁。是可以无籍而用足。’”管子对曰：‘不可。今发徒隶而作之，则逃亡而不守。发民，则下疾怨上，边竟有兵则怀宿怨而不战。未见山铁之利而内败矣。故善者不如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有杂之以轻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则民疾作而为上虏矣。’”

1958年大炼钢铁，就干了一次类似的事。自古以来，就有人说歪道理、干蠢事情，早有古训。

“自外来也”，这些“益”的方法牵强、不自然，是违背自然规律的，所以一定要失败。

43 夬卦 011111

慕道斋释评 本卦的卦象是乾下兑上，内有道，外有悦，一副信心十足的模样。“夬”就是决断。一副发号施令、指挥若定的样子。

《说文解字》：“夬，分决也。从又，象决形。”又有：“决，行流也。从水从夬。”

此爻讲为将之道，讲如何向别人发布命令，和如何为自己的行动作出决断。

《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慕道斋释评 “夬”，就是下决心做某事，发号施令，事至而断。^①

孔子在《系辞下传·第二章》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所以，用文件来发号施令，是夬的本意，是“后世圣人”的一个大发明。

为避免独断专行，引起误会，在发号施令以前要向君主请示，这是本卦卦辞的注意要点和基本精神。

《说文解字》：“庭，宫中也。”又有：“宫，室也。”“王庭”，王宫之中。^②

① 《庄子·田子方》：“庄子见鲁哀公，哀公曰：‘鲁多儒士，少为先生方者。’庄子曰：‘鲁少儒。’哀公曰：‘举鲁国而儒服，何谓少乎？’庄子曰：‘周闻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时，履句屨者知地形，缓佩玦者事至而断。君子有其道者，未必为其服也；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为不然，何不号于国中曰：‘无此道而为此服者，其罪死！’”于是哀公号之五日，而鲁国无敢儒服者。独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门。公即召而问以国事，千转万变而不穷。庄子曰：‘以鲁国而儒者一人耳，可谓多乎？’”

《资治通鉴·卷九》：“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羽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隙。’”项羽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项羽因留沛公与饮。范增数目项羽，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羽默然不应。”“玦”本身是一块玉，所包含的意思就是“夬”，意义是事至而断。

② 《庄子·山水》：“庄周入人，三日不庭。闾且从而问之，‘夫子何为顷间甚不庭乎？’庄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观于浊水而迷于清渊。且吾闻诸夫子曰：‘人其俗，从其令。’今吾游于雕陵而忘吾身，异鹊感吾颡，游于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为戮，吾所以不庭也。’”

“扬于王庭”，君主发布命令，要在朝廷公开宣布，光明正大，让天下人都知道。^①

《管子·明法》：“十至私人之门，不一至于庭；百虑其家，不一图国。属数虽众，非以尊君也，百官虽具，非以任国也。此之谓国无人。国无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与家务于相益，不务尊君也；大臣务相贵，而不任国；小臣持禄养交，不以官为事，故官失其能。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故能而不可蔽，败而不可饰也；誉者不能进，而诽者不能退也。”

“号”，号令。^②

“孚号”，各级领导发布命令，要光明正大，符合程序，令行禁止，不可失信于天下。“孚”的意思是信，执行命令，必须一板一眼，一点也不走样。

《墨子·号令》：“吏从卒四人以上有分者，大将必与为信符，大将使人行，守操信符，信不合及号不相应者，伯长以上辄止之，以闻大将。当止不止及从吏卒纵之，皆斩。”从这一段看，“号”大致相当于口令。

《管子·立政》：“凡将举事，令必先出。曰事将为，其赏罚之数，必先知之。立事者谨守令以行赏罚，计事致令，复赏罚之所加。有不合于令之所谓者，虽有功利，则谓之专制，罪死不赦。首事既布，然后可以举事。”^③

发布政令要讲信用，不可奸诈欺骗，不可朝令夕改，不可自食其言。例如，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就不是“孚号”，而是一个自毁江山的愚蠢举动。

为了发动“文革”，“四人帮”的主要成员曾在上海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偷偷摸摸地炮制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文章，这种行为就谈不上是“孚号”。果然，“文革”终以可耻的失败而告终。他们的目的在于打倒别人，结果却打倒了自己。

《玉篇》：“厉，危也。”“有厉”，出现了危险的时候。

“告自邑，不利即戎”，作为下级，出了什么危险的事情，要安分守己。在行动之前，尤其是动刀兵之前，必须先在自己的地盘上向上级请示，或向人民宣告其理由。

“邑”，自己的地盘，见《讼卦》九二。

① 《吕氏春秋·审应览》：“胜书说周公且曰：‘廷小入众，徐言则不闻，疾言则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公且曰：‘徐言。’胜书曰：‘有事于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周公且曰：‘勿言。’故胜书能以不言说，而周公且能以不言听。此之谓不言之听。不言之谋，不闻之事，殷虽恶周，不能疵矣。口虽不言，以精相告，封虽多心，弗能知矣。目视于无形，耳听于无声，商闻虽众，弗能窥矣。同恶同好，志皆有欲，虽为天子，弗能离矣。”和这一段的意思相反，“扬于王庭”是故意让大家都知道。

《国语·晋语五》：“宋人弑昭公，赵宣子请师于灵公以伐宋，公曰：‘非晋国之急也。’对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为明训也。今宋人弑其君，是反天地而逆天则也，天必诛焉。晋为盟主，而不修天罚，将惧及焉。’公许之。乃发令于太庙，召军吏而戒乐正，令三军之钟鼓具备。赵盾曰：‘国有大役，不惰抚民而备钟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悼之。袭侵之事，陵也。是故伐备钟鼓，声其罪也；战以铎于丁宁，敬其民也。袭侵密声，为鼙也。今宋人弑其君，罪莫大焉！明声之，犹恐其不闻也。吾备钟鼓，为君故也。’乃使旁告于诸侯，治兵振旅，鸣钟鼓，以至于宋。”

② 《战国策·秦三》：“观三国之所求于秦而不能得者，请以号三国以自信也。”

《吕氏春秋·季春纪》：“是月也，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金铁、皮革筋、角齿、羽箭干、脂胶丹漆，无或不良。百工咸理，监工日号，无悖于时。”

《吕氏春秋·孟秋纪》：“先发声出号曰：‘兵之来也，以救民之死。子之在上无道，据傲子，荒怠，贪戾虐众，恣睢自用也，辟远圣制，警丑先王，排管旧典，上不顺天，下不惠民，征敛无期，求索无厌，罪杀不辜，庆赏不当。若此者，天之所诛也，人之所仇也，不当为君。今兵之来也，将以诛不当为君者也，以除民之仇而顺天之道也。民有逆天之道，卫人之仇者，身死家戮不赦。有能以家听者，禄之以家；以里听者，禄之以里；以乡听者，禄之以乡；以邑听者，禄之以邑；以国听者，禄之以国。”

③ 《管子·重令》：“凡君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令轻则君卑，君卑则国危。故安国在于尊君，尊君在于行令，行令在于严罚。罚严令行，则百吏皆恐；罚不严，令不行，则百吏皆喜。故明君察于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故曰：亏令则死，益令则死，不行令则死，留令则死，不从令则死。五者死而无赦，唯令是视。故曰：令重而下恐。”

为上者不明，令出虽自上，而论可与不可者在下。夫倍上令以为威，则行恣于己以为私，百吏莫不喜之有？且夫令出虽自上，而论可与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系于民也。威下系于民，而求上之母危，不可得也。令出而留者无罪，则是教民不敬也。令出而不行者毋罪，行之者有罪，是皆教民不听也。令出而论可与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益损者毋罪，则是教民邪途也。如此则巧佞之人，将以此成私为交；比周之人，将以此阿党取与；贪利之人，将以此收货聚财；懦弱之人，将以此阿贵富，事便辟；伐矜之人，将以此灭誉成名。故令一出，示民邪途五衢，而求上之母危，下之母乱，不可得也。”

兵戎之事，要慎重从事，不要轻易动刀兵。要先请示，以免引起误会，说你谋反。

《礼记·王制》：“诸侯，赐弓矢然后征，赐钺鉞然后杀。”

“利有攸往”，如此才能处于有理、有利、有节的位置，才能做大事而不出乱子。

以上各点，都是在下令进行战争之前必须注意的问题。

本卦初九的主旨和《泰卦》的上六有类似之处，说明《周易》各卦、各爻的意思是一致的，是互相支持的，没有相互矛盾的地方，符合天道为一的特点。

《象》曰：夬，决也，刚决柔也。健而说，决而和。“扬于王庭”，柔乘五刚也。“孚号，有厉”，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穷也。“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

慕道斋释评 “夬，决也，刚决柔也”，“夬”，就是下决心做某事。自己的力量处于优势，自己处于“刚”的地位，才能下决心做事，叫做“刚决柔”。不然得到的只能是失败，绝不能干以卵击石的事情。

“健而说，决而和”，合乎天道而又满怀信心，果决而又从容不迫，这是发号施令时应有的样子。

“柔乘五刚”，此卦一阴在上，五阳在下，喻应该团结大多数人，同仇敌忾，形成优势后再行动。先作舆论工作和团结同志的工作，君子就有力量决掉在上位的小人。

《说文解字》：“光，从火，在人上。”

“其危乃光”，危险的时候果断下令，使人人明白当前的局势和自己必须完成的任务。这句话指的是九二。

“尚”，同“上”，爱好。

“所尚乃穷也”，一味尚武，独断专行，近于躁动好斗，容易陷入困境。这句话指的是初九。

“刚长”，得道。

“刚长乃终也”，有道之人懂得如何发号施令，所以会有好结果。

《象》曰：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

慕道斋释评 另一幅图画，“泽上于天”，泽在上，天在下，为天上有好多水，不时下雨的样子。喻领导者、发号施令的人对下属要广施恩泽，像宋江那样经常下“及时雨”，不然人家为何听命于你？

“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这里说的是如何搞好上下级关系问题。将领在上面发号施令，下面必须有人支持才行。怎样才能获得部下的支持呢？其中一条就是要把财物分给部下。另一条就是把功劳让给部下，要“善下人”，出了事情要主动承担责任。把功劳都归于自己会引起不满，自以为高人一等更是要不得。对部下没有恩德却想发号施令，好比是痴人说梦。

五代时，后唐庄宗李存勖平日宠信伶官，到了危险的时候才想起赏赐将士。士卒们背

着钱物，却没有一点感激之情，反而大骂：“我们的妻子儿女已经饿死了，要这些干什么！”不久，李存勖就在乱军之中被射死。请参阅欧阳修《五代伶官传序》。

《黄石公三略》：“《军谡》曰：‘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军谡》曰：‘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死夫。’故礼者，士之所归；赏者，士之所死。招其所归，示其所死，则求者至。故礼而后悔者士不止，赏而后悔者士不使。礼赏不倦，则士争死。”

“四人帮”最可笑的地方，在于他们气焰熏天，今天说这个错，明天说那个错，挑人家的毛病，抓人家的小辫子。在他们眼里，只有他们自己永远不错。对老百姓则诛求无已，寸权必夺，寸利必得，一点好处也不给。最后的结果，是“四人帮”入狱身死，人人唾骂。

初九，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

慕道斋释评 “趾”，意思是脚。请参阅《贲卦》初九的解释。

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步”字，写法就是上下两个“止”，一个代表左脚，一个代表右脚。古代时，两只脚各迈一次，叫做“一步”。

人在行走的时候，必然是一个脚在前，一个脚在后。“前趾”，就是指前面的那只脚。

“壮于前趾”，喻没有经过周密的思考，轻率地下决断行动，跟着感觉走。并且只知进，不知退，不知道转圜。类似的毛病见《大壮卦》初九。《乾卦》里有：“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和这里是一个意思，说明《周易》里的思想是自恰的。同样的思想可参阅《履卦》上九。

“往不胜，为咎”，如果出征不能得到胜利，如果发号施令的结果是失败，就要出祸事。

譬如，在“左”倾机会主义的指挥下，红军在中央根据地和长征路上都受到了重大的损失，这样的领导就当不长了。

《管子·法法》：“君有三欲于民，三欲不节，则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求而不得，则威日损；禁而不止，则刑罚侮；令而不行，则下凌上。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则下不听，下不听而强以刑罚，则为人上者众谋矣。为人上而众谋之，虽欲毋危，不可得也。号令已出又易之，礼义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迁之，刑法已错又移之。如是，则庆赏虽重，民不劝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故曰：上无固植，下有疑心，国无常经，民力不竭，数也。”

《象》曰：不胜而往，咎也。

慕道斋释评 没有胜算而要去干，下文就是失败和灾祸。

这一爻说了个重要的行动原则：干则必胜，不然的话不如不干。下决心行动之前，一定要慎重。照现在的话说，叫做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而且一定要考虑部下的承受能力。

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惕，敬也。从心易声。又怵惕也，忧也，惧也。”

“惕号”，审慎地发出命令，喻措施周全，事事预有准备。并且，在号令发布之前，慎勿泄漏。《管子·幼官》：“慎于号令之官，则举事而有功。”

“莫”，通“暮”，指天刚黑。^①

“恤”，忧愁。^②

“莫夜有戎，勿恤”，夜里有敌人来攻打也不怕。为什么不怕？因为我方部署已定，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墨子·号令》：“号，夕有号。失号，断。”现代的军旅之中，夜间为了巡逻、放哨，也经常要有口令、暗号，这就相当于古人的“号”。

“号”的具体形式多种多样，古书上常有“擲盞为号”、“举火为号”等等。其他像什么烽火台、消息树、无线电、信号枪，五花八门，都可以为号。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慕道斋释评 “得中道也”，号令发布及时，处置得当，是得道的表现。

九三，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慕道斋释评 “壮于頄，有凶”，自己的决心在脸上表现得很明显，凶险。“頄”，颧骨，喻脸。^③

“濡”，潮湿。《诗经·国风·王风·羔裘》：“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夬夬”，为“夬陆夬夬”的缩写，形容办事干净利落。请参阅本卦九五。

“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君子有独到的见解，有坚强的决心，做事有决断，用不着和过多的人商量，坚定不移地按自己的方针办事；但表面上温文尔雅，大事小之，举重若轻，遇到如同下大雨的事，也不过像是沾了点潮湿而已。总之，自己想干什么事，不要露在脸上和言词上，要多做少说。

《说文解字》：“愠，怒也。”指一种不露声色的暗怒。“有愠，无咎”，自己的任何情绪要藏在心里，即使有怒气，也只可心中暗怒，不可露在脸上，这样才能没有灾祸。包子有肉，

① 《礼记·文王世子》：“文王之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鸡初鸣而衣服，至于寝门外，问内竖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竖曰：‘安’。文王乃喜。乃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节，则内竖以告文王，文王色忧，行不能正履。王季复膳，然后亦复初。”

② 《国语·晋语一》：“今夫以君为封，若封有良子，而先丧封，无章其恶而厚其败。钧之死也，无必假手于武王，而其世不废，祀至于今，吾岂知封之善否哉？君欲勿恤，其可乎？若大难至而恤之，其何及矣！”

③ 《黄石公三略》：“《军谡》曰：‘将谋欲密，士众欲一，攻敌欲疾。’将谋密，则奸心闭；士众一，则军心结；攻敌疾，则备不及设。军有此三者，则计不夺。将谋泄，则军无势；外窥内，则祸不制；财入营，则众奸会。将有此三者，军必败。”

④ 《智囊·胆智部·识断·寇恂》：“高峻久不下，光武遣寇恂奉玺书往降之。恂至，峻第遣军师皇甫文出谒，辞礼不屈，恂怒，请诛之。诸将皆谏，恂不听，遂斩之。遣其副归，告曰：‘军师无礼，已戮之矣。欲降即降，不则固守！’峻恐，即日开城门降，诸将皆贺，因曰：‘敢问杀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计者也。《边批：千金不可购。今自送死，奈何失之？》今来辞意不屈，必无降心。全之则文得其计，杀之则峻亡其胆，是以降耳。’”看来，皇甫文的杀身之祸源于言辞态度上的强硬。

不在褶上。君子的决心，不在脸上。^①

《庄子·达生》：“纪渚子为王养斗鸡。十日而问：‘鸡已乎？’曰：‘未也，方虚骄而恃气。’十日又问，曰：‘未也，犹应向景。’十日又问，曰：‘未也，犹疾视而盛气。’十日又问，曰：‘几矣，鸡虽有鸣者，已无变矣，望之似木鸡矣，其德全矣。异鸡无敢应者，反走矣。’”

《象》曰：“君子夬夬”，终无咎也。

慕道斋释评 “终无咎也”，君子很有教养，在做决断的时候，总能保持镇静、平和的大将风度，所以终归不会惹来灾祸。

九四，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

慕道斋释评 “肤”，厚肉。《诗经·国风·豳风·狼跋》：“公孙硕肤，德音不瑕。”

“臀无肤”，臀部没有肉。极瘦的羊，臀部确实没有肉，喻人的能力低下。

“其行次且”，走路摇摇晃晃，欲行不能，形容其行为勉强，判断能力低下。《幼学琼林·卷三·人事》：“欲进不前为趑趄。”喻遇到事情时决断能力不够，犹豫不决。故本爻须特别谨慎。

“牵羊悔亡”，牵着羊走路，羊就不会跑掉，所以没有后悔，形容其人之行动谨慎。喻当情况复杂，值得警惕时，每时每刻都应该抓住自己主要的利益或武器不撒手，自己要牢牢地掌握主动权。按鲁迅的话说，就是时刻捏紧你的钱包。在日常生活中，把自己的钱包用一条带子拴在裤腰上是一个好习惯，这样可以大大减少被人偷去的机会。^②

记性不好的人，应该把自己的房门钥匙经常拴在裤腰上。以免一不留神，把自己锁在门外。

上将许世友作为政治局委员，无论到哪里，手枪从不离身，他的枪法又特别好，这样一来，别人想暗算他就不得不有所顾忌。所谓“安分守己”、“防人之心不可无”，都是这个意思。手枪就是许世友的生命线，连睡觉时都不离手边，这也是“牵羊悔亡”的应用。

“闻言不信”，任凭别人说什么，都不要盲目听信。常言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现实世界比这严重得多，“眼见”都不一定“为实”。在自己能力弱的时候，缺乏判断能力，容易跟着别人跑，最容易上当，故而这里说“闻言不信”。能做到这一点，是需要决心的。一

① 《战国策·秦五》：“谓秦王曰：‘臣窃惑王之轻齐、易楚、而卑韩也。臣闻：王，兵胜而不骄；伯，主约而不忿。胜而不骄，故能服世；约而不忿，故能从邻。今王广德魏、赵而轻失齐，骄也；战胜宜阳，不恤楚交，忿也。骄忿非伯主之业也。臣窃为大王虑之而不取也。’”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六》：“帝居禁中，召周亚夫赐食，独置大瓮，无切肉，又不置箸。亚夫心不平，顾谓尚席取箸。上视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亚夫免冠谢上，上曰：‘起。’亚夫因趋出。上目送之曰：‘此耿耿，非少主臣也。’居无何，亚夫子为父买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靠者。取庸苦之，不与钱。庸知其盗买县官器，怨而上变，告子，事连污亚夫。书既闻，上下更。吏簿责亚夫，亚夫不对。上骂之曰：‘吾不用也！’召诣廷尉。廷尉责问曰：‘君侯欲反何？’亚夫曰：‘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乎？’吏曰：‘君纵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亚夫，亚夫欲自杀，其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呕血而死。周亚夫不能忍一时之愤，把自己的情绪流露出来，被皇帝来了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冤死在狱中。

③ 《资治通鉴·卷一一》：“韩信、张耳以兵数万东击赵。赵王及成安君陈馥闻之，聚兵井陘口，号二十万。广武君李左车说成安君曰：‘韩信、张耳乘胜而去国远斗，其锋不可当。臣闻：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今井陘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行数百里，其势粮食必在其后。愿足下假臣奇兵三万人，从间路绝其辐重；足下深沟高垒勿与战。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还，野无所掠，不至十日，而两将之头可致于麾下；否则必为二子所擒矣。’”李左车的策略就是“牵羊悔亡”，即不管别人如何动作，自己要死死抓住全局的关键。

④ 《战国策·楚一》：“楚杜赫说楚王以取赵。王且予之五大夫，而令私行。陈轸谓楚王曰：‘赫不能得赵，五大夫不可收也，得赏无功也。得赵而王无加焉，是无善也。王不如以十乘行之，事成，予之五大夫。’王曰：‘善。’乃以十乘行之。杜赫怒而不行。陈轸谓王曰：‘是不能得赵也。’”此例为抓住事情的枢机，以免被别人愚弄。

般人经常发生的失误是在别人的反复劝说下,丢掉了自己的立场。把这一爻放在本卦,是为了强调下定决心的重要性。^①

《论语·卫灵公》:“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论语·卫灵公》:“君子贞而不谅。”

《管子·白心》:“人言善亦勿听,人言恶亦勿听,持而待之,空然勿两之,寂然自清。无以旁言为事成,察而征之,无听辨,万物归之,美恶乃自见。”

话说得越好听,就越危险,因为人们越容易上当。所以,《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尤其到了现代,“挂羊头卖狗肉”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如今又出现了一种以“语术”为职业的人,专以“美言”骗人,而且骗得人越多,越兴高采烈,视为无上的光荣。

《孙子兵法·虚实篇》:“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做任何事情,在任何一个环节上,都要按照自己的计划。做自己的事情,务必按照自己的计划走;在更高明的情况下,让别人也按自己的计划走。而按照别人的鼓点跳舞,很容易招来自己的失败。

用言辞来劝说的人,往往有自己的目的。一般说来,替别人着想的情况是非常少的。所以,别人找你谈事情,一定是有他自己的目的。开门见山,说明目的,还可以听一听;隐藏得越深,说得越好听,就越危险。如果人家一说,就跟着别人的意见跑,其结果往往是出卖了自己的利益。考虑问题,要从事物本身的发展轨迹上着想,从每个行动的影响和后果上着想,而不应该以某某人是怎样说的为出发点。^②

① 《论语·阳货》:“子曰:‘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

《吕氏春秋·慎大览》:“桀为无道,暴戾顽贪,天下颺恐而患之,言者不同,纷纷分分,其情难得。干辛任威,凌轹诸侯,以及兆民,贤良郁怨。杀彼龙逢,以服群凶。众庶抵牾,皆有远志,莫敢直言,其生若惊。大臣同患,弗周而畔。桀愈自贤,矜过善非,主道重塞,国人崩。汤乃惕惧,忧天下之不宁,欲令伊尹往视,伊尹恐其不信,汤由亲自射伊尹。”

《吕氏春秋·审应览》:“晋襄公使人于周曰:‘弊邑寡君寝疾,卜以守龟,曰:“三涂为祟。”弊邑寡君使下臣愿藉途而祈福焉。’天子许之。朝,礼使者事毕,客出。莒弘谓刘康公曰:‘夫祈福于三涂而受礼于天子,此柔嘉之事也,而客武色,殆有他事,愿公备之也。’刘康公乃敝戎车卒士以待之。晋果使祭事先,因令杨子将卒十二万而随之,涉于棘津,袭聊、阮、梁蛮氏,灭三国焉。此形名不相当,圣人之所察也,莒弘则审矣。故言不足以断小事,唯知言之谓者可。”

《吕氏春秋·审应览》:“言者以谕意也,言意相离,凶也。乱国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顾其实,务以相毁,务以相誉,毁誉成党,众口熏天,贤不肖不分,以此治国,贤主犹惑之也,又况乎不肖者乎?惑者之患,不自以为惑,故惑。谓惑之中有晓焉,冥冥之中有昭焉。亡国之主,不自以为惑,故与桀、纣、幽、厉皆也。然有亡者国,无二道矣。”

《吕氏春秋·审应览》:“非辞无以相期,从辞则乱。乱辞之中又有辞焉,心之谓也。言不欺心,则近之矣。凡言者以谕心也。言心相离,而上无以参之,则下多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诡,不祥莫大焉。”

② 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在《沉思录》一书中说:“他们不知道有多少事情是通过词语的偷窃、播种和购买来进行的。保持宁静吧,考察应当做什么,因为这不受眼睛而是受另一种观照力的影响。”

《诗经·国风·王风·扬之水》:“扬之水,不流束薪;终鲜兄弟,维予二人;无信人之言,人实不信。”

《战国策·秦一》:“今之嗣主,忽于至道,皆懵于教,乱于治,迷于言,惑于语,沈于辩,溺于辞。”

《战国策·齐五》:“小国之情,莫如谨静而寡信诸侯。谨静,则四邻不反;寡信诸侯,则天下不卖。外不卖,内不反,则振枵枵而不用,币帛矫彘而不服矣。小国道此,则不祠而福矣,不贷而足矣。”

《战国策·魏一》:“且夫从人多奇辞而寡可信,说一诸侯之王,出而乘其车;约一国之反,成而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士,莫不日夜握腕目切齿以言从之便,以说人主。人主览其辞,牵其说,惑而无眩哉?臣闻积羽沉舟,群轻折轴,众口铄金,故愿大王之熟计之也。”

《战国策·楚一》:“韩公叔有齐、魏,而太子有秦、楚,以争国。郑申为楚使于韩,矫以新城、阳人予太子。楚王怒,将罪之。对曰:‘臣矫予之,以为国也。臣为太子得新城、阳人以与公叔争国而得之,齐、魏必伐韩;韩氏急,必悬命于楚,又何新城、阳人之敢求?太子不胜,然而不死,今倒冠而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不罪也。”左右都是不给,只是空口说白话,此乃高明的骗术。

《战国策·楚四》:“魏王遣楚王美人,楚王说之。夫人郑袖知王之说新人也,甚爱新人;衣服玩好,择其所喜而为之;宫室卧具,择其所善而为之。爱之甚于王。王曰:‘妇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妒者,其情也。今郑袖知寡人之说新人也,其爱之甚于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亲,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郑袖知王以己为不妒也,因谓新人曰:‘王爱子美矣。虽然,恶子之鼻。子为见王,则必掩其鼻。’新人见王,因掩其鼻。王谓郑袖曰:‘夫新人见寡人,则掩其鼻,何也?’郑袖曰:‘妾知也。’王曰:‘虽恶必言之。’郑袖曰:‘其似恶闻君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刺之,无使逆命。”这是用言语陷害别人的范例。

《吕氏春秋·仲冬纪》:“吴起治西河之外,王错谗之于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吴起至于岸门,止车而望西河,泣数行而下。其仆谓吴起曰:‘窃观公之意,视释天下若释覆。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吴起报泣而应之曰:‘子不识。君知我而使使我能,西河可以王。今君听谗人之议而不知我,西河之为秦取不久矣,魏从此削矣。’吴起果去魏入楚。有间,两河毕入秦,秦日益大。此吴起之所先见而泣也。”听信谗言就会丢失江山。

《孙子兵法》说：“君命有所不受。”在关键问题上，在危险的环境中，必须自己动脑子，哪怕是皇帝老子的意见也不能照单全收。陈云的“十五字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大有道理。

例如，唐朝安史之乱，哥舒翰守在潼关，被唐玄宗反复催促，不得已出战。结果潼关失守，长安陷落，唐朝差一点就因此灭亡。唐玄宗本人也因此流离逃亡，最后失去了皇位。

又例如，岳飞一日接到十三道金牌，不得已停止进攻金兵，回朝述职，结果被冤杀在风波亭。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时候耳听不为实，眼见也不为实，犯错误的可能在各种地方、以各种方式存在着。只要犯了错误，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所以，在关键问题上，在危险的环境中，一个人如果不善于用自己的脑子想，将很容易遭到重大损失。^①

这一爻是说，在自己实力薄弱、能力不够、情报不准、情况不明、处境危险的时候，非常容易犯错误。这时一定要小心谨慎，深入思考，事事要预先防范，握紧自己的生命线，绝对不可听别人撺掇，这样才可避免犯致命错误。

听别人撺掇不是有决断的表现，恰恰是没有决断的表现。而“牵羊悔亡，闻言不信”，正体现了不被他人左右的坚定信念。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当也。“闻言不信”，聪不明也。

慕道斋释评 “位不当也”，情况极为险恶，很容易犯致命的错误，在卦象上表现为九

① 《抱朴子·塞难》：“夫听声者，莫不倍我之耳焉；视形者，莫不信我之目焉；而或者所闻见，言是而非，然则我之耳目，果不足信也。况乎心之所度，无形无声，其难察尤甚于视听。”

《战国策·秦二》：“齐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后，秦欲伐齐，齐、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谓张仪曰：‘吾欲伐齐，齐、楚方欢，子为寡人虑之，奈何？’张仪曰：‘王其为臣约车并币，臣请试之。’张仪南见楚王，曰：‘弊邑之王所恃甚者无大大王，唯仪之所甚愿为臣者亦无大大王，弊邑之王所甚憎者亦无先齐王，唯仪之所甚憎者亦无大大王。今齐王之罪，其于弊邑之王甚厚。弊邑欲伐之，而大国与之欢，是以弊邑之王不得事令，而仪不得为臣也。大王苟能闭关绝齐，臣请使秦王献商于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齐必弱，齐弱则必为王役矣。则是北弱齐，西德于秦，而私商于之地以为利也，则此一计而三利俱至。’楚王大喜，宣言之于朝廷，曰：‘不求之，不谷得商于之地，方六百里。’群臣闻见者皆贺。陈轸后见，独不贺。楚王曰：‘不谷不烦一兵，不伤一人，而得商于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为智矣。诸士大夫皆贺，子独不贺，何也？’陈轸对曰：‘臣见商于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贺。’王曰：‘何也？’对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齐也。今地未可得，而齐先绝，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国？且先出地绝齐，秦计必弗为也；先绝齐而责地，且必受欺于张仪。受欺于张仪，王必悔之。是西生秦患，北绝齐交，则两国兵必至矣。’楚王不听，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无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绝齐。使者未来，又重绝之。张仪反，秦使人使齐。齐、秦之交阴合。楚因使一将军受地于秦。张仪至，称病不朝。楚王曰：‘张子以寡人不绝齐乎？’乃使勇士往告齐王。张仪知楚绝齐也，乃出见使者，曰：‘从某至某广从六里。’使者曰：‘臣闻六百里，不闻六里。’仪曰：‘仪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报楚王，楚王大怒，欲兴师伐秦。陈轸曰：‘臣可以言乎？’王曰：‘可矣。’轸曰：‘伐秦非计也。王不如因而路之一名都，与之伐齐。是我亡于秦，而取偿于齐也，楚国不尚全事？王今已绝齐，而责地于秦，是吾合齐、秦之交也，固必大伤。’楚王不听，遂举兵伐秦。秦与齐合，韩氏从之，楚兵大败于杜陵。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仅以救亡者，计失于陈轸，过听于张仪。”

《战国策·秦二》：“宜阳之役，冯章谓秦王曰：‘不拔宜阳，韩、魏乘吾弊，国必危矣。不如许楚汉中以欢之。楚欢而不进，韩必孤，无秦何矣。’王曰：‘善。’果使冯章许楚汉中，而拔宜阳。楚王以其言责汉中于冯章，冯章谓秦王曰：‘王遂亡臣，固谓楚王曰：‘寡人固无地而许楚王。’”

《战国策·赵三》：“秦攻赵，闾、离石、祁拔。赵以公子郢为质于秦，而请内焦、黎、牛狐之城，以易闾、离石、祁于赵。赵背秦，不予焦、黎、牛狐。秦大怒，令公子增请地。赵王乃令郑朱对曰：‘夫闾、离石、祁之地，旷远于赵而近于大国，有先王之明与先臣之力，故能有之。今寡人不逮，其社稷之不能恤，安能收恤闾、离、石祁乎？寡人有不令之臣，实为此事也，非寡人之所敢知。’卒倍秦。秦王大怒，令卫胡易伐赵，攻于与。赵奢将救之。魏公子咎以锐师居安邑以挟秦。秦败于与，反攻魏几。廉颇救几，大败秦师。”

《战国策·秦二》：“昔者，曾子处费，费人有与曾子同名族者而杀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参杀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杀人。’织自若。有顷焉，人又曰：‘曾参杀人。’其母尚织自若也。顷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惧，投杼逾墙而走。夫以曾参之贤与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则慈母不能信也。”

《战国策·魏二》：“庞葱与太子质于邯郸，谓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庞葱曰：‘夫市之无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郸去大梁也远于市，而议臣者过于三人矣。愿王察之矣。’王曰：‘寡人自为知。’于是辞行，而谗言先至。后太子罢质，果不得见。”

《战国策·秦三》：“三人成虎，十夫桀椎，众口所移，毋翼而飞。”

四无位。

“聪不明也”，耳听之事容易有误，特别是由于自己能力低下，不能看穿对方的用意的時候。不能仅仅凭耳闻而作出判断，正因为如此，不能轻信别人的说辞。^①

九五，苋陆夬夬。中行，无咎。

慕道斋释评 “苋”，苋菜。

“陆”，商陆，一种植物，入药，《本草纲目》中有记载。

“苋陆”，形容植物中之柔脆者。

“苋陆夬夬”，处理问题要等时机成熟，看准机会。这时候下决心去做，处理事物就会像折断苋菜或商陆一样容易，如快刀斩乱麻。

例如，1976年10月，时机成熟，此时抓“四人帮”，如笼中抓鸡。

“中行，无咎”，这样做事合乎中庸之道，既爽快，又不会有麻烦。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慕道斋释评 “中未光也”，自己在决策时掌握中道，但决策的推理过程不可泄露于外。由于自己的行动出其不意，所以容易达到目的，就像折断苋菜。^②

《管子·轻重丁》：“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贺献不足，为此有数乎？’管子对曰：‘请以令城阴里，使其墙三重而门九袭。因使玉人刻石而为璧，尺者万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中四千，瑗中五百。’璧之数已具，管子西见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诸侯而朝先王之庙，观于周室。请以令使天下诸侯朝先王之庙，观于周室者，不得不以彤弓石璧。不以彤弓石璧者，不得入朝。’天子许之曰：‘诺。’号令于天下。天下诸侯载黄金珠玉五谷文采布帛输齐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财物流而之齐，故国八岁而无籍。阴里之谋也。”这就是保守秘密的威力。

上六，无号，终有凶。

慕道斋释评 “无号”，未能及时地、正确地发号施令，或说话没有人听，总之是遇事没有作为。

① 《楚辞·九章·惜往日》：“谗聪不明而蔽壅兮，使谗谀而日得。”

《尚书·商书·太甲中》：“视远惟明，听德惟聪。”能看得远叫做明，能听得出事情的真伪叫做聪。

《庄子·列御寇》：“孔子曰：‘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天犹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长若而肖，有慎而无达，有坚而缢，有缓而悍。故其就义若渴者，其去义若热。故君子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侧，杂之以处而观其色。九征至，不肖人得矣。’”

《吕氏春秋·有始览》：“世之听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则听必悖矣。所以尤者多故，其要必因人所喜，与因人所恶。东面望者不见西墙，南乡视者不睹北方，意有所在也。”

同文又有：“功先名，事先功，言先事。不知事，恶能听言？不知情，恶能当言？其与人谷言也，其有辩乎，其无辩乎？造父始习于大豆，蜂门始习于甘蝇，御大豆，射甘蝇，而不佞人以为性者也。凡人亦必有所习其心，然后能听说。不习其心，习之于学问，不学而能听说者，古今无有也。”

② 《鬼谷子·决篇》：“故圣人之道阴，愚人之道阳；智者事易，而不智者事难。以此观之，亡不可以为存，而危不可以为安；然而无为而贵智矣。智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于众人之所不能见。既用，见可否，择事而为之，所以自为也。见不可，择事而为之，所以为人也。故先王之道阴。言有之曰：‘天地之化，在高在深；圣人之制道，在隐于匿。’非独忠信仁义也，中正而已矣。道理达于此之义，则可于语。由能得此，则可以杀远近之诱。”

“无号，终有凶”，未能及时地、正确地发号施令，没有作为，优柔寡断，最终会因为贻误战机而有凶险。所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例子见《史记·春申君列传》。^①

《吕氏春秋·似顺论》：“巨防容螭，而漂邑杀人；突泄一燎，而楚宫烧积；将失一令，而军破身死；主过一言，而国残名辱，为后世笑。”

遇到事情，措施一定要有力，下令一定要及时。《资治通鉴·卷一》：“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坚冰至’，《书》曰‘一日二日万几’，谓此类也。”

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事需要我们处理，需要我们行动，认真思考问题也是一种行动。如果对世界上发生的事一概不闻不问，任其发展，最后的结果一定很悲惨。^②

秦末，赵高和李斯矫诏杀公子扶苏和蒙恬。据《史记·蒙恬列传》记载：“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功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余万，身虽囚系，其势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蒙恬身为大将，手握重兵，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国难当头、家难当头、自己的生命悬于一线而不敢发号施令，有所作为，还说了一片愚忠愚孝的歪道理。其结果是不但自己身死、秦朝的宗室被杀个精光，而且整个国家因此灭亡，真废物也！

《象》曰：“无号之凶”，终不可长也。

慕道斋释评 “终不可长也”，遇事没有号令、没有措施、没有坚决的行动，终究是不行的，这样是活不长的。采取躲避矛盾的方针，用鸵鸟政策，能苟安一时，但躲不了多长时间。事情向好的方向转变，等是等不来的，需要自己连贯的、符合逻辑的行动。在应当行动时没有行动，就会坐以待毙，必有凶险，与妄动同样是灭亡之道。

例如，皖南事变前夕，中央反复去电，讲明利害，催促项英尽早北上。但项英认识不足，不听军长叶挺的主张，一拖再拖，下不了转移的决心。不久，项英手下新四军军部九千余人被敌军包围攻击，多数人被杀被俘，几乎全军覆没。项英本人也因此丢了性命。

《管子·明法解》：“凡为主而不得行其令，废法而恣群臣，威严已废，权势已夺，令不得出，群臣弗为用，百姓弗为使，竟内之众不制，则国非其国而民非其民。如此者，灭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本不出谓之灭。’”到了说话没人听的时候，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① 《管子·重令》：“凡先王治国之器三，攻而毁之者六。明王能胜其攻，故不益于三者，而自有国、正天下。乱王不能胜其攻，故亦不损于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三器者何也？曰：号令也，斧钺也，禄赏也。六攻者何也？曰：亲也，贵也，货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号令毋以使下，非斧钺毋以威众，非禄赏毋以劝民。六攻之败何也？曰：虽不听，而可以得存者；虽犯禁，而可以得免者；虽无功，而可以得富者；凡国有不听而可以得存者，则号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则斧钺不足以威众；有无功而可以得富者，则禄赏不足以劝民。号令不足以使下，斧钺不足以威众，禄赏不足以劝民，若此则民毋为自用。民毋为自用则战不胜，战不胜而守不固，守不固则敌国制之矣。然则先王将若之何？曰：不为六者变更于号令，不为六者疑错于斧钺，不为六者益损于禄赏。若此则远近一心，远近一心则众寡同力，众寡同力则战可以必胜，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并兼擅夺也，以为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② 《黄石公三略》：“《军谡》曰：‘将之所以为威者，号令也；战之所以全胜者，军政也；士之所以轻战者，用命也。’故将无还令，赏罚必信；如天如地，乃可御人；士卒用命，乃可越境。夫统军持势者，将也；制胜破敌者，众也。故乱将不可使保军，乖众不可使伐人。攻城则不拔，图邑则不度；二者无功，则士力疲弊。士力疲弊，则将孤众悖；以守则不固，以战则奔北。是谓老兵。兵老，则将威不行；将无威，则士卒轻刑；士卒轻刑，则军失伍；军失伍，则士卒逃亡；士卒逃亡，则敌乘利；敌乘利，则军必败。”

44 姤 卦



111110

慕道斋释评

本卦的卦象是巽下乾上，上有天，下有风。天下面总是有风，风吹起来有随机性，今天吹南风，明天吹北风，地上的人遇上什么风是什么风，没有一定之规，所以此卦叫“姤”，意思是偶然遇到的意思。

《说文解字》：“姤，遇也。”

《姤》：女壮，勿用取女。

慕道斋释评

“女壮”，一阴五阳，一女五男，喻此女遇见谁跟谁跑。这里的“壮”，不是说体格的壮，而是说主观意识强烈，随心所欲，没有一定制约。

“勿用取女”，不要娶此女当老婆。《蒙卦》六三也有一个“勿用取女”，看来这是古人的一种表述方式，意思是这样的女人不是很好，最好敬而远之。

《彖》曰：姤，遇也，柔遇刚也。勿用取女，不可与长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时义大矣哉！

慕道斋释评

“遇”，合得来。《穀梁传·庄公三十年》：“遇者，志相得也。”

“姤，遇也，柔遇刚也”，姤的意思是遇。譬如女子偶然碰到任何人，都跟他合得来，喻她没有一定的操守。

“不可与长也”，和她不能长久，因为她见谁跟谁，说不定哪一天又跟别人跑了。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天地之间各种东西的相遇，都有一定的偶然性。世界上事物虽然品类繁多，但各有产生和存在的道理在其中，不同的机遇产生不同的事物。

“刚”，天道。“中正”，有道之人，指九五。

“刚遇中正，天下大行”，自然界的天道虽然是独立于人而存在的，但必须遇到懂得如何运用天道的人，才能发挥其作用。

“姤之时义大矣哉”，掌握好时机，利用好事物的偶然性，意义重大啊！^①

《象》曰：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

慕道斋释评

“天下有风”，上天下风，为本卦的卦象。

“姤”，就是像风一样，是随机地遇到的东西。风有东西南北，今天你会遇到什么风，谁也说不准。柔弱的人生活在凶险的世界上，也会随机地遇到许多问题，随机地遇到各种人

^① 《战国策·魏三》：“夫存韩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时已。通韩之上党于共、莫，使道已通，因而关之，出入者赋之，是魏重质韩以其上党也。共有其赋，足以富国，韩必德魏、爱魏、重魏、畏魏，韩必不敢反魏。韩是魏之县也。魏得韩以为县，则卫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韩，则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赵大破，卫、齐甚畏，天下之西乡而驰秦，入朝为臣之日不久。”这一段说明什么叫做“时义”。

和事。如何应付这些问题？如何看待这些事物？这就是本卦所要讲的。

“后”，君主，解释见《复卦》。

“施命”，措施和命令。

《韵会》：“诰，告上曰告，发下曰诰。”

“后以施命诰四方”，君主向各地推行各种措施，发布各种命令，也像一阵一阵刮风一样。刮到不同的地方，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那要看遇到的是什么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历来如此。

初六，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

慕道斋释评 初六柔而无位，喻能力比较低，也无位，是一般百姓的处境。这一爻说明了对偶然事件的基本原则。

“柅”，古代用于刹车的装置，类似于现代自行车的闸皮、汽车的刹车片。

《新唐书·牛僧孺传·附牛征》：“征治以刚明，柅杜干请，法度复振。”这里的“柅”就是遏止、阻碍之意，也就是刹车之意。“杜”，是杜绝、停止的意思。

《孟子·梁惠王下》：“鲁平公将出，嬖人臧仓者请曰：‘他日君出，则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舆已驾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请！’公曰：‘将见孟子。’曰：‘何哉？君所为轻身以先于匹夫者，以为贤乎？礼义由贤者出，而孟子之后丧逾前丧，君无见焉！’公曰：‘诺。’乐正子入见，曰：‘君奚为不见孟轲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后丧逾前丧。’是以不往见也。’曰：‘何哉？君所谓逾者，前以士，后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后以五鼎与？’曰：‘否。谓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谓逾也，贫富不同也。’乐正子见孟子曰：‘克告于君，君为来见也。嬖人有臧仓者沮君，君是以不果来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此文中的“尼”，就是“柅”的字根。

《康熙字典》：“《尔雅·释诂》：尼，定也。《注》：止也。止亦定也。《孟子》：止或尼之。今读泥去声，义同。尼犹曳止之也。别作柅。”

“金柅”，车上的刹车装置。“金”，形容其结实耐用。

“系于金柅”，上面五爻像是一个金属车闸，初六就一块结实的闸皮，紧紧地贴在车闸上，来保证车辆的安全。这是一个比喻，说明一个人的安全和事业，全都系于他的意志里是否有坚强的定力。

遇到一件事，做与不做，动与不动，应该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意志，而不能依赖于外力的推动，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自己的坚定意志，就是保证自己安全和事业的抽象的、永不磨损的“金柅”，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贞吉”，由于初六很结实，喻车闸很好，好比遇到偶然事件时，车子不乱动，可以保障安全，预计吉祥。

“有攸往，见凶”，因为能力低的人没有很好的判断能力，如果这时有什么非分之想，轻易盲动，想借着偶然遇到的事情达到自己的什么目的，就容易犯错误，搞不好还会送命，所以凶险。

“豕”，就是猪，形容愚蠢的人。华尔街股市上有成语：“牛市也赚钱，熊市也赚钱，只有猪挨宰。”

“羸豕孚蹢躅”，就像一只瘦弱的猪，心里没有准主意，还要乱动，一定凶险。喻一个人既没有体力，又没有智力，如果还要轻举妄动，除了任人宰割，没有别的下场。^①

行动一定要基于自己的计划、理论。对于偶然遇到的事件，千万不要迎合。例如，在“文革”时期，许多青年人和普通老百姓，不了解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以为自己显身手的时候到了，迎合运动，结果被坏人利用，吃了大亏。大人物做事，自有大人物的目的；小人物跟着趟浑水，往往是在替别人火中取栗。

《象》曰：“系于金柅”，柔道牵也。

慕道斋释评 “牵”，请参阅《小畜卦》之“牵复”。

“柔道牵也”，这个原则是能力低下之人的保全之道，就像是腰里系着一根保全性命的保险绳。

遇事要多算，而不乱动，不妄动。看清楚、想清楚再作决定。凡事慢三拍，不要逞能。目前防骗专家为防止老年人受街头骗术的当，在电视节目中建议老年人遇到大街上有人向他们推销东西，千万不要马上作决定，而要“睡一觉，想一想，再和儿女谈一谈”，和本爻的劝告基本一致。

九二，包有鱼，无咎。不利宾。

慕道斋释评 “包”，即“包苴”，或“苞苴”，为古代送礼时包裹鱼肉的草包，后来指各种贿赂和馈赠。^②

《南史·何敬容传》：“（敬容）拙于草隶，浅于学术，通包苴饷餽，无贿则略不交语。”明朝陶宗仪《辍耕录·讥省台》：“包苴贿赂尚公行，天下承平德未能。”

所以，“包苴”，往好里说，叫馈赠，或叫做有德于人；往不好里说，叫做贿赂。总之，是要给别人东西或好处。

初次见面，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送，就要替人家做些事，如挑水、扫院子，至少要说一些人家喜欢听的话，像“同志们辛苦了”之类。

与比较疏的人交往，必须能够提供人家需要的东西，或者有很好的待人接物的方法，不然人家为什么要答理你，凭什么对你有好印象？

“包有鱼”，就是以送礼的方式，向人家提供他所需要的东西，或有很好的待人接物的

① 《战国策·秦二》：“计听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计者，事之本也；听者，存亡之机。计失而听过，能有国者寡也。故曰：‘计有一二者难猝也，听无失本末者难惑。’”这是讲如何才能不挨宰。

《战国策·秦二》：“君与知之者谋之，而与不知者败之。使此知秦国之政也，则君一举而亡国矣。”此言指出轻举妄动的危害。

② 《荀子·大略》：“汤旱而祷曰：……苞苴行与？谗夫兴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

《庄子·列御寇》：“小夫之知，不离苞苴竿牍，敝精神乎毫浅，而欲兼济道物，太一形虚。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归精神乎无始，而甘冥乎无何有之乡。水流乎无形，发泄乎太清。悲哉乎！汝为知在毫毛而不知太宁。”

《北齐书·宋游道传》：“高隆之等奏：‘口称夷齐，心怀盗跖，欺公卖法，受纳苞苴，产随官厚，财与位积。’”

方法,以此来与不大熟悉的人接近。

“无咎”,遇到不熟悉的人,而想要与他结交,这是个不可少的过程,是一个可行的方法,而又不会惹来灾祸。

说话客气,有礼,善下人,也是一种“包有鱼”。

例如,毛泽东为了达到带领部队上井冈山的目的,挑出一百条好枪送给当地武装的首领袁文才和王佐,而自己一个团的部分战士却扛着梭镖。稍后又替王佐消灭了他多年的仇人地主民团头目尹家璧。从此王佐对毛泽东感激涕零,言听计从。

求人办事,就要给人东西或钱财。这听起来不够廉洁,有些腐败的味道。但几千年来,这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运作的规则。这一条要掌握到以不违法为原则。^①

“宾”,臣子或部下。请参阅《观卦》六四。^②

“不利宾”,不要背着主人去结交、拉拢人家的臣子或部下,或送给他们财物。

例如,唐李元吉多次背着李世民结交、拉拢他的手下尉迟敬德,送给他财物,李世民深恨之。

《尚书·费誓》:“无敢寇攘,逾垣墙,窃马牛,诱臣妾,汝则有常刑!”由此看来,未经主人同意,私下结交、引诱人家的奴仆,为重罪。

本爻的意思是,如果你遇到生人,而愿意和其交往,你应该向他送礼,或提供他喜欢的东西,或用很好的待人接物的方法与其接近。但不要背着主人去结交、引诱人家的宾客和部下,这和偷人家的东西没有什么两样。

《象》曰:“包有鱼”,义不及宾也。

慕道斋释评 “义不及宾也”,作为一条处世的原则,不宜背着主人去结交、拉拢他的宾客和部下。

九三,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

慕道斋释评 “肤”,肥厚的肉。

① 《战国策·秦四》:“顿弱曰:‘山东战国六,威不掩于山东,而掩于母,臣窃为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东之建国可兼与?’顿子曰:‘韩,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资臣万金而游,听之韩、魏,入其社稷之臣于秦,即韩、魏从;韩、魏从,而天下可图也。’秦王曰:‘寡人之国贫,恐不能给也。’顿子曰:‘天下未尝无事也,非从即横也。横成则秦帝,从成即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养,楚王即王虽万金弗得私也。’秦王曰:‘善。’乃资万金,使东游韩、魏,入其将相,北游于燕、赵,而杀李牧。齐王入朝,四国必从,顿子之说也。”

《战国策·燕二》:“苏代为燕说齐,未见齐王,先说淳于髡曰:‘人有卖骏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见伯乐曰:“臣有骏马欲卖之,比三旦立于市,人莫与言,愿子还而视之,去而顾之,臣请献一朝之贾。’’伯乐乃还而视之,去而顾之,一旦而马价十倍。今臣欲以骏马见于王,莫为臣先后者,足下有意为臣伯乐乎?臣请献白璧一双,黄金千镒,以为马食。’淳于髡曰:‘谨闻命矣。’人言之王而见之,齐王大说苏子。”

《国语·晋语九》:“晋阳之围,张谈曰:‘先主为重器也,为国家之难也,盖姑无爱宝于诸侯乎?’襄子曰:‘吾无使也。’张谈曰:‘地也可。’襄子曰:‘吾不奉有疾,不夷于先子,不德而贿。夫地也,求饮吾欲,是养吾疾而干吾禄也。吾不与皆毙。’襄子出,曰:‘吾何走乎?’从者曰:‘长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罢力以完之,又毙死以守之,其谁与我?’从者曰:‘邯郸之仓库实。’襄子曰:‘浚民之膏泽以实之,又因而杀之,其谁与我?其晋阳乎!先主之所属也,尹铎之所宽也,民必和矣。’乃走晋阳,晋师围而灌之,沉灶产蛙,民无叛意。”

② 《国语·晋语四》:“他日,秦伯将享公子,公子使子犯从。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乃使子余从。秦伯享公子如享国君之礼,子余相如宾。”

《战国策·秦五》:“四国为一,将以攻秦。秦王召群臣,宾客六十人而问焉,曰:‘四国为一,将以图秦,寡人屈于内,而百姓难于外,为之奈何?’群臣莫对。”

《战国策·秦三》:“范雎至秦,王庭迎。谓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今者义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请太后;今义渠之事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躬窃闵然不敏。’敬执宾主之礼,范雎辞让。是日见范雎,见者无不变色易容者。”

“臀无肤”，臀部应该是动物全身肉最厚的地方，臀部尚且无肉，其瘦弱可见。动物在极端瘦弱的时候，臀部是没有肉的。

“其行次且”，走路摇摇晃晃，欲行不能，喻其能力低下或身体虚弱。《幼学琼林·卷三·人事》：“欲进不前为趑趄。”

“厉，无大咎”，自己的能力薄弱，但如果这人有自知之明，知道害怕忧愁，从而遇到什么事都极端小心，有战兢惕厉的心态，还能不出大麻烦。当然，由于自己的能力薄弱，小的损失还是免不了的。

从这一点来看，此爻和初六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和初六的“羸豕孚蹢躅”比，这一爻知道害怕忧愁，没有躁动，所以这一爻是“无大咎”，而那一爻是“有攸往，见凶”。

为什么是“无大咎”而不是“无咎”呢？因为人在弱小和能力低下的时候，总是有危险，总是要倒一些霉，不出大事已经是不错了。所以，作为一个人，一有机会，就应该赶快提高自己的能力。

由于此卦为“姤”，本爻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能力比较弱，就必须事事当心。遇到偶然事件，要特别稳重，谨言慎行，否则会发生危险。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牵也。

慕道斋释评 “行未牵也”，由于行为能力薄弱，辨别是非的能力薄弱，他们的行为没有任何安全保障。请参阅本卦初九“柔道牵也”。

九四，包无鱼，起凶。

慕道斋释评 “包无鱼”，自己没有好东西送给人家，也没有很好的待人接物的方法。

例如，太平天国的石达开率部撤退到大渡河，为了请当地土著首领让出一条生路，石达开派人送上一匹马。对于买一条出路这样的事来说，送上一匹马和“无鱼”差不多。所以，当地土著首领嫌礼物太轻，不予理睬。结果石达开走投无路，被清军追上，几万人全军覆没。

《孟子·尽心上》：“孟子曰：‘君子之厄于陈蔡之间，无上下之交也。’”

《国语·晋语四》：“《礼志》有之曰：‘将有请于人，必先有入焉。欲人之爱己也，必先爱人。欲人之从己也，必先从不人。无德于人，而求用人，罪也。’”

说话不客气、无礼、不“善下人”，也是一种“包无鱼”。古人见了生人，先要拱手作揖，是个好习惯。

“起凶”，在“无德于人，而求于人”的情况下，自己主动向别人提出要求，而别人却不理睬，结果往往是招来凶险。

在旧中国，到别人的地盘上办事、行商，必要先拜码头、送礼金，不然当地的地方势力就要来找麻烦，所以凶险。

在现代，这种送礼的事总要有个限度，不然就成了贿赂，成了犯罪行为。这要看目的是否正当，是否违反政府法令，是否违反当地的习惯。例如，即使在封建时代，在科举考试

中贿赂考官的行为也为人所不齿,受贿的人也有杀头之罪。

孔子在《系辞下传·第五章》说:“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其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

此爻所形容的过失,就是“无交而求”,因为接下来往往是“伤之者至”,故而凶险。^①

《象》曰:“无鱼之凶”,远民也。

慕道斋释评 “远民也”,和上面提到的“慈保庶民,亲也”相反。

没有什么礼物给人家,也没有很好的待人接物的方法来感动人家,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硬往上靠,因为你与人家的关系疏远。与人家关系疏远而有非分之求,肯定没有好结果,故凶险。

所以,与别人拉近关系的方法之一是送上重礼,或以谦下之,此为表示诚意,但实施时应与贿赂有所区别,因为贿赂在现代社会是一种犯罪。^②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

慕道斋释评 “杞”,杞柳,木名。落叶乔木,枝条细长柔韧,可编织箱筐等器物。也称红皮柳。

《孟子·告子下》:“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③

晋·孙楚《登楼赋》:“杞柳绸缪,芙蓉吐芳,俯依青川,仰翳朱杨。”

宋·黄庭坚《乙未移舟出》诗:“安能诡随人,曲折作杞柳。”

《康熙字典》还有:“又《严粲·诗緝》:‘《诗》有三杞:《郑风》无折我树杞,柳属也。《小雅》南山有杞,在彼杞棘,山木也。集于苞杞,言采其杞,隰有杞桮,枸杞也。’按严说,则《易·姤卦》以杞包瓜,《孟子》杞柳,此是柳属。”

“以杞包瓜”,用杞柳编成小筐,把瓜放在里面,四面垫好,这样即使把小筐掉在地上,瓜都不容易破碎。不但瓜不容易破碎,连北京故宫在抗战期间长途运送珍贵的瓷瓶子,都用类似的方法。喻个人的处世哲学和行为目的,不要暴露于外,这样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偶然事件,无论外部世界如何震荡,都不会让它们破坏自己的计划。这是对付偶然事件的上

① 《国语·周语上》:“内史过归,以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于神而求福焉,神必祸之;不亲于民而求用焉,人必违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亲也。今虢公动匮百姓以逞其违,离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难乎!’十九年,晋取虢。”这一段说到了事情的根本上。

② 《宋史·列传第六十七·上官正传》:“乃赐手札戒谕曰:‘言者,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不可不慎也。夫遇事辄发,悔不可及。况自恃无瑕,而好面攻人之短,岂谓喜怒不形于色耶?当以和辑远民为念,斯尽善矣。’”

《元史·列传第七十七·熊朋来传》:“朋来动止有常,喜怒不形于色,接宾客,人人各自以得其意。”

③ 《战国策·赵三》:“说张相国曰:‘君安能少赵人,而今赵人多君?君安能憎赵人,而今赵人爱君乎?夫胶漆,至黏也,而不能合远;鸿毛,至轻也,而不能自举。夫飘于清风,则横行四海。故事有简而来成者,因也。今赵万乘之强国也,前漳滏,右常山,左河间,北有代,带甲百万,尝抑强齐,四十余年而秦不能得所欲。由是观之,赵之于天下也不轻。今君易万乘之强赵,而慕思不可得之小梁,臣窃为君不取也。’君曰:‘善。’自是之后,众人广坐之中,未尝不言赵人之长者也,未尝不言赵俗之善者也。”

④ 《说文解字》:“桮,本饮器。俗作盃,通作杯。”所以,桮是用来装盛东西的小容器。

《康熙字典》:“桮,《广韵》:器似升,屈木为之。《孟子》:顺柳之性而以为桮桮。”所以,桮是一种一升大小的容器。

好韬略。

“章”，文章，喻韬略、计划。《楚辞·九章·橘颂》：“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①

“含章”，内藏韬略，把自己的计划和美德藏起来。你的道不露在外面，别人就不能轻易破坏你的计划。《增广贤文》：“守口如瓶，防意如城。”请参阅《坤卦》六三，那里有类似的意思。

“陨”，天上掉下东西叫陨，如陨石、陨铁。

“有陨自天”，等好机会自天而降，喻等到有利于实现自己的计划和理想的机会到来时，再行动。一个人几乎不会只遇到倒霉的事，而从来不遇到幸运的事，从概率上来说，这种情况非常少。人有可能等到好机会，这几乎是必然的事情，这种信心并不是迷信。往往是好机会来了，自己没有看出来，或者是自己没有准备好，让它白白地跑掉了。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善于及时地抓住和好好地利用幸运的好机会。^②

例如，姜太公等到八十岁，才遇到周文王，成就了周朝八百年的大业。

这一爻是说，君子应藏道以待时，直到遇到最好的时机才行动。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陨自天”，志不舍命也。

慕道斋释评 “中正也”，有道也。

“舍”，放弃。《国语·晋语六》：“然战舍其君，而受其问，不亦大罪乎？”《宋书·殷淳传》：“爱好文义，未尝违舍。”

“志”，心志。《后汉书·伏湛传》：“秉节持重，有不可夺之志。”

“命”，一个人所特有的环境和生存条件，自己的计划和志向。

《庄子·在宥》有所谓“性命之情”。

《礼记·祭法》：“大凡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其万物死皆曰折。”

“志不舍命”，自己的思想始终不离开自己的计划和志向。只有这种执著的、有准备的人，才有可能抓住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有利机会，并且实现自己的愿望。

《论语·宪问》：“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人的脑子只要成天想自己要紧的事，就能发现机会、等到机会。

① 《孟子·尽心上》：“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

《战国策·秦一》：“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顾者不可以烦大臣。”

《庄子·天运》：“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弟子问曰：‘夫子见老聃，亦将何规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乎云气而养乎阴阳。予口张而不能言，予又何规老聃哉？’子贡曰：‘然则人固有尸居而龙见，雷声而渊默，发动如天地者乎？赐亦可得而观乎？’遂以孔子声见老聃。”

② 《孟子·公孙丑上》：“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镃基的意思是锄头。

《弟子规》：“修心一听命，天地自相保。”

《资治通鉴·卷七》：“项梁者，楚将项燕子也，尝杀人，与兄子籍避仇吴中。吴中贤士大夫皆出其下。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器过人。会稽守殷通闻陈涉起，欲发兵以应涉，使项梁及桓楚将。是时，桓楚亡在泽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处，独籍知之耳。’梁乃出诫籍持剑居外，复入，与守坐，曰：‘请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诺。’梁召籍入。须臾，梁谓籍曰：‘可行矣！’于是籍遂拔剑斩守头。项梁持守头，佩其印绶。门下大惊，扰乱。籍所击杀数十百人，一府中皆慑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谕以所为起大事，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梁为会稽守，籍为裨将，徇下县。籍是时年二十四。”项梁和项羽等到了好机会，造反一举成功，轻而易举就创下了自己的基业。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慕道斋释评 “角”，喻斗争的锋芒，用来撞开前面的障碍。

“姤其角”，对于偶然遇到的事件，轻易用强力争抢。

无目的、无计划地乱撞，侥幸行事，没有逻辑严密的步骤，遇到什么就争什么，以为用强力就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此乃失败之道。请参阅《大壮卦》九三之“羸其角”和《晋卦》上九之“晋其角”。

《诗经·大雅·抑》：“慎尔出话，敬尔威仪，无不柔嘉。”这才是君子的样子。轻易用强，野蛮无礼，是没有艺术感的做法，是通向失败之路。

“吝”，如此行事，就会悔恨。

“无咎”，这里是提醒无论遇到什么偶然事件，先求自己没有灾祸，这是一条总的原则。

《象》曰：“姤其角”，上穷吝也。

慕道斋释评 “上”，指上九。“上穷吝也”，此人的机会主义发展到了极致，没有长期的计划或方略，思想匮乏，会因此走向穷途末路，悔恨就要来了。^①

45 萃卦 ䷬ 011000

慕道斋释评 坤下兑上，地在下，湖在上，地上积着一汪水，象征着水聚集在一起。

“萃”，就是一群人聚集，而形成团体的意思。化学上有“萃取”一说，也是与此类似的意思。^②

《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慕道斋释评 有了团体，就能把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运作起来，故曰“亨”。

① 《庄子·秋水》：“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不辍。子路入见，曰：‘何夫子之娱也？’孔子曰：‘来，吾语女。我讳穷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时也。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非知得也；当桀、纣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时势适然。’”

② 《孟子·公孙丑上》：“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楚辞·天问》：“苍鸟群飞，孰使萃之？”

《诗经·陈风·墓门》：“墓门有梅，有鸮萃止。”

《庄子·山木》：“北宫奢为卫灵公赋斂以为钟，为坛乎郭门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县。王子庆忌见而问焉，曰：‘子何术之设？’奢曰：‘一之间无敢设也。奢闻之：‘既雕既琢，复归于朴。’侗乎其无识，侗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来。来者勿禁，往者勿止。从其强梁，随其曲傅，因其自穷。故朝夕赋斂而毫毛不挫，而况有大涂者乎！’”

“假”，古人之所谓“登假”、“登假于道”，现代之所谓“有道”。^①

《说文解字》：“假，借也。”从金文看，“假”有授受之义。加一个立人旁，则还是这个意思，指的是人之间的授受。《集韵》：“假，通作假。”

《礼记·王制》“大夫祭器不假”，《左传·桓六年》里申繻曰“取于物为假”，现代则有成语“假手于人”，都是“借用”的意思。

向上走为“登”，有为了获得真理而勇于拼搏、不断攀登的意思。“假”的意思为借，尤其是指下级向上级借。那么“登假”的意思就是上去借。借什么呢？借天道。自然界里的天道，永远不会增多，也不会减少，人们知道了其中的一部分，那不过是自然暂时借给你的，但天道永远不能被任何人据为私有。

《孔子家语·正论解》：“孔子适季孙，季孙之宰谒曰：‘君使求假于田，特与之乎？’季孙未言。孔子曰：‘吾闻之君取于臣谓之取，与于臣谓之赐，臣取于君谓之假，与于君谓之献。’季孙色然悟曰：‘吾诚未达此义。’遂命其宰曰：‘自今已往，君有取之，一切不得复言假也。’”

也许总有一天，太阳熄灭了，人类没有了，但天道仍然会完好无损，这正是天道伟大之处。从这样宏观的尺度看，就会觉得我们现在的地球人非常渺小，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天道，不过是自然暂时借给我们的。

天道，或者说真理，究竟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在这个问题上，哲学家们分成了两大派，争论了几千年，谁也说服不了谁。再过几千年，他们还会继续争论下去，因为无论说天道是纯主观的还是纯客观的，都有不可克服的逻辑漏洞。本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天道是人从自然那里借来的。这个回答既巧妙，又富有诗意，还准确地说明了人和自然的关系。

譬如，普罗米修斯说：“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这就是哲学本身的自白，哲学本身的箴言，是针对着凡是不承认人的自觉为最高的神的一切天神与地神而发的。”这话说得豪情万丈，有可取之处，但他只强调了人的主观创造性，而没有充分顾及到自然规

① 《庄子·大宗师》：“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谄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

《庄子·德充符》：“鲁有兀者，王骀，从之游者与仲尼相若。常季问于仲尼曰：‘王骀，兀者也，从之游者与夫子中分鲁。立不教，坐不议。虚而往，实而归。固有不言之教，无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圣人也，丘也直后而未往耳！丘将以为师，而况不若丘者乎！奚假鲁国，丘将引天下而与从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与庸亦远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独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虽天地覆坠，亦将不与之遗；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谓也？’仲尼曰：‘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物视其所一而不见其所丧，视丧其足犹遗土也。’常季曰：‘彼为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为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唯止能止众止。受命于地，唯松柏独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唯尧舜独也正，在万物之首。幸能正生，以正众生。夫保始之征，不惧之实，勇士一人，雄入于九军。将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犹若是，而况官天地、府万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尝死者乎！彼且择日而登假，人则从是也。彼且何肯以物为事乎！’”

《庄子·天地》：“孔子曰：‘彼假修浑沌氏之术者也。识其一，不识其二；治其内，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无为复朴，体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间者，汝将何惊邪？且浑沌氏之术，予与汝何足以识之哉！’”

《礼记·乡饮酒义》：“夏之为言，假也。养之，长之，假之，仁也。”

《尔雅》：“弘、郭、宏、溥、介、纯、宽、懈、侈、叵、丕、奕、洪、湛、戎、假、假、京、硕、濯、吁、宇、穹、壬、路、淫、甫、景、废、壮、冢、简、阪、旺、将、业、席、大也。”

《康熙字典》：“假，通嘉。”

《诗·大雅·假乐》：“假乐君子，显显令德。”

《管子·小问》：“假而礼之，厚而勿欺，则天下之士至矣。”

《诗经·大雅·文王》：“假哉天命，有商孙子。”

律的长期性和约束性。仿佛是一种翻版的地心说,认为地球和人类就是宇宙的中心,未免滑稽,比本爻的说法差得太多了。

所以,“假”有伟大、有道、完美的意思,但又同时提醒所有这些美德都是暂时借出的。为什么这里要用“假”这个字呢?因为往往是有道的人,才有能力组织起严密的团体和能够发号施令的朝廷。

“庙”,家庙,或王宫之前殿,喻朝廷或者团体的领导机关。^①

君王到庙里举行仪式,叫做“假于庙”。《礼记·祭统》:“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庙。”

“王假有庙”,有道的君王有了朝廷或团体。君王作为领导,要讲仁爱,对下级、对朝廷的一般成员要宽厚、爱护,那是有道的表现。

“利见大人,亨”,有了朝廷,特别需要得到高人的指导,如此才能合理地配置朝廷的资源。

《吕氏春秋·孝行览》:“求之其本,经旬必得;求之其末,劳而无功。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贤之化也。非贤,其孰知乎事化?故曰,其本在得贤。”

《吕氏春秋·慎行论》:“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圣。观于《春秋》,自鲁隐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术一也。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先王之索贤人,无不以也,极卑极贱,极远极劳。虞用宫之奇、吴用伍子胥之言,此二国者,虽至于今存可也,则是国可寿也。有能益人之寿者,则人莫不愿之。今寿国有道,而君人者而不求,过矣。”

《吕氏春秋·不苟论》:“孙叔敖、沈尹筮相与友。叔敖游于郢三年,声闻不知,修行不闻。沈尹筮谓孙叔敖曰:‘说义以听,方术信行,能令人主上至于王,下至于霸,我不若子也。耦世接俗,说义调均,以适主心,子不若我也。子何以不归耕乎?吾将为子游。’沈尹筮游于郢五年,荆王欲以为令尹,沈尹筮辞曰:‘期思之鄙人有孙叔敖者,圣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荆王于是使人以王舆迎叔敖,以为令尹,十二年而庄王霸,此沈尹筮之力也。功无大乎进贤。”

“利贞”,有了这样一个大盘子,当然要多谋划、计算。

“大牲”,大的牲畜。

“用大牲吉”,为了朝廷或团体,搞仪式和活动的时候,要舍得花费,这样做利于聚集人心,吉祥。^②

① 《论语·八佾》:“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战国策·秦三》:“夫秦国僻远,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愿先生,而存先王之庙也。”

《战国策·秦三》:“臣今见王独立于庙朝矣,且臣将恐后世有秦国者,非王之子孙也。”

《吕氏春秋·慎大览》:“武王胜殷,入殷,未下舆,命封黄帝之后于铸,封帝尧之后于黎,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舆,命封夏后之后于杞,立成汤之后于宋,以奉桑林。武王乃恐惧,太息流涕,命周公旦进殷之遗老,而问殷之亡故,又问众之所说,民之所欲。殷之遗老对曰:‘欲复盘庚之政。’武王于是复盘庚之政,发巨桥之粟,罢鹿台之钱,以示民无私。出拘救罪,分财弃责,以赈穷困。封比干之墓,增箕子之官,士过者趋,车过者下。三日之内,与谋之士封为诸侯,诸大夫赏以书社,庶士施政去赋。然后济于河,西归报于庙。”

《吕氏春秋·不苟论》:“管子束缚在鲁,桓公欲相鲍叔。鲍叔曰:‘吾君欲霸王,则管夷吾在彼,臣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贼也,射我者也,不可。’鲍叔曰:‘夷吾为其君射人者也。君若得而臣之,则彼亦将为君射人。’桓公不听,强相鲍叔。固辞让而相,桓公果听之。于是乎使人告鲁曰:‘管夷吾,寡人之仇也,愿得之而亲加手焉。’鲁君许诺,乃使更酹其拳,胶其目,盛之以弱夷,置之车中。至齐境,桓公使人以朝车迎之,被以燿火,舁以橘狼焉,生与之如国,命有司除庙筮,几而荐之,曰:‘自孤之闻夷吾之言也,目益明,耳益聪。孤弗敢专,敢以告于先君。’因顾而命管子曰:‘夷吾佐予!’管仲还走,再拜稽首,受令而出。管子治齐国,举事有功,桓公必先赏鲍叔,曰:‘使齐国得管子者,鲍叔也。’桓公可谓知行赏矣。凡行赏欲其本也,本则过无由生矣。”

② 《左传·僖公十九年》:“宋人执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郕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司马子鱼曰:‘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饗之?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曰薄德。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得死为幸!’”

所以，“用大牲”表示对建立和运作团体非常重视、非常慎重，认为这是件大事，舍得为它而花钱和出力。

“利有攸往”，这样有利于干一个事业，因为有了有一个团体，团结力量大。

《象》曰：萃，聚也。顺以说，刚中而应，故聚也。“王假有庙”，致孝享也。“利见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顺天命也。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慕道斋释评 “萃，聚也”，萃的意思就是聚集，形成团体。

“顺以说”，内顺外悦，喻团体内的人志同道合。

“刚中而应”，九五阳刚，象征团体的领导者有道，善于团结大家。九五和六二有应，象征领导者得到团体内部群众的支持。

“故聚也”，故而可以聚集起来。

“孝”，祭祀。《史记·夏本纪》：“薄衣食，致孝于鬼神。”

“享”，祭祀或款待。

“致孝享也”，是为了祭神、祭祖先。喻王者有了团体和朝廷，把它用作实行主义、延续权力的堡垒。

《论语·泰伯》：“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聚以正也”，以正当目的聚集起来。

“顺天命也”，干的事业合乎人心，合乎天道，符合潮流。

《尚书·仲虺之誓》：“兹率厥典，奉若天命。”

《国语·楚语上》：“民，天之所生也。知天，心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惧哉！”

“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看看聚集了一些什么人，这些人聚集起来做些什么事，就可知道这一伙人是否合乎天道，人民是不是会支持他们。

《象》曰：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慕道斋释评 “泽上于地，萃”，大湖在地上，聚集了一些水，象征着萃。

“除”，治理，修理。《礼记·曲礼》：“驰道不除。”《周礼·地官·山虞》：“若祭山林，则为主而修除。”

“不虞”，意料之外。《周书·段永传》：“若星驰电发，出其不虞，精骑五百，自足平殄。”

“除戎器，戒不虞”，修治、聚集武器，以备意外和战乱。喻聚集一批人，要干大事，当然不能赤手空拳。

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

慕道斋释评 “孚”，思想、信念、主义。

“有孚不终，乃乱乃萃”，旧的观念不行了，旧的主义行不通了，旧的社会秩序崩溃了，

人们就要分化,组成新的集团。

“一握”,一个巴掌长,小的尺寸,喻开始聚集了不多的几个人。

《礼记·王制》:“祭天地之牛角茧栗,宗庙之牛角握,宾客之牛角尺。”

《国语·楚语下》:“郊禘不过茧栗,燕尝不过把握。”

“若号,一握为笑”,开始时,团体中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只要号令能行得通,能保持团结一致,那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值得高兴。

例如,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刘、关、张桃园结义,当时只有三个人,但后来干了一番大事业,发展成一个蜀国。

孙中山建立同盟会时,只是一个小团体,但终于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建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如今已有党员七千余万,领导着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

“恤”,忧虑。^①

“勿恤,往无咎”,不要忧虑,继续往前干,没有错。

《象》曰:“乃乱乃萃”,其志乱也。

慕道斋释评 “其志乱也”,人们的思想出现了大的变动。

例如,民国初年,世界上各种现代思想传入中国,社会思想出现大动荡。许多人不满意军阀混战,不满意帝国主义压迫,于是国民党、共产党等等团体纷纷成立,提出了打倒列强、除军阀等等口号;也有保皇党成立,提出复辟帝制的主张。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慕道斋释评 “引”,引见,牵拉。《说文解字》:“引,开弓也。”

“引吉”,加入团体要有人引见,相当于现代加入团体要有介绍人,这样就不会引起组织混乱,所以吉祥。如孙中山的《兴中会宣言》:“本会收接会友,务要由旧会员二人荐引。”

“无咎”,这样不会有灾祸。

“孚”,信念,准则,诚信。

“禴”,简单的祭神仪式。

“孚,乃利用禴”,每个人加入团体时,要有一个简单的仪式来表明自己的信念和诚信。大概类似于现代加入团体之前要写申请书、宣誓等。

中国人的传统,加入团体,哪怕是几个人结为把兄弟,也要烧几炷香,喝几碗酒,赌咒发誓一番,为的是要有诚信,防备说了不算数。

^① 《国语·晋语一》:“今夫以君为紂,若紂有良子,而先伐紂,无章其恶而厚其敝。纣之死也,无必假手于武王,而其世不废,祀至于今,吾岂知紂之善否哉?君欲勿恤,其可乎?若大难至而恤之,其何及矣!”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变也。

慕道斋释评 “中”，中道。

“未变”，对于新加入的人，有人考察、介绍，可以保持团体内的理想和志向不变，保持团体成员之间的志同道合。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慕道斋释评 “萃如，嗟如，无攸利”，形成一个团体是为了大家一致行动，共同奋斗。

如果形成了一个团体，只是相聚悲叹，发发牢骚，没有具体的主张和行动，就没有什么益处。

“往”，一走了之。《说文解字》：“吝，恨也。”“往，无咎，小吝”，如果只是相聚悲叹，或者自己在团体内很不如意，就不如离开这个团体，免得发生灾祸。走的时候，也许会有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没关系，长痛不如短痛。

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晋书·陶潜传》：“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慕道斋释评 “上巽也”，离开这个团体，是走向顺利的上策。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看到这个团体不合适，就赶紧离开，走为上，到别的地方高就。

九四，大吉，无咎。

慕道斋释评 九四刚而无位，喻此人虽有能力，但在团体里处于从属地位。

“无咎”，没有祸事。

九四离九五很近，容易被领导猜忌，能求无咎，就算是大吉。

反过来说，事事求无咎，就可能达到大吉的结果。例如，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元帅处处低调，言行谨慎，结果历次运动都没事，吉祥。

在团体里，“大吉”和“无咎”是联系在一起的。反之，往往是露多大脸，现多大眼。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当也。

慕道斋释评 “位不当也”，因为所处的位置不宜大出风头。

在团体里，最忌讳的事情就是有能力的下级和他的领导争短长，争出风头。例如，东王杨秀清是太平天国的第二把手，却屡屡跟天王洪秀全为难，终致杀身之祸。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

慕道斋释评 “萃有位，无咎”，九五在团体里有领导地位，这很好，这事情本身没有

祸害。

“匪孚”，作为团体里的最高领导，应当对自己有一个客观的估计。对外可以说自己就是“奉天承运”的“天之骄子”，私下里可千万别信以为真。

九五身居高位，如日中天，在团体中居领袖地位，但不是团体中所有的人事事都赞成他的主张，团体内派别的斗争时时都在进行。毛泽东引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所以，在团体中当最高领导，总是一件不轻松的差使。

“元，永贞”，在最高位的九五要考虑长远。要考虑如何才能保住自己的元，不要在繁杂的斗争中把自己的性命赔进去，并且要设法给后人一个很好的交代。^①

南朝宋顺帝刘准在亡国后，知道自己将被杀，说：“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帝王家。”这才知道当皇帝不是好玩的。明朝崇祯帝朱由检临上吊前，先逼着自己的老婆上吊，然后手刃自己的女儿，说：“若何为生我家！”由此可见，当皇帝弄不好，不仅自己掉脑袋，一家人还要死光光。

“悔亡”，处此高位，要如此行事，时时惕虑，才能不后悔。等到了脑袋快搬家的时候，后悔晚矣。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慕道斋释评 “志未光也”，在《周易》的《象》里，“未光也”出现了好几次，大都是批评的意思。

九五有位，本来是个好事，可在这里却针对他提出了批评。主要的意思是说九五的心志不很高远，贪恋权位，所以搞得很辛苦，还有危险。对比之下，《蛊卦》上九的爻辞“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和它的《象》“志可则也”，才是对人由衷的赞扬。^②

所以，对于权位，许由的态度才是“志可则也”。留恋权位的人，等于把天下作为一个枷锁套在脖子上，处处不自由，所以不是高人。

20 世纪的中国有两个人最为可笑，一个是袁世凯，一个是林彪。袁世凯当了终身大总统还想当皇帝；林彪当了老二还不甘寂寞，非要在庐山会议上就“天才”和“国家主席”问题叫板不可。结果二人都为自己的野心付出了代价。古人许由和这两位境界，如天壤之别。

① 《汉书·司马迁传》：“《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胜数。”《春秋》才包括几百年的历史，在整个《二十五史》所包括的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上述现象又不知发生了多少例。处于领导地位的人，对于这种危险性，要“年年想，月月想，天天想”，所以叫做“永贞”。

同文还有：“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者而不知《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诛死之罪。其实皆为善为之，而不知其义，被之空言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指，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大过予之，受而不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② 《庄子·逍遥游》：“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实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许由的志向高远，为历代所称颂。

上六，咨咨涕洟，无咎。

慕道斋释评 “咨”，怀着，抱着。《论衡·讲瑞》：“世儒怀庸庸之知，咨无异之议。”

《说文解字》：“咨，谋事曰咨。”

“咨”，谋事，为了谋事而忧。《尚书·尧典》：“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在《史记·五帝本纪》里就成了：“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两文相对比，可知“咨”的意思就是“忧”。

类似的用法还有：《史记·殷本纪》：“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楚辞·天问》：“何亲揆发，定周之命以咨嗟？”

《宋史·列传第二百一十四》：“臣窃见近者谏臣李沐论前宰相赵汝愚数谈梦兆，擅权植党，将不利于陛下。以此加诬，实不其然。汝愚乞去，中外咨愤，而言者以为父老欢呼，蒙蔽天听，一至于此。”这里的“咨愤”，就是忧愤。

上六柔而不中，居上无位，是团体中的元老，但是没有处于最高的领导地位。在上者，不管有没有位，都不免要多操一些心，多一份忧愁。无论是在顺利的时候或在困难的时候，都会有很多费脑子的大事。

这里的“忧”，范仲淹在《岳阳楼记》有比较生动的描写：“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涕洟”，哭泣，流着鼻涕眼泪。请见《离卦》六五的解释，此爻的意思和那一爻十分相似。^①

“咨咨涕洟，无咎”，在团体中，居上位者要有忧患意识，体恤下级和人民的疾苦，这样才可以避免祸患。在危难的时候，在上位者更需要“涕洟”一下，鼓励下面的人同舟共济，渡过难关。

唐玄宗是这方面的好手。安史之乱发生后，为了保命，他率少数人马往蜀地逃窜。据《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己亥，上至岐山。或言贼前锋且至，上遽过，宿扶风郡。士卒潜

① 《礼记·檀弓上》：“将军文子之丧，既除丧，而后越人来吊；主人深衣练冠，待于庙，垂涕洟。”

《吕氏春秋·恃君览》：“昔者紂为无道，杀梅伯而醢之，杀鬼侯而脯之，以礼诸侯于庙。文王流涕而咨之。紂恐其畔，欲杀文王而灭周。文王曰：‘父虽无道，子敢不事父乎？君虽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紂乃赦之。天下闻之，以文王为畏上而哀下也。《诗》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率怀多福。’”

《吕氏春秋·慎大览》：“武王胜殷，入殷，未下舆，命封黄帝之后于铸，封帝尧之后于黎，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舆，命封夏后之后于杞，立成汤之后于宋，以奉桑林。武王乃恐惧，太息流涕，命周公旦进殷之遗老，而问殷之亡故，又问众之所说，民之所欲。”这一段里的“太息流涕”的意思，就是“咨咨涕洟”。

《吕氏春秋·慎大览》：“赵襄子攻翟，胜老人、中人，使使者来谒之。襄子方食抔饭，有忧色。左右曰：‘一朝而两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忧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过三日。飘风暴雨，日中不须臾。今赵氏之德行无所于积，一朝而两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闻之曰：‘赵氏其昌乎！’夫忧所以为昌也，而喜所以为亡也。胜非其难者也，持之，其难者也。贤主以此持胜，故其福及后世。齐、荆、吴、越，皆尝胜矣，而卒取亡，不达乎持胜也。唯有道之主能持胜。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墨子为守攻，公输般服，而不肯以兵加。善持胜者，以术强弱。”

《新五代史·死事传二十一》：“从珂兵弱而守坚壁，外兵伤亡者众，从珂登城呼外兵而泣曰：‘吾从先帝二十年，大小数百战，甲不解体，金疮满身，士卒固尝从我矣。今先帝新弃天下，而朝廷信用奸人，离间骨肉，我实何罪而见伐乎？’因恸哭。士卒闻者，皆悲怜之。兴元张虔钊攻城西，督战甚急，士卒苦之，反兵攻虔钊，虔钊走。羽林指挥使杨思权呼曰：‘藩王，吾主也！’乃引军自西门入降从珂。而思同未知，犹督战。严卫指挥使尹晖麾其众曰：‘城西军入城受赏矣！何用战邪？’士卒解甲弃仗，声闻数里，遂皆入城降。诸镇之兵皆溃。”后来，李从珂带着这帮降兵，一直打到都城洛阳，当了皇帝。

《战国策·齐六》：“田单将攻狄，往见鲁仲子。仲子曰：‘将军攻狄，不能下也。’田单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之余，破万乘之燕，复齐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车弗谢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齐婴儿谣曰：‘大冠若箕，修剑拄颐，攻狄不能下，枯垒丘。’田单乃惧，问鲁仲子曰：‘先生谓单不能下狄，请闻其说。’鲁仲子曰：‘将军之在即墨，坐而织蓑，立则丈插，为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庙亡矣！云曰尚矣！归于何党矣！’当此之时，将军有死之心，而士卒无生之气，闻若言，莫不挥泣奋臂而欲战，此所以破燕也。当今将军东有夜邑之奉，西有留上之虞，黄金带而驰乎淄、淢之间，有生之乐，无死之心，所以不胜者也。’田单曰：‘单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厉气偃城，立于矢石之所，援桴鼓之，狄人乃下。”

怀去就，往往流言不逊，陈玄礼不能制，上患之。会成都贡春彩十余万匹，至扶风，上命悉陈之于庭，召将士入，临轩谕之曰：‘朕比来衰耄，托任失人，致逆胡乱常，须远避其锋。知卿等皆仓猝从朕，不得别父母妻子，芟涉至此，劳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长，郡县褊小，人马众多，或不能供，今听卿等各还家，朕独与子、孙、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达。今日与卿等诀别，可共分此彩，以备资粮。若归，见父母及长安父老，为朕致意，各好自爱也！’因泣下沾襟。众皆哭，曰：‘臣等死生从陛下，不敢有贰。’上良久曰：‘去留听卿。’自是流言始息。”

《象》曰：“资咨涕洟”，未安上也。

慕道斋释评 “未安上也”，上六知道自己的责任重大，高处不胜寒，心中不安，形于颜色。知道任重道远，谨慎戒惧，这是很好的态度。

46 升卦 000110

慕道斋释评 本卦的卦象是巽下坤上，木在下，地在上。木在地中往上长，故曰“升”。《诗经·小雅》：“如月之恒，如日之升。”本卦是指地位的上升，在这一点上和《晋卦》有所不同。

《升》：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

慕道斋释评 不要为了升迁，太过努力，因而丢了性命和健康，故曰“元”，意思是提醒注意此事。

要注意搞好资源的配置，即运用“亨”术。如果你有这个本领，而且在任何环境中都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人家就会因此而提拔你，来用你这个长处，故这里强调“亨”。能不能升迁，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领。

升时需要大人物的提携，要用柔顺谦逊的态度和领导打交道，故曰“用见大人”。

“恤”，忧愁。

“勿恤”。一时升不上去，不用忧愁。不必觉得丢面子，心里也不要有什么愧疚，这种事切忌急躁。《周易》中提到“勿恤”的地方很多，都是类似的意思。

“南征吉”，按文王八卦，东南、南、西南，分别为巽、离、坤，分别象征谦逊、光明、柔顺。以这样的态度成长、做事和升迁，当然吉祥。

《彖》曰：柔以时升，巽而顺，刚中而应，是以大亨。“用见大人，勿恤”，有庆也。“南征吉”，志行也。

慕道斋释评 “柔以时升”，对于升要审时度势，态度柔顺，不能冒进，不能明目张胆

地闹名誉、闹地位，时候到了自然能升上去。

“巽而顺”，另一幅图画，心里谦虚谨慎，外表就显得柔顺。

“刚中而应”，心中有道，处理问题就得心应手。

“是以大亨”，这样一来，就可以达到最合理的资源配置。

“用见大人，勿恤，有庆也”，升时需要大人物的提携，要主动去请教，不必拉不开面子，心里也不要有什么愧疚。这样做，值得庆贺。

《吕氏春秋·孝行览》：“求之其本，经旬必得；求之其末，劳而无功。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贤之化也。非贤，其孰知乎事化？故曰，其本在得贤。”

《周易》中的其他地方都是“利见大人”，唯此处为“用见大人”，意思类似。这里是说明用顺巽的态度主动地找大人，有助于自己的进步。另外，对升迁的问题不急不躁的态度也很重要。能做到这些，就值得庆贺。

“志行也”，如此行事，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

慕道斋释评 “地中生木”，此为卦象，没有什么神秘，只是帮助对事物的理解。

“顺德”，柔顺之德，不可急躁冒进，尤其不能顶撞领导。

“积小以高大”，人不可从平民或小官突然成为大官，高大由一件一件小事积累而成。这一句是指六五。

郭店《老子》：“为亡为，事亡事，味亡味，大小之。”

初六，允升，大吉。

慕道斋释评 《甲骨文字趣释》P33：“允，人头上饰英雄结。即用一块布将头缠起来，并在额顶挽个结，类似现在彝族男性的头饰。”

《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究》P55有这样一段甲骨文：“癸卯允焚，获……兕十一，豕十五，虎……兔二十。”这里的“允焚”，是说在打猎的时候放了一把好火，干了一件漂亮活儿，结果打到了许多猎物。所以，“允”有干得漂亮、干得妥帖的意思。

《说文解字》：“允，信也。”意思是老老实实在地做事，不投机取巧，把事情做到近似于完美。干活儿漂亮本身，就是最好的信誉。

1934年，在南开创办三十周年的校庆纪念会上，南开的老校长张伯苓先生正式宣布，“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为南开校训。他说：“允公，是大公，而不是什么小公，小公只不过是本位主义而已，算不得什么公了。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教人，发扬集体主义的爱国思想，消灭自私的本位主义。”他又说：“允能者，是要做到最能。要建设现代化国家，要有现代化的科学才能。而南开学校的教育目的，就在于培养具有现代化才能的学生，不仅要求具备现代化的理论才能，并且要具有实际工作的能力。”从这里可以看出，南开校训里用了两次“允”字，非常古雅，其意义和本爻的用法完全一致。

北京故宫的一个大殿里有一块匾，上面写着“允执厥中”，出自《尚书·大禹谟》：“人心

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意思是妥帖地、老实实在地把握事物的中道。

《论语·尧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允升，大吉”，由于做事情漂亮、妥帖，为人老老实实，有出色的表现而得到了提升，大大吉祥。^①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慕道斋释评 “上”，天道。“志”，心志，思想。

“上合志也”，这个人的思想合乎天道，行为漂亮的原因是思想正确。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慕道斋释评 九二刚健得中，胜任工作而有余。所谓“上升则为君所任，荐约则为神所享”。

“孚”，心中有信念，办事有准则。

“禴”，春天简单的祭祀。

“孚乃利用禴”，此人对如何完成他的工作，心里有一套正确的准则和好办法，所以，可以用很少的资源，干成很重要的事。表现如此出色，当然有望能升上去。

“无咎”，这样的人做事情有板有眼，用很少的资源即能成就大事。他升上去，领导也省心，群众也高兴，所以不会出什么灾祸。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慕道斋释评 “有喜也”，九二心中有做事的准则，可喜可贺。

九三，升虚邑。

慕道斋释评 “虚邑”，没有人占的位置。“邑”，一块地盘。见《讼卦》九二。

《孙子兵法·虚实篇》：“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

“升虚邑”，做人家不愿做的工作，要人家不愿要的位置。取人所不取，自己的升并不

① 《尚书·君陈》：“王曰：‘君陈，尔惟弘周公丕训，无依势作威，无倚法以削，宽而有制，从容以和。股民在辟，予曰辟，尔惟勿辟；予曰宥，尔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训，辟以止辟，乃辟。罔于奸宄，败常乱俗，三细不宥。尔无怠疾于顽，无求备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简厥修，亦简其或不修。进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迁。违上所命，从厥攸好。尔克敬典在德，时乃罔不变。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庸受多福，其尔之休，终有辞于后世。’”“大猷”就是大智慧、大谋略。“允升于大猷”，因为有大智慧而得到提升。

《尔雅·释诂》：“猷，谋也。”

《诗经·小雅·巧言》：“秩秩大猷，圣人莫之。”

《诗经·小雅·湛湛》：“显允君子，莫不令德。”

《诗经·小雅·采芣》：“显允方叔，伐鼓渊渊。”

《诗经·小雅·车攻》：“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尚书·皋陶谟》：“允迪厥德，谟明弼谐。”

《尚书·尧典》：“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

妨碍他人。

《象》曰：“升虚邑”，无所疑也。

慕道斋释评 “无所疑也”，如果是升入别人不争或不能争的位置，则不必有什么疑虑。

换句话说，一个职位空着，找不到合适的干部，而你升上去是为了做工作，填补这个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必疑惑这个职位会不会是个陷阱，是否有陷害你的目的。反过来说，某个职位并不缺人，并不请你去做，就不要出头争抢。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慕道斋释评 “用亨”，合理地利用资源，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

“岐山”，周之王业，盖兴于此。

“王用亨于岐山”，周武王在岐山用亨术，必然要提拔、任用一批人，所以和“升”有关系。《封神演义》第六十七回“姜子牙金台拜将”，描述了周武王在岐山拜姜子牙为将的故事。

“吉，无咎”，吉祥，没有祸患。

周武王在岐山提拔这些人，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为了干一番正经事业，所以就不是人为的陷阱。被提拔的人要考虑，为什么别人要提拔自己，是为了做正经事还是有什么其他的目的，以免上人家的当。

反面的例子：蒋介石到台湾后，想传位给蒋经国，但是又有所顾忌，怕引起非议。故先后拉上陈诚和严家淦当副总统，过渡一下。陈严二人当然心知肚明，该下来时，就及时地辞职。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顺事也。

慕道斋释评 “顺事也”，因为做事需要人手，顺应这个需要，而升了一批人的官。

六五，贞吉，升阶。

慕道斋释评 此爻讲了升官的两大注意事项。第一，要“贞吉”；第二，要“升阶”。

“贞吉”，当官要注意周围环境和发展趋势，周围的情况吉祥，才能考虑升官。如果情况不利，不要说升官，躲避还唯恐不及。

例如，秦末起义的上将军宋义和楚王心先后被项羽杀害。他们的能力弱，势力也弱，却位居项羽之上，所以他们被杀几乎是必然的。在这种情况下，官做得越大越危险。

“升阶”，要按部就班地，像上阶梯一样，一级一级升上去。秦末大起义的时候，楚王心从一个放羊娃一步登上王位，最后除了被杀，没有别的任何出路。

《象》曰：“贞吉，升阶”，大得志也。

慕道斋释评 “贞吉”，说明事情可为。“升阶”，说明有上升的基础。有这两条，当然心中愉悦，故曰“大得志也”。

《庄子·缮性》：“乐全之谓得志。古之所谓得志者，非轩冕之谓也，谓其无以益其乐而已矣。今之所谓得志者，轩冕之谓也。轩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傥来，寄也。寄之，其来不可围，其去不可止。故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其乐彼与此同，故无忧而已矣！今寄去则不乐。由是观之，虽乐，未尝不荒也。故曰：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贞。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冥，幽也。”又：“幽，隐也。”

“冥升”，上六的位不正，能力也不强，却得到提升，其中的原因自己也不知道，一定是另有隐情。

“利于不息之贞”，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暗含着危险，不可掉以轻心。要不停地调查研究，不停地揣摩，摸清升官的真正原因，想出正确的对策。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慕道斋释评 “在上”，指上六的位不正。“消”，减少，消灭，损失。《说文解字》：“消，尽也。”“富”，增加，得到。《说文解字》：“富，备也，一曰厚也。”

“消，不富也”，原因不明的升，其结果不是得，而是失；不是福，倒有可能是祸。

47 困卦 011010

慕道斋释评 本卦的卦象是坎下兑上，湖上水下。水平面在湖底之下，说明湖里没有水，喻资源极度地缺乏，没有力量可支配，需要用的东西都没有。在现实生活中，人处于这种局面，主要是由于失去自由造成的。从本卦初爻来看，像人被木制的牢笼圈起来，故曰“困”，这是个象形字。

另一幅图画是内险外悦，内心知道危险，从而处处收敛，而外表却显出愉悦。这是在困境中行为低调而又应付裕如的样子。

《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慕道斋释评 “困”，不自在，不自由，处境艰难恶劣。

《说文解字》：“困，故庐也。从木在口中。”《广韵》：“困，穷也，苦也。”

《广韵》：“故，事也。”《说文解字》：“庐，寄也。秋冬去，春夏居。”《集韵》：“庐，粗屋总名。”

所以，“故庐”的意思，就是犯了事的人，或有什么其他缘故的人，暂时寄居的简易房屋。在本卦，说白了，“故庐”就是监狱。

但是，为什么又说“困”字“从木在口中”呢？困是一个象形字，“口”描述的是一个固定的空间范围，说明犯人在监狱里是不可以随便跑出来的。而“木”字说明监狱的木质结构。从古代一直到民国初期，关犯人往往是用木制的笼子；牢房里的结构，也是被分割成一个一个木制的笼子。这个描述，符合中国的历史事实。^①

所以，被困的不是木头，而是被圈在木制笼子里的人。

“亨”，人在陷入困境时，尤其要注意很好地配置还剩下的、有限的那一点资源、那一点松动的机会，利用这些条件以摆脱困境，重新获得自由。

“贞”，这时尤其要注意多算，设法用计谋脱险。

“大人吉，无咎”，惟君子在困时能找到处于不利境地的原因，能够妥善处置，逢凶化吉，进而躲开祸患。

“有言不信”，困时不要多说话，说了人家也不信，有什么要求人家也不理。这里的逻辑很简单：你没有发言权。不要妄想用辩解来摆脱困境。你那么有见识，那么有道理，何以落到现在不自由的地步？所以，还是免开尊口。

《增广贤文》：“人贫不语，水平不流。”

“有言不信”的另外一层意思是，如果一个人只说不做，或者挂羊头卖狗肉，就容易陷入困境。例如，“四人帮”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终于全体坐进了监狱。^②

再有，对于别人说的话，要和实际情况对照，好好分析。轻信别人的话，也是陷入困境的一个原因。^③

《彖》曰：困，刚弇也。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贞，大人吉”，以刚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

慕道斋释评 “弇”，同“掩”，意思是把东西放在容器里，再把口堵上。《说文解字》：

① 《庄子·天道》：“夫得者困，可以为得乎？则鸱鸢之在于笼也，亦可以为得矣。且夫趣舍声色以荣其内，皮弁鹑冠搢笏绅修以约其外，内支盈于柴栅，外重缠缴，睨然在缴缴之中而自以为得，则是罪人交臂厉指而虎豹在于囊槛，亦可以为得矣！”

《庄子·养生主》：“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斲膏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

② 《吕氏春秋·审应览》：“赵惠王谓公孙龙曰：‘寡人事偃兵十余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公孙龙对曰：‘偃兵之意，兼爱天下之心也。兼爱天下，不可以虚名为也，必有其实。今商、离石入秦，东攻齐得城，而王加膳置酒。秦得地而王布帛，齐亡地而王加膳，所非兼爱之心也。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今有人于此，无礼慢易而求敬，阿党不公而求令，烦号数变而求静，暴戾贪得而求定，虽黄帝犹若困。”

③ 《吕氏春秋·慎行论》：“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故狗似猿，猿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与狗则近矣。此愚者之所以大过也。闻而审则为福矣，闻而不审不若无闻矣。齐桓公闻管子于鲍叔，楚庄闻孙叔敖于沈尹筮，审之也，故国霸诸侯也。吴王闻越王勾践于太宰嚭，智伯闻赵襄子于张武，不审也，故国亡身死也。”

凡闻言必熟论，其于人必验之以理。鲁哀公问于孔子曰：‘乐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乐传教于天下，乃令重黎举夔于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正。夔于是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风，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乐，天地之精也，得失之节也，故唯圣人为能和，乐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

宋之丁氏，家无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闻而传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国人道之，闻之于宋君。宋君令人问之于丁氏，丁氏对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于井中也。’求能之若此，不若无闻也。

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辞多类非而是，多类是而非。是非之经，不可不分。此圣人之所慎也。然则何以慎？缘物之情及人之情以为所闻，则得之矣。”

“𡗗，盖也。”甲骨文中有此字，象形，意思和《说文解字》一致。

由于容器的体积有限，后来把狭小的地方也叫做“𡗗”。《类篇》：“𡗗中，隘道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行及𡗗中。”

使人感到受挤压，有压迫感，也叫做“掩”。韩愈《知名箴》：“矜汝文章，负汝言语，乘人不能，掩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师，不请而教，谁云不欺？欺以贾憎，掩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于难。”

再引申，把东西放在狭小的空间里挤，也可叫做“𡗗”。如现代有人说在“门缝里𡗗核桃”、“手被机器𡗗了”等。^①

“刚𡗗”，外部力量强大，强迫物体停留在狭小的环境之中，再把口堵住。人之所以陷入困境，被限制在狭小的空间，都是因为受到强大外力的胁迫。从周文王被囚羑里，到“文革”中干部和知识分子被关进“牛棚”，都毫无例外。

“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在危险之中仍能愉快地生活，在困境中仍能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和生路。这里的“说”通“悦”。《论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亨，其唯君子乎”，困时还能亨，也就君子能做得到吧！譬如，舜在当皇帝之前，在家里时常受到父、母、弟弟的陷害，却每次都能躲开危险，安然无恙。据说后来曾把他只身放在大森林里，他也可以免遭伤害，说明其有大德也。^②

“以刚中也”，君子可以逢凶化吉，因为他心中有道。

“‘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人处在困境的时候，人轻言微，说了人家也不信，说多了反而要陷入不利。这时候，要摆脱困境，不是靠如何辩解，而是靠巧妙的行动。所以，在“困”时要少说多做。^③

自古以来，从来就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对于已经失去人身自由的人，尤其是这样。稍微说得不好，就会祸上加祸。孔子在《系辞传》中说：“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周易》中有很多地方反复告诫这一点。

反面的例子：南唐后主李煜被宋朝俘虏之后，因为心情郁闷，写了不少词，都堪称词中上品。其中的一首写道：“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

① 《战国策·楚四》：“魏王遣楚王美人，楚王说之。夫人郑袖知王之说新人也，甚爱新人：衣服玩好，择其所喜而为之；宫室卧具，择其所善而为之。爱之甚于王。王曰：‘妇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妒者，其情也。今郑袖知寡人之说新人也，其爱之甚于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亲，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郑袖知王以己为不妒也，因谓新人曰：‘王爱子美矣。虽然，恶子之鼻。子为见王，则必掩子鼻。’新人见王，因掩其鼻。王谓郑袖曰：‘夫新人见寡人，则掩其鼻，何也？’郑袖曰：‘妾知也。’王曰：‘虽恶必言之。’郑袖曰：‘其似恶闻君王之臭也。’王曰：‘得哉！’令刺之，无使逆命。”这里的“掩”同“𡗗”和“掩”。

《战国策·楚四》：“庄辛去之赵，留五月，秦果举郢郢、巫、上蔡、陈之地，襄王流徙于城阳。”

《战国策·秦四》：“轸弱曰：‘山东战国六，威不掩于山东，而掩于母，臣窃为大王不取也。’”这里，“掩”通“𡗗”。

② 《王守仁全集·卷十三·与林见素》：“顾终岁奔走于山夷海嶺之区，力不任重，日不暇给，无由一申起居。徒时时于交游士夫间，窃执事之动履消息。皆以为人不堪其忧愤，而执事处之恬然，从容礼乐之间，与平居无异，《易》所谓‘时困而德辨，身退而道亨’，于执事见之矣。”

③ 《资治通鉴·卷一〇》：“项王闻龙且死，大惧，使盱台人涉往说齐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与戮力击秦。秦已破，计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汉王复兴兵而东，侵人之分，夺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关，收诸侯之兵以东击楚，其意非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厌足如是甚也！且汉王不可必，身居项王掌握中数矣，项王怜而活之；然得脱，辄倍约，复击项王，其不可亲信如此。今足下虽自以与汉王为厚交，为之尽力用兵，必终为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须臾至今者，以项王尚存也。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项王今日亡，则次取足下。足下与项王有故，何不反汉与楚连和，三分天下王之！今释此时而自必于汉以击楚，且为智者固若此乎？’”韩信谢曰：‘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借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此。夫人深亲我，我倍之不详；虽死不易！幸为信谢项王！’”

《孟子·尽心下》：“浩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谓善？何谓信？’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词写到这么漂亮，也算到头了。但宋太宗赵光义见到这么好的一首词，心中却大为恼火。趁李煜过生日，赵光义派人送去烈性毒酒，使李煜在四十二岁生日那天，在毒酒中“牵机药”的作用下，万般痛苦地死去。这都是话太多的缘故。

孔子在《系辞下传·第七章》中说：“困，德之辨也。”困难的时候，正是辨别此人是否有德、是否有克服困难之办法的时候。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

孔子在同文中又说：“困，穷而通。”本卦是《困卦》，就是要研究如何从困难的、看起来是穷途末路的局面中找到走向通途的办法。

孔子在同文中又说：“困以寡怨。”在困难的时候，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要自己想办法。不要怨天尤人，也不要轻易得罪人，因为那样做也没有用，只能使自己陷入更被动的局面。

《象》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慕道斋释评 “泽无水，困”，湖里无水，叫做困，喻这时候自己没有可支配的资源。

“致”，到达。^①“命”，性命，使命。《说文解字》：“命，使也，从口从令。”人的性命由自然赋予，犹如上天之使命。^②

“致命”，使自己的生命达到目的，努力拼搏，完成使命。^③

《论语·子张》：“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

“遂”，成功。《老子·第九章》：“功遂身退，天之道。”

《国语·晋语二》：“夫二国士之所困，无不遂也。”

“志”，心意，志向。《尚书·舜典》：“诗言志，歌永言。”《后汉书·伏湛传》：“秉节持重，有不可夺之志。”

“遂志”，达到自己的志向。

“君子以致命遂志”，讲的是上六。君子虽然面临困难，仍能坚韧不拔，全力拼搏，运用自己的全部智力和体力，甚至在必要时拼上自己的性命，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庶几能争取到自己的自由和生存权利。

处于困境的时候，往往谁也靠不上，只有靠自己救自己。这时候尤其要注意的是，要多用脑子，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争取主动权，为自己的目标坚决奋斗，绝对不能被敌

① 《说文解字》：“致，送诣也。从夊从至。”《说文解字》：“夊，从后至也。象人两胫后有致之者。”

《论语·学而》：“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管子·大匡》：“邢君出，致于齐。”

② 《吕氏春秋·恃君览》：“晏子与崔杼盟，其辞曰：‘不与崔氏而与公孙氏者，受其不祥！’晏子俯而饮血，仰而呼天曰：‘不与公孙氏而与崔氏者，受其不祥！’崔杼不说，宜兵造胸，句兵钩颈，谓晏子曰：‘子变子言，则齐国吾与子共之；子不变子言，则今是已！’晏子曰：‘崔子，子独不为夫《诗》乎？《诗》曰：‘莫莫葛藟，延于条枚。凯弟君子，求福不回。’晏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子惟之矣！’崔杼曰：‘此贤者，不可杀也。’罢兵而去。晏子缓缓而乘，其仆将驰，晏子抚其仆之手曰：‘安之，毋失节。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于山，而命悬于厨。今晏之命有所悬矣。’晏子可谓知命矣。命也者，不知所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举错者不得与焉。故命也者，就之未得，去之未失。国士知其若此也，故以义为之决而安处之。”

③ 《论语·宪问》：“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庄子·人间世》：“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何作为报也？莫若为致命，此其难者。”

《庄子·天地》：“愿闻神人。”曰：“上神乘光，与形灭亡，是谓照旷。致命尽情，天地乐而万事销亡，万物复情，此之谓混冥。”

《仪礼·觐礼》：“侯氏坐取圭，升致命。”

人牵着鼻子走。更不能因为一时熬不住，轻易拼命或自杀，白白送死。^①

例如，红军长征渡过金沙江以后，面前已经没有万全之策。要么是奔袭大渡河，然后过雪山草地，杀出一条血路；要么就是犹豫彷徨，畏首畏尾，最后归于失败。两相比较，只有运用智慧，拼命向前，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正因为如此，红军终于摆脱了困境，不仅保存了革命骨干，后来还打下了江山。

人在平常时候，是要注意养生，注意积蓄力量，不要轻易拼搏。但在关键时刻，就得拼搏，去争取胜利。所以，本卦上六与《离卦》中的“黄离”并不矛盾。

困之时，要么像初六那样，隐蔽起来；要么如九二、九四、九五，沉下心来，等待好的机会；要么如上六，奋起行动。如果混到了六三的地步，就离死不远了。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覿。

慕道斋释评 “臀”，在身体的中部，喻人的身体。

“株”，整根的木头。《说文解字》：“株，木根也。”

“臀困于株木”，身体受困于环境，譬如进入了用许多根粗壮的木头搭起的樊笼、篱笆或牢房，古代递解犯人用的囚笼就是用几十根胳膊粗的小树干做成的。这一句喻初六失去了行动自由，和《彖》的说法一致。

“幽谷”，昏暗的山谷。这里比喻掩盖自己的身份和意图。

“覿”，显露，看见。^②

“三岁”，指多年。“三岁不覿”，形容隐藏之深。“不覿”，看不见，往往是视而不见，这才是这里强调的要点。譬如，春秋时越王勾践君臣一班人给吴王夫差当了三年奴隶，一直在夫差的眼前晃来晃去，但夫差始终没有觉察出勾践一伙人的意图。

“入于幽谷，三岁不覿”，在困难的时候应该韬光养晦，把自己的本领和意图深深隐藏起来，让人家看不出来，以避免进一步的迫害。这样，在形势有利时，才能有力量出击或脱险。

《孙子兵法》：“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本爻失去了行动自由，明显地处于弱势。但是，攻不足，守有余，为了避开敌人的追击，首要的事情是要保守秘密，不露行迹。在困难的时候，不但要埋头苦干，而且要善于销声匿迹。

《管子·形势解》：“人主务学术数，务行正理，则化变日进，至于大功，而愚人不知也。乱主淫佚

^① 《史记·礼书》：“孰知夫出死要节之所以养生也。”此话之后的《索引》说：“言人谁知夫志士推诚守死，要立名节，仍是养生安身之本，故下云‘人苟生之为见，若者必死。’是解上意。言人苟以贪生之为见，不能见危致命，若者必死。若犹如也，言执心为见，如此者必刑戮及身，故云‘必死’。……出死犹死也。审知志士推诚处死，要立名节，若曹沫、茅焦，所以养生命也。”所以，危急时刻就要拼命，苟且偷生有时反而是速死之道。

《宋史·志第一百四十三》：“近日霸州文安县及真定府北管，皆有北贼惊劫人户，捕盗官吏拱手相视，无如之何，以验禁军、弓手皆不得力。向使州县逐处皆有弓箭社，人户致命尽力，则北贼岂敢轻犯边管，如人无人之境？”

^② 《说文解字》：“覿，见也。”

《国语·周语中》：“武不可覿，文不可匿。”

《张迁碑》：“利器不覿。”

邪枉，日为无道，至于灭亡，而不自知也。故曰：‘莫知其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舍之也，藏之而无形。’”

《孙子兵法》：“胜可知，而不可为。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

箕子佯狂，勾践为奴，范雎在厕所装死，都是类似的作法。^①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幽，隐也。”

“幽，不明也”，幽，就是昏暗，隐藏在暗处，使别人不知道你的情况，尤其不明白你的思想和意图。越是在困难的环境，自己的本领和意图越要隐蔽。

反面的例子：南唐后主李煜在被俘后写词，暴露了自己的思想，所以引来杀身之祸。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来，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慕道斋释评 “困于酒食”，九二有能力、有地位，但却陷于困境之中，不得施展其才干。人要生存，最起码的要求是要有吃有喝，现在吃喝的情况还可以，说明处境还不是很凶险。

“朱紱”，系印章用的红丝带，大官所用。^②

“朱紱方来”，对他的高级任用即将到来，喻前途还是光明的。

“享祀”，祭祀。

“利用享祀”，人在祭神的时候，必须清心寡欲，静默深沉，一心想着天道。在对付困难环境的时候，也要有这种心情，多动脑筋，才能想出对付困境、脱离困境的办法。

古人在祭祀前，要斋戒沐浴，独自默想，是为了培植自己对天道的敬畏之心，并学习用天道来思考问题。对于这一点，《周礼》、《仪礼》和《礼记》里有反复的论述。有了这种敬畏之心和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做事情就不容易出乱子。

“利用享祀”，是说要用祭祀和斋戒时的敬畏之心、平静之心、思考之心，认真地思考天道，考虑好每一个环节。努力地想办法，谨慎地处理问题，是走出困境的根本方法。

中国古代的祭器上，往往铸有饕餮头像，目的是提醒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只有小心翼翼，才能得到安全。

而中国古代的祭器，无论是青铜的还是玉的，上面往往还有一个图案，像是两只大眼睛，眼睛上面还有一圈一圈的纹路，称“纵目”。意思是说，在祭祀的时候要深刻思考，在意识里要高瞻远瞩、耳目聪明。

中国三星堆文物中，有一个青铜纵目面具，纵目大耳。细心体会那个雕像，就能够明

① 《吕氏春秋·先识览》：“主贤世治，则贤者在上；主不肖世乱，则贤者在下。今周室既灭，天子既废，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劫，不得休息，而侯进，今之世当之矣。故欲求有道之士，则于江海之上，山谷之中，僻远幽闲之所，若此则幸于得之矣。”

② 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的《易经》一书解释为：“红而明亮为朱，红而不亮为赤。”《汉书·匈奴传下》：“译前，欲解取印绶，单于举掖授之。”曹植《求自试表》：“是以上惭玄冕，俯愧朱紱。”《资治通鉴·卷五三》：“封箕妻孙寿为襄城君，兼食阳翟租，岁入五千万，加赐赤紱，比长公主。”

白什么叫做“耳目聪明”。

《鬼谷子·符言》：“一曰长目，二曰飞耳，三曰树明。明知千里之外，隐微之中，是谓洞天下奸，莫不请变更。”

《论语·八佾》：“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祭。’”

同样，在困境中思考问题，找自己的出路，一定要专心致志，不可以心不在焉、敷衍了事，不然只能是坑害了自己。

祭祀的另一个功用是用来激发英雄主义精神，用先辈的功绩来激励自己，不怕困难，坚持斗争。^①

“征凶”，如果在这个时候进行反抗的话，很凶险，因为时机还不成熟。对比本卦上六的“征吉”，到了那个地步，才是不得不进行反抗的时候。

例如，在1967年2月的怀仁堂会议上，七位老师和副总理痛斥“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展开面对面的斗争。事后，这些老同志被污蔑为“二月逆流”，日子更加不好过。

“无咎”，正视不利的现实，老实呆着就出不了事。因为处境还不是极端险恶，还能凑合过。这时重要的是要能够忍耐，必须戒躁。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庆也。

慕道斋释评 “中有庆也”，保持中道，保存实力，结果就会很好。能理解这一点，就值得庆贺。

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慕道斋释评 “困于石，据于蒺藜”，被关进石头砌成的牢房，周围不是坚硬的石头就是刺，不时地遭到伤害，又没有机会跑出去。^②

“入于其宫，不见其妻”，极端孤立，周围一个亲信的人都没有，没有任何人帮助他，连妻子都见不着。请参阅《剥卦》六二。

例如，清光绪帝被关在瀛台，身边没有自己的亲信太监，那就如同一块案板上的肉，终于被慈禧用砒霜毒死。

“凶”，困苦和孤立这两条加起来，就十分凶险，随时有生命危险。

关于这一爻，孔子在《系辞下传·第五章》说：“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将至，妻其可得见邪？”

① 《管子·轻重己》：“以夏至始，数四十六日，夏尽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于太祖，其盛以黍。黍者，谷之美者也。祖者，国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小功者小祖，无功者无祖。无功者皆称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观于外。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威祭也。天子之所以异贵贱而赏有功也。”

② 《庄子·山木》：“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履系屣而过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惫邪？’庄子曰：‘惫也，非惫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此所谓非遭时也。王独不见夫骀腹猿乎？其得楠梓豫章也，揽其枝而王长其间，虽羿、蓬蒙不能射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间也，危行侧视，振动悼栗，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处势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见剖心，征也夫！’”

《象》曰：“据于蒺藜”，乘刚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不祥也。

慕道斋释评 “乘刚也”，整个环境为敌强我弱，又没有行动的自由，好像不得不坐在一些坚硬尖锐的刺上面。

“不祥也”，不吉祥。一个人的行动自由为什么很重要？因为它是防止自己陷入这种危险境地的唯一保证。

九四，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

慕道斋释评 “来”，指将来。黄石公《素书》：“富在迎来，贫在失时。”

“徐”，就是慢。《孙子兵法·军争篇》：“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

“来徐徐”，形容时间慢慢地过去。在欢乐的时候，人们就感觉时间过得快，所谓光阴似箭；在困苦的时候人们就感觉时间就过得慢，非常难熬，所谓度日如年。这里的“徐徐”提醒我们，在困难的时候万万不可急躁。可以通过调整心情，使它要快就快，要慢就慢。

“金车”，喻时间的流逝，古人用金乌喻太阳。《楚辞·九歌·东君》是关于太阳的诗篇，里面有：“抚余马兮安驱，夜皎皎兮即明。”屈原在这里用马车喻太阳在天空行走。古希腊也有类似的比喻。

《吕氏春秋·仲夏纪》：“天地车轮，终则复始，极则复反，莫不咸当。”

由于时间在流逝，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仿佛坐在一辆车子上，这辆车子以均匀的速度前进着，永不休止，什么力量也不能改变它行进的步伐。

“困于金车”，喻暂时处于不利的境地。这时候应该利用时间的推移，等待事物的变化，从而自动地走出困境。

《说文解字》：“吝，恨也。”“吝，有终”，虽然现在心情忧愤，有很多困难，但是从长远看，总是可以走出困境，能够等到好结果的。

此爻是说，有的时候，作为小人物，大的局面是无力改变的。此时想脱离困境，必须耐心地、谨慎戒惧地等待时局的变化，千万不可急躁。

例如，“文化大革命”时，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备受欺凌，具体的情形可参阅季羨林所著《牛棚杂忆》。当时作为小人物的知识分子，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自己的户口、工资、粮票都捏在别人手里，一不小心就没有活路。所以只有小心谨慎，静待其变，才是上策。然而，有些人却等不及，以致各种非正常死亡的例子在“文革”中数不胜数，这都是未能按此卦所说的去做。

“金车”的力量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住的，“文化大革命”虽然凶险无比，搞了十年，最后还是搞不下去了。在一般情况下，无论是哪个社会阶层的人，只要把这十年耗过去，就能

找到活路。^①

《象》曰：“来徐徐”，志在下也。虽不当位，有与也。

慕道斋释评 “志在下也”，耐下心来，肯为人下，粗衣粝食，行为低调，虚心下气，谨慎戒惧，不慌不忙。应该用这种态度度过艰难困苦的时光。

《老子·第六十六章》：“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

“与”，同盟者，伙伴，帮手。《荀子·王霸》：“约结已定，虽睹利败，不欺其与。”^②

“虽不当位，有与也”，九四无位，喻现在处境不利，至少是不当时。但与九四处境类似的人很多，比六三的极端孤立强得多。

例如，在“文革”时，几乎所有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倒霉，各种各样的凌辱和迫害落在他们头上，五花八门。像老舍这样的人实在受不了，就自杀了。其实，倒霉的人多了，就不太要紧。人多势众，把心放宽，和大家共命运，过一天算一天。熬到“文化大革命”收场，大家就都渡过难关。

九五，剿、剝，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

慕道斋释评 “剿”，被削去了鼻子。

“剝”，被剝去了膝盖骨。

“剿、剝”，喻受到了伤害、不得志，处于不利地位，干着卑贱的活计，但尚无性命之忧，还不是杀头之罪。^③

① 《吕氏春秋·孝行览》：“圣人之于事，似缓而急，似迟而速以待时。王季历困而死，文王苦之，有不忘类里之丑。时未可也。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王门之辱，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时固不易得。太公望，东夷之士也，欲定一世而无其主。闻文王贤，故钓于渭以观之。伍子胥欲见吴王而不得，客有言之于王子光者，见之而恶其貌，不听其说而辞之。客请之王子光，王子光曰：‘其貌适吾所甚恶也。’客以闻伍子胥，伍子胥曰：‘此易故也。愿令王子居于堂上，重帷而见其衣若手，请因说之。’伍子胥说之半，王子光举帷，搏其手而与之坐；说毕，王子光大说。伍子胥以为有吴国者，必王子光也，退而耕于野七年。王子光代吴王僚为王，任子胥。子胥乃修法制，下贤良，选练士，习战斗，六年，然后大胜楚于柏举，九战九胜，追北千里，昭王出奔随，遂有郢，亲射王宫，鞭荆平之坟三百。乡之耕，非忘其父之仇也。”

墨者有田鳩，欲见秦惠王，留秦三年而弗得见。客有言之于楚王者，往见楚王。楚王说之，与将军之节以如秦。至，因见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固有近之而远，远之而近者。时亦然。有汤、武之贤，而无桀、纣之时，不成；有桀、纣之时，而无汤、武之贤，亦不成。圣人之见时，若步之与影不可离。故有道之士未遇时，隐匿分窜，勤以待时。时至，有从布衣而为天子者，有从千乘而得天下者，有从卑贱而佐三王者，有从匹夫而报万乘者。故圣人之所贵，唯时也。水冻方固，后稷不种，后稷之种必待春。故人虽智而不遇时，无功。方叶之茂美，终日采之而不知；秋霜既下，众林皆靡。事之难易，不在小大，务在知时。”

郑子阳之难，獬狗灋之；齐高国之难，失牛灋之。众困之以杀子阳，高国。当其时，狗牛犹可以为人唱，而况乎以人为唱乎？饥马盈廐，嗅然，未见刍也。饥狗盈窟，嗅然，未见骨也。见骨与刍，动不可禁。乱世之民，嗅然，未见贤者也。见贤人，则往不可止。往者非其形心之谓乎？齐以东帝困于天下，而鲁取徐州；邯郸以寿陵困于万民，而卫取董氏。以鲁卫之细，而皆得志于大国，遇其时也。故贤主秀士之欲优黔首者，乱世当之矣。天不再与，时不久留，能不两工，事在当之。”

② 《吕氏春秋·审应览》：“荆庄王立三年，不听而好譏。成公贾人谏，王曰：‘不容禁谏者，今子谏，何故？’对曰：‘臣非敢谏也，愿与君王譏也。’王曰：‘胡不没不谷矣？’对曰：‘有鸟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动不飞不鸣，是何鸟也？’王射之曰：‘有鸟止于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动，将以定志意也；其不飞，将以长羽翼也；其不鸣，将以览民则也。是鸟虽无飞，飞将冲天；虽无鸣，鸣将骇人。贾出矣，不谷知之矣。’明日朝，所进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群臣大说，荆国之众相贺也。故《诗》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处也，必有与也。’其庄王之谓邪！成公贾之譏也，贤于太宰嚭之说也。太宰嚭之说，听乎夫差，而吴国为墟；成公贾之譏，喻乎荆王，而荆国以霸。”

③ 《幼学琼林·卷四·讼狱》：“古之五刑，墨、劓、剕、宫、大辟。”

《尚书·吕刑》：“墨辟疑赦，其罚百钁，阅实其罪。劓辟疑赦，其罪惟倍，阅实其罪。剕辟疑赦，其罚倍差，阅实其罪。宫辟疑赦，其罚六百钁，阅实其罪。大辟疑赦，其罚千钁，阅实其罪。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剕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

《周礼·秋官》：“司刑掌五刑之法，以丽万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杀罪五百。若司寇断狱弊讼，则以五刑之法治罪，而以辨罪之轻重。”有又：“墨者使守门，劓者使守关，宫者使守内，剕者使守圜，髡者使守积。”

“赤绂”，见九二的解释。

“困于赤绂”，不是因为自身贫贱而造成的困境，而是缘于人为的迫害。例如，“文革”时高级干部或高级专家学者被迫进“牛棚”，扫厕所，做重体力劳动。

“徐”，慢，见本卦九四“来徐徐”。

“说”，同“脱”，见《小畜卦》九三解释。

“乃徐有说”，只要不急躁，慢慢地会找到机会走出困境。由于九五有尊贵的地位或高深的学识，走出困境是必然的，只是时日问题。例如，周文王被囚十年，历尽艰辛，抽空还写了一本《周易》，最后终于找到了机会，平安脱险。“文革”中挨整的老干部、老教授，后来都补发了工资，恢复原职。

“利用祭祀”，请参阅本卦九二之“利用享祀”，具有类似的意思。^①

人在危难之中，最怕的是只看到事物黑暗的一面，看不到事物在时间的长河中，会不断地发展和变化，看不到光明就在前面。这时候如果行为急躁、意气用事，就会越陷越深，为了一点小事而丢掉全盘。“文革”时，作家老舍被暴打一顿之后，在情急羞辱之下自沉了太平湖，此种惨痛的教训，应该千古铭记。

《象》曰：“剿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说”，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慕道斋释评 “志未得也”，受到了伤害，干着卑贱的活计，心中不愉快。^②

“以中直也”，用中道、用正确的办法脱险。

“受福也”，得到益处和福分。^③

古代田猎，接受猎获的动物也叫做“受福”，喻得到田猎的好处。^④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动悔有悔，征吉。

慕道斋释评 “葛藟”，蔓生植物。《诗经·王风》里有《葛藟》一篇，形容和抒发了被自己的亲人疏远、孤立、排挤的心情。

“困于葛藟”，喻不自由，被小人纠缠。小人敢如此猖狂，可见此爻环境危难的程度，比

① 《吕氏春秋·孟冬纪》：“君子斋戒，处必斋，身欲宁，去声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静，以待阴阳之所定。”

《国语·楚语下》：“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纯、二精、三牲、四时、五色、六律、七事、八种、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品、万官、亿丑、兆民经入献数，以奉之，明德以昭之，和声以听之，以告边至，则无不受休。”又有：“王曰：‘所谓一纯、二精、七事者，何也？’对曰：‘圣王正端冕，以其不违心，帅其群臣，以临享祀，无有苛愿于神者，谓之一纯。玉帛为二精。天、地、民及四时之务为七事。’王曰：‘三事者，何也？’对曰：‘天事武，地事文，民事忠信。’”

《礼记·祭义》：“孝子将祭，虑事不可以不豫。”

② 《庄子·缮性》：“乐全之谓得志。古之所谓得志者，非轩冕之谓也，谓其无以益其乐而已矣。今之所谓得志者，轩冕之谓也。轩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悦来，寄也。寄之，其来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其乐彼与此同，故无忧而已矣！今寄去则不乐，由是观之，虽乐，未尝不荒也。故曰：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

③ 《尚书·君陈》：“王曰：‘君陈，尔惟弘周公丕训，无依势作威，无倚法以削，宽而有制，从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尔惟勿辟；予曰宥，尔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训，辟以止辟，乃辟。罔于奸宄，败常乱俗，三细不宥。尔无怠于厥职，无求备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简厥修，亦简其或不修。进厥良，以率其或不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迁。违上所命，从厥攸好。尔克敬典在德，时乃罔不变。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唐受多福，其尔之休，终有辞于永世。’”

④ 《国语·晋语二》：“骊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梦齐姜，必速祠而祈福。’申生许诺，乃祭于曲沃，归福于绛。公田，骊姬受福，乃置鸩于酒，置董于肉。公至，召申生献，公祭之地，地坟。申生恐而出。骊姬与犬肉，犬毙；饮小臣酒，亦毙。公命杀杜原款。申生奔新城。”

《国语·晋语二》：“骊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梦齐姜，必速祠而祈福。’申生许诺，乃祭于曲沃，归福于绛。公田，骊姬受福，乃置鸩于酒，置董于肉。公至，召申生献，公祭之地，地坟。申生恐而出。骊姬与犬肉，犬毙；饮小臣酒，亦毙。公命杀杜原款。申生奔新城。”

初六的“困于株木”更甚。

“斲脍”，通“机陞”，意思是命悬一线却躲不开，喻自己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即使自己处处谨慎，也很容易出生命危险。例如，人不得已住在危房之下，房子随时可能倒塌砸下来，就叫做斲脍，意思是处境很悬。

《尚书·秦誓》：“邦之机陞，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①

“曰动悔有悔，征吉”，这叫做动辄得咎，很可能有无妄之灾。这时候应该“走为上”，或者采取其他措施，反正不能坐以待毙。总之，必须采取行动反抗，才能吉祥。②

《象》曰：“困于葛藟”，未当也。“动悔有悔”，吉行也。

慕道斋释评 “未当也”，环境不适当，处境不好，长期下去没有活路，必然要出危险。

“吉行也”，采取行动，才能脱离不好的环境，这是通往吉祥的唯一之路。

此爻是说，当处境极端危险，逆来顺受也没有出路的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采取行动反抗。这样做肯定有风险，但比任人宰割略为吉祥。能否成功，要看具体步骤执行得好不好，另当别论。

48 井卦 010110

慕道斋释评 本卦的卦象是巽下坎上，木下水上。木在下，水在上，象征汲水时木桶里盛着水，为从井里打水的形象。

《井》：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慕道斋释评 “邑”，封地，领地，居民点，见《讼卦》九二。这里喻人类社会。

“井”，水井，喻人们赖以谋生的学问或技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周易》里的每一卦都是一个哲学比喻，这里显然不是为了说水井而说水井，而是有着更为广泛的哲学含义。在本卦大《象》里，孔子对本卦作了很好的解释，说这一卦的意思是为了“劳民劝相”。什么叫做“劳民劝相”？“劳民”，就是鼓励人们辛勤劳作；“劝相”，就是鼓励人们互相帮助，交换彼此的劳动。这四个字包括了经济学的所有目的，应该作为现代经济学的指导思想。

① 《资治通鉴·卷一三四》：“帝尝直入领军府。时盛热，萧道成昼卧裸袒。帝立道成于室内，画腹为的，自引满，将射之。道成敛衽曰：‘老臣无罪。’左右王天恩曰：‘领军腹大，是佳射棚；一箭便死，后无复射；不如以胞箭射之。’帝乃更以胞箭射之，正中其脐。投弓大笑曰：‘此手何如！’帝忌道成威名，尝自磨锋，曰：‘明日杀萧道成！’陈太妃骂之曰：‘萧道成有功干国，若害之，谁复为汝尽力邪！’帝乃止。”

② 例如，萧道成终于下定决心，找机会毅然杀了宋顺帝，推翻了宋朝，建立了新的朝廷，自己称帝，终于转危为安，是为齐高帝。

又例如，南北朝时还有一位宋废帝，据《资治通鉴·卷一三〇》记载：“帝畏忌诸父，恐其在外为乱，皆案之建康，拘于殿内，殴捶陵虐，无人理。湘东王彧、建安王休仁、山阳王休佑，皆肥壮，帝为竹笼，盛而称之，以彧尤肥，谓之‘猪王’，谓休仁为‘杀王’，谓休佑为‘贼王’。以三王年长，尤恶之，常录以自随，不离左右。……尝以木槽盛饭，并杂食搅之，掘地为坑，实以泥水，裸置坑中，使以口就槽食之，用为欢笑。前后欲杀三王以十数；休仁多智数，每以谈笑佞谀说之，故得推迁。”刘彧当时所处的环境，也属于“动悔有悔，征吉”。后来，这位湘东王刘彧终于受不了这种朝不保夕的日子，用计杀了宋废帝，又被推举当上了皇帝，是为宋明帝。

人类社会有不同的行业，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些行业既为社会上所有的从业人员提供了就业机会，又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服务。就像人人的生活都离不开水井里的水一样，每个人都需要社会的服务。所以，本卦把水井喻为人们赖以谋生的学问或技艺。有了这样的解释，本卦的各爻就都有了比较贴切的比喻，并且在逻辑上前后一致，对人们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孔子的解释对于正确理解《周易》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字面上解释的随意性。

“改邑不改井”，居民点的外貌或归属改变了，那里的水井的状态并没有改变。喻虽然社会在不断地改变，但是人们赖以谋生的学问和技艺却不会改变。千百年来，木匠还是木匠，铁匠还是铁匠，教师还是教师。

“无丧无得”，人们运用学问和技艺谋生时，这些学问和技艺本身虽然没有失也没有得，但它们却是人们谋生时取之不尽的源泉。这就像井，人用井水，但井本身没有改变，井水没有增多也没有减少。

“往来井井”，古往今来，为了维持社会生存，各行各业都有各自的学问和技艺，正像任何地方都有不少水井。

《说文解字》：“汔，涸也。”水干枯的意思。人和井毕竟不同，人总是要死的，死了之后，平生所学的学问和技艺就没有用了，好比井水干了。

《说文解字》：“繻，绁也。”《说文解字》：“绁，汲井绁也”。《仪礼·士丧礼》：“管人汲，不说繻，屈之。”所以，“繻井”就是用绳子和容器从井里汲水。

“瓶”，汲水用的容器，是水源和用水者之间的媒介。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古人就用一种专门的硬陶瓶子汲水。这种瓶子壁薄底尖，因为瓶子本身特殊的重心特点，打水的时候瓶子不会瓶口朝上漂浮在水面上，打起水来非常方便。中国考古学家夏鼐曾对这种瓶子作过专门研究，位于济南市的山东省博物馆有其实物展览。

“羸其瓶”，敲破了汲水的瓶子，喻没有了用来打水的媒介。由于瓶子是硬陶的，很容易被打破。喻人的身体，十分脆弱，很容易受伤或生病，甚至死亡。

“汔至，亦未繻井，羸其瓶，凶”，这里讲到两种凶险。

第一种是“汔至，亦未繻井”，意思是没有抓紧时间利用水井，直到井水干枯，也没有从井里打水用。喻某人掌握了很多学问和技艺，还没有来得及用，人就死了，所有的学问和技艺都白费了。从长远看，人将来一定会死，所以，得用水时，要赶快用。

另一种是“羸其瓶”，把汲水用的瓶子打破了，喻把应用某种学问、技艺的媒介毁坏了，于是所有的学问和技艺也白费了。譬如一个画家技艺非凡，但是眼睛瞎了，他的绘画技艺也就白费了。

人才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所以这里以“凶”字结束。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养而不穷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汔至，亦未繻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慕道斋释评 “巽”，木也，顺也。

“巽乎水而上水，井”，木桶和水和谐相处，往上提水，这就是井。

“井养而不穷也”，井养了人，自己却一点也不减少。各种学问和技艺对于人类社会的作用，也是这个道理。它们支持了人类社会，自己却永远没有穷尽。

“乃以刚中也”，因为每种学问技艺之中都有道，此道长久不变。

“未有功也”，未能在实际中派上用场。

“是以凶也”，造成了极大的浪费，所以凶险。

孔子在《系辞下传·第七章》中说：“井，德之地也。”井水养人，为有德的地方。喻学问和技艺也养人，为人之德。

孔子又说：“井，居其所而迁。”喻学问和技艺要与时俱进。

孔子又说：“井，以辨义。”一个人适合干什么，各有不同，要自己想清楚。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劳民劝相。

慕道斋释评 “木上有水，井”，这是说卦象。

“劳民”，古礼，每年孟夏和岁末，官府要出面动员和慰劳农民，以勉励人民努力工作。

《礼记·月令》：“是月也，继长增高，毋有坏堕，毋起土功，毋发大众，毋伐大树。是月也，天子始缡。命野虞出行田原，为天子劳农劝民，毋或失时。”

《礼记·王制》：“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质于天子，百官齐戒受质。然后，休老劳农，成岁事，制国用。”

“相”，辅助，扶助，帮助。《集韵》：“相，助也。”

《孟子·万章上》：“舜相尧二十有八载。”

《庄子·在宥》：“说礼邪，是相于技也；说乐邪，是相于淫也；说圣邪，是相于艺也；说知邪，是相于疵也。”

“劳民劝相”，动员、慰劳、督促人民努力工作，并劝告他们用各自的学问和技艺互相服务、互相帮助。

《论语·子张》：“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

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

慕道斋释评 “井泥不食”，井里只有泥，没有清水，没有办法吃。喻没有上好的学问和技艺。

“旧井无禽”，破旧的井连野兽都不来。喻学问和技艺过时无用了，没有人再来光顾。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旧井无禽”，时舍也。

慕道斋释评 “下也”，学问和技艺低下。

“舍”，停留。《诗经·小雅·何人斯》：“尔之安行，亦不遑舍。”

“时舍也”，停留在旧的时代，没有与时俱进，喻学问和技艺已过时无用。

九二，井谷射鲋，瓮敝漏。

慕道斋释评 “谷”，《尔雅·释水》：“水注谿曰谷。”

《说文解字》：“泉出通川为谷。”所以，“井谷”就是指井底的一点积水。

“鲋”，一种小鱼。《庄子·外物》：“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鲋鲋，其于得大鱼难矣也。”同书又有：“庄顾视，车辙中有鲋鱼焉。”^①

清朝人王士雄在《随息居饮食谱》中说，有一种鱼“俗作鲫，一名鲋鱼”。看来鲋鱼就是鲫鱼。鲫鱼从来没有很大的，与《庄子》的议论一致。

“射”，跳，跳出水面。《说文解字》：“射，弓弩发于身而中于远也。”

用网捕鱼时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当网中的水少而鱼多时，鱼就开始跳出水面；水越少，跳出水面的鱼就越多，这个现象自古不变。

“井谷射鲋”，小鱼在井底跳出水面，而不是在水里游来游去，说明水浅得连小鱼都养不住。

“瓮敝漏”，像一个漏水的破瓮，也说明井水浅少。

《战国策·齐策二》：“且夫救赵之务，宜若奉漏瓮，沃焦釜。”喻水少量地、缓慢地然而不停地滴下来。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也有：“且救赵之务，宜若奉漏瓮，沃焦釜也。”说明这个典故经过司马迁的考证。

此爻喻人的学识太浅，无以为用。

《象》曰：“井谷射鲋”，无与也。

慕道斋释评 “与”，给予。《老子·第三十六章》：“将欲夺之，必固与之。”

“无与也”，给不出东西，因为没有多少水。

九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渫，除去也。”

“渫”，指从井底除去了泥，是一眼干净的井。

《说文解字》：“恻，痛也。”“井渫不食，为我心恻”，井水很干净，但无人来吃，我为它感到可惜、痛心。喻某人的学问和技艺很好，但没有得到任用，太可惜了。王粲《登楼赋》：“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所谓怀才不遇，就是这种心情。

“可用汲”，应该把水打上来了。

“王明，并受其福”，如果遇到明君，人才本身可以得到任用，明君也可以得到好处，是个“双赢”局面。

《京房章句》曰：“上有明王，汲我道而用之，天下并受其福，故曰‘王明，并受其福’也。”

^① 《战国策·宋卫》：“荆有云梦，犀兕麋鹿盈之，江汉鱼鳖黿鼉为天下饶，宋所谓无雉兔鲋鱼者也，此犹粟肉之与糟糠也。”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易曰：‘井泄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

《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行，人之步趋也。”

“行”，行为，光景，处境。“行恻也”，处境值得惋惜。

“求”，寻求，寻找。《孟子·梁惠王下》：“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

“受福”，接受成果和福祉。

《国语·晋语二》：“骊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梦齐姜，必速祠而归福。’申生许诺，乃祭于曲沃，归福于绛。公田，骊姬受福，乃置鸩于酒，置堇于肉。公至，召申生献，公祭之地，地坟。申生恐而出。骊姬与犬肉，犬毙；饮小臣酒，亦毙。公命杀杜原款。申生奔新城。”

“求王明，受福也”，找一个明君，贤人得以任用，大家都会得到好处。

例如，诸葛亮出茅庐辅佐刘备，刘备和诸葛亮双方，乃至蜀国上下都得到了好处。

六四，井甃，无咎。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甃，井壁也。”甃字下面有个瓦字，当为用砖瓦或石头砌成的井壁。考古发现，在两千余年前的南越国，就已经用砖砌井壁了。

“井甃”，在井壁上砌上砖，即修缮水井。喻在学问和技艺上不断整理进步，精益求精。

“无咎”，在学问和技艺上精益求精，没有坏处。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慕道斋释评 “修井也”，修理井壁，喻在技艺和学问上切磋精进。

九五，井冽寒泉，食。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冽，水清也。”

“井冽寒泉，食”，井水好，又有人吃。喻人的学问和技艺很好，又得到任用。这是正道，是理想的状态。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慕道斋释评 “中正也”，得道。不仅学问和技艺好，还善于找到买主，确实是有道的表现。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收，捕也。”“捕，取也。”

“井收”，在缺水的中国西部地区，有一种水井开在土坡之下，叫做水窖。它可以收集落在土坡上的雨水，并将收集到的雨水存放在十米以下的地下，水质可以长年保持不变。因为雨水是上好的水，所以这种作法对井水的质和量都有很好的作用。

“幕”，帐篷，用帐篷盖上。《说文解字》：“幕，帷在上曰幕。”

《黄石公三略》：“《军谡》曰：‘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是谓将礼。”

“勿幕”，不要把井口遮盖起来。喻要不断学习，不要故步自封。

“井收勿幕”，水井上面不加帷幕，可以收集干净的雨水作为补充。此井里不但有地下水源，还可以收集从天上下来的雨水。喻学问和技艺到了一定的程度后，要兼收并蓄，利用一切机会不断提高自己的学问和技艺的水平。

曹操《短歌行》：“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有孚”，牢记记住这一准则。

“元吉”，至善。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慕道斋释评 “上”，指上六。

“大成也”，上六在学问和技艺上持这种态度，可以集这方面的大成。

49 革卦



011101

慕道斋释评 本卦的卦象是离下兑上，火下湖上。

火往上烧，湖水往下灌，二者相互作用，总有一方得胜，才能使形势稳定下来。这个变化的过程，叫做“革”，意思就是变革、变化。

《说文解字》：“革，兽皮治去其毛，革更之。”兽皮变成皮革，是因为它的微观结构发生了变化，表现在宏观的性质也发生变化。^①

① 《左传·哀公九年》：“昔岁寡人闻命，今又革之，不知所从，将进受命于君。”

《乾卦》：“或跃在渊，乾道乃革。”

《礼记·檀弓上》：“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则如之何？”

《战国策·魏三》：“华军之战，魏不胜秦。明年，将使段干崇割地而讲。孙臣谓魏王曰：‘魏不以败之上割，可谓善用不胜矣；而秦不以胜之上割，可谓不能用胜矣。今处期年乃割割，是群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玺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受玺。夫欲玺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玺，其势必无魏矣。且夫奸臣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秦犹抱薪而救火也，薪不尽则火不止。今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穷，是薪火之说也。’魏王曰：‘善。’虽然，吾已许秦矣，不可以革也。”对曰：“王独不见夫博者之用枭邪！欲食则食，欲握则握。今君劫于群臣而许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枭也？”魏王曰：‘善。’乃案其行。”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

慕道斋释评 “巳”居地支第六，可以说在地支的正中间，喻变革要掌握好时机，不早不晚。时机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人心的向背。人心所向，大家一致的要求，就是“孚”。

“巳日乃孚”，人心所向，认为必须变革的时候，就是变革的好时机。

“元，亨，利，贞，悔亡”，变革是大事，元、亨、利、贞几个方面都要考虑到，才能不后悔。

《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慕道斋释评 “水火相息”，水火不相容，喻矛盾激化，必须变革。

“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两个女子在一起生活，而又合不来，就必须改变现状，这就叫做“革”。喻人们在一个社会中生活，社会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有一部分人不变革就没有活路，这时就必须变革。

譬如，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有一大批农民常年吃不饱饭；还有一大批知识青年被迫上山下乡；接连不断的“运动”，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迫害了大量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那样的社会状态不可能维持下去，因为它不可能和谐发展。

关于“二女同居”，请参阅《睽卦·象》的解释。

“革而信之”，变革得到人民的拥护和信任，相信只有变革才能有好生活。

“文明以说”，卦象的另一幅图画，下有文明，上有愉悦，喻使大众了解变革的纲领和内容，并得到他们的赞同。

“大亨以正”，通过改革调整了社会关系，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使社会生活走上正确的道路。

“革而当，其悔乃亡”，变革恰当，就不会后悔。

“天地革而四时成”，天地因不断变革，才会有四季的变化。

“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汤武革命，改朝换代，就是一个既顺从天道、又顺应人民要求的变革。

“革之时大矣哉”，社会变革一定要注意符合当时的客观形势。在变革的形势不具备的时候，主观主义的行动，无异以卵击石。“时”，泛指客观形势。

《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

慕道斋释评 “泽中有火”，湖水中包着一团火，卦象。因为水火不相容，不可能长期维持在这种状态，这种状况必须变革。

“治历明时”，编制正确的历法，搞清楚节气变化的时令。准确掌握时令，就是掌握季节的变化，对中国这样一个农业社会有头等重大的意义。

古代的历法不太准确，所以过上几百年，日历就会产生较大的误差。据史籍记载，有

的朝代往往日历上的夏至、冬至要和实际发生的至日差十几天。使用这样错误的日历，不利于农业生产，不符合人们实际生活的需要；在这种时候，就需要重新宣布哪一天是冬至，这叫做“改朔”，或干脆颁布新的历法。“改朔”或重新颁布历法是一种重大的变革，往往被记录在史书上，所以这里把“治历明时”当做“革”的一种形式提出来，便于大家理解。更值得注意的是，“治历明时”是一种客观要求，而不是仅仅由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这一点非常重要，适用于一切重大的改革。

初九，巩用黄牛之革。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巩，以韦束也。”

“韦”，皮绳子。《史记·孔子世家》：“读《易》，韦编三绝。”所以，“巩”的意思是把东西用皮绳子捆起来。

“巩用黄牛之革”，用皮绳子把东西捆起来。但这皮绳子是从哪里来的？是黄牛的皮经过制革过程，变得很结实，可以用来捆东西，牛皮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革。

在制革的过程中，生牛皮经过硝或鞣酸鞣制过之后，里面的蛋白质发生了变性，才能成为革。与生皮比较，革的外形没有怎么变，但是性质变了。所以，革的最基本的意思是物体的内在性质发生变化。

《吕氏春秋·似顺论·别类》：“剑之情未革，而或以为良，或以为恶，说使之也。”

此爻的意思是：可以用内部渐进的办法，使事物的性质改变，就像可以把黄牛的皮制成革。

另一层意思是：改革刚开始的时候，旧势力强大，一定要放慢求稳，要像用皮绳子捆东西那样稳妥牢靠。

《象》曰：“巩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

慕道斋释评 “不可以有为”，有时人们想改变某事物，但形势不允许改变事物的外部特征，这时候可以保持事物的外形，缓缓地改变其内容，如同用皮制革一样。换一个角度说，不稳妥的事就不要做；客观条件不具备，变革的事就不要做。这里说的“有为”，是指主观主义的、一厢情愿的行动，这是要坚决避免的。请参阅《彖》中所说的“革之时大矣哉”。

例如，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一定要等到1976年，而不能在更早的时间做这件事。

在经济领域也有相似的现象。例如中国从1978年开始，用改革开放的办法，逐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同时避免了大的社会动荡和剧烈的阶级斗争。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慕道斋释评 变革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在天干的“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之中，“巳”在正中间，喻时机不早不晚。

“巳日乃革之”，喻在最合适的时候进行变革，不能早，也不能晚。

“征吉，无咎”，此时行动，吉祥，没有祸患。

例如，中国的改革开放，应该从 1978 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为什么恰恰是那个时候，中国人想起改革开放呢？因为早了，有“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套在中国人民头上，人们不敢改革。晚了，社会矛盾会越积累越多，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差距也会越拉越大。所以，1978 年是改革开放的最佳时机。

《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慕道斋释评 “行有嘉也”，时机掌握得好，干得漂亮。

“嘉”，美好。《离骚》：“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

九三，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

慕道斋释评 “征凶”，九三阳居阳位，但位不中。喻行为过刚，变革操之过急，所以凶险。

《玉篇》：“厉，危也。”

“贞厉”，改革之前，由于旧的势力强大，如操之过急，预计会遇到风险和困难。

“三”，指多次。

《说文解字》：“就，高也。”

“革言三就，有孚”，变革的舆论一波又一波地推向高潮，大得人心，获得了广大民众真心支持，这就是启动变革的前提。

例如，中国的改革开放形成气候之前，先进行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人民群众广泛参与这个讨论，各地方大员都在报纸上表态，这就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舆论力量，为扫除“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做好了准备。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慕道斋释评 “又何之矣”，改革已经成为人心所向，除了改革还能往哪里走呢？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慕道斋释评 “悔亡”，只有改革，才有出路，所以不会因为改革而后悔。

“有孚”，改革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和认同，有坚定的信心和决心。

“改命，吉”，变革就是要改变大众的生活，改变以前不合理的规则，使民众得到实惠。改变民众的生活和命运，改革才能吉祥。

只有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改善人民的公民权利，改革开放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慕道斋释评 “信”，信心。

“信志也”，对自己的意向充满信心。因为改变人民大众的生活和命运，就必然会得到他们的支持。

黄石公《素书》：“夫志，心独行之术。”

《孙子兵法·九变篇》：“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

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虎，更也。”意思是更改。当然“虎”也有老虎的意思，虎皮的纹路给人一种辉煌的、值得敬畏的感觉。改革得势，一些大人物从以前被打压的状态，变成了另一副值得敬畏的样子。

“大人虎变”，大人物提出新的理论和新的措施，和以前大不一样，使社会焕然一新，自己也风光无限。

《文心雕龙·情采》：“虎豹无文，则鞞同犬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虎豹的身上没有纹路，那么用它们的皮制成的皮革，就和狗皮、羊皮没有什么区别。这是一个以小喻大的说法。在本爻，这个思想也可以解释为，一个社会变革，不能只有具体行动而没有鼓动文章来说明它的主张，否则谁也不知道它在干什么。

《论语·颜渊》：“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鞞，犹犬羊之鞞。’”

所以，一个社会变革，只有具体的行动是不够的。必须有相应的文章来传播和弘扬自己的主张，这样才能使广大民众支持这个变革。

《文心雕龙·原道》：“故知道者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论语·泰伯》：“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这一段话里的“焕”字和本爻《象》里的“炳”字，意思差不多，在古文中经常放在一起使用。

《说文解字》：“焕，火光也。”

例如，粉碎“四人帮”之后，开展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新理论，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分给农民责任田，进而废除了“人民公社”，这些重大措施和主张，使整个社会出现了新气象。反之，如果没有这些措施和主张，仍然按着“两个凡是”的路线走下去，粉碎“四人帮”的行动就变得毫无意义，就会逐渐失去群众的拥护。

“占”，意为占卜，喻分析、计算。

“未占有孚”，如果这样做，不用多加分析、计算，就知道肯定能够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和认同。关于“孚”字的意思，请参阅《中孚卦》。

《象》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炳，明也。”

“其文炳也”，他的新理论和新主张，说出了人们的共同理想，旗帜鲜明，其光辉照耀着整个社会。

《文心雕龙·序志》：“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

譬如，1776年7月4日北美原十三个英属殖民地一致通过的《独立宣言》中说：“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些话如黄钟大吕，至今读起来还令人心潮澎湃，这就叫做经典。

中国在《周易》的时代也有类似的经典，如《尚书·五子之歌》，说出了大禹的思想：“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而大禹则是四千多年前的人物。

《孟子·尽心下》则把《尚书》的这一段话发挥得和《独立宣言》几乎没有区别：“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即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这话说在两千多年前。可惜这只是一个哲人的话，而不是全体人民的宣言。

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

慕道斋释评 在“否”的时代，君子们都要隐居，请参阅《否卦》。

古代把隐居叫做“豹隐”。唐朝骆宾王《秋日送侯四得弹字》：“我留安豹隐，君去学鹏抟。歧路分襟易，风云促膝难。”

现在“否”的时代过去了，君子们就要纷纷出头，即从“豹隐”过渡到“豹变”。这两个词意思相反，但可以相互印证。

“雾豹”一词，也指归隐。白居易《与元九书》：“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

“君子豹变”，在整个社会风气改变的前提下，君子们积极响应变革，纷纷出头，各自都有一番风光、一番作为，像豹皮的纹路一样，很是好看。这里的“君子”，是指在社会上起比较重要作用的人们。

例如，“文革”后在科学文化界出了一些学术带头人，如陈景润等，他们说大人不大人，说小人不小人，可以称之为“君子”；他们借着改革的东风，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带来了新气象，可以称之为“豹变”。

“小人”在这里是指广大地位卑微的群众，并没有批评的意思。

“革面”，换了一副面孔。

“小人革面”，小人也顺应潮流，换了一副面孔，换了一套说辞。例如，改革开放之后，没有什么人再搞什么“早请示、晚汇报”，也没有什么人在公共汽车上高声朗读“最高指

示”，动辄祝某人“万寿无疆”等等，人们已经抛弃了“文革”时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如果再出现坚持那样做的人，会被大家视为另类。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小人们也觉察出气候变化了。

《宋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九》：“盖人者可与习常，难与适变；可与乐成，难与虑始。在《周易》有之：‘天地革而四时成。’此言能改命而创制，及小人乐成则革而以顺上矣。”

“征凶”，这时候，变革告一段落，应该与民休息，和谐共处，再生事就凶险。

例如，现在天下太平，如果再搞政治运动，以整人为能事，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得不到多数人支持的，还容易引起动乱。事实证明，搞“和谐社会”的办法，坚持“不折腾”，比想方设法搞“运动”聪明得多。

“居贞吉”，这时候，应该在家里静下来，好好总结一下以往的经验教训，好好规划下一步的工作，如此才吉祥。

《象》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

慕道斋释评 《玉篇》：“蔚，草木盛貌。”

“其文蔚也”，他们各自都有一番作为，一番风光。例如，改革开放以来，各行各业的社会中坚，都在努力工作，都作出了伟大的成绩。

《文心雕龙·原道》：“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

“顺以从君也”，顺从君主和君子的决策，顺从社会潮流，大家同心协力，一起进行改革。

50 鼎卦 101110

慕道斋释评 本卦的卦象是巽下离上，下风上火，风在下，火在上，一幅烧火做饭的图画。本卦又是一个象形卦，最下面的初六是鼎的两只脚，上面的六五是鼎的两只耳。

鼎在上古是烧火做饭的盛器，喻人们借以谋生的一个摊子，一个地盘。这个摊子最好是既有实用性，又有可移动性。这样它的主人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可以用他来搞饭吃，并且与时俱进。

鼎在古代又是礼器，象征权利、地位和财富。祭祀时王用九鼎，公用七鼎，大夫五鼎，到最低级别的士只能用一鼎。平民则不许用鼎，用了就有罪。鼎的易手，往往意味着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

《鼎》：元吉，亨。

慕道斋释评 “元吉”，至善。有了搞饭吃的摊子，就有了生存的基础。这对于任何人都是最要紧的，所以非常吉祥。

“亨”，有了搞饭吃的摊子，下一步重要的事就是亨(烹)术。亨有不同的层次，有千百种。烹饪是一种亨术，谋生也是一种亨术，任用圣贤也是亨术。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关于如何合理地配置资源的一种艺术。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饪也。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巽而耳目聪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元亨。

慕道斋释评 “鼎，象也”，《鼎卦》是一个象形卦。

“以木巽火，亨饪也”，木在火的下面，一幅烧火做饭、烹饪的样子。“亨”和“烹”在古时候是同一个字，后来分成两个字。前者是一个广义的思想，后者是一个具体的事务，但都包含合理配置资源的意思。《鼎卦》的中心思想就是讲解“亨”术。

“上帝”，天道。《尚书·伊训》：“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所以，中国人的上帝，和西方人的有很大区别。它不是物质的实体，也没有形象，而是抽象的天道，并没有偏爱任何人的自由意志。在这方面说得比较透彻的有《老子》和《庄子》。

“圣人亨以享上帝”，圣人用“亨”术来祭祀上天，使上天满意。祭祀用的各类食品正是亨术的体现。有人说“亨”和“享”相通，是同一个字，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从这一句看出来，分明是两个不同的字。

“而大亨以养圣贤”，任用圣贤是最大的亨术。任用圣贤的结果，可以达到社会事业各方面的“亨”，是亨术的源头。任用圣贤，当然要给他们俸禄，所以叫做“养圣贤”。

“巽而耳目聪明”，谦逊而又明了情况。中国三星堆的文物中，有一个青铜的人头像，纵目大耳。细心体会这个雕像，就能够明白什么叫做“耳目聪明”。

《鬼谷子·符言》：“一曰长目，二曰飞耳，三曰树明。明知千里之外，隐微之中，是谓洞天下奸，莫不谕变更。”

“柔进而上行”，积极进取而又掌握分寸和时机。

“得中而应乎刚”，保持中道，按照天道行事。

“是以元亨”，靠这些，就可以达到上面所说的“元吉”和“亨”。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慕道斋释评 “木上有火”，另一幅图画，木头上点着了火，正是烧火做饭的样子。

“正位”，摆正自己的位置。

“凝”，专注，实现。《说文解字》：“凝，水坚也。”

鲍照《芜城赋》：“凝思寂听，心伤已摧。”

《尚书·皋陶谟》：“百僚师师，百工惟时，抚于五辰，庶绩其凝。”

“命”，《礼记·祭法》：“大凡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其万物死皆曰折。”

“凝命”，专注地搞好自己的生活，经营好自己的盘子，担负起自己所辖范围的领导责任。九二和六五就是这方面的好榜样。

《鬼谷子·符言》：“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以天下之目视者，则无不见；以天下之耳听者，则无

不闻；以天下之心思虑者，则无不知；辐辏并进，则明不可塞。”

初六，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慕道斋释评 “颠”，颠倒。《颐卦》里也有这个字，也是同样的意思。

“趾”，意思是“脚”，在这里喻鼎足。请参阅《贲卦》初九。

“否”，不好的东西，不需要的东西。《说文解字》：“否，不也。”

“鼎颠趾，利出否”，把鼎颠倒过来，鼎足朝上，把残汤剩饭刷锅水一类不需要的东西倒出去，是“推陈”的意思。

“得妾以其子，无咎”，娶妾是为了生子，没有过错。这是“出新”的意思。

在社会范围，银行要清理不良资产，企业要裁掉冗员，政府要精简机构，社会要废除不合时宜的规章制度，都是推陈出新、与民更始的意思。

所以，此爻总的意思是“推陈出新”。

每过一段时间，就有必要对自己盘子内的资源配置进行大的调整。譬如时代变了，旧的机器设备和生产方式都需要更新换代。不能守着旧的东西不变，这也是与时俱进的意思。

做生意，不管是哪个行业，都要推陈出新，要赶上时代的步伐。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要反复强调企业创新的缘故。

例如，在前一个时期，洞庭湖的周围布满了小造纸厂，造成了湖水的严重污染，成了劣五类水。为了保护环境，当地政府坚决关闭了一些设备、工艺差的小厂，让条件好的大厂集中生产，使原料得到充分的利用，提高了生产工艺，同时发展了其他相关产业，加强了环境保护，使湖水的品质很快好转。

《象》曰：“鼎颠趾”，未悖也。“利出否”，以从贵也。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悖，乱也。”《玉篇》：“悖，逆也。”

“未悖也”，不是荒唐的胡乱行为。

“以从贵也”，目的是做更有益的事。

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慕道斋释评 “鼎有实”，鼎里有吃的东西。

“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和我合不来的人正在倒着霉，没有工夫来跟我捣乱，所以正是享用鼎里食物的好时机。

例如，2008年，发生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各国都在忙自己国内的事务，自顾不暇，没有工夫管别人的事。所以这正是搞好自己内部事情的大好时机。

“疾”，病。请参阅《豫卦》六五。

“吉”，吉祥。

这一爻是说，要抓住机遇，专心干自己的事。

《象》曰：“鼎有实”，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终无尤也。

慕道斋释评 “鼎有实，慎所之也”，鼎里有吃的，就不要乱跑了，要专心致志地把食物吃下去，才能得到实惠。所谓“勿离有鱼处，勿恋浅滩头”。如果违背这个原则，就会造成“煮熟的鸭子却飞了”的局面。

“尤”，异端，错误，罪过。《说文解字》：“尤，异也。”

《诗经·小雅·四月》：“废为残贼，莫知其尤。”

“我仇有疾，终无尤也”，和我有仇的人正倒着霉，忙得很，顾不上和我捣乱，我趁这个机会，专心致志谋发展，出不了什么错。《周易》里有几个“终无尤也”，意思都是相近的。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

慕道斋释评 “鼎耳革”，鼎耳损坏了，鼎很重，没有鼎耳，鼎就不容易灵活地搬动。其结果是人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用鼎烹制和享用这些食物，喻由于受到阻碍，不能灵活地对事情作出正确的反应。

“其行塞”，行动有阻碍，失去了机动性。

“雉”，野鸡一类的上好美食。《楚辞·天问》：“彭铿斟雉，帝何飧？”

“膏”，上好的肉。《说文解字》：“膏，肥也。”

《诗经·国风·桼风·羔裘》：“羔裘如膏，日出有曜。”

《国语·晋语五》：“夫膏粱之性难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使文敏者导之，使果敢者谏之，使镇静者修之。”

“雉膏”，上好的野鸡肉，喻上好的美食。

“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鼎耳损坏了，鼎不能移动，以至于上好的野鸡肉吃不到，喻上好的东西得不到利用。对比六二，情况与之相反。

机遇不是任何时候都有的。机遇来了，自己不能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反应，并加以利用，再好的机遇也会白白浪费掉。

例如，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国外明明有先进的技术和大量的资金可用，却由于国内的经济体制僵化，闭关锁国，并不能加以利用，使得人民穷困，生产技术落后世界很多年。

《说文解字》：“方，併船也。象两舟省、总头形。”请参阅《坤卦》六二。

《庄子·齐物论》：“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这里的“方”，是两者联系在一起，在某些地方相似、匹配的意思。

“雨”，喻做事情，也喻各种事件川流不息地发生。《乾卦》：“云行雨施，品物流行。”

《晏子春秋》：“平公曰：‘闻子大夫数矣，今乃得见，愿终闻之。’晏子对曰：‘臣闻君子如美，渊泽容之，众人归之；如鱼有依，极其游泳之乐；若渊泽决竭，其鱼动流，夫往者惟雨乎，不可复已。’”

《管子·版法解》：“万物尊天而贵风雨。所以尊天者，为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贵风雨者，为其莫不待风而动待雨而濡也。若使万物释天而更有所受命，释风而更有所仰动，释雨而更有所仰濡，则无

为尊天而贵风雨矣。”

“方雨”，这时候，各种好机会从身边流过。

“亏”，欠缺，《尚书·旅獒》：“为山九仞，功亏一篑。”《说文解字》：“亏，气损也。”《广韵》：“亏，缺也。”“亏悔”，由于鼎不能移动到合适的位置，看着这么多好机会从身边流过，白白浪费掉，心里觉得又吃亏，又后悔。

下围棋的高手，讲究布棋一定要轻灵，要腾挪自如。鼎不能移动，就好比棋子胶着在一处，看着好机会从身边溜走。

人做了吃亏倒霉的事，本来是生活中最不利的情况。但是如果能够很好地反省，得到有益的经验，就可以使以后一连串的事情反而做得好。

例如，1930年代，土地革命全盛时期，全国红军曾有兵力约三十万。由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政治领导和军事指挥，各路红军好几次错过了发展和壮大自己的机会，最后不但丢掉了各根据地，还不得不各自进行长征。中央红军到达贵州时，兵力从十万锐减到只剩下三万，吃了大亏，丧失了大好的革命形势。这时候，幸亏及时召开遵义会议，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于是又抓住了胜利的机会。

“终吉”，如果能够及时总结经验，变不利为有利，下次就有可能抓住机遇，所以吉祥。

本爻说明，为了很好地利用资源，求得生存和发展，有两方面值得注意：一个是要善于抓住机遇；另一个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变不利为有利。

《象》曰：“鼎耳革”，失其义也。

慕道斋释评 “鼎耳革”，鼎的特点，是哪里需要，就可以搬到哪里去。鼎耳豁了，鼎就不容易搬动，就不能充分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里只是个比喻。

“失其义也”，失去了鼎应有的可移动性，就失去了鼎应有的作用。喻有很好的机会和条件，但如果不能灵活地运用，就失去了意义。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慕道斋释评 “鼎折足”，鼎的腿折断了，立不起来，这个烧饭的家伙就毁了，不能用了。

“餗”，鼎中的食物。

“覆公餗”，给大官烧的食物被翻在地上。

《说文解字》：“渥，霑也。”

“其形渥”，样子弄得一塌糊涂，食物上沾了很多土，没法子吃了。

这样一来，既浪费了食物，又误了大官的事，必然要失去他的信任。

关于这一爻，孔子在《系辞下传·第五章》说：“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言不胜其任也。”让不胜任的人做事情，往往是越做越乱，越做损失越大。

《吕氏春秋·仲冬纪》：“辨而不当论，信而不当理，勇而不当义，法而不当务，惑而乘骥也，狂而操吴干将也，大乱天下者，必此四者也。所贵辨者，为其由所论也；所贵信者，为其遵所理也；所贵勇者，

为其行义也；所责法者，为其当务也。”

“凶”，凶险。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慕道斋释评 “信如何也”，你的信誉又如何呢？这个摊子不会再让你干了。

《孟子·尽心下》：“浩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谓善？何谓信？’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已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所以，有了一个摊子、一块地盘之后，一定要兢兢业业干事业，把事情做好。不要搞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否则就会失去信任，把自己的饭碗砸掉，连个安身立命的地方都没有。

例如，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德国人李德，受共产国际委派来到中国，“莫名其妙”地取得了中央红军的领导权。在他拙劣的指挥下，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损兵折将，丢失了根据地，被迫进行长征。而且在长征初期，李的瞎指挥，差一点儿使中央红军在湘江一带全体走上死路。在这种情况下，广大红军指战员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李德彻底失去了信任，在遵义会议上撤销了他的一切职务。

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

慕道斋释评 “黄”，中色，形容鼎耳之美好。

“金铉”，金做的用来移动鼎的杠子，形容其质量很好。

“鼎黄耳金铉”，鼎耳很好，抬鼎的杠子也很好，这就成了可以灵活移动，到处都能用的好鼎。所谓左右逢源，处处得手，可以把外部的各种资源，随时变成自己可以利用的东西。

“利贞”，必须好好思考、计划，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象》曰：“鼎黄耳”，中以为实也。

慕道斋释评 “中”，中道。

“实”，指鼎里的食物。请参阅九二。

“中以为实也”，用中道指导，能在各种实际工作中起到好作用。

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玉，石之美。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鳃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尊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技，絜之方也。”

《管子·水地》：“夫玉之所贵者，九德出焉。夫玉温润以泽，仁也。邻以理者，知也。坚而不蹙，义也。廉而不判，行也。鲜而不垢，洁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皆见，精也。

茂华光泽，并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场彻远，纯而不殽，辞也。是以人主贵之，藏以为宝，剖以为符瑞，九德出焉。”人应该像玉那样，走到哪儿就把这些宝贵品质带到哪儿。

美玉的形成，要许多亿年，和地球的年龄在同一数量级。古人认为玉坚硬不变，温润而含蓄，含天地之精华，所以常用玉来祭天，认为玉和大自然中的道有某种神秘的联系。

从中国红山文化可以看出，古代先民崇拜玉，认为玉可通天道。^①

为什么古代先民认为玉和天道有共通之处呢？这大概是因为玉很美，而且对于人来说，玉的性质似乎永远不变，而美和永远不变正是天道的性质。

直到今天，如果你能找到什么抽象的概念来描述自然，可以描述得非常美，而且相对于你来说，这个道理又似乎永远不变，你大概是找到天道的一部分了。

“玉”，又可作最高级的美好形容词。^②

道教神仙最高等级就是“三清”，地位比玉皇大帝和西王母还要高。“三清”就是“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老子，而玉清元始天尊在“三清”中又有最高的地位，相当于佛教中的释迦牟尼。由此也可以看出，“玉”可以代表最高的智慧，是天道的化身。

“鼎玉铉”，是说此鼎有一根玉制的杠子，质地是最好的，可以用这根杠子抬着鼎跑，而这根杠子又通天道。比喻此鼎不仅可以移动，而且它可以按照天道移动，按照天道来运用，办事有条有理，所以是最好的鼎。

“大吉，无不利”，有这样一个鼎，非常吉祥，无往而不利。

这一爻是说，鼎是做饭吃的器具，喻人生活的基业。但天下没有一成不变的万世基业，只有灵活变化工作方式，并有条有理地按照天道来运用，才能维持好和发展好这个自己赖以生存的基业。

《象》曰：玉铉在上，刚柔节也。

慕道斋释评

古制，玉代表最高级的材料，比金还高出一级。如大夫印用铜，二千石以上的官印用银，宰相、诸侯印用金，皇帝玺用玉。这里说“玉铉在上”，意思是本爻所代表的事物比九五的“金铉”还要好得多。

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古人重视玉，要远远超过金。汉武帝时，济北王刘宽无道，和已故父亲的后妃们淫乱，并在祭祀时诅咒皇帝，这些罪行被朝廷追究。情急之下，刘宽自刎，他的陵墓就在今天的济南市一带。1996年，考古人员对他的陵墓进行了发掘，发现墓中有

① 《国语·鲁语上》：“长勺之战，曹刿问所以战于庄公。公曰：‘余不爱衣食于民，不爱性玉于神。’”

《国语·楚语下》：“周闻国之宝六而已。明王圣人能制议百物，以辅相国家，则宝之；玉足以庇荫嘉谷，使无水旱之灾，则宝之；龟足以宪臧否，则宝之；珠足以御火灾，则宝之；金足以御兵乱，则宝之；山林薮泽足以备财用，则宝之。”

② 《战国策·楚二》：“王曰：‘寡人之得求反，王坟墓，复群臣，归社稷也，以东地五百里许齐。齐令使来求地，为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与也。王身出玉声，许强万乘之齐而不与，则不信，后不可以约结诸侯。请与而复攻之。与之，信；攻之，武。臣故曰‘与之’。’”又有：“王曰：‘齐使来求东地五百里，为之奈何？’景鲤曰：‘不可与也。虽然，楚不能独守。王身出玉声，许万乘之强齐也而不与，负不义于天下。楚亦不能独守，臣请西索救于秦。’”

《战国策·魏一》：“西门豹为郾令，而辞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门豹曰：‘敢问就功成名，亦有术乎？’文侯曰：‘有之。夫乡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子人而问其贤良之士而师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扬人之丑者，而参验之。夫物多相类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骊牛之黄也似虎，白首疑象，武夫类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这里，“玉”指懂天道的人。

大量金饼,但是却没有王者通常都有的“金缕玉衣”,其他随葬的玉器也很少,仅有的几件玉器质地也很差。这种现象和王者的身份不相匹配,说明古人认为金子代表财富,而美玉代表天道,所以对于无道之人,只能给他金子,不能给好的玉器。

“刚柔节也”,天道不变,所以为“刚”;人事多变,所以为“柔”。智慧地利用天道来指导人的事业发展,使天道和人事很好地结合起来,即“刚柔节也”。做到了这一点,你的“鼎”上就好比有了一根“玉铉”。

《孟子·万章下》:“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所谓条理,也是指天道。

51 震卦 001001

慕道斋释评 本卦的卦象是震下震上,雷下雷上,喻强烈的震动或重大的事变。地壳运动引起的地震和海啸就是这方面的例子,本卦也用来比喻政治上的动荡和巨变。

《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慕道斋释评 “震”,就是打雷,喻外界有了巨大的变故或突发的灾难。

这时不能乱了手脚,要把握的原则就是“亨”,即合理地配置资源,以应付巨变。

“虩虩”,形容恐惧、谨慎戒惧的样子。

《说文解字》:“虩,恐惧。”“震来虩虩”,发生巨大的变故,必然要对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很大的危害,所以内心必须谨慎戒惧。

《论语·乡党》:“寝不尸,居不容。见齐衰者,虽狎必变。见冕者与瞽者,虽衰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负版者。有盛馔,必变色而作。迅雷风烈,必变。”

“哑哑”,无声的微笑,低声的谈笑,喻从容不迫,信心十足,心情平静。

“笑言哑哑”,由于内心有对付的办法,所以从容不迫,谈笑自若,没有一丝慌乱和狂躁。

“震惊百里”,形容巨大变故的情形之烈,范围之广。

“匕鬯”,祭祀或宴会时盛取饭菜的用具,类似于现代西餐的叉子、勺子一类的用具。

“鬯”,祭祀或宴会时取酒、饭的用具,类似于现代西方勺一类。

《说文解字》:“匕,亦所以用比取饭,一名柶。”

《仪礼·公食大夫礼》:“旅人取匕,甸人举鼎,顺出,奠于其所。”

《说文解字》:“鬯,从凵,凵器也,中象米。”

《说文解字》:“凵,张口也,象形。”

“不丧匕鬯”,由于镇定自若,举措得宜,手里祭祀用的餐具并没有因为惊吓而掉在地上,说明此人的心理素质很好。反面的例子,刘备和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刘备假装把筷

子掉在地上，以暗示自己的定力不够。

《象》曰：震，亨。“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不丧匕鬯”，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

慕道斋释评 “恐致福也”，谨慎戒惧，以至恐惧，都可以带来福分。^①

“后有则也”，变故发生之后，在分析、谋划之后，有了自己的行为准则。从繁体的文本可以看出，这里的“后”为先后的后。

“惊远而惧迩也”，远处出了事，听说了之后，要小心谨慎，想好对付的办法，以戒备近处可能发生的连带危险。不要掉以轻心，而要赶快防备。

“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这样的人经得起事，心理素质好，有能力妥善对付突然事变，故可以出头当领导，肩负保一方平安的重任。“守宗庙社稷”和“以为祭主”，都是负有领导责任的工作。

这方面的例子请参阅本卦九二，“海上吉卜赛”村的头领，就是这样的好领导。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洊，本作瀋。”又有：“瀋，水至也。”

“洊雷”，雷声像大水来了那样，连绵不绝，震耳欲聋，形容变故之烈。

“恐惧修省”，谨慎戒惧，反省自己有什么不足，戒备上有什么不够。

初九，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吉。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虩，《易》：‘履虎尾，虩虩。’恐惧。”

“震来虩虩”，遇到变故，要戒惧谨慎、慎始慎初。

“后笑言哑哑，吉”，变故来了，在分析、谋划之后，由于内心有对付的办法，所以谈笑自若，指挥若定，最终获吉祥。这里的“后”，为先后的后。

例如，在淝水之战的时候，东晋统帅谢安指挥若定，谈笑风生，大破苻坚，弈棋如故，传为千古佳话。

《象》曰：“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

慕道斋释评 “恐致福也”，谨慎戒惧可以带来福分。

① 《吕氏春秋·离俗览》：“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马，轻任新节，欲走不得，故致千里。善用其民者亦然。民日夜析用而不可得，若得为上用，民之走之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其谁能当之？《周书》曰：‘民，善之则畜也，不善则仇也。’有仇而众，不若无有。厉王，天子也，有仇而众，故流于彘，祸及子孙，微召公虎而绝无后嗣。今世之主，多欲众之，而不知善，此多其仇也。不善则不有，有必嫌其心爱之谓也，有其形不可谓有之。舜布衣而有天下。桀，天子也，而不得息，由此生矣。有无之论，不可不熟。汤、武通于此论，故功名利。”

古之君民者，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务除其灾，思致其福。故民之于上也，若玺之于涂也，抑之以方则方，抑之以圆则圆。若五种之于地也，必应其类，而蕃息于百倍。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身已终矣，而后世化之如神，其人事审也。”

《说文解字》：“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

《庄子·逍遥游》：“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

“后有则也”，变故出现之后，行为有章法、有准则。

六二，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慕道斋释评 《玉篇》：“厉，危也。”“震来厉”，大变故来了，形势危急，心情不能轻松，应当极端戒惧，赶快准备。

“亿”，有预料、预见、预计的意思。《康熙字典》：“亿，料度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不可亿逞。”《论语·先进》：“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①

“丧”，丧失、失去的意思。现在还有成语“丧家狗”。《说文解字》：“丧，亡也。从哭从亡。”

“贝”，钱财，古人以贝为货币。

“亿丧贝”，灾难来临时，估计必然要损失一些钱财。所以，这种时候对财产要淡然处之，要以保护人命为主要目的，丢失些钱财是预料之中的事，不必过于放在心上。

反面的例子。“文革”开始时，北京师大教授刘盼遂，家中有不少宋代的善本书，引来了抄家。这些人不但拿走了他所有的好书，还不断敲诈他的钱财。刘一时情急，一头栽进自家水缸淹死了。

“跻”，登，上升。《说文解字》：“跻，登也。”

“跻于九陵”，这时候应跑到最安全的地方躲避灾难，换句话说，不要舍命不舍财。一般地说，自然灾害来临时，地势高的地方比较安全。遇到地震、泥石流、洪水、海啸等等情况，都是高的地方生存的机会比较大。“九”，数之极也。“九陵”，形容山上的最高处，喻最安全的地方。请参阅《既济卦》。

2004年底，东南亚因地震引起了海啸。在海啸发生之前，岸边的海水迅速下降。很多游客不知厉害，趁这个机会跑到海滩上捡遗留在那里的海货，岸边的其他大批游客也不知将大难临头，照样游玩。结果，海啸一来，遇难者共逾二十万。但泰国一个被称为“海上吉卜赛”的海边小渔村，大难临头，全村却无一伤亡。那个村里的人，世代靠捕鱼为生，他们世代相传的经验是，如果海水迅速下降，短时间内，必反过来剧烈上升。所以，那天村里的头领一见岸边的海水迅速下降，马上指挥全村181人拼命向岛内的一座高峰上跑。在毁灭性的巨浪到达之时，他们正坐在山顶的神庙里休息，因此全体安然无恙。

“勿逐，七日得”，巨大的变故来临之际，千万不可以钱财为念，只要人无恙，丢失的钱财过一段时间还会回来的。例如，上述海啸后一星期内，正好是七天，全世界送来救援的捐款就高达二十余亿美元。

与“跻于九陵”相反的例证，是刘伯温《诚意伯文集》中鹤鸟迁巢的故事：一日，鹤鸟把自己的巢从城外土堆上迁到一个墓门的石柱上。高明的人看出来，这是因为它知道会发大水，提前搬到了高处。几天后果然发了大水，水淹过了土堆，但很快又淹到了石柱，鹤鸟

^① 《楚辞·天问》：“厥萌在初，何所亿焉？”

只是徘徊哀鸣,不知怎么办才好。子游对此事发表感想说:“可悲啊,它虽然有智慧,可惜想得不够长远。”鹤鸟虽然知道躲避,但它没有“跻于九陵”,躲避得不够高,措施不够彻底,所以还是倒了霉。

《象》曰:“震来厉”,乘刚也。

慕道斋释评 “乘刚也”,遇到危难,外力强大,所谓我柔而外力刚,不可大意,躲得远远的才是正道。

六三,震苏苏,震行无眚。

慕道斋释评 “苏”,紫苏草,有韧性。船山曰:“柔草也。苏苏,荏苒缓柔之貌。”

“震苏苏”,喻在巨大的变故来临之际,应该像紫苏草那样有灵活性,有韧性,坚持到底。

“无眚”,没有灾祸。

“震行无眚”,在巨变时能够生存下来,大难不死,没有灾祸。

有时大地震、大风暴可拔起、折断大树,却拔不起、折不断柔草,因为柔草能够灵活地顺应外力。

一个发人深省的例子。刘伟是中国传媒大学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的职工,2007年7月30日凌晨一点,他从乘坐的烟台至大连的客轮上不慎落水。刘伟体重200余斤,不会游泳。仓促之间,他学会仰面朝上,身体保持一个大字躺在水上,用这个姿势坚持了十八个小时,终于被经过的神州轮货船救起。大连海军舰艇学院教授刘永禄和大连海事大学海上安全专家李伟等海洋学家认为,刘伟最终获救的主要原因是,落海者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抗拒住恐怖、害怕、绝望,始终没有放弃求生的希望;他虽然不会游泳,但他学会了平躺在海上,保存了体力,因而支撑到了获救的时候。

《象》曰:“震苏苏”,位不当也。

慕道斋释评 “位不当也”,六三柔弱无位,敌强我弱。在大灾难来临时,除了灵活待变,顺应形势,别无选择。

九四,震遂泥。

慕道斋释评 “遂”,田间水沟。

《周礼·冬官考工记》:“广二尺,深二尺,谓之遂。”这里说的是沟渠的尺寸。

《说文解字》:“遂,亼也。”亼,古同亡。所以,遂和死亡有关。

《周礼·秋官》:“狱讼成,士师受中,协日就郊而刑杀,各于其遂,肆之三日。”所以,这里提到的“遂”,就是埋人的土沟。

《管子·轻重丁》:“桓公曰:‘衡数吾已得闻之矣。请问国准。’管子对曰:‘孟春且至,

沟渎阨而不遂，谿谷障上之水不安于藏，内毁室屋坏墙垣，外伤田野残禾稼，故君谨守泉金之谢物，且为之举。大夏，帷盖衣幕之奉不给，谨守帛布之谢物，且为之举。大秋，甲兵求缮，弓弩求弦，谨丝麻之谢物，且为之举。大冬，任甲兵，粮食不给，黄金之赏不足，谨守五谷黄金之谢物，且为之举。已守其谢，富商蓄贾不得如故。此之谓国准。”这里提到的“遂”，说的是沟渠的通畅。

“震遂泥”，在大灾难中难免会有许多人遇害，他们的尸体将很快化为沟壑里的泥土。

2004年底东南亚因地震引起了海啸，共有二十余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在许多地方，人的尸体和残肢厚厚地堆了一层，遍地都是。由于当时的高温天气，几日之内，大批尸体腐坏不复可辨，如同沟壑里的泥土。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慕道斋释评 “未光也”，这些人或因为遇事不明事理，行为无道，或因为没有预见能力，躲避无术，总之未能免于劫难。

六五，震往来厉，亿无丧，有事。

慕道斋释评 现在看以前为“往”，现在看将来为“来”。

《玉篇》：“厉，危也。”

“震往来厉”，巨变发生之后，必然会伴随着发生各种危险和灾难，人们应当有所忧惧警惕，不能掉以轻心。

“亿”，请参阅六二。

“亿无丧”，没有因为自己的决策失误，而使自己的核心利益受到损失。

《庄子·在宥》：“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岂独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独往独来，是谓独有。独有之人，是之谓至贵。”人的生命最为贵重，灾难发生时，不是心疼东西和财产的时候。有人在，将来自然会有东西。

“有事”，战争或灾难。古时大事只有两件：一是战争，二是祭祀。^①

所以，这里说“有事”，就是提醒大灾之后侥幸活下来的人：尚有瘟疫、抢劫等各种危险在前面等着大家。灾后余生，人对钱财的关心应该少一点，多关心自己的生命，最糟糕的态度就是要钱不要命。

例如，在1976年中国唐山大地震之后，有些人赶着大车到事故现场去摘取死人的手表，抢劫财物，被执法人员当场枪毙。

^① 《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论语·季氏》：“季氏将有事于颛臾。”

《战国策·秦二》：“义渠君之魏，公孙衍谓义渠君曰：‘道远，臣不得复过矣，请谒事情。’义渠君曰：‘愿闻之。’对曰：‘中国无事于秦，则秦且烧燔获君之国；中国为有事于秦，则秦且轻使重币而事君之国也。’义渠君曰：‘谨闻令。’居无几何，五国伐秦。陈轸谓秦王曰：‘义渠君者，蛮夷之贤君，王不如赂之，以抚其心。’秦王曰：‘善。’因以文绣千匹，好女百人，遗义渠君。义渠君欲群臣而谋曰：‘此乃公孙衍之所谓也。’因起兵袭秦，大败秦人于李帛之下。”

在战争、地震一类性命攸关的事件中，戒惧和心胸阔大这两条都是必需的，有了这两条，就容易避过危险。在战争中，“不要怕坛坛罐罐被敌人打烂”，就是这个道理。

《象》曰：“震往来厉”，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丧也。

慕道斋释评 “危行也”，行动谨慎，心情忧惧警惕，在任何行动之前，都想着自己正生活在危险之中。

“其事在中，大无丧也”，遇到性命攸关的大的变故，由于保持了正确的方针，心胸阔大，在大的方面尚可无损，譬如保住了自己的人身安全。“中”，中道，正确。关于“大”，请参阅《坤卦》六二。

反面的例子，刘邦之母在追兵将到的危急关头，还在挂念财物，耽误了逃跑的时间，其结果是自己丢了性命。性命都丢了，财物还有什么用？

上六，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

慕道斋释评 “索索”，哆嗦，打颤。《说文解字》：“索，草有茎叶，可作绳索。”所以，“索”是一种比较长的草。“索索”，可以理解为像草一样打颤。

“视矍矍”，眼神慌乱。《说文解字》：“矍，佳欲逸走也。”“佳”，是鸟的意思。《说文解字》：“佳，鸟之短尾总名也。”意思是比较小的鸟。

所以，“视矍矍”是形容一种飘忽不定、六神无主的眼神。

“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遇到变故，六神无主，浑身打颤，眼神慌乱，形容此人面对不利的环境心中没有主张。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干什么事都会有凶险，故曰“征凶”。此人的精神状态和卦辞中的“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正好相反。

“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变故并没有发生在他身上，而是发生在邻居或周围的人身上，其实他自己并没有什么危险。

“婚媾有言”，此人如果将来向附近的人提亲，人家会不愿意。因为他在危难时刻的精神状态和行为表现，令人瞧不起，不像是靠得住的人。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虽凶无咎，畏邻戒也。

慕道斋释评 “中未得也”，此人心中无道，不明事理，没有应付事变的准则和办法。

“畏邻”，邻居们看到此人如此无德无能，感到害怕。

“虽凶无咎，畏邻戒也”，虽然在凶险的巨变中，此人并没有受到伤害，但从此人的表现，可以看出其不堪任大事。周围的邻居知道此人无能，遇事六神无主，都心怀戒惧，不愿意将自家的女儿嫁给他。好女子都愿意嫁给英雄好汉，将来有个指望，谁愿意嫁给无能之辈？

譬如，在“文革”中，有些人看到周围的人挨了整，出了事，就忙着检举揭发，惶惶然不可终日，其实那些事和他完全没有关系。这种人事后还有谁愿意理睬？

一个具体的例子。有一个上海人，在1949年后的政治运动中倒了霉，他的妻子在工作单位的督导下，起劲地检举揭发他，还和他闹离婚。等到运动过去后，那女子又找到他闹复婚，被他严词拒绝，这又是“婚媾有言”。不但如此，事后连邻居们也都不爱搭理她，“畏邻戒也”。于是乎，她成了孤家寡人。

52 艮卦 100100

慕道斋释评 本卦的卦象是艮下艮上，止下止上，山下山上，为山的形象。此卦的主旨是讲解什么叫做静止不动，静止不动有什么好处。《孙子兵法》：“不动如山，难知如阴。”

遇到事，无非是两种抉择：做，还是不做。不做事情，就是“止”，就是“艮”。世界上的事情千千万，在很多情况下，不做事情，以静待变，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所以有人说，学会了《艮卦》，就学会了《周易》的一半。

《艮》：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

慕道斋释评 悔、吝、咎、凶，多出于妄动。不动如山，出错的概率就很小。

《庄子·人间世》：“瞻彼闾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

《庄子·列御寇》：“为外刑者，金与木也；为内刑者，动与过也。宵人之离外刑者，金木讯之；离内刑者，阴阳食之。夫免乎外内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背”，指人的后背，躯干，为人身体的主要部分。人之所以妄动，往往是由于被诱惑，而诱惑都是经由眼耳鼻舌这些孔窍来影响人的。而后背的优点，是没有任何孔窍，随便外界如何诱惑，都丝毫不为之所动。

“艮其背，不获其身”，像后背那样稳如泰山，别人就不能俘获你的身体。人能钓到鱼，就是利用鱼不善于“艮其背”，经不住诱惑，主动吞下了诱饵。人捉住了鱼，就要把它熬成汤，或煎炒烹炸，吃它的肉。可惜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也往往像鱼一样被别人捉走，可不戒惧哉！

“庭”，院子。《说文解字》：“庭，宫中也。”

“行其庭，不见其人”，譬如一个大院子，里面有亭台、树木，只要你安静地呆在某一个比较隐蔽的角落里，一动不动，别人经过院子时，多半就看不到你的存在。

“无咎”，没有灾祸。

例如，“文革”时有所谓“逍遥派”，意思是不管外边如何运动，不理那一套，专心致志过自己的日子。而那些热衷运动的人是不太注意“逍遥派”的，往往也不去找他们的麻烦。所以，“艮”是避祸的好方法。

《象》曰：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

慕道斋释评 “时止则止，时行则行”，时机适合止就止，时机适合行就行。

“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动静都恰逢其时，恰到好处，说明此人有道。

“艮其止，止其所也”，艮就是停止，不是说在任何时候都要停止，而是在合适的时间、地点停止。

《管子·内业》：“天主正，地主平，人主安静。春秋冬夏，天之时也；山陵川谷，地之材也；喜怒取予，人之谋也。是故圣人与时变而不化，从物迁而不移。能正能静，然后能定。定心在中，耳目聪明，四肢坚固，可以为精舍。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凡心之形，过知失生。”

“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指上卦和下卦都是止，每一爻都刚柔不相应，喻自己和外界不打交道，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不打交道就是止。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慕道斋释评 “兼山，艮”，此为卦象，两座山叠在一起，喻艮得坚定。

“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君子应用艮的原则，不要管人家的闲事，不要从自己原来合适的位置走出来。要聚精会神地打理自己的事，就这样还未必来得及。管别人闲事的结果，是替他人做嫁衣裳，自己的东西反而丢得精光光。^①

《孙子兵法·虚实篇》：“孙子曰：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所以，一方面要千方百计地调动敌人，另一方面在自己已经得“安”的情况下，就不要为他人所调动。

无求于人，不想占人家的便宜，就可以避免被别人调动。^②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贞。

慕道斋释评 “趾”，意思是脚。请参阅《贲卦》初九的解释。

① 《汉书·爰盎晁错传》：“（晁错）迁为御史大夫，请诸侯之罪过，削其支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杂议，莫敢难，独爰盎争之，繇此与错有隙。错所更令三十章，诸侯讙哗。错父闻之，从颍川来，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让多怨，公何为也？’错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父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曰：‘吾不忍见祸逮身。’”同文又有：“后十余日，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耿种奏错曰：‘吴王反逆亡道，欲危宗庙，天下所当共诛。今御史大夫错议曰：‘兵数百万，独属群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临兵，使错居守。徐、僮之旁，吴所未下者可以予吴。’错不称陛下德信，欲离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吴，亡臣子礼，大逆无道。错当要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臣请论如法。’制曰：‘可。’错殊不知。乃使中尉召错，绐载行市。错衣朝衣，斩东市。”战国时的商鞅，吴起也犯过与晁错相类似的错误，下场也惊人地类似。

《庄子·让王》：“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观之，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养生以殉物，岂不悲哉！凡圣人之动作也，必察其所以之与其所以为。今且有人于此，以随侯之珠，弹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则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轻也。夫生者岂特随侯之重哉！”

② 《庄子·让王》：“曾子居卫，缊袍无表，颜色肿皴，手足胼胝，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襟而肘见，纳屣而踵决。曳屣而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故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庄子·让王》：“孔子谓颜回曰：‘回，来！家贫居卑，胡不仕乎？’颜回对曰：‘不愿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衲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给丝麻；鼓琴足以自娱；所学夫子之道者足以自乐也。回不愿仕。’孔子欣然容容，曰：‘善哉，回之意！’丘闻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审自得者，失之而不惧；行修于内者，无位而不作。’丘诵之久矣，今于回而后见之，是丘之得也。”

遇事应首先想到不要妄动，出错的原因，多半是由于妄动，由于不动而出错的概率很小。

与《大壮卦》的“壮于趾”相反，“艮其趾”是指遇到事情，不被感官的冲动催着行动，在深思熟虑之前，连身体微小部分的乱动也没有。决定自己行为的应该是深思熟虑的大脑，而不是自己的脚。

“无咎”，这样行事，没有祸患。

《管子·形式解》：“明主之治天下也，静其民而不扰，佚其民而不劳。不扰则民自循，不劳则民自试。故曰：‘上无事而民自试。’”反过来说，作为一个“民”，千万不要“自试”。因为“自试”，就容易被别人利用，高人清静无为。

《说文解字》：“永，长也。”

《尚书·太甲上》：“慎乃俭德，惟怀永图。”

“利永贞”，动与不动，属于重大决策，需要长时间地观察思考；在没有想清楚之前，没有确定的利益之前，不得乱动。要永远记住这个原则。

《吕氏春秋·慎行论》：“行不可不孰。不孰，如赴深溪，虽悔无及。君子计行虑义，小人计行其利，乃不利。有知不利之利者，则可与言理矣。”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慕道斋释评 “未失正也”，由于自己每一个微小的部分都不乱动，所以没有从原来自己正确的位置走出来，也没有失去自己正确的行为准则。

《管子·心术下》：“人能正静者，筋韧而骨强，能戴者大圆，体乎大方，镜者大清，视乎大明。正静不失，日新其德，昭知天下，通于四极。全心在中不可匿，外见于形容，可知于颜色。善气迎人，亲如弟兄；恶气迎人，害于戈兵。不言之言，闻于雷鼓。全心之形，明于日月，察于父母。昔者明王之爱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恶天下，故天下可离。故赏之不足以为爱，刑之不足以为恶。赏者爱之末也，刑者恶之末也。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所以失之者，必以喜乐哀怒。节怒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外敬而内静者，必反其性。”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

慕道斋释评 遇事要再思或三思而后行。如果一开始没有把握住自己，一旦身体的一部分妄动了以后，再想停住就没那么容易了。

“腓”，小腿。小腿肚子上有“腓肠肌”。“腓”和“趾”的区别在于，它的动作的幅度更大。

“艮其腓”，六二妄动，小腿挪动了一下，开了一个头，又想停住。《论语·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这三戒的对象都属于妄动。

“不拯其随，其心不快”，如果有任何乱动，跟随别人乱动的那一部分东西就要损失掉，心里不免痛苦。

例如，平津战役时，傅作义被解放军围点打援的计策调动，派他的嫡系三十五军救援沙城。三十五军去了，在半路被包围。傅作义割舍不下三十五军，左右为难，终于失去了率主力南逃的机会。

《象》曰：“不拯其随”，未退听也。

慕道斋释评 “未退听也”，动起来之后再想退，但随人而动的那部分已经被夹住，客观条件已经不允许你全身而退了。“听”，听从，允许。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厉，熏心。

慕道斋释评 九三刚而无中，刚愎自用，轻率莽撞，不按照道行事。

“限”，喻身之中也。

《古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版）：“黄道之差，始自春分秋分，赤道所交，前后各五度为‘限’。”

“艮其限”，身子动了一半，又想停住。

“列”，同裂。《说文解字》：“列，分解也。”

“夤”，腰背部的肌肉、韧带、条状的内脏一类的人体组织。

《淮南子·地形训》：“九州之外，乃有八夤，一作殄。又腰络也。”

“列其夤”，在胸背腰一带的肌肉韧带，连同里面的内脏和其他挂件儿，一起被撕裂。

“艮其限，列其夤”，身子动了一半，又想停住，结果在胸背一带被强力撕成两半。

《玉篇》：“厉，危也。”“厉，熏心”，由于极端危险和痛苦，又想不出生路，心里火烧火燎，撕心裂肺一般痛苦。

本爻比六二凄惨多了。

《象》曰：“艮其限”，危熏心也。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熏，火烟上出也。”

《玉篇》：“熏，热也。”《广韵》：“熏，火气盛貌。”

《诗经·大雅·云汉》：“我心惓惓，忧心如熏。”

“危熏心也”，危险的处境，使心里忧惧得火烧火燎，痛不欲生。

例如，明朝时，北方瓦剌族首领也先率大军入侵，明英宗不听劝告，一定要御驾亲征。到了前线，他一看势头不妙，又想撤退。撤退到半路，在土木堡被围，全军吃饭、饮水都发生困难。最后，明军战败，全军覆没，明英宗被俘。^①

六四，艮其身，无咎。

慕道斋释评 六四柔而无位，所以必须谨慎从事。

^① 《明史·列传第五十八》：“明年秋，也先大入寇，王振挟帝亲征。谦与尚书郕瑄极谏，不听。瑄从治兵，留谦理部事。及驾陷土木，京师大震，众莫知所为。”

“艮其身”，全身一动不动。与初六的区别是，六四遇到的是大事，是从身体的整体来考虑。

“无咎”，出不了危险。西方哲人斯宾诺莎说：“善于隐藏者善于生存。”例如，秋收起义前，毛泽东曾被湖南的反动民团捉住。在押解他去民团团部的路上，毛找机会贿赂了团丁，跑到草丛中的一条沟里躲起来，一动不动。团丁们在附近搜了很久，居然没有发现他。毛一直躲到天黑，借着夜色的掩护，最后平安脱险。

《象》曰：“艮其身”，止诸躬也。

慕道斋释评 “止诸躬也”，全身每一个部位都止住不动。

在本书的《序言》里曾经提到，历史上《易》有三本，即《连山易》、《归藏易》和《周易》。据说《连山易》的主要作者是神农氏炎帝，《归藏易》的主要作者是黄帝，《周易》的主要作者是周文王。如今广东省还有连山县，地处粤、湘、桂的接合处。据说神农尝百草曾到过那里，并在那里写了《连山易》。《连山易》是从《艮卦》开始，而《归藏易》是从《坤卦》开始，《周易》是从《乾卦》开始，这或许表现出它们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乾卦》主要说天道，《坤卦》主要说地道，而《艮卦》主要说人道。所以作为一个人，首先要学好《艮卦》。

连山的老百姓，每年都要耍龙灯来纪念神农氏，这个传统已经有几千年。在耍龙灯的时候，先用人群摆个八卦阵。八卦阵相应八个门，龙必须从“艮门”进去，这一点一定不能错。为什么必须这样做？当地的百姓也说不清楚，只知道祖祖辈辈都是这样做，因为祖先说艮门是“生门”。

为什么艮门是“生门”？那就是本卦和本爻所说的道理：不动如山，往往就可以避开不必要的危险，为生存之必须。这就叫做“止诸躬也”，结果是“无咎”。中华民族的祖先用耍龙灯的方式教诲他的子孙：务必要记住这个道理，并把这个道理世代传下去。

六五，艮其辅，言有序，悔亡。

慕道斋释评 “辅”，面颊。《说文解字》：“辅，人颊骨也。”

人说话时，面颊肯定要动，所以“辅”引申为嘴，招祸多半是因为嘴。

“艮其辅，言有序”，三缄其口，能不说的话则不说。最高明的就是不说话，少说话，把事情办好了，“沉默是金”。如果不得已，一定要说，则在想张嘴说话之前先闭上嘴，等想清楚应该说什么、怎样说后，再张嘴说话。而且，说话要有节制、有次序地说，尤其要看准对方的情况再说话。^①

《论语·阳货》：“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

① 《论语·卫灵公》：“孔子曰：‘侗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庄子·人间世》：“丘请复以所闻：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远则必忠之以言。言必或传之。夫传两喜两怒之言，天下之难者也。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凡溢之类妄，妄则其信之也莫，莫则传言者殃。故法言曰：‘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则几乎全。’”

《吕氏春秋·孝行览》：“凡能听说者，必达乎议论者也。世主之能识议论者寡，所遇恶得不苟；凡能听音者，必达于五声。人之能知五声者寡，所善恶得不苟；客有以吹竽见越王者，羽、角、宫、徵、商不缪，越王不善；为野音，而反善之。说之道亦有如此者也。”

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说话之有序，就像作画之有序。要先看对方的接受能力，然后在关键处下笔，五岳边城，疏疏朗朗，意思就表达出来了。这是一门艺术，像写字作画一样，要好好练习才行。为了达到说出的话有艺术感的效果，说话之前必须停下来想一想。^①

“言有序”的另一层意思，是说话要考虑时间、地点、对象和其他具体情况。

《战国策·宋卫》：“卫人迎新妇，妇上车，问：‘驂马，谁马也？’御曰：‘借之。’新妇谓仆曰：‘拊驂，无答服。’车至门，扶，教送母：‘灭灶，将失火。’入室见白，曰：‘徒之牖下，妨往来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要言也，然而不免为笑者，蚤晚之时失也。”

“悔亡”，不会后悔。

例如，北魏时的广陵王恭，闭口八年不言，躲掉了许多麻烦，后来靠这个本事当上了皇帝，是为节闵帝。^②

正面的例子，春秋时的晏子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他机智而幽默，凭口才解决了许多困难的问题。因为这个本事，所以他能够长期担任宰相的职务，并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③

① 《吕氏春秋·慎大览》：“孟尝君前在于薛，荆人攻之。淳于髡为齐使于荆，还反，过于薛，孟尝君令人礼饯而亲郊送之，谓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为忧，文无以复待矣。’淳于髡曰：‘敬闻命矣。’至于齐，毕报，王曰：‘何见于荆？’对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力。’王曰：‘何谓也？’对曰：‘薛不量力，而为先王立清庙。荆固而攻薛，薛清庙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齐王知颜色，曰：‘嘻！先君之庙在焉。’疾举兵救之，由是薛遂全。颠蹶之请，坐拜之谒，故善说者，虽得则薄矣。陈其势，言其方，见人急也，若自危厄之中，岂用强力哉？强力则鄙矣。说之不听也，任不独在所说，亦在说者。”

《战国策·赵四》：“虞卿请赵王曰：‘人之情宁朝人乎？宁朝于人也？’赵王曰：‘人亦宁朝人耳，何故宁朝于人？’虞卿曰：‘夫魏为从主，而连者范座也。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万户之都，请杀范座于魏。范座死，则从事可移于赵。’赵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请杀范座于魏。魏王许诺，使司徒执范座而未杀也。范座献书魏王曰：‘臣闻赵王以百里之地请杀座之身。夫杀无罪范座，座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窃为大王美之。虽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复生也，则主必为天下笑矣！臣窃以为与其以死入市，不若以生入市使也。’又遣其后相信陵君书曰：‘夫赵、魏，敌战之国也。赵王以咫尺之书来，而魏王轻为之杀无罪之座，座虽不肖，故魏之免相望也，尝以魏之故得罪于赵。夫国内无用臣，外虽得地，势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听赵杀座之后，强秦袭赵之欲，倍赵之割，则君将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遵言之王而出之。”

② 五代时，后唐的废帝说话不谨慎，引来杀身之祸。据《资治通鉴·卷二八〇》：“癸丑，唐主以干春节置酒，晋国长公主上寿毕，辞归晋阳。帝醉，曰：‘何不且留？’遂归，欲与石郎反邪！”石敬瑭闻之，益惧。”后来，石敬瑭果然反了，兵临城下，唐废帝不得已，率全家老幼登楼自焚。

《国语·晋语五》：“阳处父如卫，反，过宁，舍于逆旅旅嬴氏。嬴谓其妻曰：‘吾求君子久矣，今乃得之。’举而随之，阳子道与之语，及山而还。其妻曰：‘子得所求而不从之，何其怀也！’曰：‘吾见其貌而欲之，闻其言而恶之。夫貌，情之华也；言，貌之机也。身为情，成于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发之，合而后行，离则有衅。今阳子之貌，其言，非其实也。若中不济，而外强之，其卒将复，中以外易矣。若内外类，而言反之，渎其信也。夫言以昭信，奉之如机，历时而发之，可决也。今阳子之情，以济盖也，且刚而主能，不本而犯，怨之所聚也。吾惧未获其利而及其难，是故去之。’期年，乃有贾季之难，阳子死之。”

③ 《战国策·齐六》：“燕攻齐，取七十余城，唯莒、即墨不下。齐田单以即墨破燕，杀骑劫。初，燕将攻下聊城，人或谗之。燕将惧诛，遂保守聊城，不敢归。田单攻之岁余，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鲁连乃书，约之矢，以射城中，遗燕将曰：‘吾闻之，智者不倍时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灭名，忠臣不先身而后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顾燕王之无臣，非忠也；杀身亡聊城，而威不信于齐，非勇也；功废名灭，后世无称，非知也。故知者不再计，勇士不怯死。今死、生、荣、辱、尊、卑、贵、贱，此其一时也。愿公之详计而无与俗同也。且楚攻南阳，魏攻平陆，齐无南面之心；以为亡南阳之害，不若得济北之利，故定计而坚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东面，横秦之势合，则楚国之形危。且弃南阳，断右壤，存济北，计必为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齐无天下之规，与聊城共据，期年之弊，即臣见公之不能得也。齐必决之于聊城，公无再计。彼秦国大乱，君臣过计，上下迷惑。粟腹以百万之众，五折于外，万乘之国，被围于赵，填圯主困，为天下戮，公闻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独立，大臣不足恃，国弊祸多，民心无所归。今公又以弊弊之民，距全齐之兵，期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无反北之心，是孙臆、吴起之兵也。能见于天下矣！故为公计者，不如罢兵休士，全车甲，归报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见公如见父母，交游攘臂而议于世，功业可明矣。上辅孤主，以制群臣；下养百姓，以资说士。矫国革俗，于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弃世，东游于齐乎？请裂地定封，富比陶、卫，世世称孤寡，与齐共存，此亦一计也。二者显名厚实也，愿公熟计而审处一也。且吾闻，效小节者不能行大威，恶小耻者不能立荣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钩，篡也，遗公子纠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乡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终究抑曲困而不出，惭耻而不见，穷年没寿，不免为辱人贱行矣。然而管子并三行之过，据齐国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诸侯，为伍伯首，名高天下，光照邻国。曹沫为鲁君将，三战三北，而丧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离陈，计不顾后，出必死而不生，则不免为败军禽将。曹子以败军禽将，非勇也；功废名灭，后世无称，非知也。故去三北之耻，退而与鲁君计也，曹子以为遭。齐桓公有天下，朝诸侯，曹子以一剑之任，劫桓公于坛位之上，颜色不变，而辞气不挫。三战之所丧，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动，惊骇，威信吴、楚，传名后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节死小耻也，以为杀身绝世，功名不立，非知也。故去忿忿之耻，而成终身之名，除感忿之耻，而立累世之功。故业与三王争流，名与天壤相敌也。公其图之！’燕将曰：‘敬闻命矣！’因罢兵去。故解齐国之围，救百姓之死，仲连之说也。”

《礼记·缙衣》：“子曰：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王言如纶，其出如棼；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则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诗》云：‘淑慎尔止，不愆于仪。’”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虑其所终，而行必稽其所敝；则民谨于言而慎于行。《诗》云：‘慎尔出语，敬尔威仪。’《大雅》曰：‘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

《象》曰：“艮其辅”，以中正也。

慕道斋释评 “以中正也”，心中有中道，才能管好嘴，做到说话谨慎有序。努力学习天道，提高思想修养，才是改造嘴的根本办法。

本爻和《咸卦》上六“咸其辅颊舌”的意思恰好相反，在那里是批评，在本爻是赞扬。

上九，敦艮，吉。

慕道斋释评 “敦”，厚重。见临卦上六。

“敦艮，吉”，拒绝别人的主意时，不管是建议还是命令，要注意妥帖、委婉、圆滑，方能吉祥。

1930年，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领导命令毛泽东攻打南昌。由于敌强我弱，毛泽东从一开始就不想执行这个命令，但他也没有硬顶着说不去，而是说要“进略樟树，窥攻南昌”。等红军到了南昌附近，毛泽东令部队放了几枪，扰了一下就走。这种事，如果在接受命令时立即明确回绝，那就是违抗命令，后果会很不好。

还有一次，也是在井冈山时期。上级想任命毛泽东当师长，毛说：“我当师长不合适，我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说来说去，就是不当这个师长。因为当了师长，今后的行动就要听别人的命令，没有了主动权。但是，如果生硬地拒绝，也是不明智的做法。^①

《论语·卫灵公》：“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对比孔子和毛泽东的说法，如出一辙，说明毛泽东非常善于学习，学了就会用。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终也。

慕道斋释评 “以厚终也”，拒绝别人的建议或命令时，语言一定要做到厚重、不尖刻，要委婉、圆滑，善于推脱，深藏自己的锋芒，这样就会有好结果，既可以做到不动如山，又不会引来别人的全力攻击。

53 渐卦 110100

慕道斋释评 本卦的卦象是艮下巽上，山下木上。

树长在山上，要慢慢长，故曰“渐”。人的生活，有暴风骤雨，轰轰烈烈，但更多的时候是平凡的日子。平凡的日子过好了，会有不平凡的结果。

^① 《晋书·列传第六十五》：“索统，字叔彻，敦煌人也。少游京师，受业太学，博综经籍，遂为通儒。明阴阳天文，善术数占候。司徒辟，除郎中，知中国将乱，避世而归。乡人从就占问吉凶，门中如市，统曰：‘攻乎异端，或在害己；无为多事，多事多患。’遂诡言虚说，无验乃止。”

《列子·黄帝篇》：“天下有常胜之道，有不常胜之道。常胜之道曰柔，常不胜之道曰强。二者亦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强，先不己若者；柔，先出于己者。先不己若者，至于若己，则殆矣。先出于己者，亡所殆矣。以此胜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谓不胜而自胜，不任而自任也。弼子曰：‘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弱保之。积于柔必刚，积于弱必强。观其所积，以知祸福之乡。强胜不若己，至于若己者刚；柔胜出于己者，其力不可量。’”

《渐》：女归，吉，利贞。

慕道斋释评 “女归”，女子嫁人。嫁人之后，就是过长期的、平凡的、渐进的日子，看起来平凡，但意义重大。

《说文解字》：“归，女嫁也。从止，从妇省。”

香港的人家如今嫁女儿，还在门楣上贴上“之子于归”的横幅。此语出自《诗经·桃夭》：“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①

“女归，吉”，嫁到别人家里，从细小的事情做起，踏踏实实过日子，吉祥。反之，一过门就开始闹腾，就不吉祥。

“利贞”，在日常生活中，要多计算、谋划，不能草率急躁，要考虑周全，考虑长远。

《象》曰：渐之进也，女归吉也。进得位，往有功也。进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刚得中也。止而巽，动不穷也。

慕道斋释评 “渐之进也，女归吉也”，嫁到别人家里，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劳作，逐渐改变自己的地位，如此才能吉祥。长期生活的环境好坏，对一个人的发展非常重要。

“进得位，往有功”，进，就得到地位，包括得到合适的生存条件；做，就要取得成果，不然还不如不做。

“进以正，可以正邦也”，进要合道，这个道理也可以用在国家大事上。“正”，不偏，就是合道。

“其位刚得中也”，卦象上指九五，高位得中道也。那一爻教导我们，先要有生存，才能图发展；生存是第一位的，发展是第二位的。

“止而巽，动不穷也”，知止知顺，就不会弄到进退两难的境地，总能有腾挪的余地。对自己不合适的事，就止；对自己合适的事，就顺。这样就可以根据形势，不断发展。

《象》曰：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

慕道斋释评 “山上有木，渐”，树长在上，要慢慢地长，那是我们的榜样，叫做“渐”。

“君子以居贤德善俗”，君子居住，要挑选有贤人的地方、民风淳厚的地方，这样才有利

^① 《幼学琼林·卷二·婚姻》：“女嫁曰于归，男婚曰完娶。”

于自己日复一日地逐渐发展。好环境给我们的益处,一时难以察觉,但日积月累,其作用不可估量。^①

有一个“孟母三迁”的故事,说明选择居住地的重要性。“孟子幼时,其舍近墓,常嬉为墓间之事,其母曰:‘此非吾所以处子也。’遂迁居市旁。孟子又嬉为贾人衒卖之事,母曰:‘此又非所以处吾子也。’复徙居学宫之旁。孟子乃嬉为设俎豆揖让进退之事,其母曰:‘此可以处吾子矣。’遂居焉。”至今在山东邹城市的城西庙户营村,尚有“孟母三迁祠”。^②

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

慕道斋释评 “干”,水涯,水边,河岸。《诗经·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鸿”,天鹅、大雁一类的水鸟。《说文解字》:“鸿,鸿鹄也。”

“鸿渐于干”,天鹅在河岸上渐渐地成长。河岸那里有草、有鱼、有水,也有平静的栖息之地,是生存、发展的地方,是鸟类的家乡。但是,那里也一定有不利因素,譬如免不了有野兽出没,会遭到它们的骚扰。^③

“厉”,危险,担忧。《玉篇》:“厉,危也。”

“小子厉,有言”,小子不识大体,害怕困难,遇事容易发牢骚,或者危言耸听。

例如,当年红军在井冈山开辟了革命根据地,这是在当时条件下,革命力量唯一能够生存、发展的策略。但有些人对山上的生活不满意,对革命的前途信心不足,提出了“红旗能打多久”的疑问。

“无咎”,只要善于坚持,坚定地走自己的路,没有灾祸。

《象》曰:“小子之厉,义无咎也。”

慕道斋释评 “小子之厉,义无咎也”,见识不高的小人遇到事情,往往会危言耸听,甚至威逼利诱,希望别人照他们的想法去做。不要理睬他们,照道义而行,就出不了什么祸害。相反,如果照小子的话去做,就真的要出祸害。

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

慕道斋释评 “磐”,磐石,巨大的石头。请参见《屯卦》初九。

“衎衎”,快乐的样子。^④

“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天鹅在水中的磐石上快乐地吃喝,渐渐地成长,吉祥。

① 《吕氏春秋·仲夏纪》:“凡养也者,靡非适而之以之适者也。能以久处其适,则生长矣。生也者,其身固静,感而后知,或使之也。”

② 《晏子春秋》:“曾子将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赠人以轩,不若以言。吾请以言之,以轩乎?’曾子曰:‘请以言。’晏子曰:‘今夫车轮,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圆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惠矣,故君子慎绳墨。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则为存国之宝,故君子慎所修。今夫兰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则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麋醢,而贾匹马矣。非兰本美也,所湛然矣。愿子之必求所湛。要闻之,君子居必择邻,游必就士,择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要闻汨常移质,习俗移性,不可不慎也。’”

③ 《诗经·魏风·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

④ 《诗经·小雅·斯干》:“秩秩斯干,幽幽南山。”

⑤ 《说文解字》:“衎,行喜貌。”

有坚实稳固、安全清静的根据地，又有丰盛的美食，这样的环境可以说完美，当然吉祥。

《象》曰：“饮食衎衎”，不素饱也。

慕道斋释评 “不素饱也”，天鹅不是白白地吃饱，它们同时在成长，成长才能渐进，才是主要目的。吃饱喝足、有安全保障、不受外界干扰，这些条件是一切工作的基础，也是一切发展的基础，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

慕道斋释评 “鸿渐于陆”，天鹅在陆地上生活，因缺水，离食物又远，还有野兽出没，达不到顺利成长的目的。

“不复”，回不来。^①

“夫征不复，妇孕不育”，男人出征却回不来，女人怀孕却生不出孩子。这些例子，都是指达不到自己最重要的目的。

例如，“文革”时，有一批知识青年去了云南建设兵团。许多知青因事故、疾病、自杀而死在那里，还有女知青因难产死去，非常准确地叫做“夫征不复，妇孕不育”。这些都是因为环境恶劣造成的。具体情节，请参阅报告文学《中国知青梦》。

“凶”，持续地、长时间地在这样的处境中生活，凶险。

“寇”，匪徒，敌军。^②

“利御寇”，必须想办法抵抗，必要时包括动武拼命，不能长久陷入这种不利的环境，不然前面就是死路一条。请参阅《蒙卦》上九。

例如，从1978年开始，云南知青多次抗争，后来发展到又是绝食，又是卧轨，又是抬尸游行，才为自己找到一条回家的路。请参阅报告文学《中国知青梦》。

《孙子兵法·火攻篇》：“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这时候，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再不斗争，下一步就是灭亡，到了必须拼命的时候了。

《象》曰：“夫征不复”，离群丑也。“妇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御寇”，顺相保也。

慕道斋释评 “丑”，众人，小人物。^③

“离群丑也”，作为一个小人物，离开了自己亲人和家乡，孤独地走上了一条死路。

“失其道也”，陷入那种境地，向前走是一条死路，失去了生存之道。

① 《诗经·国风·邶风·九罭》：“公归不复，于女信宿。”

② 《左传·文公七年》：“兵作于内为乱，于外为寇。”

《吕氏春秋·不苟论》：“秦小主夫人用奄变，群贤不说自匿，百姓郁怨非上。公子连亡在魏，闻之，欲入，因群臣与民从郑所之塞。右主然守塞，弗入，曰：‘臣有义，不两主。公子勉去矣！’公子连去，入翟，从翟氏塞，塞改入之。夫人闻之，大骇，令吏兴卒，奉命曰：‘寇在边。’卒与吏其始发也，皆曰：‘往击寇。’中道因变曰：‘非击寇也，迎主君也。’公子连因与卒俱来，至雍，围夫人，夫人自杀。公子连立，是为献公。”

③ 《诗经·小雅·吉日》：“升彼大阜，从群丑。”

“顺”，向一个方向，团结一致，大家的利益一致。^①

“相”，辅助，扶助，帮助。《集韵》：“相，助也。”^②

“保”，保卫，保护，支持。^③ 人作为生物，首先是保命。所以，维持生命，维持活路，叫做“保”。

“利用御寇，顺相保也”，当务之急，是必须团结起来抗争，互相支持，保卫自己生存的权利，这是唯一的出路。请参阅《蒙卦》九三的《象》：“利用御寇，上下顺也。”和《蒙卦》不同的是，这里明确指出，斗争的目的，不是和哪一个过不去，只是为了给大伙找一条活路而已。

例如，秦末的陈胜、吴广被征，走到大泽乡，遇到天降大雨，失期当斩。若再不反抗，再沿着那条路走下去，他们那批人一个也活不了；拼死反抗，或许还有一线生机。正因为这样，才爆发了秦末农民大起义，使秦朝二世而亡。秦朝的残暴统治，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一个“寇”的角色。

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慕道斋释评 “鸿渐于木”，天鹅在树上生活。

“或”，疑问之词，不一定的事，偶然的事。

人的生活环境，包括所在的家庭、所居住的地点、所做的工作，对大多数人来说，都不是自己挑选的，而是由其他因素决定的。既然是这样，这些事情的配置就不会十全十美。虽然它不十全十美，但却是当前生活的出发点和今后发展的基石，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这是铁的现实。目前要做的，只能是先顺应这个环境，再谋求今后的发展。这些就是本爻的基本思想。

“或得其桷”，偶然地找到了一根椽子般粗细的树枝，得以安身。^④

有一些驯化程度比较低的鸡，晚上睡觉的时候喜欢找一个粗树枝，蹲在上面睡。不然就没有安全感，会半夜惊叫，睡不着觉，体重也停止增长。这是许多野鸟在野外长期生活所养成的习性。

“无咎”，鸟得木，即得到了一个尚可的栖息之地，有了安全感，故没有祸患。

《象》曰：“或得其桷”，顺以巽也。

慕道斋释评 “顺以巽也”，随遇而安，顺应环境。生活艰难，江湖险恶，找一个安身之处不容易，不能过于苛求，能将就则将就。

① 《说文解字》：“顺，理也。”

② 《孟子·万章上》：“舜相尧二十有八载。”

《庄子·在宥》：“说礼邪，是相于技也；说乐邪，是相于淫也；说圣邪，是相于艺也；说知邪，是相于疵也。”

③ 《说文解字》：“保，养也。”

《周礼·地官·大司徒》：“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

④ 《说文解字》：“桷，榑也。椽方曰桷。”

《说文解字》：“榑，秦名为屋椽，周谓之榑，齐鲁谓之桷。”

“顺”和“巽”是类似的意思，小百姓要和大环境较劲，无异以卵击石，必须学会顺应环境。

对一般百姓来说，生活环境总是有很多缺点，不尽如人意。问题是如何先设法生存下去，并给自己营造一个相对好一点的小环境。然后，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逐步地改善自己的处境。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

慕道斋释评 “陵”，高山。请参阅《震卦》六二之“跻于九陵”。

“鸿渐于陵”，天鹅生活在高山之上。九五刚而有位，意思是住在高绝之处，不容易被人妨害，比较安全。同时，也说明它有高远的志向。

北美有一种鹰，习惯于在绝高的悬崖峭壁上做巢，并且在不同的地方做几个巢，这样就可以避免其他动物的打扰和伤害。

在人类社会中，古今中外，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必须减少他人对自己的干扰，才能得到安全，才能专心致志地做成自己的事，这对于任何人都是同样重要。中国历代都有一些隐士，如张三丰、丘处机等人，隐居山林，让别人找不到他，就达到了“鸿渐于陵”的效果。

“妇三岁不孕”，喻为了坚持斗争，长期过着艰苦的生活，承担了重大的牺牲。

“终莫之胜，吉”，不计较一时的得失，不为环境所屈服，坚持斗争，最终对手不能取胜，吉祥。

例如，二战时德、意法西斯势力曾经横扫欧洲，许多正直的人被关进集中营并惨遭杀害。而铁托不畏强暴，率领万余人上山打游击。虽然这些反法西斯战士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大部牺牲，但铁托和他的部下一直坚持到二战胜利，终于彻底打败了德、意法西斯，并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象》曰：“终莫之胜，吉”，得所愿也。

慕道斋释评 “得所愿也”，在斗争最艰苦的时候，往往自己困难，对手也困难，也难以长期维持进攻。只要能坚持到最后，拖垮对方，就能达到了自己的愿望，取得最终的胜利。

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

慕道斋释评 “鸿渐于陆”，天鹅在陆地上，生活条件恶劣，环境复杂，要特别小心。

“羽”，羽毛，喻一个人的外部形象和日常事务。

“仪”，引义为适度，有准则，有仪表，有序，不乱。^①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仪。……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

所以，有仪就是有序，一丝不乱，井井有条。

“其羽可用为仪，吉”，处事不乱，井井有条，吉祥。

无论环境多么复杂，只要自己的内心不乱，都可以应付。一个人做不了的事，可以发动群众去做；今天做不了的，可以明天去做。只要方寸不乱，一件事一件事地去做，任何事情都可以完成。北京故宫皇帝居住的大屋，叫做“养心殿”，其中大有深意。心里有了条理，才能把事情做好。可惜大多数皇帝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相关的内容，请参阅《益卦》九五。

一个人的外部整洁、有规矩，也体现了内心世界的有序，所以不可忽视。

现代计算机的软件程序，也像羽毛一样，分支再分支，从主干到最细的绒毛，井井有条，这是处理复杂事物的一般方法。此爻就是用鸿的羽毛来比喻这种方法。由于这种方法是抽象的，它可以应用在各种不同的时代和各种不同的事物之中。

“仪”，也可以解释为典范、表率。^②

在艰难困苦的环境里久了，人容易产生急躁情绪，容易把握不住自己的言行的尺度。所以，在这个时候，要特别注意。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讲逻辑，越要讲计划和谋略，越要讲心态，越要讲礼仪，越要讲精细和周密，要使各方面的力量丝丝入扣，互相配合。人之所以要讲礼仪，讲秩序，其目的是要使问题和困难最小化，以利于自己的生存和事业的成功，利于解决困难和问题，所以吉祥。

《管子·形势解》：“言辞信，动作庄，衣冠正，则臣下肃。言辞慢，动作亏，衣冠情，则臣下轻之。故曰：‘衣冠不正则宾者不肃。’仪者，万物之程式也。法度者，万民之仪表也；礼义者，尊卑之仪表也。

① 《说文解字》：“仪，度也。”

《诗经·小雅·宾之初筵》：“既醉而出，并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谓伐德。饮酒孔嘉，维其令仪。”

《诗经·小雅·燕民》：“令仪令色，小心翼翼；古训是式，威仪是力。”

《诗经·大雅·抑》：“慎尔出话，敬尔威仪，无不柔嘉。”

《人物志》：“心质平理，其仪安闲。”

《玉台新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十六知礼仪。”

《礼记·经解》：“居处有礼，进退有度，百官得其宜，万事得其序。诗云：‘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此之谓也。”

《吕氏春秋·季春纪》：“昔者先圣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响者不于响于声，善影者不于影于形，为天下者不于天下于身。《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言正诸身也。故反其道而身善矣，行义则人善矣，乐备君道而百官已治矣，万民已利矣。三者之成也，在于无为。无为之道曰胜天，义曰利身，君曰勿身。勿身督听，利身平静，胜天顺性。顺性则聪明寿长，平静则业进乐乡，督听则奸害不怠。故上失其道，则边侵于敌；内失其行，名声堕于外。是故百仞之松，本伤于下，而末槁于上；商、周之国，谋失于胸。故心得而听得，听得而事得，事得而功名得。五帝先道而后德，故德莫盛焉；三王先教而后杀，故事莫功焉；五伯先事而后兵，故兵莫强焉。当今之世，巧谋并行，作术递用，攻战不休，亡国辱主愈众，所事者末也。”

《吕氏春秋·士容论》：“士不偏党，柔而坚，虚而实。其状泠然不似，若失其一。傲小物而志属于大，似无勇而末可恐，狼执固横傲而不可辱害，临患涉难而处义不越，南面称寡而不以侈大，今日君民而欲服海外，节物甚高而细利弗觫，耳目遗俗而可与定世，富贵弗就而贫贱弗憾，德行尊理而羞用巧卫，宽裕不啻而中心甚厉，难动以物而必不妄折，此国土之容也。”

② 《楚辞》：“望三五以为像兮，指彭咸以为仪。”

《荀子》：“上者，下之仪也。”

故动有仪则令行，无仪则令不行。故曰：‘进退无仪则政令不行。’”^①

《象》曰：“其羽可用为仪，吉”，不可乱也。

慕道斋释评 “不可乱也”，做事井井有条，不会因环境复杂而乱了章法。包括自己的心情仪表，要永远保持从容镇定。从自己心中的逻辑秩序，到自己一切资源的应用秩序，对争取胜利都很重要。^②

《管子·禁藏》：“夫动静顺然后和也，不失其时然后富，不失其法然后治。故国不虚富，民不虚治。不治而昌，不乱而亡者，自古至今未尝有也。”

《管子·宙合》：“可浅可深，可沉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此旨意要功之谓也。天不一时，地不利，人不一事。是以著业不得不多分，名位不得不殊方。明者察于事，故不官于物，而旁通于道。道也者，通乎无上，详乎无穷，运乎诸生。是故辩于一言，察于一治，攻于一事者，可以曲说，而不可以广举。圣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为之治而计其意；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为之说，而况其功。岁有春夏秋冬，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半星辰序，各有其司。故曰：天不一时。山陵岑，渊泉閼流，泉逾溪而不尽，薄承溪而不满，高下肥硇，物有所宜。故曰：地不利。乡有俗，国有法，食饮不同味，衣服异采，世用器械，规矩绳准，称量数度，品有所成。故曰：人不一事。此各事之仪，其详不可尽也。”

54 归妹卦 001011

慕道斋释评 本卦的卦象是兑下震上，外动内悦。喻外面有人来求婚，女子心里面很满意，乃嫁。此卦乃女子婚嫁之正道。

《归妹》：征凶，无攸利。

慕道斋释评 “归”，女子出嫁。请参阅《渐卦》。

① 《管子·霸言》：“千乘之国得其守，诸侯可得而臣，天下可得而有也。万乘之国失其守，国非其国也。天下皆治已独乱，国非其国也；诸侯皆合已孤独，国非其国也；邻国皆险已独易，国非其国也。此三者，亡国之征也。夫国大而政小者，国从其政；国小而政大者，国益大。大而不为者，复小；强而不治者，复弱；众而不治者，复寡；贵而无礼者，复贱；重而凌节者，复轻；富而骄肆者，复贫。故观国者观君，观军者观将，观备者观野。其君如明而非明也，其将如贤而非贤也，其人如耕而非耕也，三守既失，国非其国也。地大而不为，命曰土满；人众而不治，命曰人满；兵威而不正，命曰武满。三满而不止，国非其国也。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卿贵而不臣，非其卿也；人众而不亲，非其人也。”

② 《战国策·楚一》：“楚王问于范环曰：‘寡人欲置相于秦，孰可？’对曰：‘臣不足以知之。’王曰：‘吾相甘茂，可乎？’范环对曰：‘不可。’王曰：‘何也？’对曰：‘夫史举，上蔡之监门也。大不如事君，小不如处室，以苛廉闻于世，甘茂事之顺焉。故惠王之阴，武王之察，张仪之好，甘茂事之，取十官而无罪，茂诚贤者也，然而不可相秦。秦之有贤相也，非楚国之利也。且王尝用滑于越，而纳句章，昧之难，越乱，故楚南察濊胡，而野江东。计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乱而楚治也。今王以用之于越矣，而忘之于秦，臣以为王鉅速忘矣！王若欲置相于秦乎？若公孙郝者可。夫公孙郝之于秦王，亲也。少与同衣，长与同车，被王衣以听事，真大王之相已。王相之，楚国之大利也。’”

《吕氏春秋·恃君览》：“非滨之东，夷榑之乡，大解、陵鱼、其、鹿野、摇山、扬岛、大人之居，多无君；扬、汉之南，百越之际，猺凯诸、夫风、余靡之地，博婁、阳禺、驩兜之国，多无君；氏、羌、呼唐、离水之西，焚人、野人、篇罕之川，舟人、送龙、突人之乡，多无君；雁门之北，獯婁、所鸛、须窺之国，警贲、穷奇之地，叔逆之所，僂耳之居，多无君。此四方之无君者也。其民麋鹿禽兽，少者使长，长者畏壮，有力者贤，暴傲者尊，日夜相残，无时休息，以尽其类。圣人深见此患也，故为天下长虑，莫如置天子也；为一国长虑，莫如置君也。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长非以阿官长也。德衰世乱，然后天子利天下，国君利国，官长利官，此国所以递兴递废也，乱难之所以时作也。故忠臣廉士，内之则谏其君之过也，外之则死人臣之义也。”

《后汉书·荀韩钟陈列传》：“妇人谓嫁曰归，言汤以娶礼归其妹于诸侯也。”

《说文解字》：“归，女嫁也。从止，从妇省。”

“妹”喻比较年轻的女子，她们总不好等到老了才出嫁。

“征凶，无攸利”，出嫁这种事，以别人来求婚为上，主动出击不妥，这样做没有好处。

《管子·形势解》：“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圣人，而后天下治；妇人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后家事成。故治天下而不用圣人，则天下乖乱而民不亲也；求夫家而不用媒，则丑耻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丑而不信。’”

《象》曰：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说以动，所归妹也。“征凶”，位不当也。“无攸利”，柔乘刚也。

慕道斋释评 “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女子出嫁，是天地之间的正道。天地阴阳不打交道，万物就不能生长；男女不打交道，人类社会也维持不了。^①

“归妹，人之终始也”，女子出嫁，关乎人类繁衍，终而复始的大事。

“说以动，所归妹也”，有人来求婚，女子心里很满意，然后才出嫁，这是指女子出嫁的标准。

“征凶，位不当也”，在婚姻问题上，女子主动出击不妥，和自己的地位、身份不符。

“柔乘刚也”，在婚姻问题上，女子追求男子；以女子为主导地位，这在旧时代被认为不合适。这种说法和当时的社会制度有密切关系，现在未必适用。

《象》曰：泽上有雷，归妹。君子以永终知敝。

慕道斋释评 另一幅图画，“泽上有雷”。

“泽”，指少女。“雷”，指行动。内有少女，外有行动。这是指外面有人来求婚的行动，接下来的事就是女子出嫁。

“君子以永终知敝”，君子在婚姻问题上，要做到两条，即“永终”和“知敝”。

“永终”，就是永远的归宿，长久的婚姻。白居易《长恨歌》：“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连理枝长在一起，就不能再分开，一样的意思。

《庄子·在宥》：“彼其物无穷，而人皆以为有终；彼其物无测，而人皆以为有极。”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王德狄人，将以其女为后。富辰谏曰：‘不可。臣闻之曰：‘报者倦矣，施者未厌。’狄固贪淫，王又启之。女德无极，妇怨无终，狄必为患。’王又弗听。”在这一段里，“女德无极”的意思是，女子喜欢长久的婚姻；“妇怨无终”的意思是，女子怨恨半途而废的婚姻。

曹植《送应氏诗》：“天地无终极”。王粲《七哀诗》：“羁旅无终极”。《诗经·卫风·氓》：“女也不爽，士二三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① 《礼记·郊特牲》：“天地合而后万物兴焉。夫昏礼，万世之始也。取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也。币必诚，辞无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妇德也。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而嫁。男子亲迎，男先于女，刚柔之义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义一也。执挚以相见，敬章别也。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安。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婿亲御授绥，亲之也。亲之也者，亲之也。敬而亲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门而先，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也。”

《说文解字》：“敝，一曰败衣。”《玉篇》：“敝，坏也。”《井卦》九二有：“瓮敝漏”。都是一样的意思。

“知敝”，就是知道婚姻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麻烦和问题，并能够妥善地处理这些事。在文学巨著《红楼梦》里面，人物有数百个，在恋爱婚姻问题上栽了大跟头的人比比皆是，处理得好的倒不多见。所以，这是个自古就有的困难问题。君子研究和思考这些，是为了避免这里面的弊病。

本卦的名字叫做《归妹》，《说文解字》：“妹，女弟也。”含有比较年轻的意思。本卦的另一层意思是，如果有了比较合适的人，女子应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出嫁，不要等到人老珠黄。这也是一番好意，以防未婚女子年纪大了之后有种种不便，有它一定的道理。本卦六三的爻辞中也暗示了这个意思。

《东坡易传》：“归妹，女之万盛者也。凡物之有敝者，必自其万盛而虑之；追其衰，则无及矣。”

初九，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慕道斋释评 “娣”，陪嫁作妾。《说文解字》：“娣，女弟也。”^①

“归妹以娣”，出嫁作妾。

“跛能履”，瘸子也能走路。喻这事情还能凑合。

“跛能履，征吉”，喻出嫁作妾，好比瘸着腿走路，虽然不是很理想，但如果找到了真正相爱的人，仍然吉祥。如隋唐时红拂女私奔李靖，千古传为佳话。

《礼记·内则》：“聘则为妻，奔则为妾。”

既然叫做“征”，喻前面有很多困难，要努力克服。

《战国策·齐六》：“襄王卒，子建立为齐王。君王后事秦谨，与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有余年不受兵。秦始皇尝使使者遗君王后玉连环，曰：‘齐多知，而解此环不？’君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谢秦使曰：‘谨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诫建曰：‘群臣可用者某。’建曰：‘请书之。’君王后曰：‘善。’取笔牍受言。君王后曰：‘老妇已亡矣。’”君王后的婚姻就是所谓私奔，一开始有一点瑕疵，不是很完美，但这段婚姻仍不失为很好的选择。她的主见和能力非常人可比，正是所谓“跛能履”。^②

本卦一开始说“征凶，无攸利”，本爻又说“征吉”，何也？找到了真正相爱的人，便可逢凶化吉，一切不利因素都可以因此一笔勾销。

① 《国语·晋语一》：“献公伐骊戎，克之，灭骊子，获骊姬以归，立以为夫人，生奚齐。其娣生卓子。”

《穀梁传·文公十八年》：“侄娣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续带。”

《金史·列传第一》：“古者天子娶后，三国来媵，皆有娣侄，凡十二女。诸侯一娶九女。所以正嫡妾，广继嗣，息妒忌，防淫惠，塞祸乱也。后亡，则媵为继室，各以其叙。无三媵，则娣侄继室，亦各以其叙。继室者，治其内政，不敢正其位号。礼，庙无两祔，不并尊也。鲁成风始两祔，宋国三媵，齐管氏三归，《春秋》皆讥之。《周礼》内宰，其属则内小臣、阍人、寺人次之，九嫔、世妇、女御、女祝、女史、典妇功、典丝、典枲，内司服又次之。《昏义》称“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不与《春秋》、《周礼》合，后世因仍其说，后宫遂至数千。”

② 《战国策·齐六》：“齐闵王之遇杀，其子法章变姓名为莒大师家庸夫。太史敫女奇法章之状貌，以为非常人，怜而常窃衣食之，与私焉。莒中及齐亡臣相聚，求闵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于莒。共立法章为襄王。襄王立，以太史氏女为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无媒而嫁者，非吾种也，污吾世矣。’终身不睹。君王后贤，不以不睹之故，失人子之礼也。”

《象》曰：“归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慕道斋释评 “以恒也”，得到了长久的归宿，永久的爱情。

“承”，《说文解字》：“承，奉也，受也。”

“相承也”，互相捧着、支持着，说明相互之间感情很好。^①

九二，眇能视，利幽人之贞。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眇，一目小也。”

“眇能视”，眼睛不好，或独眼龙，但凑合能看。喻绝大多数婚姻都不能十全十美，总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利幽人之贞”，对婚姻大事，要静下心来，独立地好好想一想，从蛛丝马迹中权衡利弊，得到自己所需要的判断。

《象》曰：“利幽人之贞”，未变常也。

慕道斋释评 “未变常也”，多算有好处，这是一般的道理，在大事上尤其是如此，在婚姻大事上更是这样。请参阅《履卦》九二之“幽人贞吉”。

六三，归妹以须，反归以娣。

慕道斋释评 “须”，须索，要求，索取。下面一个古代佛教故事说明什么叫须索。

源律师问大珠慧海禅师：“和尚修道还用功否？”慧海说：“用功。”源律师问：“如何用功？”慧海说：“饥来吃饭，困来即眠。”源律师不解：“一切人总如此，同师用功否？”慧海说：“不同。他吃饭时，不肯吃饭，百般须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所以不同也。”

南岳衡山有懒残岩，唐代的懒残禅师也有诗云：“饥来吃饭，困来即眠，愚人笑我，智乃知焉；不是痴钝，本体如然，要去即去，要住即住；身披一破衲，脚着娘生袴，多言复多语，由来反相误。”

《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王毛仲有宠于上，百官附之者辐凑。毛仲嫁女，上问何须。毛仲顿首对曰：‘臣万事已备，但未得客。’上曰：‘张说、源乾曜辈岂不可呼邪？’对曰：‘此则得之。’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对曰：‘然。’”

“须”又有等待的意思，请参阅《需卦》。^②

《智囊·兵智部·分兵合兵》：“明日将战，及昏，乃令左军衔枚，溯江五里以须。亦令右军衔枚，逾江五里以须。”

“娣”，陪嫁的妾。

① 《庄子·达生》：“仲尼适楚，出于林中，见佻倻者承蜩，犹援之也。”

《战国策·魏三》：“今夫韩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内有大乱，外安能支强秦、魏之兵，王以为不破乎？”

② 《诗经·邶风·匏有苦叶》：“人涉卬否，须我友。”

《楚辞·九歌·少司命》：“夕宿兮帝郊，君谁须兮云之际？”

《战国策·秦一》：“大王拱手以须，天下遍随而伏，伯王之名可成也。”

“归妹以须，反归以娣”，在婚姻问题上，提出各种条件，要这要那，百般须索，很多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结果等了又等，直到没人愿意娶她为正妻，最后反而出嫁作了人家的妾。

此爻是说婚姻不宜百般须索，为了不切实际的要求，一拖再拖。因为搞得不好，会事与愿违，丢掉更重要的东西。

《象》曰：“归妹以须”，未当也。

慕道斋释评 “未当也”，在婚姻上要求的条件太多、等待太久是不适当的，有合适的人就不要等待太久。

《朱子家训》：“嫁女择佳婿，勿索重聘；娶妻求淑女，勿计厚奁。”

九四，归妹愆期，迟归有时。

慕道斋释评 “愆”，延误。《说文解字》：“愆，过也。”^①

“归妹愆期”，婚期推迟了一些。

“迟归有时”，为了婚姻满意，适当地推迟一下婚期，也不算太晚。其他各种条件都很好，还是值得等一等。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慕道斋释评 “‘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推迟婚期，是为了等待重要的机会，等待自己的心上人，使婚姻满意。

这一爻是辩证思维，婚姻既不能太挑剔，也不能太草率。

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

慕道斋释评 “帝乙”，商朝一位皇帝的名字，是商纣王的父亲。

“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帝乙嫁自己的女儿作人家的正妻，但女儿的袍子却不如陪嫁的妾的袍子好。另据顾颉刚考证，“帝乙归妹”和《诗经》中描写的文王娶亲是一回事。

古人朴实，以含蓄为美。好事不可占尽，留一些风头让别人出，免得人家嫉妒，这是比较老成的想法。所以，风头出得太多不是好事情。请参阅《坤卦》六五“黄裳”。帛本《老子·第三十九章》：“故必贵而以贱为本，必高矣而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称孤、寡、不谷。

^① 《诗经·卫风·氓》：“匪我愆期，子无良媒。”

《元史·本纪第三十一》：“况今诸王朝会，旧制一切供亿，俱尚未给，而陕西等处饥馑荐臻，饿殍枕藉，加以冬春之交，雪雨愆期，麦苗槁死，秋田未种，民庶遘遘，流移者众。”

此其贱之本与？非也。故致数誉无誉，是故不欲禄禄如玉，珞珞如石。”^①

女子嫁到别人那里，需要心腹和帮手，而让陪嫁的妾穿得更好一些，也是一种笼络妾的手段。谦和是一种美德，会带来福祉，在任何场合都是如此。

《战国策·魏二》：“田需贵于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杨，横树之则生，倒树之则生，折而树之又生。然使十人树杨，一人拔之，则无生杨矣。故以十人之众，树易生之物，然而不胜一人者，何也？树之难而去之易也。今子虽自树于王，而欲去子者众，则子必危矣。’”

到了后世，世风日下，出现了相反的议论，认为据高位者，穿戴也要好。《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昔秦伯嫁其女于晋公子，从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晋，晋人爱其妾而贱公女。此可谓善嫁妾，而未可谓善嫁女也。”从这里可以看出，韩非子不如老子高明，而老子的高明和《周易》一致。

“月几望，吉”，婚事要搞得留有一点儿余地，不要过于铺张，如同月亮将圆还没有完全圆，如此才吉祥。^②

《吕氏春秋·不苟论》：“全则必缺，极则必反，盈则必亏。”^③

《象》曰：“帝乙归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贵行也。

慕道斋释评 “其位在中”，指六五得中位。

“以贵行也”，六五的地位尊贵，有这个就足够了。不必处处占尖儿，在衣饰上差一点并没有关系。

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慕道斋释评 “承”，捧着。《说文解字》：“承，奉也，受也。”

“女承筐无实”，女人捧着一个筐子，里面没有果实。本卦是关系到婚姻的事，这里显然是喻女人肚子里没有孩子。

“士”，男人。“刲”，刺杀。^④

“士刲羊无血”，也是喻没有孩子。

“无攸利”，不好。

总之，结婚不生育，不好。

① 《尚书·毕命》：“兹殷庶士，席宠惟旧，恪修罔义，服美于人。”

帛本《老子·第三十九章》：“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其诚之也；谓天母已清，将恐裂；谓地母已宁，将恐发；谓神母已灵，将恐歇；谓谷母已盈，将恐竭；谓侯王母已贵以高，将恐蹶。故必贵而以贱为本，必高矣而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矜孤、寡、不谷。此其贱之本与？非也。故致数誉无誉，是故不欲禄禄如玉，珞珞如石。”

② 《吕氏春秋·季秋纪》：“德也者，万民之幸也。月也者，群阴之本也。月望则蚌蛤实，群阴盈；月晦则蚌蛤虚，群阴亏。夫月形乎天，而群阴化乎渊；圣人行德乎己，而四荒咸访乎仁。”

《吕氏春秋·不苟论》：“冬与夏不能两刑，草与稼不能两成，新谷熟而陈谷亏，凡有角者无上齿，果实繁者木必库，用智谗者无遂功，天之数也。遂，成也。故天子不处全，不处极，不处盈。全则必缺，极则必反，盈则必亏。先王知物之不可两大，故择务，当而处之。”

③ 《吕氏春秋·不苟论》：“冬与夏不能两刑，草与稼不能两成，新谷熟而陈谷亏，凡有角者无上齿，果实繁者木必库，用智谗者无遂功，天之数也。遂，成也。故天子不处全，不处极，不处盈。全则必缺，极则必反，盈则必亏。先王知物之不可两大，故择务，当而处之。”

④ 《诗经·小雅·鹿鸣》：“吹笙鼓簧，承筐是将。”

《国语·楚语下》：“诸侯宗庙之事，必自射牛，刲羊，击豕，夫人必自春其盛。”

《礼记·内则》：“炮，取豚若将，刲之刲之，实枣于其腹中，编萑以苴之，涂之以谨涂。”

《礼记·杂记下》：“雍人举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

《左传·僖公十五年》：“初，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之睽。史苏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无益也。女承筐，亦无貺也。西邻责言，不可偿也。归妹之睽，犹无相也。震之离，亦离之震，为雷为火，为羸败姬。车说其輶，火焚其旗，不利行师，败于宗丘。归妹睽孤，寇张之弧，侄其从姑。’”六年，其遁逃归其国，而弃其家。明年，其死于高粱之虚。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从史苏之占，吾不及此矣！’韩简侍，曰：‘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先君之败德，及可数乎？史苏是占，勿从，何益？《诗》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傅沓背憎，职竞由人。’”’”

《说文解字》：“盪，血也。”又：“貺，赐也。”

这一段《左传》所说的“归妹之睽”，意思就是《归妹》的上六，就是本爻。这一段，为后人理解所提到《周易》各爻文字的意义提供了帮助。不仅如此，更重要的地方在于，最后引用的四句《诗经》批判了迷信思想，说明祸福的根源是人自己的行为。值得着重注意的是，像史苏那样解释和应用《周易》，文字上的毛病不大，但在道理上是牵强附会的作法，并不正确。所以韩简说：“勿从，何益？”意思是，不要理睬史苏的胡说八道，他说的这些有什么用处？

许多研究《左传》和《诗经》的人，并未深刻理解韩简所引用的《诗经》这四句话之哲学含义是反对迷信，是在批判天降祸于人的观点。表现在这些人的译文意思含糊不清。尤其是最后两句，翻译正确的很少。这里作一点提示：其中“职”的意思是执掌，“竞”的意思是卖力做某事。明白了这两个字，整个最后两句的意思就比较明显了。

《象》曰：上六无实，承虚筐也。

慕道斋释评 “承虚筐也”，捧着一个空筐子，喻不育。

55 丰卦 ䷶ 001101

慕道斋释评 本卦的卦象是离下震上，下有电，上有雷，雷电交加，气势恢宏，故曰丰。

“丰”，意思是多、大、丰满、盛大。《说文解字》：“丰，豆之丰满者也。”^①

本卦和《噬嗑卦》在卦象上不同的是，上下卦是相反的。在《噬嗑卦》里，震在下面，像下巴骨在动；在本卦这里，颠倒过来，震在上面，像天上的雷。

盛大就意味着东西多，东西多则意味着事情多；事情多则要占用很多心思，占用很多心思则容易眼花缭乱，昏天黑地，忘掉自己的主要任务和目的。本卦反复告诫的正是这一点，这个告诫，正是居安思危的典范。

① 《礼记·礼运》：“故礼之不同也，不丰也，不杀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

《诗经·国风·王风·丰》：“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简单里面蕴藏着美，盛大里面暗藏着乱，这也是辩证法。

《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

慕道斋释评 “亨”，在摊子大、东西多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合理地配置资源。丰满盛大本身不是目的，合理配置资源才是目的。

“假”，登假有道。请参阅《萃卦》的卦辞。

“王假之”，君王在运用丰大的资源方面有道。

“勿忧，宜日中”，如果有这个条件，就不必担心、忧虑，可以把事情搞得丰满盛大、如日中天。反过来讲，如果没有这个条件，事情太多就容易出乱子。

《彖》曰：丰，大也。明以动，故丰。“王假之”，尚大也。“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慕道斋释评 “明以动，故丰”，此为形容卦象。上明下动，喻要先把路线和策略搞明白，再付诸行动。这样才能把局面搞大，这是做事情的正确次序。反之，如果是情况不明而决心大，就会出乱子。

“尚大也”，精神上恬淡镇静，资源上配置有道，事业盛大就没有不便之处。

“宜照天下也”，事业盛大，如日中天，要把阳光，即好处，照耀到天下的每一个角落。喻把好处普惠给所有百姓。例如，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成果，是全体人民努力的结果，应该由全体人民共享。

“日中则昃，月盈则食”，这里提醒人们，盛大时要想到衰败时，形势好的时候，不要昏了头脑，太丰大反而容易失败。

“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天地尚且物极必反，何况人呢？何况鬼神呢？

《象》曰：雷电皆至，丰。君子以折狱致刑。

慕道斋释评 “雷电皆至”，上明下动，指卦象，喻把事情搞明白再行动。

“折狱”，就是断案，判案子。请参阅《贲卦》。

《尚书·吕刑》：“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又有：“朕敬于刑，有德惟刑。”

《论语·颜渊》：“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

“致刑”，量刑、处置。

“君子以折狱致刑”，喻君子在司法方面，必须按照这个精神，在事理搞清楚之后再作妥当的处置，不能乱来。

在一个社会里，领导者掌握着政权，局面很大，应该在司法公正、社会公平上多下气力，而不应汲汲于琐事。南宋王朝冤杀了一个岳飞，广大百姓就对朝廷失去了信心，南宋很快就走向灭亡。由此可见，司法不公正带来的恶果之一，就是可能导致国灭家亡。做到

司法公正,才能达到社会安定,然后才有国、才有家、才有身,关系重大,万万不可乱来。

初九,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

慕道斋释评 《穀梁传·庄公三十年》:“遇者,志相得也。”^①

“配”,匹配,匹敌,相当。

《庄子·天道》:“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

《管子·形式解》:“天生四时,地生万财,以养万物而无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时,劝之以耕织,以厚民养,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无取者,天地之配也。’”

“配主”,有能力驾驭丰大资源的主人,其器量和丰大的局面相匹配。这和卦辞中的“王假之”一致。

俗话说“贫儿乍富”,这种人一富,往往就“扛不住”,或胡作非为,或乱了方寸,祸事随之而来。

《说文解字》:“旬,日仄也。”“仄,侧倾也。”就是太阳开始偏西的样子,和日照中天相比,还过头了一点儿。喻把局面搞到过分丰大了。

“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因为有和强大资源相匹配的英明君主,他有很强的领导能力,可以驾驭过头一点儿的盛大局面,所以没有祸患。

《管子·形势解》:“天之道,满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贵而不骄,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长守贵富,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满者与天。’”又有:“地大国富,民众兵强,此盛满之国也。虽已盛满,无德厚以安之,无度数以治之,则国非其国,而民无其民也。故曰:‘失天之度,虽满必涸。’”

“尚”,同“上”,上好。

东方朔《诫子诗》:“明者处世,莫尚于中。”

《诗经·大雅·抑》:“肆皇天弗尚。”

“尚”,还有久远的意思。《吕氏春秋·仲夏纪》:“乐所由来者尚也,必不可废。”

“往有尚”,这样的人有崇高的精神指导物质的运转,有上好的行为目的,离天道不远。《节卦》九五也有“往有尚”,是一样的意思。

《象》曰:“虽旬无咎”,过旬灾也。

慕道斋释评 “虽旬无咎”,所从事的事业,盛大得过头一点儿,是可以的,不会引起灾祸。

“过旬灾也”,但是如果事情盛大得太过分,就会得不偿失,就会有副作用,接下来就是灾难。

^① 《战国策·中山》:“鄒首立五王,而中山后持。齐谓赵、魏曰:‘寡人羞与中山并为王,愿与大国伐之,以废其王。’中山闻之,大恐。召张登而告之曰:‘寡人且王,齐谓赵、魏曰,羞与寡人并为王,而欲伐寡人。恐亡其国,不在寡王,非子莫能吾救。’登对曰:‘君为臣多车重币,臣请见田嬰。’中山之君遣之齐。见田婴曰:‘臣闻君欲废中山之王,将与赵、魏伐之,过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国伐之,中山虽益废王,犹且听也。且中山恐,必为赵、魏废其王而务附焉。是君为赵、魏驱羊也,非齐之利也。岂若中山废其王而事齐哉?’田婴曰:‘奈何?’张登曰:‘今君召中山,与之遇而许之王,中山必喜而绝赵、魏。赵、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而为君难其王,则中山必恐,为君废王事齐。彼患亡其国,是君废其王而亡其国,贤于为赵、魏驱羊也。’田婴曰:‘诺。’”

例如，1958年搞“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建了许多小高炉，轰轰烈烈，为此砍伐了大量的林木，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引发了大灾难。

六二，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

慕道斋释评 “蔀”，夏天为蔽日在房子上面所搭之席棚。

《康熙字典》：“蔀，复暖、障光明之物也。”

《广韵》：“蔀，小席也。”

《封神演义·第九十八回》：“茅檐蔀屋，穷谷深山。”

本爻中的蔀、沛、屋，都是指头上之遮盖物，没有本质的区别，为文字上的变化而已。

“斗”，指北斗星。“见斗”，形容头顶上很黑，仿佛能看到北斗星，形容遮蔽之严密。

《太公金匮》：“三苗时有日斗。”同文又有：“三苗之时，三月不见日。”意思是一样的。都是说，在应该是大白天的时候，天空却漆黑得如同夜间一样。

“丰其蔀，日中见斗”，席棚遮天蔽日，以至于在中午时分，天却黑得如同夜间一样，仿佛可以看到北斗。喻在物质上过于丰盛，所事太多，摊子太大，人就会头脑发昏，迷失方向。^①

在这一卦中，提到“日中见斗”或者“日中见沫”，一共有三次，都是黑暗得几乎伸手不见五指的意思。在《周易》的全文中，只有在本卦有这种提法。何以只有在物质上特别丰大的时候，才发生这种情况呢？因为财富和权力的过度集中，是产生腐败和暴虐的土壤。中国的殷纣王、隋炀帝等暴君，都是这样产生的。像唐明皇和五代后唐李存勖这样次一等的昏君，也是如此。从全世界的视野看，在欧洲、俄国和日本，历史上也出现过这种情形，由于权力过于集中，最后演变为昏天黑地，杀人如麻。所以，这是一条社会科学的铁律。唯有防止个人的财富和权力过于膨胀和集中，才能避免这种巨大灾难和黑暗时代的重演。

“往得疑疾”，长此以往，发展下去，脑子就会昏乱，好像是得了重病一样。而脑子一乱，所有其他的事情都会崩溃。

“有孚”，有准则和信念，有做事的道理。请参阅《中孚卦》。

《释名》：“发，拨使开也。”《广韵》：“发，明也。”

“发若”，像揭开一个盖子一样，使人恍然大悟。

“有孚发若，吉”，如果这时候能用一个什么道理，使他猛然警醒，脑子变得现实一点，清心省事，方能吉祥。

《象》曰：“有孚发若”，信以发志也。

慕道斋释评 “信”，言语真实，诚实，中肯。《老子·第八十一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① 《老子·第十二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描述的就是这种由于物质上过于丰盛而导致的发昏现象。

《老子·第二十二章》：“少则得，多则惑。”除了指学问上学得太庞杂会使人疑惑外，也指物质上过于丰盛会使人迷失方向。

“志”，心志，意志。

“信以发志”，用中肯的、符合事实的言语开导他，使他恍然大悟，心志开始清醒。

《战国策·楚策四》：“君曰：‘所道攻燕，非齐则魏。魏、齐新怨楚，楚君虽欲攻燕，将道何哉？’对曰：‘请令魏王可。’君曰：‘何如？’对曰：‘臣请到魏，而使所以信之。’”

九三，丰其沛，日中见沫，折其右肱，无咎。

慕道斋释评 “沛”，树林，树荫。《风俗通·山泽》：“沛者，草木之蔽茂，禽兽之所蔽匿也。”^①

《说文解字》：“沫，又浮沫也。”

“沫”，小星星。因为小星星在天空繁多，就像水面上小气泡一样。

《庄子·大宗师》：“相煦以湿，相濡以沫。”

“丰其沛，日中见沫”，摊子越铺越大，遮蔽得更加严密，如同被丰茂的大树遮蔽得昏天黑地，头顶上黑得仿佛在正午能见到小星星。

“折其右肱，无咎”，九三无位，喻其无德。这种人面临如此盛大的局面，根本掌控不了，却得意忘形，精神上昏聩到了极点，一动就错，非常危险。所以，这时候他真不如自折右臂，使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以免闯大祸。

《论语·泰伯》：“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例如，明末李自成进北京，百废待兴，强敌就在身旁，形势不容乐观。而他手下的人却好比穷儿乍富，一下子乱了方寸，忙着拷掠官商，榨取钱财妇女，吃喝玩乐，所以很快就走向了灭亡。

《象》曰：“丰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终不可用也。

慕道斋释评 “不可大事也”，人的行为是用头脑支配的，头脑已经昏天黑地，干大事必然招祸患，所以不可以做大事。

“终不可用也”，头脑已昏，手臂就肯定干不出好事来。不可用此臂，要它何为？折断它最保险，以免闯祸。

九四，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

慕道斋释评 “蔀”，遮阳用的席棚。

“丰其蔀，日中见斗”，摊子很丰大，好像被席棚遮盖，头顶上黑得仿佛在正午也能见到北斗。喻豪华盛大，让人头脑发昏，以至到了昏天黑地的地步。这两句在语言上类似

^① 《张迁碑》：“蔽沛棠树，温温恭人。”

《左传·定公九年》：“《诗》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犹爱其树，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

《广韵·物韵》：“芾，草木盛也。”对比上面几段，可以看出，“沛”和“芾”相通，意思是一样的，都是指茂盛的树木。

“沛”也通“濡”，多的意思。韩愈《知名箴》：“内不足者，急于人知；濡焉有余，厥闻四驰。”

六二。

《穀梁传·庄公三十年》：“遇者，志相得也。”

“夷”，同等，平，平等。《说文解字》：“夷，平也。”

《史记·留侯世家》：“今诸将皆陛下故等夷。”

“夷主”，有平常心的人。什么叫做平常心？有的人宠辱不惊，发了大财也不怎么高兴，艰苦卓绝的时候也不灰心。这样的人，在局面丰大了的时候，他的心胸也一样阔大，仍然能够保持戒惧谨慎的心态。

“遇其夷主，吉”，如果有这样的人当领导，来主持局面，吉祥。“夷主”和上面的“配主”，有相似性。用不同的说法，一来增加了语言的多样性，看起来灵动活泼；二来也有助于对问题的理解，是古人的高明之处。

《象》曰：“丰其蔀”，位不当也。“日中见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慕道斋释评 “位不当也”，从位置上讲，九四虽然已极近九五之尊，但仍为人臣，局面搞得过于盛大，不适当，容易冒犯君主，还是收敛一点儿比较好。

“幽不明也”，昏天黑地，不明事理。

例如，1970年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抢先发言，大讲“天才论”，鼓吹设“国家主席”。此乃自寻绝路的做法，说明他做事不知轻重，对形势判断不清，犯了“糊涂”。林彪一向以打仗精明著称，或许是他后来官做得太大，高兴得过了头，方寸大乱，所谓“扛不住”了。此事说明，在“丰”时不可不慎。

“吉行也”，摊子大了之后，要有平常心，才能战胜自我，做事才会吉祥。

六五，来章，有庆誉，吉。

慕道斋释评 “来”，指将来。

“来章”，懂天道，有智慧，对于将来要办的事，心里有章法，尤其是对如何管理和运用丰大的局面，有一套理论和办法，在思想上井井有条。

“有庆誉”，应当受到庆贺和赞扬。

“吉”，吉祥。

像六五这样的人，才能支配好丰大的局面。

此爻是说，丰满盛大不仅仅是在物质局面上的，还应该是在精神上的；只有具备了精神上的丰大，才能支持住物质上的丰大。

此爻是六五，就是指卦辞中所说的“王假之，勿忧，宜日中”。

《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

慕道斋释评 “有庆也”，六五在得道方面，堪称盛大，值得庆贺。

上六，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覿，凶。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阒，静也。”《玉篇》：“阒，静无人也。”

“阒”，寂静。王粲《登楼赋》：“原野阒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息。”

“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房子也大，棚子也大，从他的家门往里一望，看不到一个人。喻此人横行霸道，用天下丰大的物质资源为其一家、一姓甚至一人服务，使自己孤立起来了。

“覿”，见。请参阅《困卦》初六。

“三岁不覿，凶”，多年也没见个人影，凶险。

为什么凶险？因为物质上的局面是要靠人去掌握的，没有人的支持，这个豪华盛大的场面是维持不下去的。有些阔人只顾自己聚敛，成了孤家寡人，所谓一家饱暖千家怨，为富不仁。富而没人支持，就意味着凶险。

例如，明朝崇祯帝在宫里存了许多金银，却对臣子和百姓刻薄寡恩，不肯拿出来作为军饷抵御内忧外患。李自成攻入北京那天，崇祯帝在宫中撞钟，以召集百官商议对策，却没有一个人应召而来。一伙大臣反而忙着“开门迎贼”，洞开居庸关和北京的城门迎接起义军。于是，崇祯帝不得不逼着自己的老婆赶快上吊，又手刃了自己的女儿，然后自己带着一个宦官跑到景山去上吊。等到李自成的部下攻入皇宫，发现宫中库存的金银不计其数。

“丰其屋，蔀其家”是原因，“窥其户，阒其无人”是其结果。历史上不乏其人，不可不戒也。

《象》曰：“丰其屋”，天际翔也。“窥其户，阒其无人”，自藏也。

慕道斋释评 “天际”，遥远的地平线。李白诗：“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天际翔也”，在天边飞翔。喻在物质和事物上一味追求豪华盛大，像秦始皇修长城、修阿房宫，隋炀帝修运河、征高丽，这些都是一些遥远的、无关紧要的、没有止境的事情。其结果是，忙于不吃紧的事，却制造了眼前的危险，终于丢掉了根本，身死国亡，替别人做嫁衣裳。

《左传·宣公六年》曾提到本爻：“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廖语，欲为卿。伯廖告人曰：‘无德而贪。其在《周易》丰之离，弗过之矣。’”间一岁，郑人杀之。”此典亦被《管锥编·系辞（九）》提到过，但在那里解释得并不详细。这个例子又可说明什么叫做“善为《易》者不占”。此话形容有洞察力的人，一看某件事情的具体情况，就知道应该用《周易》的哪一爻，而不需要占卜。有这种能力，无非是见多识广、饱读经史的结果，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

“自藏也”，由于势孤害怕，或防人暗算，即使在自己的家里，都必须找个隐蔽的地方藏起来，不让别人知道自己在哪里。故偌大豪宅，“阒其无人”。

《资治通鉴·卷七》：“卢生说始皇曰：‘方中，人主时为微行以辟恶鬼。恶鬼辟，真人至。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乃令咸阳之

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

56 旅卦 101100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旅，军之五百人为旅。”所以，旅有出征打仗的意思。

另外，《博雅》：“旅，客也。”《周易·复卦》：“商旅不行。”又《旅卦疏》：“旅者，客寄之名，羁旅之称，失其本居而寄他方，谓之旅。”《诗·大雅》：“于时庐旅。”所以，旅又有出行、旅行的意思。一般人的出行、旅行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出征”，也要认真对待。上路就有风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要思之再三。

本卦的卦象是艮下离上，下有止，上有明。喻出征、出行要有明确的目的，旅途上要注意观察，耳聪目明，并且要适可而止。

寄居他乡，离开了自己的根据地和熟悉的人群，也叫做“旅”。

李白《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

《庄子·山木》：“阳子之宋，宿于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恶。恶者贵而美者贱。阳子问其故，逆旅小子对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阳子曰：‘弟子记之：行贤而去自贤之行，安往而不爱哉！’”

《战国策·东周》：“甘茂，羁旅也。攻宜阳而有功，则周公旦也；无功，则削迹于秦。”

《旅》：小亨，旅，贞吉。

慕道斋释评 “小亨，旅”，出征或出行时，因为离开了根据地或家，不但自己原有的许多资源都利用不上，而且还有很多过度的消耗。如不容易筹集给养，不容易安置伤病员，减员不好补充，办任何事情都要花费，等等。所以只能是“小亨”，不可能是大亨。如果能无为而治，不出家门就把事情都办好了，那当然是最高明了，那就叫做“大亨”。

《老子·第二十九章》：“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

《老子·第三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

“贞吉”，如果旅时能把各方面的问题都考虑好，把旅行的细节都安排好，能达到主要目的，就算吉祥了，这就叫做“小亨”。

《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止而丽乎明，是以“小亨，旅，贞吉”也。旅之时义大矣哉！

慕道斋释评 “柔得中乎外”，指上面的“离”卦，意思是明，喻出征和旅行要有明确的目的，旅途上要注意观察，耳聪目明。

“而顺乎刚”，天道为刚，旅行的安排上要合乎天道，不要有不切实际的目的。在卦象上，“艮”为刚爻。

“止而丽乎明”，明白事理，在适当的时候停下来。还是在说卦象，也是在指出本卦要考虑的要点。

“旅之时义大矣哉”，出征和旅行也要讲究“与时偕行”，什么时候到哪里去，做什么事，要选择机会，要计划好，这一点非常重要啊！

《战国策·魏三》：“夫存韩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时已。通韩之上党于共、莫，使道已通，因而关之，出入者赋之，是魏重质韩以其上党也。共有其赋，足以富国，韩必德魏、爱魏、重魏、畏魏，韩必不敢反魏。韩是魏之县也。魏得韩以为县，则卫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韩，则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赵大破，卫、齐甚畏，天下之西乡而驰秦，入朝为臣之日不久。”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

慕道斋释评 “山上有火”，上有明，下有止。

在司法上，“明”象征司法光明；“止”，喻抓人、判人有罪不能没完没了，应该只抓犯罪的人，不能牵连无辜。

“明慎用刑”，司法审判要明白，又要慎重。

大概是由于孔子当过鲁国的大司寇，所以动不动就要讲司法上应该如何如何，看来他对司法公正特别关心。哪怕是在征途上，对这种事都不能草率，这也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思想。人家看你是什么样的人，是不是真正为民众着想，就看这些地方。中国人几百年来一直在以各种形式歌颂包公，就反映了历代人民对司法公正的不倦渴望。

“留狱”，未加审判而长期关押。

“不留狱”，因犯罪而被关押起来的人，不应长期关在监狱里，也不应该迁延不审判。监狱为犯人之逆旅，一般只应是他们的暂时居所。

《全唐文·卷七》中有唐文宗的诏书：“京城百司及府县禁囚，动经岁年，推鞠未毕。盖繇官吏因循，致此留狱。郁蒸在候，冤滞难堪。”由这段话看来，古人认为未加审判而关押一年以上，无疑就是留狱。

北魏孝文帝曾在太和十一年（487年）冬下诏说：“今寒气劲切，杖捶难任。自今月至来年孟夏，不听拷问罪人。又岁既不登，民多饥窘，轻系之囚，宜速决了，无令薄罪久留狱奸。”

王禹偁《官酝》：“为郡得官酝，月给盈三斛。地僻少使车，时清罕留狱。”

如果是在征途中，对人的“用刑”和“留狱”则更要谨慎。因为比较平时，在征途中这类事情更难处理。操切行事，就容易造成冤假错案。

《战国策·楚一》：“郢人有狱三年不决者，故令请其宅以卜其罪。客因为之谓昭奚恤曰：‘郢人某’

氏之宅，臣愿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当服罪，故其宅不得。’客辞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谓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以为故与奚恤？’客曰：‘非用故也。’曰：‘谓而不得，有说色，非故如何也？’”

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

慕道斋释评 总的说来，旅途不如家居。

“旅琐琐”，为了一点琐事就出征或出行，或在旅途上小事缠身，致力于一些琐事。

“斯其所取灾”，这就会自取灾祸。

《老子·第三十六章》：“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对于一般人的出门在外，这也是一个提醒，旅途上不要琐琐，不要只注意小事，不要贪图小便宜。要穷家富路，出手要大方，不要在乎小钱，不要因小事与人争执。

《尚书·益稷》：“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丛脞”，只注意琐事。《玉篇》：“丛脞，细碎无大略。”

《象》曰：“旅琐琐”，志穷灾也。

慕道斋释评 “志穷灾也”，忙于琐事的主观原因，是因为决策者志向狭小，心中无道，行动上就会引来灾祸。

例如，近年来有的留学生到了外国，不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己的学业上，而是忙于打工赚钱，说明其志向不够远大。有一个留美学法律的中国学生，边上学，边打工，因劳累过度，竟大白天趴在办公桌上累死了。

六二，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

慕道斋释评 “即”，接近，到达，成语有“若即若离”。

“次”，在一个地方住三天以上叫做次。见《师卦》六四。

“旅即次”，在旅途中，到达了宿营地。

“资”，指钱财和给养。

“童”，在古代指奴隶，在这里泛指家人或部下。请参阅《蒙卦》的解释。

“怀其资，得童仆，贞”，旅行中要注意的几件事：钱财要贴身放，身边要有靠得住的伙计或部下，还要好好谋划自己的行动。

在现代社会，“得童仆”还表现在要找到可靠的服务，如不打黑车、不住黑店等等。

君子要掌握事物发展的大的方向，而不能事必躬亲。

相反，“童仆”就是做具体事务的人。

例如，唐僧去西天取经，一行四人，除了他本人，其他三个都是“童仆”。没有他们的帮助，要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

《象》曰：“得童仆，贞”，终无尤也。

慕道斋释评 “尤”，异端，差错。《说文解字》：“尤，异也。”《诗经·小雅·四月》：“废为残贼，莫知其尤。”

“终无尤也”，上面几件事安排好了，就能够不出差错。

这一爻强调，在路途上要处处谨慎小心，要发挥好手下人的作用，并要多动脑筋想办法解决好宿营地问题、给养问题和人员问题。

譬如，红军长征时到了一地，先忙着打土豪、分浮财、扩大红军，就是为了解决给养问题和人员问题。

九三，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

慕道斋释评 “旅焚其次”，在旅途中被烧了住处。喻没有了藏身之处，没有地方落脚，随身携带的东西也有损失。

“丧其童仆”，伙计也丢失了。请参阅六二。

“贞厉”，预计要出危险。

这一爻的情况和六二相反。

例如，在秦琼卖马的故事中，秦琼没了盘缠，店住不成了，也没有同伴或部下接济和帮助，日子过得非常凄惶。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伤矣。以旅与下，其义丧也。

慕道斋释评 “旅焚其次”，亦以伤矣”，旅途中没有住处，还损失了一些东西，够伤心、倒霉的了。

“以旅与下，其义丧也”，在征途上和旅途中疲于奔命，丢失了伙计，被琐事缠身，出征和旅行的战略目的几成泡影，失败的危险就在眼前。

例如，红军长征时到了湘南，找不到落脚和休整之处。湘江一战，兵员损失过半。那时候不仅战略任务无法实现，自身的生存都成了问题，处境非常危险。

九四，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

慕道斋释评 “旅于处”，旅行到达宿营地，有了住处。

“得其资斧”，也有了工具、武器和经费。

《战国策·赵三》：“今有人操随侯之珠，持丘之环，万金之财，时宿于野，内无孟贲之威，荆庆之断，外无弓弩之御，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所以，由此看来，阔人出门在外，必须有武器装备，还要小心谨慎，不然必遭抢劫。

“我心不快”，喻在旅途中必须不忘使命，小心戒惧；在主要任务完成之前，如还未到达目的地，万万不可快其心、快其口。还没有到自我陶醉、庆祝胜利的时候。

《象》曰：“旅于处”，未得位也。“得其资斧”，心未快也。

慕道斋释评 “得位”，指六五。像六五那样，就算是达到了旅行之目的。

“未得位也”，未达到旅行之目的。

“心未快也”，完成使命之前，心里不能有任何松懈，行为上不可有任何放纵，因为还没有到庆祝胜利的时候。

例如，汉班固带领几十人出使西域，到达目的地以后，任务尚未完成，所以一直保持高度警惕，这是完成任务和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保证。

又例如，红军长征到达遵义之后，歼灭了一部分敌人，从而有了休整的机会，还得到了给养和装备的补充。但那时还没有实现北渡长江的目的，形势依然严峻，松懈不得。

六五，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

慕道斋释评 “射雉，一矢亡”，射野鸡，丢了一支箭。喻经过一番努力，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誉命”，不辱使命，光荣地完成了任务。

“终以誉命”，终于射到了野鸡，喻终于很好地实现了出征的目的，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和战略目的。

譬如，唐玄奘到西天取经，历尽千难万险，终于成功地取经回到西安，这才算“终成正果”。

又例如，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兵员损失了十分之九。但终于保存了党和红军的骨干，也达到了摆脱国民党的围攻、以北上抗日来号召民众的战略目的，可喜可贺。

《象》曰：“终以誉命”，上逮也。

慕道斋释评 “逮”，捕，抓，捉。《说文解字》：“逮，及也。”

“上逮也”，捉住了上好的东西，喻事情干得漂亮，出征或旅行达到了目的。

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

慕道斋释评 “鸟焚其巢”，鸟的窝被烧掉了。喻因为在外漂泊，劳师无功，反而丢掉了原来安身立命的家。

“旅人先笑后号咷”，旅行的人在外乡混，开始很高兴，后来开始哭泣。喻出征或旅行的人兴高采烈地上了路，结果事情没办成，混得不济，还丢了老窝，痛心疾首。

例如，苻坚伐晋，御驾亲征，结果是不但前线战败，连自己的朝廷都搞没了，甚至自己的命也保不住。

“丧牛于易”，是一个关于商代先祖王亥的故事，这个故事在汉以后的史书中失传了。

《山海经·大荒东经》：“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王杀王亥，取仆牛。”

郭璞《山海经注》引《真本竹书纪年》：“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

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遂杀其君绵臣也。”

《楚辞·天问》里对这一段故事有更为详细的记载：“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干协时舞，何以怀之？平胁曼肤，何以肥之？有扈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营班禄，不但还来？”

总之，故事的梗概是：殷朝的祖先王亥出门到外国去混生活，开始还混得不错，有了一些牛。后来王亥犯了事，被人杀掉，牛也失去了。

“丧牛于易，凶”，如果在外乡出了事，丢了性命，损失了全部财产，还没人理睬，没人帮助，这样非常凶险。

本爻的意思是说，人踏上征途，总得有个目的，不是为了办好什么事情，就是为了获得什么利益。如果是事情没办成，利益也没得到，人还死了，那就是完全的失败。

譬如，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会师后，组建了两万多人的西路军西渡黄河，企图打通河西走廊去新疆。但因为过于依赖远在陕北的上级指示，未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置和独立发展，最后几乎全军覆没。

《象》曰：以旅在上，其义焚也。“丧牛于易”，终莫之闻也。

慕道斋释评 “上”，此爻在上九，有过度、过分、处理问题不妥当的意思。

“以旅在上，其义焚也”，上九的意思是说，如果出征或旅行的时间过长，不知节制，或处理不好本卦六二所指出的各种问题，就肯定要倒霉。其结果是，要丢掉安身立命的根本，就好像一把火烧掉了自己的老窝。

譬如，隋炀帝征高丽，也犯了类似的错误，带来了隋朝的灭亡。

“终莫之闻也”，是说王亥出了事、倒了霉，并且因此丧了命，他的亲人远在他乡，对此却一点不知道，所以没有人能在他倒霉时及时帮助他，从此之后，就没有了他的消息。喻在异邦旅行的人，形单影孤，出了事情就不好办。没有人来及时帮助，容易失败，这是出门在外的人需要注意的。

57 巽卦 110110

慕道斋释评 本卦的卦象是巽下巽上，风下风上。巽的意思是顺、让，此卦主要讲如何顺势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做任何事情，在可以达到自己目的的前提下，如果能够顺水推舟，就不要逆风而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慕道斋释评 “巽”，卑顺。顺人心，顺潮流，都是这个意思。^①

在路线问题上，主意要自己拿。但在具体执行上，要能够顺势借力，这样才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使事情容易成功。

“小亨”，顺随人家做事，有时用很小的力量就能做成大事，从而达到亨的目的。大的战略要有自己的准主意，不能尽顺着人家跑。但对于每一个微小的、可以利用的机会，要在自己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尽量地加以利用。

春秋时晏子“二桃杀三士”是一个著名的典故，他用小小的两个桃子就杀掉了三个勇士，是一个顺势而为的好例子。

中国的红军，从小小的游击队，之所以能够越滚越大，也是由于能够开展土地革命战争，顺应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②

“利有攸往”，广泛地征求别人的意见，看看和自己有没有共同之处，然后顺着势来。要知道如何从小处着手，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这样才可以前往做事情。

《管子·问》：“事先大功，政自小始。”^③

征求意见，又不能一概而论，有的意见要听，有的意见不能听，要有自己的一定主见。

“利见大人”，顺巽原则的应用，可以有无尽的形态，也可以有无尽的利益。如何运用，

① 《释文》：“巽，让也。”

《韵会》：“巽，人也，柔也，卑也。”

《易·巽卦疏》：“巽者，卑顺之名。《说卦》云：‘巽，人也。’盖以巽是象风之卦，风行无所不入，故以人为训。若施之于人事，能自卑巽者，亦无所不容。然巽之为义，以卑顺为体，以容人为用，故受巽名矣。”

清代名臣左宗棠在奏折中说：“此次崇厚全权出使，俄臣布策，先以巽词恬之，枝词惑之，复多方迫促以要之。”

② 《吕氏春秋·慎大览》：“善说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为力，因其来而与来，因其往而与往，不设形象，与生与长，而与之响，与盛与衰，以之所归；力虽多，材虽劲，以制其命。顺风而呼，声不加疾也，际高而望，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

③ 《管子·问》：“问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问少壮而未胜甲兵者几何人？问死事之寡，其无家何如？问国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问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今更，亦何以明之矣？问刑论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令其事之久留也何若？问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断，今事之稽也何待？问独夫、寡妇、孤寡、疾病者几何人也？问国之弃人何族之子弟也？问乡之良家，其所牧养者几何人矣？问邑之贫人而食者几何家？问理园圃而食者几何家？人之开田而耕者几何家？士之身耕者几何家？问乡之贫人，何族之别也？问宗之收昆弟者，以贫从昆弟者几何家？余子仕而有田邑，今人者几何人？子弟以孝闻于乡里者几何人？余子父母存，不养而出离者几何人？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几何人？恶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几何事？身何事？群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几何人？外人之来从而未有田宅者几何家？国子弟之游于外者几何人？贫士之受现于大夫者几何人？官贱行賈，身出以家臣自代者几何人？官丞吏之无田而徒使事者几何人？群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几何人？外人来游，在大夫之家者几何人？乡子弟力田为人率者几何人？国子弟之无上事，衣食不节，卑子弟不田弋猎者几何人？男女不整齐，乱乡子弟者有乎？问人之贷粟米有别券者几何家？问国之伏利，其可应人之急者几何所也？人之所害乡里者何物也？问士之有田宅，身在陈列者几何人？余子之胜甲兵有行伍者几何人？问男女有巧技，能利备用者几何人？处女操工事者几何人？问国所开口而食者几何人？问一民有几人食也？问兵车之计几何乘也？牵家马驾车者几何乘？问独夫、寡妇、孤寡、疾病者几何人？士之急难可使者几何人？工之巧，出足以利军伍，处可以修城郭、补守备者几何人？城粟军粮，其可以行几何年也？吏之急难可使者几何人？大夫疏器：甲兵、兵车、旌旗、鼓饶、帷幕、帅车之载几何乘？疏藏器：弓弩之张、夹袋之衣、钩弦之造、戈戟之繁，其厉何若？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视？而造修之官，出器处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乡、帅车辘造修之具，其继何若？工尹伐材用，毋于三时。群材乃慎而造器定。冬，完良备用足。人有余兵，诡陈之行，以慎国常。时简稽乡帅马牛之肥瘠，其老而死者，皆举之；其就山蔽林泽食荐者几何？出人死生之会几何？若夫城郭之厚薄，沟壑之浅深，门闾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几之守备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处藏。问兵之官更、国之豪士，其急难足以先后者几何人？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时而胜，不义而得，未为福也。失谋而败，国之危也，慎谋乃保国。问所以教选入者何事？问执官都者，其位事几何年矣？所辟草莱，有益于家邑者几何矣？所封表以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所筑城郭，修墙阨，绝通道，阨门阨，深沟防，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所捕盗贼，除人害者几何矣？

制地君曰：理国之道，地德为首。君臣之礼，父子之亲，履育万人，官府之藏，强兵保国，城郭之险，外应四极，具取之地。而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正是道也。民荒无奇，人尽地之职，一保其国。各主异位，毋使僭人乱替，而德营九军之亲。关者，诸侯之取隧也，而外财之门户也，万人之道行也。明道以重告之，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虚车勿索，徒负勿入，以来远人，十六道周身。外事谨，则听其名，视其色，是其事，稽其德，以观其外。则不欺于权人，以困貌德。国则不惑，行职之也。问于边吏曰：小利害信，小怒伤义，边信伤德，厚和构四国，以顺完德，后乡四极。令守法之官曰：行度必明，无失经常。”

要特别注意听取贤人的意见。对于小人的谗言要善于识别和抵制,倒不一定当场戳穿。^①

《象》曰:重巽以申命,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顺乎刚,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慕道斋释评 “重巽”,重视顺逊。说话、做事都要注意。

“申命”,发布命令。《尚书·尧典》:“申命和叔,宅朔方。”

《三国志·魏志·王朗传》:“是以唐虞之设官分职,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后惟龙为纳言,犹今尚书也。”

“重巽以申命”,发布命令之前要虚心、广泛地征求意见,考虑到客观形势和别人的情绪,顺着势达到自己的目的。例如,汉朝的推恩令,比削藩政策高明得多,就是顺势达到自己目的的典范。

《论语·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刚”,有道的人。“中正”,中道。

“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有道的人顺着中道而行,就容易实现自己的意志。

“柔皆顺乎刚”,此乃卦象,初六和六四都无位,处于顺从的地位。喻人必须顺从天道,弱小的必须顺从强大的,无道的应该服从有道的。有各种顺从的形式,但骨子里是同一个普遍规律。

孔子在《系辞下传·第七章》中说:“巽,德之制也。”有德的人克制自己,才能谦逊。

“称”,称誉,赞扬。《汉书·刘向传》:“称誉者登进,忤恨者诛伤。”

《尔雅·释诂》:“称,好也。”

孔子又说:“巽,称而隐。”顺着势来,是好的态度,容易得到赞扬,又可隐蔽自己的目的。

孔子又说:“巽,以行权。”顺着势来,顺着别人的说法,伺机以行权变。请参阅《战国策》里的《触轳说赵太后》。

《象》曰: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慕道斋释评 “随风,巽”,随着不同的风,巧妙地借用风的力量,叫做巽、顺。如太极

① 《吕氏春秋·似顺论》:“事多似倒而顺,多似顺而倒。有知顺之为倒、倒之为顺者,则可与言化矣。至长反短,至短反长,天之道也。”

荆庄王欲伐陈,使人视之。使者曰:‘陈不可伐也。’庄王曰:‘何故?’对曰:‘城郭高,沟洫深,蓄积多也。’宁国曰:‘陈可伐也。夫陈,小也,而蓄积多,赋敛重也,则民怨上矣;城郭高,沟洫深,则民力罢矣。兴兵伐之,陈可取也。’庄王听之,遂取陈焉。”

《吕氏春秋·孝行览》:“求之其本,经旬必得;求之其末,劳而无功。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贤之化也。非贤,其孰知乎事化?故曰,其本在得贤。”

《庄子·齐物论》:“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与榘,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已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谓之‘朝三’。何谓‘朝三’?狙公赋芋,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是以圣人之和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

拳的“四两拨千斤”，是一种借力打力的艺术。^①

《管子·版法解》：“万物尊天而贵风雨。所以尊天者，为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贵风雨者，为其莫不待风而动待雨而濡也。若使万物释天而更有所受命，释风而更有所仰动，释雨而更有所仰濡，则无尊天而贵风雨矣。”

“君子以申命行事”，君子发布命令，处理问题，要仔细观察环境，广泛地征求他人的意见，既要顺天道而行，又要顺着人心而行。命令别人干他们所反对的事是行不通的，但又不能做别人的尾巴。所以，要顺势而恰当地指导别人。君子做事时，做与不做，主动权在自己手里。要审时度势，形势顺了才做，形势不顺就不做。^②

《孟子·公孙丑上》：“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鎡基，不如待时。”

初六，进退，利武人之贞。

慕道斋释评 “进退”，凡事要考虑各种可能性，考虑各种行动的方向，不能只考虑进不考虑退，也不能只考虑退不考虑进。打仗和做事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要进一进，退一退，曲曲折折，才能胜利。

“利武人之贞”，尤其作为军人，如何行动，性命攸关。一定要深谋远虑，灵活地运用战略战术，按照实际情况活用原则。能进能退，顺应形势，像顺风行船一样，才能克敌制胜。^③

《象》曰：“进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贞”，志治也。

慕道斋释评 “志疑也”，是进还是退，拿不定主意，决策不够妥帖，说明思想水平还不够高。

“志治也”，在拿不定主意的时候，通过谋划计算，思想有了条理，就能作出正确决断。

① 《吕氏春秋·慎大览》：“智者之举事必因时。时不可必成，其事则不广，成亦可，不成亦可。以其所能托其所不能，若舟之与车。北方有兽，名曰鼯，鼠前而兔后，趋则踰，走则颠，常为鼯鼯拒虚取甘草以与之。鼯有患害也，鼯鼯拒虚必负而走。此以其所能托其所不能。”

② 《吕氏春秋·慎大览》：“三代所宝莫如因，因则无敌。禹通三江五湖，决伊阙，沟回陆，注之东海，因水之力也。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而尧授之禅位，因人之心也。汤、武以干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如秦者立而至，有车也；适越者坐而至，有舟也。秦，越，远涂也，踰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

③ 《吕氏春秋·慎大览》：“夫审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时，因也；推历者，视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国，裸人衣出，因也；墨子见荆王，锦衣吹笙，因也；孔子道弥子瑕见厘夫人，因也；汤、武遭乱世，临苦民，扬其义，成其功，因也。故因则功，专则拙。因者无敌；国虽大，民虽众，何益？”

④ 《列子·说符》：“子列子学于壶丘子林。壶丘子林曰：‘子知持后，则可言持身矣。’列子曰：‘愿闻持后。’曰：‘顾若影，则知之。’列子顾而观影：形枉则影曲，形直则影正。然则枉直随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谓持后而处先。”

⑤ 《战国策·齐三》：“孟尝君在薛，荆人攻之。淳于髡为齐使于荆，还反过薛，而孟尝令人脱貌而亲郊迎之。谓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忧，文无以复待矣。’淳于髡曰：‘敬闻命。’至于齐，毕报。王曰：‘何见于荆？’对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谓也？’对曰：‘薛不量其力，而为先王立清庙。荆固而攻之，清庙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齐王和其颜色曰：‘嘻！先君之庙在焉！’疾兴兵救之。”顺着说话，事半功倍。

⑥ 《战国策·楚一》：“楚王问于范环曰：‘寡人欲置相于秦，孰可？’对曰：‘臣不足以知之。’王曰：‘吾相甘茂，可乎？’范环对曰：‘不可。’王曰：‘何也？’曰：‘夫史举，上蔡之监门也。大不如事君，小不如处室，以苛廉闻于世，甘茂事之，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张仪之奸，甘茂事之，取十官而无罪，茂贤者也，然而不可相秦。秦之有贤相也，非楚国之利也。且王尝用滑于越，而纳句章，昧之难，越乱，故楚南察彘胡，而野江东。计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乱而楚治也。今王以用之于越矣，而忘之于秦，臣以为王距速忘矣！王若欲置相于秦乎？若公孙郝者可。夫公孙郝之于秦王，亲也。少与之同衣，长与之同车，被王衣以听事，真大王之相已。王相之，楚国之大利也。’”顺势而作，这个原理，可以应用于身，也可扩展到家、国。

⑦ 《吕氏春秋·孟春纪》：“使鸟获挽引牛尾，尾绝力勤，而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竖子引其秦，而牛恋所以之，顺也。”“秦”，牛鼻环。

⑧ 《战国策·魏三》：“华军之战，魏不胜秦。明年，将使段干崇割地而讲。孙臣谓魏王曰：‘魏不以败之上割，可谓善用不胜矣；而秦不以胜之上割，可谓不能用胜矣。今处期年乃欲割，是群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坐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受割。夫欲坐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玺，其势必无魏矣。且夫奸臣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犹抱薪而救火也，薪不尽则火不止。今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穷，是薪火之说也。’魏王曰：‘善。虽然，吾已许秦矣，不可以革也。’对曰：‘王独不见夫博者之用枭邪！欲食则食，欲握则握。今君幼于群臣而许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枭也？’魏王曰：‘善。’乃案其行。”

《管子·霸言》：“夫争强之国，必先争谋，争形，争权。令人主一喜一怒者，谋也；令国一轻一重者，形也；令兵一进一退者，权也。”

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

慕道斋释评 “床”，古人的坐具。

《说文解字》：“牀，安身之坐也。从木，片声。字亦作床。古闲居坐于牀，隐于几，不垂足，夜则寝，晨兴则敛枕簟。”

“巽在床下”，形容谦逊，不是高高在上地坐在床上，而是移到床下来，一副礼贤下士、广泛征求意见的样子。

《论语·述而》：“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反面的教训：项羽做事，独断专行，刚愎自用，别人怎么劝告也不听，被历史证明是败亡之道。^①

“史”，周朝的官名。《周礼·春官·占人》：“凡卜筮，君占体，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

《礼记·玉藻》：“卜人定龟，史定墨，君定体。”所以，在卜筮工作中，“史”负责写下卜筮的结果。

关于“史”，在《周礼·春官》里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等。以“外史”为例，“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所以，“史”，是指各种管理文件和典籍的官员。

《史通·载言》：“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职。”《文史通义·内篇一》：“《记》曰：‘左史记言，右史记动。’”一个记载言论，一个记载行动。

《国语·楚语上》：“在典有旅賁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褻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

《左传·襄公九年》：“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姦，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从这里可以看出，史也参与卜筮活动。

^① 《战国策·魏一》：“魏公叔痤病，惠王往问之。曰：‘共叔病即不可讳，将奈社稷何？’公叔痤对曰：‘痤有御庶子公孙鞅，愿王以国事听之也。为弗能听，勿使出竟。’王弗应，出而谓左右曰：‘岂不悲哉！以公叔之贤，而谓寡人必以国事听鞅，不亦悖乎！’公孙痤死，公孙鞅闻之，已葬，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强，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为悖。”魏惠王自以为是不听劝告，结果吃了大亏。

“巫”，对事物有特殊认识能力的人，或指从事卜筮的专门人才。^①

《说文解字》：“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袖舞形。与工同意。古者巫咸初作巫。”

《太平御览》卷七九引《归藏》：“昔黄神与炎神争斗涿鹿之野，将战，筮于巫咸。”

“用史巫纷若”，喻处理重大事物，一定要认真分析、谋划，并不厌其烦地咨询对处理此类事务内行的专门人员，尤其是要参考典籍上的议论和历史上记载的经验教训。卜筮和谋划的目的，在于参考相关的历史经验和古人的劝诫，并集思广益。“史巫”是各方面谋臣的一个简略的说法。关于卜筮方面的详细论述，请参阅本书所附《中国古代的卜筮术》一文。

《礼记·礼运》：“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无为也，以守至正。”

《国语·吴语》：“越灭吴，上征上国，宋、郑、鲁、卫、陈、蔡，执玉之君皆入朝。夫唯能下其群臣，以集其谋故也。”

《管子·小匡》：“桓公能假其群臣之谋，以益其智也。其相曰夷吾，大夫曰宁戚、隰朋、宾胥无、鲍叔牙。用此五子者何功度义，光德继法，昭于天下，以遗后嗣；貽孝昭穆，大霸天下，名声广裕，不可掩也。则唯有明君在上，察相在下也。”

征求意见未必只面对“史巫”，所有具有远见卓识的意见都值得听一听。^②

① 《庄子·应帝王》：“郑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祸福、寿夭，期以岁月旬日若神。郑人见之，皆弃而走。列子见之而心醉，归，以告壶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为至矣，则又有至焉者矣。’”

《国语·楚语下》：“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

《国语·楚语下》：“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

《增广贤文》：“养心莫过于寡欲，无恒不可作巫医。”

《礼记·缁衣》：“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卜筮。’古之遗言与？龟筮犹不能知也，而况于人乎？《诗》云：‘我龟既厌，不我告犹。’《兑命》曰：‘罔无及恶德，民立而正事。纯而祭祀，是为不散；事烦则乱，事神则难。’《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

《周礼·春官·筮人》：“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式，三曰巫比，四曰巫祠，五曰巫参，六曰巫环，七曰巫目，八曰巫比，九曰巫环，以辨吉凶。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从这里可以看出，作“筮”要用九根筮草，它们的名称都以“巫”字开头，所以“巫”意味着“卜筮”，指根据事实做分析、判断的工作，也可泛指各种从事卜筮工作的人员。

② 《战国策·赵二》：“赵造谏曰：‘隐忠不竭，奸之属也。以私误国，贱之类也。犯奸者身死，贱国者族宗。反此两者，先圣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虽愚，愿尽其忠，无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讳，忠也；上无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

《战国策·齐三》：“孟尝君出行国，至楚，献象床。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行。见孟尝君门人公孙戌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床。象床之直千金，伤此若发源，卖妻子不足偿之。足下能使仆无行，先人有宝剑，愿得献之。’公孙曰：‘诺。’人见孟尝君曰：‘君岂受楚象床哉？’孟尝君曰：‘然。’公孙戌曰：‘臣愿君勿受。’孟尝君曰：‘何哉？’公孙戌曰：‘小国所以皆致相印于君者，闻君于齐能振达贫穷，有存亡继绝之义。小国英桀之士，皆以国事累君，诚说君之义，慕君之廉也。今到楚而受象床，所未至之国将何以待君？臣戌愿君勿受。’孟尝君曰：‘诺。’公孙戌趋而去。未出，至中闾，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无受象床，甚善。今何举足之高，志之扬也？’公孙戌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宝剑一。’孟尝君曰：‘何谓也？’公孙戌曰：‘门下百数，莫敢人谏，臣独人谏，臣一喜；谏而得听，臣二喜；谏而止君之过，臣三喜。输象床，郢之登徒不欲行，许戌以先人之宝剑。’孟尝君曰：‘善。受之乎？’公孙戌曰：‘未敢。’曰：‘急受之。’因书门版曰：‘有能扬文之名，止文之过，私得宝于外者，疾人谏。’”

听取别人的意见,要善于分析和归纳,巧妙地运用每个意见的合理部分。^①

“纷若”,听取各种意见。如果对一件事情只有一种意见,就十分可疑,有很大的弊端。^②

到了春秋时代,已经是礼崩乐坏,卜筮已逐渐向迷信活动靠过去了。这不得不引起注意,以免走上邪路。《管子·权修》:“上恃龟筮,好用巫医,则鬼神骤崇。”

参考别人的意见不等于一定要跟着别人跑。要善于独立思考,把别人的意见、历史经验、古人的劝诫和自己的见解结合起来,才能找到最佳的解决办法。美国华裔大科学家丁肇中在2005年的一次电视采访中说,他手下有三百余科学家,开会时都有权发言,但不得交头接耳。每次开会,丁都认真听他们的发言,但从随便跟着他们的主意跑,每件事情都是自己拿主意,别人的意见只作参考。^③

“吉,无咎”,持这样的态度,吉祥,不会出祸事。

《象》曰:“纷若之吉”,得中也。

慕道斋释评 “得中也”,既能认真地卜筮和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又不是没有主见,故得中道。

《论语·子罕》:“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两端之间某个合适的点即是中道。

《国语·周语下》:“居俭动敬,德让事咨,而能避怨,以为卿佐,其有不兴乎!”《说文解字》:“谋事曰咨。”

① 《战国策·楚二》:“楚襄王为太子之时,质于齐。怀王薨,太子辞于齐王而归。齐王隘之:‘予我东地五百里,乃归子;子不予我,不得归。’太子曰:‘臣有傅,请追而问傅。’傅慎子曰:‘献之。地所以为身也,爱地不送死父,不义。臣故曰献之便。’太子人,致命齐王曰:‘敬献地五百里。’齐王归楚太子。太子归,即位为王。齐使车五十乘,来取东地于楚。楚王告慎子曰:‘齐使来求东地,为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群臣,皆令献其计。’上柱国子良人见。王曰:‘寡人之得求反,王坟墓,复群臣,归社稷也,以东地五百里许齐。齐令使来求地,为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与也。王身出玉声,许万乘之齐而不与,则不信,后不可以约结诸侯。请与而复攻之。与之,信;攻之,武。臣故曰“与之”。’子良出,昭常入见。王曰:‘齐使来求东地五百里,为之奈何?’昭常曰:‘不可不与也。万乘者,以地大为万乘。今去东地五百里,是去战国之半也,有万乘之号,而无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与”。常请守之。’昭常出,景鲤入见。王曰:‘齐使来求东地五百里,为之奈何?’景鲤曰:‘不可不与也。虽然,楚不能独守。王身出玉声,许万乘之强齐也而不与,负不义于天下。楚亦不能独守,臣请西索救于秦。’景鲤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计告慎子曰:‘子良见寡人曰:“不可不与也,与而复攻之。”常见寡人曰:“不可不与也,常请守之。”’慎子曰:‘王皆用之。’王佛然作色,曰:‘何谓也?’慎子曰:‘臣请效其说,而王且见其诚然也:王发上柱国子良车五十乘,而北献地五百里于齐;发子良之明日,遣昭常为大司马,令往守东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鲤车五十乘,西索救于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献地于齐;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为大司马,使守东地;又遣景鲤西索救于秦。子良至齐,齐使人以甲受东地。昭常应齐使曰:‘我典主东地,且与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余万,弊甲钝兵,愿承下尘。’齐王谓子良曰:‘大夫来献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弊邑之王,是常骄也,王攻之。’齐王大兴兵攻东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万临齐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夺之东地五百里,不义。其缩甲则可,不然,则愿待战。’齐王恐焉。乃请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齐患。士卒不用,东地复全。”

《战国策·赵二》:“臣闻明王之于其民也,博论而技艺之,是故官无乏事而力不困;于其言也,多听而时之用之,是故事无败业而恶不章。”

② 《战国策·魏一》:“张仪欲以魏合于秦、韩而攻齐、楚。惠施欲以魏合于齐、楚以案兵。人多为张子于王所。惠子谓王曰:‘小事也,谓可者谓不可者正半,况大事乎?以魏合于秦、韩而攻齐、楚,大事也,而王之群臣皆以为可。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明耶?而群臣之知术也,如是其同耶?是其可也,未若是其明也;而群臣之知术也,又非皆同也。是有其半害也,所谓劫主者失其半者也。’”

《战国策·楚一》:“江乙为魏使于楚,谓楚王曰:‘臣人竟,闻楚之俗: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恶。诚有之乎?’王曰:‘诚有之。’江乙曰:‘然则白公之乱得无遂乎?诚如是,臣等之罪免矣。’楚王曰:‘何也?’江乙曰:‘州侯相楚,贵甚矣而主断,左右俱曰“无有”,如出一口矣。’”

③ 《资治通鉴·卷二》:“楚昭奚恤为相。江乙言于楚王曰:‘人有爱其狗者,狗尝啖其,其邻人见,欲入言之,狗当门而噬之。今昭奚恤常恶臣之见,亦犹是也。且人有好扬人之善者,王曰:“此君子也,近之。”好扬人之恶者,王曰:“此小人也,远之。”然则且有子弑其父、臣弑其主者,而王终不知也。何者?以王好闻人之美而恶闻人之恶也。’王曰:‘善!寡人愿两闻之。’”

九三，频巽，吝。

慕道斋释评 “频巽，吝”，频繁地征求意见，反反复复，说了又说，议了又议，最后却随着别人的意见走，说明决策人没有主心骨，做事会悔恨。

《三国演义·第四十四回》：“权拔佩剑砍面前奏案一角曰：‘诸官将有再言降操者，与此案同！’”孙权的这个做法，就是为了避免“频巽”的情况发生，因为这时他已拿定了主意，不再需要进一步的讨论。

能征求别人的意见是好的，但要防止别人在大事上替自己当家，在重大问题上替自己拿主意。有的人就是靠反反复复、没完没了地说，来兜售他的错误意见的。孙权在这方面做得好、做得对，所以曹操说：“生子当如孙仲谋。”

《庄子·知北游》：“颜渊问乎仲尼曰：‘回尝闻诸夫子曰：‘无有所将，无有所迎。’回敢问其游。’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今之人内化而外不化。与物化者，一不化者也。’”意思是要尽量把关系搞顺，尽可能调动别人的积极性，但要在坚持自己原则的前提下，绝不可以为了迁就别人失去了自己的原则。

《象》曰：“频巽之吝”，志穷也。

慕道斋释评 “志穷也”，说明思想贫乏，没有主见。

《吕氏春秋·似顺论》：“贤主有度而听，故不过。有度而以听，则不可欺矣，不可惶矣，不可恐矣，不可喜矣。以凡人之知，不昏乎其所已知，而昏乎其所未知，则人之易欺矣。可惶矣，可恐矣，可喜矣，知之不审也。”

六四，悔亡，田获三品。

慕道斋释评 “悔亡”，善于参考别人的正确意见，参考历史上的成功经验，则可以避免作出后悔的事。办事顺着劲来，不轻易与人冲突，减少了很多摩擦，也不会后悔。^①

“三”，意思是多。

“田获三品”，打猎时获得了多只禽兽。喻顺势办事情，会大大地提高办事效率，事半功倍，得到许多实际利益。

譬如，刘备虚心下气，三顾茅庐，对诸葛亮言听计从，所以时间不长，就开辟出三分天下的局面。

《象》曰：“田获三品”，有功也。

慕道斋释评 “有功也”，采取这种策略，顺应天道，费的力气小，但有很大的实际利

^① 《晏子春秋》：“景公问晏子曰：‘廉政而长久，其行何也？’晏子对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浊无不弃，其清无不洒除，是以长久也。’公曰：‘廉政而速亡，其行何也？’对曰：‘其行石也。坚哉石乎落落，视之则坚，循之则坚，内外皆坚，无以为久，是以速亡也。’”

益。六四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善于乘势和待时。^①

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以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

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

慕道斋释评 “贞吉,悔亡,无不利”,干任何事都要顺应天道和环境,兵形似水,应尽量减少阻力和矛盾,这样做是“顺”的高级阶段,预计吉祥,所以说“贞吉”。

因为九五做事的原则是尽量减少阻力和矛盾,就减少了受伤害的机会,所以不会后悔,所以说“悔亡”。

《吕氏春秋·孟春纪》:“使鸟获疾引牛尾,尾绝力勤,而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童子引其耨,而牛恣所以之,顺也。”“耨”,牛鼻环。

《管子·君臣上》:“故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求于民。是以上及下之事谓之矫,下及上之事谓之胜。为上而矫,悖也;为下而胜,逆也。国家有悖逆反逆之行,有土主民者,失其纪也。是故别交正分之谓理,顺理而不失之谓道。道德定而民有轨矣。有道之君者,善明设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无道之君,既已设法,则舍法而行私者也。为人上者释法而行私,则为人臣者援私以为公。公道不违,则是私道不违者也。行公道而托其私焉,寝久而不知,奸心得无积乎?奸心之积也,其大者有侵略杀上之祸,其小者有比周内争之乱。此其所以然者,由主德不立,而国无常法也。主德不立,则妇人能食其意;国无常法,则大臣敢侵其势。大臣假于女之能,以规主情;妇人嬖宠,假于男之知,以援外权。于是乎外夫人而危太子,兵乱内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征也。”

要树立自己的纲纪,顺势而为,但又不能丧失原则。既要顺应环境,又不能搞投降主义,不能被环境牵着鼻子走,而是要用曲折的、隐蔽的、巧妙的办法达到自己的目的。用这样的策略,只能是增加成功的概率,没有不利之处,所以说“无不利”。^②

① 《列子·仲尼》:“关尹喜曰:‘在己无居,形物其着。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往来,道不违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

《孟子·公孙丑上》:“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鎡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

② 《庄子·人间世》:“颜阖将傅卫灵公太子,而问于蘧伯玉曰:‘有人于此,其德天杀。与之为无方则危吾国,与之为有方则危吾身。其知适足以知人之过,而不知其所以过。若然者,吾奈何?’蘧伯玉曰:‘善哉问乎!戒之,慎之,正女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虽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为颠为灭,为崩为蹶;心和而出,且为声为名,为妖为孽。彼且为婴儿,亦与之无咎;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无崖;达之,入于无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积伐而美者以犯之,几矣!汝不知夫养虎者乎?不敢以生物与之,为其杀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与之,为其决之之怒也。时其饥饱,达其怒心。虎之于人,异类,而驯养已者,顺也;故其杀者,逆也。夫爱马者,以堕盛矢,以履盛溺。适有蚊虻仆缘,而拊之不时,则缺衔毁首碎胸。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可不慎邪?’”这一段讲的是如何顺应外界环境而不要逆之。

《国语·晋语六》:“栾武子、中行献子围公于匠丽氏,乃召韩献子,献子辞曰:‘弑君以求威,非吾所能为也。威行或不仁,事废为不智,享一利亦得一恶,非所务也。昔者吾畜于赵氏,赵孟姬之谗,吾能违兵。人有言曰:‘杀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安用厥也!’中行偃欲伐之,栾书曰:‘不可。其身果而辞顺。顺无不行,果无不彻,犯顺不祥,伐果不克,夫以果戾顺行,民不犯也,吾虽欲攻之,其能乎!’乃止。”这一段讲的是说话要顺着理,要光、亮、响。

《战国策·赵四》:“秦攻魏,取宁邑,诸侯皆贺。赵王使使贺,三反不得通。赵王忧之,谓左右曰:‘以秦之强,得宁邑以制齐、赵。诸侯皆贺,吾往贺而独不得通,此必加兵我,为之奈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曰諒毅者辩士也,大王可试使之。’諒毅亲受命而往。至秦,献书秦王曰:‘大王广地宁邑,诸侯皆贺,敝邑寡君亦窃嘉之,不敢宁居,使下臣奉其币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者无罪,愿大王无绝其欢;若使有罪,愿得请之。’秦王使使者报曰:‘吾所使赵国者,小大皆听吾言,则受书币;若不从吾言,则使者归矣。’諒毅对曰:‘下臣之来,固愿承大国之意也,岂敢有难?大王若有以令之,请奉而西行之,无所敢疑。’于是秦王乃见使者,曰:‘赵豹、平原君数欺寡人,赵能杀此二人则可,若不能杀,请今率诸侯受命邯郸城下。’諒毅曰:‘赵豹、平原君,亲寡君之母弟也,犹大王之有叶阳、涇阳君也。大王以孝治闻于天下,衣服使之便于体,膳啖使之便于口,未尝不分于叶阳、涇阳君。叶阳君、涇阳君之车马衣服,无非大王之服御者。臣闻之:‘有覆巢毁卵而凤皇不翔,朝胎焚天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还报,敝邑之君畏恨不敢不行,无乃伤叶阳君、涇阳君之心乎?’秦王曰:‘诺。勿使从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海,以恶大国,请黜之,勿使与政事,以称大国。’秦王乃喜,受其币而厚遇之。”

“无初有终”，做任何事之前，事情的步骤一多，劝说的人说法一多，就容易眼花缭乱，忘了自己的立场。这时要排除干扰，要特别仔细地考虑做每一件事的后果。

怎样才能辨别一件事应该不应该做、做得好不好呢？怎样才能辨别一种做事的意见是否正确呢？答案是：要考虑做一件事的始和终。如果做了一件事，事物的终了状态有一些初始状态所没有的东西，或者说这两个状态不一样，就叫做“无初有终”。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好好考虑一下做事的前后究竟哪里不一样，事物有什么变化，从而发现这件事做得好还是不好。^①

“庚”，更也，更改，改变。

《礼记·檀弓下》：“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请庚之。’子皋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弃予，以吾为邑长于斯也，买道而葬，后难继也。’”从这里可以看出，“庚”就是“更”，意思是一样的，只是写法不一样。

“先庚三日，后庚三日”，意思是把事情更改的前三日和事情更改的后三日加以比较，和刚刚说的“无初有终”意思相似。

如果要做什么事，或者说改变某事的状态，就要考虑更改以前的状态和更改以后的状态，把两者进行比较，从这些差别上发现这种更改是否得宜。换句话说，要重视结果，而不要过于拘泥于过程；要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利益。^②

“吉”，用这种方法考虑问题，吉祥。

从这一爻可以看出，做事之前，不应着重考虑自己的主观感受和愿望，怎么样才痛快，而是应该着重考虑如何顺应外部的情况，这是应用“巽”道时要注意的事前的一面；还要考虑做事的后果，也就是外界对你做的事会有什么反应，这是应用“巽”道时要注意的事后的一面。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慕道斋释评 “位正中也”，九五的位置很好，喻此人考虑问题、做事情的时候，运用“巽”道很有艺术感，得中道也。

例如，在兵法上，“大路朝天，一人半边”，“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将计就计”，这些思想的背后都是“巽”道，都是通向胜利的方法。

东方朔《诫子诗》：“圣人之道，一龙一蛇；形见神藏，与物变化；随时之宜，无有常家。”

九五和六四的区别在于，九五的责任是更重要的事、更大的盘子，所以考虑问题要更

① 《战国策·秦五》：“《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故先王之所重者，唯始与终。何以知其然？昔智伯瑤残范、中行，围逼晋阳，卒为三家笑；吴王夫差栖越于会稽，胜齐于艾陵，为黄池之遇，无礼于宋，遂与勾践禽，死于干隧；梁君伐楚胜齐，制赵、韩之兵，驱十二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后子死，身布冠而拘于（秦）[齐]。三者非无功也，能始而不能终也。”

② 《战国策·魏二》：“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于牛目，坏城郭，且为棧道而葬。群臣多谏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丧行，民必甚病之。官费又恐不给，请弛期更日。’太子曰：‘为人子，而以民劳与官费用之故，而不行先生之桑，不义也。子勿复言。’群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唯惠公乎！’请告惠公。惠公曰：‘诺。’驾而见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历葬于楚山之尾，棠水啗其墓，见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见群臣百姓也夫，故使棠水见之。’于是出而为之张于朝，百姓皆见之，三日而后更葬。此文王之义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难以行，太子为及日之故，得毋嫌于欲亟葬乎？愿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为日，此文王之义也。若此而弗为，意者慕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择日。’惠子非徒行其说也，又令魏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因又说文王之义。说文王之义以示天下，岂小功也哉！”这一段说明了做事要考虑各方面的后果，要找一个各方面都照顾到的办法。

加全面,处理事情的方法必须更加灵活和周全。

《管子·君臣上》:“天子出令于天下,诸侯受令于天子,大夫受令于君,子受令于父母,下听其上,弟听其兄,此至顺矣。衡石一称,斗斛一量,丈尺一统制,戈兵一度,书同名,车同轨,此至正也。众顺独逆,众正独辟,此犹夜有求而得火也,奸伪之人,无所伏矣。此先王之所以一民心也。是故天子有善,让德于天;诸侯有善,庆之于天子;大夫有善,纳之于君;民有善,本于父,庆之于长老。此道法之所从来,是治本也。是故岁一言者,君也;时省也,相也;月稽者,官也;务四支之力,修耕农之业以待令者,庶人也。是故百姓量其力于父兄之间,听其言于君臣之义,而官论其德能而待之。大夫比官中之事,不言其外;而相为常具以给之。相总要,者官谋士,量实议美,匡请所疑。而君发其明察之法端以稽之,立三阶之上,南面而受要。是以上有余日,而官胜其任;时令不淫,而百姓肃给。唯此上有法制,下有分职也。”

同文又有:“是以官人不官,事人不事,独立而无稽者,人主之位也。先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明之德,先王善收之于民者也。夫民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虽有汤武之德,复合于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顺人心,安情性,而发于众心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设而不用。先王善与民为一体,与民为一体则是以国守国,以民守民也。然则民不便为非矣。”

上面两段引文说明在高位者听取下面意见的具体方法和重要性。

上九,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

慕道斋释评 “资斧”,资产和工具、武器。

《战国策·赵三》:“今有人操随侯之珠,持丘之环,万金之财,时宿于野,内无孟贲之威,荆庆之断,外无弓弩之御,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

“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过于谦逊,过于耳根子软,以至于对别人言听计从,结果丢掉了自己的吃饭家伙,丧失了自己的根本利益。^①

“贞凶”,如此行事,预计凶险。

① 《战国策·燕一》:“燕王哙既立,苏秦死于齐。苏秦之在燕也,与其相子之之婚,而苏代与子之之交。及苏秦死,而齐宣王复用苏代。燕哙三年,与楚、三晋攻秦,不胜而还。子之相燕,贵重主断。苏代为齐使于燕,燕王问之曰:‘齐宣王何如?’对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对曰:‘不信其臣。’苏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于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遣苏代百金,听其所使。鹿毛寿谓燕王曰:‘不如以国让子之。人谓老贤者,以其让天下于许由,由必不受,有让天下之名,实不失天下。今王以国让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与尧同行也。’燕王因举国属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委公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今王言属国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人者,是名属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于子之。子之三年,燕国大乱,百姓恟怨,将军市被、太子平谋,将攻子之。储子谓齐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谓太子平曰:‘寡人闻太子之义,将废私而立公,飭君臣之义,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国小,不足先后。虽然,则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数党聚众,将军市被围公宫,攻子之,不克;将军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将军市被死已殉。围困难数月,死者数万,燕人恟怨,百姓离意。孟轲谓齐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士卒不战,城门不闭,燕王哙死。齐大胜燕,子之亡。二年,燕人立公子平,是为燕昭王。”

同文还有一段,说同一个事:“初,苏秦弟因燕质子而求见齐王。齐王怨苏秦,欲囚房,燕质子为谢乃已,遂委质为臣。燕相子之与苏代婚,而欲得燕权,乃使苏代持质子于齐。苏秦代报燕,燕王哙问曰:‘齐王其伯也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于是燕王专任子之,已而让位,燕大乱。齐伐燕,杀王哙、子之。燕立昭王。而苏代、房遂不敢入燕,皆终归齐,齐善待之。”《资治通鉴·周纪一》里也有这个故事。

《战国策·齐六》:“齐王建人朝于秦,雍门司马前曰:‘所为立王者,为社稷耶?为王立王耶?’王曰:‘为社稷。’司马曰:‘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齐王还车而反。即墨大夫与雍门司马谏而听之,则以为可与为谋,即入见齐王曰:‘齐地数千里,带甲数百万。夫三晋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间者百数,王收而与之百万之众,使收三晋之故地,即临晋之关可以入矣;鄆、郢大夫不欲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数,王收而与之百万之师,使收楚故地,即武关可以入矣。如此,则齐威可立,秦国可亡。夫舍南面之称制,及西面而事秦,为大王不取也。’齐王不听。秦使陈轸诱齐王内之,约与五百里之地。齐王不听即墨大夫而听陈轸,遂入秦,处之共松柏之间,饿而死。先是,齐为之歌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耶?’”说客甘言厚赂,必含杀机。

《战国策·秦二》:“计听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计者,事之本也;听者,存亡之机。计失而听过,能有国者寡也。故曰:‘计有一二者难恃也,听无失本末者难惑。’”

《象》曰：“巽在床下”，上穷也。“丧其资斧”，正乎凶也。

慕道斋释评 “上穷也”，虽在上位，但缺乏头脑，没有主意，所以走入穷途末路。^①

“正乎凶也”，因为迁就别人，丢掉了自己的根本利益，凶险是必然的。

例如，三国时刘表死后，他的儿子和老婆听从亲戚和部下的意见，放弃荆州，投降曹操，交出了很多军队和钱粮。不久之后，他们终成曹操的刀下之鬼，还被曹操老大的看不起，说：“刘景升之子，犬豕耳。”

此爻说明，巽到了极端，到了任人摆布的地步，就成了窝囊废，受人蹂躏和杀害不说，还挨人唾骂。

58 兑卦 011011

慕道斋释评 本卦的卦象是兑下兑上，悦下悦上，意思是高高兴兴地学习、工作和生活。

《兑》：亨，利贞。

慕道斋释评 谁都想高高兴兴地学习、工作和生活，但如何才能做到呢？关键是要很好地利用自己的资源，这就叫做“亨”。

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做窝囊事，才能高兴得起来。这就需要好好地计算、谋划，所以说“利贞”。

《象》曰：兑，说也。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

慕道斋释评 “兑，说也”，“兑”的意思就是高兴、恬悦、愉快。

《论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显然，这里的“说”通“悦”。所以，“兑”和“说”、“悦”相通假。

^① 《庄子·秋水》：“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不辍。子路入见，曰：‘何夫子之娱也？’孔子曰：‘来，吾语女。我讳穷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时也。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非知得也；当桀、纣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时势适然。’”

要想使别人高兴,一个主要的方法是善于说话,这是一门艺术。^① 中国人喜欢听相声,就是这个道理。说话的目的,是让别人接受自己的意见。看一个人会不会说话,其中一个标准是要看他说出话来是使人高兴还是惹人生气。因为往往是人家高兴了,才容易接受你的意见,才能达到说话的目的。《战国策》里有“触善说赵太后”的故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在古代“说”、“悦”两字通假,其中大有深意。

“刚中而柔外”,内有道,而外表和气,或者说一个人说话有内容、讲原则,外表上又能注意方式方法,就能够使周围的人愉悦。

“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能使别人高兴,是因为自己的言论和行动都经过很好的考虑。考虑到别人的接受能力,并以此确定自己的方式方法。这样办事,才有最大的效率,因为别人愿意听从你的高见。这样,就可以做到顺天应人。

《管子·内业》:“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欢。忧则失纪,怒则失端。忧悲喜怒,道乃无处。爱欲静之,遇乱正之,勿引勿推,福将自归。彼道自来,可藉与谋,静则得之,躁则失之。灵气在心,一来一逝,其细无内,其大无外。所以失之,以躁为害。心能执静,道将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毛泄,匈中无败。节欲之道,万物不害。”

“说以先民,民忘其劳”,先之以政,先之以德,为民表率,老百姓就会高兴,而忘记自己的劳苦。

《论语·子路》:“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子曰:‘无倦。’”这段话明显地和“说以先民,民忘其劳”相似,如出一辙。

《论语·子路》:“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管子·小问》:“桓公曰:‘善哉!牧民何先?’管子对曰:‘有时先政,有时先德。飘风暴雨不为人害,涸旱不为民患,百川道,年谷熟,余货贱,禽兽与人聚食民食,民不疾疫。当此时也,民富且驕。牧民者厚收善岁以充仓廩,禁菽泽,先之以事,随之以刑,敬之以礼乐以振其淫。此谓先之以政。飘风暴雨为民害,涸旱为民患,年谷不熟,岁饥余货贵,民疾疫。当此时也,民贫且罢。牧民者发仓廩、山林、菽泽以共其财,后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罢。此谓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夺民财;其施之也,不失有德。富上而足下,此圣王之至事也。’桓公曰:‘善。’”

① 《吕氏春秋·孟夏纪》:“凡说者,兑之也,非说之也。今世之说者,多弗能兑,而反说之。夫弗能兑而反说,是拯溺而确之以石也,是救病而饮之以薑也,使世益乱,不肖主重惑者,从此生矣。故为师之务,在于胜理,在于行义。理胜义立则位尊矣,王公大人弗敢骄也,上至于天子,朝之而不惭。凡遇,合也,合不可必;道理释义,以要不可必,而欲人之尊之也,不亦难乎?故师必胜理行义然后尊。”这一段里的“说”,是说话的意思。这里还提到说话要有逻辑、有道理,不能乱说。

《吕氏春秋·季秋纪》:“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得民必有道,万乘之国,百户之邑,民无有不悦。取民之说而民取矣,民之所说岂众哉?此取民之要也。”

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翦其发,磨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说,雨乃大至。则汤达乎鬼神之化、人事之传也。

文王处岐事纣,冤侮雅逸,朝夕必时,上贡必适,祭祀必敬。纣害,命文王称西伯,赐之千里之地。文王载拜稽首而辞曰:‘愿为民请炮烙之刑。’文王非恶千里之地,以为民请炮烙之刑,必欲得民心也。得民心则贤于千里之地,故曰文王智矣。

越王苦会稽之耻,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于吴,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视靡曼,耳不听钟鼓,三年苦身劳力,焦唇干肺,内亲群臣,下养百姓,以来其心。有甘脆不足分,弗敢食;有酒流之江,与民同之。身亲耕而食,妻亲织而衣。味禁珍,衣禁裘,色禁二。时出行路,从车载食,以视孤寡老弱之渍病困穷颜色愁悴不瞻者,必身自食之。于是属诸大夫而告之属,曰:‘愿一与吴傲天下之衷。今吴、越之国相与俱残,士大夫履肝肺,同日而死,孤与吴王接颈交臂而僵,此孤之大愿也。若此而不可得也,内量吾国不足以伤吴,外事之诸侯不能害之,则孤将弃国家,释群臣,服剑臂刃,变容貌,易姓名,执箕帚而臣事之,以与吴王争一旦之死。孤虽知要领不属,首足异处,四肢布裂,为天下戮,孤之志必将出焉!’于是,异日果与吴战于五湖,吴师大败。遂大围王宫,城门不守,禽夫差,戮吴相,残吴二年而霸。此先顺民心也。

齐庄子请攻越,问于和子。和子曰:‘先君有遗令曰:‘无攻越。越,猛虎也。’”庄子曰:‘虽猛虎也,而今已死矣。’和子曰以告鸛子。鸛子曰:‘已死矣,以为生。’故凡举事,必先事民心,然后可举。”

“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让老百姓满意高兴，老百姓就会甘冒危险，为了你的事拼命。

《管子·形势解》：“人主能安其民，则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忧则忧之，有难则死之。主视民如土，则民不为用。主有忧则不忧，有难则不死。故曰：‘莫乐之则莫哀之，莫生之则莫死之。’民之所以守战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于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则民之报上亦厚；上施薄，则民之报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责，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故曰：‘往者不至，来者不极。’”

《管子·小问》：“公曰：‘守战、远见，有患。夫民不必死，则不可与出乎守战之难；不必信，则不可恃而外知。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战，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闇也。使民必死必信若何？’管子对曰：‘明三本。’公曰：‘何谓三本？’管子对曰：‘三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质。’公曰：‘何谓也？’管子对曰：‘故国父母坟墓之所在，固也；田宅爵禄，尊也；妻子，质也。三者备，然后大其威，厉其意，则民必死而不我欺也。’”①

《史记·礼书》：“墨者不尚礼义而任俭嗇，无仁恩，故使人两失之。《易》曰‘悦以使人，人忘其死’，是也。”

“说之大，民劝矣哉”，高兴愉悦的伟大作用，是能说服民众按照你的想法干。

《管子·版法解》：“凡众者，爱之则亲，利之则至。是故明君设利以致之，明爱以亲之。徒利而不爱，则众至而不亲；徒爱而不利，则众亲而不至。爱施俱行，则说君臣、说朋友、说兄弟、说父子。爱施所设，四固不能守。故曰：‘说众有爱施。’”

具体的做法，请参阅《管子·霸形》。②

① 《管子·戒》：“昔先王之理人也，盖人有患劳而上使之以时，则人不患劳也；人患饥而上薄敛焉，则人不患饥矣；人患死而上宽刑焉，则人不患死矣。如此而近有德而远有色，则四封之内视君其犹父母邪！四方之外归君其犹流水乎！”

②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见。立有间，有二鸿飞而之。桓公叹曰：“仲父，今彼鸿鹄有时而南，有时而北，有时而往，有时而来，四方无远，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于天下乎？”管仲、隰朋不对。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对？”管子对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对。”桓公曰：“仲父胡为然？”意不当言，寡人其有乡乎？寡人之有仲父也，犹飞鸿之有羽翼也，若济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将安闻道而得度哉？”管子对曰：“君若将欲霸王举大事乎？则必从其本事矣。”桓公变躬迁席，拱手而问曰：“敢问何谓其本？”管子对曰：“齐国百姓，公之本也。人甚忧饥，而税敛重；人甚惧死，而刑政险；人甚劳苦，而上举事不时。公轻其税敛，则人不忧饥；缓其刑政，则人不惧死；举事以时，则人不劳苦。”桓公曰：“寡人闻仲父之言此三者，闻命矣，不敢擅也，将荐之先君。”于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笔。明日，皆朝于太庙之门朝，定令于百吏。使税者百一钟，孤幼不刑，泽梁时纵，关讥而不征，市书而不赋，近者示之以忠信，远者示之以礼义。行此数年，而民归之如流水。

此其后，宋伐杞，狄伐邢，卫，桓公不敢，裸体刳胸称疾。召管仲，曰：“寡人有千岁之食，而无百岁之寿，今有疾病，姑乐乎！”管子曰：“诺。”于是令之县钟磬之横，陈歌舞卒瑟之乐，日杀数十牛者数旬。群臣进谏曰：“宋伐杞，狄伐邢，卫，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岁之食，而无百岁之寿，今有疾病，姑乐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国也，伐邻国也，予无事焉。”

宋已取杞，狄已拔邢，卫矣。桓公起行笋虞之间。管子从。至大钟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向对之，大钟鸣。桓公视管仲曰：“乐夫，仲父？”管子对曰：“此臣之所谓哀，非乐也。臣闻之，古者之言乐于钟磬之间者不如此。言脱于口，而令行乎天下；游钟磬之间，而无四面兵革之忧。今君之事，言脱于口，令不得行于天下；在钟磬之间，而有四面兵革之忧。此臣之所谓哀，非乐也。”桓公曰：“善。”于是伐钟磬之县，并歌舞之乐。宫中虚无人。

桓公曰：“寡人以伐钟磬之县，并歌舞之乐矣，请问所始于国将为何行？”管子对曰：“宋伐杞，狄伐邢，卫，而君之不救也，臣请以庆。臣闻之，诸侯争于强者，勿与分于强。今君何不定三君之居处哉？”于是桓公曰：“诺。”因命以车百乘、卒千人以缘陵封杞；车百乘、卒千人以夷仪封邢；车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卫。桓公曰：“寡人以定三君之居处矣，今又将何行？”管子对曰：“臣闻诸侯贪于利，勿与分于利。君何不虎豹之皮、文锦以使诸侯，令诸侯以麋鹿鹿皮报？”桓公曰：“诺。”于是以虎豹皮、文锦使诸侯，诸侯以麋鹿、鹿皮报。则令固始行于天下矣。

此其后，楚人攻宋、郑，烧燬焚郑地，使城坏者不得复筑也，屋之烧者不得复葺也，令其人有丧雌雄，居室如鸟鼠穴处。要宋田，夹塞两川，使水不得东流，东山之西，水深灭地，四百里而后可田也。楚欲吞宋郑而畏齐，思人众兵强能害己者，必齐也。于是乎楚王号令于国中曰：“寡人之所明于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贤于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贤其臣，寡人愿事之。谁能为我交齐者，寡人不爱封侯之君焉。”于是楚国之士，皆抱其重宝、币帛以事齐。桓公之左右，无不受重宝、币帛者。于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闻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将拂于道。仲父何不遂交楚哉？”管子对曰：“不可。楚人攻宋、郑，烧燬焚郑地，使城坏者不得复筑也，屋之烧者不得复葺也，令人有丧雌雄，居室如鸟鼠穴处。要宋田，夹塞两川，使水不得东流，东山之西，水深灭地，四百里而后可田也。楚欲吞宋郑，思人众兵强而能害己者，必齐也。是欲以文克齐，而以武取宋、郑也。楚取宋、郑而不知禁，是失宋、郑也；禁之则又不信于楚也。知失于内，兵困于外，非善举也。”桓公曰：“善。然则若何？”管子对曰：“请兴兵而南存宋、郑，而令曰：‘毋攻楚，言与楚王遇。’至于遇上，而以郑城与宋水为请。楚若许，则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许，则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

于是遂兴兵而南存宋、郑，与楚王遇于召陵之上，而令于遇上曰：“毋攻宋，毋曲堤，毋擅废嫡子，毋置妾以为妻。”因以郑城与宋水为请于楚。楚人不许，遂退七十里而舍。使军人城郑南之地，立面代城焉。曰：“自此而北至于河者，郑自城之，而楚不敢遽也。东发宋田，夹两川，使水复东流，而楚不敢遽也。”

遂南伐楚，逾方城济于汝水，望汉山，南致吴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东存晋公于南，北伐孤竹，还存燕公。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九合诸侯，反位已霸。修钟磬而复乐。管子曰：“此臣之所谓乐也。”

《象》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

慕道斋释评 “兑”的另外一个意思是湖。

“丽泽，兑”，另一幅图画，相邻的两个美丽的湖，湖水互相流通。“丽”，附丽，紧紧相连，还有漂亮的意思。

《玉篇》：“丽，偶也。”《玉篇》：“丽，好也。”

“君子以朋友讲习”，喻朋友之间在学问上切磋琢磨，坐而论道，这的确是令人高兴的事，也是一件很大的亨事。因为这种作法共享了资源，提高了效率。从这里可以看出，古人把学问上的伙伴叫做“朋友”。如果你说了半天对方也听不懂，那么说了也白说，不会感到乐趣。

《论语》的第一句话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这里的“时”，是指讲习或应用自己学问的条件，就讲习而言，你要说的那一套，必须有人听得懂，不然就索然无味。千百年来，不知多少人解释过《论语》的这句话，他们都认为这里的“时”是指时间，有“经常”或“不时”的意思，实际上是误解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整本《论语》都有重新解释的必要，因为大多数人从一开始，就把一些基本的意思搞错了。

《论语》这本书，是和《周易》紧密联系的。孔子晚年崇尚《周易》，在《论语》中，到处可以看到《周易》的思想痕迹。但是，由于绝大多数人从来读不懂《周易》，所以也从来读不懂《论语》的许多地方。近年来解释《论语》的人，更弄得漏洞百出，贻笑大方。

“君子以朋友讲习”这句话，是指九二。从领悟和讨论天道的过程中得到的愉悦，是不可言喻的。当年阿基米德在泡澡的时候，突然领悟了为什么物体在水中会有浮力的原理。抑制不住的狂喜使他跳出浴缸，光着身子跑到街上大叫“尤瑞卡！”，意思是：“我搞懂了！”直到今日，当人们在学术上有了重大突破时，仍旧要大呼“尤瑞卡！”。阿基米德为什么要跑到街上大叫，而不是躲在自己的浴室里偷着乐呢？因为他渴望和别人分享这种狂喜，他需要向别人讲解他的发现，他需要“朋友讲习”。

《庄子·人间世》：“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欢成。”总之，求道进德，伴随着办事得体、有效，是得到愉悦的最重要的途径。

初九，和兑，吉。

慕道斋释评 “和兑”，由和谐、和睦、和蔼、宽容带来的愉悦。这里讲的就是“和谐社会”的思想。

从另一个角度看，大凡和谐的东西，都会带来美感，而美感带来愉快。譬如音乐中的和弦，绘画中和谐的色彩，书法中的疏密有致，文章的恢宏畅达，都会给人带来由衷的愉快，都是一个道理。

《管子·内业》：“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和不生。察和之道，其情不见，其征不丑。平正擅匈，论治在心，此以长寿。忿怒之失度，乃为之图。节其五欲，去其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匈。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忧患。是故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静。内静外敬，能反其性，性将大定。”

《管子·小称》：“在于身者孰为利？耳与目为利。圣人得利而托焉，故民重而名遂。我亦托焉，圣人托可好，我托可恶，以求美名，又可得乎？我托可恶，爱且不能为我能也。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气于面，不能以为可好。我且恶面而盛怨气焉，怨气见于面，恶言出于口，去恶充，以求美名，又可得乎？甚矣！”

上两段引文说明了待人和气的重要性。

《说文解字》：“利，铤也。从刀。和然后利，从和省。”这是说，利的意思是锋利，所以有个立刀旁。利的第二个意思是“和”，有和才有利。中国有一句格言叫做“和气生财”，很有道理。

要保持和气，需要处处注意。与人相争，不会有好心情，往往是想要的东西越争越得不到，不争反倒有可能得到。所以老子主张不要因小事与人争；还要防微杜渐，防备由于争小事而酿成大祸。

“和兑”的另一层意思，是与人同、和谐，与民同乐。

《晏子春秋》：“晏子饮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财不足，请斂于氓。’晏子曰：‘止！夫乐者，上下同之。故天子与天下，诸侯与境内，大夫以下各与其僚，无有独乐。今上乐其乐，下伤其费，是独乐者也，不可！’”

“和”还包括对别人宽容。在这方面，柳下惠是好榜样。^①

为了避免与人争，还要尊重别人与自己之间的差别。^②

到了不得不争，不得已要用兵的时候，也要“攻其所不守，守其所不攻”；也要“大路朝天，一人半边”；还要“三十六计，走为上”；必要时还要“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如此才能找到高明的办法，才能带来令人愉快的艺术感。

用兵有各种形式。《吕氏春秋·孟秋纪》：“且兵之所自来者远矣，未尝少选不用。贵贱长少、贤者不肖相与同，有巨有微而已矣。察兵之微，在心而未发，兵也；疾视，兵也；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援推，兵也；连反，兵也；侈斗，兵也；三军攻战，兵也；此八者皆兵也，微巨之争也。”所以，要注意处理好人际关系，在事态微小的时候就开始注意。

“吉”，这样做事，吉祥。

《象》曰：“和兑之吉”，行未疑也。

慕道斋释评 “行未疑也”，行为不惹人讨厌。

① 《孟子·万章下》：“孟子曰：‘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已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相拂拂，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

② 《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国语·郑语》：“公曰：‘周其弊乎？’对曰：‘殆于必弊者也。《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今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惑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神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更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人，行浚极。故王者居九畴之田，收经人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王将弃是类也而与嗣同。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

《说文解字》：“嫌，不平于心也，一曰疑也。”所以，“疑”可以解释为令人讨厌。

人民解放军《八项注意》第一条，就是“说话和气”。这样做不惹人讨厌，做事容易成功。本爻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晏子春秋》：“平公曰：‘闻子大夫数矣，今乃得见，愿终闻之。’晏子对曰：‘臣闻君子如美，渊泽容之，众人归之；如鱼有依，极其游泳之乐；若渊泽决竭，其鱼动流，夫往者惟雨乎，不可复已。’”能够容人，乐在其中矣。

九二，孚兑，吉，悔亡。

慕道斋释评 “孚兑”，由于心中有准则，有义理，自信足以应付周围的事物，有能力使事物按照自己的想法发展，故而充满信心，怡然自乐。

不但如此，明白事理的人，还有能力用义理说服别人，使别人也快乐。^①

例如，诸葛亮未出茅庐，就开始给刘备讲解三分天下的道理，说得刘备大喜。据《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刘备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

《论语·季氏》：“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这一段说明了为什么在本卦的大《象》中说：“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

在本卦大《象》的解释中已经提到，《论语·学而》里的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论语·里仁》还有一句话：“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在这里，孔子不是说早晨了解了天道，当天晚上就可以自杀。而是说，知道了天道之后，那种无上的快乐，连生死都算不了什么，这辈子算是没有白活。所以，孔子的快乐，应该在阿基米德之上。古今中外，不知有多少学问家为了求索真理，几十年如一日地艰苦奋斗，就是因为他们有这种精神作为支撑。

屈原《离骚》：“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他“所善”的是什么？唯有真理，唯有天道。

“吉，悔亡”，这种追求真理的快乐状态，吉祥，不会后悔。^②

① 《吕氏春秋·孟夏纪》：“凡说者，兑之也，非说之也。今世之说者，多弗能兑，而反说之。夫弗能兑而反说，是拯溺而唾之以石也，是教病而饮之以蜜也，使世益乱，不肖主重惑者，从此生矣。故为师之务，在于胜理，在于行义。理胜义立则位尊矣，王公大人弗敢骄也，上至于天子，朝之而不惭。凡遇，合也，合不可必；遭理释义，以要不可必，而欲人之尊之也，不亦难乎？故师必胜理行义然后尊。”这一段特别重要，所以再引用于此。

② 《庄子·大宗师》：“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颀颀(kuī)。凄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故圣人之用兵也，亡国而不失人心。利泽施乎万世，不为爱人。故乐通物，非圣人也；有亲，非仁也；天时，非贤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务光、伯夷、叔齐、箕子、胥余、纪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

《象》曰：“孚兑之吉”，信志也。

慕道斋释评 “信志也”，对自己的学问、想法和准则充满信心。^①

《论语·雍也》：“子曰：‘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六三，来兑，凶。

慕道斋释评 “来兑”，别人来讨好你。

“凶”，凶险。^②

俗话说：“笑嘻嘻，不是好东西。”人家不会无缘无故地来讨好你，后面的目的往往凶险。

《左传·僖公十年》：“币重而言甘，诱我也。”

《象》曰：“来兑之凶”，位不当也。

慕道斋释评 “位不当也”，六三柔弱无位，可别人却无缘无故地来拍马屁，来讨喜欢，这事情不对头，不合逻辑。所以，从这种现象，就可以推论来者不怀好意，黄鼠狼给鸡拜年，凶险。

譬如，刘备为了取益州，和刘璋称兄道弟，还送了很多礼物，果然使刘璋在高兴之余，丧失了警惕。

九四，商兑未宁，介疾有喜。

慕道斋释评 “商兑”，和颜悦色地和别人商量、斟酌。商量问题时用不着与人争吵，一定要平心静气，避免别人反感。要让人家把话说完，以了解人家的真实意图。商量和行

① 《吕氏春秋·孝行览》：“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尝食，藜藿不糗。宰予备矣。孔子弦歌于室，颜回择菜于外。子路与子贡相与而言曰：‘夫子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陈、蔡。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不禁。夫子弦歌鼓舞未尝绝音，盖君子之无所丑也若此乎？’颜回无以对，人以告孔子。孔子慨然推琴，喟然而叹曰：‘由与赐，小人也！召，吾语之。’子路与子贡入，子贡曰：‘如此者，可谓穷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达于道之谓达，穷于道之谓穷。今丘也拘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所也，何穷之谓？故内省而不疚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会稽。陈、蔡之厄，于丘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子路抗然执干而舞。子贡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穷亦乐，达亦乐，所乐非穷达也，道得于此，则穷达一也，为寒暑风雨之序矣。故许由虞乎颍阳，而共伯得乎共首。”

《庄子·大宗师》：“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

② 《庄子·盗跖》：“好面誉人者，亦好背而毁之。”对拍马屁的人要提高警惕。

《国语·晋语一》：“言之大甘，其中必苦。”

《论语·子罕》：“子曰：‘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论语·学而》：“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战国策·宋卫》：“齐攻宋，宋使臧子索教于荆。荆王大说，许教甚劝。臧子忧而反。其御曰：‘索教而得，有忧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齐大。夫教于宋而恶于大齐，此王之所忧也；而荆王说甚，必以坚我。我坚而齐弊，荆之利也。’臧子乃归。齐王果攻宋，宋五城而荆王不至。”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别人不合逻辑地讨好你，必有对你不利的企图。

《战国策·秦一》：“田莘之为陈轸说秦惠王曰：‘臣恐王之如郭君。夫晋献公欲伐郭，而悼舟之侨存。荀息曰：‘《周书》有言：‘美女破舌。’乃遣之女乐，以乱其政。舟之侨谏而不听，遂去。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悼官之奇存。荀息曰：‘《周书》有言：‘美男破老。’乃遣之美男，教之恶言之奇。官之奇以谏而不听，遂亡。因而伐虞，遂取之。今秦自以为王，能害王者之国者，楚也。楚智横君之善用兵与陈轸之智，故骄张仪以五国。来，必恶是二人。愿王勿听也。’张仪果来辞，因言轸也。王怒而不听。”

《战国策·赵四》：“所谓桑雍者，便辟左右之近者，及妇人优爱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于王者也。是能得之乎内，则大臣为之枉法于外矣。故日月晖于外，其贼在于内；谨备其所憎，而祸在于所爱。”

动是两码事,商量以后怎么做,要完全靠自己拿主意。万万不可因为抹不开面子而迁就对方,从而轻易跟着别人的指挥棒转。请参阅《大过卦》的大《象》,那里提到“泽灭木”,指的就是本爻。^①

“未宁”,心里还是不赞成,还有疑问,总之不踏实。

“商兑未宁”,经过和颜悦色的商量,还是觉得这样做不妥,还是没有找到妥善的解决办法。

“介”,隔开,间隔。^②

“疾”,害处,小病。

“介疾有喜”,这时,应该以防止祸患害及自己为第一要义。有这样的警惕性,就值得喜庆。做事不能图侥幸,不要想占到什么意外的便宜。^③

此爻描述了商量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原则。

人犹豫不决的时候,往往处在危险的边缘。事情一定是杂于利害,才会使人拿不定主意。在这种情况下,宁可把害处想得多一些。鱼见饵不见钩,就会死无葬身之处。

用一个30厘米左右直径的铁丝圈,圈上绑一个小网,网的中央挂一块臭鱼,放到水里,就可以用来捉螃蟹。“聪明”一点的螃蟹会把两只钳子搭在铁丝圈上,长时间地犹豫不决。这时候,它前进一步就是死,后退一步就是生。这就是此爻描述的情形。人总应该比螃蟹聪明一点,遇到类似的事情,应该掉头就跑。

《象》曰:九四之喜,有庆也。

慕道斋释评 “有庆也”,这种想法正确,值得庆贺。^④

① 《吕氏春秋·有始览》:“昔者禹一沐而三捉发,一食而三起,以礼有道士,通乎己之不足也。通乎己之不足,则不与物争矣。愉易乎静以待之,使夫自得之;因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之。亡国之主反此,乃自贤而少人。少人则说者持容而不极,听者自多而不得,虽有天下,何益焉?是乃冥之昭,乱之定,殷之成,危之宁。故殷、周以亡,比干以死,悖而不足以举。故人主之性,莫过乎所疑,而过于其所不疑;不过乎所不知,而过于其所以知。故虽不疑,虽已知,必察之以法,揆之以量,验之以数。若此则是非无所失,而举措无所过矣。”

② 《说文解字》:“介,画也,从八从人,人各有介。”

《说文解字》:“八,别也,象分别相背之形。”所以,把事物分开,叫做介。

《汉书·翼奉传》:“前乡崧高,后介大河。”

③ 《论语·为政》:“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礼记·曲礼下》:“人臣之礼……三谏而不听,则逃之。”看到事情不妙,而且人家并不理睬你的劝告,就赶快躲开危险,并不提倡走到“文死谏”的那一步。

④ 《战国策·魏三》:“秦败魏于华,魏王且入朝于秦。周圻谓王曰:‘宋人有学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学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贤者无过尧、舜,尧、舜名;吾所大者无过天地,天地名。今母贤不过尧、舜,母大不过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于学者,将尽行之乎?愿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于学也,将有所不行乎?愿子之且以名母为后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人朝者乎?愿王之有以易之,而以人朝为后。’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许馆为我祝曰:‘人而不出,请殉寡人以头。’周圻对曰:‘若臣之贱也,今人有谓臣曰,人不测之渊而必出,不出,请以一鼠首为女殉者,臣必不为也。今秦不可知之国之也,犹不测之渊也。而许馆之首,犹鼠首也。内王于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窃为王不取也。且无梁孰与无河内急?’王曰:‘梁急。’无梁孰与无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内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效其上,可乎?’王尚未听也。支期曰:‘王视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梁先之;楚王不入,楚、魏为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谓支期曰:‘吾始已诺于应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忧也,臣使长信侯请无内王,王待臣也。’支期说于长信侯曰:‘王命召相国。’长信侯曰:‘王何以臣为?’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长信侯曰:‘吾内王于秦者宁以为秦邪?吾以为魏也。’支期曰:‘君无为魏计,君其自为计。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穷乎?安贵乎?君其先自为计,后为魏计。’长信侯曰:‘楼公将人矣,臣今从。’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溅君襟矣!’长信侯行,支期随其后。且见王,支期先入谓王曰:‘伪病者乎而见之,臣已恐之矣。’长信侯入见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诺于应侯矣,意虽道死,行乎?’长信侯曰:‘王毋行矣!臣能得之于应侯,愿王无忧。’”

九五，孚于剥，有厉。

慕道斋释评 此爻为九五之尊，志得意满，容易犯错误。此爻没有“兑”字，但洋洋自得之态跃然纸上。

“剥”，做有害的暴力事情，如用动刀相斗、屠杀取乐。请参阅《剥卦》。

“孚于剥”，崇尚暴力，对于伤害别人的行为，尤其是杀人，乐之不疲。^①

《说文解字》：“厉，危也。”“有厉”，喜欢做有害的事情，会有危险。

《资治通鉴·卷一三四》记载，南北朝时的宋顺帝以杀人为乐：“针、椎、凿、锯，不离左右，小有忤意，即加屠剖，一日不杀，则惨然不乐。”

明末的张献忠也好杀人，军人也杀，老百姓也杀，一日不杀人，则忽忽不乐。

读《二十五史》就会发现，历代君王和军阀中有不少人以杀人为乐，譬如商纣王等，其结果是丢了江山，也丢了自己的性命。

《象》曰：“孚于剥”，位正当也。

慕道斋释评 “位正当也”，九五处于高位，有权有势，又洋洋自得，正是处在容易犯这种错误的地位上。

譬如，古罗马的贵族，就特别喜欢看角斗士们自相残杀。二战时德国的希特勒和日本天皇，就特别热衷于对于其他民族的屠杀和征服。在上位者如果不注意自我约束，就容易有嗜血倾向。

中国的优秀小说《红楼梦》，通过大量的血腥场面，揭露了骄奢淫逸的封建主子是怎样统治和迫害奴才们的，这才是这部小说的精髓所在。这些封建主子心狠手辣，基本上都没有好下场。

上六，引兑。

慕道斋释评 引，用力拉。《说文解字》：“引，开弓也。”

绳子或棍子一类的东西两头受力，叫做“引”，所以《鲁迅全集》里有“引车卖浆者流”一说。

“引兑”，必须由外物引起自己的快乐，而不能自得其乐。曲兴而喜，曲终而悲，修养不够的人往往如此。

《说文解字》：“导，引也。”所以，“引”可以当“导致”讲。

一方做事，通过因果关系的链条，引起或导致另一方的某种反应，也叫作“引”，如这里的“引兑”。

《孙子兵法·地形篇》：“引而去之，令敌半出而去之。”

^① 《资治通鉴·卷二八八》：“汉法既严，而侍卫都指挥使史弘肇尤残忍，宽任孔目官解厚，凡人军狱者，使之随意锻炼，无不自诬。及三叛连兵，群情震动，民间或讹言相惊骇。弘肇掌部禁兵，巡逻京城，得罪人，不同情轻重，于法何如，皆专杀不请。或决口断舌，斫筋，折脛，无虚日。虽奸盗屏迹，而冤死者甚众，莫敢辨诉。”

《战国策·赵二》：“狂夫之乐，知者哀焉；愚者之笑，贤者戚焉。”

《孙子兵法·谋攻篇》：“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意思是因为自己的处置不当，搞乱了自己的军队，从而引来了敌人的胜利。

由于自己的行为，带来了对手的胜利，叫做“引胜”。同理，由于演员的行为，带来了观众的喜悦，叫做“引兑”。由于客观世界是有关联的，我们现在时常说，一件事“引发”了另一件事。

例如，东北二人转演员小沈阳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上穿起大花裤衩，头戴女性的饰物，装扮得不男不女，又唱又跳，引得全国电视观众乐不可支，开怀大笑。

“引兑”也分君子小人。《论语·季氏》：“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

广义地说，一切娱乐行业，包括体育竞赛、音乐戏剧等，都有引兑的意味。通过观看这些活动，人们会高兴起来，这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一个司空见惯的事实。至于对人到底有没有好处，要看具体的情况，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凶吉的占断。

《象》曰：上六“引兑”，未光也。

慕道斋释评 “光”，光明，喻通晓天道。

“未光也”，喜欢“引兑”的人水平不够，未通晓天道。

范仲淹《岳阳楼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里说的“不以物喜”，就是“引兑”的反面，是一种比较高的境界。^①

黄石公《素书》：“乐没乐于好善。”这才是高水平的喜悦。做事“善”，意思是干得漂亮。干得漂亮是因为得道，而得道是最值得快乐的事。这也就又一次解释了本卦的《象》辞：“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

《孟子·离娄上》：“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得道者不需要任何外界的帮助，不需要任何的花费，通过静坐、静卧也可以自得其乐。北京的卧佛寺有一座铜质卧佛，那是一个很好的教具，用一个艺术形象表现出得道者的怡然自乐。

① 《庄子·人间世》：“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

《战国策·魏二》：“梁王魏婴临诸侯于范台。酒酣，请鲁君举觞。鲁君兴，避席择言曰：‘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齐桓公夜半不寐，易牙乃煎熬燂炙，和调五味而进之，桓公食之而饱，至旦不觉，曰：‘后世必有以味亡其国者。’晋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听众，遂推南之威而远之，曰：‘后世必有以色亡其国者。’楚王登强台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临彷徨，其乐忘死，遂盟强台而弗登，曰：‘后世必有以高台陂池亡其国者。’今主君之尊，仪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调也；左白台而右闾须，南威之美也；前夹林而后兰台，强台之乐也。有一于此，足以亡其国。今主君兼此四者，可无戒与！’梁王称善相属。”

《老子·第十二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59 涣卦 110010

慕道斋释评 本卦的卦象是坎下巽上，水下风上，狂风卷起巨浪，波涛汹涌之象。

又，木在水上，喻水上行船之象。

《涣》：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涣，流散也。”

“涣”，用水冲洗东西，波涛汹涌，如洪流之象。^①

“涣”的转义，是朝廷用政令来推动群众做事情，动员大家的力量，完成重要的事业，或冲刷、洗净有害的东西，故也是“亨”术的一种。

“假”，登假，有道。请参阅《萃卦》的卦辞。

“庙”，家庙，或王宫之前殿，喻朝廷、团体。^②

“王假有庙，利涉大川”，有道的王有了朝廷，他在那里发布政令，以完成伟大的事业。

“利贞”，发布政令之前要多计算、谋划。

《彖》曰：“涣，亨”，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慕道斋释评 “刚来而不穷”，指九二，刚爻在中位，有阴爻为邻，内卦坎意思是水，为刚卦，喻有道之人善于发动群众，好办法像滔滔的流水，推动着事物运转，没有穷尽。

“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外卦为巽，为柔卦，意思是顺，其中的六四为柔并且得位，喻发布政令要顺应民众的要求。“顺”的意思就是“同”。《说文解字》：“顺，理也。”意思就是方向一致。

“王乃在中也”，王为九五，得中位，喻王有道。请参阅九五的爻辞。

“木”，上卦巽为木。

“乘木有功也”，卦象上为木，下为水，喻趁着群众顺应的时机，造成声势，做事就容易成功，好像乘着木船在水上行舟一样。

① 吕同老《丹泉》：“清音应空谷，碧波涣寒塘。”

《资治通鉴·卷一八三》：“(李)密因说(翟)让曰：‘今四海靡靡，不得耕耘，公士众虽多，食无仓廩，唯资野掠，常苦不给。若旷日持久，加以大敌临之，必涣然离散。’”

《老子》：“严兮其若客，涣兮若冰之将释。”

在上面这些例子里，“涣”都是形容水的溶解、冲散固体的巨大力量。

② 《六书故》：“宫前曰庙，后曰寝。今王宫之前殿，士大夫之厅事是也。”

《孙子兵法·计篇》：“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战国策·秦三》：“夫秦国僻远，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愿先生，而存先王之庙也。”

《战国策·秦三》：“臣今见王独立于庙朝矣，且臣将恐后世有秦国者，非王之子孙也。”

《象》曰：风行水上，涣。先王以享于帝、立庙。

慕道斋释评 “风行水上”，是说卦象，上风下水，波涛汹涌。

“先王以享于帝、立庙”，先王祭神、建立朝廷，其目的都是为了统治百姓、发布政令，动员排山倒海的群众力量。有了这个力量，才能完成大的任务。

孔子在《系辞下传·第二章》说：“剡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朝廷就是君王的舟，水就是老百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此卦就是描述如何使用政令动员广大群众的力量，使政策能够贯彻，干出影响深远的大事业。

初六，用拯马壮，吉。

慕道斋释评 “拯”，救援。

《左传·宣公十二年》：“目于眚井，而拯之。”意思是人掉进井里，把他救上来，这就叫做“拯”。“目”，眼睛，这里用作动词，喻人嵌在井里，像眼珠子嵌在眼眶里一样。

“马壮”，强壮的马。

“用拯马壮”，做救人性命的事，或做什么别的特别紧急而又特别重要的事，要用有力的措施，全力以赴。规规矩矩地迈着方步的人，不能救火，也不能救溺水之人。

此爻是《涣卦》最基本的思想，喻面对危难，在性命攸关的关键时候，要动员可以动员的一切力量，如波涛汹涌，全力以赴地投入。

《孟子·离娄下》：“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簞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今有同室之人者，救之，虽被发纓冠而救之，可也。’”

据陶恒生所著《高陶事件始末》一书记载，陶恒生的父亲陶希圣当年随汪精卫从香港到了上海，想脱身而不得，生命处于危险之中。陶希圣的夫人万冰如得知这个情况以后，毫不犹豫，带着四个孩子千里寻夫，也从香港跑到上海，全家人全力以赴，对营救陶希圣起到了关键作用。经过一番智慧的较量，陶希圣一家全部成功脱险，还揭露了汪精卫的卖国条约。为此，陶希圣对他的夫人万冰如佩服得五体投地。^①

《象》曰：初六之吉，顺也。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顺，理也。”意思是全部力量都朝着一个方向，有条有理。

“顺也”，在拯救危亡的时候，要动员全部力量，朝着一个方向努力拼搏。

① 相反的例子，《战国策·赵三》：“秦、赵战于长平，赵不胜，亡一都尉。赵王召楼昌与虞卿曰：‘军战不胜，尉复死，寡人使卷甲而趋之，何如？’楼昌曰：‘无益也，不如发重使而为媾。’虞卿曰：‘夫言媾者，以为不媾者军必破，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论秦也，欲破王之军乎？其不邪？’王曰：‘秦不遗余力矣，必且破赵军。’虞卿曰：‘王聊听臣，发使出重宝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宝，必入吾使。赵使人楚、魏，秦必疑天下合从也，且必恐。如此则媾乃可为也。’赵王不听，与平阳君为媾，发郑朱入秦，秦内之。赵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阳君媾秦，秦已内郑朱矣，子以为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媾，军必破矣，天下之贺战胜者皆在秦矣。郑朱，赵之贵人也，而入于秦，秦王与应侯必显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赵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则媾不可得成也。’赵卒不得媾，军果大败。王入秦，秦留赵王而后许之媾。”赵王吝惜重宝，并未竭尽全力拯救国家和军队，导致大败，自己也失去了自由。

九二，涣奔其机，悔亡。

慕道斋释评 “涣奔其机”，好机会到来时，要全力以赴，如狂风卷起巨浪，决堤于万仞之上；又像洪水冲决水坝，奔腾而出，摧枯拉朽，一泻千里。水力学原理，在大坝决堤的瞬间，整个大坝就像崩解了一样，所以这里用“涣”字。

《管子·牧民》：“缓者后于事，于财者失所亲，信小人者失士。”

《管子·小匡》：“人君唯优与不敏为不可，优则亡众，不敏不及事。”这里的“优”，指优柔寡断。

《管子·形式解》：“解情简慢，以之事主则不忠，以之事父母则不孝，以之起事则不成。故曰：‘怠倦者不及也。’”

例如，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过了金沙江以后，必须从泸定桥抢渡大渡河才有生路。为此目的，红军先头部队的一个团丢掉了所有多余的东西，强行军三百六十里。在最后一天，一天一夜不休息，连续行军二百四十里，终于先敌人的增援部队一步，夺取了泸定桥。关键时刻，必须有这种拼命精神。^①

“悔亡”，全力以赴，争分夺秒，以达到目的，这样才不会后悔。

反面的例子，石达开当年也曾经到达过大渡河边，但没有抓紧机会，指挥不当，没有能及时渡过大渡河，结果全军覆没。如果发生了这种事情，悔青了肠子也没有用。

《象》曰：“涣奔其机”，得愿也。

慕道斋释评 “得愿也”，在关键时刻，要全力以赴，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目的。时不我待，这个时候千万不能犹豫。^②

六三，涣其躬，无悔。

慕道斋释评 “躬”，身体。

“涣其躬”，经常清洗自己的毛病，包括思想方面和肌体方面，如同用水冲洗脏物一样，把不好的东西冲掉。广义地讲，像洗头、洗脚、洗澡、剃头、打拳、散步，乃至吃一顿好饭、睡一个好睡觉，凡是一切让自己的身心干净、轻松、充实的作法都包括在内，都属于“涣其躬”。

例如，达摩有《洗髓经》，专门讲如何调理身体。^③

“无悔”，做这样的事情，不会后悔。

① 《国语·鲁语上》：“晋文公解曹地以分诸侯。僖公使臧文仲往，宿于重馆，重馆人告曰：‘晋始伯而欲固诸侯，故解有罪之地以分诸侯。诸侯莫不望分而欲晋，晋将争先；晋不以固班，亦必亲先者，吾子不可以不速行。鲁之班长而又先，诸侯其谁望之？若少安，恐无及也。’从之，获地于诸侯为多。反，既复命，为之请曰：‘地之多也，重馆人之力也。臣闻之曰：善有章，虽贱赏也；恶有衅，虽贵罚也。’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请赏之。’乃出而爵之。”

② 《说符》：“施氏曰：‘凡得时者昌，失时者亡。子道与吾同，而动与吾异，失时者也，非行之谬也。且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先日所用，今或弃之；今之所弃，后或用之。此用与不用，无定是非也。投隙抵时，应事无方，属乎智。智穷不足，使君博如孔丘，木如吕尚，焉往而不穷哉？’孟氏父子舍然无愠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

③ 《吕氏春秋·审分览》：“人之意苟善，虽不知，可以为长。故李子曰：‘非狗不得兔，兔化而狗，则不为兔。’人君而好为人官，有似于此。其臣蔽之，人时禁之；君自蔽，则莫之敢禁。夫自为人官，自蔽之精者也。被簪日用而不藏于篋，故用则衰，动则暗，作则倦。衰、暗、倦三者，非君道也。”

《吕氏春秋·孝行览》：“养有五道：修宫室，安床第，节饮食，养体之道也；树五色，施五采，列文章，养目之道也；正六律，和五声，杂八音，养耳之道也；熟五谷，烹六畜，和煎调，养口之道也；和颜色，说言语，敬进退，养志之道也。此五者，代进而厚用之，可谓善养矣。”

《论语·先进》：“‘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曾点的志向，使自己的身心都得到满足，为“焕其躬”的典范。

《老子》：“涤除玄览，能无疵乎？”是指清洗自己思想方面的毛病，也属于“焕其躬”的一部分。“玄览”，指人的思想。思想上有毛病，一经觉察，要赶快纠正，不然错误的思想就会演变成物质世界的损失，再改变就难了。

《象》曰：“焕其躬”，志在外也。

慕道斋释评 “志在外也”，心智和自己的身体为内，其他的客观世界为外。先把思想和身体的事做好，包括清洗自己的毛病，弥补自己的弱点，然后再转过头来对付其他的事。要想工作好，必须先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休息好，这里又是高明的辩证法。^①

六四，焕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

慕道斋释评 “焕其群”，用好的思想灌输给广大群众，然后动员群众的力量做事情。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要干大的行动，必须动员群众的力量。一个好的思想或正确的指令传播到群众之中，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

“元吉”，至善也。^②

“丘”，小山包，喻人的思想不通，有思想疙瘩。

“夷”，平，一致。

“匪夷所思”，思想不要求一致，不要妄想所有的人都听你的。

“涣有丘，匪夷所思”，在进行思想工作的时候，如果一部分群众有什么思想疙瘩，一时想不通，或者上面发出什么指令，有人不赞同，那是正常现象，不要强求一致。

根据《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一书，胡耀邦在中南海与西班牙共产党总

① 《吕氏春秋·季春纪》：“汤问于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伊尹对曰：‘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将先取。’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啬其大宝。用其新，弃其陈，腠理遂通。精气日新，邪气尽去，及其天年。之谓真人。”

昔者先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响者不于响于声，善影者不于影于形，为天下者不于天下于身。《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言正诸身也。故反其道而身善矣，行义则人善矣，乐备君道而百官已治矣，万民已利矣。三者之成也，在于无为。无为之道曰胜天，义曰胜人，君曰勿身。勿身善听，利身平静，胜天顺性。顺性则聪明寿长，平静则业进乐乡，善听则奸塞不皇。故上失其道，则边侵于敌；内失其行，名声堕于外。是故百仞之松，本伤于下，而末槁于上；商、周之国，谋失于胸，故心得而听得，听得而事得，事得而功名得。五帝先道而后德，故德莫盛焉；三王先教而后杀，故事莫功焉；五伯先事而后兵，故兵莫强焉。当今之世，巧谋并行，诈术通用，攻战不休，亡国辱主愈众，所事者末也。

夏后伯启与有扈战于甘泽而不胜，六卿请复之。夏后伯启曰：‘不可。吾地不浅，吾民不寡，战而不胜，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于是乎处不重席，食不贰味，琴瑟不张，钟鼓不修，子女不饬，亲亲长长，尊贤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故欲胜人者，必先自胜；欲论人者，必先自论；欲知人者，必先自知。《诗》曰：‘执轡如组。’孔子曰：‘审此言也，可以为天下。’审，实也。为，治也。子贡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谓其躁也，谓其为之于此，而成文于彼也。’圣人组修其身，而成文于天下矣。故子华子曰：‘丘陵成而穴者安矣，大水深渊成而鱼鳖安矣，松柏成而涂之人已荫矣。’

孔子见鲁哀公，哀公曰：‘有语寡人曰：‘为国家者，为之堂上而已矣。’寡人以为迂言也。’孔子曰：‘此非迂言也。丘闻之：得之于身者得之人，失之于身者失之人。不出于门户而天下治者，其惟知反于己身者乎！’”

② 《吕氏春秋·恃君览》：“赵简子将袭卫，使史默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后反。赵简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谋利而得害，犹弗察也。今遽伯玉为相，史默往焉，孔子为客，子贡使令于君前，甚听。《易》曰：‘涣其群，元吉。’涣者贤也，群者众也，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贤也。赵简子按兵而不动。凡谋者，疑也。疑则从义断事，从义断事则谋不亏，谋不亏则名实从之。贤主之举也，岂必遽伯玉将谏而乃知胜败哉？察其理而得失荣辱定矣。故三代之所贵，无若贤也。”

书记卡里略谈话时说道：“我们自己的经验是，政治思想上不一致是难免的，组织上保持统一和团结，有时比弄清政治上的分歧更重要。要保持团结，当然就得有保持团结的愿望，还要有保持团结的基本规范。比如，一定不要随便给人家扣帽子，更不要随意把谁打倒。一个同志有不同意见，甚至犯了错误，即使犯了严重错误，也不应简单地开除他的党籍。简单地采取组织措施，没有成功的经验。”

想用洗脑的方法，用不断重复的方法，使所有的人思想一致，那是妄想。强求一致，会引起更大的分歧。

本爻强调在思想上既要灌输，又要包容，体现了一种博大的胸怀，高明之至。

《象》曰：“涣其群，元吉”，光大也。

慕道斋释评 “光大也”，用好的思想灌输群众，而又不强求一致，是一种光明正大的做法。

九五，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

慕道斋释评 “涣汗其大号”，九五之尊，处于王者地位，发布命令就像出汗一样。喻命令或承诺说出来了就不能随便收回去，不可朝令夕改，不可失信于人。

《幼学琼林·卷三·人事》：“人忘誓曰寒盟，又曰反汗。”

《管子·七法》：“世主所贵者，宝也；所亲者，戚也；所爱者，民也；所重者，爵禄也。明君则不然。致所贵，非宝也；致所亲，非戚也；致所爱，非民也；致所重，非爵禄也。故不为重宝亏其命，故曰：令贵于宝。不为爱亲危其社稷，故曰：社稷亲于戚。不为爱人枉其法，故曰：法爱于人。不为重禄爵分其威，故曰：威重于爵禄。不通此四者，则反于无有。”

《管子·任法》：“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处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处也。借人以其所操，命曰夺柄。借人以其所处，命曰失位。夺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夺柄失位之道也。故有为枉法，有为毁令，此圣君之所以自禁也。故贵不能威，富不能禄，贱不能事，近不能亲，美不能淫也。植固而不动，奇邪乃恐，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故圣君设度量，置仪法，如天地之坚，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时之信，然故令往而民从之。而失君则不然，法立而还废之，令出而后反之，枉法而从私，毁令而不全。是贵能威之，富能禄之，贱能事之，近能亲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于身，是以群臣百姓人挟其私而幸其主。彼幸而得之，则主日侵。彼幸而不得，则怨日产。夫日侵而产怨，此失君之所循也。”

大人物做大事不可以出尔反尔。《庄子·人间世》：“故法言曰：‘无迁令，无劝成，过度益也。’迁令劝成殆事。”“迁令”，就是朝令夕改，会使执行命令的人在做事时逻辑上陷入混乱，必败无疑。

做大事，必须动员千千万万群众的力量，必须用发布政令的方式，才能做到这一点。

而发布命令的人,必须注意自己的信用。^①

《管子·形势》:“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请参阅《夬卦》初九。

“涣王居,无咎”,清理王者周围,去除不利因素,包括打扫卫生等。这些工作,都能减少出祸事的概率,故都应该被视为必须做的日常工作。这样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②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慕道斋释评 “正位也”,使王者处在一个好的状态里,这样对他的身心和工作都有好处。

上九,涣其血去逖出,无咎。

慕道斋释评 对比六三,这一爻是从清洗自己的心智入手。

“血”,血气。像好勇斗狠、骄傲急躁、过强的欲望、狂躁的情绪等等,都属于这一类。^③

“血去”,血气去掉了。请参阅《小畜卦》的六四。在这里,血气去掉得比较彻底,所以叫做“涣其血去”。

《说文解字》:“逖,远也。”古简《競建内之》第3、8号上有:“逖人之附者七百邦。”在本爻,“逖”指考虑长远,眼光长远,相当于有了三星堆青铜人面具的“纵目”。

《周书·牧誓》:“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与受战于牧野,作《牧誓》。时甲子昧爽,王朝至

① 《战国策·赵三》:“赵惠文王三十年,相都平君田单问赵奢曰:‘吾非不说将军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独将军之用众。用众者,使民不得耕作,粮食挽负不可给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单之所为也。’单闻之,帝王之兵,所用者不过三万,而天下服矣。今将军必负十万、二十万之众乃用之,此单之所不服也。’马服曰:‘君非徒不达于兵也,又不明其时势。夫吴干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蜚;薄之柱上而击之,则折为三,质之石上而击之,则碎为百。今以三万之众而应强国之兵,是薄柱击石之类也。且夫吴干之剑材,难负毋脊之厚,而锋不入;无脾之薄,而刃不断。兼有是两者,无钩纆缠蒙须之便,操其刃而刺,则未入而手断。君无十余二十万之众,而为此钩纆缠蒙须之便,而使以三万行于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不过三百丈者。人虽众,不过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万,距此奚难哉!今取古之为万国者,分以为战国七,能具数十万之兵,旷日持久,数岁,即君之齐已。齐以二十万之众伐荆,五年乃罢。赵以二十万之众攻中山,五年乃归。今者齐韩相方,而国围攻焉,岂有敢曰我其以三万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而秦以三万之众,围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战不足用也,君将以此何之?’都平君喟然太息曰:‘单不至也!’”

《庄子·应帝王》:“肩吾见狂接舆。狂接舆曰:‘日中始何以语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义度,人孰敢不听而化诸!’狂接舆曰:‘是欺德也。其于治天下也,犹涉海凿河而使蚊负山也。夫圣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后行,确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鸞凰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莸之患,而曾二虫之无知!’”此段说明帝王应该如何发号施令。

② 《战国策·赵三》:“建信君贵于赵。公子魏牟过赵,赵王迎之,顾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以为冠。工见客来也,因醉。赵王曰:‘公子乃驱后车,幸以临寡人,愿闻所以为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国若此尺帛,则王之国大治矣。’赵王不说,形于颜色,曰:‘先生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岂敢轻国若此?’魏牟曰:‘王无怒,请为王说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为冠?’王曰:‘郎中不知为冠。’魏牟曰:‘为冠而败之,莫亏于王之国?而王必待工而后乃使之。今为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为虚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其工,乃与幼艾。且王之先帝驾犀首而驰马服,以与秦角逐。秦当时适其锋。今王慎慎乃鞶建信以与强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椅也。’”此段说明,如果任用小人,将会出祸事。

③ 《国语·周语中》:“夫狄、戎,冒没轻侮,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

《战国策·秦五》:“谓秦王曰:‘臣窃惑王之轻齐、易楚而卑韩也。臣闻:王,兵胜而不骄,伯,主约而不忿。胜而不骄,故能服世;约而不忿,故能邻。今王广德魏、赵而轻失齐,骄也;战胜宜阳,不恤楚交,忿也。骄忿非伯主之业也。臣窃为大王虑之而不取也。’”

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①

“涣其血去逖出，无咎”，不时地清理自己的思想，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提高警惕，使自己有一套高远的哲理和策略，有长远的眼光，这样就不会出灾祸。

《论语·颜渊》：“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韵会》：“惊惧谓之愬。”

人的行为是由自己的思想指导的，要有好的作为，必须先有好的思想。

对于任何人，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具有不稳定性。不能像计算机那样，把一个好的状态存盘，就可以长久地保持下去。不好的思想会经常地、反复地冒出来，如果按照不好的思想行动，就会出现错误的行为。以前一直没有出现错误，并不能保证以后不出现错误，所以要经常地“涣”自己的思想。

另外，事物都是辩证的，像太极图一样，在极黑的时候藏着一个白点，在极白的时候藏着一个黑点。人们往往不承认相反因素的存在，是因为自己用片面的观点看问题，所以看不见潜伏的因素。根据此理，在形势大好的时候，一定潜藏着危险，如果不提高警惕，败亡立见。

所以，为了在行动上不出大的差错，人需要经常地、反复地清洗自己的思想。^②

本爻与《小畜卦》六四和本卦六三的意思相似，但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本爻有其更深的意义，有更具体的要求。《小畜卦》讲的是“血去惕出”，那是进德的初级阶段，是生存的必要条件。这一爻讲的是“血去逖出”，是进德的高级阶段，是用高远的心志和眼光担负更大的责任。要像洗面筋那样，不断地、反复地清洗自己的思想，直至洗出高远的心志，这是一个不断锤炼的过程。

《象》曰：“涣其血”，远害也。

慕道斋释评 “远害也”，通过清理自己的思想，血气去掉了，其结果就可以远离祸害。因为血气太旺的人，往往好勇斗狠，很容易带来危险和灾害。

① 《吕氏春秋·先识览》：“子列子穷，容貌有饥色。客有言之于郑子阳者，曰：‘列御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国而穷，君无乃为不好士乎？’郑子阳令官遣之粟数十乘。子列子出见使者，再拜而辞。使者去，子列子人，其妻望而拊心曰：‘闻为有道者妻子，皆得逸乐。今妻子有饥色矣，君过而遗先生食，先生又弗受也。岂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谓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遗我粟也，至已而罪我也，有罪且以人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难，杀子阳。受人之养而不死其难则不义，死其难则死无道也，死无道，逆也。子列子除不义去逆岂不远哉？且方有饥寒之患矣，而犹不苟取，先见其化也。先见其化而已动，远乎性命之情也。”

《吕氏春秋·孝行览》：“越国大饥，王恐，召范蠡而谋。范蠡曰：‘王何患焉？今之饥，此越之福，而吴之祸也。夫吴国甚富而财有余，其王年少，智寡才轻，好刚负名，不思后患。王若重币卑辞以请食于吴，则食可得也。食得，其卒越必有吴，而王何患焉？’越王曰：‘善！’乃使人请食于吴。吴王将与之，伍子胥进谏曰：‘不可与也！夫吴之与越，接土邻境，道易人通，仇雠敌战之国也，非吴丧越，越必丧吴。若燕、秦、齐、晋，山处陆居，岂能逾五湖九江，越十七阨以有吴哉？故曰非吴丧越，越必丧吴。今将输之粟，与之食，是长吾髓而养吾仇也。悔无及也。不若勿与而攻之，固其数也，此昔吾先王之所以霸。且夫饥，代事也，犹渊之与阪，谁国无有？’吴王曰：‘不然。吾闻之，义兵不攻服，仁者食饥饿。今服而攻之，非义兵也；饥而不食，非仁体也。不仁不义，虽得十越，吾不为也。’遂与之食。不出三年，而吴亦饥，使人请食于越。越王弗与，乃攻之，夫差为禽。”此为目光短浅造成的惨痛教训。

《吕氏春秋·孝行览》：“楚王欲取息与蔡，乃先佯善蔡侯，而与之谋曰：‘吾欲得息，奈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也。吾请为饷息侯与其妻者，而与王俱，因而袭之。’楚王曰：‘诺。’于是与蔡侯以饷礼入于息，因与俱，遂取息。旋舍于蔡，又取蔡。”

② 《吕氏春秋·先识览》：“人之目以照见之也，以照则与不见同，其所以为照，所以为照。照土未尝照，故未尝见，照者目无由接也。无由接而言见，诬。智亦然，其所以接智，所以接不智同，其所能接，所不能接。智者其所能接远也，愚者其所能接近也。所能接近而告之以远，奚由相得？无由相得，说者虽工，不能喻矣。戎人见暴布者而问之曰：‘何以为之莽莽也？’指麻而示之，怒曰：‘孰之壤壤也，可以为之莽莽也？’故亡国非无智士也，非无贤者也，其主无由接故也。无由接之患，自以为是，智必不接。今不接而自以为是，悖。若此则国无以存矣，主无以安矣。智无以接，而自知弗智，则不闻亡国，不闻危君。”

60 节卦 010011

慕道斋释评 本卦的卦象是兑下坎上，水上湖下。水盛在湖里，喻量入为出，出入得当，是为“节”。^①

《节》：亨。苦节，不可贞。

慕道斋释评 本卦的中心思想就是要做到“亨”，就是要用“节”的办法使资源得到最佳的配置，而不是单纯地追求节省。

“亨”和“节”几乎是同义词，只有做到节，才有可能做到亨，节的目的就是达到亨。譬如晶体管收音机工作时必须用电池供给喇叭能量，但要想放出美妙的音乐，只有喇叭和电池还是不行的，必须有节制地让电池供给喇叭能量，这个节制是由晶体管组成的电路实现的。所以，在收音机里，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节制。做任何管理和领导工作，都有类似的性质。

“苦节”的意思就是把持着资源，使它闲置不用，这和没有资源区别不大。这等于是把收音机里的电池断路，不让用。

“苦节”还意味着束缚别人，实行“苛政”，让人家的长处都不能发挥。所以，不能施行“苦节”，必须反对“苦节”，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苦节”是不顾一切地节，不顾后果地节，或叫做吝啬，其结果是宝贵的资源被闲置无用，其危害与浪费和没有资源一样，甚至有有过之而无不及。

《颜氏家训》：“然则可俭而不可吝也。俭者，省约为礼之谓也；吝者，穷急不恤之谓也。”

《管子·版法》：“故用财不可以吝，用力不可以苦。用财吝则费，用力苦则劳。”

“不可贞”，不堪设想，可能由此发生奇祸。苦节的危害特别巨大，所以把这一点在卦辞里特别提出来。

《管子·版法解》：“成事以质者，用称量也；取人以己者，度恕而行也。度恕者，度之于己也，己之所不安，勿施于人。故曰：‘审用财，慎施报，察称量。故用财不可以吝，用力不可以苦。用财吝则费，用力苦则劳矣。’奚以知其然也？用力苦则事不工，事不工而数复之，故曰劳矣。用财吝则不当人心，不当人心则怨起。用财而生怨，故曰费。怨起而不复反，众劳而不得息，则必有崩阤堵坏之心。故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报不得，祸乃始昌；祸昌而不悟，民乃自困。’”

更详细的解释请见本卦上六。

^① 《国语·越语下》里有一段关于“节”的议论：“三年，而吴人遣之。归及至于国，王问于范蠡曰：‘节事奈何？’对曰：‘节事者，与地。唯地能包万物以成一，其事不失。生万物，容畜禽兽，然后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恶皆成，以养其生。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自若以处，以度天下，待其来者而正之，因时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开辟，府仓实，民众殷。无旷其众，以为乱梯。时将有反，事将有间，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无间，时无反，则抚民保教以须之。’”

《象》曰：“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慕道斋释评 “节，亨”，“节”的目的是达到“亨”。

“刚柔分”，本卦刚爻和柔爻各占一半。

“刚得中”，本卦的二与五位都为刚爻。

“刚柔分而刚得中”，这是讲卦象，喻按照事情的轻重缓急，把资源配置得恰如其分，先照顾比较重要的事。这样做事情，比较妥当。

《智囊·上智部·通简·诸葛孔明》：“（批：晋史：桓温伐蜀，诸葛孔明小吏犹存……温问曰：‘诸葛公有何过人？’史对曰：‘亦未有过人处。’温便有自矜之色。史良久曰：‘但自诸葛公以后，更未见有妥当如公者。’温乃惭服。凡事只难得‘妥当’，此二字，是孔明知己。）”这一段是说，事物不论大小，处理的时候都要得体、合道，其目标就是要做到“亨”。

“其道穷也”，做任何事都要有道，才能成功，盲目去做会失败。而“苦节”是一种思想懒汉的办法，无论遇到什么事，一律说不行，一点道理也没有，所以必然要失败。

“说以行险”，另一幅图画，外有险，内有悦。在艰难危险的环境中能悠然自得，这就是处理事情有节的体现。有节才能化危为夷，有节才能在艰苦的情况下把日子过得游刃有余。

“当位以节”，事情有大有小，处理问题的时候，配置资源要根据情况，恰到好处，就是节。

“中正以通”，合道就可以亨通，指九五。

“天地节而四时成”，天地正因为运动有节制，而形成了四季。

“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这是节的中道标准。节运用得好，有很好的制度，则既不浪费资财，又不危害人民。反之，如果浪费了资财，或危害了人民，就是节得不好。为什么要反对“苦节”呢？就是因为那样搞，往往要危害人民，损害人民最根本的利益。

《象》曰：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

慕道斋释评 “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君子根据“节”的原则，制订数量化的制度，以一个人的行为是否有节制，来评判他是否有德行。

譬如，一个人的身份是什么，在宴会时可以用几个鼎，用几个人的歌舞，都有一定的制度，不能乱来。

《晏子春秋》：“叔向问晏子曰：‘嗇、吝、爱之于行何如？’晏子对曰：‘嗇者，君子之道；吝、爱者，小人之行也。’叔向曰：‘何谓也？’晏子曰：‘称财多寡而节用之，富无金藏，贫不假贷，谓之嗇；积多不能分人，而厚自养，谓之吝；不能分人，又不能自养，谓之爱。故夫嗇者，君子之道；吝爱者，小人之行也。’”这一段也说明什么叫做“苦节”，即“小人之行”。^①

^① 《吕氏春秋·仲春纪》：“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故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贵贱愚贤不肖欲之若一，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圣人之所以异者，得其情也。由贵生动，则得其情矣；不由贵生动，则失其情矣。此二者死生存亡之本也。”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

慕道斋释评 “户”，通向房间的户，这里借指密室的门。

《辞源》：“一扇为户，两扇为门。”

《说文解字》：“户，护也。半门曰户。象形。”

《礼记·礼器》：“故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户者。”^①

《说文解字》：“庭，宫中也。”又有：“宫，室也。”所以，“户庭”就是房门里的房间。^②

“不出户庭”，有些机密的事，只能在自己房间里做，在自己房间里说，只能让自己人知道。在这方面，君子必须慎之又慎，否则极端危险。所以，这一爻是说信息保密方面的节。

例如，在现代社会，自己的银行账号和密码必须保密，万万不可让别人知道。否则，会出现什么情况是不言而喻的。一般地说，一个人拥有的社会地位越高、拥有的财富越多，所从事的工作越重要，则需要保守的秘密越多。

《管子·枢言》：“天道大而帝王者用，爱恶爱恶，天下可秘，闭必固。先王之书，心之敬执也，而众人不知也。故有事，事也；母事，亦事也。吾畏事，不欲为事；吾畏言，不欲为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

《论语·雍也》：“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要防止某件事的发生，就要关好那件事情的门户。每件事都有相应的门户，对之要慎之又慎。

如何才能做到“不出户庭”？请参阅《坤卦》六四。^③

“无咎”，如此小心谨慎，就没有祸患。

① 《老子·第四十七章》：“不出于户，以知天下；不窥于牖，以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弗为而成。”

《吕氏春秋·季春纪》：“孔子见鲁哀公，哀公曰：‘有语寡人曰：为王者，为之堂上而已矣。’寡人以为诬言也。孔子曰：‘此非诬言也。丘闻之：得之于身者得之人，失之于身者失之人。不出于户而天下治者，其惟知反于己身者乎！’”

《吕氏春秋·季春纪》：“《诗》曰：‘执轡如组。’孔子曰：‘审此言也，可以为天下。’子贡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谓其躁也，谓其为之于此，而成文于彼也。’圣人组修其身，而成文于天下矣。”

② 《庄子·山水》：“庄周反人，三日不庭。闾且从而问之：‘夫子何为顷间甚不庭乎？’庄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观于浊水而迷于清渊。且吾闻诸夫子曰：‘人其俗，从其令。’今吾游于雕陵而忘吾身，异鹊感吾颡，游于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为戮，吾所以不庭也。’”

③ 《金史·列传第一》：“及至汴京，太后居宁德宫。太后使侍婢高福娘问海陵起居，海陵幸之，因使伺太后动静。凡太后动止，事无大小，福娘夫特末哥教福娘增饰其言以告海陵。及枢密使仆散师恭征契丹撤八，辞谒太后，太后与师恭语久之。大概言：‘国家世居上京，既徙中都，又自中都至汴，今又兴兵涉江，准伐宋，疲弊中国，我尝谏止之，不见听。契丹事复如此，奈何？’福娘以告海陵。海陵意谓太后以充为子，充四子皆成立，恐师恭将兵在外，太后或有异图。乃召点检大怀忠、翰林待制翰论、尚衣局使虎特末、武库直长习失使杀太后于宁德宫，命护卫高福、薛勤、浦速韩以兵士四十人从，且戒之曰：‘汝等见太后，但言有诏，令太后跪受，即击杀之，勿令艰苦。太后同乳妹安特，多口必妄言，当令速死。’及指名太后左右数人，皆令杀之。太后方溲，大怀忠等至，令太后跪受诏。太后愕然，方下跪，虎特末从后击之，仆而复兴者再。高福等继杀之，年五十三。并杀安特及郡君白散、阿鲁瓦、义察、乳母南撒，侍女阿斯、韩里保，宁德宫护卫温迪罕查刺，直长王家奴、撤八、小底忽沙等。海陵命焚太后于宫中，弃其骨于水。并杀充之子孛奴、阿里白、元奴，耶补儿逃匿，归于世宗。自军中召师恭还，杀之。及杀阿斯子孙、撤八二子、忽沙二子。封高福娘为郾国夫人，以特末哥为泽州刺史。”不该传出去的话，竟被奸人传了出去，其结果就是大批人的死亡。这种血的教训，要牢牢记住。

《吕氏春秋·申应览》：“陆书说周公旦曰：‘廷小人众，徐言则不闻，疾言则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公旦曰：‘徐言。’陆书曰：‘有事于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周公旦曰：‘勿言。’故陆书能以不言说，而周公旦能以不言听。此之谓不言之听。不言之谋，不闻之事，股虽恶闻，不能疵矣。口虽不言，以精相告，封虽多心，弗能知矣。目视于无形，耳听于无声，商闻虽众，弗能窥矣。同恶同好，志皆有欲，虽为天子，弗能离矣。”

《吕氏春秋·申应览》：“白公问于孔子曰：‘人可与微言乎？’孔子不应。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孔子曰：‘没人能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渑之合者，易牙尝而知之。’白公曰：‘然则人不可与微言乎？’孔子曰：‘胡为不可？唯知言之谓者为可耳。’白公弗得也。知谓则不以言矣。言者，谓之属也。求鱼者濡，争兽者趋，非乐之也。故至言去言，至为无为。浅智者之所争则未矣，此白公之所以死于法室。”

《吕氏春秋·申应览》：“荆庄王立三年，不听而好谗。成公贾入谏，王曰：‘不谷禁谗者，今子谏，何故？’对曰：‘臣非敢谏也，愿与君王同也。’王曰：‘胡不说不谷矣？’对曰：‘有鸟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动不飞不鸣，是何鸟也？’王射之曰：‘有鸟止于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动，将以定志意也；其不飞，将以长羽翼也；其不鸣，将以览民则也。是鸟虽无飞，将冲天；虽无鸣，将骇人。贾出矣，不谷知之矣。’明日朝，所进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群臣大说，荆国之众相贺也。故《诗》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处也，必有与也。’其庄王之谓邪！成公贾之谏也，贤于太宰嚭之说也。太宰嚭之说，听乎夫差，而吴国为墟；成公贾之谏，喻乎荆王，而荆国以霸。”楚庄王说话如此机密，保证了他做事一定成功。

孔子在《系辞上传》中提到这一爻时说：“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凡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意思与《颐卦》的“慎言语，节饮食”是一致的。言语为祸阶的例子请见《小畜卦》上九。

《管子·七法》：“国之四经败，人君泄见危。人君泄，则言实之士不进；言实之士不进，则国之情伪不竭于上。”

《管子·法法》：“机而不密，殆。人主不周密，则正言直行之士危；正言直行之士危，则人主孤而母内；人主孤而母内，则人臣党而成群。使人主孤而母内，人臣党而成群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过也。”

《庄子·达生》：“东野稷以御见庄公，进退中绳，左右旋中规，庄公以为文弗过也。使之钩百而反。颜阖遇之，入见曰：‘稷之马将败。’公密而不应。少焉，果败而反。”

春秋战国时期，有个叫堂谿的人对韩昭侯说，漏水的玉杯还不如一个不漏的瓦罐。喻一个人无论有多么高的地位，如果不能保守秘密，将一事无成。

任何重要信息，其传播都应有个范围。不能超出这个范围，否则会出大事，甚至会出人命。

《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慕道斋释评 “通”，通畅。“塞”，隔阻，堵塞。

《管子·君臣上》：“道者，成人之生也，非在人也。而圣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财有常法。道也者，万物之要也。为人君者，执要而待之，则下虽有奸伪之心，不敢试也。夫道者虚设，其人在则通，其人亡则塞者也。非兹是无以理人，非兹是无以生财。”

“知通塞也”，知道什么是门里，什么是门外；什么人应该知道，什么人不应该知道，所谓内外有别。原则是，机密的事情，对必须知道的人一定要通，对其他的人一定要塞。

《管子·幼官》：“降塞不审，不过八日而外贼得间；申守不慎，不过七日而内有谗谋。”

一个浅显的道理是：别人认为，他们的许多重要的事情并不需要让你知道；那么，你的重要的事情为什么非要让别人知道不可呢？

内室的门户是节制重要东西的枢纽，所以本爻用“户”来说事。

本爻与《坎卦》六四的“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有类似的意思，都是说要保守秘密，只是方法不同。

九二，不出门庭，凶。

慕道斋释评 “门庭”，院子的门，即所谓“街门”，通向公共场所的门。

《说文解字》：“庭，宫中也。”又有：“宫，室也。”所以，“门庭”就是院门里面、围墙所保卫的所有面积。请参阅本卦初九。

“不出门庭，凶”，这里说人不出门庭，喻和客观世界不打交道时，有堵滞的情况发生。

如此行事会脱离现实，坏事情来了还不知道，故而凶险。请参阅《坤卦》六二。^①

此爻的毛病是过于保守，一动也不敢动，封堵了自己，以致耳目不灵，号令不行，离失败就不远了。

《管子·明法解》：“人臣之所以乘而为奸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则主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隔君臣之间，而使美恶之情不扬闻，祸福之事不通彻，人主迷惑而无从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通谓之塞。’明主者，兼听独断，多其门户。群臣之道，下得明上，贱得言贵。故奸人不敢欺。乱主则不然，听无术数，断事不以参伍。欲无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专国，主明蔽而聪塞，忠臣之欲谋谏者不得进。如此者，侵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谓之侵。’”

人和社会打交道，也是这个道理。和谁打交道，打多少交道，怎么打交道，什么时候打交道，都要有节制，要亲自掌握分寸。要建立一个机制，把这个节制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能争取到安全和胜利。

此爻与初九结合起来，说明“节”一定要掌握好分寸。既要知道客观世界的变化情况，又要善于保守自己的机密，这就是“节”的基本原理。

譬如，古人为了利用岷江水灌溉成都平原，修筑了都江堰。从此岷江水在不同季节都能有节制地流入成都平原，使那个地区在任何年景都没有水旱之患，成为“天府之国”。都江堰工程有一个“宝瓶口”，那就是成都平原和岷江之间的门户和枢机。

《智囊·上智部·远犹·范蜀公》：“范纯夫言：襄子弟赴官，有乞书于蜀公者，蜀公不许，曰：‘仕宦不可广求人知，受恩多，难立朝矣！’（边批：味之无穷。）（评：国朝刘忠宣公有云：‘仕途勿广交、受人知，只如朋友，若三数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呜呼，真老成练事之语！）”

《象》曰：“不出门庭，凶”，失时极也。

慕道斋释评 “失时极也”，由于不善于同客观世界打交道，所以极度地失去了运用自己能力的时机。“失时”，相当于云南方言“背时”，就是不合时宜。“失时极也”，就是做事极度地不合时宜。失去了得到信息的渠道，也失去了传递自己力量的杠杆。

这一爻是说掌握实际情况和勇于实践的重要性。做事必须注意方式方法。要根据实际情况，及时整合与利用自己的各种资源，及时开辟了解周围环境的渠道，确立影响外部世界的杠杆，这样才有安全和成功的保障。

《管子·法法》：“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故人君失势，则臣制之矣。势在下则君制于臣矣，势在上则臣制于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势在下也。在臣期年，臣虽不忠，君不能夺也；在子期年，子虽不孝，父不能有也。故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故曰堂上远于百里，堂下远于千里，门庭远于万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千里也；步者百日，万里之情通矣，门庭有

① 《列子·说符》：“关尹谓列子曰：‘言美则响美，言恶则响恶；身长则影长，身短则影短。名也者，响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尔言，将有和之；慎尔行，将有随之，是故圣人见出以知人，观往以知来，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度在身，稽在人。人爱我，我必爱之；人恶我，我必恶之。汤武爱天下，故王；桀、纣恶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门，行不从径也。以是求利，不亦难乎？尝观之神农、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书，度诸法士贤人之言，所以存亡废兴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

事，期年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万里也。故请入而不出谓之灭，出而不入谓之绝，入而不至谓之侵，出而道止谓之壅。灭绝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政之有所不行也。故曰：令重于宝，社稷先于亲戚，法重于民，威权贵于爵禄。故不为重宝轻号令，不为亲戚后社稷，不为爱民枉法律，不为爵禄分威权。故曰：势非所以予人也。”

六三，不节若，则嗟若，无咎。

慕道斋释评 “不节若”，不知节制，或不会节制。

“则嗟若，无咎”，会因为遭受灾难而悲叹。自己的窘迫和灾难，是因为自己不知节制、不会节制的缘故，所以怨不得别人，只能怨自己。譬如在经济上不加节制，会很快就花光自己的钱，混到没有饭吃的地步。

自己整自己，说不上是灾祸，因为自己尚有改变形势的主动权。只要能及时地改变自己的一念之差，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立刻就可以得到幸福。但是如果执迷不悟，那事情可就不好说了。

例如，南朝的梁武帝萧衍在江南自己的国家里大建佛寺，自己甚至舍身出家，在庙里挂名当了和尚。他整日干这类没用的事，终于导致国家灭亡，自己也不得善终，临死时哭都来不及。全国百姓也都跟着他遭殃，转死沟壑，冻饿而亡，哭声震天，惨不忍睹，史称侯景之乱。此乃历史上千古之教训。大建佛寺的趋势今日又有所抬头，无锡的铜佛像一造就是八九十米高，香港人烧起香来用大汽油桶。不知这些行为将来会引起什么祸事，真是令人忧虑。

《礼记·坊记》：“子云：‘小人贫斯约，富斯骄；约斯盗，骄斯乱。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

东方朔《诫子诗》：“遗余不匮，自尽无多。”

节制的目的，就是兴利避害，防患于未然。

《象》曰：“不节之嗟”，又谁咎也。

慕道斋释评 “又谁咎也”，由于自己不知节制的缘故，把事情搞坏了，除了怨自己，还能怨谁呢？

六四，安节，亨。

慕道斋释评 “安”，安全，稳固，心安理得。请参阅《豫卦》。

《论语·阳货》：“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

“安节，亨”，由于节制、合理地运用各方面的资源，达到了自己人身的安全和国家的稳固，这就叫做“亨”。这是节的最基本的目的，而且是亨术的重大运用。

例如，战国时赵国的名将李牧和匈奴作战，方针是坚壁不出，休养生息。每日椎牛飧士，不让匈奴占到便宜，耐心积蓄自己的力量。最后一战胜之，以致匈奴几十年不敢进犯。

到了唐朝，颜真卿守边时也使用了类似的策略。

《管子·形势解》：“明主教天下之祸，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祸安危者，必待万民之为用也，而后能为之。故曰：‘安危者与人。’”又有：“臣不亲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离而不和，故虽自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虽安必危。’”

君子之所以劳苦犯难，失去安全，多半是由于欲望太多，或急于求成。要注意巧妙地节制和运用各种资源，才能达到定国安邦的目的。^①

《象》曰：“安节之亨”，承上道也。

慕道斋释评 “承”，捧着。“上道”，天道。

“承上道也”，此人遵守了天道。

《论语·雍也》：“子曰：‘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过着简朴的生活而其乐无穷，是因为他心中有天道。晋朝的陶渊明也有这个本事。

由于节俭、节制而得到安全、舒心，这是节的基本要求。反之，如果为了节俭、节制而牺牲了人的安适和安全，或于心不安，那叫做得不偿失。

九五，甘节，吉。往有尚。

慕道斋释评 “甘节”，有节制而日子又过得甘美，说明资源用得恰到好处，此为节之上品也，庶几于道。

《管子·乘马》：“货尽而后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后知货之有余，是不知节也。不知量，不知节，不可。为之有道。”所以，过于俭省，以至于物资积压，也属于不节。有人认为节就是节约，就是俭省，就是尽量少地使用物资，这是一种偏见。节在本爻的真正意义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力，还有正确地把握时机。

例如，由于修筑了都江堰，成都平原沃野千里，两千年来无水旱之灾，是节制用水的典范。这一水利工程，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的福祉，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钦佩和敬仰。

“吉”，吉祥。

“尚”，同“上”，上好。

东方朔《诫子诗》：“明者处世，莫尚于中。”

《诗经·大雅·抑》：“肆皇天弗尚。”

“往有尚”，这样办事，有上好的目的，离天道不远。《丰卦》初九也有“往有尚”，一样的意思。

^① 《吕氏春秋·离俗览》：“使民无欲，上虽贤，犹不能用。夫无欲者，其视为天子也与为舆隶同，其视有天下也与无立锥之地同，其视为彭祖也与为殇子同。天子至贵也，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寿也，诚无欲则是三者不足以劝。舆隶至贱也，无立锥之地至贫也，殇子至夭也，诚无欲则是三者不足以禁。会有一欲，则北至大夏，南至北户，西至三危，东至扶木，不敢乱矣；犯白刃，冒流矢，趣水火，不敢却也；晨瘠兴，务耕疾庸，攘为烦辱，不敢休矣。故人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得用亦少；无欲者，不可得用也。人之欲虽多，而上无以令之，人虽得其欲，人犹不可用也。令人得欲之道，不可不审矣。”

《象》曰：“甘节之吉”，居位中也。

慕道斋释评 “居位中也”，做得最为恰当。“中”，就是合道。

上六，苦节，贞凶，悔亡。

慕道斋释评 “苦节”，不顾一切地节俭，极度节俭，或者说吝啬。

“贞凶，悔亡”，知道苦节的危害，能够看出这样做的凶险，就可以避免后悔。

在本卦的一开始，就说“苦节，不可贞”。这个因果关系的链条实在太长了，害处太多、太大了。

省和费之间有辩证关系。知费之为省者，知真省也。办事情应该花费多少，取决于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对特别重大的事情，为保其必成，花费上一定不能图俭省。^①

只要有人类社会，就有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有时管理者为了自己的利益，故意用残酷的方法苛刻地对待被管理者，这也是一种苦节。

例如，鲁迅先生曾在北京女子高等学校任教，他的夫人许广平当时是该校的学生。该校的校长杨荫榆和杨的上司章士钊，信奉“学校犹家庭”，认为师生关系应该如同婆媳关系，学生就应该服服帖帖地接受管理。她们以此为借口，干涉学生的自由并且迫害学生，由此引发了学生与校方之间激烈的矛盾。鲁迅就此事在《“碰壁”之后》写道：“我于是仿佛看见雪白的桌布已经沾了许多酱油渍，男男女女围着桌子都吃冰激凌，而许多媳妇儿，就如中国历来的大多数媳妇儿在苦节的婆婆脚下似的，都决定了暗淡的命运。”在这里，鲁迅清楚地说明了什么叫做“苦节”。

在同篇文章里，鲁迅用更沉痛的语气写道：“我吸了两支烟，眼前也光明起来，幻出饭店里电灯的光彩，看见教育家在杯酒间谋害学生，看见杀人者于微笑后屠戮百姓，看见死尸在粪土中舞蹈，看见污秽洒满了风籁琴，我想取作画图，竟不能画成一线。”

鲁迅的语气虽然很沉痛，但比这个更黑暗的事情还多得很。在中国历史上，还有比这规模更大的“苦节”。从宋朝到民国大约九百年的时间里，统治者为了限制妇女的活动，强迫她们裹小脚，造成了她们终身的痛苦和残疾。致残的人数占自己国家人口的几乎一半！几十代人下来，受迫害妇女的总数不知有多少亿人。这种做法的黑暗程度，在全世界名列前茅。

到了清朝，清政府为了一己之私利，又规定男人必须剃发留辫子，否则就要杀头，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扬州十日，嘉定屠城，不知杀害了多少无辜百姓。在清朝的二百余年里，全体中国人，男人必须留辫子，女人则大部分裹小脚。虽然这小脚以前就有，但这些都是被人奴役的标志，都是“苦节”的象征。

^① 《智囊·上智部·远犹·刘晏》：“刘晏于扬子置场造船艘，给千缗。或言所用实不及半，请损之。晏曰：‘不然，论大计者不可惜小费，凡事必为永久之虑。今始置船场，执事者至多，当先使之私用无窘，则官物坚完矣。若速与之屑屑较计，安能久行乎？异日必有减之者，减半以下犹可也，过此则不能远矣！’后五十年，有司果减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计费而给之，无复羡余，船益脆薄易坏，漕运道废。”

《智囊·胆智部·识断·种世衡》：“种世衡既城宽州，苦无泉。凿地百五十尺，见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世衡曰：‘过石而下，将无泉邪？’尔其屑而出之，凡一晷，偿尔一金！’复数力，过石数重，泉果沛然，朝廷因署为清涧城。”

《象》曰：“苦节，贞凶”，其道穷也。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穷，极也。”

“其道穷也”，这句话和卦辞中《象》的意思一致，指出苦节为败亡之道。“穷”为已甚，不讲道理，极端无道。譬如要求过甚、俭省过当、诛求无已、苛求于人、包办一切等，都属于“苦节”。这样做的结果是害人害己，贻祸无穷。^①

例如，“文革”时各大学统统关门几年，然后让各单位不经考试，推荐所谓“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照这种做法，让谁接受大学教育，就成了各单位领导手中的专权。有的单位领导趁此机会索取贿赂、奸淫女青年、相互请托，社会民怨甚深。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读书通常是斯文之事，但在“文革”时却搞得非常不斯文。

《管子·版法解》：“闭祸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无怨也。凡祸乱之所生，生于怨咎；怨咎所生，生于非理。是以明君之事众也必经，使之必道，施报必当，出言必得，刑罚必理。如此则众无郁怨之心，无憾恨之意。如此则祸乱不生，上位不殆。故曰：‘闭祸在除怨也。’”

61 中孚卦 110011

慕道斋释评 本卦的卦象是兑下巽上，内悦外顺。内心喜悦而外面做事顺利，这是形容得道的人，只有得道的人才能达到这种境界。

“中”，中庸，做事合乎天道，恰到好处。^②

“孚”，诚信、信念和准则。人的真实思想很不容易表露在外，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平常听到的话或看到的文章，许多是欺人之谈。但是，无论一个人多么欺诈，他必然知道他自己真实的、实际的想法是什么，所谓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他的这些真实的想法，他的这些不为人知的信念，就是他的“孚”。

《说文解字》：“孚，卵孚也。从爪从子。一曰信也。”从这个解释来看，“孚”和鸟孵蛋有

① 《吕氏春秋·离俗览》：“魏武侯之居中山也，问于李克曰：‘吴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对曰：‘驕战而驕胜。’武侯曰：‘驕战而驕胜，国家之福也。其独以亡，何故？’对曰：‘驕战则民罢，驕胜则王骄。以骄主使罢民，然而国不亡者，天下少矣。骄则恣，恣则极物；罢则怨，怨则极虑。上下俱极，吴之亡犹晚。此夫差之所以自殁于干隧也。’”

东野稷以御见庄公，进退中绳，左右旋中规。庄公曰：‘善。’以为造父不过也，使之钩百而少及焉。颜阖人见，庄公曰：‘子遇东野稷乎？’对曰：‘然，臣遇之。其马必败。’庄公曰：‘将何败？’少顷，东野之马败而至。庄公召颜阖而问之曰：‘子何以知其败也？’颜阖对曰：‘夫进退中绳，左右旋中规，造父之御无以过焉。乡臣遇之，犹求其马，臣是以知其败也。’故乱国之使其民，不论人之性，不反人之情，烦为教而过不识，数为令而非不从，巨为危而罪不敢，重为任而罚不胜。民进则欲其赏，退则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则以为继矣。以为继知，则上又从而罪之，是以罪召罪，上下之相仇也，由是起矣。故礼烦则不庄，业烦则无功，令苛则不听，禁多则不行。桀、纣之禁，不可胜数，故民因而身为戮，极也，不能用威适。子阳极也好严，有过而折弓者，恐必死，遂应戮而弑于阳，极也。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以见极之败也。”

② 《中庸》：“不偏之谓中。”所以，“中”就是不偏离道，恰到好处。又有：“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又有：“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又有：“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又有：“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弗失之矣。”又有：“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又有：“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又有：“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大学》：“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

《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后汉书·荀韩钟陈列传》：“昔者圣人建天地之中而谓之礼，礼者，所以兴福祥之本，而止祸乱之源也。”

关系。鸟孵自己的蛋,过了一段时间,从爪子底下爬出来的,一定是什么鸟的蛋就孵出什么样的小鸟,不会鸡蛋孵出青蛙来,鸭蛋孵出兔子来。这就体现了动物界普遍的某种诚信和准则,就是“孚”字的原本意思。^①

“中孚”,就是使自己真实的信念和准则合乎中道,并守而勿失。本卦的每一爻是一条大原则,或者说是一个“孚”。本卦列举了六大准则,必须牢牢守住,才可能有幸福的人生。

郭店《老子》:“至虚,恒也;守中,笃也。”“中孚”的意思就是“守中,笃也”^②,即牢牢地守住那些合乎天道的信念。

本卦接近全书的结尾,是《周易》中比较重要的一卦,专门讲抽象的问题,讲人的信念,相当于全书的总结性概括。^③

《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

慕道斋释评 “豚鱼”,猪和鱼。

上面说过,“孚”和鸟孵蛋有关系,体现了鸟的某种“诚信”。那么,别的动物有没有这种诚信呢?回答是:一样有。举例来说,猪不会生出马来,鱼不会生下龙虾。所以,整个动物界,不管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诚信”。它们的行为不会是完全欺诈,不会是毫无规律可循。

另外,某一种动物的生活习性,成千上万年以来,基本上都是一致的。例如,鸟喜欢吃虫子,猪喜欢吃玉米,鱼喜欢吃虾肉,这也体现了动物的某种“诚信”。

古人认为,人也是一种动物,叫做“倮虫”。《康熙字典》中说:“人为倮虫之长。”从这个观点来看,人只是动物的一种。所以,人也应该有某种程度的“诚信”。

但是,人的诚信不像其他动物那么简单,倒不是说人能生出老鼠,而是说人类社会经

① “孚”的反义词就是欺诈,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有个成语叫做“深孚众望”,就是大家都相信、信任他,很有威望。

② 《吕氏春秋·季秋纪》:“子列子常射中矣,请之于关尹子。关尹子曰:‘知子之所以中乎?’答曰:‘弗知也。’关尹子曰:‘未可。’退而习之三年,又请。关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子列子曰:‘知之矣。’关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非独射也,国之存也,国之亡也,身之贤也,身之不肖也,亦皆有以。圣人察存亡、贤不肖,而察其所以也。”

《尚书·盘庚中》:“汝分猷念以相从,各设中于乃心。”

《诗经·大雅·文王》:“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

《吕祖宝诰》:“四生六道,有感必孚;三界十方,无求不应。”

《礼记·缁衣》:“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诗经·大雅·下武》也有:“成王之孚,下土之式。”这是说,周成王的信念和准则,就是天下百姓的榜样。

③ 《吕氏春秋·慎大览》:“中山之国有彘蠃者,智伯欲攻之而无道也,为铸大钟,方车二轨以遗之。安懿之君将斩岸堙溪以迎钟。赤章蔓枝谏曰:‘诗云“唯则定国”,我胡以得是于智伯?夫智伯之为人也,贪而无信,必欲攻我而无道也,故为大钟,方车二轨以遗君。君因斩岸堙溪以迎钟,师必随之。’弗听。有顷谏之,君曰:‘大国为欢,而子逆之,不祥。子释之。’释,置。赤章蔓枝曰:‘为人臣不忠贞,罪也;忠贞不用,远身可也。’断毅而行,至卫七日而安懿亡。欲钟之心胜也,欲钟之心胜则安懿亡之说塞矣。凡听说,所胜不可不审也,故太上先胜。”这里说的“唯则定国”的“则”,就是准则,就是“孚”。

《尚书·洪范》:“汝则有大纲,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从这一段还可以看出,所谓“大同”,是指上下一致的愿望,和“共产主义”没有什么关系。

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在《沉思录》一书中说:“记住,那操纵你的是隐藏在内部的。这是信念的力量,这是生命,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也可以说,这是人。”人的高贵之处就是比较有复杂的信念和准则系统,这样在面临复杂情况时,可以很快地作出正确的反应。

《沉思录》还有:“让任何行为都不要无目的地作出,也不要不根据完善的艺术原则作出。”

常充满了欺诈行为,尤其是用语言进行欺诈,是一般动物比不了的。不过,古今中外,一般的老百姓还是崇尚诚实,欺诈行为常为大多数人不齿。有的人,一辈子也没有说过几句实话,所谓禽兽不如。^①

中国人特别崇尚老子和孔子的学说,从这两页脚注里的引文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民族特别讲究诚信。

除了讲究诚信,“豚鱼”还指一种返璞归真的状态。如果能达到这种状态,特别吉祥。^②

当然,任何比喻都是有一定适用范围的。在对敌斗争中,要兵不厌诈,不能用“豚鱼”的诚信原则。反过来讲,不分场合地用欺诈手段,就会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被骗的人原来不是敌人也会变成敌人。所以,在非敌对的情况下,人讲诚信是很重要、很吉祥的。

“吉”,人平日有诚信,想事情、做事情有自己的信念和原则,诚恳待人,返璞归真,吉祥。

反之,一点不讲诚信的人碰到一块,互相欺诈,往往要闹出人命,异常凶险。

“利涉大川”,做大事,一定要有自己做事的准则,不然就是一阵瞎忙,必败无疑。

“利贞”,想事情,也要有自己的信念和原则立场,不是一通瞎想。

《象》曰:“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说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鱼,吉”,信及豚鱼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也。

慕道斋释评 《系辞下传·第十章》:“《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三才六爻之中,五六为天,一二为地,三四为人。

“柔在内”,内是指卦象上的六三、六四,处在本卦的正中间,象征人。喻君子知道自己作为一个人,在自然界中有很大的局限性,属于弱者,不能自己想怎样就怎样。要客观地、谦卑地想问题。最好把自己看做是自然界的普通一员,像豚和鱼一样,才能避免忘乎所以。

“刚得中”,卦象上指九二、九五,都是刚爻有位,喻天道和地道在宇宙中处于主宰的地位,远比人强大。

此卦的卦象告诉人们,天道刚,地道刚,只有人道柔。所以,做为人,不得不谦逊,不得不小心翼翼。

① 《论语·公冶长》:“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论语·子罕》:“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论语·子张》:“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

《老子·第二十三章》:“故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论语·颜渊》:“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论语·为政》:“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輹,小车无輹,其何以行之哉?”

② 《老子·第十章》形容了这种状态:“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鉴,能毋有疵乎?爱民治国,能毋以智乎?天门启合,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毋以知乎?”

“说而巽”，此乃本卦的卦象，兑下巽上，喻从内心里，要心悦诚服于天道；在外表上，要谦逊有礼，顺势而为。

“孚乃化邦”，有了好的信念，加上好的信誉，就可以影响整个社会。人的祸和福往往是起源于心中的信念，而好的信念可以影响广大的范围，甚至可以影响整个社会和国家。

“信”，指诚信、信念，也指行为准则。这些行为准则往往千百年不变，体现了一种信用，所以叫做“信”。^①

《管子·中匡》：“管仲朝，公曰：‘寡人愿闻国君之信。’对曰：‘民爱之，邻国亲之，天下信之，此国君之信。’公曰：‘善。请问信安始而可？’对曰：‘始于为身，中于为国，成于为天下。’公曰：‘请问为身。’对曰：‘道血气，以求长年、长心、长德，此为身也。’公曰：‘请问为国。’对曰：‘远举贤人，慈爱百姓，外存亡国，继绝世，起诸孤，薄税敛，轻刑罚，此为国之大礼也。’公曰：‘请问为天下。’对曰：‘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宽而不凌，菟因困滞者，法度不亡，往行不来，而民游世矣，此为天下也。’”

“信”，也指某种赠与或回报。^②

“信”，还指行为有道，说话客观真实。^③

“信及豚鱼”，连猪和鱼这些动物，都有诚信和准则，都要照道行事。本卦用它们为例，来说明“信”的重要性。

《管子·小匡》：“出言必信，则令不穷也。”

《管子·枢言》：“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贤大夫不恃宗，至士不恃外权。坦坦之利不以功，坦坦之备不为用。故存国家，定社稷，在卒谋之间耳。圣人用其心，沌沌兮博而圆，豚豚乎莫得其门，纷纷乎若乱丝，遑遑乎若有从治。故曰：欲知者知之，欲利者利之，欲勇者勇之，欲贵者贵之。彼欲贵我贵之，人谓我有礼；彼欲勇我勇之，人谓我恭；彼欲利我利之，人谓我仁；彼欲知我知之，人谓我慤。戒之，戒之，微而异之，动作必思之，无令人识之，卒来者必备之。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谓成人。”

《论语·卫灵公》：“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

① 《吕氏春秋·慎大览》：“武王入殷，闻殷有长者，武王往见之，而问殷之所以亡。殷长者对曰：‘王欲知之，则请以日中为期。’武王与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则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恶告王，不忍为也。若夫期而不当，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

② 《吕氏春秋·慎行论》：“夫天下之所以恶，莫恶于不可知也。夫不可知，盗不与期，贼不与谋。盗贼大奸也，而犹所得匹偶，又况于欲成大功乎？夫欲成大功，令天下皆轻助而助之，必之士可知。”

③ 《战国策·西周》：“司寇布为周最谓周君曰：‘君使人告齐王以周最不肯为太子也，臣为君不取也。函冶氏为齐太公买良剑，公不知善，归其剑而费之金。越人请买之千金，折而不卖。将死，而属其子曰：‘必无独知。’今君之使最太子，独知之契也，天下未有信之者也。臣恐齐王之为君实立果而让之于最，以嫁之齐也。君为多巧，最为多诈。君何不买信货哉？奉养无有发于最也，使天下见之。’”

《战国策·魏三》：“魏将与秦攻韩，朱己谓魏王曰：‘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积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忧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两弟无罪，而再夺之国。此于其亲戚兄弟若此，而又况于仇雠之敌国也？’”

《庄子·天地》：“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是故行而无迹，事而无传。”

② 《战国策·燕三》：“秦将王翦破赵，虏赵王，尽收其地，进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惧，乃请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则虽欲长侍足下，岂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愿得谒之。今行而无信，则秦未可亲也。夫今樊将军，秦王购之金千斤，邑万家。诚能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之地图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得有以报太子。’”

③ 《老子·第八十一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老子·第二十一章》：“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物，惟恍惟惚。惚呵，恍呵，中有象呵；恍呵，惚呵，中有物呵；幽呵，冥呵，中有情呵；其情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顺众父。吾何以知众父之然也？以此。”

北京颐和园里有个“谐趣园”，园里面有个“知鱼桥”，“知鱼桥”的典故出自《庄子》。在此桥上，可以观察到鱼的行为。清朝的皇帝在桥上观察的是鱼，心里盘算的是统治、驾驭天下的权术。鱼和人有共通之处，值得很好地研究。庄子那个时代的鱼、清朝的鱼和现在的鱼，时间上相隔了几百年以至几千年，但它们行为中的道理是一样的。这就是说，在鱼的行为里，也有很多“信”的成分。^①

自己的言行合乎天道，就会获得比较多的成功和幸福，这是毫无疑问的，是被千百年的历史证实了的，这是“信”的另一方面。《张迁碑》：“乾道不繆，唯淑是亲。”《史记·伯夷列传》：“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尚书·咸有一德》：“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惟凶吉不僭，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

“乘木舟虚”，另一幅图画，兑为泽，巽为木，兑下巽上，犹如舟在湖上。有道之人，可以熟练地运用本卦提出的行为准则。他在现实生活中，就会屡屡得手，犹如驾着一叶轻舟，在现实世界中乘风破浪。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我们不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我们必须提倡每个红军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不但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达到彼岸。指导战争的规律，就是战争的游泳术。”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也各有自己的游泳术，目的是使自己到达彼岸而不致沉没。掌握了天道，就好比掌握了现实生活中的游泳术和航海术。

“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也”，人的思想必须合乎天道。学好和用熟本卦提出的信念和准则，在计算和谋划未来的事物时就可以得心应手，好比利用事先早已算好的数学公式，事半功倍。因为这些信念和准则是前人早已多次分析计算过的，并且是经过千百年历史的实践检验过的，所以说基本上符合天道。

《管子·四时》：“令有时。无时则必视顺天之所以来，五漫漫，六悒悒，孰知之哉？唯圣人知四时。不知四时，乃失国之基。不知五谷之故，国家乃路。故天曰信明，地曰信圣，四时曰正。其王信明圣，其臣乃正。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圣也？曰：慎使能而善听信之。使能之谓明，听信之谓圣，信明圣者，皆受天赏。使不能为悒，悒而忘也者，皆受天祸。是故上见成事而责功，则民事接劳而不谋。上见功而贱，则为人下者情，为人上者骄。是故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刑德者四时之合也。刑德合于时则生福，谄则生祸。”

① 《庄子·秋水》：“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儻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吕氏春秋·离俗览》：“天行不信，不能成岁；地行不信，草木不大。春之德风，风不信，其华不盛，华不盛，则果实不生。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则长遂不精。秋之德雨，雨不信，其谷不坚，谷不坚，则五种不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刚，地不刚，则冻闭不开。天地之大，四时之化，而犹不能以不信成物，又况乎人事？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稷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郁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染色不贞。夫可与为始，可与为终，可与尊通，可与卑穷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袭于身，乃通于天。以此治人，则膏雨甘露降矣，寒暑四时当矣。”

《庄子·渔父》：“且道者，万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为事逆之则败，顺之则成。故道之所在，圣人尊之。”

《象》曰：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

慕道斋释评 “泽上有风”，另一幅图画，泽下风上，如湖上有湿润的微风吹过，喻有道的君子可以用天道来润泽他物，使人如沐春风。这里比喻本卦初爻的准则，即以仁爱之心待人。

“议狱缓死”，在司法量刑的时候，能不杀的犯人，尽量不杀。仁者爱人，应该行仁爱之道，所谓“救人一命，胜建七级浮屠”。此乃本卦之第一准则，详细的论述见本卦之初九。

《周易》的《象》里常常谈到司法问题。一来，是由于司法问题在人类社会特别重要；二来，是由于孔子曾干过“大司寇”一职，所以对这方面事情特别关心，比较熟悉。^①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虞，仁兽也。食自死之肉。”这是说，“虞”是一种仁慈的兽，吃已经死亡的动物的尸体，而从不为了自己吃饱肚子而杀生。

那么，什么叫做“仁”呢？仁字从人、从二，意思就是既爱自己，也兼爱别人，爱别人如同爱自己。《说文解字》：“仁，亲也。从人、从二。”

和“仁”有些同意的词是“惠”。《说文解字》：“惠，仁也。”

《尚书·大禹谟》：“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为人们做有益的事，照天道而行，就通向吉祥；跟着别人倒行逆施，就凶险。人的这些行为能带来确定的凶吉后果，如同用光照一个物体，就有它的影子出来；如果敲打这个物体，就会发出声响。”

《老子》：“夫天道无亲，恒与善人。”^②

“虞吉”，虞这种兽，吉祥。因为它不杀生，心地仁爱，为人们做有益的事。

古代有“虞人”，是看守树林、为人指路的人。也说明他不杀生，心地仁爱，为人们做有益的事。请参阅《屯卦》六三。

晋朝有“驺虞幡”，作为皇帝的符节，用来化解兵乱，也是不好杀生的意思。

《幼学琼林·卷四·鸟兽》：“麒麟驺虞，皆好仁之兽。”驺虞，就是本爻所说的“虞”。

“仁”这个字，是中国文化里最重要的字之一，读者需要广泛地参阅各种典籍，才能把

① 《论语·子路》：“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② 《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曰：‘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矢人惟恐不伤人，函人惟恐伤人。巫匠亦然。故术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人役而耻为役，由弓人而耻为弓，矢人而耻为矢也。如耻之，莫如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玉篇》：“函，铠也。”

握它的准确意义。《管子·小匡》里有一段具体的描述,说齐桓公如何仁,可以作为参考。^①

“有它”,不这样的话,有其他做法的话,同“有他”。“它”和“他”是一样的意思。

《离骚》:“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

《诗经·小雅·渐渐之石》:“武人东征,不遑他矣。”

“无它”的意思和本爻里的“有它”正好相反;理解了其中的一个,就可以理解其中的另一个。^②

“燕”,安定,闲适。

《论语·述而》:“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③

“不燕”,不得安宁。

“有它不燕”,如果一个人不这样做的话,不仁,而喜好杀人,那么他自己也得不到安宁。

例如,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杀害了无数平民。最后,希特勒被苏联红军堵在地堡里,不得不自杀;墨索里尼则被游击队捉住后枪毙,其尸体被倒吊在大街上。

这一爻,是本卦的第一条准则,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准则,就是告诫人们不要喜好杀人。

① 《管子·小匡》:“桓公忧天下诸侯。鲁有夫人庆父之乱,而二君弑死,国绝无后。桓公闻之,使高子存之。男女不淫,马牛选具。执玉以见,请为关内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邢,桓公筑夷仪以封之。男女不淫,马牛选具。执玉以见,请为关内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卫,卫人出旅于曹,桓公城楚丘封之。其畜以散亡,故桓公予之系马三百匹,天下诸侯称仁焉。于是天下之诸侯,知桓公之为己勤也,是以诸侯之归之也,譬若市人。桓公知诸侯之归己也,故使轻其币,而重其礼。故使天下诸侯以被马犬羊为币,齐以良马报。诸侯以纁帛鹿皮四介以为币,齐以文锦虎豹皮报。诸侯之使垂囊而入,擅载而归。故约之以爱,致之以利,结之以信,未之以武。是故天下小国诸侯,既服桓公,莫之敢倍而归之。喜其爱而贪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桓公知天下小国诸侯之多与己也,于是又大施惠焉。可以忧者为之忧,可以谋者为之谋,可为动者为之动。伐谭莱而不有也,诸侯称仁焉。通齐国之鱼盐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缠而不税,以为诸侯之利,诸侯称宽焉。筑蔡邠陵,培夏、灵父丘,以御戎狄之地,所以禁暴于诸侯也。筑五鹿,中牟、郕盖与牡丘,以卫诸夏之地,所以示权于中国也。教大成。是故天下之于桓公,远国之民望如父母,近国之民从如流水。故行地致远,得人弥众,是何也?怀其文而畏其武。故杀无道,定周室,天下莫之能圉,武事立也。定三革,偃五兵,朝服以济河,而无怵惕焉,文事胜也。是故大国之君惭愧,小国诸侯附比。是故大国之君事如臣仆,小国诸侯欢如父母。夫然,故大国之君不尊,小国诸侯不卑。是故大国之君不骄,小国诸侯不偃。于是列广地以益狭地,损地财以与无财。周其君子,不失成功;周其小人,不失成命。夫如是,居处则顺,出则有成功。不称动甲兵之事,以遂文武之迹于天下。”

② 《庄子·田子方》:“文王观于臧,见一丈夫钓,而其钓莫钓。非持其钓有钓者也,常钓也。文王欲举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终而释之,而不忍百姓之无天也。于是旦而属之大夫曰:‘昔者寡人梦见良人,黑色而髯,乘驳马而偏朱蹄,号曰:“寓而政于臧丈人,庶几乎民有瘳乎!”’诸大夫蹴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则卜之。’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无它,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

《庄子·天运》:“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老聃曰:‘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度数,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阴阳,十有二年而未得也。’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献,则人莫不献之于其君;使道而可进,则人莫不进之于其亲;使道而可以告人,则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与人,则人莫不与其子孙。然而不可者,无它也,中无主而不止,外无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于外,圣人不出;由外入者,无主于中,圣人不能。’”

③ 《后汉书·班固传》:“亦以宠灵文武,貽燕后昆。”

《礼记·经解》:“燕处则听雅颂之音,行步则有环佩之声。”

《礼记·玉藻》:“君子之容舒迟,见所尊者齐肃。足容步,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色容庄,坐如尸,燕居告温温。”

《诗经·小雅·北山》:“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

《国语·齐语》:“公曰:‘处士、农、工、商若何?’管子对曰:‘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

《战国策·齐三》:“孟尝君燕坐,谓三先生曰:‘愿闻先生有以补之者。’一人曰:‘譬!天下之主有侵君者,臣请以臣之血润其枉。’田婴曰:‘车轶之所能至,请掩足下之短者,踵足下之长。千乘之君与万乘之相其欲有君也,如使而弗及也。’姓(上股下目)曰:‘臣愿以足下之府库财物收天下之士,能为君决疑应卒,若魏文侯之有田子方,殷干木也。此臣之所为君取矣。’”

因为喜好杀人的人，自己也得不到安宁。^①

在中国历史上，最凶残的军队可能要算隋唐时期朱粲的部队，这支军队的特色就是常以人肉为军粮。^②

值得注意的是，这支凶残的军队没混上几年，就被李世民消灭，朱粲也被李世民斩首。朱粲被杀时，人心大快。据《资治通鉴·卷一八九》：“士民疾朱粲残忍，竞投瓦砾击其尸，须臾如冢。”

在中国历史上，凶残的官吏也不乏其人。西汉宣帝年间有个严延年，也因为残忍不得善终。^③

到了五代时期的后汉，武夫当权，老百姓更成了猪羊一般，被大批屠杀。所以，这一朝是中国历史上最短的朝代，仅三年。^④

① 《庄子·知北游》：“圣人处物不伤物。不伤物者，物亦不能伤也。唯无所伤者，为能与人相将迎。”

《尚书·无逸》：“不永念厥辟，不宽绰厥心，乱罚无罪，杀无辜，怨有同，是丛于厥身！”

《国语·晋语九》：“智宣子将以瑶为后，智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很。’对曰：‘宵之假在面，瑶之假在心。心假败国，面假不害。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鬓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惠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弗听。智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及智氏之亡也，唯辅果在。”

《战国策·魏一》：“乐羊为魏将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遗之羹，乐羊坐于幕下而啖之，尽一杯。文侯谓睹师赞曰：‘乐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赞对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谁不食！’乐羊既罢中山，文侯赏其功而疑其心。”

《吕氏春秋·慎行论》：“先王之于论也极之矣，故义者，百事之始也，万利之本也。中智之所不及也，不及则不知，不知则利，利固不可必也，公孙鞅、郑平、续经、公孙竭是已。以义动则无旷事矣。人臣与人臣谋为奸，犹或与之，又况乎人主与其臣谋为义，其孰不与者？非独其臣也，天下皆且与之。”

公孙鞅之于秦，非父兄也，非有故也，以能用也，欲埋之责，非攻无以，于是为秦将而攻魏。魏使公子卬将而当之。公孙鞅之居魏也，固善公子卬，使人谓公子卬曰：‘凡所为游而欲贵者，以公子之故也。今秦令鞅将，魏令公子当之，岂且忍相与战哉？公子言之公子之主，鞅请亦言之主，而罢罢军。’于是将归矣，使人谓公子卬曰：‘归未有时相见，愿与公子坐而相去别也。’公子卬曰：‘诺。’魏更争之曰：‘不可。’公子不听，遂相与坐。公孙鞅因伏车与车骑以取公子卬。秦孝公薨，惠王立，以此疑公孙鞅之行，欲加罪焉。公孙鞅以其私属与母归魏，寝疾不受，曰：‘以君之反公子卬也，吾无道知君。’故士自行不可不审也。”

郑平于秦王，臣也；其于应侯，交也。欺交反主，为利故也。方其为秦将也，天下所贵之无不以者，重也。重以得之，轻必失之。出秦将，人赵、魏，天下所贱之无不以也，所可羞无不以也。行方可贱可羞，而无秦将之重，不穷奚待？

赵急求李款，李言，续经与之俱如卫，抵公孙与，公孙与见而与人，续经因告卫吏使捕之，捕李款也。续经以仕赵五大夫。人莫与同朝，子孙不可以交友。

公孙竭与阴君之事，而反告之樽里相国，以仕秦五大夫。功非不大也，然而不得人三都，又况乎无此其功而有行乎？”

《吕氏春秋·慎行论》：“荆平王有臣曰费无忌，害太子建，欲去之。王为建娶妻于秦而美，无忌劝王夺。王已夺之，而疏太子。无忌说王曰：‘晋之霸也，近于诸夏，而荆僻也，故不能与争。不若大城城父而置太子焉，以求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说，使太子居于城父。居一年，乃恶之曰：‘建与连尹将以方城外反。’王曰：‘已为我子矣，又尚奚求？’子，太子也。齐、晋又辅之，将以害荆，其事已集矣。’王信之，使执连尹，太子建出奔。左尹郢宛，国人说之，无忌又欲杀之，谓令尹子常曰：‘郢宛欲饮令尹酒。’又谓郢宛曰：‘令尹欲饮酒于子之家。’郢宛曰：‘我贱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必来辱，我且何以给待之？’无忌曰：‘令尹好甲兵，子出而实之，令尹至，必观之，已，因以为酬。’及殄日，惟门左右而实甲兵焉。无忌因谓令尹曰：‘吾几祸令尹。郢宛将杀令尹，甲在门矣。’令尹使人视之，信，遂攻郢宛，杀之。国人皆怨，动作者莫不非令尹。沈尹戌谓令尹曰：‘夫无忌，荆之谗人也，亡夫太子建，杀连尹奢，屏王之耳目。今令尹又用之，杀众不辜，以兴大谤，患几及令尹。’令尹子常曰：‘是吾罪也，敢不良图？’乃杀费无忌，尽灭其族，以说其国。动而不论其义，知害人而不知人害己也，以灭其族，费无忌之谓乎！”

崔杼与庆封谋杀齐庄公，庄公死，更立景公，崔杼相之。庆封又欲杀崔杼而代之，令之争后。崔杼之子相与私鬪。崔杼往见庆封而告之，庆封谓崔杼曰：‘且留，吾将兴甲以杀之。’因令卢满葵兴甲以诛之，尽杀崔杼之妻、子及族属，烧其室屋，崔杼曰：‘吾已诛之矣。’崔杼归，无归，因而自绞也。庆封相景公，景公苦之。庆封出猎，景公与陈无宇、公孙灶、公孙伋诛封。庆封以其属斗，不胜，走如鲁。齐人以为让，又去鲁而如吴，王予之朱方。荆灵王闻之，率诸侯以攻吴，围朱方，拔之，得庆封，负之斧质，以徇于诸侯军，因令其呼之曰：‘毋或如齐庆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亡其大夫。’乃杀之。尧、舜之贤而见，孟贲之勇而死，人固皆死，若庆封者，可谓重死矣，身为僇，支属不可以见，行伐之故也。

凡乱人之动也，其始相助，后必相恶。为义者则不然，始而相与，久而相信，卒而相亲，后世以为法程。”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七》：“朱粲有众二十万，割掠汉、淮之间，迁徙无常，破破州县，食其积粟未尽，复他适，将去，悉焚其余资；又不务稼穡，民饿死者如积。粲无可复掠，军中乏食，乃教士卒烹妇人、婴儿噉之，曰：‘肉之美者莫过于人，但使他有入，何忧于饿！’”

③ 据《资治通鉴·卷二七》记载：“河南太守东海严延年为治阴鸷酷烈，众人所谓当死者一朝出之，所谓当生者诡杀之，吏民莫能测其意深浅，战栗不敢犯禁。冬月，传属县囚会论府上，流血数里，河南号曰‘屠伯’。”同卷又有：“初，延年母从东海来，欲从延年腊。到洛阳，适见报囚，母大惧，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谒母，母闭阁不见。延年免冠顿首阁下，良久，母乃见之，因数责延年：‘幸得备郡守，专治千里，不闻仁爱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顾蒙刑罚，多刑杀人，欲以立威，岂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顿首谢，因自为母御归府舍。母正腊，谓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独杀。我不意当老见壮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东归，扫除墓地耳！’遂去，归郡，见昆弟、宗人，复为言之。后岁余，果败，东海莫不贤智其母。”

④ 《资治通鉴·卷二八八》：“赵思道好食人肝，尝剖面而食之。脸尽，人犹不死。又好以酒灌人胆，谓人曰：‘吞此千枚，则胆无敌矣。’及长安城中食尽，取妇人、幼穉为军粮，日计数而给之。每饷军，辄屠数百人，如羊豕法。”后汉如此残暴，所以三年而亡，为中国历史上最短的王朝。

当政者好杀人，则容易引起人民的反抗和反击，这就是为什么“有它不燕”的根本原因。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变也。

慕道斋释评 “志未变也”，人的心志未变，天良未丧。

《三字经》云：“人之初，性本善。”刚生下来的婴儿是不喜杀人的，所以不喜杀人的人可以叫做“志未变也”。

《论语·里仁》：“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据《资治通鉴·卷一三四》记载，南北朝时的宋顺帝以杀人为乐：“针、椎、凿、锯，不离左右，小有忤意，即加屠剖，一日不杀，则惨然不乐。”这就叫丧尽天良，没有人性，或者说此人心志变了，人面兽心。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有一些人喜欢批判“人性论”。殊不知，批判“人性论”的结果，倒从某种程度上为不久爆发的“文革”中的残忍行为做了铺垫。

越是没有诚信、奸诈的人，行为越没有准则，杀心也越大。当代最奸诈的人，林彪算一个。人们形容他“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他事败后仓皇出逃，机毁人亡，与妻儿一同惨死。

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慕道斋释评 这一段比诗还要美，是《周易》中写得最美的段落之一。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鹤在树阴下鸣叫，它的小鹤和之。这是比喻君子的美妙言行合乎天道，而在其他的时间、地点，其他的人或事，就会像身之于影、声之与响那样有良好的回应。

为什么一定要“在阴”？因为不是所有话都适合明说。请参阅本卦上九。这两爻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同一个问题，是相互对应的。

《管子·形势解》：“常以言翹明其与人也，其爱人也，其有德于人也，以此为友则不亲，以此为交则不结，以此有德于人则不报。故曰：‘见与之友，几于不亲；见爱之交，几于不结；见施之德，几于不报。四方之所归，心行者也。’”

同文还有：“中情信诚则名誉美矣，修行谨敬则尊显附矣。中无情实则名声恶矣，修行慢易则污辱生矣。故曰：‘邪气袭内，正色乃衰也。’”

《论语·宪问》：“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这一段说明修之于己，见之于人；修之于内，见之于外。

“爵”，酒器，相当于今天的酒杯。

“靡”，无。《尔雅·释言》：“靡，无也。”

《尚书·咸有一德》：“天难谌，命靡常。”

《诗经·大雅·荡》：“天生烝民，其命匪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我有一个好酒杯，我和你一起干杯。喻懂得了天道之后，既可以和朋友分享这令人陶醉的愉悦，又可以用在许多具体事情上以扩大自己的作用，这确是人生一大乐趣。

韩愈《师说》：“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郈子、苾弘、师襄、老聃。郈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靡”也可当“磨”、“摩”讲。如果是这样，“吾与尔靡之”的意思就是我和你一起切磋琢磨，摩挲把玩，也通。

《庄子·马蹄》：“夫马陆居则食草饮水，喜则交颈相靡，怒则分背相踢。”

《庄子·齐物论》：“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

总之，本爻讲的是如何运用天道。比喻中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君子从自己身边的事情做起，他的言行却可以影响深远；另一个意思是君子可以和他的朋友共同学习，交流经验和体会，通过其他人来扩大影响。

关于这一爻，孔子说了下面一段话：“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发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这段话强调，人的言行合道与否，是生死、成败、荣辱之关键。人的言行，是他影响周围环境的杠杆，无论这个环境是大还是小，是近还是远。君子在任何时候，做任何事、说任何话，都要特别用心、特别注意，必须使自己的言行合乎天道。有了合乎天道的言行，才能影响、改变周围的世界，才能产生好的结果；反之，就会产生坏的结果，甚至招来杀身之祸。^①

孔子能说出这样一段精辟的话，和他在现实生活中深刻的经验教训有关系。孔子在

① 《吕氏春秋·审分览》：“楚王问为于詹子，詹子对曰：‘何闻为身，不闻为国。’詹子岂以国可无为哉？以为为国之本，在于为身。身为而家为，家为而国为，国为而天下为。故曰以身为家，以家为国，以国为天下。此四者，异位同本。故圣人之事，广之则极宇宙，穷日月，约之则无出乎身者也。慈亲不能传于子，忠臣不能入于君，唯有其材者为近之。”

《战国策·秦五》：“四国为一，将以攻秦。秦王召群臣，宾客六十人而问焉，曰：‘四国为一，将以图秦，寡人居于内，而百姓靡于外，为之奈何？’群臣莫对。姚贾对曰：‘贾愿出使四国，必绝其谋，而安其兵。’乃资车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冠以其冠，剑以其剑。姚贾辞行。绝其谋，止其兵，与之为交以报秦。秦王大悦。贾封千户，以为上卿。韩非知之，曰：‘贾以珍珠重宝，南使荆、吴，北使燕、代，之间三年，四国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宝尽于内。是贾以王之权、国之宝，外自交于诸侯，愿王察之。且梁监门子，尝盗于梁，臣于赵而逐。取世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与同知社稷之计，非所以厉群臣也。’王召姚贾而问曰：‘吾闻子以寡人财交于诸侯，有诸？’对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复见寡人？’对曰：‘曾参孝其亲，天下愿以为子；子胥忠于君，天下愿以为臣；贞女工巧，天下愿以为妃。今贾忠王，而王不知也。贾不归四国，尚焉之？使贾不忠于君，四国之王尚焉用贾之身？桀听谗而诛其良将，封闻谗而杀其忠臣，至身死国亡。今王听谗，则无忠臣矣。’王曰：‘子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姚贾曰：‘太公望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渔父，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也，南阳之弊幽，鲁之免囚，桓公用之而伯。百里奚虞之乞人，传卖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盗，而胜于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诟丑，大诋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与立功。使若下随、务光、申徒狄，人主岂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污，不听其非，察其为己用。故可以存社稷者，虽有外诽者不听，虽有高世之名无咫尺之功者不赏。是以群臣莫敢以虚愿望于上。’秦王曰：‘然。’乃可复使姚贾而诛韩非。”韩非说话不注意，自讨杀身之祸。

《吕氏春秋·季秋纪》：“德也者，万民之幸也。月也者，群阴之本也。月望则蚌蛤实，群阴盈；月晦则蚌蛤虚，群阴亏。夫月形乎天，而群阴化乎渊；圣人行德乎己，而四荒咸飭乎仁。”

《吕氏春秋·季秋纪》：“养由基射瓮，中石，矢乃饮羽，诚乎兕也。伯乐学相马，所见无非马者，诚乎马也。宋之庖丁好解牛，所见无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见生牛。用刀十九年，刃若新磨，顺其理，诚乎牛也。钟子期夜闻击磬者而悲，使人召而问之曰：‘子何击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杀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为公家为酒；臣之身得生，而为公家击磬。臣不睹臣之母三年矣。昔为舍氏睹臣之母，量所以赎之则无有，而身固公家之财也，是故悲也。’钟子期叹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应之。’故君子诚乎此而谕乎彼，感乎己而发乎人，岂必强说乎哉？”

齐国的时候，曾对宰相晏子的人品说了不合适的话，此话很快传到了晏子的耳中，被晏子严厉批评，并引出一系列不良的后果。由此可见，圣人也有出错的时候，可见管好自己的言行有多么难，不可不引以为戒。关于这个故事的详情，请参阅《晏子春秋·外篇第八》里的第一、第三、第四、第六。

从心中的运作开始，到自己在言行中运用天道，然后就会在周围的环境中产生令人愉快的结果，这就好像饮下一杯杯美酒一样；反之，就要饮下一杯杯苦酒。

《论语·述而》：“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其实，对于孔子来说，致富哪里有那么难，管好自己的言论就可以了。

《管子·形势解》：“人主出言不逆于民心，不悖于理义，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复言也。出言而离父子之亲，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众，此言之不可复者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礼，遇人有信，行发于身而为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行发于身而为天下笑者，此不可复之行，故明主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言之不可复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贼暴也。故言而不信则民不附，行而贼暴则天下怨。民不附，天下怨，此灭亡之所从生也，故明主禁之。故曰：‘凡言之不可复，行之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愿也。

慕道斋释评 “中”，无过无不及，得道。

“愿”，愿望，思想。

“中心愿也”，他的愿望和思想合乎天道。

如果一个人的思想和愿望与天道一致，说话做事则随之成功，就会在周围环境中发生好的作用。君子用好的思想指导自己的言行，而他的言行又可以影响其他的人和物，有一种扩大效应。

《管子·宙合》：“夫天地一险一易，若鼓之有桴，适当则击。言苟有唱之，必有和之，和之不差，因以尽天地之道。景不为曲物直，响不为恶声美，是以圣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类来也。故君子绳绳乎慎其所先。”

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

慕道斋释评 “得敌”，遇到敌人，喻遇到需要处理的事情。

古人云：“出门如见敌”。实际上，不出门也应该如见敌。遇到任何事，首先应该想到是否有困难和危险，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鼓”，古代打仗时，前进就要击鼓，喻决心做某事。

“罢”，作罢，意思是决心不做某事。

“或鼓或罢”，一件事干或者不干，没有一定的准则，而是随机地作出决定。

“或泣或歌”，情绪不稳定，没有缘故地哭或乐，喻没有自己的立场。一个人如果一会儿哭泣，一会儿歌唱，肯定是精神上有大毛病。《史记·孔子世家》：“是日哭，则不歌。”

此爻批评有的人遇事没有准则,或者说没有“孚”,所以就经常作出错误的决定。情绪经常不稳定,没有自己的是非和立场,就会被偶然的事件牵着鼻子走。俗话说“主意不定,赔钱送命”,这一爻,描写的是“孚”的反面,是没有“孚”的表现,是无道的表现。

《老子·第二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意思是说,知道了什么是善,也就知道了什么是不善。

同样的道理,知道了什么是不善,也就知道了什么是善。在这一爻里,指出了什么是不有孚,同时也就等于指出了什么是有孚,指出了有孚的重要性。

此爻告诫遇事千万不能忽左忽右,喜悲无常。如果没有自己的立场,没有准主意,下文就是失败。

“或鼓或罢”是行动上不稳定,“或泣或歌”是思想上和情绪上不稳定。如果能避免这两个不稳定,就可以少犯左倾和右倾的错误。^①

《象》曰:“或鼓或罢”,位不当也。

慕道斋释评 “位不当也”,六三柔弱无位,喻没有准主意,缺乏主心骨,情绪不稳定,遇事没有正确的立场,其结果是举措不当,败亡之象也。

这里指出,本爻的态度是错误的,也就指明了什么样的态度才是正确的。

六四,月几望,马匹亡,无咎。

慕道斋释评 “望”,月满为望。

“月几望”,几乎到了满月的时候,喻事情近乎圆满。譬如,当官当到宰相,已经近乎圆满,再奢求,麻烦就要来了。^②

什么时候是“望”,和本人器量的大小也有关系。一般地说,如果一个人在某个位置上,手忙脚乱还招架不住,肯定是到了“望”。

“匹”,两个,成双,不相上下。《小尔雅》:“倍两谓之匹。”

王安石《秃山》诗:“相匹乃生子,子众孙还稠。”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晋、楚、齐、秦,匹也。”

“亡”,逃跑。《左传·宣公二年》:“问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

① 《吕氏春秋·先识览》:“管仲有疾,桓公往问之曰:‘仲父之疾病矣,将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齐鄙人有谚曰:“居者无载,行者无埋。”今臣将有远行,胡可以问?’桓公曰:‘愿仲父之无让也。’管仲对曰:‘愿君之远易牙、竖刀、常之巫、卫公子启方。’公曰:‘易牙烹其子以饗寡人,犹尚可疑邪?’管仲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将何有于君?’公又曰:‘竖刀自宫以近寡人,犹尚可疑邪?’管仲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将何有于君?’公又曰:‘常之巫审于死生,能去苛病,犹尚可疑邪?’管仲对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将以此无不为也。’公又曰:‘卫公子启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收归哭,犹尚可疑邪?’管仲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将何有于君?’公曰:‘诺。’管仲死,尽逐之。食不甘,言不治,苛病起,朝不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过乎?孰谓仲父尽之乎?’于是皆复召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从中出曰:‘公将以某日薨。’易牙、竖刀、常之巫相与作乱,塞宫门,筑高墙,不通人,矫以公令。有一妇人道垣人,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妇人曰:‘吾无所得。’公又曰:‘我欲饮。’妇人曰:‘吾无所得。’公曰:‘何故?’对曰:‘常之巫从中出曰:“公将以某日薨。”易牙、竖刀、常之巫相与作乱,塞宫门,筑高墙,不通人,故无所得。’卫公子启方以书社四十下卫。’公慨焉叹,涕出曰:‘嗟乎!圣人之所见岂不远哉?若死者有知,我将何面目以见仲父乎?’蒙衣袂而绝乎寿宫。虫流出于户,上盖以杨门之扇,此不卒听管仲之言也。桓公非轻难而惑管子也,无由接见也。无由接,固却其忠信,而爱其所尊贵也。”齐桓公死就死在一句话上:“仲父不亦过乎?孰谓仲父尽之乎?”这句话说明他心中没有准则,不明是非。

② 《吕氏春秋·季秋纪》:“德也者,万民之幸也。月也者,群阴之本也。月望则蚌蛤实,群阴盈;月晦则蚌蛤虚,群阴亏。夫月形乎天,而群阴化乎渊;圣人行德乎己,而四荒咸归乎仁。”

“马匹亡，无咎”，骑着一匹马，再带一匹备好的空马，以便换着骑，目的是加快速度，以这样的方式快速地跑掉，才能没有麻烦。

《智囊·兵智部·尔朱荣》：“尔朱荣率精骑七千，马皆有副，倍道兼行，东出湓口。”这里的“马皆有副”，如同说“马皆有匹”。本爻的“马匹”，是简化的说法。^①

这一爻是说，要见好就收，收时要快。事情已经近乎圆满，就要及时打住，免生变故。

《象》曰：“马匹亡”，绝类上也。

慕道斋释评 “绝类上也”，杜绝与上面更好的东西攀比的念头。如股票涨到了79元，心里暗念“等涨到85元就卖”，就是“类上也”。

九五，有孚挛如，无咎。

慕道斋释评 “孚”，古意鸟孵蛋，意思是笃信、笃守，转意为信念、准则。上面已有详尽的解释。

“挛”，连在一起，结成一块。^②

“有孚挛如，无咎”，具有坚强的信念，并且这些信念还结成一团，连成一片，没有缝隙，不可动摇，这样就不会出错。

《管子·君臣下》：“君之在国都也，若心之在身体也。道德定于上，则百姓化于下矣。戒心形于内，则容貌动于外矣。”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事件。所以，遇事不能简单套用以往的具体办法，而需要根据新的情况，综合运用有关的准则，找到适合的办法。这样，思想才不会僵化。而只有把准则连成一片，互相佐证，才能运用自如，不发生偏颇。

这一爻是说，要把《周易》中标有“有孚”的爻参互地看，连成一片，并牢牢守住。

《象》曰：“有孚挛如”，位正当也。

慕道斋释评 “位正当也”，九五处在高位，负有重大的责任，必须有很完善的准则体系，才能不犯错误。

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

慕道斋释评 “翰”，鸟翅膀上长而硬的羽毛。^③

体积比较大的鸟在飞行时，羽毛扇动，会吱吱地响，在地上往往都能听见，这叫“翰音”

① 《吕氏春秋·不苟论》：“冬与夏不能两刑，草与稼不能两成，新谷熟而陈谷亏，凡有角者无上齿，果实繁者木必靡，用智翰者无遂功，天之数也。遂，成也。故天子不处全，不处极，不处盈。全则必缺，极则必反，盈则必亏。先王知物之不可两大，故择务，当而处之。”

② 《说文解字》：“挛，系也。凡拘牵连系者皆曰挛。”

《汉书·叙传上》：“既系挛于世教矣，何用大道为自眩耀。”

《诗经·国风·曹风·鸛鸣》：“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

③ 《诗经·小雅·四月》：“匪鸛匪鸛，翰飞戾天。”

《诗经·小雅·小宛》：“宛彼鸛鸣，翰飞戾天。”

登于天”。与此相反,有一种猫头鹰,叫做苍枭,它的翅膀羽毛十分柔软,飞行时悄无声息,故它在捕杀地面的猎物时成功率比较高。

另外,据《礼记·曲礼下》:“鸡曰‘翰音’”。鸡的特点是飞不高,但飞的时候翅膀扇动的动静特别大,大概是由于这个缘故,古人名其曰“翰音”。

“翰音登于天”,鸡平时在离地面很近的地方行动,飞在天上,就不正常,必然会掉下来。

“贞凶”,预计凶险。鸡飞在天上,随时可能从天上摔下来,当然凶险。^①

这一爻是说,人应该时时尽量保持低调,这样比较吉祥。名过其实,妄自尊大,或者小人骤登高位,都容易出危险。尤其是小人物,没有很强的实力而得大名,祸亦随之。与其图虚名,招实祸,不如做一个安分守己、默默无闻的幸福之人。

九十多岁的合唱指挥家马革顺老先生说:“人应该像雪花一样,雪花有自己的原则,总是呈六角形,但落在地上时,总是默默无声;而不要像雨点一样,落在地上噼啪作响。”

作为比喻,本爻还指出,讲诚信也不能过了头,要适可而止。如果为了沽名钓誉,处处讲所谓的“诚信”,也不对。自古兵不厌诈,在战争中,要特别注意这一点。二战领袖之一的丘吉尔说:“在战争中,真理是如此的宝贵,以至于要用欺诈来保卫它。”^②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长也?

慕道斋释评 “何可长也”,声闻过情,怎么能长久呢?从来没有听说鸡可以活很多年的。鸡飞上天之后,就算下来时没有摔死,也早晚会被人杀来吃肉。

本卦名为《中孚卦》,讲的是诚信。但如果为了沽名钓誉、标榜自己,处处讲诚信,则很快就会灭亡。所以,讲诚信也不能过了头。^③

① 《尚书·大诰》:“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

《论语·宪问》:“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周易折中》评论此爻时说:“声闻过情,君子耻之。”

《论语》:“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论语·雍也》:“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论语·里仁》:“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吕氏春秋·仲春纪》:“天生人而使之有欲。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故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贵贱愚智贤不肖欲之若一,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圣人之所以异者,得其情也。由贵生动则得其情矣,不由贵生动则失其情矣。此二者死生存亡之本也。”

②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

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子鱼曰:‘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勍者,皆我敌也。虽及胡考,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儆可也。’”

③ 《吕氏春秋·孝行览》:“越国大饥,王恐,召范蠡而谋。范蠡曰:‘王何患焉?今之饥,此越之福,而吴之祸也。夫吴国甚富而财有余,其王年少,智寡才轻,好须臾之名,不思后患。王若重币卑辞以请食于吴,则食可得也。食得,其卒越必有吴,而王何患焉?’越王曰:‘善!’乃使人请食于吴。吴王将与之,伍子胥进谏曰:‘不可与也!夫吴之与越,接土邻境,道易人通,仇讎敌战之国也,非吴丧越,越必丧吴。若燕、秦、齐、晋,山处陆居,岂能逾五湖九江,越十七郛以有吴哉?故曰非吴丧越,越必丧吴。今将输之粟,与之食,是长吾讎而养吾仇也。悔无及也。不若勿与而攻之,固其数也,此昔晋先王之所以霸。且夫饥,代事也,犹渊之与阪,谁国无有?’吴王曰:‘不然。吾闻之,义兵不攻服,仁者食饥饿。今服而攻之,非义兵也;饥而不食,非仁体也。不仁不义,虽得十越,吾不为也。’遂与之食。不出三年,而吴亦饥,使人请食于越。越王弗与,乃攻之,夫差为禽。”

62 小过卦



001100

慕道斋释评 本卦的卦象是艮下震上，止下动上，或者说外动内止。

外有动，内有止，喻外面的大事到我这里，就化成了小事；外面的小事到我这里，就化成了无事。举重若轻，这就是本卦的如诗境界。

《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慕道斋释评 《玉篇》：“过，度也，越也。”本卦中的“过”，指过失。在正面论述小人优点的地方，“过”指过人之处。

大过和小过，是相对于大人物和小人物而言，大事和小事而言。小人物常有的偏颇与过错，叫小过，用《小过卦》来描述。大人物常有的偏颇和过错，叫大过，用《大过卦》来描述。从数量上讲，世界上总是小人物大大多于大人物，所以本卦的用途比《大过卦》还要广。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犯错误是平常人的平常事，但应尽可能地少犯错误，因此，《小过卦》应该被普通人立为座右铭。^①

“亨，利贞”，小人物做事的总的原则，也是要达到亨，使自己的那一点儿资源发挥到极致，这样才能有生存下去的机会。为达此目的，就要好好算计，所以叫做“利贞”。如果事事想到“亨”和“贞”，就可以少犯许多错误。

“可小事，不可大事”，小人物资源有限，只可把事情化小，不可把事情搞大。只可干小事，不可干大事，以免收不了场。另外，小人物对全面的情况缺乏了解，在不了解情况的前提下做事情，肯定要犯错误。请参阅《屯卦》九五。

“小”和“大”首先可以用作动词。

郭店《老子》：“为亡为，事亡事，昧亡昧，大小之。”

《红楼梦·第六十二回》：“大事化为小事，小事化为没事，方是兴旺之家。若得不了一点点子小事，便扬铃打鼓的乱折腾起来，不成道理。”

例如，在《红楼梦·第五十九回》里，赵姨娘为了一点擦脸用的蔷薇硝，就在家里大吵大闹，结果让人看不起。这正所谓不识大体，很容易惹出祸事。反过来讲，如果一个人善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非常吉祥。

① 《吕氏春秋·似顺论》：“知不知，上矣。过者之患，不知而自以为知。物多类然而不然，故亡国繇民无已。夫草有幸有藟，独食之则杀人，合而食之则益寿。万董不杀。漆淖水淖，合两淖则为蹇，湿之则为干。金柔锡柔，合两柔则为刚，燔之则为淖。或湿而干，或燔而淖，类固不必可推知也。小方，大方之类也；小马，大马之类也；小智，非大智之类也。

鲁人有公孙绰者，告人曰：‘我能起死人。’人问其故，对曰：‘我固能治偏枯，今吾倍所以为偏枯之药，则可以起死人矣。’物固有可以为小，不可以为大；可以为半，不可以为全者也。

和剑者曰：‘白所以为坚也，黄所以为韧也，黄白杂则坚且韧，良剑也。’难者曰：‘白所以为不韧也，黄所以为不坚也，黄白杂则不坚且不韧也。又柔则韧，坚则折。剑折且钝，焉得为利剑？’剑之情未革，而或以为良，或以为恶，说使之也。故有以聪明听说，则妄说者止；无以聪明听说，则老、桀无别矣。此忠臣之所患也，贤者之所以废也。”

又例如，上世纪五十年代，为了炼那一点土钢，就弄得国无宁日，也是“不成道理”。

“小”和“大”又可以用作形容词。例如，“文革”时的老百姓，经常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却不知自己正处在一个史无前例的浩劫之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为普通中国老百姓，在某种程度上拥护过“文化大革命”，是可以理解的，那是由于不了解这种大事情的整个情况。而且，正是老百姓自己，为这个错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为了避免重犯这种惨痛的错误，小人物就要注意吸取历史的教训，只干自己了解的事情，专心致志地为自己的生存而努力，不要干自己不了解的大事情，这也叫做“可小事，不可大事”。

小人物专心致志地发展自己，致力于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就是做“小事”。小人做小事，也要注意省心省力，最好能够做一件成一件，积微小而成高大，既有实际利益，又能锻炼自己。相反，贸然从事大事，容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但什么也得不到，还会造成损失。

《抱朴子》：“不欲广志远愿，不得规造异巧。”因为做这一类事情，费力伤神，容易使人短命。又曰：“积伤至尽，尽则早亡，尽则非道也。”

《老子》曰：“不道早已。”也是同样的意思。

“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飞鸟在天上，因为用力而把翅膀扇得吱吱响，喻小人物为了生计，已经拼搏得很辛苦，或已经有些声闻过情。这时最好往下飞，而不要往上飞。要使自己从脚不沾地，转变到脚踏实地，为自己留有余地，这样才能不出危险。而处处留有余地，就是大大的吉祥。

什么叫做往下飞？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清心省事，缩紧盘子，不求闻达，就是往下飞。

从卦象上来看，上为震，震为动，喻振翅高飞；下为艮，艮为止，喻停下来休息。对于小人物，一般地说，总是一动不如一静，宜下不宜上。

《管子·宙合》：“鸟飞准绳。此言大人之义也。夫鸟之飞也，必还山集谷。不还山则困，不集谷则死。山与谷之处也，不必正直。而还山集谷，曲则曲矣，而名绳焉。以为鸟起于北，意南而至于南，起于南，意交而至于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为伤。故圣人美而著之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绳；万家之都，不可平以准。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常，义立之谓贤。故为上者之论其下也，不可以失此术也。”

《彖》曰：“小过”，小者过而亨也。过以利贞，与时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飞鸟之象焉，“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顺也。

慕道斋释评 “小者”，能力不强，或位置不高、资源不多的人。

“小者过而亨也”，小人物有时处理事情应该过头一点，往安全的方向偏一些，以达到“亨”的目的。

“过以利贞，与时行也”，小人物在筹划、计算的时候，应该往安全的方向偏一些，这样才适合自己的身份。具体需要偏多少，要看情况而定。

“柔得中”，此为本卦的卦象。二、五都是阴爻，叫做“柔得中”，喻小人物虽然自己的能

力不强,但所处的地位尚好,譬如小店铺的少东家,处在吃喝不愁的位置上。

“是以小事吉也”,把事情化小,或循规蹈矩,干一些小事,吉祥。

“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从卦象上看,九四刚爻失位,喻自己的处境有重大缺陷,不可干大事,干大事就容易失败。例如,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才二十多岁就以篡位、谋反为己任,很快就丧了命。

“有飞鸟之象焉”,此卦的卦象,中间两爻为阳,其余为阴,中间像鸟身,两边像翅膀,看上去像一只飞鸟,喻小人物靠着自己的一点点力气在与命运拼搏,力图在这艰难的世界里找一条活路。

“飞鸟遗之音”,大鸟飞行时,翅膀上的大羽毛吱吱作响,请参阅《中孚卦》上九关于“翰音登于天”的解释。不过在《中孚卦》,用这个形象主要是为了强调鸟飞时,动静搞得很大的一面。本卦用这个形象,更强调鸟飞得很吃力,超负荷拼搏的一面。

“上逆而下顺”,往下飞与重力方向一致,容易停下来休息,叫做“顺”。往上飞与重力方向相反,不容易停下来休息,叫做“逆”。同理,摊子收得小,生活搞得简约,叫做“顺”;摊子铺得大,生活搞大排场,叫做“逆”。这里是在劝告小人物不要把摊子铺得太大,不要铺张浪费,以免收不了场。

《象》曰:山上有雷,小过。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

慕道斋释评 另一幅图画,山下雷上,所以叫做“山上有雷”。喻小人物艰难的生活情况,几乎每天都存在出危险的可能。小人物在世界上谋生存,不得不和各种复杂的人和事打交道,而面对这些人和事,到处都有危险。小人物的特点是自己的能力不强,资源不多,面对复杂的情况,还经不起折腾。小人物应该根据这个特点,对每天将要面临的危险有一个正确的估计。

“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君子平常的行为举止,要往恭敬、谨慎那边偏一点;遇到丧事,要往哀伤那边偏一点;日常用度,要往俭朴那边偏一点。所有这些偏一点的目的,都是求稳妥、求安全。

“行过乎恭”,就是做任何事都要小心翼翼。做到这一点,并没有什么额外的费用,或很少花费,就可以避免灾难。反之,不恭,玩儿悬的,不但得不到什么好处,或得到的好处微乎其微,还可能造成巨大的灾难。例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有个在云南的北京知青用手去拿一条快要死去的毒蛇,却被蛇咬了一口,不治身亡。这就是行不过乎恭带来的恶果。

君子往恭、哀、俭这些方向偏一点,会有好处。这些都是谨慎戒惧的表现,这样不容易出危险、出问题。^①

“用过乎俭”,还应理解为,除了平常用度俭朴之外,节省精力、不多事、别折腾,是更高级的俭。

《尚书·太甲上》:“无越厥命以自覆。慎乃俭德,惟怀永图。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度,则

^① 《礼记·檀弓下》:“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丧不过乎哀,容易引起别人的不满,也是祸患的根苗。”

释。”后半句的意思是：做事时，要像虞人拿着机弩，目标和机关之间一切都合适，才放箭。

古之贤人，行为都特别谨慎。举一个“行过乎恭”的例子：唐朝的郭子仪病了，朝廷上的官员都去看望。郭子仪听说卢杞来了，忙令家中的妇女回避，自己则趴伏在几案上休息，等候卢杞的到来。事后家人问起为什么要这样，郭子仪说：“卢杞相貌丑恶而心术阴险，你们见到了，不免要发笑；一旦被 he 觉察，怀恨在心，我的子孙就全完了。”

相反的例子：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生病，梁松来看望他，独拜于床下，马援没有还礼。梁松走后，马援的儿子们说：“梁松的地位贵重，朝廷上没有人不怕，大人怎么可以这样怠慢他？”马援说：“我是他父亲梁统的好朋友，对他来说是父辈。他的地位再尊贵，我也不能错了长幼次序呀！”但是，果然不出马援儿子们所料，梁松为了这一点小事，就开始不断地借故陷害马援，马援后来下场很惨。

小人物本钱小，出不起事故，得罪不起权贵，故必须“行过乎恭”。同理，谋划时宁深勿浅，保险系数宁大勿小。

对待自然界，也必须“行过乎恭”。《北京青年报》2005年8月11日有一则消息：22岁的女工刘某，随他人到青岛海边观浪，越过了海边的护栏。一个大浪打来，把她卷入海中。多人不顾生命危险，全力抢救，经过40分钟的努力，才把她拖上岸。刘某终因被海浪抛卷时头部受伤，不治身亡。当初如果她谨慎一些，这个丧身之祸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在地球的不同地方，这种“悔不当初”的事情会经常地、反复地发生，所以应该特别注意学习这一卦。

人必须时刻记得，自己是一块脆弱的蛋白质，物理上非常不稳定，这个系统随时有损坏、死亡的可能，随时会分解成尘土。人比起自然界，永远是渺小的。牢记而不忘这一点，才能谨慎戒惧，才能做到“行过乎恭”。^①

初六，飞鸟以凶。

慕道斋释评 初六柔而无位，势如“飞鸟”，脚不点地，没有歇脚的地方，所以凶险。这是小人物容易遇到的最基本的问题。

“飞鸟”，指自己要做的事情，超出了自己的能力和资源，力不从心。也指失去了自己

① 《资治通鉴·卷二九》里有一些陆贄的议论，解释了为什么要“行过乎恭”，值得一读：

其略曰：“天子之道，与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恶木而废发生，天子不以时有小人而废听纳。”又曰：“唯信与诚，有失无补。一不诚则心莫之保，一不信则言莫之行。陛下所谓失于诚信以致患者，臣窃以斯言为过矣。”又曰：“取之以智则人诈，示之以疑则人偷。上行之则下从之，上施之则下报之。若诚不尽于己而望尽于人，众必怠而不从矣。不诚于前而曰诚于后，众心疑而不信矣。是知诚信之道，不可斯须而去身。愿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为悔者也！”又曰：“臣闻仲虺赞扬成汤，不称其无过而称其改过；吉甫歌诵周宣，不美其无阙而美其补阙。是则圣贤之意较然著明，惟以改过为能，不以无过为贵。盖为人之行己，必有过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过而迁善，愚者耻过而遂非；迁善则其德日新，遂非则其恶弥积。”又曰：“谏官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于圣德固亦无亏。陛下若纳谏不违，则传之适足增美；陛下若违谏不纳，又安能禁之勿传！”又曰：“修言无验不必用，质言当理不必违。辞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实，虑之以终，其用无它，唯善所在。”又曰：“陛下所谓‘比见奏对论事皆是雷同听余说者’，臣窃以众多之议，足见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轻侮而莫之省恤也。陛下又谓‘试加质问，即便辞穷’者，臣但以陛下虽穷其辞而未穷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又曰：“为下者莫不愿忠，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两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愿达于上，上之情莫不求知于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难达，上恒苦下之难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谓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胜人，耻闻过，骋辩给，眩聪明，厉威严，恣强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谄谀，观望，畏懦，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胜必甘于侯辞，上耻过必忌于直谏，如是则下之谄谀者顺旨而忠实之语不闻矣。上骋辩必删说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诈，如是则下之观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辞不尽矣。上厉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规，如是则下之畏懦者避辜而情理之说不可申矣。夫以区域之广大，生灵之众多，宫阙之重深，高卑之隔限，自黎献而上，获睹至尊之光景者，逾亿兆而无一焉；就获睹之中得接言议者，又千万不一；幸而得接者，犹有九弊屈其间，则上下之情所通鲜矣。上情不通于下则人惑，下情不通于上则君疑。疑则不纳其诚，惑则不从其令。诚而不纳则纳应之以悖，令而不从则加之刑。下悖上刑，不暇何待！是使乱多理少，从古已然。”

安身立命的地方。

小人物拥有的资源很少，往往是勉强维持一个饭碗，这就是他生存的立脚之地。如果一旦失去了这个立脚点，没有了资斧，就会脚不点地，成了“飞鸟以凶”。

《象》曰：“飞鸟以凶”，不可如何也。

慕道斋释评 “不可如何也”，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捉襟见肘，或没有生路，进退失据，怎么办都不合适。这就是为什么小人物必须处处谨慎，处处收敛，事事防备，千万不能落入那种境地。

六二，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慕道斋释评 “过”，缺失，错过，不足之处。^①

《穀梁传·隐公四年》：“遇者，志相得也。”^②

“祖”，男性的祖先。“妣”，女性的祖先。《诗经·小雅·斯干》：“似续妣祖。”

① 《战国策·齐四》：“先生王斗造门而欲见齐宣王，宣王使谒者延入。王斗曰：‘斗趋见王为好势，王趋见斗为好士，于王何如？’使者复还报。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请从。’宣王因趋而迎之于门，与人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庙，守社稷，闻先生直言正谏不讳。’王斗对曰：‘王闻之过。斗生于乱世，事乱君，焉敢直言正谏。’宣王忿然作色，不说。”

《战国策·赵一》：“魏文侯借道于赵攻中山，赵侯将不许。赵利曰：‘过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则魏必罢，罢则赵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赵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赵也。君不如许之。许之大功，彼将知矣。利之也，必寝。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

《吕氏春秋·离俗览》：“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璜。文侯欲相之，而未能决，以问李克。李克对曰：‘君欲置相，则问乐璜与王孙苟端孰贤？’文侯曰：‘善。’以王孙苟端为不肖，翟璜进之，以乐璜为贤，季成进之。故相季成。凡听于主，言人不可不慎。季成，弟也，翟璜，友也，而犹不能知，何由知乐璜与王孙苟端哉？疏贱者知，亲习者不知，理无自然。自然而断相，过。李克之对文侯也，亦过。虽皆过，譬之若金之与木，金虽柔，犹坚于木。”

② 《穀梁传·庄公二十三年》又有：“遇者，志相得也。”

《穀梁传·庄公三十年》又有：“遇者，志相得也。”

《吕氏春秋·慎大览》：“张仪，魏氏余子也。将西游于秦，过东周。客有语之于昭文君者曰：‘魏氏人张仪，材士也，将西游于秦，愿君之礼貌之也。’昭文君见而谓之曰：‘闻客之秦，寡人之国小，不足以留客。虽游，然岂必遇哉？客或不遇，请与客共之。’张仪还走，北面再拜。张仪行，昭文君送而资之。”

《吕氏春秋·孝行览》：“凡遇，合也。时不合，必待合而后行。故比翼之鸟死乎木，比目之鱼死乎海。孔子周流海内，再干世主，如齐至卫，所见八十余君，委质为弟子者三千人，达徒七十人。七十人者，万乘之主得一人用可为师，不为无人。以此游仅至于鲁司寇，此天子之所以时绝也，诸侯之所以大乱也。乱则愚者之多幸也，幸则必不胜其任矣。任久不胜，则幸反为祸。其幸大者，其祸亦大，非祸独及己也。故君子不处幸，不为苟，必审诸已然后任，任然后动。”

《吕氏春秋·孝行览》：“陈有恶人焉，曰敦洽醺醺，椎颡广额，色如漆赭，垂眼临鼻，长肘而螯。陈侯见而甚说之，外使治其国，内使制其身。楚合诸侯，陈侯病，不能往，使敦洽醺醺往谢焉。楚王怪其名而先见之，客有进状。有恶其名言有恶状。楚王怒，合大夫而告之，曰：‘陈侯不知其不可使，是不知也；知而使之，是侮也。侮且不智，不可不攻也。’兴师伐陈，三月然后丧。恶足以骇人，言足以丧国，而友之足于陈侯而无上者也，至于亡而友不衰。夫不宜遇而遇者，则必废。宜遇而不遇者，此国之所以乱，世之所以衰也。天下之民，其苦愁劳从此生。凡举人之本，太上以志，其次以事，其次以功。三者弗能，国必残亡，群孽大至，身必死殃，年得至七十、九十犹尚幸。贤圣之后，反而孽民，是以贼其身，岂能独哉？”

《吕氏春秋·孝行览》：“君子之自行也，敬人而不必见敬，爱人而不必见爱。敬爱人者，己也；见敬爱者，人也。君子必在己者，不必在人者也。必在己，无不遇矣。”

《战国策·中山》：“犀首立五王，而中山后持。齐谓赵、魏曰：‘寡人羞与中山并为王，愿与大国伐之，以废其王。’中山闻之，大恐。召张登而告之曰：‘寡人且王，齐谓赵、魏曰：羞与寡人并为王，而欲伐寡人。恐亡其国，不在秦王，非子莫能吾救。’登对曰：‘君为臣多车重币，臣请见田婴。’中山之君遣之齐。见田婴曰：‘臣闻君欲废中山之王，将与赵、魏伐之，过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国伐之，中山虽益废王，犹且听也。且中山恐，必为赵、魏废其王而务附焉。是君为赵、魏驱羊也，非齐之利也。岂若中山废其王而事齐哉？’田婴曰：‘奈何？’张登曰：‘今君召中山，与之遇而许之王，中山必喜而绝赵、魏。赵、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而为君难其王，则中山必恐，为君废王事齐。彼患亡其国，是君废其王而亡其国，贤于为赵、魏驱羊也。’田婴曰：‘诺。’”

《战国策·秦四》：“楚、魏战于历山，魏许秦以上洛，以绝秦于楚。魏战胜，楚败于南阳。秦賁路于魏，魏不与。賁伐谓秦王曰：‘王何不谓楚王曰：魏许寡人以地，今战胜，魏王倍寡人也，王何不与寡人遇。魏畏秦、楚之合，必与秦地矣。是魏胜楚而亡地于秦也。是王以魏地德寡人，秦之楚者多资矣。魏弱，若不出地，则王攻其南，寡人绝其西，魏必危。’”秦王曰：‘善。’以是告楚。楚王扬言与秦遇。魏王闻之，恐，效上洛于秦。”

《战国策·燕一》：“张仪为秦破从连横，谓燕王曰：‘大王之所亲莫如赵。昔赵王以其姊为代王妻，欲并代，约与代王遇于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为金斗，长其尾，令之可以击人。与代王饮，而阴告厨人曰：‘即酒酣乐，进热饮，即因反斗击之。’于是酒酣乐，进取热饮。厨人进斟羹，因反斗而击之，代王脑涂地。其姊闻之，摩笄自刺也。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闻。’”

和某人会战也叫遇。《战国策·秦四》：“郢威王闻之，寝不寐，食不饱，帅天下百姓以与申缚遇于泗水之上，而大败申缚。”

“过其祖，遇其妣”，与某人的祖父合不来，就要好好地与他的祖母相处，不能再得罪。中华民族是敬老的民族，祖父母对一个人来讲，都是重要的社会关系，得罪不起，影响太大，必须处好。所以，如果和某人祖父的关系有了问题，就要在和他祖母的关系上设法补救。

“不及其君，遇其臣”，同样，在君王那里做得不够，就要好好地同他的臣子相处，以图补救。

这些话都是比喻，意思是说，当发现自己做了一件事情有缺点和不足时，如果这件事情本身难以改正和补救，要善于及时想办法，迂回地在和它有联系的事情上予以改正和补救。^①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要是活人，都会犯错误。犯了错误怎么办？总是要继续生活下去。除了改正错误，没有别的办法。往事不可复，来者犹可追。只有在类似的和有关事项上找补，才能挽回一部分损失。只要还没有输到底，事情还没有坏到底，人还有一口气，就不要轻言放弃。在失败的经验里，也许会有成功的因素。^②

“无咎”，有这样的见识，则可以消除灾祸。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过也。

慕道斋释评 “臣不可过也”，在君王那里做得不够好，在臣子那里就不可以再有缺欠了。

坏事情的发生，往往是由于一错再错。从一开始就防住错误当然很好，万一防不住，赶快刹车补救，往往还来得及。万万不可顺着原来的错误做法一路错下去，其后果不堪设想。

九三，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

慕道斋释评 对于坏人坏事的防范，很难防得刚刚好，因为你往往不知道坏人将怎样算计你，坏事情会怎样发生，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发生到什么程度。所以防备的措施不免要多一点、过头一点。

“弗过防之”，如果你防备得不过头一点。

① 《吕氏春秋·离俗览》：“齐桓公伐鲁，鲁人不敢轻战，去鲁国五十里而封之。鲁请比关内侯以听，桓公许之。曹刿谓鲁庄公曰：‘君宁死而又死乎？其宁生而又生乎？’庄公曰：‘何谓也？’曹刿曰：‘听臣之言，国必广大，身必安乐，是生而又生也；不听臣之言，国必灭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庄公曰：‘请从。’于是明日将盟，庄公与曹刿皆怀剑至于坛上。庄公左搏桓公，右抽剑以自承，曰：‘鲁国去境数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无生矣。钩其死也，戮于君前。’管仲、鲍叔进，曹刿按剑当两陛之间，曰：‘且二君将改图，毋或进者！’庄公曰：‘封于汝则可，不则请死。’管仲曰：‘以地卫君，非以君卫地，君其许之。’乃遂封于汶南，与之盟。归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劫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谓智；临难而不能勿听，不可谓勇；许之而不予，不可谓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虽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见信于天下，君犹得也。’庄公、仇也；曹刿，贼也。信于仇贼，又况于非仇贼者乎？夫九合之而合，壹匡之而听，从此生矣。管仲可谓能因物矣。以辱为荣，以穷为通，虽失乎前，可谓后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

② 《资治通鉴·卷二二九》里有一段陆贽的议论，讲如何改过：“臣闻仲虺赞扬成汤，不称其无过而称其改过；吉甫歌诵周宣，不美其无阙而美其补阙。是则圣贤之意较然著明，惟以改过为能，不以无过为贵。盖为人之行己，必有过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过而迁善，愚者耻过而遂非；迁善则其德日新，遂非则其恶弥积。”这一段因特别精彩，又特别有针对性，故再录于此。

《论语·学而篇》：“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从或戕之”，如果你大意迁就，尤其是盲目跟着别人跑，也许你会被杀害。

“凶”，凶险。

例如，翟让和李密同为隋末农民起义军瓦岗寨的著名首领，李密在骗得了翟让的信任之后，假借请他吃饭，将其杀害。据《资治通鉴·卷一八四》：“乃引让左右尽出，独密下壮士蔡建德持刀立侍。食未进，密出良弓，与让习射，让方引满，建德自后斫之，踣于床前，声若牛吼，并弘、摩侯、儒信皆杀之。徐世勣走出，门者斫之伤颈，王伯当遥诃止之。单雄信叩头请命，密释之。”

丧失必要的警惕性，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正面的例子：上将许世友从战争时代起，几十年来从来是手枪不离身，以防备别人谋害。他平时连睡觉时都是枪不离手边，甚至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都拒绝交出枪支。这就是“过防之”的好例子。

《象》曰：“从或戕之”，凶如何也！

慕道斋释评 “凶如何也”，多么凶险啊！

九四，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

慕道斋释评 九四有能力而无地位，必须谨慎从事，这正是小人物必须牢记的准则。此爻与六二、六五同为描述“行过乎恭”，讲了几个方面的问题。做好这几个方面，小人物就比较安全了。

“无咎”，本卦说的这一切，譬如“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等等，都是为了求无咎。凡事先求无咎，这是一个处理事情的普遍原则，看起来简单，实际上意义重大。可以说，《周易》的中心思想，就是求无咎。就是要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为这是小人物求生存所需要的基本准则。

人从生到死是一个自然过程，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人就有几件最基本的事情需要考虑：第一不要死于非命，第二不要遇到伤害和疾病，第三不要被人奴役，第四不要失去自由，第五不要失去温饱。这五件事，都是最重要的，都是在求“无咎”。在这五件事还没做好之前，顾及其他事情，就可视为多事。其结果，往往为了不重要的事情，而失去了这必需的五件事之一。黄帝《金人铭》：“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

人们常说的“不得已”，就是指上面五件事得不到满足，必须有所行动来改变这种状态。一般来说，做事是不是“不得已”，是判断是不是多事的标准。

《老子·第三十章》：“善有果而已，不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

古代哲人心中的聪明人，就是专心经营自己最要紧事情的人。老子在《道德经》中反复地提到“如婴儿”，如“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还有“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还有“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这里的“婴儿”，形容一种不管闲事，只专心于自己生命过程的心态。

有个古代的佛教故事，也说明了这种心态。源律师问大珠慧海禅师：“和尚修道还用

功否？”慧海说：“用功。”源律师问：“如何用功？”慧海说：“饥来吃饭，困来即眠。”源律师不解：“一切人总如此，同师用功否？”慧海说：“不同。他吃饭时，不肯吃饭，百般须索；睡时不肯睡，百般计较，所以不同也。”

“弗过，遇之”，做事恰到好处，没有缺失，力求妥帖，就不会出祸事，这是小人物应该力求做到的。

“往厉必戒”，对以前犯过的错误，发生过的危险，一定要引以为戒，永志不忘，不要再犯。学习颜回的“不二过”，是对待错误的正确态度。

“勿用”，以前的错误不要再犯。

《周易》中有许多“公用”、“王用”，“君子用”，但只出现了一个“小人用”，那就是《大壮卦》九三里的“小人用壮”。在那里，小人错误地运用了他的力量，事情办不成，反而伤害了自己。与其错误地运用力量，倒不如不用。

所以，本爻的“勿用”，就是防备“小人用”。因为本卦是《小过》，考虑到小人物的能力和见识有限，所以劝告不要轻易揽事，不要轻易拉长战线，以免引起损失。

《说文解字》：“永，长也。”《尚书·太甲上》：“慎乃俭德，惟怀永图。”

“永贞”，长时间地思考，永远不要忘记。围棋上有所谓“长考”，一步棋有时会考虑很久。这里是强调做任何事之前，都要考虑好了再干，要考虑长远，要时刻慎重地注意这一点。

反过来再看一遍，这一爻把“无咎”放在最前面，是因为“无咎”是小人为之奋斗的最根本的目的，后面的几条全是为达此目的的努力方向和具体办法。小人不求丰功伟业，能达到“无咎”就是幸福。孔子在《系辞上传》说：“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

《象》曰：“弗过，遇之”，位不当也。“往厉必戒”，终不可长也。

慕道斋释评 “位不当也”，九四刚而无位，形容小人地位低下，输不起，所以要事事求妥帖。

“终不可长也”，归根结底，有毛病非改不可，不能让它存在和发展，不然就容易发生危险。

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慕道斋释评 六五柔者上位，形势搞得不错，大概总有个小康水平。此时做事应该力求稳妥厚重，积蓄力量，引而不发。做人的诀窍：在平常的时候，不要锋芒毕露，要等到最稳妥的时机才行动。

“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在远离是非的地方，暗地里积蓄力量，不要妄动。“郊”，请参阅《需卦》初九。

“弋”，带绳的箭，射出还可以拉回来，所以不会有什么损失。“穴”，洞穴。《周易·系辞下传》：“上古穴居而野处。”

“公弋取彼在穴”，君子用带绳的箭，射猎物或敌人于洞穴之中。这样即使一次射不中，猎物或敌人由于空间之限制，跑不了。箭有绳拉着，也不会丢失。射不中可以再射，直至射中为止。有利条件占尽矣，还考虑好了后续动作，这时才可行动。力求稳妥，此为极致矣。

孔子在《系辞下传·第二章》说：“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说的就是这一爻。用杵臼舂米，杵的每一次运动，只砸在部分而不是全部的谷粒上。但由于可以反复地砸，谷粒在臼里又不会跑掉，最终总可以把所有的谷粒上的壳子都脱掉。这在概率上和“公弋取彼在穴”是一个道理，十拿十稳，做事不可能不成功。

《象》曰：“密云不雨”，已上也。

慕道斋释评 “已上也”，六五为柔者上位，日子已经过得不错，没有必要汲汲于进取，所以处事要格外谨慎、稳妥。这里强调要善于伏藏和等待时机。

只要善于等待机会，成功的概率就大大提高。等待时不忘积蓄力量，行动时则求必胜，这是君子做事的特点。

上六，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

慕道斋释评 《穀梁传·桓公十年》：“弗遇者，志不相得也。”

“弗遇，过之”，办事的方法不完善，不善于审时度势，抓不住机会。^①

“离”，放光，出风头。请参阅《离卦》。

“飞鸟离之，凶”，已成飞鸟之势，脚下无跟，还要汲汲于进取，洋洋得意，大放光明，总之，根基不稳固还要出风头，为无用的事费尽了力气，凶险。

例如，小人物虽然勉强有一个生存的机会，但如果在花销上大手大脚，不善于过日子，也容易成为飞鸟之势，难以为继。如现代人常常把自己搞成“按揭综合征”，或背上还不清的信用卡债务，一旦丢了工作，不堪设想。这样的人，由于自己的不谨慎，总是生活在巨大的压力之下或生活在危机之中。正是为了避免这些不利的情况发生，所以必须“用过乎俭”。

“是谓灾眚”，这就叫做灾难。“灾眚”用来形容最大的凶险。

《国语·楚语下》：“夫谁无疾眚！能者早除之。旧怨无宗，国之疾眚也，为之关钥藩篱而远备闲之，犹恐其至也，是之为日惕。若召而近之，死无日矣。”

此爻再一次强调，小人物必须小心谨慎，夹紧尾巴做人。力不可用尽，财不可用尽，势也不可尽。

① 《吕氏春秋·孝行览》：“凡治乱存亡，安危强弱，必有其遇，然后可成，各一则不没。故桀、纣虽不肖，其亡遇汤、武也，遇汤、武、天也，非桀、纣之不肖也。汤、武虽贤，其王遇桀、纣也，遇桀、纣、天也，非汤、武之贤也。若桀、纣不遇汤、武，未必亡也；桀、纣不亡，虽不肖，辱未至于此。若使汤、武不遇桀、纣，未必王也；汤、武不王，虽贤，显未至于此。故人主有大功不闻不肖，亡国之主不闻贤。譬之若良农，辨土地之宜，谨耕耨之事，未必收也；然而收者，必此人始在于遇时雨，遇时雨，天地也，非良农所能为也。”

《象》曰：“弗遇，过之”，已亢也。

慕道斋释评 “亢”，做事过分、狂妄、骄傲自大。请参阅《乾卦》上九。

“已亢也”，不善于审时度势，抓不住要点，做事不妥帖，表面上是个能力问题，实际上是由于骄傲自大，不尊重现实，不尊重客观规律，是自己的思想态度问题。

63 既济卦 010101

慕道斋释评 离下坎上，火下水上。从卦象上来解释，水往下走，火往上走，水火相济，喻事情安排得很妥帖，一幅用锅烧开水的样子，故曰“既济”。

《广韵》：“济，渡也。”李白《行路难》其一：“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所以，“济”，又当渡河讲。在《既济卦》和《未济卦》里，用小狐渡河来比喻办事情是否已经成功。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

上面说明了什么叫做“既济”，从反方面来理解，也说明了什么叫做“未济”。

《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

慕道斋释评 本卦每一爻都在正确的位置上，喻资源已经配置得很好。但在这个时候，有三个问题要特别注意，那就是“亨小”、“利贞”和“初吉终乱”。

“亨小”，“既济”时大的战略问题已经解决，没有大的失调问题，可以把精力放在次一等的东西上，使小的事情也亨起来。另外，在完成大的任务之后，领导的身心必然有些疲惫，百姓也需要休息，不应再折腾，应转而做些有益民生的事。这些事情看起来小，但是意义重大。请参阅本卦九三。

这是整个《周易》里唯一的一处“亨小”，值得特别注意。

“亨”是永恒的主题，要努力在一切大小事物中运用亨术。

“利贞”，虽然“既济”的时候形势很好，属于治世，但是仍要多多计算、谋划。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就是乱了治、治了又乱的历史，从来没有治了以后再也不乱的朝代。所以，“居安思危”在治世是头一位重要的，已经成了中国历朝皇帝的口头禅。虽然如此，尚且不能长久地保持大好形势，何况掉以轻心乎？那只能是速败而已。

“初吉终乱”，历史告诉我们，无论现在的形势多么吉祥，如果没有人的精心维持，终究会乱。这就是物理学的熵原理。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要“居安思危”的道理。

怎样长期持安保泰，是本卦的主要问题。

《象》曰：“既济，亨”，小者亨也。“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初吉”，柔得中也。终止则乱，其道穷也。

慕道斋释评 “小者亨也”，形势已经不错，要注意进一步搞好更细致的资源配置问题。由于大的形势已搞定，现在可以着手解决次要一点的问题，使这些问题也亨起来。由于世界是运动的，新问题是层出不穷的，不会出现那一天，天下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完了。

“刚柔正而位当也”，指卦象。此卦的每一爻都在正确的位置上，喻形势大好。

“柔得中也”，指六二，喻人们比较得道，按天道做事。“柔”，喻人。

“终止则乱，其道穷也”，如果不能保持这个大好形势，治世就会结束，就会由治又变成乱，那是因为人们又离开了道，不按天道做事的缘故。

《象》曰：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慕道斋释评 “水在火上”，卦象上的解释。水放在火上，很好，正是烧水的好姿态，喻形势很好。

“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君子要预先考虑发生患难的原因、发生患难的可能性和对付患难的办法，目的在于防患于未然。^①

例如，中国边远地区的一些民宅，设计时经过精心考虑，既能防水，又能防火，还能防贼，历经数百年，屹立不动。

考古工作者发现，早在河姆渡文化时期，中华民族的先民曾经住在海边，把居所建在小山的脚下，洪水一来就往小山上跑，这样既可以躲开洪水，又不会遭遇从大山上下来的泥石流。后来，大片的民居被海侵席卷了几次，淹死了很多人，这些先民进一步吸取教训，就迁到离海岸线稍远的地方居住。这些措施都是“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请参阅《豫卦》的六五和《大有卦》的六五。

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

慕道斋释评 “曳”，拉，拽。

“曳其轮”，拽住车轮子，放慢速度，喻谨慎从事，不轻易动作。既济时，已经达到了总体目的，就要以求稳妥为主要目标。这时候干事情要放慢求稳，切忌轻举妄动。

“濡”，潮湿。《诗经·国风·王风·羔裘》：“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②

“尾”，尾巴。《诗经·国风·邶风·旄丘》：“琐兮尾兮，流离之子。”

《庄子·盗跖》：“故《书》曰：‘孰恶孰美，成者为首，不成者为尾。’”在本卦和《未济卦》，

^① 《吕氏春秋·慎大览》：“贤主愈大愈惧，愈强愈恐。凡大者，小邻国也；强者，胜其敌也。胜其敌则多怨，小邻国则多患。多患多怨，国虽强大，恶得不惧？恶得不恐？故贤主于安思危，于达思穷，于得思丧。《周书》曰：‘若临深渊，若履薄冰。’以言慎事也。”

^② 《吕氏春秋·离俗览》：“季孙氏劫公室，孔子欲谏术则见外，于是受养而便说，鲁国以管。孔子曰：‘龙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浊，鱼食乎浊而游乎浊。今丘上不及龙，下不若鱼，丘其螭邪！’夫欲立功者，岂得中绳哉？救溺者濡，迫逐者趋。”

重大的事情为首，次要一些的事情为尾。

“濡其尾，无咎”，把尾巴弄湿了，喻有一些小的损失、小的不完善，不要紧，没有祸患。

反面的例子：隋炀帝刚即位的时候，天下富庶，形势大体很好。可他偏偏要为一点小小的不愉快就东征高丽，为了游幸江都而修运河。还搞了许多不必要的铺张浪费，一点也不肯凑合，只想着自己合适，不体恤百姓的艰辛。结果闹得国力空虚，民怨沸腾，四处造反，很快就把隋朝搞灭亡了，隋炀帝自己也丧了命。这叫做不识大体，本末倒置。

《象》曰：“曳其轮”，义无咎也。

慕道斋释评 “义”，好事情，正确的态度。

《说文解字》：“义，己之威仪也。从我羊。与善同意，故从羊。”

《释名》：“义，宜也。裁制事物，使各宜也。”

“义无咎也”，形势好的时候，要放慢求稳，谨慎从事才是正确的态度，这样就出不了大毛病。出祸事的缘故，多数是因为贪多求快。

六二，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

慕道斋释评 “茀”，首饰。自古以来，首饰都值一些钱。

“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妇人丢了首饰，不用找，七天之后就又得到了它。喻丢了首饰，不影响吃饭，没有伤及根本利益，根本不用着急。

既济时，总体形势很好，就像一个人家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吃喝不愁，不要斤斤计较于小事。“牛羊之家，不问鸡犬”，丢失一些小利益，不要管它。只要大的形势不丢，丢失的小利益不久就会挣回来。此时关键的事情是求稳，不要多事。^①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慕道斋释评 “以中道也”，这样做，就叫用中道。有这种胸怀，就能做到无为而治。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慕道斋释评 “高宗”，商代国君武丁。

“鬼方”，商朝有一些附庸国为它的“方国”，“鬼方”就是其中之一。据济南市博物馆的说法，商代时济南地区曾有一个“谭国”，也是商朝的“方国”之一，这从侧面证实了“鬼方”是怎么一回事。

“克”，战胜。请参见《同人卦》九五。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殷商高宗武丁，在位 59 年，曾经以妇好为统帅，对“鬼方”这

^① 《资治通鉴·卷六五》：“辽东单于遣仆丸与尚、熙奔辽东太守公孙康，其众尚有数千骑。或劝操遂击之，操曰：‘吾方使康斩送尚、熙首，不烦兵矣。’九月，操引兵自柳城还。公孙康欲取尚、熙以为功，乃先置精勇于厓中，然后请尚、熙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遂斩尚、熙，并遣仆丸首送之。诸将或问操：‘公还而康斩尚、熙，何也？’操曰：‘彼素畏尚、熙，吾急之则并力，缓之则自相图，其势然也。’”简练少事，才能稳住大盘子。

个国家用兵，三年才攻克。作为佐证，见《诗经·大雅·荡》：“内戾于中国，覃及鬼方。”

本爻用这个故事，喻多一事就会用去很长时间的 effort。所以在既济时，做事一定要慎重，有条理，不能好大喜功。

“小人”，喻没有远见卓识的人。

“小人勿用”，“既济”时，主要战略目的已经达到，不要轻启事端，不能依重小人，不要听从小人撺掇，做重大的事情也不能用小人为统帅。商高宗打鬼方还要花费三年，让小人去打，还不知要多少年。

是君子还是小人，主要看他的能力，而不是看他的官位。例如，同是伐东吴，曹操去伐，丢盔卸甲，就是小人；王濬去伐，一举成功，就是君子，主要是看能不能漂亮地打下来。

刘禹锡《西塞山怀古》：“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例如，明朝英宗听从小人宦官王振的主张，坚持要御驾亲征也先，结果自己被俘不说，还几乎亡了国。

《象》曰：“三年克之”，惫也。

慕道斋释评 “惫也”，疲惫。

殷朝的妇好是优秀的统帅，每战必胜，但是三十多岁就死了，这和她连年征战，过度辛劳有关系。为了伐鬼方这样的事丧失了妇好，对殷高宗来说，还是得不偿失。

三国时的关羽，也是因为轻易和东吴结怨，才丢失了荆州。

多事就容易疲惫，就容易失去大好形势，所谓“杀敌一万，自损三千”。所以，在既济的形势下，做大事之前要慎重考虑，审时度势，不可轻举妄动，以防把很好的大形势搞乱。

六四，繻有衣袽，终日戒。

慕道斋释评 《说文解字》：“繻，缁采色。”

《说文解字》：“缁，帛也。”为丝织品的总称。

“袽”，烂衣服或破旧棉絮。《玉篇》：“袽，敝衣也。”

“繻有衣袽”，有了彩色的绶罗绸缎还要穿破旧衣服。这是谦虚谨慎、事事留有充分的余地的表现。

《论语·子罕》：“子曰：‘衣敝缁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忤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终身诵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论语·述而》：“子曰：‘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固”的意思是稳当、坚实、保险。

《国语·周语下》：“居俭动敬，德让事咨，而能避怨，以为卿佐，其有不兴乎！”“繻有衣袽”，就体现了“居俭”。《小过卦》里有：“用过乎俭。”

《弟子规》：“唯德学，唯才艺，不如人，当自砺；若衣服，若饮食，不如人，勿生戚。”

《国语·鲁语上》：“夫服，心之文也。如龟焉，灼其中，必文于外。”所以，恶衣粗食是内

心警惕、谦逊的表现。世界上总是穷人多，富人少，穿一身破衣裳，就容易和人民打成一片。

在任何情况下，衣着都要朴素，都要和自己的环境一致。如同比目鱼，它时刻注意让自己的颜色和沙滩的颜色保持一致，为的是避免危险。

《商君书·去强》：“国富而贫治，曰重富，重富者强。”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处处节俭，谦虚谨慎，切莫多事，自己的形势就会朝更好的方向发展。可惜的是，人们往往在形势好的时候不注意，以至于后悔莫及。历史上的隋炀帝和唐玄宗，以至于后来的李自成、洪秀全，都有这样的教训。

“终日戒”，时时刻刻都要戒备，不能丧失警惕。

如果这种戒备，只停留在言词上，还是不行，必须有具体的预防措施。“衣衾”是一个比喻，指的就是这种措施。

在思想上和行为上，时时都有所戒备，就不容易失去已经获得的大好形势，就可以推迟“初吉终乱”的进程。

《象》曰：“终日戒”，有所疑也。

慕道斋释评 “有所疑也”，不放心，心里害怕，怕丢掉大好形势，与有恃无恐的态度相反。

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慕道斋释评 “杀牛”，大大破费，喻办事隆重。

“禴祭”，夏天的小祭，仪式简单，祭品不用牺牲。《周礼》：“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康熙字典》：“四时之祭最薄者也。”

“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东边的邻居为了祭祀，大大破费，以至于杀了牛，还不如西边的邻居搞一个最小的祭，得到的实惠很多。

“既济”时主要战略目的已经达到，自己又是九五之尊，就应该没有别的什么奢望。这时应该凡事简约为上，不要铺张浪费，才能得到实惠。最好是，要做的事情也办了，花费还不小，四两拨千斤。这是值得追求的一种境界。

做事情，不是摊子铺得越大越好，力气要用在点子上。如果小的动作能解决问题，就不要搞大的动作。重要的事情，是保持局势稳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搞表面文章，应是升平时期的主要政策。

《象》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时也。“实受其福”，吉大来也。

慕道斋释评 “‘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时也”，做事的诀窍是要与时偕行，要把握正确的时机，要注意简明扼要。做事以简约、注意效果为好。提倡少花钱，多办事；不花钱，也办事。不要搞铺张浪费。

“吉大来也”，处于治世的时候，如果有这个指导思想，吉祥的事就会源源而来。“吉大来”是整个《周易》中唯一的一处，与“元吉”不相上下。

上六，濡其首，厉。

慕道斋释评 “濡”，潮湿。

《诗经·国风·王风·羔裘》：“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濡其首”，头部弄潮湿了，喻招致了重大损失，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极力避免的。但在形势好，大功告成的时候，容易情绪松懈，大大咧咧，掉以轻心，所以特别容易栽大跟头。

例如，苻坚伐东晋，兵败之后，不久即身死，这就是在大好形势下忘乎所以，直接走向灭亡的例子。

据《晋书·苻坚载记》，前秦苻坚将要进攻东晋的时候，其下属石越劝谏说，晋有长江之险，不宜动兵。而苻坚说：“朕今有近百万大军，兵多将广，人多势众，投鞭于江，足断其流，岂惧天险？”正是这种狂妄导致了失败。

又如，曹操打赤壁之战，虽然侥幸地在华容道捡了一条性命，但其愚蠢的程度类似于苻坚。

“厉”，危险。

《象》曰：“濡其首，厉”，何可久也？

慕道斋释评 “何可久也”，一旦发生了重大失误，怎么能长久保持大好形势呢？最终的结果就是“初吉终乱”。

64 未济卦 101010

慕道斋释评 坎下离上，水下火上，这是卦象。水往下走，火往上走，水火不相济，凑不到一块，喻资源配置得不好，哪里都接不上，该办的事都办不成，故曰“未济”。

“济”字的解释，请参阅《既济卦》。

《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

慕道斋释评 本卦所有的阴爻和阳爻都不在正确的位置上，喻资源配置得很不好，所以在“亨”这方面要做的事情很多。每做一件，都可能得到大的收获。辩证地看，这是坏事，又是好事，这正是君子做事的大好机会。

现在，如何达到“亨”是首要问题，故首先说“亨”。

“小狐”，人做事要保持谦恭的心情，好比自己只是一只小狐。“狐”，是说自己很渺小，

是一个小动物,不要动辄就以为自己“史无前例”或“战无不胜”什么的。“狐”,提醒自己是生物,有其局限性和脆弱性,要时时刻刻小心谨慎。狐很聪明,还提醒自己要运用智慧。

《说文解字》:“汔,涸也。”是干燥、干枯的意思。

“小狐汔济”小狐过了河,身体还保持干爽,喻自己没有损失。这是会用“亨”术的表现,是未济时做事应追求的境界。

例如,抗战时期,粟裕在镇江附近伏击日本鬼子的车队。击毙鬼子数十,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自己的部队却无一伤亡。这正是把时间、地点和敌我力量对比运用得恰到好处

的结果。
“濡”,潮湿。《诗经·国风·王风·羔裘》:“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尾”,喻事情比较次要的部分,而不是全局,不是大事。《诗经·国风·邶风·旃丘》:“琐兮尾兮,流离之子。”

“濡其尾,无攸利”,小狐为了渡河而弄湿了尾巴,喻招致了损失。这说明办事不漂亮,有缺失,可以总结为行动不利。未济时,要干的事很多,如果每干一件事,自己都要损失一点,用不了多久,自己就会损失完了。这样办事的结果,就很不利。继续下去,就会走向败亡。这一句是指初六,是说在力量弱小的时候,做事要追求完美,不能出错,因为实在是输不起。^①

《彖》曰:“未济,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济”,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续终也。虽不当位,刚柔应也。

慕道斋释评 “柔得中也”,指六五,喻此人有智慧,有道。在未济之时,形势困难,问题复杂,只有有道的人才能达到“亨”。

“‘小狐汔济’,未出中也”,小狐渡过了河,还保持全身干燥,没有损失,就说明它做事有道。

“‘濡其尾,无攸利’,不续终也”,为过河而弄湿了尾巴,喻做事无道,不能善始善终。

“虽不当位,刚柔应也”,这是说本卦的卦相,阴爻阳爻都不当位,当然不好。但阴爻阳爻都有应,意思是一对四,二对五,三对六,都相匹配,这又是好的一面。这是一个比喻,意思是说无论在多么坏的形势下,都包含着可以利用的好的一面。形势不好,正是英雄用武之时,到处都有做事的机会。悲观失望,把事情看得一团漆黑是没有根据的。

人在未济之时,没有本钱骄傲自满,只有艰苦奋斗和运用智慧,才有可能壮大起来。如果能把这一条坚持到底,未尝没有成功的希望。

① 《史记·春申君列传》:“歌(申春君)乃上书说秦昭王曰:‘王若能持功守威,细攻取之心而肥仁义之地,使无后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负人徒之觜,仗兵革之强,乘毁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后患也。’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终之难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见伐赵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祸,吴见伐齐之便而不知干隧之败。此二国者,非无大功也,没利于前而易患于后也。吴之信越也,从而伐齐,既胜齐人于艾陵,还为越王禽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韩、魏也,从而伐赵,攻晋阳城,胜有日矣,韩、魏叛之,杀智伯瑤于曲台之下。今王妒楚之不毁也,而忘毁楚之强韩、魏也,臣为王虑而不取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慕道斋释评 “火在水上，未济”，这又是讲卦象。水为坎，象征危险；火为离，象征光明。喻人处于情况不利的时候，心里一定要明白自己的危险处境。

“君子以慎，辨物居方”，在困难的条件下，君子应该用小心谨慎的态度辨明形势，决定对策，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

变色龙和比目鱼用眼睛观察周围的环境，随时把自己身上的颜色变成和环境的色彩一样，这样做有利于它的生存。这就叫“辨物居方”，是一种在生活中处处小心翼翼的表现。

初六，濡其尾，吝。

慕道斋释评 “濡”，潮湿。

“尾”，喻事情比较次要的那部分；有时“尾”也指事情接近结束的那部分。“行百里者半九十”，做事情要有一个好的结尾，才算把事情做成。^①

“濡其尾，吝”，指做事情有缺点，或不能善始善终，功败垂成。不能圆满地完成既定的任务，还造成了损失，从长远来看，影响不好，必然要悔恨。

《说文解字》：“吝，恨惜也。”

在“未济”之时，自己力量弱小而百废待兴，做什么事都要仔细挑选，反复斟酌。而且做事要用庖丁解牛之术，最好一点损失都没有，这是在此阶段应该追求的境界。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极也。

慕道斋释评 “知”，晓事，智慧。

“濡其尾”，亦不知极也”，不能完成任务，还造成了损失，肯定是由于计划不周，行动有误。说明不晓事、没智慧到了极点。要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才能改变这种状况。

九二，曳其轮，贞吉。

慕道斋释评 “曳其轮”，拽住车轮子，喻放慢求稳，谨慎从事。

“贞吉”，预计吉祥。譬如开车的技术不高，切忌轻举妄动，所谓“慢一点全有了”。放慢速度，尤其是心情不要急躁，就可以大大减少出错的机会。

稳步前进，就是最快。心里越想快，就越容易出事故，结果是越慢，欲速则不达。

^① 《战国策·秦五》：“《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故先王之所重者，唯始与终。何以知其然？昔智伯瑤残范、中行，围逼晋阳，卒为三家笑；吴王夫差栖越于会稽，胜齐于艾陵，为黄池之遇，无礼于宋，遂与勾践禽，死于干隧；梁君伐楚胜齐，制赵、韩之兵，驱十二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后子死，身布冠而拘于秦。三者非无功也，能始而不能终也。今王破宜阳，残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雍天下之固，徙两周之疆，而世主不敢交；阳侯之塞，取黄棘，而韩、楚之兵不敢进。王若能为此尾，则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王若不能为此尾，而有后患，则臣恐诸侯之君、河、济之士，以王为吴、智之事也。《诗》云：‘行百里者半于九十’，此言末路之难。今大王皆有骄色，以臣之心观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非楚受兵，必秦也。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韩以拒秦，四国之兵敌，而未能复战也。齐、宋在绳墨之外以为权，故曰：先得齐、宋者伐秦。秦先得齐、宋，则韩氏铢，韩氏铢，则楚孤而受兵也；楚先得齐则魏氏铢，魏氏铢，则秦孤而受兵矣。若随此计而行之，则两国者必为天下笑矣。”

《象》曰：九二贞吉，中以行正也。

慕道斋释评 “中以行正也”，九二有能力，又有位，谨慎从事，故为中道，行为正确。

在《既济卦》里就有“曳其轮”，在《未济卦》里又重复出现，说明这是一个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遵循的原则。这个原则在《艮卦》里表现为初六，在《噬嗑卦》里表现为初九，在《大畜卦》里表现为初九和九二。这个思想被反复强调，不厌其烦，说明这是《周易》中头等重要的原则之一。

俗话说“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办事牢不牢，就看能否掌握好这条原则。

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

慕道斋释评 六三柔而无位，做事会有危险；但同时由于处于草创时期，不做事又不行，因为那样时间长了就要坐以待毙。此爻指出了这种两难的局面，提醒要特别注意一个事实：在自己还没有变得强大以前，干每件事都有风险，必须小心谨慎，故曰“未济，征凶”。

有了这样的谨慎和对形势的清醒认识，才有利于做大事，才有希望用不懈的努力摆脱不利的局面，故曰“利涉大川”。

《象》曰：“未济，征凶”，位不当也。

慕道斋释评 “位不当也”，六三本事不大，又无地位，喻总体形势不济，敌强我弱。所以，一定要多估计困难，切记做事会有危险。谨慎从事、开动脑筋，是走向成功的唯一之路。在自己弱小的情况下愚蠢地蛮干，只能是迅速地走向灭亡。

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慕道斋释评 九四刚而无位，在现实生活中喻做具体事务的人。

“贞吉，悔亡”，干事之前要多筹划计算，考虑成熟，想好了，确实没有纰漏才能干。只要按照《周易》中标明是“贞吉”，或比“贞吉”更好的爻所指出的原则去干，就能做到不后悔。请参阅《大壮卦》九四。

《战国策·魏二》：“齐、魏战于马陵，齐大胜魏，杀太子申，覆十万之军。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齐，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国虽小，吾常欲悉骑兵而攻之，何如？’对曰：‘不可。臣闻之，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计。今王所以告臣者，疏于度而远于计。王固先属怨于赵而后与齐战。今战不胜，国无守战之备，王又欲悉起而攻齐，此非臣之所谓也。王若欲报齐乎，则不如因变服折节而朝齐，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斗，则楚必伐齐。以休楚而伐罢齐，则必为楚禽矣。是王以楚毁齐也。’魏王曰：‘善。’乃使人报于齐，愿臣畜而朝。田婴许诺。战张曰：‘不可。战不胜魏，而得朝礼，与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胜也。今战胜魏，覆十万之军，而禽太子申，臣万乘之魏，而卑秦、楚，此其暴于戾定矣。且楚王之为人也，好用兵而甚务名，终为齐患者，比楚也。’田婴不听，遂内魏王，而与之并朝齐侯再三。赵氏丑之，楚王怒，自将而伐齐，赵应之，大败齐于徐州。”在这一段里，魏国工于心计，用计

谋达到了战场上达不到的目的，这就叫做“贞吉，悔亡”。

“震”，雷击，喻有力量的优势。

“震用伐鬼方”，在力量的优势的条件下讨伐鬼方。关于“伐鬼方”，请参阅《既济卦》九三。

“三年，有赏于大国”，经过长期艰苦奋斗，终于得到胜利，得到奖赏。这里强调的是耐力，是始终如一的努力。

从大的局面看，事情还没有做好叫做“未济”，事情做成功了叫做“既济”。从“未济”到“既济”，除了要事先谋划好之外，往往还要经过一个长期艰苦奋斗的过程，一个比耐力、比耐心的过程，才能最后达到目的。在这个过程开始之前，对于每一个行动步骤，都要仔细计算。

本爻是说，计算有了“贞吉”的把握，再加上坚持去做，才能得到成功，做到不后悔。

世界永远是运动变化的，机会总是层出不穷。做事力求把握最好的时机，争取最好的结果。不能用强迫症的思维方式来约束自己、强迫自己，认为这是最后一次做事的机会了，于是就瞎凑合、仓促上阵。那样只能把情况搞得更糟，然后引起后悔，而后悔是永远没有用的。

《象》曰：“贞吉，悔亡”，志行也。

慕道斋释评 “志行也”，一个人做事，必须按照自己的理想和计划去做，达到自己的目的，不然还不如不做。这样做事成功了，才能不后悔，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心境。

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慕道斋释评 “贞吉，无悔”，本爻又强调一遍，做事之前要多筹划计算，考虑成熟再做。按照《周易》中标明是“贞吉”，或比“贞吉”更好的爻指出的原则去干，就能没有后悔。

类似的话，上一爻已经说了一次，这里再次重复，说明此事的重要性。上一爻九四是一员干将，侧重于做具体的事；这一爻六五，是本卦的最高领导，侧重于运用哲学思想。

《战国策·魏一》：“《周书》曰：‘绵绵不绝，缓缓奈何；毫毛不拔，将成斧柯。’前虑不定，后有大患，将奈之何？”

“光”，指智慧。

“君子之光，有孚，吉”，君子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说话、办事不是随便的，而是时刻注意运用智慧。有理论的指导，有一套自成系统的准则，这样做事才吉祥。这里已经接近全书的末尾，所以反复叮咛。

《战国策·韩三》：“夫孪子之相似者，唯其母知之而已；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国其利害之相似，正如孪子之相似也。得以其道为之，则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则主卑而身危。”

做事随便，欠考虑，欠稳妥，也是一种骄傲、蔑视天道的表现。

《战国策·燕一》：“夫骄主必不好计，而亡国之臣贪于财。王诚毋爱宠子母弟以为质，宝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轻亡宋，则齐可亡已。”

《周易》中有许多地方提到君子应该如何做事，不胜枚举。要把这些地方一件一件地玩味、体会、记熟、练习，使之成为自己的习惯，这就是走向吉祥的道路。孔子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这种境界。

《象》曰：“君子之光”，其辉吉也。

慕道斋释评 “其辉吉也”，君子的言行，处处注意运用智慧。而智慧的光辉，充满了吉祥。

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慕道斋释评 “有孚”，有正确的信念和准则。做事无论大小，都要有准则。如果没有的话，就会随意行事，有时往往因为一件小事，就搞坏了全局。请参阅《中孚卦》。

“有孚于饮酒，无咎”，这里举一个例子。对喝酒这种事，只要心里有章法和准则，就不会坏大事。这里再一次说明准则和信念的重要性。

东晋时的陶侃，自己订规矩，饮酒从来不过三杯，所以从来没有因酒误事。

《论语·子罕》：“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

“濡”，潮湿。

《诗经·国风·王风·羔裘》：“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首”，头部，喻带有全局性的重要问题。

“濡其首，有孚失是”，因喝酒招致了重大损失，说明做此事时心中无道，缺乏应该有的准则，或者说准则不对。这里的“是”，就是“实事求是”中的“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在实践中招致了重大损失，就说明你的道不对，没有其他的解释。

例如，张飞喜欢酒后鞭打士卒，以致后来因此丢了脑袋。这件事不说明被打的人如何坏，如何叛逆，而说明张飞的做法有问题。

汉朝的灌夫在田蚡的酒宴上酒后骂座，结果导致灌夫的全家和窦婴的全家都被杀得精光。这个惨烈的事实说明，这种做法有问题。请参阅《史记·樊郤滕灌列传》。

据《资治通鉴·卷七七》记载，三国时孙琳废吴主孙亮，立孙休。后来孙琳酒后失言，发泄对孙休的不满，由此引起了孙休的警觉，孙休找了个机会把孙琳杀了。孙琳不喝酒就不会失言，不失言就不会丢命。

酒后坏事的例子，史不绝书，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看到。几千年来，一直是如此。

《尚书·酒诰》：“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由此看来，从上古开始，喝酒就容易坏事。

应该牢牢记住，干任何事都可能失败。只有对每件事都敬慎，才有可能保持不败。喝酒，小事也，但也可能引起大的失败。

譬如，全世界每年因酒后驾车而死伤的人数，不知道有多少万。此事害人害己，有那么多血淋淋的教训在前面，各国政府还有那么多的处罚，但就是屡禁不止。

只要有人类社会存在,就会有酒;只要有酒存在,就可能产生祸害。从这里又一次看到《周易》有多么强的预见性,从几千年前一直预见到现在,再一直看到永远。其他的事情可以举一反三。

《孟子·梁惠王下》：“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

更重要的是，此爻给出了一个检验自己的“孚”，即自己的信念和准则的方法：如果某种行为在实践中遭到损失或失败，就说明自己相应的信念和准则不对或不全对，就需要改正。不然，将来还会因此招致一连串的失败。

《象》曰：“饮酒濡首”，亦不知节也。

慕道斋释评 “亦不知节也”，喝酒本身不足以坏事，而无节制、无准则，则足以坏大事。这里举例说明了做事不知节制、没有准则的危害性。

未济之时，形势艰难，干任何事情都应该有理、有利、有节。这里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什么是“节”，请参阅《节卦》。

《尚书·酒诰》：“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

同文又有：“罔敢湏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

本爻释评中的几段引文，都是关于饮酒和做事的至理名言，对建立自己正确的“孚”和“节”很有帮助。



易经小词典

易：

“易”是个象形文字，像倾倒液体的形状。与《易经》有关的辞意：

①倾注，倾倒，流注，流动。例句：“(弓弓)易涂，尸方不出于之？”

②变易，更易。例句：“贞：不其易日？”

③容易。例句：“贞：王恒易御？”

天道，道：

在大自然中有一些法则，法则不是物质。因为首先物质必然有质量，我们这里认为能量也是质量的一种形式；其次物质必然与空间和时间有关系，就是说，物质必然有具体的空间位置，物质必然随着时间变化。但是，法则本身没有质量，与空间和时间也没有关系，就是说，在宇宙的任何角落它都是同时存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化。法则也不是精神，因为法则不是由于人脑的存在而存在的。人脑和法则的关系，就像地图和道路的关系，我们可以说地图大致地描述了道路，但地图并不是道路本身。

举例来说，能量守恒定律就是一条有上述特点的自然法则。能量守恒定律又叫做热力学第一定律，除此以外还有热力学第二定律、热力学第三定律，这些都是自然法则。自然法则究竟有多少，现在没有人知道，将来也永远没有人知道。有人认为可以穷尽自然法则，这种想法只说明他的狂妄。虽然人不能穷尽自然法则，但人毕竟已经认识了一些自然法则，今后还会认识更多的自然法则；这些自然法则是一切科学的基石，也是正确的哲学的基石。所以，本书作者努力让它们作为本书的基石。那么，什么是“正确的哲学”？就是它的主要推论在现实世界被检验为真实的哲学，所以哲学必须用实践来检验，必须用历史来检验，历史就是前人的实践。

本书中的“天道”，是一种简洁的符号，代表上述自然法则。行文中它既可代表一个具体的自然法则，也可代表这些自然法则全体。这只是一个符号，没有任何神秘之处，和任何迷信没有关系。就像“房子”是一个符号，它可以指任何一幢房子、任何一种房子，也可以指地球上所有的房子，虽然你并不知道地球上究竟有多少幢房子、多少种房子，但是这

些并不要紧,这些只是一些枝节问题。

《管子·形势解》:“道者,扶持众物,使得生育,而各终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乡,或以治国,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异。’”

人的行为得不得天道,要用实践来检验。《礼记·礼器》:“孔子曰:‘我战则克,祭则受福。’盖得其道矣。”《礼记·祭统》:“贤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谓福也。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者,谓之备。言内尽于己,而外顺于道也。”

《礼记·礼运》:“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天道是供我们免费使用的,处处可以发现,地宝、人情也随处可以找到。《礼记·礼运》:“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

黄石公《素书》:“夫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道者,人之所蹈,使万物不知其所由。德者,人之所得,使万物各得其所欲。仁者,人之所亲,有慈惠恻隐之心,以遂其生存。义者,人之所宜,赏善罚恶,以立功立事。礼者,人之所履,夙兴夜寐,以成人伦之序。夫欲为人之本,不可无一焉。”

《庄子·在宥》:“不通于道者,无自而可;不明于道者,悲夫!何谓道?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与人道也,相去远矣,不可不察也。”

《庄子·齐物论》:“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任何小小的成功,后面都隐藏着道。反之,失败就意味着无道。

彖:

处于每一卦的开始,是这一卦的摘要和中心思想。

大象:

紧随彖的位置,是从卦象上进一步解释《彖》的一段文字。

小象:

紧随爻词,是对爻词的进一步解释。

占,卜,卦,贞:

《说文解字》:“占,视兆问也,从卜,从口。”

《说文解字》:“卜,灼剥龟也,象灸龟之形。一曰象龟灸之从横也。”同书还有:“卦,筮也,从卜,圭声。”

《康熙字典》:“卦之为言挂也,挂万象于上也。”同书还有:“贞,卜问也,从卜,贝以为赏也。”就是说,贞就是卜,用钱作为奖赏。

卜和贞意思相近,在甲骨文的记载中,卜字前往往是时间,贞字前往往是人名,所谓“贞人”是也。《甲骨文语法学》P184 例句:“辛酉卜,尹贞,王步自商,亡灾?”其格式是:时

间，贞人的名字，事情，问题。之所以用这样的格式，是因为事后要定期考核贞人说得究竟准不准。龟甲经过烧灼，上面的文字就再也不能改动；贞人的名字在上面，他如果写得好，他的这份功劳别人抢也抢不走；他如果写得不好，他的这份责任想赖也赖不掉。

卜和贞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决策疑难问题。《周礼·春官》里有小宗伯、大卜、卜师、龟人、占人、筮人等，都是从事“卜”和“贞”事务的官职。

后世对于卜的依赖逐渐减弱，据《资治通鉴·卷一九一》：“世民犹未决，众曰：‘大王以为舜为何如人？’曰：‘圣人也。’众曰：‘使舜浚井不出，则为井中之泥；涂廩不下，则为廩上之灰，安能泽被天下，法施后世乎！是以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盖所存者大故也。’世民命卜之，幕僚张公谨自外来，取龟投地，曰：‘卜以决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于是定计。”

关于古代占卜的进一步解释，请见本书所附《中国古代的卜筮术》。

吉，凶：

《说文解字》：“吉，善也。”事情做得漂亮就叫做吉。

《说文解字》：“凶，恶也。象地穿交陷其中也。”事情做得拙劣就叫做凶。“凶”是个象形文字，好像地陷下去，人被层层埋在底下。

黄石公《素书》：“有道则吉，无道则凶。吉者，百福所归；凶者，百祸所攻。”

《弟子规》：“命实造于心，吉凶惟人召。”

以下一段文字出自《资治通鉴·卷二二八》，很好地解释了什么是吉，什么是凶：“上与陆贽语及乱故，深自克责。贽曰：‘致今日之患，皆群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贽退，上疏，以为：‘……圣旨又以国家兴衰，皆有天命。臣闻天所视听，皆因于人。故祖伊责纣之辞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数纣之罪曰：‘乃曰吾有命，罔惩其侮。’此又舍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视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失得之象。’此乃天命由人，其义明矣。然则圣哲之意，《六经》会通，皆谓祸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盖人事理而天命降乱者，未之有也；人事乱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自顷征讨频频，刑网稍密，物力耗竭，人心惊疑，如居风涛，汹汹靡定。上自朝列，下达蒸黎，日夕族党聚谋，咸忧必有变故，旋属泾原叛卒，果如众庶所虞。京师之人，动逾亿计，固非悉知算术，皆晓占书，则明致寇之由，未必尽关天命。臣闻理或生乱，乱或资理，有以无难而失守，有因多难而兴邦。今生乱失守之事，则既往不可复追矣；其资理兴邦之业，在陛下克励而谨修之。何忧乎乱人，何畏乎厄运！勤励不息，足致升平，岂止荡涤氛祲，旋复宫阙而已！”

何谓《六经》？《庄子·天运》里有解释：“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

贞凶：

预计此事的吉凶，算起来率上是凶险。简言之就是：预计凶险。

贞吉：

预计此事的吉凶，算起来概率上是吉祥。简言之就是：预计吉祥。

艰贞：

《说文解字》：“艰，土难治也。”艰贞，是指不厌其烦地、顽强地思考、筹划。莱布尼兹和黑格尔受了中国古代八卦的启发，提出了辩证法。认为对事物要贞正反两个面，这就是对立统一，辩证法的思想。其实中国古代哲学不但包括辩证法，还有更丰富的内容，认为一般问题至少要贞六个方面，这就是《周易》的思想，这就是为什么每一卦都至少有六爻。对最重要的问题，有时需要贞的方面多于六个，就是“艰贞”。《乾》、《坤》两卦，就多于六爻。问题越重要，贞的面就越多；数目的多少，视问题而定，并没有一定的限制。

厉：

《玉篇》：“厉，危也。”

厉，也作一种病人。《礼记·檀弓下》：“吴侵陈，斩祀杀厉，师还出竟，陈太宰嚭使于师。夫差谓行人仪曰：‘是夫也多言，盍尝问焉？师必有名，人之称斯师也者，则谓之何？’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斩祀，不杀厉，不获二毛。今斯师也，杀厉与？其不谓之杀厉之师与？’”

《庄子·天地》：“厉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视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

转意为忧惧、惨淡的心情。《尚书·罔命》：“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厉，中夜以兴，思免厥愆。”

贞厉：

预计有危险。

吝：

《说文解字》：“吝，恨也。”

贞吝：

预计要悔恨。

咎、无咎：

《说文解字》：“咎，灾也。从人从各。各者，相违也。”

《尔雅·释诂》：“咎，病也。”

《广韵》：“咎，愆也，过也。”

“无咎”，没有过错。

《老子·第九章》：“富贵而骄，自遗咎也。”



《庄子·天下》：“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关尹曰：‘在己无居，形物自著。’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尝先人而常随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独取后。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实，己独取虚。无藏也故有余，岿然而有余。其行身也，徐而不费，无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独曲全。曰：‘苟免于咎。’以深为根，以约为纪。曰：‘坚则毁矣，锐则挫矣。’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可谓至极。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攸往：

“攸”，行。《说文解字》：“攸，行水也。”引申为行动。“攸往”，为了一定目的去干事情。

时义：

《尚书·说命中》：“虑善以动，动惟厥时。”意思是：考虑好了再行动，行动必须掌握时机。同文又有：“惟天聪明，惟圣时宪，惟臣钦若，惟民从义。”这里的“时宪”，也是掌握时机。

《管子·乘马》：“时之处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故曰：今日不为，明日亡货。昔之日，已往而不来矣。”

“时义”，就是某一原则根据当时情况的具体应用。《孙子兵法·虚实篇》：“水因地而成形，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中，中道：

《中庸》：“不偏之谓中。”所以，“中”就是不偏离道，恰到好处。

《后汉书·荀韩钟陈列传》：“昔者圣人建天地之中而谓之礼，礼者，所以兴福祥之本，而止祸乱之源也。”

《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又：“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又：“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又：“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弗失之矣。”又：“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又：“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又：“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大学》：“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

《尚书·皋陶谟》：“皋陶曰：‘宽而栗·（豁达大度而能戒惧），柔而立（柔顺于环境而有主见；软虽软，莫投降），愿而恭·（对自己的愿望要谨慎），乱而敬·（面对乱纷的情况而能认真小心），扰而毅（遇到干扰不忘主要目的），直而温·（理直气壮而言词温和，令人易于

接受；硬虽硬，莫激烈），简而廉·（大少之；不生事，不要钱；唯不要钱才能不生事），刚而塞·（凡事有主见而思想周密），强而义（重大问题上主张正确、不屈不挠，利执言）。彰厥有常，吉哉！（彰，彰显。常，永远。永远彰显这些德行，吉祥啊！）”有·号者为“祗敬六德”。

合中道之人，做事必然妥帖。《礼记·檀弓上》：“将军文子之丧，既除丧，而后越人来吊；主人深衣练冠，待于庙，垂涕洟。子游观之曰：‘将军文氏之子其庶几乎！亡于礼者之礼也，其动也中。’”《礼记·丧服四制》：“此丧之所以三年，贤者不得过，不肖者不得不及，此丧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

德：

《礼记·乡饮酒义》：“德也者，得于身也。故曰：‘古之学术道者，将以得身也。是故圣人务焉。’”

有用的天道物质化在人的脑子里，就是德。《孙子兵法·虚实篇》：“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

正：

一棵大树独立生长在广袤的原野上，树冠丰满舒展，不偏不倚，就是正。

《庄子·庚桑楚》：“贵、富、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谬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荡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

肥：

《礼记·礼运》：“四体既正，肤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

《庄子·德充符》：“受命于地，唯松柏独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唯尧、舜独也正，在万物之首。幸能正生，以正众生。”

敬：

《礼记·祭统》：“身致其诚信，诚信之谓尽，尽之谓敬，敬尽可以事神明。”

仁，义：

仁中有二，即不但爱自己，还兼爱别人，但不是无原则地爱别人。《礼记·中庸》：“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

诚：

《礼记·中庸》：“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又有：“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着，着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

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祲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十翼：

《彖上传》，《彖下传》，《象上传》，《象下传》，《系辞上传》，《系辞下传》，《文言》，《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

六经：

《庄子·天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中国古代的卜筮术

中国古人和现代人一样，经常会面临各种抉择。在实践中他们认识到，抉择是一种艺术，在重大问题上抉择得好与坏，会对当事人后来的生活造成重大影响；如果在重大问题上抉择错误，其后果往往是令人难以承受的。所以，中国古人特别重视重大抉择之前的调查研究工作，和辨别各种不同抉择之后果的工作，他们把这些工作叫做“贞”。《周礼·春官·大卜》：“凡国大贞，卜立君，卜大封，则视高，作龟。大祭祀，则视高，命龟。凡小事，莅卜。”《说文解字》：“贞，卜问也，从卜，贝以为贄也。”这里的“国大贞”，就是对国家大事进行抉择。在甲骨文里，“高”是一座楼。在这句话里，这座楼可能是古代存放机密文件的地方。“视高”，就是到楼上去查看文件。之所以要到楼上去，是为了保密和安全，强调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郑重其事。

为了做好“贞”，中国古人用“卜筮”作为决策的辅助方法。“卜”和“筮”是两种不同的方法。从工具上来说，卜用龟，筮用蓍草，看上去有很大不同，但其目的有类似之处，所以后世往往把二者一起提及。《礼记·曲礼上》：“龟为卜，策为筮者，先圣王之所以使民信时日、敬鬼神、畏法令也。”

“卜筮”是很庄重的事，往往有重大的后果，所以不允许信口开河，每一个说法都必须从特别指定的经典中来。从古人所用的经典上来说，“卜”用得多一些，就是所谓“三兆”、“三易”、“三梦”；“筮”用得少一些，有“三易”就可以了。可惜的是，这九部书，除了《周易》完好地保存到现在，其余八部都佚失了，我们只能从《周礼》中知道它们大概的样子：“三兆”即《玉兆》、《瓦兆》、《原兆》，各有一百二十章，每章十节；“三易”即《连山》、《归藏》、《周易》，以八卦为基础，各有六十四卦；“三梦”即《致梦》、《觴梦》、《咸陟》，共有十章九十节。值得庆幸的是，《周礼》上关于《周易》的记载，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周易》是一致的，这说明《周礼》上的记载基本上是可信的。由于我们现在还存有千年以前的《周易》碑刻，《周易》现在的流行本偏离原文的概率不大，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宝贵的财富，是世界上其他民族无法比拟的。《周礼·春官·大卜》：“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掌三梦之法，一曰致梦，二曰觴梦，三曰咸陟。其经

运十，其别九十。”

用卜和筮的根本意义，在于利用历史经验，在于利用先人已有的理论和告诫。几千年来，《周易》就像一位亲切的长辈，不倦地谆谆告诫着我们一代一代的后人。其应用的原理是什么呢？其实并没有任何神秘的地方。我们现在应用对数表、三角函数表、积分表，都是答案表，从问题直接到答案，中间的解题步骤全部略去了。因为所需要的答案前人已经算过，并经过反复验证，我们就不必再算。直接查表，不但节约时间，也减少了出错的概率。同理，上述“三兆”、“三易”、“三梦”九种经典，是上古人长期历史经验的结晶，是先辈留给后辈的警示告诫，用来描述数学无法描述的更复杂的社会现象和人生哲学，是经过我们民族上古几千年以上的历史反复验证过的。卜和筮的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引用上述九种经典之一，相当于查答案表，最终达到引历史经验为戒鉴的目的。这种方法，就是用统一的步骤、用专业人员来引用最高明的经典，比平常人随便引用他人的语录减少了任意性，降低了决策时出错的概率。《礼记·缙衣》：“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卜筮。古之遗言与？龟筮犹不能知也，而况于人乎？’”《诗》云：‘我龟既厌，不我告犹。’《兑命》曰：‘爵无及恶德，民立而正事。纯而祭祀，是为不敬；事烦则乱，事神则难。’《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

在许多情况下，决策人不是饱读典籍的人，所以人们在决策时往往不能及时想起相关的历史教训，不能及时想起相关的古代告诫，而在事后追悔莫及。用卜和筮的方法，就是为了使决策人能够及时地、正确地回想起这些古训。《系辞上传·第十一章》：“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什么叫做“钩深致远”？就是从繁多的典籍之中，把你现在需要的那句话提取出来，以应用到现实之中。

作卜和筮分别有几个步骤，体现了人员之间严格的分工。《说文解字》：“占，视兆问也，从卜从口。”卜筮工作中，根据上一步的要求，作出下一步的事，就叫做“占”。《周礼·春官·占人》：“凡卜筮，君占体，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礼记·玉藻》：“卜人定龟，史定墨，君定体。”卜筮工作是为了决定重要的事，为了防止个人操纵卜筮的结果，有必要把卜和筮的工作分成几个步骤干，让不同的人干不同的步骤，以减少个人的偏见。这样的分工也利于保密，下面做具体工作的人并不完全了解上面决策的人究竟要干什么，而上面的人却容易发挥和考察各个环节专业人员的特长。如上文所示，在进行重要的卜和筮的时候，古人规定，由君主负责提出问题，大夫负责决定用哪一卦，史官负责写卦辞，卜人负责刻龟甲。

由于卜和筮关系重大，对这一类工作还必须有严格的奖惩和考核制度。《周礼·春官·占人》：“凡卜筮，既事，则系币，以比其命。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每次卜筮都要赏钱，赏钱的多少与事情的大小成正比；到每年的年终统计每个人的成绩。这样既能调动专业人员的积极性，又可以防止滥竽充数的现象。在出土的甲骨文中，有很多实例记载了“卜”的时间、问题，“卜”的结论和做这项工作的人的名字（名字后面用“贞”字），这些都利于事后的考核。在出土的甲骨上，往往有烧过的迹象，这是因为烧过的甲骨，由于蛋白质变性，再刻起来就会和没有烧过的不一样，能防止在事后篡改重要的记录和文件。

为了特别慎重,有时用多个人同时做同一件卜筮工作,如果他们的意见不一样,做结论时就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尚书·洪范》:“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用这样的方法,来发扬民主,防止独断专行和操纵决策。

只有在重大事情上难以决断的时候,才应该用卜和筮,不可以随随便便把这种庄重的工作用在小事上。如果已经有把握,知道事情应该怎样做,直接去做就是了,用不着卜和筮。《礼记·曲礼上》:“疑而筮之,则弗非也。”《礼记·表记》:“卜宅寝室,天子不卜,处大庙。”“无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褒事上帝。”另一方面,决断国家大事,真的需要筮卜的时候,应先筮后卜。《周礼·春官·筮人》:“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为什么必须先筮而后卜呢?上文提到,《周易》是用来筮的。仔细研究《周易》的卦辞,可以发现,这些卦辞大都是关于方针大计、思想路线的哲学性的议论;而仔细地观察甲骨文,不难发现卜辞大都是关于具体事物、具体方法的议论,哲学性的议论很少。处理问题时要先考虑方针大计,再考虑具体方法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要先筮而后卜。

对同一件事情,筮和卜一共最多进行三次,并且要独立进行,不能择己所好,用一个卜筮结果抹杀另一个卜筮结果。《周易·蒙卦》:“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礼记·曲礼上》:“卜筮不过三,卜筮不相袭。”这样可防止人们的一种常见的倾向,就是拒绝听取自己不喜欢的意见,偏爱自己喜欢的意见。

在重大问题的抉择上,如果拿不定主意,要考虑五件事,卜和筮的结果只是其中的两件。其余三件是:君主怎么想,大臣谋士们怎么想,百姓们怎么想。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考虑国家元首的意见,各级干部们的意见,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尚书·洪范》:“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最后一句话值得特别注意:“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意思是说,如果用筮和卜来参考历史经验,结论都是某事不可以做,虽然当时社会上下,包括国家元首、干部的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大多数都赞成做,这事还是不可以做。用这样的态度,就可以避免类似于“文化大革命”一类的巨大错误。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全国上下,红旗如海,掌声如雷,高音喇叭不绝于耳,平民百姓如醉如狂;但是这一切都不能使“文化大革命”逃脱其失败的命运,改变不了十年浩劫的惨剧,因为谬误毕竟是谬误,无论当时有多少人支持,都改变不了这一点。

下面要介绍的就是“筮”和“卜”的具体做法。因为应该“先筮后卜”,所以我们先讨论筮,再讨论卜。

《周礼·春官·筮人》:“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参,九曰巫环,以辨吉凶。”这里又一次肯定,做筮这个工作要用“三易”作为经典。虽然“三易”已经丢了两个,但所幸我们还有一部完整的《周易》,可以用来作筮。现在的问题是:“九筮”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要用“九筮”?

设想把九根蓍草染成红、黄、蓝、白、黑、橙、绿、青、紫等不同的九种颜色，设紫色蓍草为老九“巫环”，剩下的八根分别代表八卦，那么，我们有选择地挑出九根蓍草中的两根，就可以表示《周易》里的任何一卦。为什么会是这样？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有趣的智力测验，留给读者。

《仪礼·士冠礼》举了一个例子，告诉我们古人是怎样筮：“筮于庙门。主人玄冠朝服，缁带素鞶，即位于门东西面。有司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东面，北上。筮与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布席于门中，闱西阙外，西面。筮人执策，抽上韋，兼执之，进受命于主人。宰自右少退，赞命。筮人许诺，右还，即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卒筮，书卦，执以示主人。主人受视，反之。”略去细节，我们看到筮的时候有三个主要人物：主人、筮人、卦者。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主人发布命令，筮人挑出两根蓍草，然后卦者根据这两根蓍草写好卦辞，拿给主人看。回想一下《周礼·春官·占人》“凡卜筮，君占体，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再对比一下上面所引用的两段话，我们就可以看出“君”就相当于主人，“大夫”就相当于筮人，“史”就相当于卦者。

那么筮人是怎样抽取蓍草的呢？“筮人执策，抽上韋，兼执之，进受命于主人”，筮人进来接受主人命令的时候双手捧着两样东西，一样是九根染过不同颜色的蓍草，即“九筮”，另一样是一个空卦筒。筮人听清楚主人的要求之后，根据自己对“三易”的知识，必须选择不多不少正好两根蓍草放入卦筒，筮人的工作就算完毕，这就叫“大夫占色”。卦者根据卦筒里的两根不同颜色的蓍草和《周易》原文，就可以准确地写出所要的卦辞来，然后把卦辞拿给主人看，这就叫“书卦，执以示主人”。

还有一个例子。《仪礼·士丧礼》：“筮宅，冢人营之。掘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既朝哭，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经。命筮者在主人之右。筮者东面，抽上韋，兼执之，南面受命。命曰：‘哀子某，为其父某甫筮宅。度兹幽宅，兆基无有后艰？’筮人许诺，不述命，右还，北面，指中封而筮。卦者在左，卒筮，执卦以示命筮者。命筮者受视，反之，东面。旅占，卒，进告于命筮者与主人：‘占之曰从。’主人经，哭，不踊。若不从，筮择如初仪。”和刚才引用的《仪礼·士冠礼》对比一下，其不同之处是这一段举例说明了什么是“筮命”，还多了一个“旅占”的情节。从这一段的上下文来看，“旅占”就是卦者把卦辞做一番总结，以达到一个简短的、明确的结论。

2007年，考古工作者对距今五千余年的安徽凌家滩历史文化遗址进行了发掘工作，发现了当时政治首领的墓葬。在墓主人的腰部附近，发现了一个空心玉龟，玉龟里有两支玉筮。据上文的分析，玉龟应该相当于“抽上韋”，只要另外备好九种颜色，且有选择地把颜色蘸在那两支玉筮上，其作用就相当于上面提到的两根有颜色的蓍草，就可以用来代表六十四卦中的任何一卦。由于玉筮藏在玉龟里，无关的人员就无从知道玉筮的状态，有很好的保密性。如果上面这些解释是正确的，那么可以推论，六十四卦的卦辞在五千余年前就已经有了，虽然在版本上可能和今天的《周易》有所不同，但其目的和作用应该是一样的。

关于“筮”的讨论到此告一段落，下面讨论“卜”。

现代人研究卜有一个不可克服的困难，就是：虽然用来做“卜”这项工作的“三易”还剩

了一部《周易》，但是“三兆”和“三梦”这六部必需的经典，已全部佚失。少了这个不可替代的条件，许多“卜”的工作，现代人已经无法去做，除非他们能写出自己的新的“三兆”和“三梦”。坦白地说，恐怕现代人在近期内不具备这种能力。

虽然做“卜”这个工作有上述困难，但是由于我们已经比较透彻地理解了如何作“筮”，我们可以用类似的方法来讨论作“卜”的大致轮廓。

首先，“卜”要用龟甲，这就比用蓍草麻烦，需要有专人在不同地区、不同季节收集不同品种的龟甲，以供不时之需。《周礼·春官·龟人》：“龟人掌六龟之属，各有名物。天龟曰灵属，地龟曰绎属，东龟曰果属，西龟曰雷属，南龟曰猎属，北龟曰若属，各以其方之色与其体辨之。凡取龟用，秋时；攻龟用，春时；各以其物，入于龟室。上春衅龟，祭祀先卜。若有祭事，则奉龟以往。旅，亦如之。丧，亦如之。”

“卜”的程序也比较繁琐。《仪礼·士丧礼》里有一个“卜”的例子：“卜日，既朝哭，皆复外位。卜人先奠龟于西塾上，南首，有席。楚燎置于燎，在龟东。族长莅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门西，东面南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卜人及执燎、席者在塾西。阼东扉，主妇立于其内。席于阼西阙外。宗人告事具。主人北面，免经，左拥之。莅卜即位于门东，西面。卜人抱龟、燎，先奠龟，西首，燎在北。宗人受卜人龟，示高。莅卜受视，反之。宗人还，少退，受命。命曰：‘哀子某，来日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无有近悔？’许诺，不述命；还即席，西面坐；命龟，兴；授卜人龟，负东扉。卜人坐，作龟，兴。宗人受龟，示莅卜。莅卜受视，反之。宗人退，东面。乃旅占，卒，不释龟，告于莅卜与主人：‘占曰某日从。’授卜人龟。告于主妇，主妇哭。告于异爵者。使人告于众宾。卜人彻龟。宗人告事毕。主人经，入，哭，如筮宅。宾出，拜送，若不从，卜择如初仪。”对比上面关于“筮”的描述，“卜”有几个特点值得注意，现一一分析如下：

略去细节，参加“卜”的人物有主人、宗人、莅卜、卜人，其中卜人做了最重要的工作。

从设备上看，“卜”多了“楚燎”和“燎”，这说明做“卜”这件事一定要烧火。为什么要烧火？《周礼·春官·卜师》：“凡卜事，视高，扬火以作龟，致其墨。”《周礼·春官·蕤氏》：“蕤氏掌共燎、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热燎，遂吹其燎契，以授卜师，遂役之。”从这些文献看，烧火是为了“作龟”。什么是“作龟”？就是在龟甲上刻字。“契”就是刻刀，“燎契”就是烧热的刻刀。作龟时用火把“燎”点着，用来加热刻刀，然后用热刻刀在龟甲上刻字，刻后在字里填上墨，以便阅读。上面《周礼·春官·占人》里提到的“卜人占坼”，就是说卜人负责在龟甲上刻出沟槽，这些龟甲上刻出的沟槽就是甲骨文，这是“作龟”的另一种说法。

为什么要用热刻刀在龟甲上刻字？原因之一是：在龟甲上，用热刻刀刻字应该比用冷刻刀容易得多。这个推论有待于将来做一个实验予以证实。

上面几个地方还出现过“示高”和“视高”，什么是“高”？《说文解字》：“高，崇也，象台。观高之形，从门、口，与仓、舍同意。”所以，“高”与仓、舍同意，应该是个装东西的地方。是个装什么东西的地方？在本文的一开始就曾提到，做“卜”这件工作一定要查阅几本经典，但在上面引用的一段《仪礼·士丧礼》里并没有直接提到这些经典；推敲上下文的顺序，这

个“高”一定是储存经典的地方。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先“视高”，即查阅经典，然后才能“作龟”，即刻卜辞，非常合乎逻辑。

《尚书·大诰》里有一个“命龟”的例子，录在这里以备参考：“予不敢闭于天降威，用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即命曰：‘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越兹蠢。殷小腆诞敢纪其叙。天降威，知我国有疵，民不康，曰：予复！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献有十夫予翼，以于救宁、武图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这是把“卜”用在国家大事上的实例。

在国家大事上用卜，当然比办个丧事要复杂得多；体现在“命龟”这个步骤上，多了许多名堂。《周礼·春官·大卜》：“以邦事作龟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与，四曰谋，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蓍。以八命者赞三兆、三易、三梦之占，以观国家之吉凶，以诏救政。”这里提到的“八命”，就是指在“命龟”阶段应该考虑的八个方面的问题。现在，我们可以从字面上对这八个方面划一个大致的范围，虽然不能穷尽各种可能性，至少可以说明要考虑的问题范围之广。

(1)需要动员的力量。譬如需要多少军队、多少民夫、多少粮草、多少车辆等等。

(2)自己国家的情况。譬如军队实力、人民情绪等等。

(3)外交的情况。譬如有无条约、有无外援等等。

(4)基本策略。譬如行动的步骤等等。

(5)要达到的目标。譬如是要灭某国、占某地，还是打了就跑等等。

(6)达到目标之前必须完成任务。譬如一定要切断某道路、占领某山头等等。

(7)气候上的考虑。譬如风雨冰雪、酷暑严寒等等。

(8)空间和时间上的考虑。譬如山川河流、关隘村落、道路桥梁、时间表等等。

仔细观察出土的比较大的有甲骨文的龟甲，可以发现，龟甲上面的甲骨文并不是一行一行很规则地写在一起，像我们平常写文章那样，而是把龟甲的表面分成几个象限，文字则是东一团，西一团，写在不同的象限里。为什么要这样？因为要“八命”，卜辞就要照顾到八个方面；为了查找方便，关于不同方面的卜辞，就要刻在不同的象限里。

为什么要求刻出的卜辞必须查找方便？因为卜辞刻在龟甲上，不是用来摆摆样子的，它是做事的指南和纲要。《周礼·春官·大卜》：“国大迁、大师，则贞龟。凡旅，陈龟。凡丧事，命龟。”大卜的另外职责就是，在国家迁都之前或大战之前，要对着相应的卜辞看了又看，想了又想，以求慎重，以求不走样地实施计划，这就叫“贞龟”；在旅行中，也要时常把卜辞摆出来，对照检查一番，以免路上出什么问题，这就叫“陈龟”；办丧事，为了避免疏漏，把要做的事开一个清单，一样一样照着做，这就叫“命龟”。

在历史上，周文王的先祖古公亶父率领人民迁到岐山，当时那里是一片肥沃的平地；在建造宫室之前，古公亶父的建设计划曾被刻在龟甲上。《诗经·大雅·绵》唱道：“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这段诗歌，就是此事的有力证据。

“卜”可以用在大事上，也可以用在相对来说小一点的事情上。《周礼·春官·卜师》：“卜师掌三《三》龟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义兆，四曰弓兆。凡卜事，视高，扬火以作龟，致其墨。凡卜，辨龟之上下、左右、阴阳，以授命龟者而诏相之。”在这里，“凡卜事”，就

是指卜大事；“凡卜”，就是指卜比较小的事。

《礼记·檀弓下》：“石骀仲卒，无适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为后者。曰：‘沐浴佩玉则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执亲之丧，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卫人以龟为有知也。”在这个例子里，是要在六个庶子里选一位当某人的继承人。这不是国家大事，是一家一户的私事，必须找个办法解决。由于事情太具体，也许没有什么经典可查；但对于一个家来说，也是一件庄重的事，所以要用卜。处理这件事的关键在于要保证公平，使所有的当事人都能认可，不然就有可能在事后引起冲突。

这时候，就用得着卜师的本领，他的职责是认出龟甲的背面、腹面、龟头、龟尾，即“辨龟之上下、左右、阴阳，以授命龟者而诏相之”。假定龟甲的背面叫“方兆”，腹面叫“功兆”，龟头向卜师则叫做“义兆”，尾向卜师则叫做“弓光”。然后设想在地上画一个圆圈，请卜师和六位庶子其中之一站在圆圈旁；在卜师两侧画一个范围，龟头方向落入这个范围就算“义兆”。然后，把龟甲向上抛，使其落入地上的圆圈内，并规定，如果“方兆”和“义兆”同时出现，该庶子就保留其继承人候选人的资格；否则，他就算落选出局。

如果用上述方法，不偏不倚地作用于所有的庶子，那么，顶多重复几次，我们一定可以确定出一位继承人，并且使落选候选人对选择的方法无可挑剔。这个方法，类似于现代的“抓阄”。在现代，一般是用小纸团“抓阄”，如果有人在上面做记号，就可能作弊；以此为导火索，就会引发更大的争议，说不定在家门之内就杀将起来。用古法，作弊的可能就大大减少，可以避免激烈的争斗，实在是一家人的长治久安之策。

我们看“阄”字，“门”里面是一个“龟”字，意思是在家门里使用龟，说明龟甲和“抓阄”在古时候有紧密的联系。可以推论，“卜”的一部分工作和“抓阄”是一回事，其理论基础就是概率论。

上面说过，可以用于“卜筮”工作的古代经典，如今只剩下了《周易》。所以，努力学习《周易》就有着特殊的意义，其研究成果会对现代人的决策工作起好的指导作用。我们现在运用《周易》，可以采用新的方法，完全可以不用蓍草和龟甲的帮助，也不需要那么多辅助的人员和繁琐的步骤，从而使《周易》成为平常百姓可以独自运用的工具，方便得就像查字典一样。

用现代的方法使用《周易》，方法虽然有所不同，但在《周易》后面的理论支柱一点也没有变，那就是历史的经验和前辈的告诫。其对于现实生活的作用也一点没有变，那就是时时向人们提供劝诫和敲响警钟。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将来还会发生，这是一条如同能量守恒定律一样的普遍真理，可以应用在宇宙的任何角落。这条真理是《周易》告诉我们的，叫做“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这样一个伟大的理论，在《周易》的六十四卦里只占了《泰卦》中的一爻。读者可以想象，《周易》会告诉我们多少条这样的真理。

关于《周易》的现代用法，请参阅本书的《序言》。

怎样才能读懂《周易》(代后记)

《周易》是一本哲学著作。它所研究的问题是人们如何才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并警示人们远离各种危险和灾难。所以,这本书的所有议论都是关于人的,它是“以人为本”思想的源头。本书的目录,列出了《周易》之内容的框架,书中所提出的问题,都是人们在生活中经常遇到的、迫切需要指导的问题。

《周易》是整个中华文化的源头,而阴阳又是《周易》的源头。阴阳,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对立统一。在中国,人人都懂得什么是对联,对联就是对立统一的一个好例子。中国人写对联写了几千年,妇孺皆会,所以中国人才是对立统一的真正发明者,对立统一在古代就叫做阴阳。

和牛顿同时建立微积分学的德国数学家莱布尼兹,在1703年,通过法国传教士鲍威特,看到了中国《周易》的图像。由于《周易》图像的启发,他发明和完善了二进制数学。在二进制数学中,如果定义0是阴,那么1就可以定义为阳。所以,他认为组成《周易》的阴阳符号和他发明的二进制数学是同一种东西。由此,莱布尼兹对中华文化非常景仰,以至于写信给当时的康熙皇帝,申请加入中国国籍。

由莱布尼兹奠定的二进制数学,经过几百年的演变,成了现代计算机科学的基础。在计算机里,算来算去,除了0,就是1,没有别的东西。或者说在计算机里除了阴,就是阳。而现代生活已经证明,计算机可以显示和处理任何语言、图像、声音、数学,以及人们能够想象的一切信息。这就是说,所有这一切不同形式的信息,只要有足够位数的阴和阳,都可以显示和处理。所以,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的二,就是指阴阳。阴阳组成了我们周围的世界,可以用来表达一切形式的信息,这在今天已经不是一个空洞的理论,而是铁一般的事实。

三个阴阳符号形成一组,就成了八卦。在计算机科学中,二进制的每一位,叫做一个bit。而八卦符号,仅仅用了三个bit(三位),就可以表示许多自然和社会现象,这就是八卦的高明之处。孔子在《说卦传》中指出,八卦可以表示许多不同意思,现代也有许多这方面的参考书,这里不一一列举。一套八卦,无非是“乾坤坎离艮兑震巽”,以下的表格说明了八卦的符号表示法、二进制表示法和对应的一组经常用到的物理意义。

	乾	坤	坎	离	艮	兑	震	巽
阴阳	☰	☷	☵	☲	☶	☱	☳	☴
二进制	111	000	010	101	100	011	001	110
可以表示	天	地	水	火	山	泽	雷	风

如同汉字可以一字多义，同一个八卦符号也可以有不同的意思，往往视上下文和所处的环境而定。

古人为什么发明这么一套八卦符号呢？目的是减少信息量而达到表达事情时的极度简练。仅仅用三个 bit 就可以表示这么多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中国人才能做得到，而且永远也不可能做得比这个更为简练。

用两个八卦叠加，就形成了《周易》的六十四卦，这六十四卦组成了一个哲学体系，每一卦说明一个哲学问题。哲学的问题比自然的问题更难、更复杂，需要用更多的信息量才可以表达清楚，所以《周易》里的卦为复卦，从三个 bit 扩展到六个 bit。中国的习惯是把叠加的两个八卦竖着写，所以下面的一个八卦叫做下卦或内卦，上面的一个八卦叫做上卦或外卦。《周易》卦中的每个 bit，或者说每一位，叫做一爻。每一爻说明所论述的这个哲学问题的一个侧面，从下到上，分别叫做初爻、二爻、三爻、四爻、五爻、上爻，一共说明了该哲学问题的六个侧面。而一个正方体也有六个相等的侧面，所以说，《周易》还有一种几何上的美。习惯上，六爻中的阴爻叫做六，大概是因为六字下面有两点；阳爻叫做九，大概是因为九字上面有一横，这些都类似阴阳符号的书写方式。仅仅用六个 bit，就可以推演出六十四卦，就搭建出了一个哲学框架，在这个世界上，又是只有中国人才能做得到，又是永远也不可能做得比这个更为简练。而且，这个哲学体系，比任何西方哲学都要更详细、完备和实用，还具有结构上的规律性和对称美，这些特点从本书的目录就可以看出来。

说到这里，八卦是阴阳、《周易》是阴阳、计算机也是阴阳，好像一切都成了阴阳，阴阳一下子又变得神秘起来，好像阴阳能控制我们。而人们最恨的就是被别的东西控制，所以长期以来，大多数人对阴阳、八卦敬而远之。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阴阳其实什么也不是，只是人们头脑中创造的一种最简单的符号，目的是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从物理上看，计算机中并没有什么 1 和 0，也没有阴和阳，有的只是大大小小的电路，还有大批的电子在各个导线和器件之间乱窜。如果用这种角度考虑问题，谁的脑子也受不了，要不了多久就会得神经病，对事情有害无益。只有将各种电路的状态抽象成简化过的 0 和 1，或叫做阴和阳，电路之间的各种逻辑关系才容易思考，才能够让计算机老老实实地为我们服务。自从有了计算机，我们思考和处理问题更轻松、更快捷，生活变得更丰富多彩，是计算机为我们服务，而不是我们为计算机服务；是我们控制计算机，而不是计算机控制我们。而所有这一切，如果不能做到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不引入 0 和 1 或阴和阳的概念，是无法实现的。

在哲学上，是同样的道理。世界上有那么多人、那么多事，如果不能做到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没有相对简练而明快的哲学，人所面临的将是一个乱糟糟的茫茫世界，无从下手。《周易》哲学引用阴阳，以这个最简单工具为基础，用几千字就把整个哲学说得清清楚楚

楚，为人们正确地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提供了有力工具，使看上去乱糟糟的世界在人们的头脑中抽象起来，变得井井有条。譬如，世界虽然有很多人，但在《周易》的笔下，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君子，一种是小人。什么是君子？什么是小人？各人在生活中都有各人的体会，不必多说。

孔子在《系辞下传·第十章》中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三才六爻之中，五六为天，一二为地，三四为人。

在人类社会，粗略地说，有的人社会地位比较低，有的人社会地位比较高。《周易》卦中的二爻和五爻，分别处在下卦和上卦的中间，叫做“得中”，在多数情况下，它们分别用来描述社会地位比较低和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人，在遇到某类问题时应该采取的正确做法，也可以说成是地道和天道。而初爻经常用来表述这一卦的基本思想，六爻则用来表述这一卦比较过分或极端的做法。而三爻和四爻经常用来表述人们经常犯的错误，这大概就是成语“不三不四”的由来。古人还认为，阴爻应占据偶数位，而阳爻应占据奇数位，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不合时宜，就可以把坏的例子写在这个位置上。以上这几条，是《周易》作者的习惯做法，为的是便于理解和记忆，而不是机械的规则。所以，上面所说的每一条都有例外。而在例外的地方，作者另有深意，当仔细体会之。用每一爻的位置和阴阳来强化它所表达的思想，以帮助人们理解和记忆，这正是《周易》作者的智慧。

《周易》中每一卦是相对独立的，各说不同的领域，而所有卦的写法却都具有一样的格式。首先写出的是此卦的名称和图像，可简称为卦名和卦象。然后是《卦辞》，就是此卦的正文，说明此卦的主要思想。然后是《彖》，是对《卦辞》的解释。然后是《象》，又称大象，是对卦象的解释。然后是一个一个的爻辞，在每个爻辞后面又有《象》，又称小象，是对各个爻辞的解释。除了很少的例外，一般地说，每卦有六爻，从六个方面说明同一个哲学问题，其中总要举几个好例子和几个坏例子，从正反两个方面教导我们遇到此类问题应该怎样做。

古往今来，有千千万万的人想读懂《周易》这本书。但是，在晋朝之后，能读懂的人就很少了。难懂的原因，是因为这本书是用“古文言”写的，往往在一个句子里，每个字我们都认识，但还是不能理解其中的深刻含义。

有的读者可能想，文言我不怕，从小学到中学、大学，我都学过文言，读起唐宋八大家，如履平地。这是低估了困难。唐宋八大家的文章，是一千多年以前写的，而《周易》则是三千多年以前写的，其文言的程度，又高了很多。比起《周易》，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如同白话。譬如属于唐宋八大家的苏轼，就写过关于《周易》的专著，可以说艰涩难懂。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苏轼本人并没有读懂《周易》。因为对于任何人，自己很懂的东西，说出来决不会艰涩难懂。反过来说，一个人说出来的话艰涩难懂，一定是他也不懂自己在说什么。世上还没有任何道理，是用语言文字不能表达的。

有一个问题是，《周易》里的话，是否都有确定的意义？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跟着的问题是：像《周易》这样的连唐宋八大家都搞不懂的文言，我们用什么方法才能搞懂？如

何才能把它们和我们的生活联系起来,以便遇到问题时能够应用自如?

其实,《周易》里的话,也不是句句都难懂,请看下面的例句: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

类似的句子,还有很多。这些句子意思清晰,语气亲切,就像一位父兄,在谆谆告诫我们,使我们如沐春风。一个人的文风,犹如一个人的字体,应该有其一贯的特点。我们有理由期待《周易》里其他的话,也是字字珠玑,也是如此亲切。我们不能想象《周易》的作者有时思想清晰,有时故作艰涩。一会儿说人话,一会儿说鬼话。整本书应该有一样的风格,一样的质量。从孔子极力推崇这本书的事实来看,我们作这样的假设是有道理的。因为《论语》的水平很高,孔子又极力推崇《周易》,那么,《周易》的水平,肯定超过《论语》,达到了一个非凡的境界。

另一方面,《周易》里比较难懂的话,确实比比皆是,否则我们也不必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了。我们的任务,是找一条路径,来搞懂这些难懂的话。对这个问题,乾隆皇帝曾经留给我们一个宝贵提示,可惜很少有人注意到它。北京颐和园的昆明湖畔,有一座巨大的铜牛亭。亭子的里侧挂满了匾,其中西面挂的那个匾上写的是乾隆皇帝的一篇读书体会,大意是说,要想读懂《周易》,应该先读《尔雅》;读懂了《尔雅》,读《周易》就容易多了。

作者照着去做,细读了几遍《尔雅》。果然,在《尔雅》中发现了许多《周易》里出现过的字。照着《尔雅》对这些字的解释,再去读《周易》,果然读懂了不少。

举一反三。《尔雅》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辞书,可惜篇幅太小,许多字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用《小尔雅》、《说文解字》、《玉篇》这样的著名辞书来补充。总之,学训诂、通小学,是弄懂《周易》的第一块基石。这些工作,大多数读者可能没有工夫去做,而本书已经替大家做了。

再者,《尔雅》和《周易》同属《十三经》,都是公元前几百年以前所著的中国经典。在中国长达一千五百余年的科举时代,《十三经》是举子的必读书和考场上必考的内容,是中华文化的基石。《十三经》中除了《尔雅》和《周易》,另外的十一经是否对读懂《周易》也有帮助呢?作者试了一试。果然,把这些经读完后,又搞懂了《周易》中很多以前不懂的地方,在本书的引文中有大量的出自于这些经典的例子。

再举一反三。在中国的古代经典中,还有很多和《十三经》几乎同时代的,或稍微晚一些的篇章。在《四库全书》中,它们虽然分布在《经》、《史》、《子》、《集》各个部分,但广义来讲,都可以称作中华经典。拣重要的说,有《老子》、《庄子》、《楚辞》、《孙子兵法》、《吕氏春秋》、《战国策》、《国语》等等。它们的内容虽然和《十三经》不同,但在帮助读《周易》这件事上,同样可以起到有益的作用。

上面两次提到举一反三,读懂《周易》的诀窍正是举一反三。要学会由此及彼、由小见

大地想问题，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微言大义”，这正是《周易》作者写作和思考问题的方法。

有的读者会说，在读《周易》之前，需要读这么多的书，谁受得了？没有十年八年的时间，谁也读不下来。再说，这么多的书，就算读过了，也未必能记得住。这正是本书要解决的问题。上面提到的所有经典，以及一些没有提到的，作者已经读过了。为了给大家提供便利，在本书讲解《周易》正文每一卦、每一爻、每一传的时候，大都列举了这些中华经典中的相关资料作为参考，对《周易》正文逐字逐句地加以解释，使任何一个有中等文化程度的人，都能看得懂。如果读者信任作者的讲解，也可以跳过这些参考材料，直接看本书对于《周易》正文每一句的串讲，那样可以节省阅读时间。反过来，如果读者看过讲解之后，对于讲解中的任何一句话还有所疑问，觉得不够贴切，也可以反过来细读本书所引用的经典原文，得出自己合乎逻辑的结论和更好的表达方式。

在本文的一开始，就曾经说过，《周易》是一本哲学著作。既然是哲学，就要讲一些道理。但是，怎么才能知道它讲的道理是否正确呢？还是那句老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中国自春秋以来，有连续的、约三千年详细记载的历史，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用这样丰富的历史事实来检验，任何伪理论都逃不过后人锐利的眼睛。本书引用了大量《二十五史》和《资治通鉴》等正史，还引用了大量人所共知的现代事例，用来验证《周易》的说法。读者也可以独立地找自己熟知的历史事实和生活经验予以验证，这就叫做“实事求是”。经过这些验证，作者的结论是：《周易》所讲的道理，经过漫长的历史检验，被证明是正确的，到今天仍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读过本书之后，读者会感到《周易》结构紧凑、字字珠玑，没有任何废话。还会感到它是那么平易近人、朴实无华，真正可以称之为微言大义，不愧为中华古典群经之首。作者期待着大家的这种感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无往不复:《周易》·大义微言 / 李悦, 咏沂
著; 李杭校.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495-0283-7

I. 历… II. ①李…②咏…③李… III. 周易—
研究 IV. B2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114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西清路 9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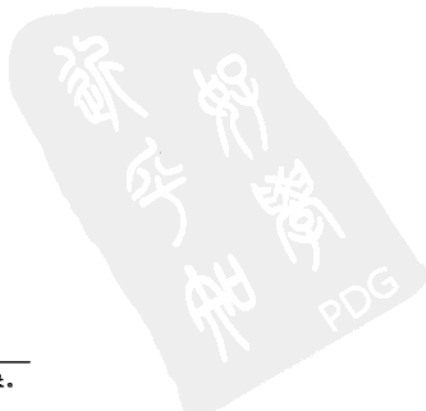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34 字数: 800 千字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3 000 册 定价: 6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LISHI WUWANGBUFU

—ZHOUYI DAYIWEIYAN

历史
无往
不复

惟道不老，惟人慕道。

Only the Tao is eternal,
and only Man can appreciate the Tao.

米开朗基罗有他的画笔，
你有这一套工具来应付世界。

Michelangelo had his brush,
you have this set of tools to deal with the world.

上架建议：易学 历史文化

ISBN 978-7-5495-0283-7



9 787549 502837 >

定价：60.00元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历史无往不复：《周易》·大义微言

作者=李悦，咏沂著

页数=519

SS号=12774871

出版日期=2011.01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SSLIB-JPG=http://png7.5read.com/image/ss2jpg.dll?did=b59&pid=10175E85EB1852C4981BAB42375C6676FDCAC418BAB8F35DDA4192CBFE3A3170FC4A18023FA4847A79B6B919D3AF0DA06FD68E81F523C31D0595A3A4230C235E357F3879FF6818F1D6CA1AF8CACF7FED6E429EE8E825F5F87CF563944A797E5C1B820C3DD09E060F9E137AECAB01D2DC6531&jid= /